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七冊目次

清雍正上諭内閣一百五十九卷（二）（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清雍正上諭内閣一百五十九卷（二）

（清）允祿等輯　弘晝等續輯

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雍正六年三月

上諭四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前因明壽條陳永定河八欵朕嘉其留心河務而條奏事宜又毫不瞻顧觀其人尚明白有力量因一時未得其人所以擢用分司伊自到任以來所奏所行甚是膽大孟浪方到任卽叅奏李維鈞又叅奏李紱朕皆委曲教誨寬宥其過今覽此奏盡係私意欲朦混希冀僥倖不但越分言事且欺誑無理之甚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革職拏問以為狂縱負恩者戒其任內一切錢糧工程著怡親王朱軾嚴察定議具

奏分司員缺著石柱補授

又吏部議准寧古塔筆帖式白額色保舉卓異奉

上諭此本內奏稱將該員准其卓異註冊俟命下之後調來引見等語朕思旣經部議准為卓異奉旨依議之後再行引見倘引見時其人不稱卓異之選則前後降旨未免互異非體嗣後各省所舉卓異官員該部應議稱俟到京引見後以卓異註冊如此方為妥協其有引見未滿三年之員而該上司舉為卓異者該部請旨定議具奏不必引見

初二日奉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屬難得深可憐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氷或致凍死恐民倣傚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愼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為至弘不可以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旣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
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
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葢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
至偶有疾病尚以為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
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
若以己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
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傷不安之
理也况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
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

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
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
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
况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
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
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回生之
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
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
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
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
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葢從死者取決
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
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
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
激而不暇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
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
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
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
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
婦捐生與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
多則戕生者眾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

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為宣布務期僻
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
而保全生命實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
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
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
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湖廣各屬堤塍歷係業戶
按糧派夫運土逐年歲修今各業戶咸戴皇恩軫念
民生至計莫不踴躍懽呼情願出力照上年水痕加
高修築其支河淤塞之處業戶亦照歲修之例自行

挑濬等語朕念修築江堤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
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工修濬甚屬可嘉用
沛特恩助其力作查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
興修堤岸河道工程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
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
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並飭地方有司實
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
養楚民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罪犯范龍驤改名捐官赴選籤
掣武强縣知縣照例治罪奉

上諭范龍驤係犯罪解回原籍不許出境之人輒敢改
名捐官到部就選藐視法紀甚屬可惡著革職發往
三姓地方給披甲人為奴互結之事甚屬緊要若如
此輕處則互結之舉有名無實矣其互結之候選知
縣詹來音等四人黨護匪人通同作弊此等欺誑不
法無恥之輩豈可令居民上朱齊名著從川陝調回
俱著革職
初三日奉
上諭
陵寢祭祀銀器等項向從光祿寺臨期運送此器皿關係
祭祀大典路遠運送往返恐不潔淨且或致有損傷
殊非誠敬奉祀之意且每逢祭祀運送未免徒費跋
涉其作何辦理之處著禮部光祿寺會同查明議奏
又
諭戶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自古人
君有不恤民之災濟民之困者無此情理而至於蠲
減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贏絀為之出
於不得已也如明洪武時凡水旱地方稅糧即與蠲
免成化時凡被災之地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弘治
時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遞減至被荒
四分免一分而止我朝順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

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災之輕重定額數之
多寡順治十年議定被災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
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
十七年議定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
者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
者免十分之三此例現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數
或旋減而旋增皆因其時勢為之亦非先後互異意
為增損也嘗見地方有司每不願蠲免太多者蓋恐
蠲賦則並減其耗羨不利於己耳此貪吏之見也朕
嘗謂若於蠲免之時有所吝惜而平日不能禁官吏
之侵漁是將災黎之脂膏飽奸貪之慾壑矣數十年

來雖定三分之例然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愛養斯民或因偶有水旱而全蠲
本地之租亦且並無荒歉而輪免天下之賦浩蕩之
恩不可勝舉而特未曾更改舊例者葢恐國家經費
或有不敷故仍存成法而加恩於常格之外耳朕即
位以來命怡親王等管理戶部事務清查虧項剔除
弊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視之
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沛特恩將蠲
免之例加增分數以惠烝黎其被災十分者著免七
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
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朕覩萬

民實為一體痌瘝念切懷保情殷因思自古無不愛
民恤下之人君亦斷無不急公親上之黎庶祇以時
勢所值各有不同今就目前國用計之可以加惠吾
民使霑渥澤是以斟酌分數定為規條倘將來國用
益饒更可加增於此數之外假若經費或有不足凡
爾百姓自然共知共諒踴躍輸將則此例又可變通
必不因朝廷格外之恩而遂忘奉公之本念也如此
則君民一心上與下各盡其道太和洋溢感格
上蒼將見災沴全消雨暘時若豐亨有慶旱澇無聞豈不
美歟並令各省督撫轉飭有司遍諭鄉村衆庶咸使
聞知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叅良鄉縣知縣冉裕
棐懲責旗人烏雲珠奉
上諭旗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只當論理之曲
直分別賞罰不當分別旗民此本內奏稱將旗人違
行杖責亦屬違例等語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准地
方官杖責之例著該部查明具奏知縣冉裕棐係奉
行之員本無過失該督將伊叅奏解任甚屬不合著
將本擲還烏雲珠撻轎情由及杖責時曾否自供履
歷之處著該督審明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原任武陵縣知縣馬騰霄任內虧空

銀兩應於原任巡撫趙申喬名下追賠十分之一等
語夫為督撫者或操守不謹平時勒索屬員或沽譽
邀名徇情寬縱以示恩惠有此二者倘屬員虧空敗
露則當令其分賠如趙申喬當日居官操守清廉又
復實心任事毫不聽徇情面實大臣中之罕見者今
伊屬員虧空未完若照例令伊賠補是清正任事之
大臣與貪鄙庸碌者同一處分而子孫皆不免拖累
殊非激濁揚清之道此項銀兩不必於趙申喬名下
著追倘趙申喬名下再有似此應賠之項俱照此例
免其賠補凡各省清正任事之督撫倘有應賠屬員
虧空之項朕亦照此加恩著該部將此通行各直省

知之
初六日刑部等衙門議駁福建巡撫常賚題請强
盜王彬生減等發落奉
上諭吳勝龍王三山殷成王彬生俱著即處斬餘依議
此本部議甚是該撫疏稱王彬生雖擲石傷人但係
輕傷即經平復情有可原等語凡强盜動手傷人即
應擬斬並無分別傷輕傷重之條不知該撫所引是
何年所定之例若向無此例則常賚之勉强開脫兇
犯者又是何心著常賚明白回奏若係按察使喬學
尹擬定轉詳者亦著據實陳奏
又太醫院奏八旗內務府各高牆處當差醫士應

輪班更替奉
上諭爾等所議是但稱所用藥物著醫士備辦深屬不
合應在爾衙門一處支領奏銷再醫士二年一更換
日期太久半年一換爲是如內府應差醫士半年後
即輪在鑲黃旗鑲黃旗應差醫士半年後又輪在正
黃旗如此則九處只須五十四個月即輪轉一週若
果勤勞用心爾等再行議敘具奏再本旗應差醫士
現在醫治犯人倘有大病用藥見效病者願服其藥
而適逢換班者恐致躭悞病體若有此等事著醫士
具呈本處管事大臣及爾衙門許兩旗看視行走與
換班之人一同調治俟病者已愈具結存案不許再
往至於小病不得以此爲例
初七日奉
上諭前日兵部議稱盛京管理驛站事務應於正監督
之外添設副監督一員令五部堂官揀選送部引見
等語已降旨依議在案今兵部奏稱將保送之正監
督送部引見無一字及於副監督朕若不加詳察以
依議批出則前後互異奉天官員必至莫知適從何
所遵奉辦理倘照例以在後奉旨之事爲準則必將
添設副監督之處寢而不行矣該部於數日之間辦
理一事其中自相矛盾全不照應甚屬疎忽總由不
實心辦事之故著另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據巡察御史莫禮博等奏稱大名縣知縣
周嵩因署長垣縣任內有關毆擬絞之犯人患病危
篤聽其保出調治臨經身故一案被參摘印該縣百
姓於巡察到時呼號哀籲咸稱好官被參不知何故
衆口一辭意甚誠切隨加訪察知其果屬賢員爲此
奏聞等語夫鬬毆傷人之犯與盜案重犯不同因患
病危篤該縣准令伊父保出調治旋即病故並非踈
防受賄有情弊者可比該督撫遇屬員此等愆尤當
觀其平日居官如何若係庸碌無能之輩固無足惜
倘屬賢員而因此罷斥殊非大臣爲國家愛惜人才

之道爾等可即傳諭宜兆熊劉師恕若尙未出本可
即行完結不必題參
又大學士田從典奏請致仕奉
上諭卿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愼恭謹服官供職宣力多年簡任綸扉正加倚眷覽奏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著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於居第頒賞筵宴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爲還家路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回籍起行前著來陛辭朕面加恩諭起程之日著在京官員等祖餞其行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之後懸掛朕所賜御書匾額時令巡撫兩司親至其家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至意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請將叅革盧氏縣知縣黃獻立應賠銀兩照數著追奉
上諭黃獻立原係擬徒之犯其名下應追銀兩刑部議稱勒限六個月照數追完如限滿無完將黃獻立照依原擬即行發配等語黃獻立本是徒罪其應賠之項若逾限不完當另議其罪倘於限內全完又當寛免其罪本內俱未議及但稱逾限不完仍照原擬則不完旣無以示懲而全完亦不蒙寛宥之恩輕重全無分別殊非情理所議甚屬背謬䟽忽且勒限六個月爲期亦覺太迫此事著另議具奏從前該部所辦追銀擬罪事件倘有似此錯悞者俱著查出奏明更改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叅署魯山縣知縣莊歆婪贓各欵照例治罪并定署印官不法處分奉
上諭署印如行劫自前明以來即有此語大抵從前之署印皆由於屬員之請託而上司之秉公委署者甚少每有佐貳等官來京引見時朕詢問之下伊等辭色之間多以未蒙上司委署爲憾可見不肖之員未嘗不以署篆爲利藪也向來各省督撫未嘗條奏及此田文鏡所奏甚屬可嘉該部已議准行但署印係上司差委倘上司徇庇私人或自護其短容隱劣員不行叅奏之處未曾定以處分倘屬疎漏嗣後署印之劣員除上司自行糾叅者免其處分若他處發覺將委署之上司如何定其考成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楚姚總兵官員缺著元江副將張應宗補授元江副將員缺著鄂爾泰於邱名揚哈元生官祿三人內揀選一員題補前因楚姚總兵缺出朕令鄂爾泰題補者葢以烏蒙普雄鎭遠等處年來用兵勦撫副將內必有出衆效力之員鄂爾泰旣委用深知即當遵

旨題補總兵以鼓勵苗疆効力之官弁且此係新附
之地關係緊要若以他省之員補授未必熟悉滇省
事宜故令就近保題以收得人之効乃鄂爾泰不行
題補請朕特簡不合今朕只得就滇省副將中以所
知之張應宗補授至於其他効力之副將中或有更
出張應宗之上者朕則無由知之也大臣等奉旨題
補官員即當遵旨保題不必以總兵係封疆大員避
嫌推卸特行曉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護軍吳正額於三月初三日毆斃人命此時即應
行文提督捕緝今經十日該旗始具奏行文怠玩已
極甕殿著交部察議仍令開具逃犯形貌行文直隸
總督及提督衙門嚴行盤緝務獲嗣後凡係奉旨捕
緝人犯及此等毆斃人命或關係要案人犯內如有
脫逃著即行文八旗並提督衙門及五城察院令各
竭力緝獲併諭直隸總督行文附近京畿之涿州良
鄉通州昌平河間等處州縣官員將緝捕人等派定
預備倘各旗有應捕人犯部文到日即行捕緝一面
申報該督若有應捕人犯俟行文總督而總督轉行
屬員耽延時日必至有誤著即行文刑部都察院一
面轉行附近州縣嚴行盤緝其獲犯藏匿何地及容
隱情由一經審出該旗及地方各官作何處分其緝

獲之大臣官員作何議敘之處該部議奏

十二日兵部議覆雲南巡撫朱綱題請迤西等處
裁撤站馬奉

上諭滇省安站馬匹原係各官捐備應差者撤站之後
自應令各官收回兒其變價況現今鄂爾泰等奏明
仍將此項馬匹安設臺站乃兵部屢次駁詰甚屬不
合著另議具奏該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十三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林邦瑜偽造印信擬斬
立決奉

上諭刑部議將偽造印信之林邦瑜擬斬立決查此案
內蘇文翰用假印偷賣米票同夥三人共得錢三千
一百文為數無多非假印得官及大干法紀者可比
從前只議定假印立斬之條至於作弊之事有大小
所犯之罪有輕重未曾詳細分別尚未允協著另行
定議具奏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監追之案皆不過虛應故事有名無實向時
年羹堯奏稱為督撫者當知凡參劾屬員始初用極
嚴厲至審結時再從寬開脫則無不感畏之理有如
此如年之論似此則督撫寬嚴任意乃欲操作威作
福之權也夫國家立法有其名必有其實名實相副
方可示信故曰民無信不立今徒有監追之名而無

監追之實則國法安在爲督撫者果見屬員所犯之
情罪何輕則當據實奏明分別從寬之道蓋法重情
輕者寧可減法以從輕何必務從重執法之虛名而
又公然廢法使小人群生玩法之心乎近來各省監
追之案亦有下屬徇縱而督撫司道能查出參揭者
而無知小人轉議其刻薄殊不知此乃奉法秉公豈
得謂之嚴刻乎唐山知縣張彥昌署縣事張鏐擅令
監追虧空之原任知縣倪正禮居住官房縱容家眷
出入以致自縊身死此乃該員玩法徇私鬼神爲之
敗露不容其掩飾也著將張彥昌張鏐仍留在唐山
縣地方如倪正禮名下應追銀兩本人家屬不能完

納即著張彥昌張鏐二人賠補俟全完日奏明令其
回籍至於該管之督撫按察司明有徇隱情弊亦應
加以處分嗣後直省虧欠帑銀之員作何分別監追
其有應行監追之員而該管官疎縱者如何嚴定處
分並將失察之督撫司道各官作何分別處分之處
著九卿定議具奏

十五日戶部議覆浙江總督李衛條奏鹽務事宜
奏
上諭李衛平日爲人直率毫不瞻顧出言多刻性情驕
傲易於招怨是以在朕前言其非者頗多而其操守
廉潔辦理事務爲國家誠心出力實所罕見前因兼
管鹽務曾奏請須給鹽政印信部議駁不准及李
衛復將必當給印之處懇切陳奏部議仍復不准朕
察其所奏有理特降諭旨准給令戶部於議覆兩浙
鹽務本內不稱爲該督而稱爲該鹽政其爲譏諷顯
然及朕降旨令閱知該鹽政三字乃司官張復所更
改者張復以新進小吏膽敢於本稿之內譏諷封疆
大吏及奉旨察問又復欺隱謊飾觀此實係妄爲無
知之小人一無可惜斷不可恕者况張復本籍雲南
或因李衛在滇之日曾有宿怨或因有所常時獻媚
是以挾私爲此其情甚屬可惡張復著革職發回原
籍著該督撫嚴加約束以爲各部司官假公濟私巧

爲播弄者之戒因此係初犯朕不深究微示薄懲倘
向後復有此等者必審究重治以罪凡屬司官辦理
事務其有盡心出力所擬之稿周詳妥協者朕多查
出記名加以獎勵若如張復之懷私譏諷非無心之
過可比斷難寬宥以長惡習將此曉諭各部司官共
加儆惕毋貽後悔此本著該部另寫進呈

二十日兵部奏請將揀選派往阿爾泰管理屯田
之候補守備千總帶領引
見奉
上諭往阿爾泰屯田之候補守備千總人員由該將軍
具題保送方行錄用如不分別等次定其優劣則伊

等罔知鼓勵著行文該將軍將屯田人員則滿更換
之日分爲上等二等三等具奏如果盡能實心効力
堪列上等之選便可皆列上等如皆係効力下常應
列下等者亦當俱列下等不可因有等次將効力人
員強分優劣以人就等務須秉公分晰開列具奏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准浙江總督李衛題奏
章王相致死章簡恒母老留養奉
上諭諸暨縣民章王相致死無服族叔章簡恒一案據
李衛奏稱章王相之母年五十七歲與年老應侍之
例未符但係青年早寡全賴章王相侍養可否准予
留養出自聖恩等語章簡恒之姪章化生擔水經過

章王相之門王相索欠往生不與王相之母王氏出
言呵罵化生亦即回罵王氏遂往訴伊叔簡恒之家
兩相爭角簡恒將王氏揪髮擊打王相奔往拾取鐵
鋤毆傷簡恒隨後殞命大宗亦不與其事甚小而王
相母子遂爭鬧忿爭是啟釁者實王相母子也王相
毆打族叔以卑凌尊而又用鐵鋤兇惡之器非手足
木械可比其情實無可原況伊母未及應侍之年但
以守寡之故遂另開留養之條曲宥其殺叔之罪恐
天下兇暴之徒倚母氏之孀婦而逞好勇鬬狠之習
者不少矣李衛所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章王相照
例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二十二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清苑縣革職知縣王
游虧空處分奉
上諭依議此本內有未捐社倉穀石於各欠戶名下照
數追完還項等語前湖北巡撫馬會伯缺少社穀案
內已降諭旨社倉勸輸穀石民間原未交官者不必
催追聽從民便輸納今此項社倉穀石著該督將果
否實係民間未捐之處確查具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魏廷珍奏稱違禁演戲之保長巳杖八十發落等
語查雍正元年間李鳳翥曾經奏稱鄉邑之中共爲
神會歛錢演戲男女混雜耗費多端應行禁止朕因

其所奏合理比即降旨允行蓋州縣村堡之間豪强
地棍借演戲爲名歛錢肥己招呼匪類開設賭場男
女混淆鬬毆生事種種不法擾害鄉愚此則地方有
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
歌咏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槩
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晰其緣由則是
凡屬演戲者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之立法
皆準之情理之至當從無不可施行之事亦從無不
便於民之事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有司奉行之不
善也況朕屢諭各省督撫若有禁約難行之處即當
據實奏聞以杜其禁若陽奉陰違無其實而有其名

何以示信失體甚矣又如賭博一事乃應行嚴禁萬
無可寬者而省會之地尚公然市賣賭具督撫兩司
不能覺察豈有將民間不能禁止而國法所不曾禁
止者一槩入於禁約之列此欲徒存其名乎抑果將
踐其實乎恐問之督撫大吏亦無以自解也著將此
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往地方官杖責之例故令
該部查明奏聞今據該部查奏因思當年定例自有
深意且遵行已久自應照舊但例內開載官員杖責
旗人者降一級調用昨艮鄉縣知縣冉裕棐擅責爲

雲珠一案即按定例亦不至於解任質審而宜兆熊
劉師恕將該縣特參前來並請解任質審甚屬不合
宜兆熊劉師恕所參直隸官員往往過於苛刻似此
類者甚多封疆大臣不爲國家愛護人材輙將可用
之員因細故微瑕而致於擯棄豈不可惜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王璉從前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甚屬中平
亦不甚明白苗國琮由狀元侍衛出身才具可用但
尚年少或於外任事情尚未諳練今新設玉環營甚
爲緊要著將王璉苗國琮二員俱交與李衛就近酌
量若苗國琮可用即遵前旨以苗國琮補授玉環營
參將若王璉久在浙江且奉委查勘協巡於地方情
形熟練即著王璉以副將銜管玉環營參將事苗國
琮以參將銜署樂清協副將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柳國勲朕向來不知其人因有稱譽之者是以調
來引見朕看其人巧猾不端不可信用令其仍回原
任欲徐徐訪察之及上年楊文乾來京陛見在朕前
力言柳國勲誠實不欺亦心爲國隨伊父楊宗仁在
任時深知其爲人實係幹員等語朕意尚不深信楊
文乾又言柳國勲之實心効力不負國恩臣可以力
保朕見楊文乾如此陳奏料伊必確有所見適因江

西臬司需人遂將柳國勲補授此時曾將此諭及廷
臣今據湖北巡撫馬會伯摺奏柳國勲在湖北驛鹽
道任內時兼收荆關稅銀指稱差人巡察各稅口名
色每月添設使費銀　百兩管理七月有餘共開銷
銀　千四百兩零盡入私橐現據委收荆關稅務襄
陽道趙之均口稟已將此項名色革除其銀併入正
項解庫又柳國勲於應得養廉之外每年復受鹽商
船禮引禮樣鹽禮以及批食等項陋規銀約八千餘
兩在任三年有餘共計受銀二萬八千餘兩且聞柳
國勲於支放水陸驛站工料銀兩俱有尅扣事事存
私利已毫無公忠爲國之心再現任驛鹽道高淳職

司鹽務其柳國勳所受鹽商陋規銀兩該道知之甚悉既不秉公揭報又不詳明歸公洊移觀望志在逞行至柳國勳扣剋工料銀兩亦不查明詳報且年少性躁舉止輕佻政務多有未諳辦理甚屬懈弛卽如裁汰船隻清查水手并驛站夫馬等案經臣屢次嚴諭始據詳復似此測懦怠忽之員實難勝此鉅任等語朕覽馬會伯參奏柳國勳之處曖昧欺蔽非尋常過愆可比不知楊文乾之極口保薦者何意朕看楊文乾平日參劾之員尚屬公當而保薦之員多有錯誤如柳國勳之居官若此而楊文乾信之最深保之最力此卽錯誤之甚者著楊文乾明白回奏柳國勳

著解任交與邁柱馬會伯逐款審明定擬具奏高淳原係戶部司官因其辦事有才人亦明白是以用爲湖廣驛鹽道今馬會伯奏其徇隱怠忽不能稱職高淳不便仍留湖廣之任著調補别省道缺近試看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各省督撫提鎮等將副將參將分別列爲一等二等三等出具考語密咨兵部繕摺進呈但思人之存心行事亦有先後易轍者若以等次考語既定不便改易則身列優等者或有自恃妄爲之心而身列下等者將不復有奮勵上進之念非隨時造就之道也著再行文督撫提鎮等若先經分別等次咨部之各員內或怠惰前修或悛改舊習雖無功績劣跡不至於保薦參處者則亦當優等降爲劣等劣等陞爲優等著督撫提鎮據實移咨兵部不必回護前言而有難意若前任上司所定而後任有應當更改者亦照此咨部不必執一將此通行各省武弁等皆令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覽律例舊文於名例內載有八議之條其辭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此歷代相沿之文其來已久我朝律例於此條雖具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例行者蓋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載而

未用之故亦不可不明也夫刑法之設所以奉天罰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爲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之有罪者故爲屈法以示優容則是可意爲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効力宣勞爲朝廷所倚眷或以勳門戚畹爲國家所優崇其人既異於常人則尤當制節謹度秉禮守義以爲士民之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理道而蹈愆尤非蚩蚩之氓無知誤犯者可比也倘執法者又曲爲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之罪果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爲之臨時酌量特與加恩亦未爲不可若預著爲律是

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即以不肖之人待之
名爲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
或任意爲非漫無顧忌必有目干大法而不可止者
是又以寬容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
不可以爲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務詳加斟酌
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槩爲刪去恐人不知其
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爲頒示諭旨俾天下曉
然於此律之不可爲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
重犯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

又奉

上諭翟紱如雖有不軌之心而事尚未行著改爲立決

靳廣焦明山張冉公周三羅明遠俱著即處斬楊世
隆王君祿賈四禽智陳桂張鳳錦李積厚劉新寶俱
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德明著銷去紀錄二次
免其罰俸此案田文鏡督率屬員查拏匪類奸徒要
犯未令一人漏網可嘉之至皆由平日公正廉明所
屬官員畏威懷德故各能奉法盡職之所致直省督
撫果人人皆如此實心任事何令不行何事不辦也
田文鏡著該部從優議敘此案內失察之官員應行
降革者著交與田文鏡石麟悉心分別其平日居官
尚好及捕賊實能竭力盡心者著該督撫據實奏聞
照降革之議從寬留任其居官平常及捕賊未曾出
力者亦據實奏聞仍照本內所議處分

又奉

上諭布蘭泰將屯役工食銀兩實給應領之弁查出參
奏甚屬可嘉但錢糧支銷案內此微不清之項各省
多有且沿習多年遂成陋規若悉照定例治罪恐干
嚴譴者甚衆而督撫大臣轉有瞻顧包容不肯清查
之意此案內常德壽等議處之處俱著寬免其應追
銀兩照數嚴追還項嗣後各省積案內若有似此相
沿已久情尚可恕者俱著行文詢問本人有冤抑之
處情願解任申辯則令解任質對若本人無可面訴
情願賠完者則准其完補免其處分著將此通行直

省知之

又奉

上諭凡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之官員其除轉開列及
停扣俸祿之處自有定例但此等人員既留原任職
掌班次一切照常其朝服頂帶亦應仍照本任品級
准其穿戴以肅威儀著怡親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具
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關係重大朕屢諭陳世倌遴委賢員敬謹修
造陳世倌會奏衆人咸願捐銀數萬兩以助工費朕

不允行令其一切動用公帑毋得滅損草率藉詞大
工數年以來降旨申飭至再至三乃陳世倌濫用劣
員鈕國璽以致侵蝕錢糧而採買木植不堪應用貽
誤之罪實不可逭鈕國璽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鈕
國璽侵蝕銀兩著勒限嚴追如力不能完俱著落陳
世倌名下賠補還項幫塞楞額另委賢能之員督催
辦理務期工程堅固克期告竣不得借費省工耽延
時日報竣之後朕尚欲親詣展禮或遣王大臣前往
恭代祗謁工程將此速行塞楞額遵旨奉行

又奉

上諭從前朝鮮國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及李昀

繼立遂不如前逮至李昑益覺廢弛此中外所共知
者朝鮮國人與內地商人拖欠一案已歷多年雍正
元年李昀即曾咨稱胡嘉佩等包攬專利等情經朕
遣官嚴行審究將胡嘉佩等重治其罪是伊等彼此
交易拖欠不清積弊已久李昀顯有庇護之心雖辭
寬縱之咎今李昑具奏為伊兄辯訴究抑是明明自
以為究抑而託為此語也況李昀李昑兄弟相繼事
同一體功過有何分別而該國王強為分晰陳奏不
過欲彰伊兄之過耳所奏甚屬瑣屑不識大體著飭
行

又

諭刑部佟保塞爾圖委修水利營田之員乃敢玩法營
私以致虧缺錢糧伊等自有應得之罪該部應將監
處辦明定擬具奏今引侵盜錢糧之律擬斬具題情
罪不符亦屬太過著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武弁中之千把總雖係微末之員然兵丁出身行
伍由此進階多有洊陞至大員者但其職分卑微易
遭參革內中如行止不端官箴有玷或嗜酒賭博性
情乖張或衰憊廢弛才技庸劣者此等之人令其罷
黜固無足惜至於因公詿誤並無別情而其人平日
効力勤慎有志向上弓馬熟嫻身材壯健者一經緣

事革退營中拘於廢弁不便復令食糧遂至放廢終
身實為可惜著督撫提鎮通行所屬於革職千把內
遇有才技可用之人而所緣之事實屬因公無關於
官箴品行者仍准入伍食糧俾得再圖上進之路庶
人才不致淪棄而於營伍亦有裨益倘有徇情受託
將不堪之廢弁濫收入伍者一經發覺將准其食糧
之該管各官照徇庇劣員例議處以儆冒濫

又奉

上諭從來盜賊之竊劫皆由於積盜之引誘豪棍之窩
藏以致游手無賴愚悍之人被其鼓惑聽其指揮平
時則分賍獲利及至事發各盜身罹刑戮而積盜窩

主巧於規卸飄然事外又復另誘他人肆其奸詐此
誠盜賊之源其兇惡更倍於盜賊極當設法緝捕務
盡根株以除民害者也從前江南鹽梟孫君貴李明
卿等實匪黨之渠魁地方將撫總置之不問疎縱容
留經朕訪聞特書名姓諭令查緝綱嚴拏方獲梟惡
正法地方私鹽之患得以稍息至於直省豪惡積盜
潛藏者儘有今李衛將食土疾弱莠民等密訪嚴拏
除積惡梟魁以安良善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奏
直省督撫果能人人如此加意清其根源盜風何患
不息良民自得安枕矣
又吏部奏議處太常寺參奏工部一案未經議及

加級紀錄抵銷自行檢舉奏
上諭凡有加級紀錄之官員准其抵銷降罰者所以勖
勵官常使之以功而補其過也今吏部議處工部一
案將尚書作郎之有加級紀錄可以抵銷者竟未查
明檔案遽行議處甚屬疎忽若非朕降旨詰問竟致
錯誤夫以部院堂官朝列大臣而議處之時尚錯誤
若此則各省降罰之文武官員有可以抵銷者其被
司官忽畧遺漏或胥吏作奸高下其手以致屈抑不
問可知矣嗣後部中議處內外文武官員如八法軍
政及定例不准抵銷者著該部於本內聲明具奏其
有加級紀錄例應抵銷而該部司官不行查明以致

處分錯誤者若司官自行檢舉則將司官照例處分
倘司官不行檢舉許被屈之員詳明該管上司咨部
題參將該司官嚴加議處如本員有受屈之處隱忍
不肯詳明由他處查出者除不准抵銷外仍將該員
議處如此則勸懲賞罰之例昭然畫一可以杜司官
胥吏疎忽朦混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吏兵
二部議奏
又甘肅巡撫莽鵠立請將參革固原參將馬自忠
虧空銀兩著落原任將軍潘育龍家屬追賠奉
上諭潘育龍當日居官操守平常是實但操演營伍勞
力行間勤勞久著

聖祖仁皇帝深加眷注此案內請將潘育龍革去職銜追
奪誥命併將伊子治罪之處俱著寬免其應追銀兩
伊子既經認完著於三年內陸續交納餘著核擬具
奏

雍正六年四月

上諭三十道

初四日刑部議覆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擬盧先四
救父情急毆死汪泓援例兩請一案奉
上諭此本內引雍正元年馬洪望救父毆死馬兆六將
馬洪望減等一案所降諭旨嗣後人命案內有此等
情由可矜者仍援例兩請等語當年降旨時原有再
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意令伊子將人毆死者豈
可減等此風斷不可長著將朕旨全抄通行各督撫
等語此數語應當全載本中方與朕用法務期平允
之意相符今此本未將此旨全載甚屬疎漏又雍正
五年曾降諭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
以楊四護父強引鄭雄護母之例欲將楊四之罪寬
免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當敘明情由以待
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則是朕之法外施
仁偶然原情寬宥之處臣工皆強為比照題請以濟
其市恩行惠卑鄙之私而用法不得其平矣此旨亦
因護父護母而發皆朕慎重刑罰惟恐寬嚴失中之
苦心凡遇此等案件該部及該督撫等應將前後旨
意一併載入則情理方為周備不至偏重偏輕此本
著添寫具奏並通行各省督撫嗣後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前因陝甘兩省丁銀偏累援照各
省以糧載丁之例題請將丁銀於全省地糧之內通
計均攤已奉旨允行在案惟是各屬冊籍繁多未能
一時核定而該年錢糧已准部咨撥充兵餉若俟攤
定之日始行開徵未免遲悞是以各州縣仍照舊額
徵收伏查以糧載丁則各屬錢糧較之舊額勢必有
增有減今應減丁銀之朝邑等二十一州縣於未及
攤定之先照原額徵收共長解銀六千七百九十二
兩此項丁銀若令各州縣領回按戶退還則糧戶畸
零難於分拆散給必致胥役中飽小民不沾實惠況
百姓既沐鴻恩將偏重丁糧均攤完納永無苦累即
此項銀兩亦係從前應徵之項但以均載之年攤撥
未定暫假原額完納一年並非重徵可比應請存貯
司庫以充兵餉等語此項銀兩於攤撥未定之先民
間既已照舊完納該督奏稱今若按戶退還難於散
給必滋胥吏中飽之弊著照該督所請停其按戶退
還但此項銀兩既係該民輸納之物著留貯陝省於
地方公事如積貯興修之類有裨益於民間者該督
撫酌量奏聞動支應用不必撥充兵餉

初六日奉
上諭桑植土民新近改土為流文武官弁應當加意撫
綏和衆共濟使苗民得所慰其嚮化之心今據過柱

奏稱副將楊凱不能嚴束兵丁種種擾累楊凱又[illegible]
實屬同知鐵顯祖私派銀兩縱役詐詐等語似此揆
殺無術文武不和斷難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楊凱鐵
顯祖著俱行解任將楊凱縱兵擾民及鐵顯祖私派
強佔等情俱交與邁柱一一確審定擬具奏楊凱鐵
顯祖俱係傅敏保舉委用之員今被參劾著將傅敏
交都察院察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潦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為
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
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積貯穀石首重倉廒若
廒座不堅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
各省地方加意修理務使堅固以為貯蓄之計但恐
有司視為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員未定倉廒交
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廒座任意交代
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
舊日倉廒之不修諉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
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廒入於
交盤項內新舊交代若有木植毀爛傾圮滲漏之處
著接任官即行揭報不准接受倘有徇情濫受者即
係接任官之責除照例處分外仍令賠修如此則有
司各顧考成而於積穀養民之道實有裨益其如何

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一日

諭兵部署南贛總兵張溥奏稱准巡撫布蘭泰咨文內
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遂將隨丁名糧六
十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等語從來
文武原屬兩途其養廉用度亦各不侔督撫為封疆
大吏全在察吏安民撫輯地方一應衙門用度耗羨
等項足資為用隨丁名糧向可革除提鎮專任戎行
責在整頓營伍訓練士卒一應衙門用度舍隨丁名
糧之外別無所出武臣由將備陞至總兵階級既峻
其用度自應寬裕倘將此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藉
事掣肘是為總兵不如其為將備也且衙門用度不
敷即有廉潔之員亦易更改操守此揆情度理有不
當革除者今布蘭泰將伊隨丁名糧裁補併鎮臣之
隨丁名糧亦勒令革除殊非中道布蘭泰辦理武職
衙門之事過於刻薄甚不得體爾部行文布蘭泰知
之

又左都御史傅敏等奏直隸布政使張适按察使
魏定國夾死寶柏可應按律正法奏

上諭張适係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之孫朕屢次訓誨望
其成人乃伊既負朕恩亦並不自念其祖父肆意妄
行無所忌憚本應照擬置之重典但朕念張玉書一

生小心謹慎効力多年著將張适從寬免死發回原
籍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生事令其出銀一
千兩給付賫相可之家魏定國身為臬司專掌刑名
之事乃將人命重案推卸他人而置己身於局外及
朕面加詰問則以未曾詳其奏摺為辭奸險狡猾莫
此為甚朕屢降諭旨凡大小臣工於職分當為之事
推諉觀望者法難寬貸魏定國係州縣微員朕不次
加恩擢用臬司伊一味瞻徇並無報効之處而奏對
時亦並無感激之心其罪本無可逭但張适既已寬
免魏定國亦著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當差
又江西監生余永元赴部訴告余國勳等毆死小

功尊屬余士成刑部議發該督審理兩江總督范
時繹審明定擬咨部具奏奉
上諭余國勳毆死小功尊屬余士成因余士成庇護家
僕又縱幼子詈罵羅氏致釁且余士成在保辜限外
身死余國勳之罪似有可原但伊屢次各處行賄希
圖幸傷脫罪情由可惡論行賄之罪較之毆死尊屬
為暫但重罪之中却有可原之情而輕罪之中實無
可寬之法其應按律治罪與從寬減等之處如何定
擬方得平允著九卿悉心妥擬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凡監禁之斬絞重犯公然越獄顯係該管官員過
於疎縱之故若但照例革職彼轉得脫然事外矣嗣
後應將疎縱之州縣等官限滿不獲者照例革職仍
留地方與接任官協同緝捕果能將越獄之犯緝拏
全獲准將該員送部引見酌量開復俾尚有自新之
路若三年限滿之時或不能拏獲或不能全獲俱著
該督撫奏聞請旨如此則疎縱者知所儆懼而盡心
捕逃者亦尚可邀恩其如何詳細定例之處著九卿
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滇省錢糧倉穀其虧缺買補及借動扣還之處鄂
爾泰原曾詳細具摺奏聞然後辦理楊名時身為巡

撫錢糧是其專司理應將滇省情形據實陳奏方為
無欺無隱乃伊任內並無一語奏及其意以為將來
若有不能清楚之處皆可推卸於鄂爾泰與己無干
乃巧詐之用意也朕洞燭其奸故朱綱赴滇時朕令
其將各項虧欠但於楊名時是問不必論及鄂爾泰
及朱綱到滇將虧欠借動各項一一查出毫不瞻徇
甚屬可嘉比將朱綱參奏案件特令楊名時明白回
奏鄂爾泰亦即具摺認過并將虧缺買補借動扣還
等情詳悉敷陳彼時朕將此摺收貯匣中批諭鄂爾
泰云滇省各案朕明知在楊名時無虧空那移之罪
但伊巧詐居心於明白回奏時必直認不辯今據朱

綱代楊名時題奏前來伊果事事認罪無一剖白申
辯之語其意以爲此事我本無過天下自有公論既
奉旨詢問不如直認於身以見凡彼譴責之處皆係
屈抑復可飾其巧詐推卸之罪從來大奸大詐之人
每遇理曲情虧之處則必強爲分訴掩飾其非以欺
人之耳目而於本無過愆之處轉引咎謝非終不自
明歸過於君此若輩之伎倆也觀楊名時今日之陳
奏不愈彰其平日居心之狡猾不忠乎朕之待人光
明坦白開誠布公諒內外大小臣工無不深悉今楊
名時之不據實陳奏者試問楊名時彼於何處見朕
之過抑下情乎於何處見朕之屏拒讜論乎又於何

處見朕之枉罪無辜乎楊名時全無大臣敬君之心
全無人臣事上之禮而乃欲欺世盜名肆其詐僞尚
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著楊名時再行明白回奏鄂爾
泰奏摺併發

又奉

上諭馮詠係告病休致之員李紱在朕前極力保薦並
言在丹徒縣任時失禮於吞㳟綽之家人因此畏懼
恐將辭職而歸等語朕將馮詠調來引見看其才尚
可用是以用爲蔣州知州乃伊心術不端其刑從任
內既有失察衙役犯贓之案今又言㳟思寶屯婦銀
兩彼范時繹參劾前來劣蹟昭彰從前李紱在朕前
極力保薦是何意見著詢問李紱具奏

又奉

上諭楊文乾所奏李達德詳報石禮哈縱役凌辱職官
情節頗然李達德署羅定州事將楊以寧虧空等項
清查詳揭甚屬可嘉其至將軍衙門稟見者亦因楊
以寧之事並非私謁是李達德本無可參之罪而石
禮哈不能以禮貌接待州縣官員其過亦小此事不
必究問李達德當勉勵居官石禮哈當自知抱愧

十四日禮部等衙門議奏各省生員俊劣苛冊定

例奉

上諭本內議稱劣生果能改悔即除去原冊劣生之名
等語夫分別俊劣以昭勸懲原以望其自新但人之
遷善亦有勉強於一時而不能始終如一者倘既除
劣生之名將來又復開報不但紛擾亦且非體嗣後
凡有劣生改過自新者即於冊內開註不必除名

十五日奉

上諭張起鵬前任京營參將朕見其居官甚好是以將
伊擢用正定總兵官伊到任後舊疾不時發作以辦事
隨准其回京調理上年伊自奏病已全愈是以仍將
伊補授正定總兵之任乃伊到任以後所奏事件顛
倒糊塗種種錯悞且於朕親批訓飭之處竟不回奏

比時卽降旨嚴加切責今據楊鯤參奏前來其行事甚屬乖張想因病後昏憒之故楊鯤竟不瞻徇據實糾劾可嘉著將張起鵬解任交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欽差審事大臣黃炳將奏浙江總督李衛分賠銀兩之處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黃炳奏稱臣若不議及李衛則臣之徇庇李衛顯然又稱此項銀兩若不在陳士昂名下議追則臣之徇庇陳士昂又屬顯然等語凡察審事件只當論理之是非以定曲直豈有畏懼徇庇之名而故意迴避強議人罪之理此語甚屬支離黃炳審理此案雖未徇情枉法然其中多有糊塗未爲允協李衛必無徇庇屬員之事從前所奏甚爲明晰黃炳本內所議李衛分賠之處著不必分賠

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總管佛倫勒索兵丁銀兩照律治罪奉

上諭

陵寢地方關係重大佛倫朕加恩由侍衛擢用總管理應潔已秉公辦理事務乃敢徇私作弊勒索兵丁銀兩伊如此行爲反以伍格更改前例欲奪伊挑兵職掌先行參奏巧詐掩飾希圖卸罪背恩犯法肆行悖亥甚屬可惡著交與管

陵事務大臣等於馬蘭關風水地外永遠枷號示衆餘

依議

十九日

諭山東巡撫塞楞額直省州縣奸胥蠹役侵糧抗欠每借鬨堂鼓譟以挾制本官此等惡習人所共知今徐自新到任未及兩月卽有行事乖張亦何至合衙胥役皆懷憤恨是必爲首者蓄意倡謀慫恿衆人作此散堂逃避之舉理應將倡首預謀之人嚴審究治庶可懲刁頑而申法紀從前王朝恩於戴之彥聚衆抗糧一案不將知縣高烈遽行解任俟審明另疏具奏朕降諭旨以王朝恩辦理甚是今塞楞額既稱刑胥王大棟等結黨抗制目無法紀而徐自新折漕雜費等款又並未審明確實乃遽請將徐自新革職豈不長奸胥蠹役之刁風乎塞楞額此奏殊覺柔懦徐自新不必解任俟審明另疏具題金啟洛身爲知府不將實情究出姑息隱徇草率請結殊屬闒茸金啟洛著革職其案內有名蠹役等該撫嚴審究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覽總督倉場侍郎岳濬等參奏長淮衛運丁陸恒將交兌漕米使水攙和等情朕思漕糧關係京儲至爲重大凡在京王大臣及文武官員之俸祿八旗披甲以及各營兵丁之糧餉皆取給於此乃一顆一粒不容輕視者也夫漕糧之出自民間以及抵通收

兌勞苦多端經費所出如民間耕種則胼體塗足粒粒辛勤及夫交糧入倉路塗有擔負之煩收兌有守候之苦其徵收官吏斗斛零星皆煩核算倉廒納貯必愼蓋藏及至載入運艘由官民之經營胼胝心力勞瘁者不知幾經時日矣即如運艘北來涉歷江湖每有風濤之懼經由閘壩更多牽輓之勞是朝廷時爲漕糧籌畫於上官民皆爲漕糧奔走於下而各旗丁之自行駕運危險艱難又其親身經歷者則此交兌之米尚可不加意愛惜而忍使之稍有朽爛乎大使水攙和所得本亦無多不過一時掩飾之私計耳而水氣入倉致滿廒易成霉爛所獲者一人盜竊之升斗而所害者通廒積貯之天庾若使稍有人心之人斷不忍爲此況朕於運丁漕輓之勞久矣洞悉曾經屢沛殊恩如各省糧道錢糧剋扣之弊僉丁押運苛派之弊過淮盤查擾累之弊抵通兌糧勒索之弊皆一一澄清以紓衆力又將多年掛欠之米分別年歲寬免停追至於冬寒守凍之旗丁則特加恩賞浙省借支之銀兩則展限勻扣是朕於運丁已備加優恤爾等爲運丁者尚可昧心逆理以肆其奸弊乎雍正五年內有參灰攙水之運丁已經充發遠邊國法不爲不嚴乃今又有陸恒之事則是運丁之內知醒悟干犯法紀者尚多雖執法以處猶懷覬覦倘復稍

爲寬縱則若輩之無所忌憚更當何如乎小人秉性愚頑貪小利而忘重罪竟致朕不能加恩皆伊等之自取實爲可憫是以特頒諭旨詳細開導使各省運丁備知糧米所出之艱難運艘所歷之勞苦京倉所係之重大庶幾觸目警心悔過遷善倘能共遵朕旨共相勸戒奉公守法盡除弊端是衆丁但有運糧効力之勤而無作奸犯科之事朕必益加恩澤使衆丁獲利而受福更倍尋常也著總督倉場侍郎即行刊刻遍諭各省運丁咸使聞知

又奏

上諭錢糧之加耗羨原非應有之項朕勤求治理愛養黎民本欲將此悉行禁革而博採輿論留心體訪知州縣地方官實有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若全革耗羨其勢必不可行爲有司者果能減輕收納不苛取於民在民亦所樂從此耗羨所以未盡裁革之故也州縣既有耗羨而上司官員無以養廉勢不得不收州縣之餽送是上司冒貪贓之罪以爲日用之資在謹愼小心者則畏懼而不敢行必至過於窘迫而貪取濫用者又因無所限制借規禮之名恣意橫索弊端種種州縣公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爲害於民況上司既收屬員之規禮則必有瞻顧回護之處而下屬反得操上司之短長於察吏之道

大有關係所以雍正二年開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
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及上司下屬養
廉之需咸取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
之弊無苛索橫徵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
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向來山西虧空
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從前撫臣多請將虧空之
員革職留任以爲彌補之計夫以不肖之徒令其留
任遷延是以虧空爲護官之符不但無益於國計亦
且有害於民生而德音在任又借彌補虧空之名提
火耗以肥私槖及諾岷接任潔己奉公實心辦理將
虧空劣員悉行參革州縣火耗嚴行裁減而酌留美

雍正六年四月　十三

餘以補無著之虧空既不累及於閭閻而有司亦免
參罰又爲官員定養廉之資爲公事留辦理之費諾
岷此舉於國計民生上下公私均有裨益然伊當始
行之時不但晉省屬員怨望而內外臣工皆有異詞
朕比時降旨因此事惟如諾岷之督撫方能行之耳
盖朕之意原聽各省督撫自爲之而至於不能行之
督撫不便行之地方則朕亦未強之使行也若果
行之後隨有數省倣傚其意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
備公用亦以地方公務繁多若不預爲計畫則一時
需費仍至累及小民然此亦皆督撫自行奏請者非
由朕諭也伊都立援諾岷之例奏稱山西虧空漸

次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切訓飭曰本地之
羨餘只應作本地之用豈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
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復徵收之
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
有贏餘等語朕批示之曰此項耗羨原係豫省官民
之物假使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
用度寬裕倘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
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其提解耗羨者原是愛養官
民之苦心若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即請
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欲行提解
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之

雍正六年四月　十四

曰政令之行必須各屬一體方得均平若有所分別
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得陳時夏向
人云奉朕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
事而以其名歸之於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
之以上江提解火耗之事具摺陳奏前來恐外人不
知亦以爲出自朕意故特頒此旨明白曉諭蓋提解
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
倘行之不善實足爲伊身家性命之累無所逃罪總
在伊等自行度量其願行者朕不拒阻其不願者朕
亦不強也

二十四日奉

上諭原任江南宿遷縣知縣劉正達居官甚優而其任內有詿誤之案例當罷斥江南督撫並無一語保薦因齊蘇勒在京面奏其人居官廉潔實心任事朕始知之及調來引見朕觀其人直樸端方果屬賢員特旨命往浙江交與李衛以同知知州等缺試用今因廣東肇慶府知府員缺需人著劉正達前往廣東以同知衔管肇慶府知府事交與孔毓珣楊文乾試看其果能稱職與否著孔毓珣楊文乾據實奏聞劉正達在宿遷任內時頗有賢聲而該督撫等淡漠視之後因詿誤罷官非朕訪問加恩則賢員早已廢棄封疆大臣為國家辦理政事而不愛惜有用之人材其居心甚不可解嗣後當切以為戒

又奉

上諭高郵南關栢家墩二壩工程該督齊蘇勒既稱堵閉之時水勢甚溜多用工料始能完固等語齊蘇勒所奏自是實情其動用銀兩俱著准其開銷但留撤一項該督奏稱因無梢尖難用之物故不得不截用整木以濟工需而該部駁稱准木開明楷木長短尺寸無憑查核等語該督所奏與該部所駁俱非工程切要之處夫大小木植皆係工程必用之項當其采辦之時即應計及何至梢尖不敷而截用整木以致糜費之理著將此詢問齊蘇勒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田從典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正恪慎恭謹自辦理部務以及簡任綸扉實心宣力勤勞懋著屢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朕因允其所請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賜以帑金馳驛回籍冀其頤養康健於一二年後再來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意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為軫悼遣散秩大臣一員三旗侍衛六員往奠茶酒并念伊子年齒尚幼無辦理事務之人遣內閣漢學士一員滿洲侍讀學士一員前往辦理事畢之後令該地方官酌量委員沿途照看送至原籍加恩優恤已有旨了其應得卹典著察例

具奏伊子年幼家居著山西巡撫傳諭該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看其新舊接任之員俱將此旨傳知遵行遵本前朕賞賜田從典匾額對聯可軟收道撫衙門俟諭祭之時於兩司中令一人賫捧前往頒賜伊家

又本

上諭據李衛奏稱候補知縣李弘孙先經委署餘杭縣試用才具尚屬有餘續經改署桐廬縣事辦事頗知黽勉今因患病相應勒令休致等語夫平常無能之員因患病休致固不足惜若係可以辦事之員因一時患病遂令休致使至放廢終身殊不可惜兄今已有外官病痊起用原缺之例嗣後道府州縣等官內

除實在老病不能供職外其有一時患病而不日居
官尚好於地方有益者著該督撫酌量奏聞解任給
假調理俟病愈之後仍復補用如此則人才不致棄
置而事務亦不致廢弛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賭博之事人所易犯欲行禁止必須極力化導動
其愧恥改悔之心倘立法太嚴恐稽查之人以為事
小而罪大轉有容隱疎縱之事而法有所不行矣從
前定例將引誘賭博者議以流徙似覺稍過理應分
別情罪其屢犯不改者固當從重懲治著九卿酌量
定例具奏

二十六日湖廣總督邁柱題參湖北布政使黃焜

奏

上諭從前黃焜居官過犯多端已獲重罪特恩寬宥令
其効力軍前後因其人年力精壯似尚可用且伊父
黃國材本無大過而感恩愧悔之念又覺誠切是以
將黃焜用為副都統旋又畀以湖北布政使之任伊
到任後屢次奏摺皆暗藏巧詐語多欺肆全無誠實
奉公之意朕曩向黃國材切諭令其申飭教誨即如
傳敏回京伊恐傳敏指摘其短乃預先具摺奏稱傳
敏與伊意見不合諸事阻格朕洞燭其隱比時即批
示切責之又如黃焜所特薦屬員二人朕另行訪問
皆屬平等之員是黃焜平日之居官辦事亦劾屬員
不能無徇私之處顯然矣今據邁柱參奏前來黃焜
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將黃焜革職其邁柱所參各
欵或黃焜任內再有事件俱著邁柱逐一審明定擬
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凡辦理府州縣事務若得曾經出仕諳練之人於
地方之事實有裨益朕愛惜人才時為留意故於罷
斥之員常降旨調來引見以觀其才具之優劣不忍
令其棄置今思從前因公詿誤之員其中未必無才
守可觀之輩著吏部行文各省凡知府同知通判知

州知縣任內除大計特疏糾參外其因公詿誤降革
者該員曾經居官五年而離任之後交代清楚無錢
糧案件未清之處著本人自行度量若可以自信有
為有守者本人親赴吏部具呈吏部不拘人數即行
奏聞考試履歷帶領引見候朕酌量起用起用之後
若有貪婪不法再經參出必嚴加治罪倘係平庸無
能或行止不端之人妄自陳請希圖僥倖以蹈欺罔
者亦難逃朕之鑒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江浙地方驛站馬匹多不足數巡察將近查
點每設法挪移借備湊足數目希圖掩飾一時虛應

故事及巡察去後仍復虧缺如初今裁存保留一各
出將一二微末驛丞參劾處治於驛站事務究無裨
益朕思江浙地方喂養馬匹較北方為難且向來驛
站內原有倒斃買補之例與其照數查點致各驛那
移借備塞責於一時不如令其將倒斃未補之數據
實扣除不算缺額如十馬之內或可扣除二三匹其
餘額馬不得再有短少虧缺著該督撫會同巡察御
史清查詳議定例具奏期於驛站實有裨益

又奏

上諭旗下開戶之人與奴僕皆應行發遣者給與披甲
之人為奴蓋謂此等之人原由奴僕開戶而為另戶

雍正六年四月　十九

而所犯之罪又復卑污下賤如偷盜之類固不得與
正身之另戶同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今李國臣原
係職官既非開戶之人與奴僕可比而伊之情罪又
與偷竊下賤者有別刑部議請發往荊州給與兵丁
為奴甚屬不合並非朕從前降旨之意李國臣著發
往黑龍江當差不必給與兵丁為奴

又刑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審擬臺灣縣革職
知縣周鍾瑄行賄一案奉

上諭此本內事情部駁甚是高其倬審理此案已經一
年有餘仍復含糊歸結總因高其倬昔年與周鍾瑄
交往曾經致書今審理此案不免避嫌牽制所謂心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高其倬不便審理此事著
朱綱會同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秉公據實將情節
一一審明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帝王治世之道惟有綱常倫理為百姓所當
知當務此外有造作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
類皆惑世誣民之大者罪不容於誅其說口不可得
言耳不可得聞也自古聖人覺世牖民惟恐愚氓易
惑是以著為法律凡妖言左道妄談禍福者必寘之
重典以明其為王法所不容蓋思深慮遠所以正人
心定民志使臣庶各保其安全者至矣朕觀各省之

雍正六年四月　二十

人習愚不一而陝西一省乃關中重地其人風氣剛
決武藝強勇常有可用之材但習俗相沿每喜造作
妖妄怪誕之言互相蠱惑譸張為幻其迷謬較他處
為甚如向日允禵處則有算命人張愷妄談禍福迷
惑愚頑年羹堯處則有鄒魯及淨一道人郃陽縣則
有妖道潘風池倡率翟斌如等傳授符術招集匪類
目今延信處又有道姑王氏等假鄒荒唐之事數年
之間妖言左道者接踵敗露此誠人心風俗之大害
不可不正其惑而清其源也蓋陝省之人平日習於
邪妄不知其非而陝省官吏又不能教誨開導以悟
其愚迷且有狂悖逆亂如允禵年羹堯延信諸人尚

從而崇信之則鄉曲愚民溺於邪誕者不知凡幾矣鄒魯等人皆自取誅戮已經正法其從前所造無稽之言並無豪釐影響之驗則少有知識之人亦可曉然於妖言之無益而有害矣尚何爲不痛改其惡俗而以身家性命供奸人之愚弄乎彼造爲邪說者不過一時聳動人心希圖徼利之意衆人不察乃起而和之遂罹於大禍而不可宥甚屬可憫且當此太平盛世其言不驗故禍患不過在本人而止倘事機偶然相涉於幾微疑似之間其言少可附會則聽而和者必更多其禍尚可言乎朕洞悉陝省人民愚蔽之深不忍其陷於無知特加明白曉諭嗣後各宜猛省惟知綱常倫紀之不可少違天心人事之莫非正理王章國典之斷無疎漏安分守法共爲良民俯仰寬舒災禍不及受
天地長養之恩享國家昇平之福豈不美歟陝省文武官吏均宜體朕諄切至意訓誡軍民人等仍不時查察倘有仍前造作妖言意圖惑衆者當立即嚴拏治罪不得稍有怠忽寬縱以滋人心風俗之害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陳奏伊祖錢楞殉難事蹟懇
請
恩卹奉
上諭錢以塏所奏甚是伊祖錢楞以委署知縣而能盡節殉難尤爲可嘉從前未加恩卹乃部議疎漏著將錢以塏所請交部查明議奏

雍正六年五月

上諭二十二道

初一日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報松江府知府周中鋐等督築險工被水淹斃奉

上諭據奏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山清裏河營把總陸章因督夫填埽覆舟溺水身故殊爲可憫其應加恩䘏之處著察例具奏周中鋐平日居官甚優今被溺殞命更可憫惜陳家渡堵築險工之時陳世倌與周中鋐等同時在舟陳世倌以避險登岸而周中鋐陸章二人仍留舟中遂至覆溺身故大凡人臣辦理公務大臣差委屬員皆當悉心酌量惟期有濟於事而不

可以身冒不測之險若急切前往不加詳慎倘有蹉虞不但關國家之體統傷已身之性命而於公事亦必至於遲悞非急公之正理也即如烏蒙兇苗雖就勦撫而野性未改與禽獸無異雲南副將郭壽域忽畧視之止帶四五十人深入賊巢全不防範以致被害此與周中鋐之事相類無益於公事而適足以貽誤公事是皆謂之愚忠乃聖人之所不取大小臣工當以爲戒

又福建陸路提督石雲倬參奏巡撫常賚家人越禮妄行奉

上諭常賚家人放肆妄行石雲倬據實參奏甚屬可嘉此係國家體統所關不得謂之苛刻瑣屑若大臣等俱能如此存心尊奉法度不將國事視爲膜外不沽一已寬厚之譽直言無隱則家人胥吏之不肖者共知畏懼不敢越禮犯分公然肆行無忌矣內外大臣官長當做效之常賚家人張二等著該督嚴提審擬常賚亦交該督嚴察議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聞山東地方私鹽甚多每遇營汛拏獲一交州縣便稱有引閒釋蓋因東省每年有積引二十六萬餘道俱係截角殘引以資其營私之弊一遇拏獲到官則將殘引重復影射奸商使蝕牢不可破前令山

東巡撫塞楞額徹底清查以肅鹽政隨據塞楞額奏請將殘引繳銷每年另給新引五萬餘道抵作補舂引目等語此經戶部駁詰塞楞額至今尚未查明題覆而營汛拏獲私鹽該州縣仍以有引開釋顯係官吏奸商通同固結作弊營私鹽務何由清肅著交與長蘆鹽政鄭禪寶秉公嚴查務得前後種種弊端徹底究問明白定議具奏不得絲毫隱瞞何以前塞楞額原題積引二十七萬餘道後只稱引敲在今尚未經清查今查得積引止二十六萬八千九百餘道等語其如何知少之處亦著鄭禪寶一併查追

又奉

上諭薩爾免因姦逼死李玉受一家六命又賄囑差役
將李二致死滅口該督等始則咨稱李玉受因偷典
伊主地畝羞愧自盡李二亦係自縊身死及刑部駁
詰該督等始將實情審出又引家長殺奴僕非死罪
三人之例將薩爾免擬以發遣朕令刑部等另行定
擬該部將薩爾免照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定
擬具奏李玉受李二俱係薩爾免家人其一家六命
自盡及致死李二之處在家主之罪不至於斬決抵
償但薩爾免於初審之時即能賄囑承審各官將因
姦致死六命實情為之徇隱巧脫又將在官待質之
李二賄囑解役慘毒勒死又賄囑相驗之官吏仵作

匿傷不報是其奸猾強横目無國法實光棍中之渠
魁該部從前駁詰雖是而引造意謀殺之例則與薩
爾免之情罪不符此案從前承審官吏必有受託徇
庇之處該督宜兆熊劉師恕並未詳悉訊究希圖草
率完結負恩曠職情甚可惡著仍交與宜兆熊劉師
恕務將從前鑽營受賄之處一一研究若能明白審
出則將宜兆熊劉師恕照例處分倘仍復含糊定行
重治其罪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所設驛站夫役原以預備公事之用國家歲
費帑金本欲使州縣無賠累之苦民間無差派之擾

官民並受其福也但聞各省往來人員有不應用驛
夫而擅自動用者該管之人或畏其威勢而不敢不
應或迫於情面而不得不應積習相沿驛難禁止地
方夫役並受擾累重負朕加惠官民之至意嗣後惟
兵部勘合欽差大臣及督撫入境學差試差或知府
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准其動用夫
役其餘概不准動用倘有違例妄索者著該管官即
行揭報督撫題參若該管官違例濫應發覺之日照
例治罪著各省管理驛站之道員不時查察倘有徇
隱一併處分
又怡親王議覆兩江總督范時繹奏松江海塘工

程奉
上諭前范時繹等具奏松江新築海塘工程前來朕即
料工部堂官等未能辦理此事曾降旨諭令悉心定
議及工部議覆種種未當復令怡親王等另行議奏
今覽所奏甚爲妥協著照所議行但仍交與范時繹
等亦不過如此搪塞辦理而已徒費時日海塘關係
甚要著交與浙江總督李衛會議具奏並將此奏與
工部堂官閱看令其明白回奏
初八日戶部等衙門議奏雲南巡撫楊名時布政
使李衛不將銅觔銀兩分晰造報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李衛在雲南布政使任內辦理銅務銅觔等事實

心經理整剔弊端毫無增徇其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多此銅廠工本米行分晰造冊即謂李衛有疎漏之處其事亦小不得云功過足以相抵也朕於內外臣工實心奉職者皆深鑒其忱即稍有過愆俱加恩寬免况如怡親王之在戶部諾岷之在山西李衛之在滇省實係公忠體國滌弊清源勞績懋著者若照常例與衆人一體較論朕實不忍此案內李衛降級之處著從寬免

初九日奉

上諭高斌將滸墅關現行徵收則例據實陳奏請刊立木榜令衆商共曉遵依所奏甚屬可嘉部議令直省各關將各處現行徵收則例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刊榜曉示著各省兼理關務之該督撫並各關監督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倘經接任之員察出定行交部從重議處

十一日兵部議覆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定裁汰館夫奉

上諭據布蘭泰奏稱南昌縣之南浦驛舊有館夫十二名誠屬虛設請行裁汰於需用夫役時僱覔應用等語部議如該撫所請行夫館夫一項遇文武鄉試之時始一應用平日誠為虛設布蘭泰查出據實具奏甚屬可嘉但各省額設夫役一事從前屢經臣工條

奏朕曾降旨令各該督撫悉心酌量分別存留定議若應裁不裁與不應裁而裁者經後任官查出前任督撫難辭其咎今此項館夫若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內則前此議留之督撫應行詰問若此項館夫不在從前所議夫役之內則他省之館夫似此虛設而不常用者必尚多亦應照南浦驛一體議裁部議未曾及此甚屬疎漏著該部查明另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文武均係朝廷職官凡遇一事只當論其是非曲直無偏倚文員遂欲欺凌武弁之理千總劉任管押運閩漕米名果有苛索騷擾之處自當一一審出按律治罪今既審明無苛索等事而福建巡撫常賚則稱劉任擅作威福目無上司既經革職應杖八十先行發落等語夫同知雖非千總之上司何得憑空矯強加以威福之名定劉任之罪至於商人等之控告未必不由於同知之指使安得以此遂為信讞該撫審擬甚屬舛錯刑部仍照所擬議覆亦屬不合同知曹秉仁著解任同劉任調取來京候朕將其中情由面加詢問該撫常賚不行詳察遽將劉任杖八十發落著出銀八百兩賞給劉任以為封疆大臣聽斷失實之戒

又奉

上諭據袁立相奏稱守備梁玉年已六十八歲雖干八
法然其精力不衰弓馬未退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
等語夫八法內之開列年老者蓋謂其衰老不能辦
事故令罷斥並非限定年逾若干即不至於衰憊亦
即入於八法之內也若限定年歲以為處分則年齒
未老而早衰不能辦事者又將姑容之乎況年老諳
練事務之人尤為難得倘精力可用該上司當優待
之以為後進之表式今袁立相既稱梁玉精力不衰
而操守廉潔辦事敏練只因其六十八歲遂將伊填
入八法參劾之內似此辦理大約是袁立相病中昏
憒所致朕愛惜人才每於處分降革之員常令調來
引見亦防該上司有似此參劾不當之事也梁玉著
仍留原任并令袁立相酌量梁玉既年老歷練若可
勝遊擊之任將來遇有缺出著袁立相題補
又督理江南水利陳世倌江蘇巡撫陳時夏等題
參候補知府徐成棟等遲悞水利工程奉
上諭陳世倌乃獲罪之人奉命修濬江南水利鉅工理
應悉心經畫以副委任乃聞伊自到工之後一切悠
忽從事視為泛常在陳時夏巡撫事務殷繁或者精
神力量不能周到而陳世倌則專司工程之事無可
推諉乃漫不經心不能籌畫防範於事先致潮水衝
決堤岸又於潮汐洶湧之時勉強督令施工復致賢

員周中鋐覆舟殞命今不得已始以疎忽悞工將徐
成棟等參奏並自請處分似此事後之糾參認過於
公務有何裨益陳時夏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徐成棟
欽遵俱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參奏小溪驛驛丞餽送道府
縣官規禮奉
上諭布蘭泰識見器量甚屬狹小且本內所參小溪驛
餽送道府知縣等官之規禮乃地方舊日相沿之陋
例也從前上司各官無養廉之資勢不得不受屬員
之餽送而屬員之力難以供應故地方陋規不能悉
行裁革相沿已久習為固然數年以來朕百計籌畫
為大小官員酌定養廉之項使之公私有賴俯仰無
憂倘再有索取規禮者自當重治其罪至於從前之
陋規各省各項何處不有今若但就一二事參劾懲
治而其餘悉置之不問則嚴於此而寬於彼用法不
得其平若將既往之事一一追溯查參恐大小官員
無人得免處分繁擾紛紜殊非為政之體況不教而
加之以罪乃聖人之所戒其間如貪贓侵帑甚有關
係之事該督撫查出自不可瞻徇姑容以長貪風而
廢國法使墨吏不知儆懼若地方多年相沿之陋規
只當禁約於將來不應追究其既往布蘭泰此奏甚
為苛刻即使本人自首情願繳出布蘭泰亦只應具

摺請旨或將此留為地方公事之用今乃顯然具本
題叅且欲將此銀歸作公項非情理也此案不必究
問著該部行文將朕此旨訓諭布蘭泰嚴加申飭

十六日奉

上諭人臣和衷共濟始於公事有所裨益今直隸總督
宜兆熊劉師恕意見不合諸事參差朕屢加訓飭不
能悛改若仍令同辦總督事務必致貽悮宜兆熊原
係庸碌平常之人朕因其操守一節尚有可取故試
用之自署福建直隸總督兩任觀之全不曉事著回
京照部議所降之級補用吏部侍郎何世璂著署理
直隸總督事務仍著劉師恕照前一同辦理

又奉

上諭何天培向日鑽營年羹堯隆科多在朕前為之保
薦朕因伊居官年久諳事或能歷練是以加恩任用
令署蘇州巡撫畀以封疆重寄繼又令其回京授為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兼署兵部尚書事乃伊在巡撫
任內深負朕恩其不法欵蹟朕俱開恩寛宥伊不知
感恩悔過在都統尚書任內仍復怙惡不悛而不實
心辦事其錯誤之處毫不介意重負朕恩實屬無恥
無知小人此等之人若不重加懲治無以為人臣負
恩之戒著將何天培交部嚴加議處其在蘇州巡撫
任內不法之欵蹟著該部查出具奏又金以坦曾經
叅奏何天培將軍任內營伍廢弛等事著行文陳時
夏金以坦將何天培兩任內凡負恩曠職不法之處
悉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舉行大計乃三年考績之大典其中卓異人
員皆加以特恩不次擢用誠以該管上司為國家薦
拔人才必深知灼見然後列為卓異斷無有徇私受
託草率冒濫以負國恩而蹈鉅典者而到任未久之
上司不能深知屬員之賢否又准其題請展限以俟
確訪是朝廷之所以體諒之者可謂至矣如此則屬
員人品之邪正自無有不能辨晰之理乃見有從前

卓異之員而後任內竟至貪贓枉法罹於重罪者夫
以三年之久數百屬員之多保舉數人以光大典則
非一時應詔薦舉可比也其人既犯貪贓枉法之條
則平日必係行止奸邪之輩又非尋常詿誤及才力
不及之類可比也督撫提鎮等專以察吏為務而乃
以此等之人列為卓異及至敗露之後尚可藉口於
知人之不易不能保其將來乎此等若不定以處分
恐相沿日久必有濫舉失實之弊嗣後文武卓異官
員有犯貪贓不法之欵而審訊確實者將從前列為
卓異之上司一併議處倘於該員未敗露之先有能
查出叅奏者免其處分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

議具奏
又奉
上諭鄂爾泰年羹堯高斌俱曾言揚州府知府呂大雲居官平常且有人言其操守不謹者朕屢次詢問陳時夏而陳時夏力稱其才守兼優實屬幹員昨朕令諸臣各保所知賢員人陳時夏所保者仍係呂大雲則其平日之深信可知矣呂大雲之居官為人既衆論不同如此實難以定其優劣但陳時夏為人長厚易被欺瞞或失於偏信亦未可定朕看呂大雲大約係紈袴輕浮之輩但伊從前為年羹堯所參已獲重罪斷無復用之望朕開恩寬免且擢用為要地知

府伊受恩如此之深即稍有過愆亦難寬宥呂大雲不便仍留江南著調補浙江寧波府知府孫詔著調補江南揚州府知府呂大雲交與總督李衛察看試用李衛課吏公明若呂大雲居官果優李衛自不掩其善倘居官不職李衛自必察出不肯在朕前為之徇隱也
二十日奉
上諭據石麟奏稱五寨縣知縣高人傑虧空倉穀請審擬究追等語夫貯倉之穀數至四千八百餘石而所少不過二百餘石為數無多此或係盤查苛刻斛量之折耗不應遽以虧空參劾高人傑曾揭報李國祥

侵用庫銀李國祥亦揭報高人傑買穀冒銷兩人互揭時日未久石麟即委員盤查高人傑之倉庫旋以虧空詳揭參奏其中必有緣故石麟身為巡撫乃通省屬員之表率凡事理應公明詳慎若受人蒙蔽稍有偏向何以彈壓屬員假若高人傑無過而但因揭報李國祥遂枉受究抑則將來各屬必至互相瞻徇不敢舉報甚非察吏之道高人傑不必審究著來京朕面加詢問另用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貴州巡撫沈廷正在前知府任內失察侵欺照例處分奉
上諭沈廷正著降一級從寬留任沈廷正任內處分之

案甚多朕俱開恩寬宥者因伊前在福建布政司任內將通省錢糧倉穀未清之項徹底查明據實陳奏朕遣楊文乾許容等前往確查始將積年虧空盡行清理實係沈廷正陳奏之力朕此時不將沈廷正之奏宣示於衆者因沈廷正現為閩省藩司恐清查之員有所瞻顧牽制且藩司專司通省錢糧凡各屬未清之項或有干涉沈廷正之處亦未可定今楊文乾許容等將各項清查歸結沈廷正已陞黔撫而福建藩司任內並無絲毫未清之項實屬不徇情面實心辦事之員甚有功於閩省則朕之屢次加恩寬免之由理應曉諭內外知之

又兵部議奏拏獲私參之巡查人役應行令總管
馬呼善賞銀六十兩奉
上諭總管馬呼善所管之員拏獲私參理應將馬呼善
議敘該部並未議及已屬疎漏乃轉議令馬呼善出
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役尤屬錯謬凡各省緝捕効
力之人准令該督撫賞給銀兩者以督撫衙門本有
地方公用之項以備動支今馬呼善所有俸工幾何
而令其措据以供賞給之用是馬呼善以功而受罰
矣有此情理乎且此端一開則將來該管之員孰肯
督率所屬實心緝捕乎該部所議甚不可解此事與
漢堂官無涉著查弼納永壽出銀六百兩給與馬呼
善以備將來犒賞之需再出銀六十兩賞給巡查人
役馬呼善著加一級艾保准紀錄三次
又三法司奏陳中甲毆死劉萬民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福榮毆打閻喜兒與陳中甲毫無干涉且被毆
之閻喜兒並無怨怒報復之意乃陳中甲好鬬生事
邀約李鎖住同往尋毆因未遇劉福榮輒遷怒於伊
父劉萬民毒毆至死似此強橫兇惡明係光棍該部
援引最後下手律擬絞監候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
凡人誰無父母乃因與其子弟鬬毆遂遷怒於所生
至令殞命惡俗殘忍至此若不嚴加懲治以儆兇頑
無以敦厚風化其應如何定擬之處著九卿詳悉會

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甘肅巡撫莽鵠立題參副將
趙顯忠於前守備任內錢糧不清請
旨審擬奉
上諭各官虧空侵蝕錢糧限內照數全完原有免罪開
復之例趙顯忠借給兵丁銀兩既已給還即可比照
限內全完之例歸結乃莽鵠立加以先侵後吐之名
特行參劾凡武職官員多係行伍出身未曾讀書偶
有微愆小過該管上司當看其人材技勇或曾効力
行間原情寬恕切加訓勉以保全教導之方為封疆
大臣作養人才之道莽鵠立此奏甚屬深刻著嚴飭
行趙顯忠此案不必究問從前趙顯忠引見時朕看
其人材可用但伊蒞任以後居官如何之處未能深
悉著詢問鄂爾泰據實奏聞朕再降諭旨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參金山縣縣丞田畯等霉
爛米石奉
上諭江南動支錢糧採買米石原為積貯以備緩急之
用關繫民生甚屬緊要該督撫等自應仰體朕意遴
選賢能之員前往採買乃范時繹陳時夏僅委一二
微末縣丞辦理買運而所委之員又皆庸碌無能以
致糴買潮溼不堪收貯之米難以銷算始將委員題
參塞責於地方儲蓄之計毫不經心籌畫似此辦理

在尋常無事之時則關係米糧而在地方需用之時
則關係民命豈該督撫未曾計及此乎其應賠銀兩
著范時繹陳時夏照數賠補速委賢員另行採買以
備積貯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奏烏蒙鎮雄被獲逆番
人等應行正法奉
上諭劉建陞工之瑜祿日坡庫錫窩祿未甲范学案虐
虐巴陳明哲八十阿固洛澤者固俱著即處斬木那
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祿永孝有米貼重案尚
未究審俟彼案審明之後從重歸結伊等財產不必
解部著鄂爾泰岳鍾琪將四川雲南貴州在事官兵

分別等次酌量賞給至烏蒙鎮雄番苗聚衆抄擄拒
敵官兵兇惡不法歷來已久人所共知今鄂爾泰岳
鍾琪等悉心調度勦撫並用始克奏功從前該管文
武各官其力量何能辦理此事況兇苗悉已蕩平邊
方寧謐若追究已往則干連甚衆著將從前該管文
武各官並該管之各上司俱著從寬免其叅究
二十二日奉
上諭張坦麟從前爲通倉監督乃倉務廢弛已極之時
惟有張坦麟所管厫中整齊堅固米石充足餘剩且
尚有多餘之米爲他人代補不足之數則張坦麟之
實心爲國家辦事不徇情私可知矣及朕即位將伊

用爲兩淮鹽運使伊剔除鹽政弊端一塵不染則其
操守又可知矣及用爲蘇州藩司伊到任後陳時夏
即與之不合彼此意見參差朕因撫藩既相齟齬不
便仍令共事方恐致貽悞公事是以將張坦麟調
任山東俾兩人各辦職任之事日後兩人之是非自
見所降諭旨甚明在張坦麟之爲藩司其操守朕則
可以力保也今當交代之時陳時夏令趙向奎勒措
吹求百計搭弄且違旨不令速赴新任必欲使張坦
麟在蘇藩任內得受過愆以彰張坦麟之非而成巳
之是此等用意斷不可容豈能逃朕之鑒察乎論張
坦麟之器量稍淺規模狹隘或與陳時夏相似未可

知而其操守清廉實不讓於陳時夏今當去任之時
有何餘貲以供接任之苛索乎向據陳時夏奏摺中
稱張坦麟交存銀一萬餘兩曾經奏明充餉又復云
此項終成虧空不思此項既巳歸公何以又成虧空
是陳時夏之言不過欲歸過於張坦麟而不覺其自
相矛盾矣且督撫同在一方見聞確切總督范時繹
極知張坦麟居官之善而陳時夏則力貶之豈非出
於私意況以如此好藩司陳時夏不知優待轉加苛
索而如岳大雲中材少年則保爲之不遺餘力豈非
賢否倒置尚得謂之鑑衡不爽名乎大凡督撫不能
甄別屬員優劣即爲不能勝任朕以大公至正之心

聽言觀人無絲毫偏向之處而諸臣亦皆不能欺朕
之耳目即如各省藩臬赴任時朕多准其具摺奏事
益朕欲周知地方之情形或有為督撫所不及知者
或有為督撫不肯言者故令兩司得以陳奏且觀其
所奏而兩司居心之邪正公私亦即此可見朕嘗曉
諭伊等曰朕並非疑督撫而信爾等也若信任爾等
過於督撫即當以爾等為督撫矣何以尚任兩司之
列乎爾等勉之慎之此各省凡任兩司者人人共知
之諭旨數年以來如積善密奏邁柱官達密奏楊文
乾佛喜程如絲密奏岳鍾琪朕洞燭其奸將積善官
達佛喜程如絲置之於法又如邁柱之參黃焜范時

繹之參徐琳朕即將黃焜徐琳革職究問如沈廷正
參奏毛文銓朕即派大臣察究其他類此者甚多並
未深信兩司之言而遽分督撫亦未偏聽信督撫究
抑兩司詳情酌理但論言事之是與否耳況設計傾
陷與比黨同乃朕之所深惡屢頒嚴旨訓飭今趙向
奎聽從陳時夏指使深負朕簡用之恩蔑棄民情聽
遠多有好用智巧者陳時夏誠實有餘而才識不足
不能勝蘇撫之任著解任往山東署理布政司事陳
時夏既和張坦麟蘇州任內錢糧不清著將張坦麟
仍留蘇州署理巡撫印務着陳時夏張坦麟任內之
後清理如何再降諭旨

又
諭工部從前朕意凡遇堤岸道路似應略分石工以防
車輛踐踏等弊此朕一時之見曾經詢問怡親王及
齊蘇勒皆以為可行是以頒發諭旨今因文鏡奏稱
河南兩岸堤工車道久經加土修墊以防踐踏不必
更加石工若土石兼用轉不堅固等語所奏甚為明
晰具見實心任事深為可嘉著將田文鏡所奏及朕
此旨傳與直隸江南山東凡有堤工之處該管大臣
因地制宜酌量辦理不可迎合朕旨强行僨事

又著貴州巡撫祖秉圭題參施秉縣知縣沈遴疎
縱稿貢兒苗越獄奉

上諭稿貢兒苗乃肆行劫奪之重犯既經擒獲該撫祖
秉圭自應交與嚴緊地方監禁防範並委幹員不時
稽查以防疎脫今乃交與庸碌無能之知縣沈遴以
致重犯八人乘間越獄且祖秉圭疏稱沈遴才具本
屬平庸難其勤慎居官猶可勉強供職等語祖秉圭
既知沈遴才具平庸乃以兇頑之賊犯令其勉强防
禁以姑試之有是理乎祖秉圭著交部察議沈遴著
革職照疎縱楊廷選之河內縣知縣枷杖監禁之例
將沈遴在貴州監禁其疏脫各犯著該地方官嚴緝
務獲俟全獲之日該撫將沈遴釋放奏聞
二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題參龍游縣知縣馬允

尚奉
上諭朕從前曾降諭旨凡知縣官員因不能勝任改授
教職者若志氣隳頹不肯實心供職定行嚴加處分
今知縣馬允尚係由大縣調簡之員理應感朕保全
之恩仍令司民社之寄益加黽勉以圖後效今據該
督參奏馬允尚調任之後又復廢弛且有龍餘二縣
任內那虧銀穀及怠玩遺漏種種案件馬允尚誠下
愚不移深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將本內各款交與該
督嚴行審追從重定擬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登州總兵萬際瑞奏摺內稱上年九月內
鄒平汛把總曲成貴拏獲私鹽五車鄒平縣知縣閻
佶家人門四及伊親戚艾姓率領壯丁二十餘人持
械攔截希圖劫奪大鬧鄒平汛地乃省會往來大道縣
令僕戚應當知法守法乃敢恣意妄行則縣令平日
居官可知等語凡為督撫者專以察吏為先若不能
察吏則不勝督撫之任塞楞額不能知人於舉劾之
間多有不當故屬員玩泄成風罔知儆惕朕屢加訓
飭而塞楞額之積習尚未悛改如鄒平縣令之縱容
僕戚干犯法紀而塞楞額全無聞見尚得謂之能察
吏者乎今萬際瑞據實糾奏亦屬可嘉田文鏡自到
河南以來忠誠體國公正廉明是以豫省境內吏畏

雍正六年五月 十九

民懷本省之人及往來經過者皆稱為樂土以此實
心實政上感
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大
有為從來所罕見又如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
時行之際全無泛溢共慶安瀾此皆
天地嘉佑公正大臣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為直省第
一鄂爾泰公忠勤誠實心作事經理咸宜是以雲南
地方連歲豐登今年通省郡縣以及苗猺荒僻之地
二麥皆有十分收成滇省父老稱為罕覯萬民樂業
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若各省督撫皆能如
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凡為督撫均當
以田文鏡鄂爾泰為法其自恃而心非者亦當知過
自愧自勉朕屢頒諭旨用人者朕之事也察吏者大
臣之責也天下至廣庶務至繁勢不能不賴大臣之
一德同心共為經理若督撫不能仰體朕心宣猷布
化秉公察吏以安萬民雖近而輦轂之地朕亦無可
如何倘任用得人則萬里滇南皆登衽席是朕之政
事以諸臣之是非為是非非朕推卸於封疆大臣也
如高其倬陳時夏者操守非不清廉然潔己則為有
餘而察吏實為不足以陳時夏之不明是以靖江地
方有水包傷麥之事以高其倬常賚之悠忽居官是
以閩省有水溢福州城門雷震山崩之事此皆今歲

雍正六年五月 二十

上天垂象示儆之明驗也數年以來各省官員朕皆留心
揀選命往惟以賢員不能多得而於北直地方每每
照常補用亦以其地近京師易於更換之故乃從前
各員廉幹者甚少而朕又誤用李維鈞蔡珽李紱等
奸詐小人相繼為督撫營私滋弊不可枚舉以致直
隸吏治廢壞不堪實居各省之末而地方連年以來
雨暘亦不及他省之均調屢遭澇溢此又督撫不能
察吏安民有司不能奉公盡職之明驗也朕之政事
以諸臣之是非為是非幸而諸省之內有河南雲南
二省尚可為朕任用得人之功然亦不足以抵他省
任用失人之過假如諸臣之中不得田文鏡鄂爾泰

雍正六年五月　五

則朕之罪將何以謝天下也諸臣試思之朕於督撫
推心置腹以信任之高爵厚祿以寵榮之諸臣不能
圖報朕恩而轉令朕為之受過清夜捫心尚能自安
乎即如萬際瑞所奏鄒平知縣一事若在田文鏡管
轄之下斷不能容此等庸劣之員矣朕久欲用田文
鏡為他省總督因豫省官民受其化導撫綏深切愛
戴朕不忍令其舍之而去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
整理難得其人而河南與山東地界相連以田文鏡
之精神力量辦理兩省之事綽然有餘著將田文鏡
授為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凡山東應行關會總
督案件俱照別省總督之例定限辦理山東官吏不

得藉口有所稽延此朕因人設立之職典不為定例
鄒平縣知縣關信著革職交與田文鏡查審具奏塞
楞額著自行明白回奏萬際瑞將地方之事不避嫌
怨直陳無隱著將伊從前革職留任之案准其開復
以示嘉獎萬際瑞奏摺及把總曲成貴詳文併發
又九卿議將疏防越獄處分定例具奏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重犯越獄脫逃將疏縱之該管官員
革職仍留地方令捕役聽其差遣責比與接任官協
同緝捕等語朕前降諭旨將疏縱之員仍留地方者
原令其設法緝拏不使其脫然歸家優游事外今九
卿議稱捕役聽其差遣責比是一縣之內又添一官

雍正六年五月　五

不但捕緝之事彼此牽制掣肘即捕役之應差亦莫
知適從必致受無辜之扑責無人肯充捕役矣又本
內議稱一名不獲如何處分二名不獲如何處分等
語夫逃犯之中罪有輕重若但以人數之多寡定其
處分必有疏縱重犯而處分轉輕疏縱輕犯而處分
轉重之事於情法未為允協九卿所議甚屬疏漏著
再議具奏
二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苗賊刀正彦等
悉就擒撫奉
上諭苗賊刀正彦主使兇類號召窩泥肆行劫商害民
鄂爾泰調遣官土弁兵深入攸樂等寨直搗賊巢首

惡賓與悉就擒撫實爲可嘉鄂爾泰著議叙其奏其
在事官弁兵丁於烟瘴險遠之地勤劳効力者爲可
嘉著從優議叙賞賚提督郝玉麟亦著從優議叙
二十七日奉
上諭黃振國原擬立斬所以降旨改爲監候者因蔡珽
袒護黃振國顛倒是非之處尚無顯然昭著之欵蹟
今此本內樂至縣矜民周文璘等具告黃振國最往
苛歛等事蔡珽向承審官示意說黃振國居官向好
以致將原告之人監斃二命枷斃二命蔡珽又聽信
黃振國之言將遂寧縣典史諸一仁杖責越數日殞
命似此則蔡珽袒護黃振國之案件確然昭著亦即

一 雍正六年五月

李紱袒護黃振國之確據也蔡珽黃振國相爲表裏
今刑部定擬蔡珽治罪本中將黃振國從前之案全
不提及或有不必再議黃振國之處本內亦未將緣
由聲明刑部堂官明係徇隱疎漏著交部察議具奏
本內蔡珽黃振國之案著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副都統勒什布等
貪贓不法照律治罪奉
上諭勒什布由旗下武職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擢用至吏部侍郎乃伊不知感恩圖報
在侍郎任內恣意貪婪贓私纍纍及朕御位念伊年
力精壯欲其改過自新仍用爲副都統切加訓誡旋

令管理臺站事務俾得出力以贖前愆其所以保全
之者至矣豈料伊貪婪性成又在臺站地方勒索効
力人員駝隻銀兩似此怙惡不悛尚有人心何至於
此勒什布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家産貲財
著交與該旗抄沒並嚴行清查不得容其隱匿
以爲負恩貪贓者之戒伊子安圖依擬應絞著監候
秋後處決昌明桂於理藩院事務尚爲熟練從寬免
死著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交與理藩院在筆
帖式內行走効力與其吟里亦從寬免死著在寧
夏地方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仍令披甲効力行走年
裕係年希堯之子伊同堂兄弟俱獲罪愆同胞之弟

二 雍正六年五月

如又復因禁其家只有年裕一人此案內年裕所犯
之罪不過因畏懼勒什布在部苛索投拜門生其過
付銀二萬餘兩亦係代年熙償之項情有可原著
將年裕治罪之處寬免前勒什布赴臺効力時朕降諭
旨若効力平常伊係有意貽誤定行從重治罪此乃
儆戒勉勵之意今聞勒什布在臺効力甚好且將勒什
布需索之處據實稟出可嘉其臺站効力之處不必
行查著吏部帶領引見請旨

雍正六年六月

上諭四十道

初二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於秋審後踏看吳淞江工程奉

上諭吳淞江工程係交與范時繹陳時夏專辦之事乃伊等不肯盡心料理防範於事先任陳世倌疎忽遲悞以致陳家渡堤岸衝塌范時繹陳時夏又未速行籌畫今范時繹見齊蘇勒奏請親往相度修濟乃奏稱於秋審後前往踏看甚屬無耻且此等緊要工程而云待至秋審之後更屬勉强支飾凡為大臣者於已經錯誤疎忽之處不知愧悔而轉欲文過故飾失大體著該部嚴飭行

初四日奉

上諭魏華音將親姪魏棹茂勒死誣告魏月音等打死以為圖賴之計該撫及法司俱引故殺姪律完結大尊長致死卑幼而律例內定罪從輕者原為倫常名分起見也今魏華音因已身犯偷割稻穀之罪恐被告發乃極細事遂將已故胞兄之獨子年僅十三歲者於昏夜勒死以為誣告圖賴之計似此兇惡慘毒之人已在倫常之外安得尚論尊卑長幼之名分乎向來定例未曾詳加分晰似未甚協朕意凡因家務毆卑幼偶過而致死者仍照舊例其將卑幼致死以脫卸已罪及誣賴他人者應另定治罪之條正所以重倫常而厚風俗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魏華音之案著候旨行

又浙江總督李衛題參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梓於耤田大典草率不合規制奉

上諭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梓於耤田大典不能盡心辦理以致草率不合規制但與從前縣令等之捏報欺飾者其罪尚覺有間陳梓著革職免其看守耤田庭嗣接任知縣彭子將既經查出揭報亦免其交部議處

初五日刑部議覆總管內務府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報拏獲董五等違禁造賣賭具分別治罪奉

上諭董五等係嚴禁賭博之後初次犯法者著寬減其罪將應行充發者枷責完結應行杖流者杖責完結該部酌量輕重發落仍將伊等姓名存記檔案倘再違禁嚴加治罪此本內各犯供稱骰子係本京造賣紙牌係外省人販賣等語今該部將如何根究造賣賭具之處並未議及嗣後京城有犯賭博者務將何處造賣賭具之人嚴行究出治罪其該管地方官及將撫一併處分通著為例

初六日奉

上諭王希舜居官貪婪存心巧詐其任內虧空銀米及

河工銀兩論伊力量完此竟然有餘從前奉旨革任發往豫省效力之時該督撫巳將虧空之項查出比時即應令辦理之員嚴行查追以完公帑乃當時督撫大臣怠玩瞻徇草率從事以致王希舜將所有貲財均為寄頓四散隱匿今事歷多年王希舜父子又經身故而范時繹奏請在本旗追變以王希舜之徒擁巨貲留產業於本旗以待該管官員之查勘乎此時議在本旗著追有何益處著范時繹將王希舜隨在南方之家人再加詢問其王希舜未完之項著范時繹將歷來辦理此案疎縱之大臣官員等詳悉查明令其按數分賠即交與范時繹按限勒追完項若有不能完者即令范時繹賠補此案不必行旗查追

雍正六年六月　三

又奏

上諭金啟洛被參之後始將所屬堂邑聊城茌平三縣虧空於都察院揭稱俱經詳揭巡撫恐巡撫沉擱等語都察院奏請將此案交與繆沅就近查覆朕思堂邑等縣虧空如此之多金啟洛身為知府何不早行揭報乃聞被參之信自知離任在即始行通揭其在都察院具揭者彼意未必不因繆沅現在東省察審別案都察院奏聞之時或即交與繆沅審理可以邀其袒護又或繆沅與金啟洛先有關照之處俱未可定將此案交與河東總督田文鏡查審自能將實情訪究明白

又奏

上諭楊一漳被參革職之時朕因其情罪不止於罷官是以發往江南河工令該督酌量其出貲效力范時繹理應確查楊一漳力量何如據實具奏乃范時繹派出公費六萬兩而楊一漳至今毫無交納必楊一漳力可全完而敢於抗違或則不能足六萬之數其意以為即出貲效力亦難免於罪譴是以稽遲觀望亦未可定范時繹從前辦理未妥著范時繹詢問楊一漳其家貲實能效力若干令其據實供明定限交納若果知罪儘力急公著寬免其罪倘如此開恩而楊一漳仍堅供不可則再重懲以法乃伊自取也

雍正六年六月　四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陳家渡壩工奏

上諭據奏吳淞江陳家渡河渠有土埂一道未曾挑清致有停沙掛淤之患今建壩施工正在用力剔刷之際而江水海潮並長沙不能停將原有土埂欄限悉皆徹底刷淨毫無阻滯於河工大有裨益知道了齊蘇勒自任總河以來實心供職俾吳淞江工程雖交與齊蘇勒一同料理而實則范時繹陳時夏地方專辦之事乃范時繹陳時夏視之漠然而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程坍卸親身前往踏勘悉心經理仰

賴
神佑水勢湧長以助人工將河道泥沙徹底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卽封疆大臣實心爲國爲民感召
天和之明驗凡爲大臣者當共知之齊蘇勒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官員著議敘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文武不和於地方無益楊文乾石禮哈皆實心任事之大臣但皆恃才矜氣甚欠和平二人不睦其過在石禮哈居多蔡良自用福州將軍以來訓練約束兵丁謹慎得法福州駐防營伍大爲整理甚屬可嘉著調廣東將軍石禮哈著調福建將軍蔡良到粵石禮哈著來京陛見福州將軍印務著阿爾賽署理

初八日奉

上諭江蘇所屬應追各案侵那贓罰等項銀共二百五十餘萬兩米麥二十七萬餘石今於一年之內僅追完銀五萬餘兩米穀二千餘石夫錢糧乃國家額徵之正賦贓罰乃貪吏橫取之私囊其實皆小民之脂膏也向來不肖官員欺公虐民任意侵漁肥己其罪不可勝誅乃旣已開恩寬其重罪而應追完公之項又復聽其潛匿巧藏爲日後身家之計罔顧國帑於度外是將小民之脂膏飽貪官之谿壑國法不加何以使墨吏共知儆惕乎卽如王希舜名下應追之項該管各官初時不嚴行稽查聽其藏匿今經數載又稱無可着追請於該旗變產此卽顯然疎縱之所致江蘇各屬應追銀二百五十餘萬之多而一年之中完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揆之情理大爲紕繆此不過遷延數載又成無著之項矣各省虧空向來積弊已深朕寬宥其旣往而嚴飭其將來意謂伊等必知感恩畏法痛自悛改今覩江蘇情形是伊等不但不知感恩亦且全無恐懼之意則從前寬大之典有所不可行矣且寬限以待其完納而伊等轉得乘此容隱寄放隱藏是縱之使作弊也此皆由地方大吏不能督率有司稽查於前又不能設法督催於後悠悠忽忽

玩愒成風以致廢弛若此陳時夏身爲巡撫錢穀是其專司乃不能盡心辦理有忝職守朕前降旨罪犯如有越獄脫逃者將疎縱官員照例降革雖任留於本地設法緝拏不使其晏然事外今此疎縱虧空之罪與疎縱罪人無異著將陳時夏解任仍留江南張坦麟雖任藩司未久然亦不得辭其責著陳時夏范時繹張坦麟會同辦理將承追各案一一清楚俟朕再降諭旨凡各省承追虧空積欠之案有似此怠玩者亦照此將承督各官解任留於本地令其楚結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山東布政使員缺著河南布政使費金吾調補費金吾在田文鏡屬下日久深知田文

鏡之居心行事田文鏡亦奏稱伊居官甚善今調山
東仍可受田文鏡之教益費金吾河南藩司任內諒
無不清之項著田文鏡暫接交盤令費金吾速赴山
東新任

又奏

上諭朕聞浙江水師兵丁於水師事務不及福建水師
兵丁之嫻熟著福建提督藍廷珍於水師內挑選熟
練者五十人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
補充營伍教習兵丁其在閩起身盤費及到浙如何
安插之處著高其倬李衛亦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
料理賞給

又奏

上諭向來鑄造金銀寶印所用成色皆有一定應遵照
該部定例辦理不可疎忽令金銀成色不足嗣後著
該部稽查驗看凡有鑄印之事即係欽員印信俱先
期令欽天監選擇吉日然後鑄造鑄就之後送內閣
著內閣學士閱看再行頒發並將鑄印及頒發之期
紀載檔案備查

初九日奉

上諭逃人狗兒沈國良既自行投回而該旗送部發遣
部內即議以發遣均屬錯誤似此自行投回之逃人
仍擬以發遣則在逃人等孰肯自行投回嗣後將逃
人在外曾否為非并伊在逃月日次數之多寡應如
何酌量分別治罪之處著刑部會同旗下大臣定例
議奏

又吏部等衙門奏監生火政升等假冒職官應照
無官詐稱有官有所求為律擬以杖徒援赦寬免
奉

上諭監生火政升陳琦假冒州同職銜効力河工希圖
補用今經敗露該部引無官而詐稱有官有所求為
之律將火政升陳琦擬以杖徒援赦寬免其題失大
小官職皆國家名器所關假冒之人欺君罔上盜竊
名器其罪較十惡不赦者亦不為輕理應不准援赦

況此等之人若僥倖得官是其出身先已不正何以
為地方百姓之表率且狡詐性成罔知信義必至於
貪贓壞法無所不為其弊不可枚舉若但予以杖徒
不足以示懲火政升陳琦著發邊衛充軍不准援赦
嗣後除偽造憑劄詐為假官等情仍照例應斬外其
有假冒官職者俱照火政升陳琦之例充發不准援
赦永遠遵行目今現在各省官員雜職內若有假冒
項替之人著本人自行出首朕開恩免其治罪但令
革職回籍倘仍復戀職潛藏不遵旨出首將來或被
糾參或被告發則於邊衛充軍之外加等治罪著通
行直省督撫編諭所屬官員人等知之

初十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明分派採買倉穀各
員名銜奉
上諭山東分買倉穀原議分貯通省衛所者理應均派
屬員採買存貯今兗寧道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
八萬餘石濟東道年錝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十餘
石章邱縣知縣羅廷璋名下派買穀一萬八千餘石
鄒平縣知縣關佶名下僅派買穀一千六百餘石蒲
臺縣知縣王傦慧名下亦僅派買穀二千六百餘石
夫同一道員同一縣令而所派多寡之數大相懸殊
即云地方與水次有遠近之分亦不應相懸若此況
多派之羅廷璋已買五千七百餘石而少派之關佶

王傦慧僅買數百石前總兵萬際瑞參奏關佶縱放
私販而塞楞額並未題參今觀派買穀石情形則塞
楞額平日之徇庇關佶顯然矣至年錝元及歷城等
九州縣衛顆粒未買明係倚仗塞楞額平日之庇護
將倉儲要務玩忽逃延甚屬可惡塞楞額如此辦理
何以服屬員之心而使其急公趨事塞楞額深負朕
恩其才亦不能勝巡撫之任著解任回京補授工部
侍郎山東巡撫印務著岳濬署理會同河東總督田
文鏡將東省應買之倉穀酌量州縣之大小均勻分
派於今年明年秋成後在本地採買還倉其顆粒未
買之濟東道年錝元歷城縣段敎知縣楊天成禹城

縣調任知縣郭傳世臨淸州迴避知州周溥署霑化
縣知縣黃軒臣濟寧衛降調守備張瑄署成山衛事
千總熊昶俱著革職及已經參革之冠縣知縣周兆
熊成海衛守備鄭承恩俱留本地令同現任官員將
倉穀買足之後始准回籍塞楞額所辦甚屬錯謬部
中如何定擬罪案著將本發還令田文鏡岳濬另議
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潮州府同知移駐黃岡已於康熙五十六年部覆
准行海陽縣縣丞移駐菴埠亦經楊琳題准乃歷任
同知縣丞竟敢因循偷安並未移駐而該督撫漫無

覺察聽其規避俱屬不合著楊文乾逐一查明參奏
其如何嚴定處分之處該部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外省將軍訓練兵丁頗知勉力嚴加約束是以近
來兵丁各知安分守法亦能嫺習騎射武藝但駐防
兵丁常買地方民人爲僕中多匪類往往自恃旗人
生事不法將軍等有密奏此事者來京陛見之副都
統亦有因朕詢問據實陳奏者朕知之甚悉既爲兵
丁理應隨時隨地勤苦習勞方能日漸壯勇豈可忘
其職分所在多置使令之人營求便安之理兵丁所
恃以爲生者惟在糧餉僕從既多所需衣食亦廣一

人所得糧餉何能豢養多人計兵丁僕役男婦數人
儘足多買人口徒費產業何益之有且果係良民豈
肯入旗為奴其入旗為奴者或在地方彼事欲圖報
復或賭博飲酒懶惰無賴不務本業貧難度日聊圖
餬口或係大盜懼捕或為人命逃避希圖藏身此等
之人兵丁等何能得其力乎況將犯法為盜之人買
為奴僕一經發覺必貽累己身此皆兵丁愚昧無知
貪其價賤妄思多得奴僕曾不計其豢養之艱難罪
譴之株連也應將奴僕中善良者量留足用其餘匪
類或索原價放出或賣與無僕之人庶幾易於豢養
既可得力又不至罪譴株連著行文各省將軍副都

統通行曉諭嚴禁兵丁收買民人為僕嗣後如有違
旨之人著該將軍參處如隱匿不奏著地方大臣官
員密奏倘地方大臣官員亦通同徇隱經他處發覺
將該管大臣官員及地方大臣官員一併從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朕前聞廣東道員林兆惠差役往從化山內採買
木料被盜擄去數人勒取銀兩方得贖回又有大盜
多人至龍門營汛將器械鎗刀悉行搶去而阿克敦
勒令屬員審作竊賊又電白山內聚盜多人白日沿
村刦奪及練勇人等前往追捕被盜捉去一人割耳
放回寄信不許復追又聞將軍標下兵丁竊盜獲賊

供証鑿鑿而將軍但護兵丁囑合審作誣良常賚亦
不執法又常賚署中被盜將朕發與奏摺匣之鎖鑰
亦皆失去而借用將軍之鑰該撫該將軍俱隱匿不
奏以上數事朕皆從訪聞得知交與孔毓珣楊文乾
將實情詳查具奏今孔毓珣楊文乾將各案實情一
一究出具摺陳奏前來與朕所聞悉相符合其盜賊
數案孔毓珣等另行具本俟具本到日再降諭旨先
將常賚公署被盜一摺批出發審並諭眾知之阿克
敦向係柔懦無能無恥下賤之輩朕不深知即位後
察其在朕前力薦言深知其人操守廉潔辦事明白
且有力量才幹彼時孔毓珣奏請陛見廣東總督印

務署理不得其人是以暫用試看乃伊到粵一味苟
且因循不能除奸禁暴察吏安民宜乎廣東之人加
以阿婆之稱其玩愒廢弛可知矣常賚係朕藩邸屬
下因其為人謹慎安靜平日尚有上進之志是以用
為外任陞授巡撫冀其不忍欺隱也乃伊在署撫衙
門竟被盜竊以致奏匣鎖鑰失去本地傳為笑談而
常賚潛匿不奏阿克敦石禮哈通同徇隱此尚得謂
之無欺隱乎且阿克敦石禮哈常賚官達等設計合
謀欲傾陷楊文乾累牘連篇不遺餘力以為眾人布
置周密如此必能遂其朋謀之心快其排擠之願豈
知朕早已洞燭其私照察其弊況所奏皆瑣屑無據

之事伊等之伎倆何能撼朕之耳目於爲一乎大凡
內外諸臣之陳奏者若其事果實雖一人之言朕亦
信之若其事不實雖數百人異口同辭朕必能察其
情僞也朕所深惡者乃欺隱不實及結黨傾害二事
屢頒諭旨教誨諄諄阿克敦常賚受朕深恩任至督
撫尚忍於違背朕訓黨同伐異朋比欺瞞其罪不容
寬貸阿克敦常賚俱著革職往廣東著孔毓珣楊文
乾將各案情由一一審問明白具奏其盜案內有孔
毓珣從前失察之處今既經孔毓珣自行審出倏其
未到日將孔毓珣免其交部察議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黃廷桂奏稱米貼逆蘇陸氏已經擒獲
餘黨搜捕指日可竣其四川雷波土司楊明義從前
私遣部落幫助陸氏今又劫奪運糧傷害兵丁並誘
結附近古覺阿路阿照平底等處苗猓聚衆妄行罪
惡顯著再存都千戶德昌私助陸氏土兵與官兵公
然對敵甚爲狂悖均屬不法應請用兵勦除以安輯
苗地等語烏蒙等處兇苗抗拒官兵茲督等遣兵進
勦今已悉就擒獲而楊明義等當陸氏潛匿之時輒
敢朋比隱藏今又劫糧聚衆誠爲法所難宥但用兵
關係緊要必須武職大臣統轄方爲妥協著提督黃
廷桂帶領會勦米貼漢土官兵檄委將弁會期前往

仍飭副將張瑛嚴行防範相機擒勦著總兵張耀祖
帶領滇黔官兵分路堵截使賊苗四面受敵勿致竄
逸著總督岳鍾琪雲南總督鄂爾泰飭總兵趙儒於
涼山相通阿路各處嚴加防範再飭總兵張耀祖於
各要路委弁巡緝遇有逃逸即行擒解黃廷桂著賞
銀五千兩張耀祖著賞銀五千兩爲二人行軍賞賚
之用俱於四川司庫內動用支給此番用兵係川省
地方之事進退機宜著張耀祖等聽黃廷桂節制調
遣
十五日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參署都司何應郎劣
蹟奉

上諭凡侍衛等奉旨命往各省試用者大抵皆係平常
之員但未曾授以職任不能遽定其優劣是以交與
督撫等試用驗看前旨甚明非如分發年滿千總之
可比若朕果確知其人則已降旨簡用何待再令該
上司試驗而後題補也爲上司者只應據實秉公分
別優劣不當以爲係奉旨命往之人稍存偏向之意
朕爲此屢頒諭旨至再至三乃督撫中尚有不能仰
體朕心者於命往之侍衛等有意優待勉強姑容有
多給養廉者有請補授要缺者預存意見示惠徇情
似此則何以得公平甄鑒之道即如何應郎之劣蹟
昭著從前該撫將伊委署都司要缺或係該撫有意

偏向或被該員假飾欺瞞二者俱未可定今取露被
參即不能遵奉旨以致誤用之明驗也至所參若
累兵丁并押變無追等情此非一時無心之過及因
公註誤之案可比不可不重加懲治以肅官方著將
何應那革職交與布蘭泰將伊任內劣蹟一一究審
明白解部嚴行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虧空賠補之項該員任所無完例於本籍本
旗追變仍令解交該省以補原項其應完銀兩多寡
不同少者有行李舟車之費多者有道途疎失之虞
往返解送殊多周折且各省藩庫均屬國家公帑原

雍正六年六月　十五

無區別嗣後有行旗行籍追補等項該員交納之時
在籍者即於本省布政司衙門具呈交納布政司收
明貯庫俟撥申報巡撫該撫將所收數目報明戶部
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在旗者即於該旗具呈該
都統咨送戶部查收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如此
則官員賠補錢糧者就近完納可免運送之煩實爲
省便著該部遵諭通行

又奉

上諭凡盜賊敢於肆行者皆因窩主爲之藏匿是緝拏
窩主實爲清盜之源嗣後地方官有能拏獲窩主者
應作何議敘之處該部議奏

十七日奉

上諭會典開載
陵寢每月朔望奉祀官上香燭行禮不用鳴贊歷來遵行
乃蕭永藻泉恆等不遵定制擅用贊禮郎贊禮夫
陵寢典禮關係重大應敬謹遵奉絲毫不可違越今蕭永
藻泉恆等擅自增改而宗人府吏部引不應重律將
蕭永藻泉恆議處具奏凡關係
陵寢大禮之處若有違誤者定例處分甚重今宗人府吏
部將各案通行之例引用於
陵寢大禮之處甚屬無知不識大體著另議具奏

又奉

雍正六年六月　十六

上諭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
暘時若有秋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
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
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率而爲者爲上者不
過助力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
賴爲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
蠹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強紳劣衿之
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刦奪此等之人
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大吏有司
者圖寬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

於強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臣
盜積賊則疎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縱
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
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
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
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爲君臣者
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能鋤奸禁
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雍正六年六月　七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大可畏也豈但天
理有所不容即清夜捫心當如何之愧怍有牧民之
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慎之勉之
又奉
上諭阿克敦題參陸川縣知縣謝錫侯承審命案叠次
頻催該縣不由州轉越詳請息實屬易結不結等語
謝錫侯承審命案既經該撫嚴催而該縣越州徑詳
者或因知州與伊不合故意掯勒不爲轉詳以致遲
延亦未可定且命案重情亦非易結不結之案可比
阿克敦柔懦無能不能秉公察吏其所參奏未足憑
信不可令屬員受屈著交與新任巡撫金鉷將其中

情由另行確查倘謝錫侯應當參劾即據實具奏若
伊平日居官尚好著金鉷一面具奏一面仍令辦事
又禮部等衙門議准條奏禁止外簾官私閱試卷
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各官私閱試卷在京許監試御史外
省許監臨官題參等語其如何分別議處之處亦應
議定具奏再如監試御史及監臨官隱匿疎漏未行
題參者經別處發覺亦應加以處分此二處本內未
曾議及著再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今閱各都統凡值議處之事或則徇庇或則重擬

雍正六年六月　十八

斷不求夫中道而私謂衆人云我等寧可重擬皇上
自必從寬及朕降旨從寬伊等則云因我等從重議
擬始得從寬歸結是將恩施自朕之事而仍使之感
戴諸臣也朕若降旨依議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
何以仍復依議使人歸怨於朕此皆奸宄悖逆之臣
所造惡狎耳諸臣掠取美名而歸惡名於朕其事猶
小朕亦能容受但國法民風所關甚爲重大辦理公
事議處人員惟在秉公平心罪重者不得從輕罪輕
者不得從重朕臨御已六年矣朕因怒而處分無罪
者何人誅戮無罪者何人朕因喜而寬宥有罪者何
人赦免有罪者何人六年之間朕披露誠悃諄諄訓

海至再至三而諸臣尚不能信從而行事如此豈非
知而故犯耶朕於何事忽略而不留心諸臣於何事
或能欺朕朕豈不辨是非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從
前朕不時而訓諸臣竟未能悛改遵行而乃作此閒
言浮語此等罪愆非他罪可比是誠有心擾亂國政
者人臣之罪莫大乎是今特書諭爾等若仍不知畏
懼不知悛改存悖謬奸惡之心經朕察出定立行正
法決不赦宥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亦路此病著
將此通行曉諭都統內務府刑部旗員滿臣并槩行
曉諭衆人俾共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甘肅巡撫莽鵠立摺奏內稱西安解到運糧
進藏騾頭並帶鞍屜等項據驗收騾頭之總理運糧
官臨洮道盧官保等詳稱鞍屜澆薄兼有破損者架
子繩索籠轡嚼環又多損折不全等情臣同欽差查
郎阿遣祿西寧鎮臣周開捷查看原辦布屜實屬薄
小止與鞍板相齊前後並無餘襯周開捷力言軍糧
關係重大必須另辦寬厚氈屜方於長途有濟議將
糧駄暫行停卸俟鞍屜辦完再行運送彼時牽騾兵
丁一聞此議即將糧駄齊行放手騾駄多係初架生
性未馴且十駄一夫勢難兼顧以致騾頭奔逸當即
飛差多人分頭牽收將糧駄暫卸教場而騾頭奔散

徧尋無獲者二百餘頭臣一面委員置備鞍屜等項
一面令西寧道劉之項等將騾頭購買足數並添僱
人夫牽押運送至阿什漢地方並無短少遲悞又於
所裁長運夫內選留二百名給與口糧皮衣鞋襪等
物以為牽領糧駄之用今大兵糧駄已於五月十八
日自阿什漢地方盡行起程等語朕彼時批示云爾
雖拮据料理無悞亦難免從前差委不得其人之咎
觀此緊要軍需如此疎忽料理則地方官之懈怠不
急公實心任事之風仍然可知甚屬可惡又聞所僱
趕騾番子夫役皆赤身至寧是何理也可會同岳鍾
琪嚴察參來以警其後不然此惡習所關甚鉅爾等
一些姑息瞻顧不得少有疎縱恐累及於爾也今據
岳鍾琪奏摺內稱陝西進藏運糧駄騾臣逐一慎重
挑選分發州縣加意喂養並預先飛檄經過地方預
備供支無致遲悞及委文武官弁分作八起解送節
據各解官稟報沿途俱無遲悞惟平番碾伯兩縣所
轄沙井驛鹽水河紅城子西大通老鴉井西寧縣所
轄平戎驛等站並無預備人夫草料亦多缺乏又騾
頭既抵西寧　住西川西寧道府並不給發草料臣
又聞西寧道劉之項西寧知府江洪將驗收騾頭並
不安置棚槽竟圈入教場空地將長草拋灑地上任
其踐踏不特並無料豆喂養即涓滴之水亦不得飲

騾頭饑渴難忍奔逸四出以致逸失二百餘頭而疲
困者甚多又將僱募牽騾出口長夫預行囹禁並令
給與口糧夫役多半踰垣逃走及至臨時出口乃以
老弱塞責查騾頭所需料草并僱募人夫皆係先期
發銀預備今平番等縣竟致遲誤缺乏而西寧道劉
之項西寧知府江洪種種抗玩貽悞軍需莫此爲甚
臣現在分別嚴參從重究擬追賠以儆不職等語從
前地方官辦理軍需惟以侵蝕扣剋爲事而武弁等
亦借端需索恣意苛求是以靡費錢糧甚多而於軍
需實務究不周備朕洞悉其弊屢行頒諭諄切訓誡
此番進藏兵糧特令動用公帑先期預發務令饒裕

以期無悞今劉之項江洪身爲道府並不實心辦理
任事急公敢於怠忽抗違故意藐玩以致運糧騾頭
不行餵養饑渴疲乏而牽騾夫役又復拘守困頓至
於潛逃似此貽悞軍需法難寬宥岳鍾琪參奏甚是
著將劉之項江洪革職拏問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
奏其該屬辦理不齊之各員以及違悞夫役草料之
驛站地方官俱著嚴行查參具奏若武弁等借行軍
之名任意需索或因地方官備辦未周不行據實陳
奏而借端苛求分肥入己經朕訪聞亦必重治其罪
又吏部議准革職行走太常寺少卿吳隆元告休
奉

上諭吳隆元乃一巧詐下賤之人向日鑽營年羹堯隆
科多甚屬無恥伊所犯罪過多端朕念其學問尚好
是以格外加恩革去職銜令在原任行走効力贖罪
今忽告病乞休以伊平日之居心行事其有病與否
亦未足信且公然自比於無罪之人具呈告歸希圖
閒散安逸不思報効著留京令其作速調理照舊効
力行走倘不知悔過悛改前愆仍推諉怠玩必將伊
從前所犯罪案一一發出究治
又吏部議奏廣濟縣知縣顏希聖改就教職奉
上諭朕令督撫等保舉人員原期得有猷有爲有守之
人以收實效今據馬會伯奏稱顏希聖才具平常部

議請改教職等語顏希聖明係鑽營鄭任鑰以濫邀
薦舉此等奔競無恥之人豈可仍令居董率士子之
任顏希聖著革職
二十日奉
上諭浙江總督李衛疏稱方上慶之妻張氏先與金十
四通姦繼而追悔即行躲避金十四並將情由訴知
伊夫金十四不知復往窺覦被方上慶辱罵兩相爭
鬬金十四遂起殺機於昏夜取斧將方上慶砍死應
將張氏追悔躲避告知伊夫等情聲明而該部駁稱
張氏於檢驗時未曾首告其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亦
無確據應無庸議等語該部駁稱檢驗時不令首告

此語尚順若云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亦無悲掠金十四徬至其家張氏見而躲避方上慶即將金十四兩罵此即張氏告知伊夫之証據若非張氏告知方上慶豈有一見金十四両即無故辱罵之理該部以非理之詞妄行駁詰不以衆人之皆議為懸若朕不行指出則外省之人必以為彼部議朦混矣著刑部堂官將強駁情由明白回奏

又奏

上諭賊犯蔡三脫逃該縣將捕役張秀家屬監比張秀之兒張公裕緝獲蔡三因蔡三兇悍張公裕恐其復逃用蔴繩緊頸行至沿河狹路失足落水繩緘咽喉殞命張公裕將屍拋棄隱匿該撫及部議皆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將張公裕擬絞具奏凡捕役借緝盜之名擾害平民或有誣良為盜私行拷掠等情自應從重治罪若拏獲實在盗賊兇惡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槩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擬絞抵償是將有罪之人與尋常鬬毆致死者同一科條毫無分別恐捕役畏首畏尾難於緝賊且恐匪類情急或轉有傷害公差之事此案內賊犯蔡三狡猾已極張公裕拏獲之後誤傷其命情有可原但不應棄屍隱匿然其所以隱匿者亦以定例抵償故畏避重罪而為此耳嗣後應如何定例方於情理允協著九卿詳悉定議將此案一併確議具奏

又奏

上諭向來之例斬絞等犯非常赦所不原者其父母年至七十家無次丁始將應否留養之處開明罪犯情由請旨定奪此乃法外之仁也然亦必本犯之罪有可原其父母之情有可憫然後准其留養從前鶴六斤之案其父母年未七十而李紱違例兩請法司議覆時即照李紱兩請具奏朕以被毆之人係抽風身死情罪尚輕姑從寬典准其留養並非著為定例也今宜兆熊等將柳文保毆死柳滿福之案援引鶴六斤之案兩請具題該部理應嚴行駁詰按律定擬乃

為乎允今德明黃國林等仍照宜兆熊等兩請之議伊等之意不過欲自沽寬大之虛名而不顧國家之憲典殊不知將實在有罪之人枉法縱釋並不受囹圄之拘禁使死者含冤生者抱痛積孽亦已深矣而欲以此邀福於冥冥之中有此天理乎且定例父母七十方行兩請是合例之人尚須酌其情罪之輕重而後從寬今若又開未及七十留養之例將來各省效尤凡父母現存之人皆可援以為請而鬬毆殺傷擬抵者無幾矣兇暴之徒必至肆行無忌何以示懲甚為人心風俗之患司刑憲者亦曾思及此乎若情罪可輕該督撫即當據實陳奏朕自揆情度理開恩

寬宥何得强引留養以開枉法之端此案刑部既照
宜兆熊等所奏兩請具題朕亦不能定著刑部自行
定議具奏
又禮部將貴州巡撫何世璂保舉之貢生生員李
乾亨等十八人帶領引
見奉
上諭黄濬曹纘林樞趙灃命往河南交田文鏡以山東
河南兩省知縣以下等缺酌量委署試用艾承洪劉
師健饒鴻煥命往直隸交與何世璂等以知縣以下
等缺酌量委署試用李乾亨戴天瑞石聲純劉永謙
徐穗基左維憲鄭廷觀張熊蕤項方希賢王道凝俱
著回籍以教諭用朕思人才最爲難得貴州係邊遠
小省而保舉生員乃至三十二人他省未有如此之
多者朕初意保舉人等倘俱屬不堪必降旨向何世
璂責問今兩次到來引見人員雖無出衆之才而人
品尚屬端謹朕量爲擢用外其以教諭用之李乾亨
等十一人看來不過尋常讀書之人未必能勝民社
之任是以令其教諭補用但何世璂既將伊等保舉
來此十一人內尚有有爲有守係何世璂所確知灼
見者亦未可定不妨令何世璂再行舉出咨部請旨
試用如試用後庸劣不能稱職則濫舉之咎朕惟何
世璂是問伊尚能辭其責乎至回籍人員往返路途

窵遠資斧必至艱難著何世璂給與回籍盤費仍著
何世璂回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米賊逆彝肆行不法敢於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
兵張耀祖等領兵征勦深入險遠之地直搗賊巢不
旬日將渠魁擒獲餘黨悉行撫定在事官弁兵丁奮
勇効力甚屬可嘉俟鄂爾泰題奏到日著該部從優
議敘賞賚而哈元生更著勤勞現今又奉委勦撫雷
波等處著將四川庫銀賞給哈元生四千兩爲伊用
度之需
二十三日奉
上諭富寧安人品端方操守廉潔秉掌銓衡經理戎政
敭歷中外懋著勤勞謹慎小心始終一致簡任綸扉
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應得卹典著察
例具奏其喪櫬起程及歸途之費著該督撫照看料
理所過之處著地方官員於柩前奠醊
又刑部等衙門奏駁福建巡撫常賚奏强盜余由
係被脅隨從情有可原奏
上諭余由著即處斬梟示餘依議舊例凡强盜得財不
論首從皆斬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之仁分別寬宥施恩於外朕即位
以來率由舊章令該督撫行可將法無可貸情有可

原者確加分晰以定斬決發遣誠以督撫有可身在
地方親自訪查審訊察其素行觀其狀貌而伊等之
積惡巨盜與一時附和而爲盜者皆可確知果能將
實在强盜置之於法不使漏網則脅小之徒知爲盜
必不能逃於憲典各生畏懼之意則盜源可以漸清
盜風可以漸息無如實心任事之人甚少而又欲以
寬縱沽仁厚之名每於渠魁未必執法而脅從或至
被刑是以兇惡之人不知畏懼各生僥倖脫禍之念
而盜風無由止息矣向來强盜減等則發往黑龍江
等處今發遣之人太多俱令聚於一方甚難管束竟
有爲奴之人將伊管主一家數命傷害者兇惡至此

雍正六年六月　二十七

人人痛憾前朕意欲令發遣內地以分散之又思此
等之人到處生事何苦又令他省之人受其侵害況
再經犯法之後仍不免於誅戮不過令彼地良民多
被　番擾累耳以此躊躇未定未降諭旨總之在內
在外均不得一善於安置之法是在督撫有司化導
懲治備極公明以爲弭盜之本若不探其本而求之
於末總無良策也此案內容犯余由行刼六次而常
賚以爲被擄脅從情有可原常賚在廣東時衙署被
盜而隱匿不奏今又欲速縱海洋之賊是何意見常
賚已於別案革職此案著行文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喬學尹向爲吏部司官鑽營降科多爲之保薦自到

福建以來不知感朕超擢之恩一味邀譽沽名不肯
秉公執法所辦閩省刑名各案不妥協之處甚多如
李則興李爾祚等四人乃江洋大盜而擬以減等發
遣王彬生行刼之時擲石傷人而以爲打傷尚輕情
有可原鄭陳壽等私販拒捕傷人而强爲開脫似此
種種錯誤喬學尹身爲臬司所司何事即常賚意欲
如此喬學尹亦當據理爭執豈有苟且聽從之理況
閩省如此捏報虧空錢糧而喬學尹置若罔聞視爲
分外通同隱諱不奏聞一字深負朕擢用之恩著革
職以爲人臣溺職負恩者之戒所有辦理刑名錯誤
各案或由喬學尹審定轉詳或由常賚主見指授著

雍正六年六月　二十八

行文詢問喬學尹令其據實陳奏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安徽等屬錢糧虧空催追事
宜奉
上諭安屬承追虧空錢糧前令魏廷珍查明着落追補
魏廷珍理應將安屬可追之項自行承認催追其不
能追者奏明吏部轉行旗籍分別追補今魏廷珍但
稱現任各官顧惜功名尚肯賠補其無功名顧惜之
人不過臨限受　處分不肯即行賠完等語並未將
何員可以賠補何員難以催追之處分晰聲明顯係
推諉巧卸甚屬不合該部於此處並未議及但令魏
廷珍將各員應賠銀兩竭力催追如完不足數俱著

落魏廷珍名下賠補似此含糊虛駁將來魏廷珍重
復題請該部往返駁詰不過遷延時日於錢糧有何
裨益部議亦屬不合著魏廷珍將安屬可追之員自
行奏明承追其應行轉追者亦即奏明交部轉行旂
籍勒限嚴追如此則虧欠之項得有著落錢糧可以
漸清倘再不能完則著落魏廷珍賠補伊們無詞推
諉矣

二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鹽政向來弊端甚多必得揀選才能及家道
殷實之員分理其事始於鹽務有益鹽場大使一官
雖係微員而責任甚重從前李衛奏請揀選人員已

經將楊維清等二十三員命往但彼時朕看楊維清
等人甚平常且未必果係殷實之家是以著李衛試
有朕意管理鹽務之人與河工効力者不同一轍不
若照河工例就本省或他省內有果係人去得而家
道殷實者令其赴總督衙門具呈著李衛詳加揀選
具題委用如李衛有確知灼見之人亦令其調取赴
浙具題酌量委用如此則辦理得人於鹽政甚有裨
益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叅署遂平縣知縣范安治

奉

上諭范安治著革職范安治身爲縣令縱容家人兵快
飲酒宿娼以致釀成人命及至發覺又復隱匿不報
將寢其事總督田文鏡訪聞得知密飭道員孫蘭芬
提犯審訊盡得實情身任督撫者察吏乃第一要務
田文鏡時以察吏安民爲心公明兼著屬員之賢否
心誠求之所以絲毫不能欺隱如范安治此案實有
關於吏治風俗若以市恩沽譽之督撫處此或不肯
覺察或爲之彌縫以致官吏肆行無所忌憚小民之
冤苦何由得雪今田文鏡將命案查明劣員叅革豈
尚有冤抑情由不能通達者所轄地方安得不吏畏
民懷人心悅服雖有四川舖司人等投遞詞狀將田
文鏡比於宋時包拯可見人心之同與論之公也凡

爲督撫者當以田文鏡辦理此案爲法若封疆大臣
果能公忠體國愛民

上天必賜佑也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四十四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等工部奏銷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錢糧黃
冊遲延不奏特於今年六月初一日始行進呈朕令
大學士等詰問工部堂官隨經大學士等參奏黃冊
乃按日紀載之檔案何事不在其內定例凡遇朔望
吉期在京各衙門進呈奏章俱各詳加檢點黃冊材
等什意疏忽全無敬謹之心應將伊等交部嚴加議
處等語彼時朕將黃冊發出令工部堂官候旨今七
月初一日矣著工部堂官郎於本日將黃冊進呈朕
覽夫

天道福善禍淫賞善罰惡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凡人惟
有順理而行自然受
天眷佑此外別無可以趨吉避凶之道至於忌諱禨祥乃
庸人下愚之見稍有識者尚不爲此朕察理極明惟
知順理以爲事
天之本一毫無所避忌爾等大學士日侍左右諒無不深
知者但人臣事君之道自當時存敬謹忠愛之心是
以每遇佳節吉辰呈送本章皆留心檢點此亦自古
相沿之例其禮本當如是至於奏章內有
陵寢字樣者亦必留心檢點益恐陳奏披覽之時觸動傷
感也朕之思念
皇考
皇妣無時無刻稍釋於懷而於吉旦清晨必焚香瞻禮豈
因朕閱黃冊見
陵寢字樣然後悲感於心乎只因工部堂官等全無尊君
親上之心不知恪恭敬事之義且數年以來朕時加
教導耳提面命而伊等仍復怠玩疎忽不遵訓誨不
得已降旨詰問嚴切申飭冀其醒悟悛改又恐此輩
庸鄙無知以爲朕因避忌月朔不快於心將黃冊發
出降旨切責令其守候是以特令伊等於今日月朔
進呈朕覽面加曉諭所以開導伊等之愚蒙而教以
尊君親上之大義並使衆人共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戢盜乃安民之首務稂莠不翦則嘉禾不生奸宄
不除則良善不安此一定之理朕時以此訓飭各省
督撫有司諄諄往復而能實力奉行著有成効者甚
少如江南蘇松等地方盜案多於他處而陳時夏等
又復委靡怠忽總未將積惡渠魁緝拏懲治范時繹
居官廉謹然瞻徇之才亦覺不足且管轄二省精神
亦難周到是以下江地方盜風不能止息小民受其
擾累朕深爲廑念浙省盜案向來亦多自李衛莅任
以來留心整理匪類知所畏懼昨據李衛奏摺內稱

錢塘縣知縣秦炌杭協副將李燦拏獲積盜張賀生
等十餘人審訊將伊出歷年來鬨劫害命之案不可
勝數似此兇惡害民之徒該督李衛能使文武屬員
協力緝捕不致漏網人心共快又派委文武官弁分
地巡查將盜賊拐逃假銀扒手鹽梟等犯嚴拏懲治
以儆刁頑而安善類李衛實不愧封疆大臣之任甚
屬可嘉著將江蘇所屬七府五州除錢糧刑名外其
一切盜案俱交與李衛管理文武各官受其節制有
能盡心緝捕及疎防貽誤者聽其舉劾遇有緝捕訪
拏盜賊等事各營兵弁聽其調遣江南督撫等官亦
仍照舊辦理不得因李衛管理稽查盜案而生推諉

之念至緝獲積賊之秦炌等著交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
即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
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
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
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需開多少工
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敘

又怡親王等奏水利効力主簿梁文中奉

上諭凡興修河渠田畝等事原意本欲忠益斯民為地
方永賴之利然使差往人員等奉行不善則轉為閭
閻之擾從前屢降諭旨甚明前聞直隸工員內有因
營治稻田拔去民間已種豇豆之事因諭令怡親王
確查今據怡親王等查得候選主簿梁文中在薊州
地方營治水田逼迫民人路仲惠等將現種豇豆拔
去毀壞是實具摺參奏梁文中不行曉諭於事先乃
將已成之禾稼逼令拋棄違理妄行不遵諭旨顯欲
阻撓政事非無心錯誤可比甚屬可惡該巡察御史
苗壽陶正中何以不行查參梁文中所犯既實不必
交與該督再審著革去職銜即於工所枷號示衆俟
台發落其所毀壞豇豆著於梁文中名下照數追出
價值賠還本人並將此通行曉諭在工人員知之

初三日

諭工部川省所辦楠木內有與別省丈尺重複者九十
三件部議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夫木料既已採
辦若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恐外間難於發賣更
換或致有累官民各省所有已經採辦而不合式之
楠木著准其運送進京其願在本省發賣者聽之至
於諸省辦理各項若差委官員果屬廉幹賢能給發
價值果無侵漁遲滯使小民得富餘之利自必欣然
樂從而公事易辦朕屢頒諭旨訓飭諄諄德意自應
遵奉有司謹遵奉行似此草率從事朕甚不取將此
再行曉諭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奏捕役于勝故殺竊盜滕方叔擬
斬監候奏
上諭于勝因已獲之盜供出滕方叔爲同夥是以將伊
擒拏乃滕方叔持棍毆傷公差自行奔逃跌傷左膝
于勝等始將伊逼打以致殞命此等乃悞傷之罪今
該撫及法司皆以故殺定擬不合凡捕役拏獲賊犯
盜賊兇悍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已降旨令九
卿詳悉定例此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摺內稱河南府孟津縣天
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種爲業雍正六年四月初三

日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攜銀一百七十
兩遺失在路翟世有赴地耕作見而拾獲欲俟原主
尋找給還守候一日及歸告知伊妻徐氏徐氏亦勸
夫給還至次日始見秦泰招帖遂報明鄉地將原銀
給與絲毫不取秦泰因招帖原有均分之約且感其
恩惠欲踐約酬謝而翟世有固辭不受似此義舉誠
操實爲難覯已經給扁賞銀並飭縣立碑以示獎勵
謹具摺奏聞等語夫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
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
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爲非理之事衾影無
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災害潛消諸福畢至

子孫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若存心
不端驕淫苟且損人利己巧取貪求縱獲目前之微
利而違背天理暗中必遭天譴得此失彼不足補償
又或心存妄想輕棄鄉閭以致困苦饑寒迫爲匪事
或身填溝壑或干犯刑章子孫流離莫歸故古所謂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古訓昭垂確乎不爽朕愛
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內外革薄從
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
躬行禮讓以爲民之倡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
訓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槩見朕心實企望之今
見孟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

之祥瑞也朕心深爲嘉悅因文鏡化導獎勸之功亦
於此可見益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宇宙之大兆民之廣豈無崇廉尚義之人祇因大
吏有司不以民風淳漓爲念或遂至於湮沒不彰耳
果能化導訓迪於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必徵體
表揚以爲衆人之勸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戶可封
之俗乎翟世有著給與七品頂帶仍賞銀一百兩以
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
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
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有是理乎無奈世人貪心一
萌遂以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忘義不拾

遺金便爲古今罕覩之事如翟世有者乃耕田力作
之農民耳未必備讀先聖之詩書取法古人之行誼
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
以神明默佑揚表芳徽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
之賜且將紀名於史冊流譽於無窮倘但計一時之
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爲數幾何用輒易罄以今日之
榮名較之其多寡豈啻霄壤之分哉觀翟世有之一
節必其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是以上蒙
天鑒錫茲美事俾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
成讓路讓畔之休風而本人亦必受
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京城內有劉

草夫役名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
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
賞此事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翟世有六十一皆齊
民也而能戒貪知足砥礪廉隅彼居官者身列紳
纓黎賴其表率爲士者名標庠序百姓奉爲楷模而
乃昏夜饋貽婪贓納賄公門出入網利營私不守官
箴不端士品今聞翟世有六十一之事其能無愧於
心乎朕爲人心風俗起見特將田文鏡奏摺發出頒
此諭旨著內外地方官員通行曉諭所屬官民人等
知之

又奏

上諭城鄉分緝一案據吏部奏稱俟各省覆到之日彙
奏等語凡交與督撫提鎮各抒己見議奏之事祇可
令部文到日現任之督撫提鎮等議奏若後來陞轉
之督撫提鎮等亦令其一體議奏則伊等到任未久
於地方事務未能周知所議既未必有當若俟其熟
悉之後再令議奏則案件勢難完結嗣後交督撫提
鎮等議覆事件俱令部文到日在任者議奏其陸續
到任者不必議奏著通行曉諭各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工部將國子監建立碑亭繪圖呈覽其舊立碑亭
有用黃瓦綠瓦之不同朕詢問工部侍郎法保吳士

玉皆茫然不能置對國學建立碑亭典禮攸關司其
事者自當詳考源委然後入告乃法保吳士玉於辦
理陳奏之事漫不經心有玷職守著將法保吳士玉
交部嚴察議奏

初八日吏部議奏川陝總督岳鍾琪不行遴選賢
員管轄回紇人衆照例處分奏

上諭朕覺此案岳鍾琪本應議處但伊平素忠誠體國
兼之任內事件繁多而所轄地方又屬遼遠似此實
心任事之大臣朕實不忍加以處分著將銷去紀錄
抵其罰俸之處寬免

又兵部議奏八旗內有缺少軍器者將該管大臣等

照例處分奉
上諭軍器乃戎政攸關該管上司各官理應不時稽察
令其整齊完備乃考察不嚴致有虧少本應將該管
官員照部議處分但此係初次查點姑從寬免嗣後
再遇查點若有似此殘缺不備者定將該管各官治
罪不貸
又刑部等衙門奏劉應升致死羅連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應升毆死羅連自有應得之罪祖秉圭以劉應
升父母年俱六十有餘二子尚未成丁援例題請留
養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朝廷生殺之權皆本天命
天討之義若其人情有可原則宥過無大原情釋罪

若其人法無可貸則刑故無小當按律加刑從前爲
此須發諭旨至再至三今祖秉圭又以不合例之劉
應升妄請留養窺其意見不過欲沽寬厚之名市恩
縱法殊失人臣之道此案俟祖秉圭到京之日交與
該部詢問祖秉圭是何意見嚴加議處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自古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功賞罪誅莫非
天命天討故人君奉天而行明罰勑法總出於天理
之至公而毫無所容心於其間爲人臣者奉君之法
是即奉天之道自當恪遵憲典豈可市恩故縱枉法
逆天而况枉法者即自爲法之所不宥逆天者即自
爲天之所必罰乎世有坐井觀天之輩往往於一二

執法大臣則目之爲殘忍小人甚且於政治公明之
主妄加以苛刻之名殊不知法外用刑戮及無辜是
之謂殘忍是之謂苛刻若按法懲奸正所以安輯良
善此乃用刑中之陰德也即如浙江總督李衛拏獲
積年巨盜若云此盜皆有性命槩援赦之文曲加
寬宥而令從前被害之人含寃負屈是豈所以安輯
良善之道乎總之失入失出其弊一也凡識見卑鄙
之人不知天理罔顧國法好行小惠以沽名譽誠不
可不嚴加訓飭也
又田文鏡陞任河東總督具本謝
恩奉

上諭覽田文鏡所奏朕心深爲嘉悅君臣之間必開誠
布公始成一德一心之治朕從前降旨謂田文鏡管
轄之下斷無庸劣之員亦深信田文鏡公誠素著舉
劾無私則屬員自知勸懲奉公守法其理固應如是
而不覺其言之誤也今田文鏡奏稱聞命之下不勝
惶悚全省之幅幀既廣微臣之耳目難週豈能盡屬
開心見誠誰敢保其萬無一失等語此言誠然如佟
鎮黃振國等即係河南屬員但當云田文鏡管轄之
下斷不姑容此等庸劣之員也凡大臣等奉嘉獎之
綸音其實有諸已者不必虛詞遜讓其力所不逮者
亦不必承順自居田文鏡所奏深得大臣事君之道

可為內外人臣之法前旨內斷無此等庸劣之員著
改為斷不容此等庸劣之員
初九日奉
上諭程光珠乃隆科多庇護之私人其書日署布政使
印務亦仗隆科多之力以致李樹德委署者及伊來
京引見朕看其人係心術不端之輩而隆科多又復
力薦是以姑且試用以觀其後乃伊由東任內之事
逐一敗露應追贓私及虧空銀兩千數萬金之多朕
開恩容其按限完納寬宥其罪而伊狡猾性成百端
藏匿至今數載尚欠銀五萬餘兩今年塞楞額具摺
奏稱程光珠未完銀兩或一面咨查原籍再將伊所

開餽送借欠各官分咨各旗籍追抵等語朕批示之
日早不咨查至此時用或字請旨是誠何心將來程
光珠不能完項自有疎縱令其隱匿之塞楞額也況
程光珠非力不能完者今將已財藏匿不肯完公而
將餽送借欠各官開出擠塞令國家為彼追取舊賬
有此理乎塞楞額亦係隆科多庇護之私人是以彼
此瞻顧有意疎縱從前不行嚴查今經數載程光珠
已將貲財四散藏匿難於根究若但交與地方官查
追於錢糧有何裨益著將程光珠解送刑部著刑部
與塞楞額勒限嚴追倘程光珠實在力不能完即著
落疎縱令其隱匿之塞楞額賠補完項程光珠照原

擬治罪
又
諭三法司前因蔡珽袒護黃振國尚無顯然貽害之欵
蹟是以將黃振國暫行監候今觀田川各案蔡珽因
黃振國可將地方官民殘害殞命者五六人此則顯
然袒護黃振國之案件中外所共知共聞者也從來
人心風俗之害莫大於朋比為奸黨同伐異朕為此
時加訓誡提命諄諄而蔡珽李紱黃振國等輒敢固
結黨援肆行欺罔合謀協力傾陷清正無私之田文
鏡欲以遂其報復快其私心甚至蠱惑謝濟世捏喪
心昧理之言參劾田文鏡冀以激朕之怒而受誅戮

諫官之名其用心狡猾已極究其根源則皆因黃振
國一人而起是黃振國實朋黨之渠魁也若不明正
典刑則朋黨結黨挾持陷害之風不能止息何以為
衆人之懲戒黃振國著照原擬即行處斬蔡珽著暫改
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高其佩所犯之罪不止革職
朕因其尚有歷練之才所以將伊革職仍留都統之
任令効力贖罪從前諭旨甚明今仍從寬暫且留任
効力行走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報江蘇藩司交代錢糧奉
上諭濟絡文藩司任內錢糧張坦麟接任一年未曾交
代清楚趙向奎到任數月即交代清楚經陳時夏具

題前來其遲速難易之間若非張坦麟苛索於前即
係趙向奎徇情於後二者必居其一張坦麟苛索固
不可不問若陳時夏趙向奎扶同徇情尤不可不查
著交與范時繹務將實情查出具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參清江縣知縣牛元弼等
奉
上諭據布蘭泰參奏清江縣知縣牛元弼於當雨之時
並不親身祈禱屠宰甫禁旋開張筵唱戲政務不理
臨江府知府吳恩景代為粉飾顯係徇隱請將牛元
弼吳恩景一併革職等語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
開筵唱戲尚非祈禱之時可比若云牛元弼平日性

好聲歌耽於逸樂則布蘭泰何以不早行參奏至所
參政務不理亦當實指其廢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
見遽將該縣嚴參並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內屬員犯
貪贓重罪者知府徇庇及失於覺察其處分止於降
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奏請革職似此
越例之事幾有作福作威之意矣朕之待督撫大臣
深加信任常有督撫參劾尚輕而朕從重處分者總
以揆情度理權衡其間期於公當而已凡為督撫者
當為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參劾之間尤當加意慎重
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薦劣員之上蓋薦一劣
員而誤用之異日自然敗露若將幹員誤行罷斥則

其人終身放廢不可復振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
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
不可若存心本公而識見不到必致為屬員所欺瞞
為浮言所熒蔽布蘭泰之存心雖無私而尚欠知人
之明且瑣屑不識大體如此本內所參知縣情事含
糊至於知府之罷官尤為過甚朕思牛元弼之設席
演戲或因家有吉禮亦未可定亦當詳察情由不應
遽行參奏況所屬地方雨暘之時若水旱之為災全
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若果能布德行仁安民察吏
自能上感
天和豐亨有慶若政事有闕舉劾失宜以致雨澤不能應

時而除此時徒恃祈禱之虛文已屬庸鄙之見而乃
欲諉過於屬員以謝己之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
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任內另有虧空劣蹟著
布蘭泰查明續參再降諭旨若別無欵蹟可參著將
牛元弼吳恩景送部引見候旨另用
初十日
諭各省督撫凡新選新補及揀選之員朕皆令其各抒
所見具摺條奏其言有可採擇者發交廷議與論以
為有益然後見諸施行並將該員所奏交部記檔將
來該員倘有參罰處分之時該部將其曾經條奏之
事聲明具奏此所以獎直言而廣聞見也但該員條

奏大抵皆各省地方事宜不無關涉於封疆大臣之
處其督撫之公忠爲國者必不以其越分敷陳有所
芥蔕於心其存心少有偏私以及度量褊淺者將以
該員曾經條陳目爲多事言語晉接之間加以譏誚
傲慢又或畀以委曲繁重之事令其困頓竭蹶甚至
摭拾小過遽行參劾如此則嗣後條奏之人有所瞻
顧必不敢直言地方之事何以鼓敢言之氣而通達
民情周知吏治乎若有此等挾私懷忮不爲朝廷愛
惜人才者必難逃朕之鑒察定行嚴加處分所望封
疆大臣等共矢公溥之懷悉去偏私之見俾下吏各
展所長則吏治民風均有裨益矣

又署湖南巡撫劉世明題參澧州營參將李瑄奉
上諭澧州營參將李瑄人材技勇俱優前在臬子山等
處甚爲効力今被參劾不必即行革職著解任交與
該撫秉公查審施任內有無別案未清之處審結之
後令李瑄來京引見再降諭旨其挑補把總之馬兵
李蕊春著該提督給咨赴部引見

十一日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
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
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
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
地方不甚相宜或卒相趨奉而指爲上司之腹心或
妄生議論而以爲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
如楊文乾請帶王上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
實心辦事之員祇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闔
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
蘇而江南之人指爲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莽鵠
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棠往陜原爲備辦軍需
乃不令効力一事薦可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一人
委署二缺若令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甚爲不
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
人其得力甚爲有限而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

則爲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
曲體保全而既爲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
疑而有不便格外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
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
闔屬中豈無有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爲理者
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啓衆口之疑議乎文
官與武職不同武職以弓馬技勇爲主有操練兵丁
差委巡緝之事督撫提鎮等將熟悉之人奏請帶往
以供使令可以得其効用之益至於文員則不應帶
往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
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

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拘泥外如
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
帶往之人目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前
臺灣道朱鴻緒赴任時保奏現任知縣袁式宏原任
知縣劉輝祖唐暄比時朕准其將劉輝祖唐暄帶往
臺灣効力將袁式宏調來引見昨袁式宏來京看來
亦係中平之員其帶往臺灣之劉輝祖唐暄著回京
引見候旨
又奉
上諭命案內將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者其端始於李
紱朕早知市恩沽譽之督撫見有此事必紛紛越例

題請而國法有所不行矣祖秉圭宜兆熊果陸續違
例具題凡爲督撫大臣者市私恩而廢公義不可不
加懲玆祖秉圭前已交部嚴加議處宜兆熊李紱著
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市私恩而不顧國法者戒
又奉
上諭據石麟奏報山西滎河縣沿河地方黃河水漲有
村莊十八處被淹等語夫地方年穀之豐歉水旱之
有無全係乎督撫政事之得失天人相感之理確乎
不爽朕已諭之詳矣石麟自任巡撫以來精神不能
周到才力甚覺勉強所辦事務多不妥協朕已屢次
訓飭兼爲地方廑念今滎河縣果有河水泛溢淹及

村莊之事夫黃河之在山西尚非險要之處而今歲
入夏以來又非多雨之年乃忽聞水漲爲患豈非封
疆大吏政事有闕故
上天垂象以示儆乎凡督撫之責全在於察吏除盜以安
輯百姓倘不能盡斯二者必致上干
天和黎庶蒙受其困其關係之重有如此者凡屬封疆大
臣當如何之黽勉盡心以稱職任而大臣等之保薦
督撫者當如何之公忠詳慎務令得人以副君上之
諮詢遂生民之福澤乎其滎河縣被水之民加意撫
恤之處著該部速議具奏
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奏盜犯陳二等

刦取綢布一案諱強爲竊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具
題到日再議奉
上諭朕前見陳時夏奏本內將盜去綢布二千餘疋之
案指爲竊賊甚屬悖謬是以降旨交與部議看其定
議如何今該部駁詰甚是豈有竊賊四人一夜之間
能偷綢布二千餘疋之多而無一人知覺之理將此
爲竊雖至愚之人亦不肯信而陳時夏茫然不能覺
察但聽屬員之詳報因臨此具題竟不推求情理安
得不受下屬之欺蒙乎其他疑似難明之案尚能望
陳時夏之體察隱情辨理不爽乎此案仍著陳時夏
明白回奏

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米貼逆婦不法用兵勦撫今據鄂爾泰奏稱
賊首已經擒獲餘黨悉平張耀祖所領官兵已於五
月二十六日撤回其井底壩及沿江渡口等處原議
駐兵一百名今再添設一百名足資巡察防範等語
米貼之事既竣想滇兵可以回汛鄂爾泰方行撤回
目下逆竄者不過德昌一人自然易於緝捕而勦撫
雷波土司川省所撥之兵自足辦理前令黃廷桂節
制滇省官兵今可不必或有應行知會滇省官弁之
處著黃廷桂就近知會所降諭旨動支四川庫銀賞
給張耀祖哈元生以爲賞賜之用今張耀祖既回本

汛著仰於雲南庫銀內動支賞給
又奉
上諭據雲南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革職土司祿鼎坤
乃祿萬鍾之親叔向居魯甸亦爲衆魁而當日官兵
進勦烏蒙時祿鼎坤帶領二子及魯甸頭目等投見
知府黃士傑隨總兵劉起元給以外委守備准其
立功贖罪及臣親至東川又復給牌准其効力錄用
祿鼎坤始而前往化導祿萬鍾母子勸其歸順因主
文劉建隆等抗違不從帶領祿萬鍾母子逃往大關
鼎坤自備口糧督領土兵二千直搗鎮雄之脇是以
萬鍾計窮勢迫投奔川營且招撫烏蒙頭目五十餘

人各目部屬子姓數千戶俱赴行營投順逮米貼陸
氏等勾通川猓抗拒官兵鼎坤以妻子爲質調率土
兵親往効力又有同案之白顏阿業亦隨鼎坤投誠
者前陳明哲等抗違拒敵阿業領伊母之命曾率土
兵血戰破圍此亦有功之彝人因其兄係叛案重犯
緣坐應流合并奏聞等語朕怙冒萬方內地外彝皆
同仁一視本欲其胥歸於善以受朝廷撫綏教養之
恩祿鼎坤既能悔過自新輸誠向化且奮勇努力以
助官軍與兇苗之怙惡不悛者相去霄壤應加特恩
以爲衆人之勸前經鄂爾泰題請照新定之例將祿
鼎坤發往江寧安插今免其跋涉遷移即令安插雲

南省城將祿鼎坤隸總督標下管轄令鄂爾泰酌量
題授職銜并賞給養贍之資俾得從容敷用以示恩
與其同案之白顏阿業亦能悔罪輸誠著將流徙之
罪開恩寬免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蘇克濟虧空侵蝕之項鑿鑿有據
其他尚不止於四百萬兩令伊父子認賠一百萬兩
此不過四分之一耳況朕因伊子達爾布人尚可用
開恩釋放令其閒散在外以便清完伊父之欠項若
伊稍有人心當感激朕恩踴躍作速完結不但畏懼
國法亦且思救伊父之性命即蘇克濟年老昏憒無

伊亦當竭力規勸乃將應完之項並不交納今伊
之弟姪親戚家竟有潛藏私寄之物萬餘金逵爾布
並不報出是逵爾布喪心昧理但知吝惜貲財留為
後日之計而置伊父死生於度外不忠不孝至此已
極國法倫理俱屬難容逵爾布著仍處斬蘇克濟改
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五日奉

上諭據禮部查奏李氏於雍正二年壽登百歲因伊夫
張煥服制未滿不忍舉行慶祝之禮以致遲至上年
之冬方行舉報李氏壽越期頤心明大義高年淑範
實屬可嘉著賞賜內府緞二端貂皮四張人參二觔

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各直省隱匿之地畝經大小臣工等條奏者
甚多朕念愚民無知既已隱匿於前往往畏懼罪戾
不敢據實報出是以特沛殊恩於上年頒發諭旨准
於一年之內據實首報免其隱匿之罪並不追其從
前應納之賦稅自降旨以來各省已有陸續首報者
因今一年之限已滿督撫中有奏請寬限者蓋遠鄉
僻地或得信稍遲村鄙鄉民或意懷瞻顧以致有未
盡首出之弊亦未可知著再展限六個月於諭旨頒
到本地之日為始該地方有司實心勸導所屬民人

俾知寬限之特恩不得再有遲延以干罪譴

又吏部議奏陝西巡撫莽鵠立布政使孔毓璞等
徇庇屬員照例處分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孔毓璞自到甘肅以來辦理公事
小心勤慎今因軍需案內失察屬員遲悞不得不照
例題參等語孔毓璞著照所降之級從寬留任莽鵠
立居官尚欲實心効力操守亦好但情性偏執卑鄙
器量褊淺不能知人每被人欺而市恩沽譽經朕多
次訓諭自任巡撫每見徇護屬員而所參劾者又多
私心伊受朕擢用深恩理應竭力秉公報効若舊習
不改其罪不止於降級調用莽鵠立亦著照所降之

級從寬留任以觀其後效

又刑部摺奏保留主事蔡日逢奉

上諭蔡日逢人頗有才所以由翰林揀用登州知府乃
伊不肯實心任事惟有沽名釣譽逢迎上司袒護屬
員故伊在登州任時多有人在朕前奏薦者朕調伊
內用試看今因督催屬縣錢糧不及分數部議照例
革職具題朕因蔡日逢向係專一市恩瞻徇情面之
員毫無可惜因降旨依議今爾等既具摺保留著革
職留任令其在部効力行走俟三年無過援例開復
伊若不痛自改悔仍蹈舊日惡習不但將伊嚴加
罪爾等保留之堂官亦一併重處

十六日
諭刑部丁守勤係趙之耀匪黨隱匿其家產貲財不遵
旨出首應流徙寧古塔爲奴之犯伊子丁鵬飛係冒
籍改名濫竊軍功應發遣充軍之犯父子二人均有
應得之罪憲德以丁鵬飛具呈情願與伊父更換罪
名代父流徙寧古塔遂具本爲之題請且本內奏稱
皇上以孝治天下遐邇之人莫不感動等語刑部議
稱從無父子各案犯罪應發兩處而彼此更換之條
應不准行等語夫所謂孝者必奉法守身誠心幾諫
以成親之善而免其過然後可稱爲孝子未聞父子
濟惡作奸犯科俱罹重譴情無可原忽以私意懇求

藐視國法而可謂之孝者丁守勤丁鵬飛所犯之罪
顯然昭著憲德身爲封疆大臣自當各按定律懲治
以爲一門匪類之戒乃忽以律例從來未有之規條
爲之題請若從憲德所奏軍流之罪可以更換倘犯
斬絞之罪亦將更換之乎枉法市恩莫此爲甚況案
內之王國棟未曾押解到川丁守勤父子尚須質對
是此案尚未結也何必如此急切爲丁守勤父子題
請豈非憲德意中但知市恩沽譽而遂忘刑罰之當
經倫常之正理乎況憲德奏稱徇顧私情以昭國法
似此悖理則國法安在其言自相矛盾憲德近日精
神昏覺不足彼職分應辦之事尚多舛錯安有餘閒
留心於市恩沽譽而爲此越例之舉乎憲德稱朕以
孝治天下故伊題請而部臣議不准行是將以不孝
之道辦理國家之事也何去何從朕實不能定著憲
德自行定議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奏賀平定西藏奉
上諭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爲綏靖邊陲
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
奏報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
首惡之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
藏地可以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
此等大事而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
將此宣諭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占書內稱七月月食陳州惡又稱三
日內有雨則災解等語朕深爲之憂畏又意陳州係
河南地方田文鏡居官清正其境內不應有災今三
日之內果得時雨則陳州地方自與占書相符不爲
災矣天人相感之理固應如是
又奉
上諭前塞楞額奏報東省未買倉穀一案內開兗寧道

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八萬餘石濟東道牟欽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千石此皆朕所知塞楞額庇護牟欽元降旨切責而塞楞額猶支吾粉飾含糊覆奏今據署撫岳濬奏稱李英署理濟東道印務查得各州縣有額解濟東道衙門驛站陋規共銀二萬零五十兩內除奏銷充公及本衙門辦費共五千七百兩外其餘剩銀一萬四千三百餘兩俱係牟欽元入己查東省各道養廉每年於耗羨內撥給銀六千兩而牟欽元所得與各道多寡懸殊並不將多餘銀兩詳請歸公等語塞楞額辦理山東事務於各道皆給養廉銀兩而於牟欽元則聽其收受陋規倍於他員養

廉之數至於派買倉穀又不及兗寧道二十分之一是任其肥己者則多而責其濟公者則少此中情弊顯然尚得謂之不袒護牟欽元乎牟欽元收受陋規如此之多而伊名下所派穀石又少自當踴躍爭先及時採辦若伊果將倉穀速行買補則其收受陋規之罪尚可寬恕乃敢故意遲延置倉穀於度外顆粒未曾買補但顧私橐不念民儲獲罪已極與尋常之得受陋規者不同著將從前陋規與濟東道之穀未曾買補者交與牟欽元自出己貲於本年十月以前照數買備還倉不得抑勒百姓其每年所得陋規著岳濬查明勒限著追如逾限不完將牟欽元照侵欺律治罪其未完銀兩於塞楞額名下追賠以為背公營私但知逢迎上司及袒護屬員者之戒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奏請令豐城縣知縣楊芊在任守制奉

上諭嗣後該撫所請令其在任守制著該撫酌量給假若干月料理伊母喪事畢回任辦事嗣後凡地方有司官有要缺賢員經該督撫題請在任守制者著該督撫酌量給與假期俾其經理喪事以盡人子之心即於題請本內聲明具奏如此則公私兩全矣不然只可強其身何能強其心也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朱錫祺等盜匿原任[illegible]

通縣知縣劉淑家財奉

上諭劉淑呈稱資財田地俱被親戚朱錫祺等吞占指勒不容變價完公事情灼然而陳時夏據一面之詞即咨稱朱錫祺等並無盜匿情由無庸推求等語顯係陳時夏沽名邀譽取悅於所屬地方之人且亦力能抗拒雲南本籍之上司而庇護伊所管轄民人之意此案內人犯不必解往雲南徒多跋涉即交與張坦麟一一秉公究審其應行追出之項即著追出移咨雲南以完公帑

二十二日奉

上諭為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誠以盜賊者

民生之大害姦宄一日不除則善良一日不獲寧居也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為念豈忍沽寬大之虛名姑息養奸以貽害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各省文武大吏亦知仰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踪跡窮治盜賊之根株如浙江總督李衛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數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拏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刦財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狡猾梟魁尚不能逃於法網則凡為盜賊之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為盜賊者前此之愚頑皆自陷於死而不知而今此之窮蹙又將冀於生而不得輾轉思維深為不忍因是特頒訓諭指示迷途而望其自新欲爾

雍正六年七月

悛改朕心亦良苦矣凡為盜賊者皆吾民也為吾民則保護之惟恐其不周為盜賊則懲治之惟恐其不速爾等試思之同生天壤之間同處昇平之世乃不肯為國家愛養之良民而甘為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為盜賊者往藉口於飢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飢寒者謀生之心也而為盜賊者取死之道也以求生之心而趨必死之路縱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為盜賊之人必非老弱殘廢之輩可知矣有可用之才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積貨販傭工即可為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或若効力且可為上進之階宇宙間謀生之人百千萬

借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不效法衆人之所為而作此喪心昧理蹈條犯法至忍危險之事乎蓋由此輩或遊手好閒安於怠樂或賭博縱飲蕩費家貲或好勇鬪狠習於非為一旦困之窮苦則欲冀心遂生殺害刦奪之念以為昨夜之間無人識認未必即被拘執而受刑戮也不知一案敗露則衆案皆難掩蔽一人被擒則夥黨皆難隱匿往事俱在豈不問之乎且各人貲財皆有定分豈有他人之財可以強奪而能安享者乎生死為重人命關天豈有他人之命可以傷害而不抵償者乎明有國法幽有鬼神憲典常刑之必無可宥循環報應之必無可逃是知殺人

雍正六年七月

者即爾等之自殺其身奪人者即爾等之自奪其貪也盜賊若肯為善良必不致於飢寒而死以視盜賊之身首異處肆於市曹桎梏囹圄傷殘肢體父母妻子遠徙流離聞者見者皆切齒痛恨果何得而何失孰危而孰安乎試思夫螻蟻尚且貪生若輩以強健有用之身甘心顯戮污穢賤辱名為罪徒是人之智並螻蟻之不如豈不大可悲乎朕心惡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恐從前曾經為盜賊之人自覺罪戾難逃追悔不及徒自誅心而無自新之路為此詳加訓諭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為首造意及傷

害人命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
寬減若被人引誘迫脅跟隨爲盜之犯自行出首則
將伊應得之罪悉行寬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爲良民
受國家惠養之澤倘仍前執迷不悟希圖倖免是若
輩罪孽深重無福受朝廷之殊恩朕亦無如之何矣
若此旨既到之後而爲盜賊者不行自首其有已經
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爲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倘有
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礙考成賄買無賴之人冒
認爲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
官及代認之人俱照強盜例即行正法著在京在外
之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鳴鈞差往山東巡察一年之內從未陳奏地方
切要利弊一事凡各省巡察官員出京之時朕俱面
諭令其訪查地方利弊具摺奏聞況科道本係言官
即在京師有所見聞尚准其入告豈有一年之內親
身周歷通省郡邑竟無切要之事可以陳奏者此不
過苟且因循遲回瞻顧姑且塞責之陋習也張鳴鈞
由編修特授工科給事中又畀以巡察重任乃竟視
國家之事如同陌路深負朕簡用之恩伊見他省巡
察官員如張元懷王肅章黎致遠趙城等朕俱加恩
遷擢想由於督撫保薦之力是以伊在山東有意緘

默包容不言地方之事以爲可得巡撫之歡心而爲
之稱譽不知張元懷王肅章黎致遠趙城之邀恩遷
擢者皆由伊等留心地方之事具摺直陳無隱朕心
嘉獎並非由督撫保薦之力也試思張鳴鈞此等辦
事塞楞額豈敢在朕前爲之保薦朕亦豈容塞楞額
得以行其私乎大凡巡察一官果能實心供職於地
方自有裨益若視爲具文不肯實心辦事不過添地
方供應煩擾耳不如不設之爲愈也張鳴鈞但求己
身無事而於地方事務置之度外此風最宜懲戒著
將張鳴鈞革職在八旗効力行走如仍不實
心効力定行嚴加治罪以爲但知潔己而不知奉公
者之戒

又奉
上諭從前黃炳差往雲南專爲查審楊名時之案乃伊
到滇行計波累及於李衛夫李衛之爲雲南藩司躍
易弊端實心供職無可指摘乃中外之所共知而黃
炳必欲牽累之者不知何意朕已將伊參奏李衛之
案降旨開除矣惟因奏事之係偶然詢及始知黃炳
曾爲浙江驛鹽道則其任內必有貪劣之蹟惟恐李
衛查出參奏故於楊名時案內捏參李衛而爲先發
制人之計其意以爲若能將李衛參劾罷黜固得以
遂其私願即不然而李衛亦必迴避嫌疑不便指伊

昔日之短其居心甚屬巧詐黃炳受朕深恩由按察
使擢用巡撫伊在山東任內並無實心効力之處昨
繆沅查出山東叅革蒲臺縣知縣朱成元餽送上司
銀禮印簿內開黃炳在按察使任內收受規禮獨多
及為巡撫仍有收受之項是黃炳於公項養廉之外
仍復濫取屬員陋規操守不堪如此伊兄黃焜已獲
重罪之後朕開恩宥其前愆用為湖廣布政使伊在
任內行事甚屬乖張昨據邁柱具摺叅奏扣剋錢糧
弊端種種伊父黃國材歷任多年贓私纍纍朕因其
居官年久諳事尚屬諳練是以棄瑕任用乃伊一味
因循苟且塞責是伊父子均屬負恩之人若將黃炳

從前劣蹟聽其含糊巧脫何以肅官方而儆臣職著
江南清查案件之伊拉齊前往浙江會同將軍鄂彌
達總督李衛將黃炳當日道員任內有無貪劣款項
一一秉公據實查明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山東叅革知縣朱成元令家人叩閽一案朕
命學士繆沅前往審理據繆沅將朱成元蒲臺縣任
內餽送巡撫布按各官規禮印簿查出陳奏朕一一
閱看知係朱成元任內二十餘年餽送上司之陋規
而自雍正元年以後仍復餽送如故已交部嚴察議
奏自朕即位以來嚴飭官方禁止私賄又恐督撫等

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給與養廉之項俾其公
私有賴俯仰從容庶可永杜苞苴以為澄清吏治之
本蓋上司既受屬官之餽遺又何以禁止屬官之貪
婪甚至以餽遺之多寡分情誼之厚薄則屬員之優
劣何由辨別而吏治尚可問乎故不能禁止餽遺必
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有益於政治
民生此相因之勢一定之理也各省督撫養廉之項
皆經奏聞奉旨者司道等官亦皆於公用內支給其
無公項可支之員亦應於督撫前陳明准其收受何
項以為用度焉有朝廷既給養廉而仍收受屬員陋
規之理今觀山東巡撫司道等官之私受陋規如故

則他省或有似此欺隱私受者亦未可知著各省督
撫一一嚴查據實陳奏在地方官薪水之資自不可
缺但於屬員之手接受節禮陋規則斷乎不可目今
各省內或有尚未分給養廉之員者各督撫悉心商
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寧可以州縣應出之項解至
藩庫從公發給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廢公議而徇
私交留禮儀交際之名而長貪婪賄賂之弊也倘再
有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
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據原任蒲臺縣知縣朱成元印簿內開載餽送巡

撫布按道府等員各項銀兩經彂沉查出將印簿陳
奏自雍正元年以來朕屢降諭旨禁止私餽凡督撫
等官皆酌給養廉銀兩以供用度豈可身爲巡撫何
得仍受朱成元陋規由藩臺一聽推之則通省下司
之所餽送不知凡幾著大學士詢問黃炳在巡撫任
內共受過通屬陋規若干務須據實一一供出如或
仍有隱匿朕何難於山東查問一經查出定將黃炳
正法余甸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餽送著
將所受通省陋規若干一一供出塞楞額在山東巡
撫任内雖未收受下司之規禮但下司有此等授受
情弊何以代爲徇隱著塞楞額將伊所知收受陋規
之人一一據實陳奏博爾多亦曾收受朱成元陋規
伊現在刑部監禁著刑部堂官嚴加訊問將伊所受
下司銀兩若干一一取供具奏
又内務府總管常明奏銷蓋溝橋畚造官房銀兩
奉
上諭此朕體恤應試舉子之意俾其有旅次居宿之安
而無稽查行李之擾但恐各省舉子未必知有所設
頓宿之處著禮部行文各該督撫通行出示曉諭並
令崇文門每年食稅官員實心奉行嚴飭巡察人役
等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
二十九日奉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各省監生每於考職之時或憚於跋涉或不諳文
理常託在京之親戚朋友代爲應考而本人安坐原
籍濫竊職銜此等陋習相沿已久經臣工在朕前陳
奏者甚多是以數年來朕特遣大臣等司考試之事
及復訪察知考試之臣亦只能校閱文藝不能除假
冒之弊故於上年考試之後朕令將一千一百餘人
通行引見此時伊等自知頂冒情虧不敢報名引見
者九百餘人俱經降旨革退其引見之二百餘人朕
以爲皆係正身又見其中有人材可用者因揀選七
十餘人交部即用或令外省督撫試用且有加恩用
至知縣知州等官者近聞此即用人員之内竟尚有
頂冒之人似此敢於欺罔可謂愍不畏死者矣今朕
開恩准其自行出首若代考得官之人遵旨出首朕
酌量寬改其罪其託人代考者情罪較輕若遵旨出
首但革去監生不治其罪倘代考之人與託考之人
俱仍前隱諱不首一經察出定將與者受者即行正
法其從前歷來考職監生有代考得官者俱照此例
行

雍正六年七月

雍正六年八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

諭直省督撫知府一官管理通郡有察吏之責所關綦重如知府得人則能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但知府內有僅係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素無過犯不至於參劾者此等人員若令其久任地方於屬員賢否必不能詳察周知於吏治無益著各省督撫將現任知府詳加甄別其有才具中平不能察吏者一面具題以在京部屬改補仍令該員暫留本任辦事一面於本省同知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內揀選能勝知府之任者保題送部引見如所保人員可用准其補授俟伊到任後著前任知府交代清楚來京以部屬之缺改用如此則因才器使辦理部務得人而各省知府均屬勝任之員矣若所保人員到京引見時朕察其才具亦屬中平則仍將前任知府留於原任各省督撫宜秉公詳擇以副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初二日奉

上諭響馬强盜從無援赦之條莽鵠立將騎馬持刃肆行劫奪之大盜樊二包援赦免罪其題不知何心又莽鵠立查審革職吏目王遵致書盧珣等一案奏稱王遵雖有營求之私衷未有營求之實蹟等語王遵既有書札求其照應情罪顯然不知莽鵠立必欲如何方爲實蹟也莽鵠立原屬卑鄙之人器量褊小朕因其操守尚好是以用爲長蘆御史而伊巡鹽任內果能稱職後因甘肅巡撫員缺一時未得其人而莽鵠立尚有勤勉向上之心遂將伊簡用切加訓飭不意伊自到任以來所辦事件處處舛錯即如道藏軍需伊親身在彼料理乃一任屬員遲悞寧可已身竭蹶補辦而未將承辦遲悞之員參劾一人總因市恩沽譽欲取悅於屬官而識見偏執卑微全不得大臣之體樊二包王遵一案莽鵠立所辦錯謬已極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奏稱各省舉行耕耤典禮一案於雍正四年欽奉諭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照例舉行又於雍正五年接到部文須飭儀注內載耤田應在東郊但閩省州縣向此已建之壇已置之田有不在東郊者今若必令更改而地勢各有不同或依山瀕海甚屬難於辦理之處爲此奏聞請旨等語朕查禮部原議所用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耤田議於東郊建置此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耤田必在郡邑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

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卽無山水阻隔亦未
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區安得以請侯與部爲比而令
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況已建之廟已置之田又令
遷移他所不但耗費更張亦大非敬謹虔誠之道朱
綱所奏甚是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他各省想
與此相類者正復不少著將此諭旨通行各巡撫曉
諭所屬知之
初四日福建巡撫朱綱參奏按察使喬學尹疎縱
海洋大盜奉
上諭從前朕見喬學尹辦理福建刑名各案甚不妥協
卽知喬學尹苟且因循不肯實心任事已降旨將喬

學尹革職並令行文詰問情由具奏乃諭旨頒發未
久尚未到閩而朱綱具摺參奏前來與朕旨適相符
合夫臬司管理刑法爲通省民命所關而喬學尹市
恩沽名種種舛錯毛文銓常賚原係庸懦無知好行
小惠之人不足深究而高其倬近在同城雖稽察刑名
非總督專責然豈無見聞何以並未據實糾參
朕覺察始將喬學尹罷黜凡地方督撫之職原以察
吏爲要而察吏必先於大吏兩司者屬之表率斷
不可姑容徇庇者也朱綱甫到閩撫之任卽將喬學
尹參劾實能盡察吏之道甚屬可嘉著朱綱將喬學
尹任內凡有故縱開脫及辦理錯誤各案一一察出

嚴究其幕賓潘姓者卽行拏問嚴審定擬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
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悞是以古
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
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
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
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
數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
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淸楚使小民共知而
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爲傳

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悞者多矣
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旣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
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伊等身爲編氓亦必
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
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
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
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
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
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
達矣
初七日奉

上諭州縣為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理凡有委署
印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向來督撫藩司等委
員署印每憑一己之私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
相沿已久近日秉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滌除而
其餘尚有未能盡改者如廣東則以
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州府花
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差委相去數百
里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
時緝捕人命必當時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
於數百里之外兼攝印篆不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
而吏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悞之處難以悉數嗣

後州縣缺出該上司等必須選委鄰近官員署理倘
正印官一時不得其人即遴選鄰近之賢能佐貳官
署理如係地方要缺鄰近難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
官委署而另委官員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
相宜而各縣公務又不至於遲誤斯有裨益倘該上
司有市惠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又奏

上諭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殘虐不仁動
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
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
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
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倘
有一夫不獲皆厪朕懷況數千土民安忍置之度外
今姑順輿情俱准改土為流設官經理彈壓其應行
審理之舊案著該督撫一併審結仍帶兵入內官弁
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辜並曉諭平日奉法之
土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
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
火而登袵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
即行剪除倘歸誠嚮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
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
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
意

初九日

諭諸王大臣朕待臣下至公至平從無一毫偏向惟視
其人何如耳如楊文乾為廣東巡撫石禮哈與阿克
敦常賚官達四人協力朋謀欲加傾陷而朕早已洞
燭其私嚴加申飭石禮哈曾面奏楊文乾與伊不合
恐被中傷朕諭之曰爾等四人協力尚不能害一楊
文乾楊文乾一人之力獨能害爾等乎後楊文乾具
摺陳辯朕諭此事朕先已洞悉其隱微何待爾辯爾
今自辯轉覺其小矣總之滿洲漢軍漢人朕俱視為
一體並無彼此分別又如邁柱巡撫江西則按察使

積善誣奏之及總督湖廣則布政使黃焜誣奏之朕
察二人之彼許並加處分又如李衛爲浙江巡撫而
黃炳誣奏其雲南藩司任內之事朕亦洞燭其狡詐
自認之衷由又如田文鏡爲河南巡撫而蔡珽李紱
謝濟世等交結黨與極力排陷後皆敗露仍准重譴
大通柱滿洲也李衛漢人也田文鏡楊文乾漢軍也
但能竭忠盡力則彼挾私傾陷之徒無論其爲滿洲
漢軍漢人皆不得施其狡獪肆其奸謀曾見有一人
爲讒邪所中者哉由此觀之朕之公平而無偏向可
知矣爾諸王大臣須存同舟共事之公心不可畧有
分別畛域之私見每遇一事惟事理之所在即秉公

雍正六年八月　七

持正齊心併力據理以辦之勿稍存一滿漢形迹於
胸中以致事有參差豈同朝之人雖地分不同其所
辦之事即皆朝廷之事也何有於滿洲何有於漢人
何有於漢軍蒙古而生彼此之見哉國家須滿漢協
心文武共濟而後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滿漢
顧可以偏向乎心無偏向則公公則未有不和既公
且和是以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
平矣人有自恐其孤立者此謬說也古之所謂孤臣
者其人讒諂蔽明舉朝皆以邪曲害公義而其人孤
忠莫白故謂之孤今之人縱有矯然自異於衆者豈
得謂舉朝無一同志况朕以公正無私之心臨莅於

上爲臣者果能忠誠自矢而與上一心一德雖舉朝
無同聲附和之人其爲不孤也孰大焉從來上下交
而其志同其要總在一誠誠之爲道有感必通爾等
以誠來朕即以誠應設或爾等不誠而以詐僞來亦
必不能逃朕之洞鑒也勉之慎之

初十日奉

上諭楊文乾才識優長辦事勤敏簡任巡撫以來實心
供職粵海要地正資料理伊自閩回粵於五月間即
患暑風心煩之症而急公念切猶力疾辦理不以病
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其心實可憐惜今聞溘
逝深爲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前有禮哈阿克

雍正六年八月　八

敦常賚官達希冀廣東巡撫之缺將楊文乾揑造欽
蹟朋謀傾陷朕洞燭其私楊文乾得以保全今楊文
乾身故或此輩結黨傾害之人串通買囑地方惡棍
凌侮其家屬亦未可定著孔毓珣嚴行察訪倘有此
等立拏重治其罪楊文乾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
吏齊集奠送所過廣東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
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

十四日奉

上諭凡各衙門事件交與科道官員稽察者蓋欲其按
限歸結不致遲悮也近見科道行查之案其衙門隨
便詑詞回覆而科道遂不復問情由是科道之稽察

不過查其遺漏而已其遲延之故並未致問殊非差
委科道之本意嗣後若但以行查塞責遇有不應遲
延之案該衙門託詞回覆而科道官並不詳查其應
否以爲已經行查與已無涉即置之不問者經朕察
出定將科道官一併處分
又奉
上諭據四川建昌總兵趙儒奏稱刑部催追借欠魏之
耀銀三百兩一案實係當日年羹堯幫貼進藏路費
並非借項今願在川省布政司衙門交納等語趙儒
出兵進藏年羹堯幫給路費銀兩此係情理之常年
羹堯借公用錢糧以市已恩其咎自在年羹堯與趙

儒無涉趙儒名下催追銀兩著寬免
又刑部等衙門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將致死人
命之賈榮生題請留養奉
上諭賈榮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大臣執法貴
得其平始無偏輕偏重之弊克副明刑弼教之意屢
降諭旨甚爲明晰今魏廷珍又以不合例之人題請
留養且稱與例相符顯係市恩枉法著魏廷珍明白
回奏並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以爲人臣市恩枉
法者之戒
又御史晏斯盛陳奏並未令人乘馬導引前鋒兵
丁等借端查拏奉

上諭凡官員等車馬儀從之屬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
飭者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有與前鋒兵丁等借
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爲多事若被屈官員隱忍不言
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
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之官員等
著該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前孟津縣民人翟世有
不取遺金仰蒙恩旨旌獎臣接准部文已通行出示
宣布皇仁使河東兩省之人咸知感奮效法以成一
道同風之治今又於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據歸德

府知府唐綏祖詳報商邱縣丁家道口賣麪貧人陳
懷金於四月十四日拾得江南羊客王盛九之銀二
十四兩八錢不肯私取及銀主找尋陳懷金問明銀
色數目相符全數付還力辭酬謝此與翟世有之還
金相彷彿仰見聖教流行之速相應奏聞等語朕訓誨
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首務期於薄海內外去
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今豫省鄉民不拾遺金者既
有孟津之翟世有又有商邱之陳懷金見利思義暗
室無欺古稱難得之事一時屢見可見民心淳樸性
善皆同率教從風勸懲吏治實風俗轉移之機會朕
心深爲慰悅倘各省遠近之人觀感興起不貪苟得

之財其息營私之念安分知足循理奉公不必過有逾分之事而人人各懷樂善之心則不但比戶可封成國家昇平之治而爲善之家必蒙
天祐慶澤積於家室福果貽於子孫其獲報不亦多乎朕嘉陳懷金之廉讓公平而望衆人之勉則倣效故特賜表揚再申訓諭咸使聞知陳懷金著給與九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旌其善

十七日奉
上諭蝗蝻最爲田禾之害然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爲急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麥聽蝻遊廻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翅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爲害不可言矣前江南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即諭令竭力撲滅屢經該督奏聞該地方官已經撲盡比即批諭范時繹云撲盡之說朕實未信須令有司實力奉行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彼處蝗蟲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與朕前旨相符矣地方官如此怠玩從事而督撫

戶位付之不問是何理也著范時繹查明題參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嗣後各省地方如有蝗蝻爲害之處必根究其起於何地其不將蝻子即時撲滅之地方官著革職拏問若蝗蟲所到之地而該地方官玩忽從事不盡力撲滅者亦著革職拏問并將該督撫嚴加議處

又戶部議覆條奏散給孤貧銀米并修葺養濟院奉
上諭孤貧銀米既不假手吏胥又不專責丐頭而令地方官親身散給勢所必不能周條奏原屬虛文部議亦甚浮泛至養濟院年久頹廢者應交州縣官量行修葺但州縣養廉之項諒無餘資而令其設法修葺或致派累民間吏滋紛擾部議未將何項報銷之處議及亦屬疎漏著再行詳議具奏

十八日
諭江南督撫總河河工同屬緊要而州縣官均有地方民社之任所關尤重沿河州縣缺出該督撫將工程効力之人題補伊等雖能辦理河務但民社事件最爲緊要該員等未必即能諳練今署江南總督范時繹等保題周之準等七人於河工事務自屬所長至果否能勝民社之任難以遽定此現出各缺著將該員等補委署令該督撫留心試用如一年後果能實

心任事有益地方該督撫會同總河另行具題實授
十九日奉
上諭朕屢降諭旨嚴禁官員等收受陋規以清吏治今朱成元即傳所開黃炳余甸收受之項鑿鑿可據及詢問黃炳余甸伊二人尚掩飾巧辯不肯承認甚屬可惡著將黃炳余甸革職解往山東交與田文鏡岳濬繆沅將此案及通省屬員餽送之處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博爾多現在江南質審別案著該部行文江南督撫將伊收受朱成元及通省屬官規禮訊取確供移送東省倘博爾多不吐實情即加刑訊
二十二日陝西巡撫西琳題參原任刑部尚書張廷樞在籍中允張縉奏

上諭陳夢雷係降附耿逆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宥其重罪從寬發遣後又開恩赦回京師令其在誠郡王處行走乃伊生事招搖交結邪黨意欲擾亂國政其種種不法之處朕知之甚悉此誠國家之逆賊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本欲明正其罪置之重典因伊惡蹟多關係誠郡王若聲張究問則牽累匪輕朕心實爲不忍是以於雍正元年仍令將伊發遣不使留住內地煽惑人心似此重罪之犯而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於朕初登極之際徇情枉法故意寬縱二人之罪實不可逭本應將陶賴張廷樞即時正法因陶賴等踈縱之案係隆科多參奏者且在朕前極言陶賴平日貪贓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陶賴張廷樞原有嫌隙意欲假公濟私見以特寬二人之罪止令降職閒居此朕莫大之恩伊二人當深知感激省愆改過乃陶賴藏匿勒席恒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傲慢不恭咆哮狂肆不肯承認及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目今此案尚未審結將來陶賴自有應得之罪另有諭旨至於張廷樞名下應追銀兩皆貪婪不法之贓款自當遵奉法度速行完納何至以抗延被參伊子張縉又稱病家居不肯供職効力顯係父子心懷怨望又復倚仗

聲勢蕩檢踰閑聚歛營私剝削鄉里甚屬可惡張廷樞張縉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若云士可殺而不可辱伊等便應依律正法也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繆沅等奏稱山東鹽運使梅廷對諸事廢弛不能清釐鹽政利弊容另疏題參等語梅廷對著解任山東運使員缺著山東糧道魯國華調補梅廷對人雖老實忠厚而才識短淺即運使職任尚不能料理塞楞額何所見將伊委署臬司之事顯係苟且塞責不以刑名重務爲念著將塞楞額交部嚴察議奏
又奏

上諭烏蒙鎮雄改土歸流經總督鄂爾泰請設鎮營將
接勑左右協官兵裁撥烏蒙并將威寧一鎮改營所
餘官兵移駐鎮雄朕已降旨允行從前維西移駐之
弁兵俱加恩賞給今烏蒙一鎮亦係新添應沛恩賚
俾其貲斧豐裕著將撥駐之弁兵等照維西之例交
與鄂爾泰酌量遠近分別賞賚以示朕加惠邊地弁
兵之至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翠沅等奏稱山東商人將舊引護新重複影射
一案今自康熙五十二年起應追賠銀一百零五萬
餘兩商人劉亥等已經自認桑園設關之後官引疏

通新舊接護原有陋弊情願將影射銀兩於雍正六
年內上課四十萬兩其六十五萬餘兩在明年一年
內分限全完又稱自順治八年以後應追重複影射
銀四百餘萬兩應否分年着追等語大鹽務積弊雖
始於順治八年然自順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歷
歲已久承辦之商屢易其人此時難於究問其應賠
之四百餘萬兩免其著追至於康熙五十二年以後
商人認賠銀兩稱於今年明年內分限全完此乃商
人目前畏懼刑罰勉强承認而將來力不能完仍至
歸於無著於國課無益似此積弊種種歷來束置之
巡撫及巡鹽御史等官安得推爲不知其中必有通

同作弊之處應再確詢商人令其一一供出有應賠
者派令分賠其在商者猶寬其限但受賄作弊之官
員不至脫然事外而商力亦紓實有裨益著該部另
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浙江學政王蘭生摺奏生員以立品奉公爲尚
若有潛通衙役欺隱錢糧包攬抗欠者一經查出即
行黜革重處又於按考所至嚴加曉諭併令地方官
開報使其完糧然後收考若能久而成風人人以急
公爲榮以欠糧爲恥則士習民風愈覺醇厚等語天
下之人不外乎士與民天下之俗不外乎士習與民

風士民雖分而爲二而其實則一也有司有治民之
責學政有課士之任雖各有專司而其實則相爲表
裏也嘗見有司但以爲職在臨民而置學政於不問
而學政則以爲統屬士子若不優容庇護無以博其
稱揚因而曲爲徇隱自甘包荒遇有生員逋抗錢糧
者又以爲催科乃地方官之事與督學無涉以致士
子無所忌憚此等陋識實庸劣學臣之所同也不知
士子乃百姓之坊表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厚况倚
仗青衿抗延國課則士品頹壞已極其害實在世道
人心不僅關係錢糧之逋欠而已王蘭生令地方官
開報欠糧之生員必俟完納方准收考俾人人以急

公爲榮以欠糧爲恥此實鼓勵化導之善政而他省學政從未有如此舉行者未必皆見不及此大抵瞻徇苟且之習未除耳王蘭生著交部議敘向來浙江士習澆薄中外所知朕爲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王國棟王蘭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囂陵奔競之習痛自改除可稱士風丕變前年朕原降旨浙人秉性聰慧既知嚮善必明大義非如强悍執滯之難於感化者一經指示則醒悟亦必最捷不出二三載可以望其自新今果然矣明年即届鄉試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爲遷善之至意

雍正六年九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各省所舉名宦鄉賢該部奏請勅下九卿會同本省部院官員詳慎核定等語朕思既係本省之人在伊等瞻顧鄉曲之情或有難於直語之處且同在一省而隔越府縣即未能深知確實所言何可爲據著仍交與原舉報之地方官令其再行確查倘從前所舉不實准其檢舉不加處分若所舉確實著出結保送日後倘查出冒濫將出結之員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查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案內經九卿議定嗣後如有出洋之人留在外國者該督撫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正法後經施世驃題請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令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載回原籍隨於五十九年內福建浙江等省奏報出洋回籍之人將及二千名嗣後則再無奏報回籍之事是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其願回籍者皆已陸續返棹而彼地存留不歸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以後違禁偷往之人矣目今洋禁新開禁約不可不嚴以免內地民人貪利飄流之漸其從前逗留外洋

及違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

又奏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摺奏閩省州縣存留錢糧項下每年額共馬快工食銀三千三百餘兩草料銀六千餘兩此項於康熙十七年間奉裁後於康熙二十二年仍復其舊而其實有快無馬每年餘剩草料銀六千餘兩藩司遂分送督撫等衙門書吏爲騎乘之需相沿四十餘載合計冒開銀不下二十餘萬兩此實關係錢糧應請徹底清查於原任督撫藩司名下分股着追嗣後將此項永充兵餉至於殺補督撫衙門書吏之處臣同督臣酌量捐給等語朕覽朱綱所奏

甚爲明晰可嘉但從前督撫等沿習陋規未肯釐剔亦尚屬可恕著將從前應追銀兩不必究問嗣後著朱綱與布政使趙國麟秉公辦理可也

又奏

上諭凡强盜俱應正法者尚且分別首從而竊盜拒捕傷人者槩行斬決未曾分別首從乃係從前九卿疎漏之處著九卿另行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水師兵丁惟福建最爲熟練朕前降旨令藍廷珍揀選五十名發往浙江照陜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伍教習浙江水師兵丁其起身盤費及到浙安插之處令高其倬李衛照例賞給查湖北湖南共有水師七營向來操演亦未精熟須得閩人爲之教導著照浙江之例令藍廷珍揀選熟練之兵丁五十名發往湖廣交與總督提督分撥各營令其教習其起身盤費及在楚安插之處亦著高其倬邁柱等照浙江之例料理賞給再舊例湖廣鎮標協標考拔千把先行咨送提督轉送總督再加考試方行補用但湖南湖北路途遙遠又隔洞庭之險微弁往返艱難資斧不易且致久曠汛守嗣後以湖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總督考定知會提督湖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提督考定知會總督俾微員得省遠行之費

而汛守亦不至於久曠若新任總督提督到楚之時南北各標武職等官仍聽總督提督通行調試分別優劣

初三日奉

上諭軍需案內代兵分賠銀兩一項從前請旨時止將一千兩以上之滿洲官員開列進呈而未曾開有千兩以下之官員是以此時降旨將千兩以上者寛免而未及其餘今覽册內既有千兩以下之官員豈有多者從寛而少者轉行勒追之理此乃從前開列疎漏之處著將千兩以下者一體寛免

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廣西學政衛昌績疏稱梧州府藤縣所有部
發在京官員刺錢名世之詩二册經教諭譚玉珙借
與監生胡菲悠霍廷杞閱看私加圈點批駁狂肆等
語今朕將原書調來親覽見書中詩句數處伊以己
意加圈於旁並無狂妄指摘之處此乃遠方之人迂
濶偏愚一時錯誤不必深究著將私借官書之教官
譚玉珙罰俸一年衛昌績於此等事不肯隱諱據實
參奏則其小心謹慎可知著給與紀錄一次
初五日刑部議奏湖廣總督楊宗仁應賠銀穀奏
上諭楊宗仁一生居官清廉乃實心任事之大臣此案
應賠銀穀從寬免追倘伊任內再有應賠之項照趙

申喬之例槩從寬免
初六日奉
上諭陝屬之河西官員等本職邊方地瘠事繁非內地
可比加以承辦大差更多勞費朕心深為軫念聞向
來各官養廉皆於徵糧耗米內分派支給朕思耗糧
一項未能充補大小官員之用查三邊稅務有羨餘
銀兩著總督岳鍾琪會同該撫將河西道府廳州縣
衛所分別大小衝僻於河西稅羨耗糧二項下比照
陝省銀數支給以為養廉之費具摺奏聞即行辦理
俾伊等用度從容勤於職業以副朕加恩邊地官員
之至意

又奉
上諭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升居官不職且得受軍政
陋規經接任官參劾部議革職治罪具奏朕令發往
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間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剿逆寇勞
績茂著因命查其子孫帶領引見比將伊孫李永安
授為副參領并知李永升即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
地方調回授為參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
勉為好官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加
特恩宥過錄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
追未完銀兩伊情願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

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為國家宣力捐誠致身殉節
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
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
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
加倍重懲然朕繼述
先志褒功奬善追維往昔時時存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
子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
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
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從征殊勳載在國史而子
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
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

父錢以塏之祖皆能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
優加榮獎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滿庶公正乃國家實
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豈忍令其
子孫賠償已經降旨槩從寬免不得絲毫牽累著各
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
湯斌陳瑸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
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
徇情面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者亦照八旗例查奏
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俱著具摺交送內閣陸
續進呈候旨

初八日奉

上諭京城添設倉廒收貯米石甚屬緊要前交與工部
會同倉場衙門相度高阜之處興工修蓋已逾數月
未經議覆工部是何意見著吏部侍郎普泰署戶部
侍郎常德壽會同工部作速相度地方乘此天氣晴
明路途乾燥採運物料修蓋倉廒以便來年收貯米
石

又奉

上諭聞今歲福建地方有數縣雨水畧少秋成未必全
收閩省地狹人稠每年米穀不無借資於鄰省今既
有少雨之處恐明春米價騰貴不可不預為籌畫著
將浙江漕糧截留運送以備閩省平糶或十萬石或

雍正六年九月　六

十五萬石或二十萬石著浙江總督李衛會同福建
督撫酌定數目若干並如何運送接運之處俱著兩
省督撫速行妥議辦理

十四日奉

上諭大凡省會之區民居稠密人烟湊集一或弗戒於
火每至比屋延燒救火之家倉皇搬運兼有無賴棍
徒以救火為名利其所有乘機搶竊此時地方官員
雖率領衙役赴救而心力不齊且救火之具不備難
以撲滅昨因湖廣荊州居民失火曼延鄰舍行令該
地方官倣照京城置備救火器具以資防範今著各
省督撫一體遵照於省會之地不得派累里民酌用
何項銀兩多設水桶水銃鉤鐮麻搭之類分貯各門
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倘遇火警齊集救護即
時撲滅並將搶火惡棍查拏從重治罪向例地方失
火延燒房宇稍多者地方官員例有處分近多視為
具文或曲為掩飾嗣後著該上司嚴查參劾不得徇
情隱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致延燒多戶至數十家以
上者著據實查參嚴加議處至於各府州縣並令該
地方官悉為留意預備防範以副朕恤民紓患之至
意

又奉

上諭原任廣東巡撫楊文乾係宣力封疆之大臣朕聞

雍正六年九月　七

其病故心甚憫惻聞阿克敦日廣西回至廣東與官達方賴㫖等談私怨以楊文乾病故爲快戲謔筵置酒稱慶又楊以寧係獲罪應行拘禁之人公然乘轎至伊等之寓酣歌宴會毫無忌憚似此澆漓惡薄之風以大臣之摧折爲幸其存心甚屬可惡著將阿克敦官達方賴㫖楊以寧拏問嚴加拘禁交與孔毓珣傅泰等嚴審定擬其四人名下所有各案俱著審明嚴加治罪孔毓珣身爲總督一任伊等之肆意妄行不加約束甚屬無恥若會審各案再稍有瞻徇寬縱之處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原任布政使許兆麟家人周貝周轉既經該旗屢次咨提周貝周轉是否旗人理應押解到旗質審該地方官有何確見據怨奴一面之詞抗違有庇始終不解顯有情弊著交與新任巡撫張坦麟將承查徇庇之該地方官逐一查奏其周貝周轉之家產及許兆麟藏匿寄頓之貲財什物著詳細究查造册報部如再少有遺漏俟審明定奪將周貝等解旗質審倘仍不據實查出任其隱匿日後察出將許兆麟不能抵完之欠項即於隱匿徇庇之該地方官名下著落分賠

十五日吏部將碭山縣知縣何鍾瑞等參處具本奏

上諭此項稅銀何鍾瑞既經差役帶之長管押起解其容頭批文或該役作弊私自偷換亦未可定今解差現在發審尚未究訊明白遽將該縣議以革職未爲允協著署撫尹繼善將此案情由提審明確併將何鍾瑞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命內外諸臣各保一人今衡永郴道汪樹保舉伊父汪漋奏稱伊父學問政事久切留心忠愛之性出於至誠等語薦賢爲國有內舉不避親之義朕原有舊聞汪漋前任刑部司官時尚能辦事現今有四川敘州府知府員缺即著汪漋補授伊當實心報

効倍加黽勉倘怠忽營私不能稱職致其子有薦舉非人之罪則是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慈而汪樹以私情保舉陷其父於罪戾則是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孝矣倘有此等情弊必將汪漋汪樹俱從重處分以爲爲人臣子者之鑒

十七日奉

上諭陝西平涼府知府李楠因參核屬員被知縣卓鳳詔訐閃經巡撫岳鍾琪已降旨解任質審今據總督岳鍾琪奏稱李楠查買駝隻頗能盡心辦理目下軍興需才孔亟似此能員遽然解任不得辦事深可惋惜等語朕前曾降諭令督撫大臣當爲國家愛惜

人才如有賢能之員不得以小過微愆遽行參奏令
其廢棄李桐為伊父生日受屬員壽屏此猶情理之
可恕者恭鶚亦不念其平日居官實能効力之處即
行參奏殊非大臣公忠為國之意李桐著照常鍾與
所請免其解任候審仍留原任効力辦事
二十二日奉
上諭戰船關係緊要從前修理不能堅固并逾限遲延
官員議處之例似屬稍輕嗣後修理戰船不能堅固
及逾限遲延者應嚴定處分以示儆戒但從前定限
過於緊迫應作何寬展限期俾承修官員得以從容
辦理又該上司等或有勒掯掣肘以致辦理遲延亦

應定以處分俱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今年各省秋審緩決人犯著大學士三法司九卿
會同將各案細加詳查確議其中如有情罪稍輕尚
可原宥者將該犯情由分別開明逐省陸續具奏即
內有特行治罪之案亦必詳酌務須情罪允協以期
至當
又
諭貴州巡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巡撫印務
時曾摺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知
往往互相讐殺時出剽掠累居民今各處苗蠻皆

傾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勦撫等語
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但
用兵進勦震懾苗衆朕心實為不忍所請切不可行
是以石禮哈遵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奉差經過其地
報稱苗人等歡欣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共
沐聖化朕又訪問從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彝情恭
順是實朕思內地苗猓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能抒誠
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奏
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聞爾到彼地行撫勦兼
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一其中有實心歸附
者亦有中懷疑懼而未即就撫者若倉猝之間脅以

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強所不願非朕本懷今特遣
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料
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迷不悟
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副
朕好生胞與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
民裕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
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
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
督撫等有以地方耗羨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

比昨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
等欵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
取之於民卽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
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與吏役本係一己之贓
私入己囊槖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
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
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
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
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
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虧之於國
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

雍正六年九月　十二

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
出定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楊緒因行止不端
聖祖仁皇帝將伊革職發回原籍拘禁不許出境閒伊毫
無忌憚生事妄行出入公門交結文武大員種種不
法今又侵蝕國帑違誤堤工情罪甚屬可惡應交與
該撫將伊家產查明卽充本處公用至桑植新設地
方楊緒潛往彼處其中必有情由著該撫嚴加訊審
務將實情究出另行定擬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又吏部議奏兵部尚書查弼納等徇情給發路引

照例處分奉
上諭石文焯永壽俱著銷去加一級抵降二級免其降
調三泰楊汝穀胡煦俱著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仍
降一級從寬留任查弼納著降二級從寬免革任仍
將降級之處註册於應行開復之後再俟三年無過
方准開復嗣後革職降調留任之員再有降革處分
朕復加恩寬免留任者俱照此例將後案註册俟前
案開復再將後案計至三年無過准予開復其有數
案處分者計案遞加永著爲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刑部奏稱江西省情實斬犯譚公安於秋審後

雍正六年九月　十三

發回中途脫逃等語譚公安既經該撫審擬情實係
應斬重犯自當添差幹役嚴行防護何至中途脫逃
顯有賄縱情弊甚屬可惡著該撫嚴加訊審務得實
情定擬具奏逃犯譚公安著該撫勒限責令地方官
嚴緝務必拏獲倘逾限不獲卽將該地方官重治其
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凡爲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爲心而不得有瞻顧
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
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
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
沽名市恩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習名勇功於是
乎出內不欺衾影外不愧大廷矣大臣下之用心
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於內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
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偷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
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僞者乎
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
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爲國
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
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

又奉
上諭各省考取拔貢原欲遴選儒生以弘教育向來之
例俱於現考一二等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以爲
選拔但恐作文有一日之短長而文理平通不列優
等者其人或品行端方才識練達足備國家之用亦
未可定若但論文去取則此等之人難以入選嗣後
著各省學政不必拘一二等之生員俱准收考酌量
試以時務策論其人果有識見才幹再訪其平日品
行端方即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伊到成均肄業
仍可學習如此則文行兼收可以昭國家廣攬人材
之典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卦子匪類隸籍於江南之鳳陽及河南山東直
隸山陝地方其男婦皆習拳棒技藝攜帶馬騾遨遊
各省每遇人烟稠密之地則以技藝博取錢米及至
孤村獨舍行旅單身則恣意搶奪與盜賊無異自康
熙五十四年陳四一案之後已經嚴禁然伊等雖不
敢游蕩遠行而在本省往來者尚未止息且有別託
名色而其實仍是卦子之匪窩藏奸者如陝西永壽
縣一案則公然持械拒捕搶奪賊犯其肆行不法可
知又聞漢中府盤獲畢家游蕩之男女數十口現在
審訊嗣後著各該地方官悉心稽查倘有此等匪類

潛匿境內即著查出押解回籍取具收管編入保甲
如在外別有搶盜不法事情仍按律治罪倘容留之
地方不行查出或已經解回之後縱令再出者將該
管官嚴加處分

二十九日奉
上諭東省吏治廢弛倉庫錢糧尚有虧空且多那新掩
舊及仍復收受陋規加增火耗科派等弊是以特命
田文鏡爲河東總督整理清查捕除錮習雖管理錢
糧係巡撫專責然岳濬以少年新辦巡撫之事或有
未諳田文鏡練達老成經理豫省錢糧已有成效則
東省錢糧於積弊叢生之後應悉聽田文鏡主張料

理岳濬與費金吾盡心竭力協同贊助則自無不清釐之患矣倘猶存忽忽之念經朕察出定將布政司嚴加處分該撫一併議處又前邁柱在江西辦理錢糧甚爲妥協今湖北湖南錢糧亦有不清者著邁柱與巡撫一同辦理凡各省錢糧總督有與巡撫之責今令田文鏡邁柱兼理者乃因人而施後不爲例

又奏

上諭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任內所參屬員其中恐有屈抑者署撫張坦麟秉公詳察除賍欵審實之員照例治罪外其本無欵蹟止於降革去官及參欵本重而該員情罪尚輕與原參不符者俱著張坦麟察審明白咨送吏部引見

又

諭大學士九卿將奉使安南之副都御史杭奕祿內閣學士任蘭枝回京復命召見之際備問安南地方風土據奏彼處人民恭愿名分亮從俗攸聞之甚爲欣羨朕以自愧於中若安南特沿海一隅之地且而能如此朕臨御天下中外一家早夜孜孜勵精圖治惟期四海之廣兆民之眾人人各得其所皆得安居樂業其風俗醇厚家給人足以臻唐虞三代之盛乃宵旰勤求已歷數年而寸心未能如願此所以聞遠邦之風土而愈然抱歉也自古太平郅隆之世必由明良合德君臣交勉今朕以實心行實政不自暇逸中外諸臣可勿精白乃心竭誠入告共贊久安長治之盛美乎朕秉性虛公樂聞善言凡諸臣陳奏之切中事理可以施行者無不備爲採納實能從善如轉圜乃朕之出於至誠可以共信者爾諸臣何不各抒其誠以責難陳善爲事君之正道乎即如近日勾到各省罪犯關係至重必當揆諸天理人情以求至當在朕原無成見惟與內閣諸臣悉心酌定乃朕咨詢之時每見學士塞楞額德新同奏尚有迎合之心塞楞額德新皆係讀書之人豈有人命至重可以迎合上意而不據理陳奏者乎從來執法之臣皆秉公持正即如以輕擬加人偶然迎合尚且不可而況勾決之重務乎人臣事君必以至誠倘稍或有意迎合其聲動詞氣之間必顯然可見不可掩也至若刑部爲刑名之總匯所定案件惟在得其至平若有意從寬與有意加嚴皆爲不可近見刑部於外省督撫所擬過嚴之處皆即照議覆奏不行駁正似此則何以持天下之平乎督撫意見不同或偏於寬則刑部當濟之以嚴或偏於嚴則刑部當濟之以寬總期於法無枉縱於理無偏陂而後可也朕惟欲中外諸臣共相砥勵一德一心贊襄同致庶幾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朕日夜勤求治理之意可暢然而大慰矣

三十日奉

上諭揚州府同知王嵩經總督范時繹題留在任守制修理船隻昨因高其佩等查鑲藍旗六任錢塘縣知縣韋天脊名下虧空開出借欠人員內有王嵩應賠伊父王廷奏借欠銀兩朕面加詢問高其佩石文焯等僉稱王廷奏應還銀八千餘兩朕以銀數既多不便將王嵩留任追補遂向高其佩等降旨令王嵩離任來京今經科道查出高其佩等陳奏之誤高其佩等始以王嵩應賠之銀不過六百兩自行檢舉似此陳奏舛錯若照伊等前日所奏辦理豈不至於錯誤王嵩應賠銀兩無多不必令其離任高其佩石文焯謝王寵俱著交部察議具奏

雍正六年十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通判張鎬素性鄙吝多事居官聲名甚劣及在營田水利効力又不奉公守法致犯枷責之罪近覽張廣泗參摺始知張鎬即張廣泗之父張廣泗歷任聲名甚優且能實心為國家宣力誠足以蓋父之愆從前趙弘恩之父趙世綸贓私纍纍朕因趙弘恩勤慎居官特開恩寬宥其罪今張鎬既有此賢能之子著將張鎬枷責寬免張鎬應洗心滌慮安靜守分俾其子得以專心供職上報國恩倘仍蹈故轍致貽累伊子聲名必將伊父子一併治罪

初三日鑲藍旗漢軍都統奏佐領許端將房地私債呈抵伊父許國柱贓銀奉

上諭據鑲藍旗漢軍都統等將許端供出一應借伊銀兩人等開除具奏夫凡此等追比之事亦當量其情事若果借劵中有憑據者尚可令其賠還再如上司官員挾制勒索者此係干犯國法貪婪之項亦屬理應追比今若並無文劵中保只據一面之辭遽令著落賠還深為悖謬許端先經供出究延正收伊銀兩及行詢問而許端之挾讐畏刑誣賴情節一一顯露不但此一端也其會內親友情誼餽送數十百金者

若將伊所供著落賠償其中或遇外任人員雖實未
收受一不承認勢必至於來京對質彼猶有餘力之
人誰肯為此數十百金來京質審無可奈何只得承
認賠償則是科斂眾人之銀錢代此等貪婪犯官賠
墊是屬何心此乃斷不可行之事八旗內如有類此
事件既無借券中保捏稱欠伊銀兩開錄具呈者斷
不可從彼既拖欠銀兩不能完納自有彼應得之罪
也著通行曉諭八旗大臣

初四日奉

上諭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供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
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

兼收為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
色之紅白且江浙二省戶口繁多而每年應納漕糧
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致米價昂貴
民間難於輸將朕軫念閭閻凡有裨益民生之計皆
為周詳籌畫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
必較論米色著令紅白兼收秈粳並納著為定例

初五日奉

上諭塞思黑管事太監李大成及李立成孔雅圖偏兒
等倚勢橫行在山西地方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
不法已極法司以立決定擬具奏朕從寬暫改監候
此係欽案重犯秋審之時為人臣者惟有據理執法
以定其罪候朕定奪豈有推行寬縱之理乃高成齡
於雍正五年秋審竟將李大成等以緩決具題不知
其出於何心此案諾岷為巡撫時以失察去官此時
高成齡即係該省之大員同有失察之罪況其中情
事皆其所深悉豈容廢法養奸高成齡以知府擢授
兩司惟不實心報効一味沽名釣譽凡諾岷極力整
頓事件高成齡附會伊都立俱致廢弛負恩曠職莫
此為甚伊在朕前曾經舉薦一人此時奏稱原係在
阿其那門下書辦行走過據此則高成齡平日必與
阿其那塞思黑之黨與往來情熟故將此案重犯李
大成等枉法寬縱以自徇其私也著將高成齡交與

巡撫石麟將其中情由嚴加審訊具奏此案內李大
成等四人暫停勾決俟石麟將高成齡審明具奏到
日再降諭旨

初六日

諭諸王大臣鑲黃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
等員參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
滿洲等語其詞甚為荒謬從來為治之道必在開誠
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彼此之見則是有
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為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
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
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為滿洲為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效力以及捐軀殉節者頗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亦可因其為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尚覺足以辦理若如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為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親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為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亦且可相濟而為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為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為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所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為此言者亦有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為此說之故有二一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挾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為此謬妄之論也朕臨御以來惟以四海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疏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為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下足交相為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多有隱匿賦稅之地畝此等積弊上則有關國課下則易啟爭端且地方一有隱糧漏稅之家則欺淩詐騙之風不能止息即本人亦未嘗享其利也數年以來內外大小臣工紛紛條奏以清查為請朕念清查之舉若行之不善則民間必受擾累是以特降諭旨准其自首既與一歲之期又展半年之限此乃體恤閭閻之至意也今各省之中已有陸續奏報者其或有遲回觀望者皆係該地方大吏有司不能實心勸導明示恩眷俾小民知奉公大義之所致也頃聞安徽地方有丈量田畝之說朕未有丈量之旨何以有此訛傳此皆魏廷珍不能剴諭所屬民人故不得已為此恐嚇之詞以懼惑眾心耳夫丈量

乃係必不可行之事必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為
妥然後舉行一二處如魏廷珍者豈可舉行此事之
人耶若限內首報未盡不妨再請展限從容辦理再
行逾限不首者將來自有國法何必遽行丈量使未
曾隱匿之人亦被擾累耶安徽一二處如此或他處有
似此訛傳者亦未可定著通行曉諭其未曾降旨丈
量之處概不得以此恐嚇愚民
初八日禮部議准條奏各省考試武童設立好字
號奉
上諭從前考試武童定例令武弁臨射者不過相助學
臣之意其去取仍聽學臣閱文定奪今既設立好字

號先儘好字號取進則外場重於內場矣假遇徵求
武弁及不能秉公監射之人則其中情弊不可勝數
嗣後應用何等武弁監射若該武弁監閱不公聽學
臣參奏應如何定其處分之處本內俱未議及甚屬
疎漏著再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黔省現有勦撫古州八萬之事又協勦粵西不法
猓苗所有額設兵丁或不敷用著將湖南就近營兵
酌撥一千名前往貴州聽鄂爾泰楊天縱節制調遣
此所撥兵丁著黃州副將李繩祖帶領管轄再將荊
州滿洲駐防兵撥一千名移駐常德府令副都統觀

音保帶領駐劄辰州再將在京大臣派出一員同往以
資彈壓著議政大臣大學士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
用兵征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將此時諭令慎
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
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
何難計日奏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
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兇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
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
敵受損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

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為惰玩既
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
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兇苗公然
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
逆猓即行投首黨衆悉皆嚮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
嘉今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
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
兵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為用命年
來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
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
征勦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

恩優卹仍照例給與卹典賞賚凡爲征勦蠻夷不但
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爲軫惻即苗民被害亦屬可憫
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
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用段係總
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
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
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屆期
金鉷親赴貴州將粤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
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十三日奉

上諭康熙四十二年定例自提督以至千把各給親丁
名糧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外此則不許一名虛
冒夫有一武弁即有親丁此項名糧理應前後官弁
接受者聞湖廣原任提督俞益謨於離任之時將伊
標下所有名糧　一名募補實使接任之員陸續待
缺而後扣除竟有幸數年之久不能扣至原額者此
等行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爲刻薄祇因俞益
謨曾經如此舉行故湖廣提標各營至今相沿不敢
改易甚非體恤武弁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即將
名糧停扣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
潤若他省營伍中有與湖廣提標相類者俱著遵朕
此旨行

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稔民
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糧若令
閭閻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而民力未必寬
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即
年額徵之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
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此戶可以均霑
查直隸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一萬餘兩本地支
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
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
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
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　體恤
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加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
等私自多徵胥役從中飽或地棍等包攬侵蝕作弊藏
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
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今年三月間湖南巡撫王國棟摺奏下尚長官司
向慕盛世具呈願效永順土司之例改土爲流霑沐皇
恩等語朕比時即諭王國棟湖廣土司甚多各司其
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不守法度者該督撫題
參議處改土爲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撫綏其

民卽與州縣之循良相同朕深爲嘉悅何必改土爲流
使失其世業前永順土司彭肇槐懇請改土朕意本不
准行恐他處倣例呈請未免紛擾且恐謹愼小心者
不敢不請而頑悍者仍復照舊於地方無益適因道
員王柔在京奏稱彭肇槐之意甚屬誠懇且伊有不
得已之情等語朕是以勉從所請加以特恩今下尙
土司果有紛具呈前來甚非朕意特諭總督邁柱巡
撫王國棟不必准其呈請此今年正月之密諭也今
又據王國棟奏稱向與殘懇請改土爲流甚爲誠切
而現今土民又有控告該土司之案正在査審朕思
從前該土司改土爲流之請大抵由於土民之慫慂

及土司所請未曾准行而土民復又列款控告甚朕
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爲流似此舉動與朕初意更
大相矛盾其所控告必非實情著該撫留心詳察凡
屬土民必無敢於控告土司之事皆由於漢奸之唆
使播弄生事端以便從中漁利若各處土
司等因他處已改爲流不得已而倣傚呈請者朕皆
不准若彼漢奸唆使土民控告俾土司獲罪而改土
爲流者朕更不忍該督撫等當以朕內外一體之懷
通行曉諭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國恩不必改土
爲流始爲嚮化若有漢奸唆使等情尤應加意詳察
至於土司實在不法惡蹟確著者該督撫據實參劾

治罪

又奉
上諭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禵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
有延信等貿恢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
方糜費國帑卽如允禵以軍需數十萬兩送與阿其
那以供其作奸犯科之用此中外所共知者迨後領
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誅求種種奸
弊難以枚舉及至上年銷算軍需則事事敗露諸人
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
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從寬治罪令定限著
追實法外之仁也此等滿洲蒙古綠旗領兵之員弁

從前所得想已花費此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
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効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
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出兵之人侵蝕浮冒則國
帑攸關國法安在況朕亦不得而私者今再四思維
內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實非部中經費
可比用是大沛恩膏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
代滿漢蒙古官兵拖欠銀兩之人淸還應追之項此
朕委曲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
兵弁原爲効力疆場執銳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倘一
遇軍旅之事卽存貪財網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

國法亦難姑貸此番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
相儆戒洗心滌慮宜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
邀倖免也思之思之

又吏部議處邳州知州呂大雅捕蝗不力奉
上諭呂大雅未曾撲滅蝗蝻之故經朕詢問蘇州府知
府溫而遜據伊奏稱呂大雅以崑山縣知縣署常熟
縣事及題陞邳州知州後因兩縣交代往來奔走以
致稍有遲悞情有可原非故意玩忽者比范時繹身
為總督平時不能教訓屬員及處分之時又不將屬
員委曲情由據實陳奏但將屬員嚴叅以卸己責甚
非大臣秉公課吏之道若非朕詢問溫而遜則呂大

雅革職治罪之處未免屈抑呂大雅著免其處分范
時繹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前楊文乾從閩省回至廣東即抱疾病祇以巡撫
事繁任重無人可代力疾辦理後竟不起今朱綱亦
於病中勉強視事未得調攝雖生死有一定之數然
朕軫念大臣閔其鞠躬盡瘁勤公事而廢頤養實懷
然不忍於懷也嗣後督撫等倘有一時患病難以辦
事者不可勉強支持即著一面奏聞一面將印務酌
量委人署理俾得安靜調攝則所患自然易於痊可
足以慰朕體恤臣工之至意若兩司中有似此者該
督撫即體朕心亦酌量委員代辦具摺奏聞

十八日奉
上諭傅紳為古北口監督輒敢私立三戶多收稅課剝
削小民經朕訪聞確實拏交刑部已定絞罪監候其
名下應追銀兩公然自稱用完不肯交納甚屬可惡
著交與該旗照限嚴追倘限滿不完照法司所擬即
行正法傅紳係已經奉旨拏問應絞監候之犯而工
部堂官奏摺內尚稱應將傅紳革職交與刑部治罪
錯誤已極及朕面加詢問夸岱等自知大錯俯首認
罪而塞楞額則稱傅紳拏問之處曾見過刑部知會
之文朕詰問既知傅紳已經拏問如何又請革職交

送刑部伊始無詞奏對廷臣等在旁親見莫不駭然
塞楞額為山東巡撫苟且因循贓私纍纍深負朕恩
及令其回京則神情恍惚語言顛倒伊乃隆科多門
下走狗想因隆科多獲罪之故伊心懷怨望是以天
奪其魄在朕前如此舉動著將塞楞額革職拏問以
為人臣負恩怙惡者之戒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地方官疎縱盜賊習以為常故失察之
案甚多今拏獲盜賊之後若將年遠失察之官員一
一追問議處不但案牘繁多其中必有賢能之員因
此受累罷斥者且恐處分太衆以致緝捕審訊之人

有所隱徇隱匿亦未可定嗣後定例自雍正三年正
月以後失察盜案之官員仍照例查參處分若失察
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一槩免其查參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朱綱謹慎老成才識練達歷官至於巡撫實心供
職懋著勤勞閩省要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
為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兵部尚書
銜以示優眷其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
送所過福建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醱並遣人護送
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從其
柩櫬入城治喪

雍正六年十月　五四

二十一日奉
上諭周作孚在朕前控告族人欺隱田地六百餘畝知
府李英受賄故縱等語朕見其情詞懇切發與刑部
審詢刑部行查江西原籍據布蘭泰摺奏周作孚曾
有私刑致死僕人及刀傷胞兄等案已經革退監生
又復冒考等語朕批示布蘭泰云周作孚假冒監生
亦事之所有至族人隱匿地畝未必無因汝勿為人
朦蔽總俟審明定案今據該地方官查得周姓族人
隱匿地畝雖係實情而刑部研審李英受賄並無其
事且周作孚名下即有隱匿之田二頃二十七畝並
未自行出首而布蘭泰所奏周作孚罪案件件皆實
周作孚以既革之監生公然冒考且來朕前引見將
夙有嫌怨之人牽連控告以致拖累數命而己身欺
隱之處並不首報奸頑無忌兇惡已極刑部擬以杳
革職銜免其治罪甚屬不合著另行定擬具奏各省
向來隱匿地畝甚多朕已開恩往令自首周孔美等
所隱之糧尚在寬限首告之內著免其治罪准令照
則陞科其地畝不必入官周作孚所隱之地畝著照
例入官并按年追繳以懲奸惡
二十二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具摺奏賀并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為本不言符瑞但今芝草生於

雍正六年十月　五五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王大臣
等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
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
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
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為國有以人事
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
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
以公忠為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

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
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
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
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
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
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
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即令本人寄信
與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
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
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
等員著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

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
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之願今奉特旨准
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
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
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潘尚智隱匿銀兩李衛一一查出甚屬可嘉從前
此案原交與黃炳蘇勒濤查乃一任潘尚智狡獪
隱藏不能查出朕雖不加處分而伊等見此應知愧
赧不可有怨怒李衛之意大凡大臣辦事當以秉公
據實為本若已有私意在先而亦欲後人之扶同附
和則使衆人共為欺君罔上之事矣若已有遺誤在
先而不欲後人之徹底清釐則公事必至於舛錯不
得歸結矣黃炳蘇勒濤深感李衛之辦理可以補
從前之不逮若因此稍存嫌怨之心將來必遭天譴
凡屬臣工當以此為戒李衛著交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李昤咨禮部文稱本國賊黨恐有潛
逃懇飭關口防汎詗察等語朝鮮世効恭順伊國逆
犯即係朝廷法所應誅之人倘有逃入邊口內地者
自當即為擒捕著行文盛京山東等處邊界地方官
員朝鮮之語言衣服與內地人民迥別易於稽查倘

有此等罪犯潛逃者著即嚴拏解京如有窩留藏匿
等情是明知故犯定將本人從重治罪十家一併連
坐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昨謝王龍密奏言朕用各省督撫應當
遴擇等語朕從前以伊為國家有用之人其才識可
及趙申喬由今觀之甚屬庸鄙執拗伊並不知朕心
不過為迂闊之論以塞進言之責耳朕自御極以來
夙興夜寐勤求治理惟恐一事不得其當惟慮一夫
不獲其所見內外大小官員於國計民生皆有關係
故每用一人無不慎重遴選凡部中銓選與諸臣保

奏之員必隨時引見分別錄用或擢任之以驗其才
識或暫試之以觀其辦理即至微員末職朕亦從不
肯輕用一人何況督撫為封疆大吏其於國計民生
關係尤鉅朕有不詳加選擇者乎每遇督撫缺出朕
必思維諮訪其難其慎諸臣若意中無人可以據實
回奏朕則安能懸缺不用乎一種搜索之難不可殫
述伊全不知但謂朕應加選擇及朕再三詰問目今
督撫中何人不堪其任伊竟不能實指問伊意中何
人可以為督撫伊意中又無一人伊身為大臣朕用
人之難尚且不知何況天下之人乎人臣凡事當切
實敷陳似此空言何裨政治伊遂以為嘉謨讜論乎

適足以見其糊塗而已

二十七日奉

上諭陶賴為刑部尚書於朕即位之初輒敢與張廷樞
徇情玩法將叛逆之陳夢雷恣意寬縱本應將陶賴
即行正法但因此案乃隆科多參奏且力言其平日
貪贓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伊素有嫌隙意欲假
公濟私是以止將陶賴降職閒居此乃莫大之恩乃
伊並不感恩悔過安分奉法又復藏匿竹什布贓私
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咆哮狂肆強
辨欺瞞必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甚屬可惡
著交與刑部另行定擬具奏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御極之初即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
正二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古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
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即降旨令在京大臣嗣
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
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為呈獻蓋以土產諸物乃
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
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昭上下一體之
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略者蓋所重不係乎物也今

觀各督撫內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
琪則進陝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
等物金鉷則進廣西之蔗席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
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為其地之所產與朕諭旨相
符而他省督撫中尚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
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
為籌畫養廉之項原只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尚
有餘貲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舖往往索價高
勒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
倘在己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為不可人
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然則督撫等尊君親上

之心俾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示矢丹誠為地
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為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
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孤諭行再行旨諭倘
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惟其方物土宜亦行擲却

初六日奉

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內地派
撥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碇手等人向來多
係僱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
字識舵繚斗碇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
之例就地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
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聞甚為可嘉但朕思海洋操
練水師惟舵繚斗碇四項最為緊要凡在船兵丁之
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
令該地之人執司其事假有未便朕意能繚斗碇等
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
班之內挑選兵丁隨班令僱募之人學習如僱募有
三十名即於兵丁內挑選三十名隨後學習一年換
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習熟之三十名兵丁
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然後換班後
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遞相傳習皆可
熟諳能繚斗碇諸務此事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
劉世明妥議具奏又一摺奏稱臺灣兵丁向例俱將

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勻
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
別故亦未可定亦著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
聞

又

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未完銀
四十四萬一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
前未曾分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
查除查出官吏侵蝕挪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
銀三十二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
數處微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
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
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
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有已
徵在官者仍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戶正賦此朕
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
家喻戶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
沾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
侵匿入已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
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
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
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

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即遵諭行
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人爲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
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
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爲事
上天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

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夏有以也夫天之爲形覆冒萬物
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周人心之
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即天之所以爲天也
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爲理有贊襄輔弼之責一言一
動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時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具則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
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勗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
衣冠焚香展拜嚮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
陳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俱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
自知之明爲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令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
如是乎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
人而其實乃所以爲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即以慶賞
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不善故凡違道干

譽煦煦爲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爲天下
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
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爲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
妄爲迎合亦爲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
慎在朕之權衡成讞酌許審度無成見在於胸中
諸臣有一存迎合之見則私意萌蔽天理無自而彰

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既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
時懍欽若之誠克備事
天之道以循理為矜恤以執法為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
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為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
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
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十二日奉
上諭邇年以來川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遠涉藏地行
間効力甚屬勤勞朕心深為軫念著動支庫帑銀十
雍正六年十一月 六
萬兩交與總督岳鍾琪會同四川提督黃廷桂酌量
分別等次通行賞給以示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十三日
諭兵部山東濟寧州有拏盜持刀斧等械闖至文武齊
集公所將遊擊守備州同閘官等官砍傷一事朕思
武弁尚有營兵跟隨而文官祇有衙役書吏不足備
捍禦之用似亦應於其防護之人其作何召募給發
錢糧之處爾等酌議具奏
十六日刑部議准條奏將硬証之人與誣告者同
罪奉
上諭本內議將硬証之人與誣告之人一體治罪所議
雖是但一切更定條例事宜俱當酌量地方遠近以
文到之日令地方官通行曉諭定以期限為遵奉之
始如限外再有犯者即照例治罪方為安協本內並
未議及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奏察漢拖灰地方建立學校奉
上諭此本內建立學校一條岳鍾琪所奏亦是但據單
疇書等奏稱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戶其中亦多讀
書之人等語朕思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
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現在
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鄰近州縣考試酌量加
額收錄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七
撥入本學庶為安協著該部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副河道總督嵇曾筠題銷秦家廠搶
築工程銀兩奉
上諭秦家廠漫口合龍之處原屬險急工程其用過土
方價值又屢經部駁嵇曾筠為人謹慎小心若果有
浮冒伊必據實核減此一次應加恩准其開銷不必
再行駁詰
十七日奉
上諭今年江西省有數縣稍歉雨澤恐明春米價昂貴
著將本年起運漕糧內截留十萬石存貯本省以備
將來之用著戶部即速行文

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藏局製辦物件之類不肯
有司往往虛耗國帑亟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
悉已降旨嚴行申飭禁止而今年預備進藏軍需仍
有甘肅金縣王錫九等剋扣價值經岳鍾琪題參議
罪是此風尚未全改也朕愛養斯民不使絲毫擾累
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員
預留將來核減之地預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岳鍾
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即爲節省或定價
不敷據實奏加此皆體恤官員撫綏黎庶之至意也
倘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其罪誠

雍正六年十一月　八

不可逭若參革之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著追則該
犯之銀物或至花費隱藏而百姓守候稱領未足之
價值必致累月經年尚不能得深可軫念以後若有
此等劣員一經題參摘印即照數核明剋扣之價先
動軍需銀兩另委賢員傳集百姓如數找給造册具
報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一月追完分別還項
補帑如再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
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之虞矣
又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合詞奏稱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
改土爲流使土人同霑王化朕念彭肇槐恪慎小心
恭順素著撫輯土民遵守法度與流官無異又恐各
土官勉強效法則不勝其煩原不欲從其請適因辰
沅靖道王柔來京引見朕詳細詢問王柔面奏彭肇
槐之意甚屬誠切且奏伊有許多萬不得已之情朕
因王柔深知永順土司情形故勉從所請加以特恩
賜以世職並賞給萬金爲立產安居之費又據王柔
奏稱彭肇槐撫綏苗衆素得其心懇請授以武職即
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管轄苗人實有裨益等語朕
亦准王柔之請將彭肇槐授爲苗疆參將此皆今年
春間事也今據王柔摺奏臣歷桑植永順地方駐劄
數月見彭肇槐才具平庸性躭安逸且不諳兵法紀

雍正六年十一月　九

律若仍留彼地恐致營務廢弛不若將彭肇槐移於
內地隸督撫提鎮標下暫爲借補俾其學習軍政但
臣先經言奏今理合檢舉等語朕從前之允彭肇槐
改土爲流復授爲苗疆參將者皆因王柔之奏以爲
伊必確有所見故從其請也今王柔又稱彭肇槐不
宜苗地之任請改內地武職朕思武弁職掌各有攸
司將來倘以不能供職而罹處分朕心實爲不忍而
國法又不可廢豈非兩難王柔此奏既前後不同則
從前在京之代奏者或亦有不符之處著湖廣總督
邁柱巡撫王國棟會同辰沅靖道王柔將朕意明白
宣示彭肇槐備悉詢問伊原係恭順之土司豈必改

土爲流始爲嚮化若從朕本念仍舊復其土官爲國
家抒誠効力以受朕恩朕亦嘉悅倘伊意必欲改土
爲流亦著該督撫詢問伊自度才力可居何等武職
不妨據實陳奏朕另調用或伊願回江西祖籍閒居
則給與世職俸祿以贍養之務期妥協俾該土司永
承國家渥澤以副朕加恩優待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湖南官員養廉之資已令該撫將通省耗羨計算
均勻分給又該省各府雜稅銀兩項下有報出贏餘
銀七千二百二十兩著該撫將此項添入亦可少資
各官養廉之用

二十二日

諭戶部向來州縣交盤錢糧倉穀俱以兩月爲限但額
徵數少之地方自可依限清楚其額數繁多之處亦
照兩月定限未免太迫從前曾降諭旨凡州縣倉穀
五萬石以上者准其展限一個月盤查交代嗣後州
縣錢糧交代五萬兩以上者亦令展限一個月其十
萬兩以上者展限兩個月十五萬兩以上者展限三
個月著爲定例通行直省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參摺寧遠縣
生員荆之寶家失事一案已經陸續拏獲盜犯多人
僉供糾夥行刼奸淫拒捕捉人勒贖等事歷歷有據
其盜首逃逸現在緝捕餘黨已獲者又有數名越獄
已經陸續擒獲等語此案盜犯甚屬兇惡況又有越
獄之事尤當速行審明早正國法除盜首在逃嚴行
緝捕務獲外其已獲之夥盜著即行研審分別情罪
輕重具題歸結若有緣引窩家應留質對者著於本
內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江西布政使王承烈陛任來京奏稱布蘭泰在江
西巡撫之任行事過於嚴刻朕因著令來京面加詢
問布蘭泰本一微末之人朕因其居心謹慎操守尚

好是以歷任擢用爲湖南巡撫後見其居官辦事識
見褊小已降旨調回授爲侍郎適江西巡撫未得其
人復將伊調撫江西並諭伊云江西事務自邁柱整
頓之後汝可遵守安靜辦理乃伊到江西後復蹈故
轍並無改悔之念伊兩任內所辦之事所奏之摺朕
見其苛刻瑣細不知爲政大體朕隨事隨處切加訓
誨所以批諭之者愷切詳明至再至三累累數十百
件現在收貯俱發與大臣及王承烈看過原不待王
承烈之陳奏而後知之也所以將伊調回者意欲面
行詢問並加訓諭尚冀其或能悛改乃伊奏稱臣在
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勑改使恩出

自上朕一聞此語心中為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
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
爲過甚以待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改而伊又
未預先將此意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
事事皆爲駁正乎況巡撫所辦地方事務不陳奏於
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乎佈蘭泰深負朕
恩溺職已甚著革職交與該旗大臣另行出行

二十三日奉

上諭臺灣貯倉粟米因從前朱一貴叛逆以致搶失二
十五萬餘石此原係滿保任內之事是以題請賠補
今歷年已久現在地方各官俱係接任之員若責令
賠補殊有未協著將未經買補之粟概行豁免

又廣東將軍蔡良題參將弁金國泰等酗酒不法

奉

上諭廣東文武官員每以飲食宴會爲事相習成風從
前楊文乾進京陛見時阿克敦官達方顯瑛等卓其
離任置酒相慶及楊文乾回任病故後伊等遂公衆
設席歡呼稱賀其澆薄妄誕如此今將軍標下將弁
復以聚飲酗飲致相爭毆此風不改官箴安在昔經
以三風十愆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又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今觀伊等文
武官弁俱以酣宴自恣罹咎罷職則古訓所垂豈非
官方之炯戒乎嗣後該督撫將軍應將屬員嚴加申
飭其或不悛仍行參處大凡居官者或遇節令之期
或有喜慶之事設酒開筵原所不禁若以酒食游戲
徵逐應酬不惟玩愒時日廢弛政務并起忿爭結怨
之端有關大體各省文武大臣俱宜約束屬員時加
訓誨庶於風俗官方並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
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多各官
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
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爲巡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

每年尚有贏餘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將此交與
巡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
大小地方繁簡均勻賞給以爲養廉具摺奏聞每年
將收用數目造册報部

又奉

上諭據李衛奏高其倬咨稱閩省所需接濟之米得十
萬石可以敷用等語朕前降旨令江南浙江各截留
漕米十萬石以濟閩省之用今高其倬既稱十萬石
可以敷用著將江浙漕米各運五萬石赴閩其餘仍
起運來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山東濟寧州城內匪類糾黨劫獄盜庫拒捕傷人大干法紀在城之文武官弁等督率兵丁併力擒拏登時俱獲未令兔脫一犯甚屬可嘉此案內被傷身故之兵丁數人因擒捕兇犯奮不顧身深可憫惻應加恩照陣亡例賞䘏其被賊砍傷數人及擒賊有功之官弁兵丁俱應照軍功例議敘賞賚著河道總督會同山東督撫查明分別等次具奏知州高令樹家屬被賊砍傷雖未致命亦可軫念著賞銀一千兩高令樹平日居官如何之處著該督撫查奏凡州縣捕役原爲緝盜安民而設濟寧州此案盜犯聞其蓄念設謀已久何以該州官員捕役平時既漫無覺察而臨時又畏避不前則捕務廢弛可知著該督等一併嚴察議處奏聞兇犯劫獄之日若在監人犯有未敢隨衆妄動者則係畏法改過之人亦著查明奏聞著該部分別請旨減等發落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璂劉師恕奏稱正定府平山縣知縣徐士俊呈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有山西崞縣民張其級帶本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往獲鹿縣販買布疋路經平邑途間全銀遺失幸平邑農官郭之蘭之子郭見忠拾獲問張其級失銀遂同本縣生員杜永名等問明銀數悉行歸還不昧毫釐不受酬謝據鄉約隣佑多人僉稱郭見忠不取遺金衆口如一理合繕摺奏聞旌典出自特恩等語夫見利思義爲人情之所難而秉彝好德實人性之所共朕乃以與仁講讓訓導薄海內外革薄從忠還淳返樸以成昇平之治乃年來齊民中不拾遺金者有京師之草大六十一豫省之翟世有陳懷金又有直隸平山縣之郭見忠可見質實之民性皆良善彼此觀感興起爭致從風遂覺崇廉尚義之舉史冊所稱者今則一時屢見雖僉邪匪類盜竊詐僞之風未嘗盡息而良民順則實風俗漸厚之明徵朕心深爲嘉悅郭見忠著給與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揚表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滇省有無著虧空七案共計銀二萬六千六百餘兩屢次移咨各原籍查追據稱無產可變雖將本身家屬監禁嚴比不過徒稽歲月究於錢糧無補今再四籌算查滇省欺隱田土內如從前漏報勲莊叛產等項不自行首報別案發覺審出應令納價者爲已業又滇省各官蒙恩賞給養廉已優裕足用如有現任官委署他任者其署任內養廉現議扣留一半以此二項代補遠年無着虧空約計兩年可以全楚等語雲南係邊遠地方非近省可比且數年以來各官遵依鄂爾泰教導辦

理地方事務甚屬効力其署任內重收養廉之處不
必扣除一半又田土納價之項著存公備用至於通
省無著虧空共二萬六千六百餘兩該督既稱實係
無可著追朕信鄂爾泰必經查核確實始行具奏著
開恩豁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
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畧即行採錄又不無
冒濫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
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
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

雍正六年十一月　十六

務於一年之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
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
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採錄
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
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即如
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徇桑梓將江西仕粵
之人不論優劣槩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為笑談如
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
輯務期考據詳明採擇精當既無闕畧亦無冒濫以
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
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著將

督撫等官俱交部議敘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
草率濫畧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即從重
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
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
婦一應事實即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
增輯成書
二十九日奉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猓獞獠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
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
贖所以為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
又復互相仇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

雍正六年十一月　十七

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來內
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
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
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
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
勦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為本不可務
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
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
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
之氣而苗性狡猾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嵎
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

家多年敎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
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
足相抵朕心深爲憫惻除已降旨賜䘏賞賚外其雲
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
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
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
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
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
優䘏弁兵之至意

又奉

上諭將軍蔡良在閩省任內訓練營伍和輯兵民甚爲
稱職今調任廣東覽其陳奏事宜具見實心辦事深
屬可嘉伊名下有代父應賠銀兩前已降旨寬其限
期今特加恩免其賠補以示眷注

又奉

上諭前據高其佩奏稱許兆麟虧空未能追完有伊家
人周良周轉隨任用事多年家貲巨萬躲匿江西地
方爲民屢經咨提抗不歸旗請勅部押解質審追抵
虧空之項高其佩語言雖不足深信但此係伊之本
旗事務自有確見且既經陳奏豈有不行查究之理
今據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查奏前來周良周轉所有
貲財不過數百金歷經審訊寔無欺隱朕不意高其

佩謬妄不實至於如此心甚悔之周良周轉既審係
是民非旗不必提解來京其究出貲財俱著給還所
有揭參各員亦免處分其干連人犯俱著省釋

又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滇省文武衙門
大半向有官莊收租取息匿不報聞今通行各員據
實開報於雍正六年爲始入册歸公等語朕批
示云向聞滇省鎭將皆苦無出息此等營中官莊
地畝應賞與營標爲養廉者卿當斟酌之今據鄂爾
泰奏稱滇省官莊地畝屬營中者合計不過數百石
穀米此項雖無關於錢糧但上有私匿下多影射於
清查隱佔一事不無干礙故不若全數歸公使民間
不得藉口仰荷皇恩垂念邊鎭之苦或於報明公件
餘剩歸公銀一萬二千兩內每年各賜數百兩添作
養廉等語邊鎭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爲軫念是以降
旨令鄂爾泰悉心籌畫今據鄂爾泰奏摺前來著將
公件餘剩銀兩全行賞給提鎭等官每員各給數百
兩以爲養廉若有羨餘仍令該提鎭酌爲營伍公事之
用以副朕眷念邊鎭之至意

又奉

上諭苗民案件扣限完結係雍正五年所定之例其官
員等處分之處著從雍正六年起照例扣限查參六

年以前案件免其查揭

三十日奉

上諭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産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年之久其數至于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捏

雍正六年十一月

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奸胥蠹役侵蝕入已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為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豈容令其脫然倖免若非徹底清釐即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精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廢玩毫無整理剔

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恩旨並不分限催追以一年應完之數綑徵於一月之内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借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爲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雖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内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特旨蠲免四十五萬兩焕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既蠲此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爲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

雍正六年十一月

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而豪紳積蠹欲遂其抗糧之黠智爲此邪說足以聳聽陳時夏亦藉此法或可草草完結爲脫身卸責之私計耳陳時夏居心行事如此實深負朕恩今尹繼善現在清查但尹繼善初任封疆且茲事頗重非一人之心力所能辦理著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

于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即遵諭行文
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
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六年十二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二日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參前任吳縣知縣蔡
益仁貪婪不法本

上諭蔡益仁著革職其貪贓各款及本內有名犯證該
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蔡益仁係陳時夏奏請帶往
蘇州委用之員後遂題補吳縣知縣年來地方大吏
奏稱蔡益仁居官不善者頗多朕因陳時夏在朕前
極力保薦必有深信之處諒無錯誤昨令其來京引
見面加訓飭復擢用寶慶同知乃湖廣要缺所以保
全蔡益仁且信陳時夏之必不妄舉也今據尹繼善
參奏蔡益仁在吳縣任內貪婪不法劣跡纍纍必有
確據夫以陳時夏身爲巡撫而所深信特薦之人即
在本屬公然犯法貪贓穢跡昭著陳時夏漫無覺察
尚有何顏以對朕乎著陳時夏明白回奏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潯州府知府胡醇仁病故
本

上諭胡醇仁居官廉潔實心任職今因辦理前營軍餉
身染瘴癘以致病故深可憫恤著該撫將公用銀賞
給一千兩付胡醇仁親屬爲伊歸櫬之費潯州府員
缺甚屬緊要該撫既例題補不得其人著總督鄂爾
泰於雲貴屬員內揀選或將知府調補或將應陞人

具題補其所遺之缺著一併揀選具題
初五日奉
上諭據伊拉齊等會奏黃炳在浙江鹽道任內贓私至
二十九萬兩之多前朕揣度黃炳在浙必有貪婪不
法之劣蹟今覽所奏果相符合此案著交該部嚴察
定擬具奏至伊拉齊等奏稱黃炳別省俱置產業恐
有寄頓隱匿情弊請令各省督撫嚴行稽查等語黃
炳深負國恩歷任貪贓獲罪其應追贓私銀兩若仍
復寄頓隱藏不過他匪類之私囊耳亦聽其爲之將
來自有國法其各處產業不必稽查
初十日奉

上諭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捏岳鍾琪謀
叛一事甚爲荒誕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薦在內
廷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洋
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之
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爲妄誕之
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器本籍陝西故令發回原
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
內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器在彼怙惡
不悛仍肆爲大言希圖惑衆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
在不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
向岳鍾琪問及李不器岳鍾琪奏稱李不器在陝其
每年供給仍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
云此事當日辦理甚爲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
留其性命已屬寬典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
將伊看守每日量給飲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
鍾琪竟敢造爲無影之詞肆行誣蔑深可痛恨據李
不器以西藏用兵爲岳鍾琪妄啓邊釁夫西藏之用
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康濟鼐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爲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事

務乃阿爾布巴等因妬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
鼐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
羅鼐率衆爲康濟鼐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
大臣統師進藏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
此事皆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
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
奉辦理而謂岳鍾琪爲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
不器以岳鍾琪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砲係軍中
必需之要器朕令內外大臣履行詳議酌定行令各
省督撫提鎮增添砲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
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諸省酌製造募名

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西一省為然而乃以岳鍾
琪為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又李不器謂岳鍾琪濫
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買騾頭一一俱經奏
明造具清冊送部查核從無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
何所據而指為濫費也又李不器謂岳鍾琪交結黨
與兆言頓與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一事前岳鍾
琪一見逆書即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
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
類盡行供出今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
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
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為

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
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
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
亦係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為岳鍾琪交結黨與
此醉夢中囈語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
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咒詛
公行夫街道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
治乃為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
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
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蓋造房屋修治街道朕於輦
轂之前尚不以俗見為拘忌況雍州之與雍正有何

干礙而為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李不器所稱岳鍾
琪搜伊居室時有
聖祖神牌不知供奉何處等語夫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
器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即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
得以此語加岳鍾琪之罪尤為狂悖之至矣岳鍾琪
身任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慎無私精誠可貫
金石勳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內外無
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誣捏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
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誣蔑者想因延信向為西安將

軍平素溺於道教習為妖邪與李不器必相往來西
藏之事延信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器遂行擅改邊
警之語亦未可定至於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污蔑
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揩大干法
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亟令
乘坐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
色禮甚屬乖謬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
宣播於眾再將李不器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
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擬具奏
又奉

上諭近來直隷盜風漸覺少息而所報盜案多在永平
朕密訪其故聞得永平之盜風不息者皆地方官之
釀成如本年六月初九日前者盧龍縣知縣衛步青
衙署被盜將伊幕客誤認縣令綁縛拷逼劫去財物
而該署令止以竊賊具報同夜又有賊入永山協副
將署內值副將胡傑寢於外堂知覺防備賊始颺去
而該副將亦不報竟又聞得十一月初八日山海關
有何守號當舖被盜亦係多人白晝強劫而官役兵
弁置若罔聞似此則該督提所司者何職而巡察御
史所訪察者又何事著該總督提督巡察御史明白
回奏

又奉
上諭李衛自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凡保舉武職官弁俱
極允協具見留心營務前因江南蘇松等處盜案甚
多曾降諭旨將下江地方一切盜案交與李衛管理
況武職俱有緝盜之責嗣後下江題改舉劾著總督
范時繹張大有會同李衛一體舉行
又奉
上諭據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臣母今年七十有六臣無
嫡親昆弟惟有母子相依今奉命調補臺灣臣母年
老龍鍾不能航海現在寄居漳郡伏乞恩准一歲之
中回漳省覲一次仍馳回地方辦事則公私兩全等
語孫國璽之母年近八旬母子相依乃屬至情若遠
隔海洋則難以晨昏侍奉朕心實爲不忍著將福建
鹽驛道劉藩長調補臺灣道孫國璽調補鹽驛道現
今劉藩長給假回籍俟伊到臺灣時孫國璽交代後
再赴新任俾得慰其孝養之情以副朕加恩錫類之
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牟作興事倡先
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灰地廣土饒水
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
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大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

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
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 方人數千百年未興
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
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
近人民給以牛具耔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
業惟是原議寧夏不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
墾授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尚覺寥寥禮記
日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況乎上以
急公爲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
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
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在或家居均當踴躍從

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耽延著舉凡該所墾地
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壤腴田
有曠墜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
垂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又奉

上諭四書五經向來未有蒙古字繙譯者著交與
實錄館蒙古纂修人員繙譯

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旨在京在外有奉旨永遠枷號之人令
各衙門該管官於歲底奏明今著該衙門將奏摺交
與大理寺會齊將此等永遠枷號之人開列名單寫

錄所犯畧節繕摺進呈並將各案情由另行詳細繕
摺隨名單一併進呈俱寫漢字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其情罪畧有可原者
已於勾到之時改爲監候刑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
處決其中情罪畧有可原者已分別減等發落至於
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
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從輕於此稍可從寬者或因一
朝之忿嘗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
觀不平而致鬭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
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並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祗以

愚民無知好勇鬭狠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
憫惻茲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
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
同爲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
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而待斃骨肉
捐棄魂魄無依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
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
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爲良
善之民倘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
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
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董永艾摺奏臣在江南惟有實心任事不徇
情面不畏豪強近有揚州安瑞成因逼姦僕婦程氏
不從橫毆致死捏稱伊夫長壽毆打自縊令家人陳
人鎖帶領張標擒毆長壽越日身死該府縣止坐張
標之罪將安瑞成置之局外臣現在行提安瑞成到
案究審等語此時朕見此奏即知董永艾存心巧詐
非因貪利即是沽名已諭大學士等寄信傳旨詢問
之今安瑞成到京在怡親王處陳訴冤抑供稱逼姦
致死等情皆屬全無之事董永艾將伊家人勸取口
供籠於三木等語觀此則董永艾之有意鍛鍊可知

董永芠乃柔懦無能因循苟且之人向因林順成
在朕前稱其爲福建臬司甚好是以陞任江南後又
調任山東浙江伊歷任所犯贓私纍纍劣蹟甚多朕
皆一一寬宥切加訓誨冀其改過自新適因江蘇臬
司一缺不得其人念伊尚知刑名是以將伊調用夫
臬司一官專以詰盜安民爲首務伊到江南並無善
政及民而盜賊肆行如故此中外所共知者今審理
安瑞成家人一案全以私意爲刑罰之出入顛倒是
非擅作威福且預先密奏於朕試探意旨若朕批令
從嚴則是朕枉法以遂伊圖利之心朕豈肯爲若朕
批令從寬則伊必加朕以袒護富商之名而自彰其

不畏豪强之譽似此狡猾矜制豈人臣事君之道朕
治天下事事出於至公如其人有罪雖平日加恩優
待之人勳戚大臣左右近侍皆不肯存絲毫袒護之
念豈獨袒護一卑微之商賈乎如其人無罪雖匹夫
匹婦乞丐窮民亦不肯令其稍有冤抑豈獨於富商
大賈一任貪墨之吏苛索吹求而使之不得其所乎
前陳時夏奏揚州鹽商黃光德父子不法一案朕即
料其因富招怨被人誣騙不情度理批示陳時夏後
果得屈抑之情爲之完結旋據該督撫奏稱黃光德
感戴深恩欲捐貲効力朕諭以斷不可行仰衆商因
每年節省浮費合力公捐銀兩亦皆留爲地方公事

之用利益民生此天下所共知者若以安瑞成爲怡
親王門下行鹽之人怡親王公忠體國正直無私安
瑞成果係有罪怡親王豈肯姑容以親王門下如許
人員豈少一管鹽務者而必於安瑞成是賴乎若
云朕意袒護安瑞成則董永芠在江南之時朕又
何不諭令留心照看豈待今日董永芠欲坐安瑞成
之罪朕始特降諭旨枉法以保全之耶董永芠乃旗
下微賤之人原在允禵門下從前每年送與允禵之
物華麗豐厚較貢獻之儀更爲繁費若非橫取於屬
員富戶安能措辦今之搜求安瑞成者必因有所需
索不肯應付故欲置之於法且其意以爲安瑞成乃

衆商領袖今將伊懲治則衆商自莫不畏懼而趨奉
矣不然則董永芠柔懦性成向來已歷五任其不徇
情面者何事不畏豪强者何事何以忽於此案刻意
吹求爲此殘忍之舉耶董永芠著革任將此案人犯
悉行解京交與刑部秉公審理其董永芠從前議罪
冷行從寬歸結之案俱著查出照律定擬

又奉

上諭據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權等奏稱原任副都統
尚永祺借欠公庫銀兩一案除有抵一千餘兩外尚
有未完銀一千七百餘兩應著落原准借之都統副
都統及保官庫官等勒限分賠今都統石文英庫官

于珩李鳳林已於別案各報家產盡絕應將此項銀
兩著落管庫原任佐領張國柱之子張經六品官常
應清之子高起鵬二人名下分賠等語夫拖欠公庫
銀兩所以令該管之人分賠者蓋以當時經管錢糧
之人將公帑借給之時或徇情面託或扣尅分肥不
論其人家產之厚薄濫行借給致成虧欠無可著追
揆之情罪甚屬可惡是以責令分賠以示懲戒但分
賠多人各人名下自有應賠之數若該員將應賠之
數完納則其責已畢倘將他人家產盡絕不能完納
之數加於現在之人則一人又代衆人分賠殊於情
理未協嗣後凡屬分賠之項本人止完自已名下應

賠之數若同賠之人有家產盡絕者將此分賠銀兩
豁除歸結不得於他人名下濫行攤派著通行八旗
奉爲定例萬永祺此案著該旗另議具奏
又禮部奏
祖宗加上
尊謚冊寶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尊謚冊寶俱已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應遣官告祭奉
上諭
冊寶告成恭進
太廟安奉事關大典朕應親詣行禮其應行禮儀著怡親
王大學士會同禮部詳查定議具奏其恭捧
冊
寶之員著將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部院堂官旗下頭
等大臣開列請旨
又廣西巡撫金鉷題報西隆州知州劉德健病故
奉
上諭劉德健臨辦苗疆軍務實心効力因染瘴氣身故

深可憫惻著該撫將公用銀賞給五百兩付劉德健
親屬爲伊歸櫬之費
十五日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請暫停甘肅鼓鑄
奉
上諭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曾奏請收買小錢朕
覆飭伊都立以民間行使小錢已久今若將小錢盡
收入官又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民間市易自然不
敷所用大有不便於民伊都立遵朕諭旨而止甘肅
巡撫石文焯奏請發帑收買小錢暫開鼓鑄朕批諭
云所陳開鑄一事朕詳細斟酌再諭若因不能禁止
小錢欲藉此爲良策恐未必所燬錢銅能敷新鑄之

用也小錢之禁不可急驟暫寬候旨乃石文焯並不
遵旨候朕再降諭旨復具摺懇請收錢開鑄朕以石
文焯身在地方屢次懇切陳奏必確有所見是以允
其所請交部准行不意收錢開鑄之弊頗擾驛站貽
累官民至於如此是石文焯之屢奏不過固執已見
文過飾非而已石文焯身為封疆大臣不將所行之
事籌畫萬全遽行要求陳奏甚屬草率著將石文焯
交部察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崇慶州紳衿士民將各家
現有之餘米麥運軍糈及諭令領回穀石僉稱叨沐

皇恩豐衣足食情願樂輸留此穀石永為崇慶州之
厚貲等語該州紳衿士民尚義急公情辭肫摯此皆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風俗醇
良人心感戴朕心甚為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
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旌良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屬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
自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
臺軍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著該督撫於存
公銀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
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

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即據實題參將該督
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內有應更造者亦
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二十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何世璂等奏稱景州鄉民李世奇不
取遺金興廉樂善甚屬可嘉著照郭見忠之例給與
八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示旌獎
又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著落攤賠
奉
上諭倉儲關係天庾最為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
生不可枚舉朕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

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嗣後眾人知所儆戒也今倉場
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警惕矣此項虧
折餘米因六十一年監督等未經出結是以責令六
十年之監督分賠但從前斛折歷年已久其為何年
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今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據事
而未推情其中未免有冤抑之處朕意以為未當茲
特沛恩膏將此項攤賠米石概行蠲豁並免其究問
內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為可嘉今虧
欠者皆施恩豁免而從前賠補者以急公而未得蒙
恩於情理未當著查伊等所賠米價銀兩照數給還
並將伊等交部分別議敘以示獎勸夫刑以弼教明

罰赦法原期臣工之循理去私裨益政事今因倉務
整飭將所議從前數十萬虧折米石悉行豁免諸臣
亦可以知朕心矣其共勉之
又吏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參奏灌陽縣知縣謝
天扶玩法溺職照例革職奉
上諭大小臣工不得瞻徇情面以私廢公曾屢降諭旨
切加訓誨廖奎係張舜緒之門生平素理應規勸張
舜緒奉公盡職勉為好官及張舜緒已有虧空之後
伊果念師生情誼自當代為賠補乃廖奎既不能規
勸於前又不能彌補於後徇私情將在官人犯公
然具保領出玩法欺公莫此為甚其該縣謝天扶徇

情作弊情由俱屬可惡張舜緒名下應追之項即著
落謝天扶廖奎名下勒限分賠如限內不完即將謝
天扶廖奎照張舜緒應得之罪處治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山東巡撫黃炳等濫收屬
員規禮分別治罪奉
上諭黃炳依擬應斬余甸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
決凡下屬之餽送皆由於上司之勒索不得已而後
應付非出於本心也若上司不收規禮則下屬自無
餽送之事亦不至陷於罪戾矣此案內凡餽送陋規
禮物及收繳飯食銀之各員事歷多年干連人衆俱
開恩免其查究處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為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為札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妬
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鼐查爾鼐暗結匪類
懷挾私心公然肆惡將朝廷勅封貝子總理事務之
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阿爾布巴等背
天逆理蔑法負恩莫此為甚頗羅鼐受其逼廹領兵
為康濟鼐復讐將逆黨罪狀奏聞於朕朕特遣大臣
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
兵將到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
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

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一
干逆黨按律正法具本奏聞西藏去此巨惡渠魁黃
教可以振興番衆可以寧輯頗羅鼐一片丹誠深知
大義聲罪討逆鋤惡除奸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
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將頗羅鼐封為
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內派往
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為難查從前甘
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內更換之例今應仍於五
月內派往著岳鍾琪行知副將張嘉翰將現在哈密

兵丁暫留駐防俟來歲五月內撥兵到時再行撤回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王朝恩條奏各省修造戰船於成造之時解送總督親驗總督多轉委中軍以致中軍承委每向監造文員需索規例爲之徇隱是以船隻工料皆屬虛糜其實不能堅固請嗣後修造戰船各該督撫務須親驗等語朕思戰船關係緊要若俾委中軍驗看或彼此瞻徇情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朵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船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於承造完工之日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於承造完

工之日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丈尺合式倘有不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即行揭報題參按律治罪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遵諭速行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南錢糧積欠爲數甚多總理務在得人分查亦須專責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其分查各府大員蘇州府著交與知府徐永佑蘇郡事務繁多著該督撫委員代理松江府著派出浙江杭嘉湖道王湖維其杭嘉湖道員缺著李衛委員署理常州府著派出蘇松糧道馮景夏若馮景夏輪當押運之年著總漕張大有委員代管押運鎮江府著派出福建汀漳道朱鴻緒太倉州著派出湖廣岳常道溫而遜其汀漳道岳常道印務著該督撫委員署理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亦應各派分查大員著各部院堂官於在京升道及部屬內揀選保舉引見派出至於各府所屬州縣其錢糧多者一縣須派一人錢糧少者一人可兼二三處約計應用四十餘員亦著各部院堂官於候補候選州縣及曾任江南之州縣因公詿誤無虧空未完者各舉所知並將吏部記名人員一併帶領引見候旨揀選

命往交與總理大臣巡察等酌量分派協理清查若在京派往之員或不敷用或不能勝任著尹繼善趙向奎徐永佑王湖維馮景夏朱鴻緒溫而遜將所知堪任清查之員各行保舉該署撫會同總理大臣奏聞現今浙江總督李衛管理江南督緝之事此清查積欠事務亦應令李衛與聞再此番清查積欠頭緒甚繁文移往來皆關錢糧數目必須各給印信以便稽查其總理大臣分查各員之印信著戶部擬定字樣請旨交與禮部鑄給其總理大臣分查大員及各州縣協查之員作何分別給與日用養廉之資著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西安副都統賽都乃旗下微賤出身蒙
聖祖仁皇帝隆恩拔為狀元授為侍衛後因伊甚不知恩
奮勉深為不喜朕即位後因頗有人稱道之者是以
將伊補授通州副將試看及伊蒞任聞其罷軟因循
但知貪緣鑽刺比因察訪之下未有實據後用為西
安副都統嚴加訓諭申飭冀其悛改實心効力今詢
問公傅爾丹散秩大臣石禮哈知賽都在任沐改舊
習全無實心辦事之處深負國恩著革去副都統之
任來京候旨其副都統員缺著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張正文補授再西安副都統朱蘭泰年力衰老但伊
從前頗有軍功著原品休致給與半俸以終其身寧
夏副都統蘇穆爾濟與將軍席伯副都統蘇圖共事
數年寧夏駐防官員兵丁之嚴肅整理為各省駐防
第一著將蘇穆爾濟調補西安副都統伊在寧夏習
見席伯之訓飭營伍今調任西安自能倣傚辦理寧
夏副都統員缺著席伯於參領內揀選題補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江濟馬爾泰奏稱總兵官潘之善自到安西之
後不時患病精神耗減操練兵馬甚覺勉強等語安
西總兵官員缺甚屬緊要著與漢總兵官曹勷作速
前往署理曹勷員缺著西鳳副將董紹祖前往署理
董紹祖員缺著岳鍾琪揀選委署潘之善老成歷練
人品端方効力行間多著勤勞實難得之將弁奚忍
聽其力疾辦事著太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潘之善
或欲仍在安西或水土不服欲回內地本籍調養聽
其自便著賞銀一千兩以作路費及調攝之用

雍正七年正月

上諭一十二道

初九日奉

上諭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其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員俱以三年為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請將三年任滿之員再行加銜留任二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為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則須數月任滿之後候缺接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方得陞用且臺灣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輒託親朋照看未免有所牽掛意念分馳應否請以四年為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例六年為滿又加以候缺交盤渡海之期實屬太久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難免內顧之虞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為始將滿一年之期者該督撫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各一體算俸并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更換調補則臺員易於得人且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為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敘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陳時夏居官辦事一味疲玩因循苟且塞責實不稱巡撫之職是以將伊解退又因蘇松各屬積欠錢糧係伊巡撫任內應辦之事是以仍令經理乃伊束手無策忽具摺奏稱此等逋賦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名下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等語此等悖理之言想因年老昏憒所致聞伊近日精神亦甚不及今遣官清查江南錢糧頭緒繁多若令伊與聞必致顛倒錯誤他人轉致掣肘著陳時夏不必管理專辦江南水利河道工程之事盡心効力以贖前愆

初八日奉

上諭朕聞糧船過淮所費陋規甚多有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旗丁既多苦累勢必多索於民甚為漕政之弊在張大有雖未從中染指但身為總漕而能軟因循一任屬員胥役勒索毫不覺察禁約竟同木偶甚屬溺職嗣後糧船過淮之時著派御史二員前往淮

安學司稽察之任不許官吏人等向旗丁額外需索
以致擾累其糧艘中攜帶物件除照例許帶外該旗
丁如有夾帶私鹽及違禁等物者亦著該御史稽查
但不得過於嚴刻吹求以致糧運遲滯至糧船抵通
之時其該管衙門官吏及經紀車戶人等恐有向伊
額外需索陋規者亦著派御史二員前往稽查此差
往淮安之員著於二月初派往差往通州之員著於
三四月內派往不必拘定滿漢各一員著都察院按
期開列請旨
初九日奉
上諭

壇
廟之中最宜嚴肅聞祭祀之先即在
壇
廟中演禮雖意在嫻熟禮儀而實非潔齋虔身之義嗣後
壇
廟祭祀之先應於何處演禮著禮部議奏
又奉
上諭朕治天下以實心實政為務不言祥瑞屢頒諭旨
甚明今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雍正六年十
月二十九日恭逢萬壽合節雲南四府三縣卿雲呈
現光燦捧日經辰巳午三時之久又奏摺內引孝經

援神契之語曰天子孝則慶雲見朕之事
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以來誠敬之
心有如一日祇此一念可以自信而鄂爾泰援引典
籍以慶雲為朕孝所感朕每承
天眷昭示嘉祥感激慶幸之中益加儆惕茲逢慶雲之瑞
實愈增朕心之敬畏鄂爾泰公忠體國實為不世出
之名臣數年來節制滇黔等省化導所屬官吏人人
奉公盡職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賜慶雲於滇省正所以表著該省官吏敬恭協和之忱
悃也此則朕心深為嘉悅者俟鄂爾泰題本到日另
降諭旨令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朕之允行者

非欲誇示於衆也蓋以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茲
督正己率屬有忠愛之丹誠則該省受福迎祥有兆
昭之瑞應朕願內外大小臣工均以鄂爾泰為法且
願遠近各省官民等聞風慕義興孝勸忠人人共受
上天之福祐乃朕心之所謂上瑞大瑞也
十二日奉
上諭內閣大學士滿漢俱各全備辦理事務亦甚屬妥
協無容再為增添朕因
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目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
念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
聖祖仁皇帝多年屢經任使今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尚健

特加恩授爲大學士以示朕優眷老臣成全耆舊之
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陳元龍之子陳邦直向以年少輕浮罷斥回籍今
經數年諒已悛改朕念陳元龍年近八旬只此一子
又在原籍無人侍奉著將陳邦直復還編修之職令
其來京交與伊父教誨管束并令掌院學士時加訓
導以玉成之
又奉
上諭李不器誣謗岳鍾琪一案原交與西安將軍巡撫
會同審理今西琳調取回京著將軍常色禮會同碩

色嚴加審訊李不器係奉旨拘禁之犯外間流言何
以得知必有向伊傳說之人或係看守伊之兵丁亦
未可定著常色禮碩色一一研訊務將造言生事之
姦徒徹底嚴審究出按律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內地前
已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爲養贍之費聞臺兵之例
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內地爲養贍家口之
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
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之兵丁
每年賞銀四萬兩爲內地養贍家口之用著總督等
均勻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寬舒而
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恤兵賞勞
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山川之神錫福於地方百姓是以自古帝王皆誠
心展祀以答神貺即如向來盛京之地旱潦不時者
凡六載康熙五十九年朕奉
皇考命躬詣
祖陵道經山麓躬謁
北鎮廟潔蠲致祭因捐貲庀工載修廟宇囑令地方官
員虔恭致祭自康熙六十年以至於今盛京年穀悉

登豐稔又如
黃河之神虔誠禱祀果見安瀾有慶萬姓寧居皆
神祇垂佑顯然昭著纖毫不爽者此益以目前一二事
而言其他難以枚舉也古稱江海爲百川之長而湖
廣境內西南數省之水匯入大江又爲川澤之總會
凡屬地土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
江神默佑保護安寧允宜修建廟宇按時致祭以崇報
享著湖廣總督會同湖北湖南巡撫確查妥議南北
兩省應於何處各建廟宇或舊有祠廟敬謹興修皆
動用公帑辦理此朕虔禱
神祇護國佑民之意並非諂媚以求一己之福也并令

該督撫曉諭居民不得私結社會妄事祈求以滋褻
慢
二十二日稽查旗務侍衛等參奏旗下大臣谷送
檔案遲延奉
上諭前派侍衛官員稽查旗務者原欲協助都統等訓
誨旗人補過救失宣布恩意申明法令俾官兵警戒
感奮也若有頑惡之輩侍衛官員查出應告知都統
等令其教導悛改都統等若不實心教誨懲治爾等
奏聞所降諭旨甚明乃竟不凛遵原旨留心料理應
辦事件漫以此等無關緊要之事將大臣官員等參
奏塞責殊屬冒昧伊等所參大臣官員等俱著從寬

免其交部將稽察旗務之侍衛官員交部議處其中
有乾清門侍衛官員著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
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參公盡
職人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
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奏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
褒鄂爾泰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
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
恩以示優獎鄂爾泰著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為
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著由拖沙拉哈番授為
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
加二級兩省文武官員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
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勉以
仰承
上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祜綏康矣
二十六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
造務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

者蓋恐京員到彼又多食用僕從之費擾累於地方
也乃原任巡撫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於前而塞楞
額又復因循怠忽於後以致工程遲緩未能即速告
成頃據署撫岳濬奏稱祇因購求大木一時難得是
以工作稍遲等語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
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剋期竣事以慰朕懷昔
年
聖祖仁皇帝御纂各種書籍及朕年來陸續刻成之書雖
未通行頒賜而內外臣工亦多有受賜者聞衍聖公
不在廷臣及封疆大臣之列是以未曾頒賜著大學
士等將應行頒發之書查明奏聞頒賜衍聖公藏之

闔里昭示來茲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覽
太宗文皇帝實錄噶爾薩之曾祖額駙恩格得理乃係
太宗文皇帝時有偉績殊勳身膺
厚恩之人原係三等公因削去
恩詔所加官職授爲侯爵朕念恩格得理舊日功績仍賞
給所削官職授爲三等公著噶爾薩承襲俾其子孫
世襲罔替
又奉
上諭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務

本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爲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
恪遵朕旨擇其謹愼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
爲萬民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
保舉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強
有力者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暴橫之勢老農之中竟
有擊鼓升堂傳見耕丁者又有乘轎建旗設軍牢捕
役自稱某縣左堂職銜八品欲居典史巡檢之上者
又聞廣西陸川縣之老農覃伯綬家累千金與盜賊
素相往來其家僕工人已干連在盜案之內似此則
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矣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
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
不公者著各省督撫嚴諭所屬州縣其中有不應保
舉之人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者准老農本身及
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治罪但革去老
農之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
出日後發覺定將本人及州縣官員從重治罪該督
撫等一併議處若所屬實無冒竊頂帶之人准該督
撫查明覆奏倘有實係良善老農而仇怨之家及地
棍人等因此番行查遂捏詞傾害者亦著從重治罪
又宗人府奏教習期滿之舉人貢生請議敍奉
上諭宗學教習於期滿之時自應加恩議敍除舉人係
應選知縣之人照原議銓選外其貢生等善於訓課

未必嫻於吏治若一槩用爲知縣不但於吏治無益
而本人不能辦事致干參處亦非所以成全之也凡
各處教習之貢生等著於期滿之時該管衙門帶領
引見或用爲知縣或用爲教官俟朕頒發諭旨因材
器使將此通著爲例此所奏舉人鮑源著咨吏部即
用其拔貢生楊名宇梁弘範既再留教習三年將來
伊等期滿引見之時著將教習六年之處聲明具奏
又
諭刑部凡屬獲罪之人稍有一綫可寬者朕皆原情矜
宥而於大臣等尤多格外開恩之處四格黨附蘇努
不知愧恥以蘇努之大姦大惡爲國家之巨蠹而四

格依附結交甘心出其胯下伊繼蘇努都統之任將
蘇努惡蹟槩爲隱瞞已屬可惡蘇努竟敢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塗抹褻慢臣工見之無不驚駭
指似此大不敬之罪而四格代爲容隱四格之罪誠
不可逭是以照法司所擬將伊監候秋後處決朕
恭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見四格之祖莽果爾泰當日誠心効力
懋著功勲四格不自念其祖爲開國功臣黽勉自立
而甘爲下流干犯國憲此乃自作之孽但朕心實念
伊祖昔日之勤勞不忍將伊子孫置之重典四格著
從寬免罪釋放爾等將朕旨傳諭四格知之

雍正七年正月 十一

二十八日奉
上諭士子者百姓所觀瞻士習不端則民風何由得厚
是以考課士子設立舉優黜劣之典以爲移風易俗
之道所關亦綦重矣而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
循苟且往往視爲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
時教官輒以無優無劣具文申詳草草塞責如此則
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沒不
彰一時尚難覺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於目前不
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閑踰檢犯法亂紀之士子
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弊
雖一一追究然即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
若教官沽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
出立即指參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徇情
面不行糾參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徇庇例降級調
用著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平治道路王政所先是以周禮有野廬合方之職
自門畿達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車馬所至咸蕩平坦
易行李輻輳津梁通達無雨水阻滯之累邇年以來
廣寧門外已修石道其至通州運糧之路亦修整高
潔往來行人頗爲便利今直隸至江南大道車輪馬
跡踐歷歲久致通衢竟成溝壑兩傍之土高出如岸

雍正七年正月 十二

一遇雨水之時衆流匯歸積潦難退行旅每苦泥濘
或至守候時日朕心深爲軫念但此通行大道已久
成窪下勢難培築增高而大道之傍高阜甚多平治
亦殊不易若於大道相近之處另開一道工力似屬
易施其間或有地形斷續之處應修建橋梁或有溝
塍淤積之處應疏濬水道或所開之道有借用民間
田地者應補給價值並除錢糧或繞行之路有遠隔
村莊旅舍者應引歸故道使行頓宿是非熟於相度
地勢歷練道途之人不能計畫妥當特派工部侍郎
法保副都統韓光基原任護軍統領哈爾納善二等
侍衛特庫門員於今年夏秋之交自京師起程由直

鄉至宿遷大道一路踏勘將如何另開新道之處詳
悉議定估計工費繪圖呈覽伊等起身之前朕再降
諭旨
又奉
上諭凡官員等名下應賠銀兩若伊有効力之處准其
扣算大學士陳元龍在廣西巡撫任內有應行追賠
之項查伊曾有効力之處著准其照數扣除
二十九日
上將以二月中旬恭謁
陵寢
諭怡親王等天氣尚寒途中修道夫役甚為勞苦著戶

部派出賢能司官二員將庫錢二千串每名賞給一
百文務令按名給發毋致遺漏
又山東巡察御史蔣洽秀題參利津縣知縣李周
等奉行保甲不力奉
上諭數省之中朕之差遣御史等巡察盜案驛站者蓋
因地方遼濶督撫等未能遍歷其境而御史便於巡
行訪察或可補督撫耳目之所不及並非令御史操
參劾之柄侵督撫之權也今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
參奏知縣二人是顯欲自作威福侵督撫之權矣夫
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之必以其漸令州縣
量力為之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
朕未降旨督催蓋恐急遽之中奉行不善轉滋民間
之累也蔣洽秀以兩縣知縣不力行保甲特疏糾參
試問蔣洽秀伊所巡察之各州縣果盡能奉行保甲
之法無遺憾乎況稽查保甲並未交與巡察御史蔣
洽秀何得越職生事著將此本擲還山東地方已在
總督田文鏡節制之內屬員優劣地方事務自能訪
察亦可不必更設巡察御史著將蔣洽秀撤回蔣洽
秀本屬庸材亦不稱御史之職著革退御史以六部
員外郎用

雍正七年二月

上諭四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陝省兵丁年來效力甚多朕深為軫念伊等出征之時若因已給行糧遂扣其坐糧則伊等妻子在家難以養贍嗣後出征之兵丁等於照例支給行糧外仍給與坐糧銀米以為養贍家口之資俾免內顧之慮再陝西營伍甚屬緊要若兵丁有派出之處著總督岳鍾琪酌量名募充補另行按名給與錢糧

又奉

上諭據南澳總兵許良彬奏稱南澳為閩粵要區懸於海島田地無幾產米有限全賴隔海內地買運入澳接濟兵食前年歉收之時蒙皇上軫念民依發撥漕米交督臣高其倬設法運到澳海給借兵丁資藉有賴惟是生齒日繁樂歲米賤且費拮据一遇米貴實為艱難是以兩廣督臣孔毓珣於雍正四年題請於沿海緊要鎮營積貯穀石以備兵食臣所轄視標右營屬於廣東已經孔毓珣發銀一千二百兩買穀二千石以備借給兵丁之用惟左營屬於福建尚未舉行臣愚以為兩營兵丁均屬朝廷赤子自應一體籌畫臣請以皇上賞臣俸金及隨丁項下銀兩捐買穀一千石折建倉厫發交左營將備積貯循照兩廣督臣孔毓珣積穀分貯沿海各營事例遇青黃不接之時借給兵丁其家口衆多者倍借約於秋成後散餉時令其照數買還俱免利息仍令將備經管提鎮盤查等語南澳遠隔海島自應預籌積貯接濟兵食今許良彬奏請捐俸買穀伊所有俸金原以供其食用何能辦理公事著動支閩省藩庫銀一千二百兩給與許良彬循照右營之例買貯穀石以備左營兵丁借給之用一切借給收還及經管盤查之處悉照右營之例行朕思右營屬於廣東左營屬於福建孔毓珣為海疆計畫如此辦理不識高其倬亦曾聞之否乎抑高其倬之不做做辦理者或別有善策乎朕俱不得而知矣著諭令高其倬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為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尹繼善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巡察順天等三府給事中巴圖御史龔健颺以武
清將盜犯越獄具摺遣人馳驛奏聞驛馬甚有關係
若非緊要之事豈可輕動且囚犯一二人越獄乃常
有之事今巴圖龔健颺以地方細事濫動驛馬賫奏
殊屬不合觀此則巴圖龔健颺兩人甚爲糊塗如何
辦理巡察之事著將巴圖龔健颺撤回交部嚴察議
奏巡察之任著另行派往

又

諭大學士等朕覽禮部具題頒賜朝鮮國王儀物本內
開載賞賜銀一百兩又貂皮一百張折給銀一百五
十兩朕思賞賜之例既已開載貂皮何以又折銀兩

至於賞銀一百兩似亦應改用儀物以示朕優重藩
王之意爾等酌議具奏其餘鞍馬緞疋等物亦應將
精良者賞給著禮部堂官於頒賜時驗看稽察其所
賞正副使臣緞疋亦著於內庫取用

又奉

上諭何世璂老成謹慎端方廉潔署理直隸總督以來
實心供職畿輔重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爲
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禮部尚書銜
併於司庫內賞給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費其柩櫬
起行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候送所過直隸地方文
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山東經過州縣亦著
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柩櫬入城治喪所請賜
父封典著照特加禮部尚書銜應得封典之例給與

初六日奉

上諭考官專司衡文之任必須學問明通者始能鑒別
不爽雍正三年曾將在京科甲出身應充正副主考
之員通行考試分別等次記名於雍正四年掣籤命
往各省使典試事今已越三年從前考取人員其中
陞遷外任及告假回籍者甚多即有在京者其所學
或以日久荒疏而前此之未曾入選者今用數年之
功文藝未必無所進益且陸續新到之員亦復不少
著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試俟朕分別記名以備

持衡之任有不願就試者亦聽其意

又奉

上諭齊蘇勒公忠體國品行端方操守潔清辦事明敏
自簡任河道總督殫心竭力奉職勤勞適年以來黃
水安瀾運道通順堤工堅固河帑核實功績懋著河
務重大倚任方殷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該
部照例議奏外著加恩由拜他拉布勒哈番賞爲三
等阿達哈哈番照例承襲並賞給藩庫銀三千兩爲
伊歸櫬之資其柩櫬起程之日著同城文武官員齊
集奠送歸途所過地方著官員等親往奠醊並撥兵
護送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二人實能爲國

宣勞又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之例著尹繼善等就近相度地方爲靳輔齊蘇勒合建祠宇令有司春秋祭祀以副朕優奬功勲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旗人犯軍流等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此例題定於雍正四年八月朕特令寛其期限於雍正六年四月爲始始令分發遵行蓋欲使衆人無不熟知之後而有仍然犯法者方照所定之例懲治近見旗下議奏事件竟有援引現今所定之例以議從前所犯之案者甚屬錯誤著刑部詳查凡發遣之旗人若其犯罪之時在此例未曾通行之前而承問官員錯擬

發遣者俱著奏聞將伊等放回仍照舊例歸結

初八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至一千六百餘萬兩之多朕已加恩將康熙五十年以前未完概行豁免其自五十一年以後應徵之項又復寛限分爲十年至十五年帶徵原冀民力寛紓易於輸納也乃數年以來仍不能依限全完因思此等逋賦其實欠在民者固多而爲官員侵漁及吏胥土棍中飽者亦復不少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今特差大臣會同巡撫藩司及清查虧空之御史總理其事又遴選大員專辦以分査各府之任再揀擇州縣分派各處務令徹底清釐不容絲毫朦混但念錢糧爲數繁多而積弊歷年已久侵蝕之官吏人等甚衆其中情節亦有不同在官者或因奏銷之時原有民欠而顧惜考成那移報完及徵收民欠之後隨手花費未曾還項遂揑稱尚欠在民或交代之際有已徵未解之項乘機隱匿而接任之員不及查明遂仍作民欠收受其在吏胥土棍者或舞弊作奸暗行偷盜或廣爲包攬私入己囊又或鄉居窵遠之民難於入城託其代爲納課而一時用去遂成逋欠此皆情事之所有者今既徹底清查則水落石出從前玩法隱揑之案勢必盡行敗露均有難逃之重罪然朕心

實不忍伊等之盡罹國典是以特降諭旨凡侵蝕錢糧之官吏人等准其自行出首有能據實自首毫無隱匿者從寛免其治罪其所欠錢糧仍照從前帶徵之限分年交納若官吏本身已故其妻子嫡屬等自必悉知情由亦令自首免罪一體寛限帶徵此朕法外之仁所以保全伊等之身家性命倘仍怙惡營私執迷罔悟不行自首或首而不實則天誅國法均難脫網倘可倖免乎定將伊等照律科斷所有侵蝕之項於一年限內監禁嚴追如逾限不完即依擬治罪著欽差大臣巡撫等刊布朕諭務令所屬官吏軍民人等及遠鄉僻壤共知之

又奉

上諭凡文武微員其過愆本不至革職因無級可降而議革者作何酌量仍留原任定以年限開復之處著吏兵二部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查郎阿等奏稱達賴喇嘛在裏塘地方伊父索諾木達爾扎前來京師謝恩等語達賴喇嘛既激切感戴朕恩伊父前來奏謝著准其來京索諾木達爾扎係達賴喇嘛之父且已年老不比他使著行文總督岳鍾琪派辦事勤慎之員沿路護送加禮相待途中聽其緩行毋致勞苦

又奉

上諭凡文武官員赴任時朕必面加訓誨誠勉諄諄其頒賜物件者原欲令其觸目警心凜遵朕諭不敢稍懈非但以示恩寵也從前屢降諭旨不令寫入奏章內外臣工咸共知悉凌如煥身為翰林在京年久豈有不知之理今於題報到任本內將所賜物件臚列開寫明係有意誇耀甚屬卑鄙凌如煥本係庸陋平常之人因其歷俸已深是以用為湖北學政今觀其行事知尚未改舊習嗣後當益加警惕追勉辦理此本著發還另行照例具奏其本內年月寫巳酉字樣更屬不合著一并嚴飭行

初九日奉

上諭廣西兵丁柔懦不堪由來已久皆因地方官員訓練廢弛之所致孔毓珣從前為廣西巡撫後復為總督皆有訓練約束之職其責亦不能辭今因進勦八達寨兵丁持久不克始將統領之鎮將等具疏糾參於營伍亦屬無益且總兵官齊元輔並未親統兵弁前往此案已交與鄂爾泰查明具奏應將孔毓珣叅奏之處無庸議俟鄂爾泰覆奏到日再定并行文鄂爾泰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薊州城係新修微有頹壞之處及時修理甚屬易事若視為朕外任意遲延日久益隳必致繁費其城垣坍塌之處著該州即行修補該州知州係新任之員此事尚與伊無干嗣後該州遇有陞轉離任等事將城垣有無頹壞與接任官交代若交代不明即著落前任官修補將此旨傳諭伊等再傳諭內閣凡直省有新修城垣皆照此例行

十二日奉

上諭凌行健頂冒凌和鶯監生得官一案據安徽學政李鳳翥叅奏已降諭旨令該督嚴審究擬今浙江總督李衛將凌行健遵旨自首緣由具題前來其題叅自首之日月孰先孰後著范時繹李衛查明於審案

內分別歸結
又奉
上諭梧州廠稅贏餘銀兩從前已降旨交與巡撫金鉷
爲各官養廉之資今該撫奏稱此項銀兩已經委員
起解來京著該部將該省何項錢糧作何抵兌之處
定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八
日有張掖縣老人朱衣錦從縣領出採買米價銀五
十兩遺失在路適有後營兵丁劉子奮路過見有遺
金不顧私取特至次日給還原主並堅辭酬謝據該

縣鄉錄等公舉前來已經捐貲獎勵因係細行不敢
具題理合繕摺奏聞等語數年以來細民之不取遺
金者屢見於京師河南山西等處朕心慰悅實冀遠
近觀感興起風俗漸歸於淳厚今又有張掖兵丁劉
子奮之事甘省遠在邊陲營兵能知廉讓甚屬可嘉
除該督已捐貲獎勵外著再賞銀二十兩給與把總
職銜若伊人材可用著岳鍾琪酌量拔補
十七日奉
上諭朕惟雲雨風雷之神代天司令俾百昌植資普含
育浮以錫福於蒸民　並懋朕恭承
天眷恪修祀典爲四海蒼黎仰荷嘉佑已經特建廟宇崇
祀龍神風伯而雲師雷師尚闕專祠常攷虞書禋於
六宗之文漢人以乾坤六子釋六宗震雷巽風均列
神祀而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風雷之發生萬
物功實相等禮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亦以
五雲辨年歲是雲與雨皆運行造化同昭
天貺者也前代及本朝
南郊大祀雲雨風雷俱列從壇之次式隆配享典禮亦既
備矣邇年以來雲物兆祥雷行應候茂育庶彙宣布
陽和庇國佑民之德靈應顯然今欲特建廟宇虔奉
雲師
雷師之神因時禱祀敬迓洪庥以展朕爲民祈福之意

其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紹以縣令之職朕特加超擢數年之間用至兩
司乃伊一味因循苟且並不實心効力其在山東臬
司任內時瞻顧徇情目睹塞楞額之背公營私並未
奏聞一語及爲直隸藩司仍然悠悠忽忽諸事廢弛
以宣化府之應給軍糧而楊紹遲延不發縱容蠹役
向該弁講求使費現今弊端敗露及朕面加詰問訓
飭伊竟無畏懼之心且怨望之意形於顏色竟似謫
司一官爲伊分所應得如負伊大忠大功朕未加酬
獎者其不知感恩如此凡爲臣工不肯實心辦事因

循藉戲之頹風朕所深惡力加整頓楊緒仍蹈此習
罔有悛心若不嚴加處分則此輩方以負恩職職為
得計此風何由禁革楊緒歷任之內所得養廉甚多
著革職交與祖秉衡令其脩理鎮江府城工俾再怠
玩不實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
十八日奉
上諭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
額森之子托濼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
古恐獲重罪遂背負元朝之恩叛逆逃遁藏匿於西
北邊遠之處元末又煽誘匪類結成黨與遂自號準
噶爾肆行刼擄迨至我朝有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

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釋教造孽多端不可
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共輸誠
悃請安納貢求為屬國安享太平樂利之福八十餘
年惟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擾亂離
間蒙古肆行刼奪噶爾丹身為喇嘛不守清規不
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為
妻後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鄂齊兒圖車
臣汗擄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喀七旗內彼此稍有
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
為之和議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卑
視達賴喇嘛使人為辭遣伊族內微末台吉多爾濟
查布前往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行凌辱喀爾喀汗
等忿其狂背無禮會衆將伊殺害噶爾丹遂藉殺害
伊弟多爾濟查布與喀爾喀搆隙掩其不備發兵猝
擊喀爾喀衆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為軫念施恩存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
兵為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詎噶爾丹
冥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彼時即行
勦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慈愛性成好生為德遣使前往責問噶爾丹
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乃並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

克魯倫圖拉地方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
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佯稱遵奉
諭旨仍乘隙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
兵接戰伊軍大敗妻子併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
彼時大兵即應直搗噶爾丹之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之人有好尚干戈窮兵黷武之
議因而中止策妄阿拉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
叔噶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

居任
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拉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
遁跡逃生加以
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
聖心仁慈不忍遣兵將噶爾丹餘剩部落悉行勦滅
恩加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拉布坦彼時策妄阿拉布坦
力弱勢微甚為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圖爾古忒
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扎布誘一濟扎布攜帶萬
餘戶至伊住牧之處因而強佔入己從此遂不安分
肆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被哈
密駐防輕兵擊敗逃回策妄阿拉布坦又假黃教為

名潛兵入藏無故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
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怒不
畏死阻兵抗命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愈
肆猖狂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
諭令邊外所設兩路大兵後退又遣使前往示以
聖意謂策妄阿拉布坦果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
旨若仍怙惡不悛斷不可留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
勦滅此我
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登大寶策妄阿拉布坦雖遣
使求和朕知非伊本心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
吉朕纘承我
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
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
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較試勝負如此降旨分晰利害
遣使前去又恐策妄阿拉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
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
侵佔界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爾告知策妄阿拉布
坦定界一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即遣使具
奏若不遵諭旨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此際
策妄阿拉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凌遣使前
來奏聞伊父身故之事稱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

衆生樂業黃教振興等語噶爾丹策凌不過邊遠部
落一微末台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豈伊應出
之語耶況伊果欲求和應代伊父策妄阿拉布坦謝
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卜藏丹津以贖前
愆乃並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之詞見之陳奏
且特欲倣傚伊父之故轍耳聞噶爾丹策凌甚屬凶
暴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等齊惡同謀將
實心爲國効力之貝子康濟鼐殺害此等叛逆罪狀
昔因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津原
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迨其窘迫倉
猝之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鼐奮勇

直前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即被擒獲準
噶爾性好搶掠若留在衆蒙古遊牧地方將來必受
其害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
時朕另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
次遣使開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
凌斷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為況西北兩三
路人兵盡已撤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勦如許
安享太平之喀爾喀等及辦理安插妥貼之青海西
藏必至被其擾害甚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今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兵弁同心奮勇願為國家
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夫
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為聖帝明王
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強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
恥而不為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
其士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且人窮地瘠
又無出產之物今何所利而用兵於遠邏乎即使滅
此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
者也但目今留此餘孽不行剪除實為衆蒙古之巨
害且恐為國家之隱憂今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
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為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茲當可為之時朕不
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
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
各抒已見公同詳確密議具奏
又奉
上諭高其佩受朕深恩屢加超擢用至大臣伊所犯重
罪甚多朕因其尚可辦事是以屢經寬宥姑留都統
之任乃伊竟不感戴朕恩痛自悛改將任內侵蝕贓
私銀兩應行交納者分毫不完巧詐支吾希圖僥倖
寬免無恥負恩抗違國法甚屬可惡著將高其佩革
任拏問交與該旗勒限嚴追伊子高綺著解任回京

俟高其佩將公項全完之日再降諭旨倘復遷延將
高綺一併治罪以為貪婪不法者戒
十九日奉
上諭火器關係軍政甚為緊要鳥鎗硝黃不許民間藏
匿向來例禁甚嚴乃外省奉行不力視為具文前有
人在打箭爐見西藏番民來爐貿易者所帶鳥鎗俱
係內地製造款式又行人在天全土司查出鳥鎗九
十餘桿似此則不法之民私造鳥鎗希圖獲利違禁
販賣者不少矣川省如此則他省可知著該督撫留
心訪察實力奉行嚴加申禁毋得因循塞責怠忽從
事致干重譴

又奉
上諭農事爲國家首務督率貴有專司前有人條奏請
於各省設立農官以司勸課或設巡農御史令其巡
行郡邑勸勗農人及時力作亦足敦本業而防游惰
等語朕思各省耕作之情形不同未可一例通行現
今畿輔之地營種水田以來收穫甚多行之已有成
效設立巡農御史之事當先行於直隸省每年特差
御史一員於二月田功初起之時巡歷州縣查察農
民之勤惰地畝之修廢以定州縣之考成其有因循
推諉以致荒廢農田者即行參處該御史亦勤加勸
課督令耕耘九十月間稼穡納場之後回京覆旨至
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員前往其該御史出巡一應
供給車馬俱照現今巡察御史之例按口給發務使
農業興修田功畢舉游手之人咸歸南畝以副朕重
農務本之至意
又奉
上諭鹽茶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查川省鹽課考成惟責
之產鹽州縣其餘並無巡查之責且有僻遠地方不
行官引以致私販充塞甚爲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
行合省約計州縣戶口之多寡均勻頒發令其各自
招商轉運倘有壅滯責成各州縣定爲考成如此則
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販息而官引銷弊端可

以釐剔矣又聞川茶皆論園論樹以定稅額夫茶樹
有大小不同園地有廣狹不一若槩以園樹之數爲
額未爲允當應將茶稅照斤兩收納方得其平以上
二項如何定爲成例使川省鹽茶經理妥協以裨益
民生著該督撫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江寧府守門旗軍勒索出入人民錢文該將
軍所司何事而范特繹之容忍者又屬何意著二人
察明具奏並傳諭直省將軍督撫凡省會之地有門
軍似此不法者著嚴加懲治又聞江寧省城內正月
初間被強盜夜劫者四五處似此則鼠竊之事又不
知凡幾也朕諄諄令地方大吏以息盜安民爲務今
省會之區尚如此肆行該督等所司何事亦著明白
回奏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書經曰惠迪吉從
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昔聖
人言之詳矣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乖舛之所
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闕失督撫有司不得其人又或
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詐僞風俗澆漓又或有一二大
奸巨惡之徒滅棄倫常陰懷悖逆此數端者皆足以
干

天和而召災異數年以來朕以此理曉諭開導內外臣工
及藐力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逆惡
之中屢遭荒歉朕以彼地之人事推之如奸民謝祿
正等逞兇肆惡潛蓄邪謀又如前年偶被水災即有
匪類多人乘機劫取米糧擾害良善近聞又有搶奪
當舖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靜張熙等滅絕天良性
同梟獍地方有此等逆天背理之人乖戾之氣上通
於天以致旱澇不時民人困阨雖朝廷之政教頻施
有司之職業無忝安能代因惡頑民祈禱
天恩而寬其譴責予楚風愚悍自昔爲然朕念率土之人
皆吾赤子同歸於善甚切殷懷著照浙江福建之例

設觀風整俗使一員勸諭化導之御史李徽著補授
都察院僉都御史爲湖南觀風整俗使一切儀制俱
照浙閩之例行
又奉
上諭錢爲國寶固貴流通以利民然必權衡輕重使得
其平方能便民用而無囤積私銷之弊近聞馬蘭峪
地方每銀一兩換大制錢一千零二十餘文又聞奉
天及直隸數府亦然錢價過賤民間貿易物價必致
虧損且恐奸弊從此而生著該督及奉天府尹嚴飭
地方官通行曉諭居民市肆嗣後錢價每銀一兩止
許換大制錢一千文倘曉諭之後仍有出於千文之

外者即將違法之人查出治罪并著該部行文各省
督撫轉飭各地方每銀一兩所換制錢不得過於一
千文之外俾民用便利而國寶流通以爲經久平準
之定則
又奉
上諭余鉷請將太平府通判等缺俸滿推陞之員再留
三年照陞銜陞用該撫身在地方必有所見部議水
土惡劣不便久留雖據情理而言但推陞之員既已
熟悉風土非初到者可比或本人情願再留原任以
圖上進亦未可定惟是再留三年之後果能稱職或
格外加恩或令該督撫於本省要缺保題優陞以示
獎勵著該部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沙州招徠戶民所給牛騾
倒斃二百餘隻據鄉約戶民舒日新等呈稱沐恩賞
給予糧盤費授田分舍一切農具籽種齊全辦給安
居樂土開墾即獲有秋現今家給人足此項倒
斃牛騾情願公幫買補等語沙州招徠戶民安集伊
始即知媚睦鄉里有無共濟之義甚屬可嘉但此情
願幫補之人亦俱係無業窮民甫經耕穫未必即有
餘力可以濟助鄉隣著動支甘省藩庫正項錢糧二
千三百八十四兩每牛騾一頭給銀八兩賞與本戶

令其照數買補此內伊等敦睦尙義朕心嘉悅是以
特加格外之恩著該督即飭該管官按戶查明散給
俾得均沾實惠以濟耕作幷宣諭旨使知之
又奉
上諭高其倬奏稱閩省至楚教習水師之兵丁已於十
二月十三日起程等語朕令揀選閩省兵丁前往湖
廣教習水師乃從容辦理之事並未定限督催速往
今高其倬令其於十二月十三日起程時値隆冬又
當歲底全無體恤兵丁之意則平日之不實心辦事
可知高其倬身為封疆大臣經朕何等訓誨尙不能
體朕之心而疎忽若此但知沽一已之虛名而不肯

宣朝廷之德意應加薄罰以示儆戒著高其倬出銀
賞給赴楚之兵丁每人各四兩幷將朕旨宣諭衆兵
知之
又兵部議准巡察湖北湖南御史程仁圻條奏九
溪等衛裁守備設知縣幷定塘汎兵丁條例奉
上諭兵丁塘汎一事經臣工條奏者甚多有言應令兵
丁挈眷久任汎地者有言久任汎地則習為怠惰無
益於塘汎者衆論各持一說朕思各處情形不同而
將弁之管轄兵丁之習尙亦不一惟在該管大員實
心體察因地制宜庶於汎防有益未可著為定例強
令遵行部議亦屬未協著另議具奏

又刑部議奏川陝總督岳鍾琪題趙文選首告伊
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案另委賢員審理
奉
上諭趙文選首告伊主馬孟生借欠年羹堯銀兩一事
既經該督審明馬孟生並無隱匿借欠等情即趙文
選亦自認誣陷不諱是此案已無可詰問之處而該
部必欲吹求駁詰本內之語亦糊塗牽強甚屬不合
著另行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闕里
文廟興工已經四載有餘計其錢糧則在十餘萬之外

考其工程則在二三分之間論其採辦則備一缺十
實無應手之物料觀其匠作則此來彼去亦無鳩集
之技能種種草率遲延難以枚舉等語朕於興脩闕
里
文廟一事盡誠盡敬頒發國帑務令規模宏壯堅固輝
煌計日告竣雍正三年六月即勅令原任巡撫陳世
倌領帑興工遴員脩造拳拳委託至再至三嗣於塞
楞額接任之時又復諄諄訓諭且批示之曰此千萬
世不朽之大典况爾由科目出身霑沐
聖人詩書之澤更為深厚益當竭力辦理以盡報本之
誠豈料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既已貽誤於前而塞

楞額又復因循怠玩於後以致工程遲滯久未告成
朕心深為痛恨昨已特遣通政使留保前往督催前
此之所以未遣專官者蓋恐多差一人即多一番供
應之繁費擾累地方是以專責成於該撫及地方官
謂其必能仰體朕心辦理無誤也豈期陳世倌塞楞
額負朕之恩違朕之旨因循苟且玩愒遷延以致曠
員相率效尤誤工曠日二人之罪豈可逭乎今總督
田文鏡節制兩省事務繁多難以兼理督察工程之
事著署撫岳濬欽差留保專管督催令在事人員殫
心竭力迅速竣事陳世倌著速赴東省盡心辦理以
贖前愆其承修遲悞之知府金以成同知張文炳張

八 雍正七年一月 三三

文瑞通判黃承炳知州高令樹王一夔王數賁知縣
馬兆英崔弘烈于斐張曰璉王澍何一斐等現任者
俱著離任修理工程其缺委員署理若該員果能盡
心修造竢廟工告成該撫等奏聞仍准復還原任其
降革離任者不許另補回籍仍令在工辦理效工竣
之日該撫等分別奏聞請旨其佐貳雜職協修微員
免其離任令在工効力工成准其同署至監督大員
仍用濟東道張體仁嗣後倘再有玩工官弁之員著
該撫欽差即行題參從重治罪曲阜知縣孔毓琚身
係世職不便離任但伊為聖裔更宜身先竭力若仍
怠玩著即題參嚴加議處廟工甚為繁劇協辦需用

多人且既有離任之員亦需委員署事著該部於候
選候補府廳州縣人員內揀選十數員候朕命往山
東交與該撫及欽差以備辦工署事之用辦工之員
著該撫量給養廉之資俟工成酌量議敘留在東省
遇缺即補其買備物料需用銀兩若有各員名下應
追之項著先動司庫錢糧辦理另於該員名下勒限
追還不得因此貽誤工程其鈕國璽誤工虧帑一案
如變產之外力不能完仍遵前旨於陳世倌名下賠
補從前督催遲誤之撫司道員自陳世倌塞楞額以
及布蘭泰張保岳濬徐德做年綜元等著留保分別
查明交部議處此次修理

八 雍正七年二月 三四

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
新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之外
有應行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
帑銀著理丹雘剋期修理周密完整無憾工成之日
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崇
先師至誠主敬之意
二十一日四川巡撫憲德題參仁壽縣知縣李培
仁侵蝕軍需銀兩奉
上諭據憲德參奏李培仁領過軍需銀兩撤兵之後不
即將應存銀兩解繳請將李培仁革職審究等語大
凡備辦軍需往往動用銀兩預先採買物料及一時

撤兵不能卽行變價還項亦情理所有之事恐李培
仁被衆情由與此相類若李培仁本係平常之員則
不當令其備辦軍需倘係能員而因此被參實爲可
惜憲德此奏未免太急著查明李培仁實在有無虧
空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各關開放船隻之處向例有部頒號簿以便稽查
兹聞各關另設私簿徵收惟於報部之時始將號簿
挨日塡造其意以水路船隻往來多寡不齊若據實
塡簿則不能逐日有徵收之數且恐干駁查是以設
法勻派塡造如此則簿內全非實在數目與商船輸
稅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體且凡事據實則可以絕
弊作僞則弊竇叢生今既係任意勻派塡造則號簿
亦爲虛設矣嗣後各關於部頒號簿務須據實塡寫
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卽註明不得仍蹈前轍如敢
故違定行嚴加議處該部亦不得混行指駁致滋弊
端

又奉

上諭聞二月初五日夜山西蒲州府城內道府城守文
武衙門三處同日被盜明火執杖劫去衣物等項此
事朕已聞知而巡撫提督兩司何以遲延尚未奏聞
山西地方盜竊之事甚多今以地方大員衙署尚且
被刼則民間可知矣巡撫提督等所司何事而疎縱
廢弛至於如此著巡撫提督等轉飭屬員將蒲州盜
犯嚴行緝捕務令全獲倘少有隱飾逾限不獲定將
巡撫提督等一併嚴加議處

又四川巡撫憲德參奏原任大學士張鵬翮欠項
未完請將伊家產清查并將伊子給事中張懋誠
等解任著追奉

上諭張鵬翮名下應追還趙世顯虧空銀十萬兩朕念
張鵬翮服官効力多年人亦小心謹慎此項銀兩誠
爲疑案不便令其全賠從寬豁免八萬兩著伊子張
懋誠等將伊應行查變完公之項陸續交納二萬兩
張懋誠不必解任回籍

二十四日奉

上諭馬蘭泰之祖明安原係厄魯特部落之貝勒
太祖高皇帝時納款歸順在軍中亦甚効力建立功勳授
爲二等伯現今伊孫馬蘭泰承襲朕念明安當年勞
績格外施恩賜與頭等侯俾著馬蘭泰承襲世襲罔
替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奏稱伊國賊黨謀逆旋卽敗露遣兵
捕緝醜類全獲已正典刑等語朝鮮世効恭順受朝
廷怙冒之德伊國兇醜卽係干犯天討之人該國王

先事覺察不使漏網從此境內無警官民又安朕心
深爲嘉慰茲因使臣回國著於常賜外加賜該國王
粧緞等件四十疋內府書籍四種該國官員兵丁等
發奸捕賊効力有功亦屬可嘉著頒帑銀一萬兩交
與該國王分別賞給務令均霑以示朕旌賞之至意

二十五日奉

上諭高其倬向來不能教訓屬員成就人材以致閩省
吏治廢弛是以朕前令各省督撫揀選州縣官一員
咨送閩省相助此等人員俱係通達諳練才猷可觀
者若令留於本省諒已陞遷擢用矣況朕留意閩省
陸續揀發之能員亦復不少乃高其倬於屬員內漫

無可否今又以知府同知缺出補用之人題請揀發
高其倬於屬員黽勉之間未嘗存作威作福之念亦
未有貪取賄賂之心但其素性悠忽瞻顧惟恐參劾
一人則被參者心懷怨忿又恐薦舉一人則其餘未
薦者相對赧顏又慮所薦之人異日改塗易轍受其
波累此等居心總爲一己之私輾轉莫定朕屢降訓
諭而伊積習究難除改現今史貽直奉差閩省著史
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將福建知府以下知縣以
上各員優劣詳加甄別造冊具奏嗣後閩省有道府
同知缺出即可以所定優等之員題請補授其間朕
或見有可用之人亦當命往補用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欽差浙江清查錢糧之大臣性桂摺奏浙省雍
正二年以前未完舊欠錢糧帶徵每年應完銀十五
萬兩有零查雍正五年六年應完之項已於本年如
數完納又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之錢糧七十七萬
餘兩於雍正六年之內已完四十餘萬兩其餘在奏
銷以前大約可以全完民情感戴國恩踴躍輸納正
賦等語浙省爲財賦重地民力輸將朕所軫念其所
舊欠錢糧非不欲開恩豁免祇以歷年未完之項乃
頑戶之所拖欠若以抗正供而需膏澤則頑民獲利
而良善轉未邀恩非所以化導人心風俗也今浙省

紳士庶民咸能知朕教養之殷懷感朕訓誨之至意
即此踴躍完糧一事可以見其感恩遷善之誠朕實
爲浙省之士民風俗稱慶非重此數十萬之國帑也
浙省因總督李衛正己率屬勸懲兼施實心任事故
能令地方革薄從忠如此然其鼓舞之速該省之人
亦甚屬可嘉用是特沛鴻恩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
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著李衛轉
飭各屬恪遵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朕加恩
獎善之意遍行宣諭俾遠鄉僻壤咸共知悉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報發遣人犯傅通索理等
辱官詐財宿娼逞兇案

上諭傳通索理原係應行正法之人從寬免死發遣三
姓等處因伊在發遣地方又復生事是以改發烟瘴
之地乃伊怙惡不悛仍敢在途肆行不法甚屬可惡
著雲南總督嚴審定議其佛倫于義新昌德典兒亦
係同行之人有無勒索等情著廣西貴州巡撫一併
審訊傳通索理既在河南新鄭南陽二縣生事騷擾
則所過之處必皆肆意妄行著該地方官一一據實
查首當寬減地方官之罪倘以從前既經隱匿此時
仍不首報將來或經本犯供出或從他處發覺定將
隱匿之地方官併督撫從重治罪至該督奏稱起解
地方何處疎縱鎖鐐應查明定議等語著該部行文

確查指參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李元英係世家之後前為雲南南龍州知州又經
楊名時以卓異薦舉引見朕看其人尚明白歷練是
以擢授陝西道員復用為甘肅按察使伊在任時參
奏伊者甚多朕屢加嚴諭訓飭伊力行陳辨朕以其
居官不善之處未有實據欲調內試看是以用為光
祿寺少卿今聞其在陝行止卑汚營私貪刻之處甚
確實玷官箴負朕擢用著將李元英革職交與甘撫
及按察使將伊所有款蹟一一秉公審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摺奏崇慶州紳衿士民樂輸軍
需米石今奉旨蠲免該州二年額徵錢糧闔省臣民
無不歡呼感戴今上年九月間瀘州里民王在庭等
呈稱仰沐皇恩浩蕩歲值豐登所有攢湊軍需米石
情願樂助以備儲蓄不敢領受倉穀用表小民感戴
之寸誠事因臣見永寧建昌各路軍糧於不能馬馱
舟載之處俱係派撥就近州縣里民背運自到站背
運之日始發運價其餘盤纏皆里民自備兼之山路
崎嶇雨雪泥濘派撥地方里民甚屬辛苦而瀘州里
民亦在派撥之內是以不便再令輸糧止以好言嘉
獎未允所請亦未奏聞後據崇慶州里民具呈樂輸

臣因崇慶未曾派夫背運故敢據情陳奏等語朕前
見崇慶州紳衿士民好義急公風俗淳厚深為嘉悅
是以格外加恩蠲除正賦以示獎勵今見撫臣陳奏
知瀘州里民曾經具呈在先且瀘民既有背運軍餉
之勤勞又有樂助倉儲之忱悃雖撫臣未允所請而
民情之忠厚善良實為罕見著照崇慶州之例將瀘
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豁免巡撫憲德務體朕
心轉飭該州恪遵奉行使閭閻均沾實惠倘諭旨頒
到之日有已徵在官者准其抵算庚戌年額賦

雍正七年三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外官告病回籍者不復起用朕從愛惜人材起見已降旨定例於該員告病之時該督撫若看其居官尚好即於本內聲明俟將來病痊之後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文職已有此例文武本屬一體以後武職告病者著悉照文職之例行

初二日奉

上諭總督田文鏡公忠歷練自陞任豫省以來撫綏化導以實政實心爲察吏安民之本是以風清弊絕吏畏民懷地方舒暢之氣感召

天和數年之中年穀悉登豐稔該督之功實爲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敎人人向義輸忠以受

上天之恩實可謂良民矣夫因荒歉而蠲免正賦者乃賑窮恤困之意若蒸黎共敦善行以迓

天庥屢歲有秋災祲不作則賞善旌良朕之加恩沛澤更爲愉快著將豫省雍正七年額徵錢糧蠲免四十萬兩總督田文鏡可確查分數通行所屬州縣一體遵奉使閭閻均沾實惠朕廣收人材以資吏治每當保舉引見之時覺豫省之人較少大約豫省士風器量謹厚有餘而才具明通不足今欲加以策勵以備國家政事之用著田文鏡通行所屬府州縣選其才識可供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督再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於耕作書經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正今日豫省之謂也著該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令所屬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優奬並將朕旨曉諭遠鄉僻壤之民俾共知之

又奉

上諭各省地方一切應用之公費朕俱令動用公項銀兩支給不使擾累官民至於賠墊捐助之事屢降諭旨嚴行禁止今貴州清查稅課一案裴律度名下開報賠墊銀四兩五錢夫以裴律度之瞻顧因循將國家數十萬之錢糧聽屬員之虧空以爲己身沽名邀譽之具今乃以四金之微開作賠墊之項顯以勒令賠墊之名歸之於朕而掩其虧耗國帑之罪人之無良莫此爲甚著將此項銀四兩五錢賞給裴律度並通行直省督撫倘地方有應用之費無論多寡俱著從公支給不得令不肖有司藉口賠墊捐助傷政體而滋弊端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平定雷波等處苗蠻奉

上諭雷波等處苗蠻狂悖不法勾連惡黨騷擾附近民

彝及官兵到日輒敢抗拒岳鍾琪等調度有方勦撫
兼施俾兇犯全獲從此附近民彝咸得寧輯深屬可
嘉所奏知道了辦理此事之大小文武官弁著該
部查明分別議敘具奏
又廣西巡撫金鉷奏蘇英毆死蘇仍將又復潛逃
照鬬毆殺律絞監候加等治罪擬絞立決奉
上諭凡擬罪潛逃之犯應絞者改爲立絞應斬者改爲
立斬必看該犯本案情罪可惡至秋審時無可寬緩
而又有脫逃之罪方改爲即行正法以懲兇頑若本
來所犯情罪尚有可原或因愚昧無知或因不知新
定之例一時起意懼罪潛逃此等之人當仍照本罪

擬爲監候著三法司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行此
本定擬立絞之蘇英乃因鬬毆起釁非謀故可比且
伊被蘇仍將毆打情急還毆斃命情罪尚輕蘇英著
改爲應絞監候秋後處決
初三日奉
上諭聚衆罷市向來定擬有發邊衛永遠充軍者有發
邊外爲民者亦有情甚可惡照光棍律即行正法者
皆酌其所犯情罪分別法之輕重情罪允當即爲正
條此則撫臣定案之專責也今魏廷珍審擬唐縉等
抗糧糾衆鬨堂罷市一案而引邊外爲民之輕律具
奏又復奏稱律例並無正條其意以爲擬重則恐招

怨於人擬輕又恐見駁於部故以律無正條一語巧
卸己責殊不思律無正條不當引確切之例以定擬
乎此案仍著魏廷珍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爲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
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
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爲鄉紳而有餘者亦由
於先世之貽遺而由於己身之俸祿撙節度始能
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
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爲國家所愛養保護
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爲善以承保其身

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
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
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
並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者忌人之貴貧者忌人之
富彼窮乏之人既游蕩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已
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爲心
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
固可相安一遇歉荒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
受其害者皆爲富不仁之家也迨富家被害之後官
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寘之重典是富戶以斂財
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夫

可憫惻者乎朕為此勸導各富戶等不時當以體恤貧民為念凡鄰里佃戶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値青黃不接皆宜不惜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為之援手如此則富戶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戶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自保其家猶富戶之宣力於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逆賊曾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強

兼并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說乃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何由即能成立而富戶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賊害天下之心欲天下之人至於窮苦豈情理中之論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為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為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戶為富戶者當知已之得於天者甚厚宜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族賙卹鄉鄰下逮佃戶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常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

又奏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自古未歸王化其人愚蠢性成罔知法度自恃地形險峻出沒靡常擾害居民劫奪行旅雖無背叛之跡然為地方良善之患亦不淺矣向來石禮哈等曾以招撫之事奏請朕怙冒萬方豈忍

令此地苗獞獨在教化之外祗以石禮哈非能辦理此事之人故彼時未允其請續經鄂爾泰陳奏前來朕見張廣泗才具優長周詳縝密必能副朕委任是以諭令辦理今張廣泗親歷苗境勦撫兼施苗民懷德畏威莫不投誠歸嚮使自古未服王化之地均得沾被朝廷之聲教鄂爾泰張廣泗辦理甚屬可嘉鄂爾泰張廣泗及在事文武官弁俱著從優議敘其兵丁等著鄂爾泰將帑銀賞賚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佐貳微員有地方職掌緊要者亦有新設新移正需料理者必須於衆員中揀選才具稍優熟練

事務之人方克勝任著各省督撫將佐貳緊要之缺
查明具奏交與該部註冊遇有缺出該督撫揀選題
請調補如本省乏員或將別省現任之員內擇所知
者題補或請旨揀選永著為例

初六日署廣東巡撫傅泰奏監犯病故請按季彙
奏奉

上諭審結定擬監犯病故隨報隨題著為定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未嘗更改所以慎重民命恐
有獄卒凌虐滅口致斃等情也況廣東係山海交錯
僻遠之區傅泰初任封疆於分內應辦之事尚未能
周到何暇為此越分陳奏之事且朕日理萬幾不敢

稍自暇逸正冀為大臣者贊勷鼓舞勵精圖治而傅
泰奏稱章疏滋煩有瀆聖聽等語甚屬不合著將本
擲還

初八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派出臺站兵丁馬兵一千名步兵
一千名其皮衣等物亦所必需但與駐防進勦之兵
有間請照進勦兵丁折半給與等語但臺兵丁雖與
進勦有間而塞外戍守亦屬勞苦著照進勦兵丁之
例馬兵賞銀二十兩步兵賞銀十兩令岳鍾琪於軍
需銀內動支按名給發

又奉

上諭張大有本內有地効其靈之語朕臨御寰區事事
仰賴
天地之恩俯垂眷佑對越嚴恪之心矢諸寤寐日望
天地之錫福於朕以及於億萬臣民初不料張大有以地
効其靈此等妄誕之語見之於章奏也前者河工微
員繕寫履歷中有河伯効靈字樣朕比時面加切責
張大有以年久大臣豈猶不知朕心而一任無知之
幕客信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以致背理慢神昏憒
已極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稱駐防哈密之甘提標兵一百名肅

鎮標兵一百名自康熙五十四年起即在哈密防守
又派令牽馱押糧傳送公文一應差使至雍正四年
始行調回在哈密十一年並未給有鹽菜行糧等語
遠戍兵丁勞苦為甚乃十一年之久總未給有鹽菜
行糧從前督撫諸臣於軍務漫不經心疎漏已甚著
將每年兵丁應領鹽菜行糧四千八百兩合十一年
計算令岳鍾琪先於藩庫內動銀五萬二千八百兩
按名補給將從前歷任未經請給之督撫逐一查出
著落分股追賠還項

初九日奉

上諭雲貴兩省營弁內邇來勦撫番彝著有勞績之員

其多本省要缺題補不患乏人現今陝西賢能官員
多派隨征需人署理著行文雲南總督鄂爾泰於現
任千總內揀選弓馬嫻熟効力行間歷練營務能管
轄訓練者十員不必送部引見即由雲南令往陝西
賞給千總俸祿授為陝西額外千總交與岳鍾琪酌
量委署守備事務其千總員缺鄂爾泰即行拔補將
朕此諭亦行文知會岳鍾琪

初十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
奉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
意防衛勿使褻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

作楷模正氣常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
以伸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
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
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
兩委員料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
勅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於雍正元年恩詔內即以
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
視為泛常嗣後著每年於歲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
無誤之處結報督撫該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
聞倘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
別議處明太祖陵在江寧昔我

聖祖仁皇帝屢次南巡皆
親臨祭奠禮數加隆著江南總督轉飭有司加意防護其
明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朝定鼎以來即設
立太監陵戶給以地畝令其虔修禋祀禁止樵採
聖祖仁皇帝時屢頒
諭旨嚴行申飭著該督轉飭昌平州知州昌平營參將差
委人員時加巡視務令地境之內清淨整齊倘陵戶
或有不敷著該督酌議增添其南北二處陵寢防護
無誤之處亦著該督撫於每年歲底冊報工部彙奏

又奉

上諭前有人參奏御史吳鳴虞居心貪婪恣意苛索於

丈量華陽縣地畝時以貢生李璋田地指為欺隱鎖
押三日勒銀六十兩又於丈量成都縣地畝時有明
臣楊廷和墳墓祭田坐落新都縣界連成都被刁民
劉宗漢越界侵佔冒首荒田九百五十塊彼此搆訟
吳鳴虞聽劉宗漢賄囑得銀八十兩竟將楊姓墳田
斷給劉宗漢復將地主楊文昉批令新繁縣枷責發
落經成都府知府王游訪查此案多有偏屈當即詳
報撫臣批發成都新都兩縣會勘現在查審又將金
堂縣監生張元鎮鎖押因伊餽送小菜禮物遂成契
交張元鎮家道殷實賠送銀二百兩不敢聲揚雖以
小菜為名而形迹顯著其為暮夜之金無疑又假手

書役弓算人等於金堂縣地方索取里甲工價每歛五錢八錢不等似此濫斷詞訟苛責窮民貪婪[illegible]在成都省會之區尚敢索取財物則勘丈各府其贓詐賄賂亦必更無底止且分丈各員如高維新等已經事竣而吳鳴虞遷延時日無非藉勘丈之名為自肥之計等語吳鳴虞納賄婪贓款蹟纍纍朕正訝憲德身為巡撫親在地方何以不行參奏今覽奏摺將吳鳴虞各款據實參劾不為徇隱甚是吳鳴虞著革職其高致王滑所報各款及朕所聞劣蹟著伊在川苛索不法之處俱著憲德一一查明嚴審定擬具奏聞高維新丈量之事已竣其吳鳴虞勘丈未竟辦理不妥之處著交與高維新悉心料理

十三日奉

上諭鹽場大使及河工効力官員必須身家殷實之人始免累商剝民及侵帑誤工等弊是以在部揀選之時皆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保其家道殷實然後命往辦事所以防其濫而收實效也聞從前揀選之人取具印結時竟有徇情受囑將並無身家之人濫行出結者似此則是取結者以請託而竊功名出結者顧私交而忘公義其罪咸不可逭查定例鹽場大使及河工効力等官到任之日該管上司將果否家道殷實之處行文移咨本籍地方例雖如此但恐視為具文含糊塞責嗣後著實力奉行毋得絲毫假借倘行查本籍其家道並不殷實具奏到日即將本人出結之同鄉官一并革職若有賄囑等情仍審明按律治罪倘本籍不據實查明扶同回覆將來別經發覺或有應賠之項本人無力賠補亦必將本籍之大小官員分別從重議處至出結之官必用主事以上之員其微末京職槩不准出結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屢降諭旨禁止賭博京城內外稽察甚嚴聞游手不法之徒潛往通州天津公然犯禁聚賭其賭具之所從來有司亦不究問又如京城禁止宰牛鬬鷄及畜養鵪鶉等事而無賴之輩則於通州天津地方仍敢擅宰耕牛私開鬬局文武官吏漫無覺察又聞京城禁賭而好賭之人隱潛匿於四鄉無人禁約似此陽奉陰違有干法紀通州天津二處之人五方雜處易於容留匪類通州有倉場侍郎衙門又有副將駐劄均當與知州等一體管理稽查違禁等事倘不實心稽查致有疎縱朕差侍衛御史等拏獲定將該侍郎副將知州等分別嚴加議處天津有總兵巡鹽御史及道員等官亦照通州之例行至近京鄉村中若有賭博等情該管汛地文武各員不得辭其責一經發覺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朕爲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凶
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時拮据實爲可憫特給以
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
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
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
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滄關乍浦成都共五
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
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
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
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徵還該將軍副都

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
官員有私自侵蝕挪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
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
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倘指稱官銀
名色或佔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
民爭利擾累地方著各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倘
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此
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
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
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
造册彙送各該旗查核奏聞所各省督標撫標提標
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
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督撫
于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
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
接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册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
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俟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
加恩陸續降旨

又奉
上諭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
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
澆漓人心僞薄皆足上干

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
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
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
十里長約百里獨缺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
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
見曾俾諭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
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
間臣因公出境勘得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
渠一道溉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二十餘年未曾
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
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

悟分渠共溉豕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
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俱慶等語王宗此奏
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為渺茫蓋
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倘一方之中彼此
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
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寬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
見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
於朝廷夫
天心仁愛下民雨暘寒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
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
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災使無辜之億萬生靈悉
受困厄乎即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宣化百里之
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即近事之顯然昭著
者其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
君寬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
嘗見直省督撫官員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
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
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
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
罹憂成習以致乖沴則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
未盡其方天下不[illegible]以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

雍正七年 月

五十五

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
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
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
而生而雨暘應時而降人歌樂利而家室盈寧以同受
上天之慈恩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曉諭咸使聞知
十九日山西巡撫石麟遵
旨訊問高成齡將李大成等改擬緩決口供具奏奉
上諭據高成齡供稱雍正五年秋審將李大成等改為
緩決時將同會說恐同知不住成齡說我們是漢人
可以擔得住等語凡審擬各案本人有一定之罪國
家有一定之法輕重出入之間不容絲毫假借方為
明允如何有擔得住擔不住之分若果擔得住便可
以枉法擔不住便可以濫刑乎即論擔當亦應是滿
洲重於漢人有何功勞出乎滿洲之上而高成齡以
為滿洲不能擔者漢人能擔此語甚不可解又據高
成齡供稱因想李大成等肆行不法係塞思黑平日
縱容所致且所毆之人未至斃命遂改緩決等語李
大成等在山西地方倚勢橫行毆打生員自始搶奪
財物其罪實不容誅是塞思黑有塞思黑之罪李大
成等有李大成等之罪安得以塞思黑既死遂將衆
人之罪歸於一人以行其開脫之奸計乎若云所毆
之人未曾斃命從來刑罰之重輕以情罪為斷故鬬

雍正七年 月

五十六

毆斃人者往往得邀寬典而光棍訛詐不必致命律條定為立決高成齡獨不知之乎從前伊都立將蔡大成等定擬以斬監高成齡現為山西布政使若果擬罪不當高成齡何以扶同附和定此大案若從前審擬既屬情罪允當則後來之枉法改輕者又何心乎高成齡在朕前保薦之人即係阿其那案目之西席而又任法袒護李大成等不法之徒則其瞻顧匪黨情弊顯然昔年阿其那塞思黑罪案原曾詢問內外臣工衆志僉同合詞陳奏今觀高成齡之情狀若此其心中必有異議且伊鑽刺多人在朕前為之保薦明係沽名邀譽大奸大詐如楊名時裴𢳚度之流伊此段擔欺罔不得不行窮究以警邪慝若石麟將諭旨內各條一一嚴加詰問如高成齡不吐實情即加刑訊

二十日奉

上諭潞州府知府沈一揆係從前諾岷題補沁州知州之員又經將洞遵旨保舉朕調來引見看其人辦事有才克勝知府之任今據魏廷珍奏稱沈一揆操守有餘而才幹不足請以部屬改補等語魏廷珍此奏與沈一揆之為人不相符合揣伊之意不過欲避庇護屬員之名故以沈一揆塞責而不顧人才之屈抑豈大臣公明察吏之道魏廷珍又稱通省無一可題補知府之人朕之諭旨令於同知以下知縣以上揀選保舉則其途甚廣且魏廷珍在任已久豈無素知之一人可膺保薦者是其為己將就之私心絲毫未改今伊既行推諉沈一揆在晉省居官多年著調補汾州府知府觀其勝任與否汾州府知府賈容恂乃該撫石麟奏稱辦事勤敏無忝職業者著調補徽州府知府

二十一日奉

上諭士子讀書明理為庶民坊表若昧於急公奉法之義抗糧逋賦導民為非其害在於人心風俗不止虧缺國課而已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為此條奏者甚多今經禮部翰林詹事科道等定議士子春夏未完之錢糧分為三限初限不完責比家僕二限不完發學扑責三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秋冬未完之錢糧亦分三限初限不完發學扑責二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三限不完詳請褫革嚴行追比等語朕思褫革之罪雖皆本人之自取然一經笞杖則難洗終身之辱一經褫革則永無上進之階諸生縱不自惜其身名朕則深為諸生惜之也聞各處催徵之例不同有責比催糧之差役者有扑責欠糧之本身者現年錢糧每至十月不完方將儒戶懲責是五月未曾完半雖在百姓未必便行鞭扑今以

此施於上子似覺稍過況生監之中貧富不等富戶
故意抗違賓法無可貸而貧生永能依限則情尚可
原今應如何分別貧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卸期貧
者得稍紓其力霑沐朝廷體恤之恩而國帑又不予
於拖欠大約各省土俗人情既難齊一可視係期限
亦未必盡同著該督撫各就本省情形秉公詳察悉
心定議務期寬嚴得當永遠可行倘該督撫內別有
所見可以仰副朕矜憐貧寒之上子而又懲戒頑富
之劣衿者亦著詳悉陳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朕聞得滿洲革退翰林車松出外行走並到蘇

州等處特命尹繼善嚴加查訪今據尹繼善摺奏查
得車松於上年五月從京起身到揚州會拜鹽道朱
一鳳隨往浙江理事同知車栢衙門留住數月又往
湖州湖州府知府唐紹祖備船相送路過蘇州與原
任翰林陳珣在虎邱飲酒盤桓十數日由揚州催車
回京等語車松昔為翰林在
聖祖仁皇帝時以粗鄙浮躁革退官職後因修書議敘補
授刑部主事伊在刑部又不實心任事是以革任今
以廢官家居不肯安分守法並未向本旗告假擅自
出京潛行遊蕩遍歷江浙干謁地方官員甚屬可惡
車松著革職拏問將伊在外干求需索及生事不法

之處一一嚴審並行文詢問所過地方官員令其據
實首出免其處分如有隱諱別經察出決不寬貸
又九卿議覆係長強盜發覺將同居之父兄分別
擬罪奏
上諭凡交部議擬案件理應詳悉定議方為周備此本
所議青查盜源一案原係陳內請究問同居之父兄
伯叔而部議止言父兄而不及伯叔其同居之弟亦
未議及大凡子弟之為盜賊者若親屬果不知情雖
父兄亦所當宥若知情隱匿雖伯叔亦豈容寬今部
議甚屬疎漏著另議具奏
二十五日刑部奏禁卒馬乙等疎脫盜犯分別擬

罪奏
上諭事犯越獄脫逃大有關於國法年來屢降諭旨申
飭各省大小官員等各知儆惕防範疎縱者已少今
安徽所屬仍有公然犯法之事皆由魏廷珍因循怠
忽不能督率教訓官吏之所致此案越獄之犯著交
與魏廷珍嚴行緝拏勒限一年如逾限不獲將魏廷
珍嚴加議處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楊以寧一案經留保恰爾紀善察審其勒索耗穀
之處擬以杖流因係奉旨擢用之員加倍治罪擬絞
監候又因黨附阿克敦等以楊文乾病故為快於本

罪上再加倍治罪擬斬監候等語法司議覆亦遂照留保等所擬具奏凡官員內不拘資格加恩擢用之人日後居官不法所以降旨重治其罪者並非因朕心之忿怒也蓋以從前加恩擢用之時原出於朕至公之心爲吏治民生起見伊等旣已受知於朕若從此砥礪上進功名未可限量乃竟自暴自棄至於貪贓犯法卽加重懲戒亦可惜況伊旣加倍受恩則有過亦當加倍受罰此一定之理凡使天下共知朕賞罰至公之心朕之本意如此程以寧係察珽保薦之人朕加特恩由知縣擢用知府乃於署事任內以欺罔貪婪被參明係因察珽處分心懷怨望故爾營私敗檢及至被參之後仍然不知畏懼又黨附阿克敦等往來拜會以大臣之病故爲快似此目無法紀行同光棍其應行擬斬之處甚多按其背恩怨望之罪固應擬斬卽按其交結邪黨紊亂朝政之罪亦當擬斬今不按其本罪定擬而先引輕條後云加倍又云再行加倍從來無此定罪之體與欲攙援朕從重治罪之諭旨留保恰爾紀善等交部嚴察議奏凡察審案件旣令法司議覆卽應將原奏錯悞之處更改具奏今一法司悉照留保等原議具奏甚屬不合著交部察議楊以寧之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覃弘發係宜山縣越逃之重犯多年未獲今思恩縣知縣林協聞其潛歸親帶兵捕前往擒解甚屬可嘉著從優議敘

又

諭土司田旻如從前開衛在地方頗不安靜臣工等參奏者甚多朕念爾土司昔年曾經効力素蒙

聖祖仁皇帝加恩優待是以暫且寬容頒發訓諭以觀爾之改行遷善與否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知爾愼守法度並不妄生事端克承國家之恩澤殊實嘉之嗣後益當敬謹守職撫恤土民不得以強凌弱欺壓隣近之苗衆斯可永受國恩於勿替矣

三十日奉

上諭在京官員歷俸六年准其告假省親此乃通行之常例爲伊等父母家居無事願歸定省者而言若其父母身患疾病或年過七十精力衰憊爲子者迫欲回家侍奉以伸其孝養之忱則非可以年例拘也嗣後在京官員有聞其父母患病急欲省覲或父母年逾七十而衰憊者俱不必俟六年俸滿著取具同鄉官印結於本衙門堂官處具呈該堂官查明卽爲啓奏請旨給假速回本籍不必由吏部彙題其歷俸六年告假省親者仍由吏部題奏將此永著爲例

雍正七年四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二日奉

上諭岳鍾琪統領大兵出口進剿之後甘涼一帶營汛綠旗兵力稍單著於西安滿洲駐防兵丁內挑選一千名暫行移駐涼州著都統蘇丹西安副都統尼馬善統領此挑選兵丁可先期預備候朕再降諭旨涼州原有兵房二千餘間著甘肅巡撫量加修理以備移駐兵丁居住山西太原府雖舊有城守滿兵今再從京城派兵五百名至彼一同居住彈壓此所派兵丁著都統鄂善統領前往駐劄其作何派出兵丁之處著兵部具奏請旨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湖廣巡察御史王璣條奏驛站苗疆各欵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熟習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俱照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議及通行曉諭之後再有犯者方照此例定擬甚屬疏漏從前屢降諭旨凡有改定科條俱寬其期限悉令家喻戶曉如此而猶有不率教者加以嚴懲始不為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則彼無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謂不教而殺於心忍乎且令地方官甚有難於奉行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王錫玠係塞楞額保薦之人今伊任內承審命盜之案共有二十餘件並無一案審解其玩惕廢弛若此則從前之保薦必出於鑽營賄賂可知王錫玠著革職嚴拏監禁俟接任之員將命案審結盜賊全獲之日該督請旨釋放如各案內有未結之件將王錫玠永遠監禁以為怠玩鑽營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稱鳳山縣知縣蕭震居官勤力人亦樸直但因伊父母年俱八十時時思憶精神漸減辦理不及從前若留臺灣於地方無益等語凡官員等之有高年父母在堂而補授路遠地方者經朕聞知皆曲體其情改用近地使之便於迎養或得音問時通如布政使高斌道員溫而遜知府顧濟美皆以伊親年老特降諭旨移調近省又如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臺地遠隔海洋難以迎養請每年渡海定省一次等語此時朕即降旨將劉藩長與孫國璽互調以慰其侍養之心其他似此移調者不可枚舉蕭震既有八旬之父母該督撫從前便應據實陳奏俾得遂其私情專心辦理公事方為人臣愛養人材之道乃不據實奏聞而為此巧法欲其詿誤回籍以致竟罷削職之咎甚為屈抑蕭震著回籍省親後來京赴部引

見朕再降諭旨
初六日奉
上諭劉洪度守土苗疆拊軀盡職皆由伊父劉自理義
方之訓有素著行文詢問本籍地方官若劉自理尚
可服官辦事著來京引見朕加恩補用倘年老不能
出仕著照伊子品級給與知府封誥
初七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
家之編氓即俱為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
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為一敎異言異服
且強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

回民之有敎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
人籍貫不同則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
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
習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敎無
所庸其置議也惟是凡人生產雖不同地而皆同具
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敎而皆同歸於為善回民處天
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其敎之大略不能外
於綱常仁義之事則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
為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拜官
受爵洊發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
公以其為良民者亦同民之本心也至於賢愚不一

回民中間有刁悍為非之人而漢人中能盡無乎要
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自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
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敎者習善敎
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
無不厚也如陝省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
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為甚又
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
之物命聞各省居住之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
宰者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 端也朕念萬
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
誨爾等為回民者當知孝由禮義講讓興仁毋恃強

而凌弱毋倚智而欺愚益刁頑兇悍之習王法所不
容者亦必為回敎之所不容孝弟忠信之風為名敎
之所樂許者亦必為回敎之所共慕倘自謂別為一
敎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為異類憲典具在朕
豈能為爾等寬假乎自茲以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
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
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敎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
撫等所屬有回民居住者務宜布朕意咸使聞知
又山西提督學政勵宗萬奏報太監解進朝私書
請託奉
上諭凡私書請託者皆貪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肯

據實參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嗣宗將此奏甚屬可嘉
著交部議敘此案內應行查審人犯著該部查審並
行文晉省嚴行察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原書併發

初九日奏

上諭凡定條例之處必須通行曉諭與以遵奉之期
再有違者方照所定之例治罪屢降諭旨甚明昨因
刑部本內疎漏又面向該堂官等嚴行申飭今刑部
以捕役治罪之例定議具奏仍未限以曉諭遵奉之
期疎忽若此總由互相推諉不實心辦事之故著另
議具奏刑部堂官交部嚴察議奏

又奏

上諭馬會伯撫楚以來參劾屬員之處未免近於苛刻
不公如所參之道員高淳知府蔣景濂其才皆屬可
用者又如柳國勳之先世守節殉難忠義可嘉其子
孫未必至於貪贓壞法又如張廷樞原屬可用之員
而馬會伯參其貪劣件成彼時朕不得不降旨將張
廷樞革職審訊大凡革職發審之員若審明是虛即
應准其開復不得混稱已經革職無庸再議此朕屢
降諭旨訓飭者今適柱既稱審明張廷樞並無貪贓
欽蹟惟一失察案款即應奏請開復何得仍以相沿
陋習含糊歸結甚屬不合張廷樞著來京引見朕另
有用處

初十日奏

上諭據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差
耳目官毛鴻基等進貢方物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自彼國起程至十二月初八初十等日陸續船到
照例進港安插館驛查前准有部文琉球六年應進
表文俟八年正貢一併恭進今該國王又請恭進六
年貢典據使臣毛鴻基等稱皇上天恩准停六年正
貢因禮部所行咨文小國尚未接准所以辦齎方物
至期虔申貢典蹐外邦誠敬殊難固却但未合例臣
實不敢擅昧施行等語朕以琉球歷來恪守臣節不
失貢期而地處重洋之外使臣遠涉風濤深可軫念

是以令其以四年進貢方物准作六年正貢其六年
應進表文俟八年正貢一併恭進所以寬其朝貢之
期與海邦休息之意也今該國王以未接部文仍按
期遣使航海而來實因未知朕之明旨並非有違成
例且其船隻已經進港行李已經安頓館驛豈可以
其不合例而却之使遠島族臣空往返於洪濤巨浪
中乎著照例准其入貢該督撫委員伴送來京一應
廩餼舟楫悉遵雍正二年之例從厚辦給以示朕綏
懷遠人之至意

又奏

上諭劉康錫等行切張憲家傷人未曾得財一案始初

魏廷珍將劉康錫寀擬杖流經部改為斬候查取錯
擬罪名之承審各官職名據魏廷珍奏稱錯擬罪名
之處皆因律無明註拘泥舊案情有可原但既奉取
職名何敢抗違今開列職名聽候部議等語朕將此
詢問刑部大臣官員等據伊等奏稱律內凡搶奪傷
人者為首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又定例內凡強盜
傷人未死又未得財者照搶奪傷人律科斷是定例
一條專指強盜傷人而未得財者言也今魏廷珍所
題刁有先等既未得財而劉康錫毆傷事主自應照
強盜傷人之例科斷不應將未曾傷人已故之盜為
首坐斬而將下手傷人之盜為從擬流也是以臣部

按例改正至魏廷珍本內援引徐月劉四二案均係
搶奪理合照搶奪本律分別首從定擬與此案不符
難以牽合等語凡內外臣工辦理國家之事惟有據
理秉公以期允當若部駁有差豈可遷就以失事之
正若部駁果是又豈可膠執以護己之非朕之告誡
內外大小臣工者不啻三令五申矣至於勉強曲從
而語含譏諷尤卑賤之惡習豈人臣公爾忘私之道
今劉康錫一案刑部援引律條甚明而魏廷珍則稱
律無明註若果律無明註魏廷珍便當據理力爭而
又云不敢抗違將職名開送似此反覆含糊之詞顯
然譏諷部駁之過刻也夫部駁既已奉旨魏廷珍獨

未思及乎凡朕辦理之事若有未當之處最喜內外
臣工直言陳奏即將改正何日不以此諄諄訓諭豈
魏廷珍尚不知朕心而故作此不得已之狀違朕訓
而傷政體耶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一日刑部議覆都統查爾泰參送驍騎校霍爾
打賞領
恩賞銀兩并領催伊爾哈將扣還宗人府銀兩不行交
納犯在雍正六年九月更定律例以前仍照舊例
治罪奏
上諭伊爾哈等侵蝕恩賞銀兩若照旗下更定侵蝕錢
糧之例即應立絞今刑部以伊等所犯在雍正六年

九月以前仍照舊例定擬所議甚是但恐更定之例
限期雖滿八旗之人未必全知或致誤犯則情有可
憫著八旗都統等再為通行宣示務使家喻戶曉儻
再有明知故犯之人即照此例治罪嗣後凡有更定
條例著八旗都統等將所定之例及奉行之期明白
曉諭務使官員兵丁等人人知悉及限期將屆之時
仍復通行傳諭不妨至再至三務使人人凜遵法度
不致妄干罪戾

十二日奉
上諭趙玉田摮劉五本係愚人鼠竊小盜未必知有脫
逃加等治罪之例趙玉仍照舊例擬絞著監候秋後

處決田舉劉五亦照舊例僉流其監犯脫逃加等治
罪之例著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刊刻木榜於獄中張
示犯人進監便令曉諭庶免不知誤犯其他禁約監
犯之條亦著詳明榜示俾各凜遵則受刑者不枉矣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覽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
仍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
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至
再至三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
當理為準庶政治有所裨益今乃於正理之外妄為
揣摩則爾等焉能知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

如各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
銓選不公戶部有意迎合則財賦難理此皆有妨於
政治者而其為害猶小至若刑部職在明刑關係最
重倘稍以迎合為心則生死出入之間刑罰必不得
其平上干
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
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
多乖數年以來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
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
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
一事既畢乃可再辦一事此所以每日勤勞而無煩

擾之患也至於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
逸此心朕於此時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
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
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
至於遺忘者此也此皆朕躬行心得之大要朕以一
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有餘爾等諸臣若
能如此則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
足乎諸臣其共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
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

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
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
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
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
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
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
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
限二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
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
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各倉米石益藏不謹每每攙和灰土糙雜不一是以領米之時勾通斯竊使費繁多弊端種種數年以來嚴飭該管等官恪守倉儲屏除陋弊頒發諭旨至再至三夫米色既已勻淨則在倉執役之人及赴倉領米之人均當凜遵法紀不應仍存作弊之心復蹈故轍昨據倉場侍郎塞爾赫劉於義等奏稱南倉倉役林起鳳等勾通監督家人與舖戶私議使費被人告發審供鑿鑿似此則倉場領米作弊之處仍未悛改也米色既好而猶勾通賄囑則必有偷盜多領之事可知著八旗都統等通行傳諭該旗並令倉場侍郎出示曉諭若本人赴倉領米之時其所得之

米果有攙和灰土等弊令其當時在倉將不淨之米交與該監督封貯或到倉場侍郎處或到巡倉御史處據實呈明即行查究倘有希圖作弊與倉場人役等暗中勾通賄囑者一經發覺將與受之人一同從重治罪決不姑貸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清查江蘇等屬舊欠錢糧已經降旨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銀八百一十餘萬兩暫行停徵令思漕項等銀民間一例編徵不分欽項若不槩行停比則錢糧難以清釐著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漕項屯折等欵未完銀二百八十一萬餘兩一體停徵王璣彭維新等可令各員於清查之時即分別條欵各歸各項俾數十年積欠其間官侵吏蝕俱得徹底清釐

十八日奉

上諭外任督撫藩臬為全省之表率關係甚重每當簡用之時常以一時不得其人深勞念慮凡內外大臣受國家厚恩均當留意於平時秉公奏薦盡以人事君之道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人密保一人將其人可爲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即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

大僚亦准列於薦牘之內若一時無深知可舉之人准其從容採訪不得草率塞責有負諮詢

又奉

上諭昨山西巡撫石麟將保題汾州府同知馬雲煥吉州知州甘士瑛送部引見朕面加詢問看來二人俱屬平常之員不知石麟何以賞識之凡督撫等保薦屬官若無合例之人即不拘資格亦可保奏但必須至公至當不使庸材得以倖邀則人心自服咸知鼓厲朕之所以諭令保題者蓋欲使出衆之才不至沈淪下僚得以乘時表見該督撫等豈可以庸員塞責若果無可舉之人即不妨據實陳奏候朕降旨如鄂

爾泰岳鍾琪田文鏡李衛俱能體朕之心可爲衆大
臣之法則也今汾州府同知吉州知州均有管轄屬
員之責而石麟以平常之人保題補授若云中有私
心不但石麟不敢其才亦有所不能但伊識見不及
素無知人察吏之明恐不免爲屬吏之所蒙蔽耳馬
雲煥甘士瑛姑照所請補授著石麟留心察看如不
能勝任即據實奏聞不得回護該部將朕此旨並通
行各督撫等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謝定國假冒職官恣行詐騙得贓滿貫貽累多人
甚至盜用二品儀從干謁地方有司其行事實係光

棍情甚可惡乃該撫以爲類於光棍比照爲從律擬
罪而刑部亦遂照該撫所擬定案具奏均屬不合著
該部另議具奏知縣魏化麟能盤詰匪類審出誆騙
情由可嘉著免其罰俸仍交部議敘

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並各省駐防以及各標兵丁朕已賞給
銀兩令該管官員經營生息以濟其吉凶緩急之用
今因征勦準噶爾派出兩路大兵遠臨邊塞此所派
之兵丁等既爲國家効力行間朕心更爲軫念已於
行糧恩賞之外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但兵丁等
出門之後家中若有吉凶之事料理無資不可不爲
籌畫周濟除京城八旗出征兵丁該旗照例支給外
其奉天等處八旗出征兵丁家中若遇有吉凶之事
著照京城護軍之例吉禮賞銀十兩喪禮賞銀二十
兩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出征綠旗兵丁
家中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驍騎之例吉禮賞銀
六兩喪禮賞銀十二兩凡此賞給銀兩其有已經孳
生利息之處即於利息內支給其未曾賞銀及雖經
賞銀而尚無利息可支之處即動正項錢糧支給著
該管官員通行曉諭使出征兵丁咸共知悉伊等家
中遇有應領賞銀之時即報明本管官本管官即行
確查出具領結照數支領毋得稽遲俾効力行間之

士均霑實惠無內顧之憂以副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又奉

上諭前因常雲高玉昔年撞騙惡蹟敗露發令查審於
高玉本籍家中查出從前作弊之筆札中有佟世祐
在京候補知府時與伊往來書信數件書中所言皆
鑽營行賄違條犯法之事且佟世祐係候補知府高
玉乃莊親王府中下賤優人而佟世祐與高玉結爲
兄弟稱曰如胞卑汚不堪無恥已極查佟世祐在雲
南知府之任多年曾歷武定開化二郡以米石虧空
被參革職又以徇庇屬員應有降級處分似此行止
不端之人其在任劣蹟必不止此一事著總督鄂爾

泰一一查出具本參奏當日高其倬為雲南總督時
將此等劣員保題調補開化府或係請託徇庇或因
不能識人被其欺誑著高其倬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兩路大將軍統領大兵進勦準噶爾凡所經過名
山大川理應致祭著撰擬祭文書寫數十道敬謹用
寶付兩路大將軍帶往遇有應祭山川臨時塡寫
神號其應用牲醴香帛著大將軍酌量分別備禮虔恭
致祭其所用香帛等項著該部察例辦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凡外省盜案皆令該督撫等將情有可原及兇惡
不可寬貸者分別定擬今魏廷珍將賊盜馬二既以
越獄擬為斬決又云馬二未經傷人越獄在未定例
以前似此兩岐之說遊移莫定仍是卸責推諉之故
習不肯實心辦事令刑部援越獄加罪之例擬以斬
決具奏此案雖於降旨定奪著仍交與魏廷珍將馬
二果應正法或原可寬宥之處確核定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兵部將因公詿誤降級革職之武弁
查出具奏今日兵部查得三十四員具摺請旨內有
皇上施仁宥過等語此等浮泛頌揚有乖理道之詞昔
年

聖祖仁皇帝屢經指示訓誨而數年以來朕又以之誥誡
內外臣工者不啻至再至三矣蓋賞罰者天命之正
人君奉天出治有善則賞有過則罰其柄非人主所
得私也至其中亦有遇過而寬宥者則以其事本有
可原之情或其人尚有可用之才故姑從寬典以許
其自新耳夫人君之仁惟令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
方可謂之仁非縱釋奸宄遂可以謂之仁也夫不能
化導百姓而使之不為奸宄已不可謂之仁矣既已
如是則不得不設刑罰以禁約懲創之所謂刑以弼
敎也若再務施仁之名而為姑息養奸之事則匪類
肆行無忌良善困不能安枕而不良之人無所懲戒

悛改將見犯法者愈衆是陷之入於邪惡之路也不
仁孰甚焉施仁宥過四字若不能通曉其義用違其
當則流弊無所止極朕若不明白開示恐將來識見
平庸之人主為此等套語所欺務虛名而忘實政必
有不當施而施之仁不當宥而宥之過其患可勝言
乎即如今日兵部具奏請旨之三十餘人將來引見
時豈皆可以起用若有不用者則是有不施之仁有
不宥之過矣朕豈肯受此名乎朕治天下惟有敎養
兼施勸善懲惡此外非朕之所知也如楊名時張楷
等胸藏詐偽是以陳奏之詞語多含蓄朕已一一指
示降旨切責并屢次戒飭臣工矣兵部侍郎楊汝穀

胡煦皆並非不曉文義者且日侍班聯孰聞朕諭尙
昏憒糊塗至此則外省疎遠之臣工必更不能體會
朕意也著將兵部堂官嚴加申飭並再行曉諭內外
大臣官員知之不必回奏
又奉
上諭憲德奏報耕耤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慚學
稼等語耤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所以令各省有司
通行者蓋欲使守土之官咸知體朕敬
天勤民之意勸率百姓力田務本無失農時並非令督撫
等學習耕耤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本章自應
倍加敬謹乃云識慚學稼爲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

殊失陳奏之體況論語樊遲以學稼爲問而聖人以
大義訓之今憲德安得以賢人自居而以學稼爲自
謙之語凡大臣繕疏進呈若平時不能深通文義便
當質樸陳詞以達己意不應聽鄙陋之幕賓勦襲套
語杜撰成篇致失大體朕因憲德素無學問是以止
於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
交部察議此本著擲還令憲德另行繕本具奏
又刑部議覆廣東提督學政顧仔叅奏教官梁黍
華私書干請奉
上諭鑽營請託之風關係人心吏治屢經降旨嚴禁而
此習尙未悛改蓋私弊之不能止息由於私門之未

嘗杜絕也內外官員等均有化民成俗之責乃陽奉
陰違致滋弊竇反之於心能無愧赧顧仔據實叅奏
不爲徇隱甚屬可嘉年來諸臣中惟鄂爾泰曾奏劾
屬員干請之事若臣工皆能如此則私門自然杜絕
無處行其營求卽有萌請託之心者亦共知儆畏不
敢復蹈故轍風俗可以轉移矣如高其倬魏廷珍者
但知博寬厚之虛名姑息贍徇何以整頹風而除陋
習諸臣當以爲戒顧仔著交部議敘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川陝總督岳鍾琪遵旨議覆奏摺內稱肅州地
方甚屬緊要將來鎭臣王剛領兵出口之後署理鎭

務實難其人仰請聖恩將肅州鎭印務命與漢鎭臣
曹勷署理但曹勷亦係奉旨派出領兵之員今請留
署理肅鎭其領兵鎭臣仍須派補伏查川北鎭臣張
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現今赴京陛見其才之能
勝領兵之任與否自蒙聖明洞鑒如果勝任乞令星
速回陝領兵出口以足原派鎭臣四員之數則因材
任使各得其人等語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曹勷明白
精壯乃實心効力之員應仍令領兵出口岳鍾琪既
稱張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朕看其人尙壯健或
可勝領兵之任著於原派總兵四員之外增添一員
卽將張成隆派出令其星速乘驛赴陝著大將軍岳

鍾琪酌量委用至於肅州辦理軍需更關緊要著督
查郎阿相隔路遠巡撫許容又屬新任著湖北巡撫
馬會伯前往肅州辦理軍需一切與督撫等公同計
議而行即帶管肅州總兵印務甚為妥便其湖北巡
撫印務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前往署理

三十日奉
上諭朕荷
天地鴻恩俯垂眷佑寤寐之中對越
神明之心至誠至恪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効靈等字輕
慢
神祇朕心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鐸奏
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効靈字樣想未見朕歷來誠
諭之旨耶衍聖公為
先師後裔服習家訓拜疏陳詞尤宜合理此本著更改
另行繕寫具奏

又兵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題參休致海澄公
黃應纘因承襲公爵賄囑該縣出結應革去職銜
令該撫究擬具奏奉
上諭黃應纘係告休之員其承襲世職乃伊家事未免
瞻顧私情若地方有司平日不開賄賂之門假行勒
索則黃應纘亦何至以財請託罹於罪戾是其罪全
在知縣張渭烈張珂等也今欲得受賄情由應將知

縣二人嚴加審訊便可定案黃應纘之祖父忠懃懋
著若以承襲之事致干黜革朕心不忍黃應纘從寬
免革職銜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員外郎蘇金泰勒索阿爾
布巴黃金一案蘇金泰雖堅供不認但蘇金泰跟
隨延信作西藏通事延信勒索黃金已有確供則
蘇金泰受金之處亦屬確實應照律擬絞監候奉
諭據刑部奏稱蘇金泰得受黃金之處堅供不認以
為阿爾布巴挾讐誣賴等語刑部等衙門復揆情科
斷擬以絞罪具奏延信得受阿爾布巴等黃金七千
兩供據鑿鑿中外共知今蘇金泰不肯承認受賄則
延信之受金據蘇金泰之意亦謂有冤抑乎今刑部
揆情定罪恐無知之人因蘇金泰之供招不確謂延
信得金之案亦在疑似之間刑部審擬殊屬不合著
將蘇金泰再加嚴審務將實在有無得金之處確取
口供定擬具奏不得仍前含糊定案

雍正七年五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噶爾
狡猾兇頑父子濟惡爲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
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
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
經理周詳備辦豐足弘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
官弁兵丁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
甚爲可嘉此益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故奮發之
氣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
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
馮河爲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
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
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服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
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
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
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
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
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
此感格
上蒼蒙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
將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
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
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恩愛嚴明副將軍參贊大
臣等和衷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畧其一
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攸司均關重計祇奉將軍之令
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
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効力
酬恩之會况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
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
圖上進古人以共爲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
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
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爲元首以股肱
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
指之痛癢相關脆誠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
推諉之心且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並不
應存躁進貪功之淺見盖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

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膺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
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籌
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
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又奏

上諭盜犯陸佛自行投首該撫以其行劫二案不准減
等刑部亦遂照擬覆奏夫劫盜之許令自首減等者
既可開愚民自新之路且使案件易於清結若以行
劫二次雖自首不准減等其爲盜多次之人必不肯
自行首報矣似此等罪案外省定以重律固當既交
部議該部自應兩請候朕採其情罪輕重須發諭旨
陸佛雖有別案未結而此案既經自首不應定以斬
決著另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
工益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痌瘝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
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
其道以爲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袵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
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

六 雍正七年五月

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
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則
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
則事
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待下爲不仁不信有此數端
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
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
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
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
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
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

又奏

上諭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蓽陋儒此本奏賀
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
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
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
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
詞湊成自謙之語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
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之職超擢至工部侍郎而在
工部時聽徇苟且聽阿其那之指揮不能卓然自立

十 雍正七年五月 四

尚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賚賚字訛
寫賫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疎
忽狂詐姦僞儒者固當如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
白回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効靈字樣者屢經
降旨嚴加申飭如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宜乎中外
共知朕心矣乃郡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內竟
用乾坤効靈之語朕覽之實為悚惕不寧之甚朕於
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感召
天和或云受
天之祐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尚於義不
悖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効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為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視君也以為九重之尊而以
人君視

天共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
而稱為上所崇奉或稱為福與君齊彼為上官者能
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
神何以異是人惟胸中蒙昧不知立言之體遂至習而不
察大失敬謹事君之道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著再行申
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此等字樣者著通
政司即行參奏如送內閣即著大學士參奏
又奉
上諭上年十月內降旨令內外官員各保舉一人送部

引見倘所保人員內有現在試用者若一體准其送
部引見恐伊等因現在試用之缺不稱其意而起規
避之念嗣後若有保舉現在試用人員者著先將咨
文送部該部彙齊請旨准其進京引見再令來京又
如保人之員現係試用尚未實授者是本人之優劣
尚在未定難與現任之州縣比論亦著先行咨部彙
齊請旨准令引見者再著來京
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為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
者非方欲寬而濟之以嚴方欲嚴而濟之以寬也惟
觀乎其時察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如十

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寬一二人不罰之理即如戶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冤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飢者不可以飲充若強飢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

乎

初七日奉

上諭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决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心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闕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副朕欽恤矜慎之至意

又奉

上諭聞近來遵化等州縣採買供應

陵上官兵米石竟有吏胥串通兵丁當差人等折銀代米私相授受每石或六七錢八九錢不等使吏胥利於侵剋而不肖兵丁但取現銀入手便於花費及至五六月之間米貴之時艱於糴買往往困乏該管官亦並不留心稽察嚴行申飭甚非加恩於供奉

陵寢官兵之至意也嗣後著該督嚴飭州縣官將本色米石按名支給

三陵總管亦不時稽察有復蹈前轍折銀代米者即行題參將授受之人從重議處

又奉天將軍多索禮奏原任

盛京戶部侍郎格爾布入官銀無完將督催承催不力之協領拖狄等題參交部議處奉

上諭格爾布之家口雖在盛京但伊原係京城之人在

盛京居官不久所有應追銀兩該旗自應在京查明家產著追還項乃相沿推諉之陋習以卸己責致盛京各員俱以承追不力被參甚爲屈抑著將本內所參之員免其議處其從前互相推諉各官交部查明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工部奏稱武昌荊州二處水師營戰船應照祖秉衡奏准之例將小修改爲歲修等語夫祖秉衡條

奏乃雍正七年通行之案將從前已歷三年未修之船隻准其小修嗣後每年令其歲修則船隻始得堅固而各省亦易於奉行今據工部所議以三年期滿應行小修之船改爲今年歲修是以七年所定之例行於四年未修之船也於情理甚屬未協其中不敷之費必致令地方官賠累豈非寃抑著該部另行定議其從前議覆修船各案若有似此錯誤者俱著該部查出另議具奏工部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將齊蘇勒原參范周吳擅開黃浦閘放水一案照承審官所擬滿杖具題范周吳身爲汛員

明知二月間重運開行正需蓄水之際乃不俟批詳將黃浦閘擅自開板放水寧無情弊若云運河水長恐礙堤工則二月初旬非發水之時亦尚非桃汛之候何至刻不容緩從前齊蘇勒以該道審擬未協批令嚴訊確情必有所見今尹繼善仍照原擬具題草率完結甚屬不合從來後任官接辦前任事件每多私心陋習不可勝數如前官保薦倚用之員其人亦必有一長可取而接任者必苛求其短以示己之精明而於前任叅劾之案則往往委曲開釋以市己之寬厚至於地方陋規衙門積弊又瞻顧回護爲己身預留地步而不肯舉發此皆輕重顛倒是非錯置出於意見之私而非公正之道尹繼善題參此案識見淺小陋習未除此案內范周吳開閘放水實情著尹繼善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從前徇庇承審之員一併嚴察議奏以杜小人居心險薄幸災樂禍之惡習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有司官補授之時迴避本省蓋因地方密邇恐其中有嫌疑牽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北湖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中而幅員遼濶相距甚遠定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原與隔省無異則官員選補不過有同省之名而並無嫌疑牽制之處必須迴避況既係同省

則於彼處人情土俗較他省之人更爲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所裨益嗣後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魏廷珍遵例自陳應用奏本而用題本魏廷珍並非不知條例之人且由學士至於巡撫歷任多年上次又曾經自陳而此番忽爾錯誤豈得謂出於無心蓋伊之意以爲外任文武大臣題本奏本誤用者朕閒常降旨寬其處分而伊自知無邀免之理特有意

誤用廿受參罰使天下之人謂朕之待伊必苛求
而伊之獲譴皆屬無心之過假此一節以掩蓋衆愆
其用心甚屬奸偽夫本章不合體式而免其察議者
或係武職大臣不通文翰或係初經外任之員未曾
諳習體格其情皆有可原又如督撫等有降級罰俸
之案而寬免者亦因其人平日爲國家實心効力朕
不忍以小過處分是以沛恩於常格之外凡此寬嚴
輕重之間朕皆準情度理出於至公之心如魏廷珍
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陌路者朕念其何長而寬
其循例之處分今又將明知之例故意錯誤以干參
處人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乎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備辦軍需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採買
騾匹運送糧餉今直隸山東解京之騾陸續報到俱
屬肥腯壯健據此則地方官之採買辦理實心用力
可知著將二省解來之騾匹查明各地方官採辦之
多寡及肥腯之高下分別等次交部議敘以示嘉獎
其解送之員亦屬勤勞著一併酌量議敘從前議定
每騾一頭給與官價十二兩今看所解騾匹甚好諒
官價十二兩及每日喂養准銷之銀必不敷用其多
添之費著經手之該州縣官據實報明該督撫該督
撫照所用實數於本省存公銀兩內即行給發不使
絲毫累及民間亦不令州縣官有賠墊之苦但不得
借此恩旨滋浮冒之弊著該督撫公平辦理因此次
需用騾隻既多而該地方所採買者又甚屬肥壯是
以增給價值並令加恩嗣後不爲例其河南山西
二省所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
奏若能如解京之辦理妥協亦著照直隸山東一體
加恩

又奉
上諭據岳濬疏稱山東觀城縣有盜犯林琳拘禁在獄
其妻入院私給其夫銀兩林琳將銀付禁卒李玫懇
其照看李玫即乘衆人睡熟將林琳鎖鐐放開令其

越獄脫逃等語夫盜犯乃秉性兇惡之徒身雖縶於
囹圄而作奸犯科之念未嘗止息況强盜之罪律應
立斬伊自料難逃國法往往挺而走險妄希兔脫則
防範更當嚴緊今乃許其妻子家口入監探視此等
不良之人乘機滋弊如串改口供賄通信息種種奸
計不可枚舉嗣後當嚴行禁約不許往來再如盜犯
劫奪其嫡屬豈不知情若果能勸阻於平時未必不
可以使之改惡從善其聽從爲盜而不行勸阻者皆
希圖得財分贓助盜爲惡者也嗣後積慣爲盜與屢
次行劫之人其妻子嫡屬應如何分別治罪之處著
九卿一併定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岑齊岱岑映宸父子二人名下應追贓銀據鄂爾
泰奏稱岑齊岱已經病故應照例免追止追岑映宸
應完之項所奏甚是刑部駁議必欲將伊父子兩案
銀五萬餘兩一併著落岑映宸名下勒限嚴追若云
欲使錢糧有著倘岑映宸力不能完是錢糧仍無著
落況朕念伊祖岑祿曾有軍功已將岑映宸之罪開
恩寬免今若照部議則將來不能全完之時仍將伊
治罪乎抑再降旨寬免乎部議甚屬不合著另議具
奏

十六日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
凉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
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
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
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
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為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
委署近地展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
缺轉成閒曠之所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
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
等員則間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
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
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
委不得使屬員巧為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
時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
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董永芰索詐安瑞成一案經刑部等衙門將實情
審出定擬斬罪洵不為枉但據伊供在福建臬司任
內得受節禮銀二萬六千兩伊居官劣跡甚多贓私
累累其收受屬員餽送及取於地方者豈止此二萬
餘金之數且其從前餽送允禵之物華麗豐厚衆所
共知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辦此今在部訊問

尚不肯據實供吐仍復巧詐支吾甚屬可惡著將董
永芰家資抄沒入官其妻子入上三旗辛者庫當差
其任內所得贓私及歷來餽送允禵之物著該部將
董永芰及伊親信管事之人嚴行審問務令一一供
出不得絲毫隱諱昨董永芰解京之時在途有意延
挨顯係潛藏寄頓所有財賄而江南督撫范時繹尹
繼善徇庇姑容聽其留滯不行催督且所審命案寬
抑而督撫等扶同具題不行駁查明係黨庇者飭交
與范時繹尹繼善將董永芰任內所得贓私若干及
如何寄頓藏匿之處一一查明追出倘再有隱瞞定
將范時繹尹繼善嚴加議處董永芰所有婪贓之項

大抵取於福建者居多今福建泉州廣東潮州二處
有修理城垣工程著將伊所有資財等項從該旗及
任所查出者解往泉州潮州二處爲修理城工之用
又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印務岳超龍摺奏永順土民聚集
多人控告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濫差妨農縱役强姦
民婦又藉名墾榖勒賣兒女賠補苗糧約有二千人
扎住永順城外臣現咨鎮臣周一德前往撫諭倘仍
逞蠻頑不卽解散則應調遣官兵相機勦撫等語從
前永順土司懇請改土爲流朕屢次降旨不允後以
該土司情詞懇切始勉從其請加以特恩並令該地

方官撫綏苗衆和輯乂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衆妄
行干犯國法雖係伊等秉性愚頑然亦必由該同知
不能拊循之所致潘果係王國棟保題之員何以居
官之劣如此今若交與湖廣督撫審理恐伊等瞻顧
回護但云土司兇悍漸不可長而不能得其實情昨
降諭旨令趙弘恩署理湖北巡撫印務趙弘恩平日
熟悉苗疆情形著於到楚之時先赴湖南審理此案
再令御史苗壽唐繼祖前往會同審訊其士民倡首
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若潘果實有苛刻凌虐等情應
置重典以彰國憲提臣岳超龍奏摺及土民控告呈
詞欵蹟俱發與趙弘恩等逐一秉公訊問湖北巡撫

印務著布政使徐鼎暫行署理俟趙弘恩此案審定
之後再赴署理湖北之任
又四川提督黃廷桂奏報黃螂土司安插內地事
宜奉
上諭各處土司呈請改土爲流者朕俱不允屢降諭旨
甚明今據四川提督黃廷桂摺奏黃螂土司國保屢
次具呈懇請題達且稱祖遺土地多被隣封侵佔兼
以轄屬愚頑難以管教惟恐貽累子孫所有四子倘
得學習禮法猶可成人等語朕念該土司國保素知
遵奉法紀自會勦米貼軍興以來隨營効力更爲恭
順其所轄土民亦無助逆惡蹟今屢次呈請改土爲

流情詞懇切旣於伊身及其子孫有益朕不忍違其
所請著給與守備職銜并賞銀五千兩爲立產安居
之用其願居何處著該提督向伊詢明悉心酌議善
爲安插俾其永遠得所以副朕懷
十八日奉
上諭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淸朔漠以來褒忠錄
功之典最爲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
有勞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
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
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賞之典
俱致淹滯卽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商川北川青海

桌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
卹賞議敘祇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任巡撫
王景灝同知張梅華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可鈐部
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卹賞之處一幷稽延經朕訪
察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
爲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
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將南川青海等處文武官
弁兵丁速行卹賞議敘嗣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
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
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
將此永著爲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弁兵丁若

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
照例卹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槪免追還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
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
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
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
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
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
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爲例惟是運丁人等務
多素有惡習如偷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

法紀此向來之通弊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
船因私忿小怨遂致操刃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
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
皆衆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
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
糧船爲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名爲風客慣與糧船
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地奸徒令其賣貨
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載其所售之
價則風客與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
利風客恃糧船爲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
販日多而官引日滯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奸犯科

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屢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
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
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
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益當
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爲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
場侍郎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
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
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免運丁追賠銀
兩應行全追奉
上諭旗丁等勒索銀兩內有僱覓水手置買篷索等項
尹繼善所奏酌量免追甚屬明晰而刑部必欲駁令

全追每見刑部遇有徇私開照之人不問錢糧多寡輒援引條例輕與開豁如無利於其間則必加意苛求借錢糧為重之名多方駁詰不知錢糧固宜慎重而國家辦理事務自有體統即如近日岑映宸一案刑部必欲將伊父子名下銀兩一并勒追不過徒有追取之名究無完納之實此等皆有關於政體此本所議甚屬不合將本發還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凡各衙門奏本奏摺經朕覽閱內有折角發出者奏事之員俱應將折出之處請旨改正紅旗都統蘇丹等具摺奏事朕折角發出伊等竟不請旨及朕思及詢問伊等已各散去傳到時又稱摺內折角之處未曾看見自認疏忽大臣等奏事理應敬謹詳慎豈有發出奏摺而不留心檢閱之理似此等處尚不詳慎更於何事用心旗下大臣辦事疏忽大率如此朕每日訓誨猶不悛改著將蘇丹舒楞額鄂齊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凡發出奏章有折角處而不請旨者俱交部察議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湖廣巡察王璣摺奏驛站夫役一案既已會同該撫等以仍循舊例長養在站合詞具題又稱雖有長養之名實不能長養在站等語王璣職司稽查驛

站之任若確有所見與巡撫意見不同便當自行陳奏倘地方情形實是如此彼此意見相合已經合詞具題而又私具奏摺為瞻顧遷就之詞則存心巧偽之甚王璣自巡察湖廣以來所奏事件大率皆虛誕支吾苟且塞責看來不稱巡察之職著調取來京御史唐繼祖現奉差委審理土司事件俟審結之後即著巡察湖廣地方至王璣朦混具奏之處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苗壽等奏稱伴送暹羅貢使人員沿途違例勒索借端逗遛騷擾驛遞等語凡奉差人員不許騷擾驛遞定例甚嚴朕又屢頒諭旨嚴行禁飭今廣東所差伴送人員尚敢肆行無忌甚屬可惡俟伊等到京之日將伴送管事之人員交與該部即行拏問并行文所過地方之該督撫轉飭州縣等官將彼伊勒索騷擾之處據實首報倘以為已經應付之事隱忍不言或部中訊審時本人自行供出或由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不首之員從重治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藉言亂政此倡彼和

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爲王章所不宥昔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

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拳邪屏息一切猖狂流蕩之風早已翕然不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爲務以納忠廣益爲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其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

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內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爲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爲之斟酌輕重訓誨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如崔致遠等不肯爲都

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恣肆詆毀大臣思欲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參劾田文鏡貪贓納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欲輕變舊章錢廷獻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於鄉里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爲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己以

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爲甚人臣事君之義固可存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言官以進言爲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爲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爲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爰待朕之指示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切望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倘復蹈昔年之故轍則有

宮而無益也著詢問科道等伊等之意仍欲似從前
密奏乎抑欲照近來之例祇用露章乎若欲仍行密
奏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
又福建巡撫劉世明奏革銅山營左哨千總高炳
章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捏報溺死親丁希圖
掩飾照例治罪奏
上諭查定例內戰船因公擊碎者該督撫查明保題免
其賠補動支錢糧修造等語今千總高炳章因出洋
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正與因公免賠之例相符不必
因溺死親丁而後可以邀免賠補也高炳章身爲武
官豈不知海洋戰船之定例其所以誤報親丁溺死

者據伊供稱本夜遭風壞船之時衆人跳過商船比
時查點不見親丁鄭朝一名即具文稟報後因鄭朝
挾板浮水得免閱二日回營未曾再行詳報等語此
處自是實情高炳章既係遭風遺失器械而劉世明
引平時遺失器械之例究議治罪似屬過刻賠補之
處悉行寬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爲蛋戶即猺
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蛋船
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蛋戶爲卑賤之流不容
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

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
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
得因地方積習强爲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
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戶聽其在
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
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
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
有司勸諭蛋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
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又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惠士奇前任廣東學政時該督

撫人人稱揚其善巡撫年希堯極力保薦乞再留粵
三年是以復令其留任副後督撫等亦無不交口稱
揚譽言日聞於朕及差滿來京進見時見其舉止輕
佻奏對不實至問以地方利弊茫然不知問以官員
賢否亦一味含糊惟極力袒庇方願瑛又薦一年邁
不能出仕之人求朕旌獎似此居心行事與朕前此
所聞迥異況在粵兩任未聞陳奏地方利弊一事其
爲沽取虛名視國事如膜外而媚督撫致令越格保
薦也明矣其人甚屬巧詐朕留心細加察訪其在學
政任內亦並非一塵不染之人從前將伊留任三年
竟爲所欺矣似此巧詐奸詭之風不可不遏著交與

祖秉衡令伊修理鎮江城垣効力以贖欺詐之罪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湖南常
德府屬之武陵縣宿郎堰週圍約四十里逼近洞
庭湖西汊地勢低窪明代隆慶年間堰堤潰敗糧賦
虛懸至康熙五十二年湖南荒額田畝奉
旨全墾於五十九年陞科經知縣陳敏查補外該堰田地
實缺額糧六百五十石比因隄廢田荒糧攤合邑公
完後經知縣陳沆詳委經歷翁旭丈勘共丈出田地
一萬二千一百餘畝於雍正四年起應按糧科徵銀
三百四十兩零請免合邑攤賠照舊徵收查當日翁

旭丈勘時將湖坪草灘及久荒之區概行詳報陞科
原屬朦混續據署事知縣陳哲詳稱前項報墾錢糧
除雍正五年奉旨蠲免外其四六兩年錢糧按册催
徵分釐無完實因從前勘報不實更兼四五兩年連
被水淹是以無可着追等情臣等隨行布政司轉飭
該府縣確勘去後兹據布政使趙城等詳據知縣承
泰親往確勘實丈出成熟田地共五百八十五畝零
科徵銀一十六兩零現有花戶承辦其餘實係久荒
難以開墾亦有墾後仍被水淹拋荒所有拋荒糧銀
三百二十四兩零實屬無着仍請合邑均攤至該堰
堤塍除上年兩次發帑興修現資捍禦高區成熟田

畝外其餘廢堤地居洞庭下流即使堅築恐風浪易
侵斷難捍衛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我皇上
念切民依凡事稍有不便於民者無不反覆推求務
期允當臣等用敢據實密奏等語朕覽邁柱王國棟
所奏甚爲明晰武陵縣宿郎堰堤岸濱臨洞庭地勢
低窪既難修築則淹沒之田地何以責令輸納錢糧
若將此項難徵之糧派令通邑均攤完辦亦屬不可
着將每年額賦三百二十四兩零悉行蠲除其雍正
四六兩年舊欠暨本年錢糧亦全行豁免該督撫等
轉飭有司實力奉行

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三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楊鯤奏請將四黨口稽查私販之守備撤回本營其員缺揀選試用之藍翎侍衛前往等語夫藍翎侍衛若果可差委巡查私販即可辦理營伍事務何必調換多此紛更況藍翎侍衛命往試用亦非常行之例楊鯤此奏甚屬卑意不合著將本發還

初三日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覆奏科道輪班條陳不必舉行如有不便露章者仍行密奏奉

上諭科道等所奏朕已深悉其不肯輪班密奏者必出於滿洲科道之意從前朕令三品以上大臣輪班密奏而旗下武職大臣以無可條奏為大苦大難之事其中竟有各處訪求下及於所屬微賤之人冀得一言一事以塞輪班之責者聞者皆為嗤笑今朕之所以將密奏詢問科道者並非因國家政事有不便見於露章之處也蓋曲體伊等之情或有所瞻顧而不敢明言或有所牽制而不能直達故特令密奏俾伊等得以將其忱悃耳今科道不欲輪班密奏而云倘有不便露章者則用密摺此介在兩可之詞苟且自便之術也況平日既不輪班遇時而忽密奏倘所奏之事見諸施行則皆可揣度以為某人之陳奏與露章無異謹恪者仍生畏懼之心而不肖者更得藉以為作威作福之計矣科道等又稱皇上至聖至明於天下大小事理無不周知洞悉斟酌咸宜等語夫天下之大兆民之多百官之衆庶務之繁豈能經畫周詳敷施悉當而科道陳奏云云伊等能保天下之政治官方一無闕失乎倘伊等以為可保則將來凡有乖舛失宜之處當於伊等是問也朕以伊等或願密奏或但用露章降旨詢問而伊等含糊具奏不合著公同另行覆奏

又刑部議奏私鑄之劉四海等擬斬立決奉

上諭劉四海以鑄錢為業因貧窮謀食起意鑄錢同夥不過二三人所鑄之錢亦止九千二百文與大夥公行私鑄者有間劉四海王四海郭二著改為應斬李文榮著改為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初四日奉

上諭前歲據齊蘇勒奏稱朱家口等處自漫口堵塞之後淤出沃壤甚多隨經丈出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地共計二萬二千餘頃已按則陞科民情踴躍今據尹繼善密奏言前年勘丈新淤之地因派委之員辦理草率所報之數未盡確實有新墾之田不敷報勘之數而以新糧攤於舊地者夫清丈地畝原為便民息

訟之計若勘報不實或致賦浮於田則小民難於輸將非朕惠愛之本意著尹繼善會同范時繹遴委賢能員再加確勘據實陳奏

初六日奉

上諭上司之於屬員遇貪贓枉法蠹國虐民等事自應即行參劾不容遲緩若舉動粗疎禮儀錯誤此等無心之過則當申飭教導令其悛改或於朕前摺奏待朕降旨訓誨之此乃為國家愛惜人才以情理課吏之道也憲德以知府王游於考驗武弁齊集之日在座酣睡肆然無禮特疏糾參此舉過於苛刻從前趙申喬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之時與諸臣坐班公然睡去

聖祖仁皇帝尚矜其年老止加以訓誨未曾交部議處今王游賦性粗率又因望七之人精神不足以致失禮於上官之前只應面加訓飭使之省改不應以此小節急切見之於彈章也至於王游向憲德稟稱高維新之語憲德體察所稟是虛此一節事或係王游誤聽人言或高維新本有此意而不露圭角於憲德均未可定若因王游誤稟即重加譴責則屬員有所見聞皆不敢直達是自蔽其耳目矣為督撫者不拒絕屬員之言而又胸有定見不為所惑方可以收羣策之益但憲德因怒王游失禮即據實參奏尚是憲德直爽之處若含怒於心目前隱而不發將來苟求他事以嚴劾之則險薄甚矣督撫等倘有如此居心者即暫時朦混究難逃朕之洞察必獲重譴也王游不便仍留川省著來京以京官補用成都府知府員缺即著憲德於通省人員內揀選題補

又奉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為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費家貲品行日即於卑汚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

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為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為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即迷而不悟且甘為下賤而不辭亦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則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為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為之子弟

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即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妄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懲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初八日奉

上諭吳璁芳圖姦子婦胡氏以致胡氏羞忿刎頸不死復行自縊又毆打婢女夏妹斃命巡撫魏廷珍將吳璁芳照親屬強姦未成律擬發邊衛充軍刑部改照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兩擬輕重不倫魏廷珍見部中所改將以爲殘忍乎或以爲苛刻乎據魏廷珍所引之律乃強姦未成之條而置人命於不問且吳璁芳名列膠庠事關倫紀若照魏廷珍所議歸結果足以服人心而彰風化乎在魏廷珍如此具奏必有意見或係按察使劉柟定擬轉詳或係魏廷珍曾經授意著魏廷珍劉柟各行明白回奏

又江蘇巡撫尹繼善叅奏桃源同知張充國賄囑叅看河工侍讀學士西柱經西柱咨明應將張充國革職究問奉

上諭此所叅張充國著革職其侵帑行賄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追擬具奏營求賄賂之風實吏治官方之大患屢經降旨嚴禁而此弊尚未改除者所謂下愚不移也若非公直之人據實舉發不爲徇隱難以懲邪僻而儆將來年來惟鄂爾泰曾叅屬員請託之事今西柱將張充國行賄之處據實咨明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廣東總督孔毓珣叅奏副將湯寬婪賄各欵奉

上諭湯寬已陞授金門鎮總兵官朕覽孔毓珣叅奏湯寬疏內稱把總陳祿帶賊陳意欽做線陳意欽脫逃湯寬聲言揭叅陳祿陳祿送銀五十兩得免陳意欽亦經獲回等語陳意欽既經緝獲則陳祿無罪湯寬之不行揭叅未必由於受賄也疏內又稱湯寬得受李文先銀八十兩隨將伊補馬戰兵又拔外委把總

等語夫招募兵丁拔補千把若果湯寬營私納賄則所屬之中豈止李文先一人何以此外無可參劾此欵亦涉疑似至於出門赴省收受屬員路費乃武職陋規非枉法受贓可比昔見水師武職不能固守清操者頗多想湯寬尚未滌除此習也孔毓珣因向日曾經保送今不敢以其過小而為容隱朕念湯寬人材壯健且熟習水師才具甚屬可用著將孔毓珣所參之處免其究問倘湯寬自後居官再以操守不固被人糾參或經朕訪聞定行嚴加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署禮縣知縣董與國揭告署鞏昌府知府徐廼瀛請令質審奉

上諭董與國以微末之員於署府徐廼瀛揭伊劣蹟之後捏揭徐廼瀛曾經索借銀兩以為反噬之計似此則以後上司不敢揭報屬員矣此風斷不可長況董與國所犯罪狀已經一一審實有應得之罪若再將此案究出誣捏情由則其罪更重且以微員訐告上官而即令稽留對質亦屬非體著將董與國捏揭之處不必究問令徐廼瀛即赴延安新任

初十日奉

上諭準噶爾世濟兇頑心懷叵測將來必為蒙古之巨患貽國家之隱憂是用發兵聲罪致討上承
先志下靖邊陲師出有名事非得已兩路軍機朕籌算者

久矣其軍需一應事宜交與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為辦理其西路辦理事宜則專於總督岳鍾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經理二年有餘而各省不知有出師運餉之事今覽岳鍾琪所奏備陳十勝之情形非忠誠為國費數年苦心深謀熟思者不能及此然軍務所關重大朕不敢預言其必然惟有加倍敬謹仰懇
上天
皇考鑒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又奉

上諭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聞山東車騎營兵李中倫拾金不昧一事甚屬可嘉講讓與廉最為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為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為恩賞軍士之物即時稟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假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悃自能感格
上天俯垂默佑朕聞之深為嘉慰慶幸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並傳諭內外直省兵丁等果能聞風慕義共務善行必仰蒙
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奢侈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

爭封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
者實自強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
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
閻老秀才尚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
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倫盜忿
爭封殺干名犯分之事紳士一一為之無怪其漸染
成風寖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
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
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
整齊而約束之祇恐小臣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
業蒙俞旨伏思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粵江烟島悉士

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之勤宣德教力返
淳風於地方宜有稗益等語朕思謹厚為風俗之本
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
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為庶民坊表
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
行不法作奸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為民者
見紳士之身通仕籍名列膠庠而所行尚然如此則
相率效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
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
自覺赧顏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
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又刑部奏毆死胞兄趙希一之趙希二照律斬決
奉
上諭據稱趙希二與胞兄趙希一久已分居緣趙希二
胞弟趙希四病故遺妻范氏貧難孀守欲圖再醮因
有人議親趙希二邀兄趙希一來家押字希一欲索
押字銀三兩趙希二諫阻以致角口互毆將伊兄打
傷殞命等語弟毆兄死乃倫常之變法無可貸但此
案情節尚有應行詳察之處若趙希二將弟婦留養
在家本欲改嫁以圖獲利而又不分給希一押字銀
兩則情甚可惡倘平時希一不能照管希四夫婦而
倚食於希二及至范氏改嫁之時又欲強分財禮以

至希二不服則希二情尚可原著該撫將其中情節
再行確訊詳查秉公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以任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
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
不止於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有見賢而不能舉兩
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
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
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即位以來於用人
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
者即以田文鏡謝濟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鏡在

聖祖仁皇帝時爲內閣侍讀學士朕從未識其面亦并未
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華山回京陛見
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陳奏備極周詳朕以山
西被災其時之巡撫德音身任地方匿不奏聞而田
文鏡以奉差經過之員念切民瘼直言無隱其忠君
愛國之忱惻深屬可嘉遂令田文鏡前往山西撫綏
賑濟伊到彼果能盡心辦理是全活山西數萬生靈
之命者田文鏡之力也於是將伊授爲山西布政使
令與諾岷協衷共濟而山西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
南諸事廢弛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擢爲河南巡撫
現今授以河東總督之任數年來實心任事正已率

屬洵爲公忠體國之大臣夫以素不識面之人見其
陳言敷政有益於吏治民生遂於一二年間擢爲巡
撫深加信任尚可謂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
乎又如李紱蔡珽與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結黨行
私營求報復而謝濟世好惡很戾聽其指使參奏田
文鏡貪贓納賄任意誣蔑借直言敢諫之名行其排
擠傾陷之計朕當謝濟世陳奏之時立即洞燭其奸
拏交刑部審問奸謀鑿鑿敗露朕尚未忍置之重典
著令革職發往軍前効力贖罪一時在廷諸臣無不
以爲至公至當似此尚可謂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乎至於朕心并無私好私惡惟以其人之

善惡爲好惡以衆論之是非爲好惡何嘗預存成見
於胸中即如引見各官有見其才具似優者亦令該
上司試看有見其人似屬平常者亦令該上司試看
並諭令該上司秉公考課不必存迎合瞻顧之念是
以各員蒞任之後或朕旨曾獎其優而督撫參劾者
多有之或朕旨以爲平常而督撫保題稱職者亦有
之朕未嘗以一已之好惡令天下督撫以阿徇而各
督撫亦能仰體朕意從未嘗以朕之好惡漫爲迎合
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可謂之好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乎如浙江巡撫之任前此三年
之內七易其人今得李衛公正之臣自久任不易也

又如直隸總督西安巡撫之任數年來更易甚多至
今尚未得其人至若田文鏡之在豫省鄂爾泰之在
雲貴岳鍾琪之在川陝地方寧謐吏畏民懷是以田
文鏡加爲河東總督鄂爾泰加爲雲貴廣西總督凡
此皆以萬民之好惡爲朕之好惡毫未嘗自任其私
安可云拂人之性也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
則肆行誣參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
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爲之
報復乃眞顚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
天理國法所不能容當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
謬妄至於此極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夫拒諫飾非之

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納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又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將伊等輪班條奏之處公同酌議仍以無庸輪班合

詞具奏奉

上諭據爾等科道覆奏稱不敢輪班密奏者誠恐拘於班次限於奏期無可條陳摭拾細事有瀆聖聽等語朕現諭部院旗下文武大臣輪班條奏其所言果皆摭拾細事有瀆朕聽乎如爾等以輪班密奏爲摭拾細事有瀆朕聽則輪班爲不可行矣既不可行則文武大臣之輪班條奏爾等何當奏請停止乃又緘默不言何也據爾等奏稱皇上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辦理要協等語朕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者以集思弘而進言之路廣也若如爾等之無所陳奏朕雖欲周知天下之事其可得乎爾等職司言路此所奏不

合着另行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

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沾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瑨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強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若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

官爲養廉之資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恩加
恩百姓蠲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幷蠲除是民蒙邀額
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
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
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
蠲免錢糧爲不便於己心懷悵怏即此意也著於庚
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
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
此永著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柳國勳名下應追抑存工料工食等項銀一萬四

千餘兩乃沿習地方陋規與贓私有間情尚可恕朕
念其先世効忠殉難節義可嘉著將此項銀兩從寬
豁免并令柳國勳來京該部帶領引見
又奉
上諭單疇書謹愼老成操守廉潔辦理寧夏渠工實心
効力今聞溘逝深爲憫惻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
奏外著通智將彼地修工銀兩動支一千兩賞給爲
歸途之用回籍之日准其柩櫬入城寧夏渠工等事
著右通政史在甲前往辦理
又山西巡撫石麟奏吉州知州李璵蒲縣知縣蕭
藻鄉寧縣知縣蒲鳴鳳蒲縣訓導衞九疇彼此互

揭請解任審擬奉
上諭李璵蕭藻蒲鳴鳳衞九疇彼此互揭一案該撫石
麟既稱研審之下虛多實少又將四人一槩奏請革
職嚴審是誣告之人與被屈之人一同受罰矣於情
理殊未允協著該撫就近體察悉心根究倘其中有
情節可疑而不據實供吐者再行奏請革職嚴審庶
情理得平可成信讞
十五日奉
上諭我朝建極綏猷遐邇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親乃
逆賊呂留良嚴鴻逵兇悖惡亂無父無君著書顯爲
謗訕於本朝之大統肆爲詆斥之詞於我

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爲誣蔑慢詛之
語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朕已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
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逵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
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祇身被德
教者可比綱常倫理之大義尤當知禀乃墮惑逆黨
之邪說習染兇徒之餘風亦復不逞附會詆譏如所
編雜志內錄沈昆銅詩云那知隴塞龍堆婦黦補旃
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
查此詩係沈昆銅作於本朝之初年已爲頑梗不法
後來爲臣子者見之當痛斥其逆妄何沈在寬於作

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尚述之爲美談乎以御服爲
旃裘固屬悖亂而稱蚪聲莽年是即呂留良若論[illegible]
百年閒事紫色鼃聲總正傳之何以王莽篡弒之歲
月指擬本朝比之於閏統是沈在寬與呂留良黨同
叛逆彰明較著矣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
呼爲楊孝帽後其子淸時貴爲題銘旌忽被怪風裂
去此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
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爲慕效捷
化之民造作詭異之說且沈在寬生於本朝而稱淸
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履何代之土狂悖已極
此又沈在寬與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

大 雍正七年六月 十七

又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唐
原隱哀其所謂却聘者何人痛哭者何事又錄黃補
菴詩云開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黃補菴
係何人何以憤時嫉俗以陶潛之但書甲子併爲多
事而以雍正三年爲怪也此雖非沈在寬之詩然古
人賦詩見志其手爲抄錄必有與已見相同者至其
自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
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
郅隆目爲神州陸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
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餘年黃運兩河時時
潰決生民日有淪爲波臣之懼我

聖祖仁皇帝時廑憂勤詳示方畧
躬親相度至於再三凡所以修築捍禦之策疏濬導刷之
宜悉經
睿慮精詳盡美盡善以致川流循軌黃水安瀾數十年來
隄工鞏固億姓永無昏墊之虞共享平成之慶迨朕
紹膺丕緒恪遵
謨烈加意修防仰荷
上天眷佑七年以來河流咸歸故道海口深通淸淮迅暢
三省運道遄行無阻至於北直畿輔之地南省浙江
等處凡有海塘河渠以及應行經理水利之處皆漸
次興修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府事修和桑麻徧野此

大 雍正七年六月 十八

時之神州何處可指爲陸沈又何地可指爲洪水乎
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
何人釐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
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
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
爲事其罪實無可逭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
供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外閒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
禁回民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閒竟有私宰
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爲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

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為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約黃銅以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用黃銅之處耶今雖定一品大臣准用黃銅器皿之例而朕宮中與部中凡有所鑄造亦令不必用黃銅如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為害於風俗人心朕已屢降諭旨言之甚詳且悉自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為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為農田所必需墾土播穀實藉其力也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耕牛以妨稼事乎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亦一槩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黃銅之後而

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衆者亦畧知畏懼歛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為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為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如不能實心奉行而置民生於膜外者必非良吏也如不能仰體朕心而陽奉陰違以蹈法網者必非良民也百姓中惟回民以宰牛為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為此犯禁傷農之事自甘為頑梗不化之民乎國家豈有因一二遊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務本良民之生計耶

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為匪奸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內省並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牛及造為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即鎖拏按律盡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議處

十九日刑部奏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題南安

參革知州王志正等援

赦免罪釋放奉

上諭王志正係侵盜錢糧擬斬之犯非那移等輕罪可比雖援恩詔赦其死罪然雍正三年內曾有諭旨若援赦免死之犯有應追錢糧三年不行完納再監追三年今王志正名下應追錢糧朕從前雖准鄂爾泰之請豁免但其應否釋放之處鄂爾泰自應請旨定奪今鄂爾泰遽以免罪釋放具題甚屬朦混著交部察議具奏刑部議覆時亦應分晰明白定議具奏乃悉照鄂爾泰所奏議覆尤屬草率著將王志正應否釋放之處確議具奏中稱那移出納還充官用其罪較輕著照所議歸結

又陝西總督岳鍾琪奏報陝甘二屬採買騾匹用

過銀兩奉
上諭前因直隸山東解京騾匹膘肥力健足以加恩將
各地方官交部議敘並令將給價値共河南山西所
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已降
諭旨此所奏陝省並甘屬分買騾頭俱著交與岳鍾
琪一併據實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從前官員等居官聲名不好者令其於公事効力
以示懲儆但此等効力人員其任內若有虧空應追
之項屢降諭旨卽准其以捐過銀兩抵補今張適登
既曾捐銀十六萬兩著准其抵補伊名下應追各項

餘俱從寬豁免伊子張珠等免其治罪
又奉
上諭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耋前已降
旨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今伊子來
京陛見未及回任而閙遽逝深爲憫惻著賜祭一壇
令署督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
伊母喪事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舢等照前署
理
又
諭內務府本月二十二日大兵陸續起行著派內府司
官執事人帶領錢糧直抵張家口沿途預備梅湯水

水暑湯不必動用地方錢糧每五里搭蓋蓆棚等項
仍令地方官協同預備
又刑部議覆直隸總督楊鯤題奏盜犯大郭三禿
子一案大郭二禿子自行出首應照例減等其餘
盜犯仍照前例分首從定罪奉
上諭大郭三禿子既經自行出首著從寬免死照例減
等發落餘依議前因畿輔重地理應倍加肅清而直
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是以降旨令將直隸盜案仍
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後因定例伊始鄉僻愚民未
必人人盡知若一槩置之重辟於心實爲不忍是以
將直隸盜案亦暫照各省盜案分別斬決發遣一項

歸結原冀愚頑之輩感恩畏法遷善改惡共爲良善
之民也乃年來直隸盜案雖似畧減而仍復不少且
有所得贓物甚微者此案卽明証也旣皆非積盜行
刦散夥之人而甘心罹於重法歟推原其故必係地
方有司未將從前首從皆斬之諭旨儘切詳明通行
曉諭使遠鄉僻壤咸共知悉是以伊等罔知儆懼復
蹈前轍耳用是再頒此旨著直隸總督轉飭所屬遍
行宣諭自庚戌年爲始直隸境內再有爲盜刦之事
者定照首從皆斬之舊例行如地方官仍疎忽從事
不明白遍行曉諭將來事發一併嚴加治罪
又工部奏大兵起程請派本部司官二員會同地

方官修理昌平州一帶道路奉
上諭所奏是著只會同地方官辦理毋得動用地方錢
糧及民間夫役爾部派出賢能司官將部發錢糧齎
往僱夫敬謹修理再將溝渠道路踏勘如有應修之
處亦行修理著法保喀爾紀善總理查察俟六次兵
馬經過後回京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民人彭
士奇三人均有拾金不取之義舉朕思邊遠民風質
樸必無巧詐勾捏情弊且近省雖屢有還金而蒙恩
優賞者滇省微末兵民亦未必聞知此等自出伊等

向善好義之本心朕日望民風之同歸於善聞此甚
為喜慰李應芳著賞銀三十兩金貴著賞銀二十兩
令鄂爾泰驗看若二人人材可用著遇把總缺出拔
補彭士奇著賞銀五十兩給與九品頂帶此所賞銀
兩著鄂爾泰於滇省公用銀兩內動支即行賞給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摺奏本年五月內大庾縣因驟雨暴發
山水人口被淹二十九名房屋沖塌二百餘間又南
康縣亦因驟雨發水被淹兵丁一名婦女一口共民
人住居低窪者沖塌土牆房屋七十餘戶朕聞之深
為憫惻除張坦麟已動公用銀六百兩委員賑濟外

著再動公帑銀四千兩令布政使李蘭親往二縣悉
心查勘分別被水之輕重逐戶賞給務令均霑實惠
各得安居以副朕矜恤窮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河西務河堤漫開附近之田禾廬舍
或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為軫念戶部速派賢能
司官帶帑銀二千兩前往悉心查勘賑濟務令各霑
實惠
二十五日戶部奏蔚州新改直隸該年錢糧應否
另蠲奉
上諭蔚州既經改入直隸其應蠲銀兩著照直隸蠲免

分數另行蠲免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
看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
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誹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楠
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
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背謬之時文無一語
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
妄之氣溢於言詞料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
舉動乖張朕將摺內之語詰問之云爾奏稱人之所
以為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於國家者

德也才可以行善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語古者才德並重以體用原不相離但才顯而德藏是以古來用人皆因才器使孔子曰舉賢才書云任事惟能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任之皆言用才未聞論德也然天下實有才之人即有德之人蓋凡人材質明敏必能辨別義理通達事情故天下未有有眞才而無德亦未有有眞才而無守者爾引有德者必有言之語謂用人但當論德不當用才有何確見陸生柟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夫自古有才之人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有有才之人而不小心敬慎者若輕意肆志乃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可以此槩天下之才乎陸生柟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君子不自表見於大庭廣衆亦不寬假於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等語爾意以爲當取人於暗室屋漏而不當取人於大庭廣衆乎夫自古以來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未聞不在大庭廣衆者鄉舉里選旣博採輿評若采疇咨亦徧詢廷論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孰非得之大庭廣衆者乎至暗室屋漏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聖賢之所謂不愧暗

室屋漏者乃言謹獨之功雖人所不見亦不敢自寬耳此幽獨之地雖父母不得而知而謂人君用人欲窮其底蘊於不見不聞之地乎爾此段有何說陸生柟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語夫佛老之爲教乃獨善其身之道無關於治世之大經大法朕自即位以來並未嘗崇奉佛老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人爲朕所聽信優待乎爾牽引經書以傅會佛老之教且以用人之道忽引入於佛老感應誠不知爾是何見陸生柟又默然無一言而爾朕敎訓之下轉有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者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之心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之意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陞補而陸生柟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即膺茲職伊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此等不法之人所以發往軍前者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慄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皡淳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

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枏素懷逆
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惡之情益固借託古
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
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啟行之時
朕諭以軍前効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
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
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枏所著之書悖逆之
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
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
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
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創此以爲馭天下也洪荒之

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
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
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
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
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皆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
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
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
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豈其力遂足以混一宇內哉天
時人事有不能不合爲一者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
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

爲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
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
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有
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
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
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
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氏而
塞外之一統始於元氏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
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
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至若

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
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
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
而陸生枏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
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日下
竟如是等語夫孔子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爲深憂
孟子亦極言諸侯放恣之禍前人之心昭然可知乃
至於今而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
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枏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
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枏能明
指之乎又云日下竟如是不知所謂竟如是者陸生

楠果有所見耶又何解也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楠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也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楠之流實天下所不容雖之海外亦足以自殺其軀而已何得以人心之異於前人爲慨歎哉且陸生楠等東南之人多希冀封建自謂天塹之外可擇便安處而塞外邊患自有西北中州諸省爲之捍蔽耳不知明代之時西北各蒙古皆爲勁敵所在蹂躪在明代二百餘年以中國全力禦之而不能支若以邊防專委之西北中州之人復何能

捍蔽一二乎西北中州既已不支而東南之人又可能安枕乎是陸生楠之心與禽獸無異何知前人之心與後人之心乎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宋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者由其逆心日熾

耳聞目見無非幻怪之境也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胄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

意借鉤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

宗廟

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係也豈可易言乎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則將何以處之乎前代人主昏昧建儲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致激爲多故者史冊歷歷可稽如明王錫爵競爭國本章數十上徒自爲名譽之計子孫祿位之謀耳其後竟立泰昌致成傾覆是王錫爵於明之宗社有害而無益實明代之大罪人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

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預建儲位而我
太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弘大烈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曆綿長凡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
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纘登大寶承重熙累
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
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
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

不勤於學寖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
宗尚知立儲之不易況我朝
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夫人君為天下擇人凡一
州縣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況儲貳關係
宗社蒼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設建之不得其人則必招天
下後世以付託非人之議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
奸逆狂瞽以輕動國本之譏乃慎重詳審不早建儲
又致陸生柟輩有無本之國之誚大抵議建儲者出
於偏見不過井蛙管窺之見而如陸生柟之借漢武
之事以譏刺者實具狗彘不若之肺腸為彌天不可
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為

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
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
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收歸於衛國無養兵之
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
綽之議其後變為彍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
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
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也昔曰兵制盡善而可為
後世法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
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
以此為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
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雖分為二

而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
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
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奸禁暴外
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
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
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就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
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
利也多矣而陸生柟之為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
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
更制以紊亂軍政或可遂其叛逆之謀耳所謂執左

道以亂政言僞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
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續
者幾希等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豈有可幾幸之理
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
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
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
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
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
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
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
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

雍正七年六月

未有天子而不尊者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
尊而即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
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
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已意
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爲畏之怨之報之之說試
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
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
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
怨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
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
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楠亦

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
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陰
倘自述其心也明矣彼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
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
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
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
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
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有小人譏之亦有君子排之
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過而亦無敎無法之所致
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
專令參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

雍正七年六月

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
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
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
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憸邪
便當露章直奏而舉小故爲排抵或欲動搖大臣或
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謂
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
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遺擇言不厭其審審
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
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柟何爲而有此議議乎
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治
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夫誠能生明含誠之外
更有何大本可立今云以術相防君臣之間豈容絲
毫權術乎至於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
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諸謀
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
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
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
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
能文章不安乎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
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則惟有端居
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以天
下平也文章性道一以貫之平庸之中自可馴致聖
神功化之極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
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若謂聖學之功從篤恭無爲
做起則是必如唐文宗之垂拱明萬曆之深居百務
盡隳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矣何本末倒置後先失
序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一至於此又其論
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
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

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深廣憂盛危
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書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予思日孜孜又曰日昃
不暇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從古聖帝明王
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
且從來論君道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
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
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
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名即秉公持正
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即爲禍源矣而云
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夫天下大器
萬幾重務一躬親猶恐智慮未周而經理未及若
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有此才全德備可代天工
敘百揆之人乎且既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則
所謂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者又於何而用其心豈獨
坐宮庭潛思黙運而已乎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
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
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
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
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异鋪順
從是以自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
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

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
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所日望於大小臣工者即位以
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而折廷諍凡內外諸
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
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
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辟立爲朋比
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
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而陸
生楠以吁咈順從爲譏且云力衰志隳未有能如其
初陸生楠既知絳度數諫爲美何以書寫履歷不盡
言極諫愷切敷陳而爲頌聖膚詞又無一著實語以

指摘時政缺失乎已上皆陸生楠斷通鑑中語朕指
出數條告諭在廷諸臣夫陸生楠生當盛世服習詩
書身叨乙榜赴朝選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
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
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效而乃懷不逞之邪
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
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顏色遂逐邊塞
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編摩其意惟以搖惑衆心擾
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
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
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且其論皆小紙

寸幅蠅頭細字蹤跡詭秘以此知其應舉必係懷挾
作弊行險僥倖之徒且以謁選知縣從役補授主事
而不知感戴其頂帶使之効力軍前以滿戍之而不
知改仍肆行謗議以洩其憤怨罪大惡極情無可逭
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
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前奉恩諭陝屬設立社
倉一事於雍正四五兩年司庫耗羨銀內發各州縣
十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共採買穀麥二十九萬八千
七百五十五石零計州縣小者一二三千石大者七八

千石儘足設立社倉每年借放之本尚存銀八萬八
千七百餘兩分發各處蓋造社倉約以京斗一千石
爲一社每社倉一所不拘房屋間數總以足貯二千
京石爲率請勑下署督臣查郎阿撫臣武格於各州
縣四鄉分社建倉令同社各村堡之老民公舉倉正
倉副經管本社倉糧合計陝屬州縣約買糧四十萬
石共應建社倉四百餘處務於今歲秋冬辦造齊全
將糧石分貯惟是地方督撫州縣作何奉行則爲利
爲病之分途當以任官在民爲大要今陝省大僚皆
不知臣原奉恩諭之由但見從司庫發銀既存兢懼
之念又見積貯虧空處分之嚴例每遇州縣請領社

倉銀兩撫藩過於慎重誡諭其嚴州縣亦懷貽累之
憂將所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illegible]
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賓收放者始而勒買既而勒
借陝省百姓竟呼此項穀麥為皇糧不知立社倉之
恩意臣以設立社倉聽從民便之語再四曉告諄切
叮嚀不遺餘力無如大小官員謂臣言茫無憑據嘖
嘖讆議其所以然者祇以因民所利之明詔未頒是
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祈特頒社倉諭旨交督
撫恭錄鐫石每一社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臣又謹
擬社倉條約亦請發各社倉刊刻木榜豎立倉門使
鄉里愚民人人共曉則每年收放皆有程式庶可久

而勿替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
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
生美息各社自為經管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
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
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毋得強勒捐輸
繼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為民累所以曉諭各省
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
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行
徵收發與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即
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
行酌減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資財而代民買貯之

倉糧即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最為
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illegible]
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資又未識從前岳鍾琪奏請
之由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胥
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
朕之周咨詳畫多方生養斯民之本意矣今特降諭
旨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并岳鍾琪陳奏原委明白
曉示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
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蓄藏實百姓自為
歛散之資用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
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為公事侵那之地者俱

以擾撓國政違悞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
社倉條約著戶部抄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
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為永久程式

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
省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為倡首即該省鄉紳之在京
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漸染積習未能驟
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
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
陸生柟者狂悖囂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薄劣
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弘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

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為衆人之楷模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三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甚多其中有實欠在民者亦有為官吏侵漁及紳衿抗玩胥役豪強中飽者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國計民生並受其累朕為此籌畫於心者數年矣因王璣昔為戶部才能司官於錢糧素所諳習而又為江南道員多年於地方情形定所深知用是委以清查之任並令署理蘇州巡撫印務俾得諸事順手期於公務有濟伊陛辭赴任之時朕屢次切加訓誨冀其有成迨向奎為縣令時曾經鄂爾泰薦舉言其辦事有才不畏強禦朕調來引見看其人氣質麤率然似尚有力量可以治劇理繁又因其在溧水嘉定任內催科有方是以將伊留於江蘇地方屢加遷擢至於藩司大員之職目今清查通省積欠實總匯於藩司衙門最為緊要去冬趙向奎在京朕屢次召見訓飭指示伊亦以清釐之責身任不辭至於徐永祐乃趙向奎在朕前極力保薦者朕信其言以為才品可用又因其現為蘇州知府是以將錢糧最多之蘇州府派與徐永祐清查王璣等三人皆朕加以特恩不次擢用之員伊等膺茲重任自應秉公持正實心實力

以副任使方不愧人臣奉職之義乃王璣到任以後
朕覽其奏摺即疑其居官治事無誠實之心因清查
乃地方要務深厪朕懷數月以來留心訪察今有人
摺奏前來甚爲詳悉內稱江南輿論云此番清查民
欠外邊至少也要費至百萬兩竊思清查侵蝕是與
百姓除累何以百姓反致費錢及切加訪問方知撫
藩衙門胥役串通一氣州縣凡有辦理事件莫不聽
命於藩司書辦之操縱若不預先講明立見駁飭即
如委牌一張亦必需索原是藩司書辦家人借此清
查通同漁利其費錢之說不爲虛誑等語朕之特命
王璣趙向奎前往清查者本欲休養黎元爲地方除

數十年之積弊乃伊等不能仰體朕心曉諭百姓約
束衙蠹禁止弊端以致訛言繁興人心惶惑王璣趙
向奎爲通省大員欽承簡命而於本衙門一二舞文
弄法之姦胥尚不能嚴加禁約使之安分守法尚望
其督率通省官吏爲萬民剔除重困俾享安靜之福
乎又奏摺內稱王璣涖事四月照舊收取門包諸事
多由藩司作主而藩司趙向奎以王璣係伊保薦來
南清查之人未免輕忽視之昨五月二十二日盤查
下江藩庫王璣視爲虛應故事趙向奎於齋戒之日
置酒演戲二人俱忘已身尚是親喪未滿之年聞者
莫不談笑又如趙向奎之家丁王錫卿掌管收兌錢

糧串通光棍李龍文庫吏程堯農等恣意包兌收受
陋規多金怨聲載道王璣將李龍文等交蘇州府知
府于本宏審而于本宏並不究訊即稟明王璣含
糊銷案王璣亦不再問又如奉旨揀發人員命王璣
等帶來其才具短長自必深悉而趙向奎擅自派定
詳報優劣莫分閱協查之原任知縣孫見龍係太倉
王家門生即將伊委派太倉其中恐有掩護情弊又
趙向奎縱容幕賓杜姓名在本籍崑山倚勢妄行挾
制官長又將伊表弟甯樹業庸懦之人委查溧水高
淳二縣積欠溧水乃其舊治顯係營私又如積欠之
中豈無官侵之項此人所共知者而趙向奎則向人

言官侵是沒有的是官侵一項伊意不欲究查矣至
於徐永祐則倚恃趙向奎是伊親戚事多任性因私
怨吳江縣署事知縣鄭士奇遂別尋事端議詳兩院
藩司致令離任又徐永祐從前在吳江縣數載每遇
米貴則將倉米盡行糶賣賤時則又收買任意出入
以圖肥己又在閶門外開大醬園一座大木廠一座
令胞弟等掌管生息與民爭利等語奏摺所參王璣
趙向奎徐永祐三人之款蹟如此王璣以道員受朕
深恩一二年之間用至卿貳深加倚信畀以封疆之
任不應負恩至此著革職仍留江南照知府例清查
蘇州一府錢糧若再不實心辦理使一府積欠徹底

澄清必將伊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趙向奎以縣令微員數年之內用至藩司而乃不知感恩報効肆意妄行前李衛經過蘇州時趙向奎越班奏請
朕安目無上司其屬狂妄且伊向人誇張謂王璣由伊所薦悖謬已極豈有朕簡用大臣而待伊薦進外吏保薦之理趙向奎著革職徐永祐依附趙向奎營私作弊亦著革職蘇州巡撫印務著吏部侍郎彭維新署理工部侍郎馬爾泰著往江南與彭維新尹繼善伊拉齊同辦清查錢糧之事御史安修德亦著前往協同辦理蘇州布政使員缺著浙江布政使高斌調補兼理清查之事即令赴蘇其任內交代事宜著

方覲暫接兼理浙江布政使印務著提督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理福建學政員缺著編修戴瀚補授戴瀚未到任之先程元章將敕印暫交巡撫管理即赴浙江新任蘇州知府員缺著將正定府知府童華調補正定府員缺著將鄭爲龍補授童華即速交代清楚來京請訓旨再赴蘇州新任奏摺內所參趙向奎徐永祐劣蹟種種著即交與清查錢糧之大臣馬爾泰等一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不得絲毫徇庇隱匿趙向奎徐永祐著嚴加拘禁不得令其任意騰那掩飾又摺內所有條陳各件亦著馬爾泰等悉心酌議辦理摺稿四件併發與馬爾泰等將此旨通行

嚴飭曉諭闔省官吏紳衿民人胥役等此番清查案內若再有衙蠹作姦舞弊及惡棍包攬把持隱匿等情著清查之大臣等嚴訪查拏審訊確實一面奏聞一面照光棍例於本地即行正法若府州縣官員等有妄生異議推諉觀望及瞻顧徇情苟且塞責者著清查之大臣等即行拏問題參審實照違旨擾亂國是律正法決不姑貸通行曉諭後著過一月之限照此例行

又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欠帑問罪之陳樹芝等
祖父勞績遵
旨查奏奉

上諭陳璸分賠銀兩已降旨豁免其陳鵬年之子陳樹芝陳樹萱馬琪之孫馬位康海之子康世隆應追銀兩與陳世凱之子陳光漢應得之罪俱從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鬬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於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首犯尚有一線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

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
以行一已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而詰云設爾
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即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
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
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
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
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
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
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
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
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
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橤行末減以博寬大好

生之名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惜民命諄諄訓
誨讞獄諸臣懇惻周摯朕郎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
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
彼旣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
囹圄尚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
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
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鬬狠輕生之輩而
後能致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爲至治若未能如是
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槩行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

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況縱法實足長姦
第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朕更不忍者也至於
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八旗人犯築建高
牆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
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
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
之輩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
習將來愈難化誨悛改故令隔別分禁以防其煽誘
勾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有身在
縲絏之人而尚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
牢獄褊狹而縱囚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

陳之意將以寬釋犯人爲陰德事邪豈知爲人臣而
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
使百姓含冤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尚何陰德
之有楊保身爲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
輾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
寬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
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
又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明流水溝等處漕船漂
沒奏
諭大雨時行之際河流驟長沿河空重糧艘依次停
泊其適當決口之衝不及防範被水漂沒此非弁丁

等有意疎忽之咎也所有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俱免
其賠補其濕米亦著交收免其更換被水淹沒及受
傷之丁舵人等著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䘏再將
被水船隻每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凡此免賠頒
賞之處均係特恩後不為例
又刑部奏塞楞額名下應追銀兩全完照例免死
減等發落奉
上諭塞楞額受朕深恩屢次逾格擢用並授以封疆重
任乃不思感激報効每事營私弄巧負恩之處甚多
既不能禁約屬員革除陋規又復縱令家人索取門
包及至敗露則以家人衣服之費為辭竟似伊分內

應得之項山東巡撫朕每年給與數萬金養廉之費
原以供其合家上下衣食之用使之寬然有餘自不
織悉取索於屬下今塞楞額於養廉之外仍復收受
門包是塞楞額連年所得養廉並不周恤家人俱入
於一己之私橐矣著將塞楞額仍擬絞監候其所得
養廉悉行追出俟追完之日該部再行請旨此非朕
刻待塞楞額也凡地方大吏在任給過養廉者及至
罷斥處分之後俱未將賞給之項追還祇因塞楞額
受恩最深而負恩最重既已巧取貪婪又復飾詞狡
詐無恥卑污已極故特加追罰以示創懲
初五日奉
上諭顔光旿自簡任總兵官以來實心供職於地方應
行陳奏之事必據實入告其整飭營伍經理軍糈皆
屬妥協久欲用為提督因福寧地方緊要且伊任內
有辦理未完之事未曾遷擢今聞溘逝深為憫惻著
賞給司庫銀一千兩為伊歸櫬之用其應得卹典著
察例具奏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軍田每畝
納稅之例應行豁免奉
上諭從前申大成條奏時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
今鄂爾泰陳奏前來與前奏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
議之案因朕不能深知其原委及本地之情形難以

定奪是非是以諮詢於衆博採羣言以期有益於[illegible]
生吏治其本地熟習風土之人及曾經作宦於其地
者自當仰體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
灼見之人細加諮訪而後定議方為實心任事之道
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間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
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
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即如張大有之條奏
運丁子弟承充水手陳世倌之條奏巡撫驗收錢糧
二人皆力稱為善政及後訪察則斷不可行急令中
止此即大臣不實心奏事之明徵也申大成所奏軍
田一案既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

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既知其不可行若避朝
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朕不忍為也
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為彼地大員
之人會同定議具奏而事不可行該督撫等奏請更
改者朕必加究問
又刑部彙題本內山海關總管馬呼者將竊帶貂
皮進關之張雲白等拏送刑部一案奉
上諭此案拏送貂皮前已降旨賞給緝捕之弁兵等其
車輛騾馬不必送部即交與總管查明酌量賞給緝
獲弁兵等嗣後有似此入官之車輛馬匹等項停其
送部入官俱照此例賞給

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
為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
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
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即諸臣
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
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
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
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
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
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
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
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即行欺罔或
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
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
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即時
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
之每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
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為善之可樂循理之甚
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
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初八日奉
上諭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為緊要年來殫心
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
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
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
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
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
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如河防一覽內載有潘季馴
每歲派夫加高五寸之請即從前靳輔亦有每兵一
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

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
于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
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
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
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為未雨綢繆之計
也朕意如此其果否有益之處著南北兩河總督尹
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詳確定議具奏至於州縣派
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
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
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
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致死親叔廉喜之廉大𤔌照律
斬決奉
上諭廉喜以爭路細事先毆胞兄廉美則強悍無禮可
知廉美因力不能敵呼子廉大𤔌相助廉喜復以木
叉毆打廉大𤔌廉大𤔌以木軸抵格遂傷伊叔之命
則事出倉猝無心誤傷可知即廉喜之妻亦供稱並
無仇隙圖產等情且廉美已監禁病故廉大𤔌著改
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條奏請嚴行禁止造言誹謗
朝政奉
上諭此奏識見卑鄙似此弭謗之舉朕不為也國家如
有可謗之處即加以嚴禁可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
論乎如無可謗議而奸惡之徒如呂留良嚴鴻逵曾
靜輩捏造妖妄之言誣謗詆毀此匪類自取誅戮耳
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有盡昧天良而共被其蠱惑
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覽之
十一日三法司奏浙江總督李衛奏包祿聽從
堂兄包佛寶指使致死親兄包晉照擬發遣黑龍
江奉
上諭弟致親兄於死若無可原之情則當按律正法不
應減等發遣今包晉照淫兇滅倫悍惡無賴為通族
鄰里所共惡伊弟包祿年方十六聽從堂兄包佛寶

指使其情實可矜原況包佛寶已死該部擬照該督
所題發遣黑龍江與披甲人為奴情罪不符包祿著
以枷責完結
十三日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平海營守備戴進爵隸福建實未
諳練水師蒞任之初猶黽勉供職今則辦事懈弛出
洋頭暈驗其弓箭又屬軟弱調補陸路亦不稱職似
此庸劣之員難以姑容等語戴進係藍廷珍保送之
員是以朕將伊用為水師守備今辦事廢弛出洋頭
暈弓箭又復軟弱於水陸俱不相宜似此庸劣之員
藍廷珍何以保送著該部行文詢問藍廷珍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鄉試之年舊例以巡撫為監臨以布政使為提調以道員為副提調以按察使為監試以道員為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官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匯入場一月有餘將地方公事沉擱遲延於官民均為未便況既有道員二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必又用藩臬郎從今科為始各省以道員一人為提調官一人為監試官永著為例
又直隸按察使張燦奏請嚴禁跌錢奉
上諭賭博擲骰雖為貪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係適趣之戲具至於跌錢以賭輸贏此不過負正

奸賭棍徒一時不能遂意設為此法暫且為之日久自然止息誰肯相率為此無味之戲況賭法豈止此跌錢也禁此一端而下愚不移者又設他法矣禁款多則繁繁則難遵汝等地方大吏但肯實心奉行能力禁牌骰二事足矣何必波及他事也此皆輕本重末之舉朕所不取如果牌骰之禁人人懍遵則其他游戲之事只用一張告條可保其當下不為也若禁不止令不行似此有名無實之禁便禁千百條徒滋紛擾於事何益若謂輕褻國寶更屬鄙論較之以錢作韃毛之底御踢為戲又孰輕而孰重也況錢文乃民用之國寶朕惟以賢人為寶餘無可寶者若規避

久窮賭博之處分而借跌錢不究之地方官以塞責便禁跌錢亦何益之有此語更屬可笑其平日不能察吏處昭然自省矣識見平常當奮勉學習況跌錢雖未奉旨明禁而一切賭具亦未嘗不容汝等禁約也當禁者汝自飭屬員為之何必有此瀆奏
十五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都勻各寨苗民向化投誠認納糧賦編入保甲永為良民甚屬可嘉其化導苗民之知府王鍾琦參將趙文瑛著交部議敘
又四川巡撫憲德題參夔州府知府周彬交代遲延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從前夔關稅務因無一定章程是以司稅之人得以高下其手任意欺隱以飽私橐経周彬接管以來釐剔弊端諸事漸得清理但於奉行之初條款未能當一卷冊稍有稽遲亦勢所不免若因此不得已之細故遂將實心任事之員參劾解任則甚為寃抑隆昇辦理夔關稅務瑣屑不知大體前伊奏摺中曾經參劾周彬朕已批示申飭憲德身為地方巡撫是非可否當有定見不應隨聲附和今但據隆昇咨稱文檔不清冊籍遲延遂將周彬參奏解任殊非大臣公平察吏之道周彬不必解任若果有侵欺作弊之處俟隆昇確實查出具奏之後再降諭旨

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各營缺額馬匹例用朋扣銀兩買補自康熙十年部議將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六省營馬缺額以招中茶馬撥給所有朋銀悉行解部其後四川湖廣督撫以該省離甘肅路遠請停撥茶馬動朋銀買補陝甘晉豫四省仍領招中茶馬至康熙四十五年停止招中而該省督撫竝未奏請給發朋銀遂致營馬凡有倒斃皆各兵自出己資買補前降諭旨令岳鍾琪將陝甘二省營馬補額作何補給定議具題岳鍾琪已經題覆現交部議應將山西河南營馬補給之處交與兵部一同議奏又聞河營馬匹亦

係兵丁自行買補著該部一併查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貿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忍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為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廣東新寧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參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汛百總文秀即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繳足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

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己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奉天文職官員俱有俸銀而無俸米今朕欲加恩賞給俸米以為養贍之資著該部查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題請將俸滿千總王經文授以守備職銜留工効力奉
上諭王經文著照該督所請准授守備職銜仍管懷河千總汛務豫省河營從前原未設有守備之缺著兵

部酌議添設守備幾缺以爲武弁効力河功者上進
之階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明圖奏稱私出匿名揭帖及索詐銀兩之王克
能等俱應交與刑部拏問凡所管人員若有被上司
寃抑之處理應赴都察院衙門及該管之處控告今
乃違背功令私出揭帖此風斷不可長著該部嚴審
究擬具奏明圖奏摺等件并發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東免死盜犯林亞興等二百八名該督疏稱若
發本籍難保其必無再犯應將精壯者分發各營隨

營演習倘有名糧陸續驗補其不堪入伍者分發各
衙門充當水火夫等語朕思此等之人既在本籍干
犯立斬之條幸遇朕恩許其自首與以改過遷善之
路實係曠典若仍留於本省地方收入營伍必爲同
輩所輕賤而伊心轉不能自安且其素日熟識之人
俱在本省將來亦難保必無彼此勾引之弊孔毓珣
辦理甚屬錯悞著將此等自首之犯分發直隸山西
山東河南四省交與該督撫提鎮等派撥每營一二
名令其入伍食糧教導管束使其自新其不堪入伍
者派以水火夫役差使但念伊等遠移他省或攜妻
子遠道盤費維艱著動支藩庫銀兩每人賞給路費

務使足用勿令長途失所孔毓珣以己身將離廣東
之任遂草率辦理並不細加籌算計及久遠又不預
先請旨甚屬不合其賞給各人路費銀兩著孔毓珣
出資還項
二十五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原任沭陽縣知
縣傅夢熊虧空錢糧問流發遣捏稱病故潛居沭
邑經該縣鄭顯正拏獲奉
上諭該部嚴察議奏傅夢熊託稱病故逃匿多年該地
方能留心查出甚屬可嘉若各處有司俱能如此實
心辦事則犯法之人何至漏網倖免該縣知縣鄭顯
正著從優議敘范時繹亦著議敘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暹羅國王遣使遠來供獻方物具見悃誠朕念該
國遠隔海洋進獻方物賚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
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既已賚送前來難以帶
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供土物內有束香安息
香袈裟布疋等十件在內府無必須應用之處嗣後
將此十件免其入貢永著爲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
王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性桂等具摺奏進瑞繭一幅稱爲萬蠶同功織
成但朕留心體察知養蠶之家有時游戲聚衆蠶於

磁甕之中甕內四傍滑澤光潤蠶不能緣而上行面
上糊鋪一紙其蠶只於紙上盤旋往來如織衆蠶吐
絲紛綸凝結久而成片器圓者成圓器方者成方既
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器小者
可成小幅則器之大者亦可以成大幅矣今浙江所
進似由人工造作該督等未諭其故或爲所欺亦未
可定著再行詳察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
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倘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
奏朕每事必期核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
罔至於進繭之人若果有造作情節此不過微末鄉
民希冀恩賞非作姦犯科者比不必嚴訊以致苦累

又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劉世明條奏請將試
用人員分派藩臬衙門學習奉
上諭凡在部學習辦事人員每月給以公費銀二兩其
在各省藩臬衙門學習人員著該督撫等酌量每月
給以二四金爲薪水之資於本省公用銀兩內支發
朕覽劉世明所奏深得造就人材之法近來頗有人
言各省督撫於試用之員委署印務一年之中屢次
更易不能久於其任甚屬紛更於吏治無益者此皆
傍觀之人不知督撫用人之難而爲此求全責備之
偏論凡爲上司者果得人地相宜之員豈肯朝更夕
改使之席不暇暖乎蓋因始初見其人言動舉止似
屬可用故委之以要缺及受事後見其難以勝任故
改授以中缺若再不能勝任則不得不改爲簡缺須
知督撫等於試用人員屢行更易地方者尚屬留心
察吏不肯苟且姑容之上司也督撫之委用屬員亦
如朕之簡用督撫果得其人亦何樂而不使之久於
其任倘不得其人安可不速行更換使之貽悞地方
此用人一定不得已之情理也又如部選應用之州
縣官亦係新進未曾閱歷之人況必須具題而後更
換督撫等見其不能勝任若無過犯不便輕率參奏
只得姑且容留及至其不安協而後更易其間貽悞
之處較之試用人員之屢行更易不更甚乎至於本

地縣令等官缺出若候部選之人到任則時日稽遲
若委本地佐貳官員署印又未必優於試用之人員
今用觀政學習之法則優劣可分人才易於表見於
吏治自有裨益俟朕多選人員命往直省以備學習
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陝西與安州於康熙四十五年河水泛漲沖塌城
垣房屋漂没各案倉糧共六千四百四十餘石曾經
鄂海以此項糧石皆兵民積蓄之需不便虧缺題請
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量力捐輸在案但自題請捐
補以來閱止捐過糧穀七百餘石尚虧欠五千六百

餘石未曾補足朕思當日公捐之舉本係聽從民便今事歷多年著將官紳士庶捐補之舉曉諭停止其興安州應補糧石或照陝省現動五分耗羡採買糧石存貯社倉之例令該督撫酌量辦理具奏

又奉

上諭兵部奏稱武舉在本省學習之後遇有千把總缺出仰在本省與兵丁一例拔補朕思武舉等令在本省營伍差操學習者取就近本籍之意若附在本省拔補千把總則伊等希冀得缺未免鑽營倖進之端且該管官之秉公拔補與否亦無從考驗嗣後將隨標差操學習之武舉等令該督撫等看其材技優

嫻熟習營務者照年滿千總例送部考驗分發別省遇有千把缺出即行補授則人材既可造就而拔補亦得公平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閩省官員養廉之資朕令督撫等籌畫據福建巡撫劉世明摺奏閩省九府一州除臺灣耗羨督臣高其倬議給該府各員養廉外其八府一州所有耗羨戥羨及雜項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千二百餘兩承辦公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共餘九萬三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爲養廉之資開具數目陳奏前來朕思閩省自督撫以至府廳州縣共九十九員若僅以九萬三千餘兩分給養廉實不敷用已批令該撫將閩省報出各處稅課贏餘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又臺灣官莊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十九兩共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酌量增加各員養廉之資至縣丞以下微員亦令酌給銀兩以爲薪水之費俾大小官員等衣食充裕得以盡心職守不致絲毫取給於民但劉世明奏摺內稱閩省有承追無著銀四萬一千餘兩議將各官養廉銀內酌扣完補等語此議甚屬不合凡屬地方虧空安得有無著之項不欠在民即欠在官不在前任即在後任若本官家產盡絕則有分賠之上司若本人已經身故則有應追之

子孫乃督撫大吏等瞻徇情面不肯實心查追往往以無著二字草率塞責希圖朦混或因一二實在無著之案遂將有著者併入其中或因遠年無著之案遂將近年者混入其內其間弊端不可枚舉朕治天下事事準乎情理若果係實在無著之項該督撫等即當確查據實奏聞懇恩豁免今乃以現任官員養廉之資而補從前劣員虧空之項天下有此情理乎著閩省督撫詳悉確查若有實係無著之項著另行具奏

又奉

上諭御史圖巴海奏稱宗室應補用部院司官筆帖式

等語夫宗室若補用別部院司官筆帖式同堂時不
得不屈膝稟事除宗人府宗室王公外其他大臣處
如何行得且朕詢問之下伊舉止恣肆圖巴海乃下
五旗王屬下之人伊必藐視該管之王不知尊敬始
如此係奏圖巴海著革職交部嚴加議處
二十九日諸王大臣等奏賀滇南慶雲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
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
民有感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獎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
承
天貺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
一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雍正七年閏七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
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
義主於嚴以為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
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
者亦婦人之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
仁並有害於仁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
則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益其所好所惡
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
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正所以為仁之至也即如翦
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既除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
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既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
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為用之處皆
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為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
則見理不透之故也
初二日奉
上諭凡外任文武官員因公詿誤革職者朕恐其人材
尚屬可用而罷黜之由乃限於定例不忍使之廢棄
終身是以格外施恩於部議革職之時往往酌量降

旨令其交代後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比朕愛
惜人材體恤下情之意惟是外官在任參罰之案常
多每有先經革職奉旨來京引見之員陸續又有別
案革職者此等官員著交部查明若續參之案情罪
重於前案非係因公詿誤則不應帶領引見若後案
仍係因公詿誤與初參革職之案情罪相同仍著帶
領引見於摺奏內將該員共有處分幾案之處聲明
候旨
又奉
上諭湖南布政使趙城爲人謹慎小心但自莅任以來
未見有實在裨益地方之處今年各處雨澤調勻惟

聞湖南夏月民間望雨甚切昨趙城具摺奏事並未
言及但稱湖南風俗澆漓請於省城建立書院教以
進退威儀以爲化導人心之政夫湖南一省士民甚
衆道里甚廣豈一二書院便能化導轉移者且趙城
自翰林出身歷官多年至於藩司大員之職而伊奏
摺自稱迂腐書生觀其所奏之事不能探本窮源切
求民務而陳奏之詞又不得體則其識見之卑淺無
能可知趙城不稱布政使之任著調來京以應補之
京堂員缺請旨補用署江西巡撫內閣學士張坦麟
每事瑣屑不知大體不稱巡撫之任著調回衙門辦
事

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
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
子打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
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
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
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
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初五日鑲黃旗都統三泰等題參領催巴勒偷關
俸米驍騎校色爾圖堅供不曾分用應將色爾圖
革職拏問奉

上諭爾等奏請將色爾圖革退驍騎校拏問等語爾等
並不盡心辦事詳究事體根源以領催巴勒一人供
出之詞即將色爾圖革退拏問色爾圖以爲既已革
職若不承認必致刑訊只得勉強承認似此潦草結
案必有無辜受屈等情況米又非細小之物偷出之
時僱何人車載賣與何鋪與色爾圖何處私分何人
看見必有見証爾等將此情由將領催巴勒再加詳
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恭查
陵寢祭祀需用黍稷菓菜是以設立園頭莊頭給與地畝

俾其種植灌溉按時供辦康熙三年
聖祖仁皇帝於
孝陵設立莊頭園頭共給地四百一十晌至康熙三十九
年又增給地一百五十三晌據禮臣查奏此二項地
畝已足供辦祭品朕伏念
陵寢祀禮關係重大所需時獻品物必承辦之人充實豐
裕然後嘉穀珍蔬繁茂鮮潔庶可展孝思而達誠敬
今欲加增地畝若干賞給莊頭園頭使之供應饒裕
著
三陵總管大臣詳悉查議到日交與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副都統尚承恩將伊開戶奴僕之事繕摺具奏朕
勤理政務乃為天下國家之大一日二日萬幾豈有
代尚承恩料理家務私事之理伊欲告理家務自有
該旗該部乃不於應告之處呈訴身為大臣竟將私
事希圖儌幸冒昧陳奏甚屬不合著將尚承恩交與
該部嚴加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從前王璣条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味怠玩諸
事推諉比時王璣徇私屈法之處尚未敗露是以降
旨將張文英嚴加議處今既知王璣蒞任以來徇私
負公之處甚多則其所条屬員必不盡出於公當此

案朕心實甚疑之即如条奏張文英遲米赴閩覩同
朕外等語查運閩之米次第妥協運到並未遲悮該
知府若視為朕外係何員辦理此事也又如条奏張
文英承辦銅觔領價遲延等語若張文英係不肖之
員欲思染指則領銀惟恐不速何至以遲延被条且
銅觔現在辦理將來有悮與否尚在未定亦不應預
行条處前王璣趨向奎派員分查州縣錢糧即將王
掞之門生派委太倉州則其瞻徇情面以私廢公可
知此次之条奏張文英未必不因嗔怨張文英有掣
肘之處而欲去其官也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將
張文英居官如何及運米辦銅之處秉公確查若王

璣所条是虛著將張文英仍留松江府知府之任或
王璣挾私妄奏或聽趨向奎詳揭之處一併嚴加審
擬具奏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盤踞於黔楚粵三省接壤之間自
古未通王化時為居民行旅之患總督鄂爾泰籌畫
調度悉合機宜張廣泗經理有方蘇大有奮勇宣力
俾各種生苗咸震聲教地方寧謐諸事已竣甚屬可
嘉鄂爾泰等及在事文武官並從優議敘
初八日奉
上諭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者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

坐糧以爲養贍之資若其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
兵丁例賞給銀兩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題報蘇州衛漕船遭風沉
溺奏
上諭前據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報糧船被水情由比
即降旨令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恤又每船賞銀
五十兩濟其困乏其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之處俱免
其賠補水濕之米亦准交收此所報被水糧船俱著
照從前諭旨行
初十日奉
上諭魏廷珍前因奏本誤用題本被通政司參劾朕令

其明白回奏今回奏前來應用題本又復誤用奏本
通政司又行題參似此有意舛錯屢被參劾實不可
解若魏廷珍之意以爲不當分別題本奏本伊係大
臣便應據實陳奏將舊例更改何必故意如此此雖
無關於民生之大端然儀節所關封疆大臣以屢誤
被參亦甚非體著魏廷珍再行明白回奏
又
召入知府耿觀漢等奉
上諭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督撫統
轄全省地方遼濶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核賢否自
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

不過十餘州縣耳目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
力則舉劾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
合督撫之意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捨
自己功名竭力保全之不可提求詳揭若係不肖之
員雖督撫密露庇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蓋此等
劣員貽誤地方即此時順從督撫曲爲徇庇將來倘
被新任督撫題參徒然貽累己身若秉公察吏獲罪
上司即被參劾至於降革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如
果情真理當必將悞參之上司嚴加處分也在汝等
何害乎至秉公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
員通同欺詐矇蔽等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

可整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辨
理矣從來人才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搜索
細事以參劾詳揭爲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
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如仍蹈前轍然後參
揭方不至於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
協同督撫報効國家撫綏百姓將來擢授大員時自
有賢能屬員來相贊助也汝等今日若以欺罔上司
爲事他日亦必受屬員之累此實報應自然之理古
語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
如一府之大或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
好官則一方百姓自受其福庇矣推之天下州縣各

得其人豈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
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行覗督撫
之行事以爲進退者如遇田文鏡鄂爾泰李衛此等
才守兼優不徇情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即踴躍向前
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盡心殊非臣
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
圖上進今耿翼陳沆蘇本潔以同知知縣經督撫
保題引見補授知府者董文偉係革職知縣經岳鍾
琪保舉引見越格補授知府者汝等若不公忠勤慎
報効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
人而忍遺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

凜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歷年各省貢監等赴部考職不過得一空銜在本
人無選用之期在國家無引見之例是以伊等相沿
陋習託人代考習以爲常朕深知其弊曾經降旨申
飭而此風仍未止息前年於考試後特令通行引見
一則欲察其眞假如何一則欲廣收人材於獨人之
中以備州縣佐貳之用不使至於遺棄也此時應試
者一千二百餘人而報名引見者僅二百人朕就其
中舉止從容應對明白者拔取數十人交與吏部陸
續選用及後再加訪察此等引見得官之人仍有代

人考試並代人引見者可謂愍不畏法之徒矣因思
若逐一嚴查或致生事擾累於是特頒諭旨令本人
自行出首酌量免其重罪並令從前代考得官者亦
准自首此格外矜全之恩也年來各省督撫具題前
來凡自首託人代考而得官實由於捐納者朕俱開
恩免其議處近聞外省地方官不問其人之得官與
否槩將歷年考職之人加以盤詰逼令自首甚至胥
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種種紛擾多
生事端此則有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朕旨原言代
考得官者而今則並及遠年止得空銜之人朕旨原
令本人自首而今則添官吏嚴查苛索之弊著該部

行文各省通行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曾得
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人應
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再者前
因纂修一統志書内載本朝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
應事實行令詳悉查報以備纂修該地方有司自應
確查紀載採訪鄉評據實秉公咨送書館以彰直道
今聞外省郡縣中竟有胥吏作奸借端生事向本家
查取事實高下其手希圖財賄者似此則有力者必
致濫竊表揚而無力者往往不能表見何以副國家
彰善旌賢之典著各省督撫等通行嚴禁倘有仍蹈
故轍者將該地方官即行查參

又奏

上諭朕見近來官員等彼此互揭之案甚多如上官揭報屬員而屬員隨即列款揭告上官知縣揭報教官而教官隨即列款揭報知縣似此等者若果出於公道則何不控告於未揭之前而乃報復於既揭之後其為挾讐反噬情弊顯然但其中或有探知上官欲行揭報而先行詳揭者亦有逆料下屬必行揭報而先發制人者其情偽虛實種種不一總在督撫等悉心詳察秉公審理從庚戌年為始若有挾私互揭之案其所揭款蹟件件審實非虛則照定例歸結倘數款之中有一款審虛仍照誣告律治罪若件件皆虛則將挾私互揭之人嚴加治罪文武官員一體遵行著該部預行曉諭咸使聞知

又奏

上諭八旗內覺羅佐領或有或無向未畫一今既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為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為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尚未及於覺羅覺羅人衆今若一槩歸併宗學教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仍於該旗衙門之旁各設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回明宗人府王等聽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十二日奏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及各項物件俱有批迴向例解官於各部掣批之後即將所掣批迴赴科掛號原無十五道掛號之例蓋既經各部查核其數目又經各科查驗其遲速則事已完備矣乃近年泥於科道一體稽查之說因於六科掛號之後又赴御史衙門掛號致令解官多候時日且開不肖書役需索之端於事件甚屬無益嗣後著將六道掛號之處概行停止

又

諭大學士等各省解送錢糧差委雜職領解此等微末之員功名甚輕或有中途盜隱捏報刼失者再失鞘銀兩令地方文武官均賠亦未允協爾等查議具奏

十三日奏

上諭從前賞賜各省駐防兵丁銀兩原令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設法生息以為兵丁喜喪事需用之費所

降諭旨甚明今吳納哈等乃將此項銀兩借給兵丁生息是以兵丁所出利銀賞給兵丁甚非朕恩賞之意吳納哈等辦理此事殊屬悖謬著照從前諭旨遵行伊違背諭旨不能誠心體朕恩恤兵丁之意祇圖簡便易於料理不敬謹從事著該部嚴察議奏

十四日鑲黃旗都統會同刑部審明驍騎校色爾圖於俸米案內並無分肥入已但不曾查明應交該部議處奏

上諭依議此事朕若不降旨令其再加詳審即照伊等所奏將色爾圖革職交部審訊必致畏刑承認豈不寃抑旗下大臣辦事朕何等訓誨乃仍復草率錯誤

至此二奏奏差他出且辦理旗下事務未久不必交部副都統諾穆柱延福著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十五日奏

上諭朱閎聖盤驗火藥鉛子以致失火凡官員前後交代從未有盤查火藥之例今朱閎聖盤驗火藥鉛子其不能謹慎之過尚小而有意苛刻前任之人甚屬不合但署督查郎阿曾具摺奏稱朱閎聖居官尚好請仍留任著降一級從寬留任

十七日奏

上諭凡八旗虧空未完之項大約拖欠官庫公庫銀兩居多若槩行治罪則人員甚衆若槩從寬典則其中亦有虧空甚多情罪較重者國法所在難以姑貸從前因八旗清查黃冊內有實在力不能完者曾從寬以枷責結案今刑部每照此例定議並未分晰情罪之輕重虧項之多寡未爲允協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大臣分別酌議定例具奏

又奏

上諭宗人府府丞蔡嵩奏摺內稱王子爲王爺伊由翰林歷任中外服官多年從古來曾有在君前奏對稱呼王爺之文理乎伊豈不知朝廷禮法乃朕降旨詢問而伊奏稱臣實愚昧不知國體朕又問國體爾既不知是將大清政務視若膜外矣伊節應諾是是復

問數次皆然毫無畏懼認過之意如此妄誕放肆實爲可駭著革職拏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奏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爲職朕令其于露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旣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臣邱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露洩於外而御史李元直於未行密奏之先遍訪他人密奏之事

而後人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
不過欲見諸施行也今邱尚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
行矣而彼仍然露洩於衆是彼進言之意專為一已
之名並非為國家之事也既欲以國家之事沽一已
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隱之于密摺乎邱尚
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慎密李元直察訪他人密奏之
事而又揑造附會之言此即將比黨援作威作福之
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人尚係初犯
將邱尚志罰俸一年李元直罰俸三年以示薄懲嗣
後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
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究訊重

治其罪

又奉

上諭滿洲稚人武場考試原為造就人材起見伊等中
式武舉正宜策勵再試進士如有材藝出衆朕即挑
選侍衛加恩擢用今滿洲中式武舉後例以門千總
補用未免小就即將來陞補守備若係巡捕營尚可
就近學習倘陞用外省恐伊等未諳外省營務不甚
相宜嗣後滿洲由武舉補用之門千總併武進士或
以京營守備用或以本旗護軍校驍騎校等缺用並
將作何陞轉及再應以何項補用之處該部詳議具

二十日奉

上諭蔡嵩係年久翰林朕御極之初見其年齒已高為
人似覺老成特加恩用為雲南學政其在任內所奏
事件尚屬明白朕屢加遷擢適因湖北按察使員缺
需人朕意以伊或能辦理地方之事因降旨將伊補
授隨有大臣等奏其才短不勝兩司之任者於是調
回以京堂補用及來京進見朕觀其人果不稱外任
之職而居官尚無過愆仍加恩授以宗人府府丞三
品之顯秩所以待之者不為不厚矣而伊進見之時
並無感恩之意似以不得外任怨望於心且其神色
常若沉湎於酒者昨於輪班條陳摺內稱宗人府王

為王爺朕面詰之曰在朕前奏事乃稱王為王爺有
是理乎伊對曰臣昏憒不知國體朕詰之曰爾為翰
林多年且歷任內外至於大臣此等禮數尚且不知
豈非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乎伊連稱是是朕
又詰之曰爾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此語爾敢
於承受乎伊又連稱是是彼時廷臣同進見者數十
人在旁聞之無不駭然驚異朕見其神氣昏亂言詞
顛倒以為此必居心不良鬼神為之播弄其平日必
有誹謗悖逆之詞如呂留良查嗣庭汪景祺等之見
於記載者因令革職拏問搜查其寓中筆札及查出
進呈朕一一檢閱其中世俗請託私交則有之並無

誹謗悖逆之語但字蹟中言飲酒之處甚多可見其平日沉湎於此以致昏憒也朕竟一時錯看著將蔡嵩免其究問仍給與原品令其休致在八旗志書館與李紱等一同修書効力並將朕錯看之處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朕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詠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平日顧成天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辭六章詞意悲切朕覽之凄然墮淚彼以

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悃則其秉性淳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爲不如己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

又奉

上諭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爲至當於法爲得平即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接任官自當據實揭報但間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揭驗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揭參勉强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如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間有故意勒掯者將好馬退回强令前官每馬交銀十二三兩及交明馬價又託言需馬應差甚急以四五兩之價賤買其原馬以應差而將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即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爲刻覈之事今接任之下係既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則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況不

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抑勒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寬嚴之際難以一槩而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即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爲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參處前任過在後任則參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偏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豈止交代之間不致滋弊耶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倘前官欲貽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大道好

還國法具在恐究不能免於貪刻之報著將此通行
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又吏部議覆御史閻紘題條奏外官迴避各款奉
上諭此本內師生迴避一條在京部院官員自可不必
至於外官似當酌量定議以免聽徇陋習九卿等議
稱主考取中人數甚多若槩令迴避則恐更換紛紜
此論固是然條奏所言亦有關於吏治朕意欲斟酌
定例如知府與縣令最為親切若係師生自應迴避
況同在一省之中此府所屬之縣調補他府亦屬省
便若司道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申明督
撫存案督撫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報部

存案日後有所舉劾司道即於文內聲明督撫即於
本內聲明如此則師生之分按籍可稽公私之間易
於考核矣大凡師生中固有情意最親者亦有齟齬
不合者若不將師生之分顯然指出則未免以為可
以隱瞞而有假公濟私之弊於平日情意親密者則
逾格汲引薦揚而於素不相合者又或過為參劾以
博公正之譽且使旁觀者易起猜疑之心或造為誣
蔑之語而督撫大吏之過於謹守者轉因避嫌瞻顧
而失公平課吏之道以致賢才有所掩抑亦未可定
今司道則申詳督撫督撫則報部存案師生之誼顯
然指出無所掩藏何所容其回護倘其中有徇私廢

公舉劾失當者定以處分用示懲儆凡現任官員及
將來陸續到任之員俱照此例行倘有隱匿不報者
察出嚴加議處朕意如此其是否可行或有另應斟
酌之處著九卿再行詳悉定議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會議會審之期九卿因有他務不能到班者仍
照例行文知會主稿衙門嗣後著派滿漢御史二員
將有事不到之九卿登記檔案以備日後查考不必
參奏至於宗人府府丞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等衙
門正卿少卿定例既不在九卿之列若令一同會議
亦屬紛更但伊等官階遷轉即可入九卿之班亦宜

留心練習兵刑錢穀之事嗣後凡遇九卿會議會審
秋審之時宗人府府丞及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之
正卿少卿等俱著在旁觀聽使之與聞但不得參預
議論亦不必列名書題倘九卿所議未當或伊等另
有所見准其具摺密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耕耤之初雍正二年三年耤田所產嘉禾一莖
四五穗者實係瑞穀後來府尹等所進十餘穗及今
所進二十四穗者乃本來多穗之穀名曰龍爪穀當
日播種時不應將此穀種攙入其中著該府尹等知
之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

又奏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槩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即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由舉人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俱准其與舉人一體會試其由貢監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亦准於考試繙譯舉人時一同考試皆所以廣育人材使之各有所成就也至於由貢監生員考試之小京官筆帖式等員其中未必無通曉舉業文藝之人若因其已經出仕遂不得與於鄉試則彼平日之所學莫由表見亦屬可惜著通行八旗凡由貢監生員考取之小京官筆帖式內若有願就鄉試者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考試使片善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

二十六日奉
上諭張廷熀在丹徒縣任內既有督催承追等九十餘案之多何以王璣將伊調補鹽城且鹽城又係沿海之缺並非簡僻之地所奏自相矛盾明係張廷熀欲脫離丹徒多案之參罰鑽營請託而王璣曲意徇庇故以調簡為名巧令更換也王璣於此案有無情弊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詳查具奏張廷熀著仍留丹徒之任將未完各案令其清結倘伊實不勝繁劇之任或有請託王璣之處著范時繹等據實參奏

又奏
上諭張大金棍因伊弟張二金棍為盜被獲監禁在獄伊起意為首糾約多人打入桃源縣監將張二金棍劫出并打傷更夫禁卒人等似此藐法橫行其罪較强盜有加查律內强盜打劫牢獄聚至百人以上者斬決梟示凡用强劫奪在監在途罪囚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夫劫奪平人之財物尚擬立決而劫奪監禁之盜犯轉擬監候此係律條未協之處凡為首之盜犯俱係即行正法則為首劫獄之人不應從輕著九卿詳確定議具奏

又奏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
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爲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
務期倉儲有備旱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
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厫堅固始可爲經久之計
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厫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
之內以爲州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
竟有向來本無倉厫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
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
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
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愼重民儲之意凡各省
未有倉厫之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即行建造

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著
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
又戶部奏司官心揆接奏
上諭遺漏行文請交部議處臣等失察請一併交部議
處奏
上諭心揆著交部嚴察議奏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三
人日日協贊朕躬辦理庶務事件繁冗片刻無暇安
能查及衙門行文等事不必交部其他堂官著交部
察議各部院衙門若有應行文事件而從前似此遺
漏者俱著堂司官詳細查明自行檢舉即補行文免
其處分倘此時仍不悉心查出或隱匿不舉日後發

覺定行從重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州縣官冒銷恩賞老民老婦銀兩朕不嚴查
治罪許其自首並不加以處分此實格外之恩也凡
冒銷之官員等自應愧恥感激據實首報踴躍完納
以贖從前欺公侵帑之罪乃年來自首者雖多而完
補者往往延挨觀望稽遲時日則是伊等自首之時
不過希圖免罪及至僥倖免罪之後遂置國帑於不
問仍是侵盜之故習矣著各省督撫詳悉查明凡從
前自首者於此次奉旨之日定以半年之限令其照
數全完倘再逾限不完現任者則革職嚴追革任者

則治以冒銷之罪其中若有身故者亦照此限於其
家屬名下著追如果人亡產絕則於限內取具地方
官印結具題於失察之上司名下勒限分賠其以後
有續行自首者俱照此例行
又奉
上諭各省拔貢聞已陸續來京伊等既不能應本省之
鄉試則當准其應試北闈俾得觀光盛典凡拔貢之
有頁單者俱著該部咨送順天府令其應試再修書
各館內從前有外省生員在館効力者若情願入場
考試著取同鄉京官印結保送順天府亦准入場
又奉

上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即如宣化府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查酌量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八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常令奉差在外之臣工有所見聞據實陳奏昨有人奏稱江南吏治平常即如徵收漕糧多加使費耗米又如稅銀之侵蝕石塘之傾圮該上司悉置之不問凡為督撫者受朕封疆之寄委任甚重訓誨甚殷理宜殫力盡心安民察吏以副恩遇乃江南吏治廢弛若此以鄰省比較則迥然不同江南督撫何能免曠職負恩之咎著將奏摺抄錄發與伊等閱看不議伊等聞外間輿論如此亦自知愧恥否

初二日奉

上諭陳天培原任崇明總兵官平日熟悉水師前因浙江提督員缺需人是以將伊補授伊到任後所奏事件俱不甚妥協昨又被江南總督范時繹以違禁多買稍積題參現在解任質審今覽陳天培所奏辦理賞給兵丁生息銀兩一事甚屬錯謬朕之恩賞銀兩原令該提督等公同設法料理營運生息以濟兵丁等吉凶緩急之需並非取兵丁之利息以為賞恤也前降諭旨甚明陳天培不肯遵奉辦理祇圖簡便以卸己責而不計兵丁之得實惠與否則其平日居官辦事糊塗錯謬可知著將陳天培奏摺發與新任提

督尚濚閱看其借給兵丁銀兩著陳天培一一歸還
交與尚濚另行料理倘借給銀兩內兵丁有不能清
還者著陳天培照數賠補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於糧餉是賴此
外別無資生之處乃有射利之鋪戶土豪人等交結
隊目廣放營債以取重利而孟浪之兵丁墮其術中
借銀到手隨意花費及至領餉之時不足以飽債主
之谿壑此實兵丁等暗中耗費以致窮乏之由也向
來旗人有放印子錢各色等弊今嚴禁之後兵丁漸
覺從容著通行各省文武官員出示曉諭嗣後不許

鋪戶土豪人等再放營債如有違者從重治罪其從
前已經借給者著清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此懲
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其營伍兵丁彼此
借貸者除朋情緩急通融外若有放債圖利剝削同
輩者著該管官稽查嚴禁倘違禁不遵一經發覺將
該管官一併議處
初四日奉
上諭佐領係四品副佐領未定品級今著定為五品准
用五品頂帶仍照本身職銜食俸再佐領係大員兼
管者居多向來佐領若有罰俸之案即照該員本身
職銜定議似屬太過嗣後若兼管佐領之員在佐領

任內有罰俸之案著照佐領品級罰俸永著為例
初五日福建巡撫劉世明奏報彝船被風奉
上諭呂宋被風彝船既已開往廣東佛山著廣東督撫
查照給與口糧加意撫恤聽其候風回國嗣後凡有
外國船隻遭風飄入內地者俱著該地方官查明緣
由悉心照料動支公項給與口糧修補船隻俾得安
全回其本國以副朕恩恤遠人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各省每科考試武舉例用該省巡撫為主考官其
閱看文字則用屬下舉人進士出身之同知州縣等
為同考官朕思各省巡撫多有平日未曾學習騎射

技勇者忽司衡鑑之任何以評定舉子外場之優劣
從今科為始各省巡撫考試武舉時著就近省城之
提督總兵一員同考外場秉公拔取務令得人以光
大典若提鎮駐劄路遠或因公他出則令總督或提
鎮派委副將一員代之
初八日奉
上諭刑部奏稱越獄之犯半年內自首供出同夥盡行
拏獲者准減罪一等等語凡犯人越獄皆於本罪之
外加倍治罪此所議減罪一等者即減其本罪乎抑
減其加倍之罪乎本內未曾聲明將來難於奉行至
於供出同夥盡行拏獲則與以減等倘案內本無同

夥只有一人越獄於限內自首又何以處之若自首
而即減其本罪是因越獄而得利轉開越獄之端將
見犯者愈衆矣又如供出同夥盡行拏獲減罪一等
倘同夥多人內有一二人未獲又不得邀減等之恩
亦非平情之論著再加詳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
三陵俸工米石皆係截留漕米支給自康熙五十年漕米
不敷經直撫題請將不敷之米每石給銀一兩令遵
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採買支放州縣委之吏胥遂至
吏胥串通兵役折銀代米私相授受雖經降旨嚴禁

恐此弊未能盡除而州縣之運送本色者車脚之費
不無賠墊且領銀採買或值米貴之時一時難以購
辦官員兵役未免守候時日是折銀採買於官兵均
屬未便著總理
三陵事務尚崇廣將
三陵官員太監兵役每年需給俸工米石分晰白米若干
稜米若干粟米若干預行造冊咨報戶部戶部行知
倉場預行照數截留分貯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於
庚戌年爲始所有俸工米石均以本色給發如此則
更無不敷之米
陵寢員役不至守候待支胥吏兵丁可免串通折價之弊
而州縣亦無賠墊脚價之累矣該部即遵諭行
初十日刑部彙題本內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
咨送原任泗州知州范時習之子范弘俊歸旗遲
延照例枷責一案奉
上諭嗣後歸旗人員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
按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爲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
即枷號一年照此計算倘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
重歸結永著爲例
十一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
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

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
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
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
除惟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
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山東署撫奏稱今歲東省秋
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上年
命田文鏡總督山東而今年地方禾稼遂登大有又
如岳鍾琪總督陝省不日駐劄西安則西安比歲豐
收今夏領兵前往甘肅則甘肅收成大熟而西安六
七月間便覺苦旱又如鄂爾泰之在雲南連歲地方
雨暘時若今夏巡歷貴州甫離滇境而雲南府屬之

晉寧宜良等處卽有暴雨潰堤低田被水之事又如
李衛之在浙江屢年四境豐樂今歲李衛暫離浙省
而衢屬江山縣峽口谷卽有起蛟發水淹沒禾麥之
災觀此數事益見賢督撫之感召
天和捷於影響則凡爲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
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爲感格
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
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
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朕實有
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
睿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倘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

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
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
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貴者不過八錢幾分
賤者至於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
爲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
仰感
上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
戌年地丁錢糧各免四十萬兩以奬地方官民之善
直隸陝西今年已各蠲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
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
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戌

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
十萬兩乃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
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倘不肖
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
行重治其罪並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官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
且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
法之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遊手好閒之輩妄行
生事或好勇鬬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
展轉不休以致風俗日漸澆淩難以整理雖有理事

同知一員亦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爲判斷而
已平時則無稽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
官內遴選賢能者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
辦旗人之事時加教誨申明禁約導其善念革其邪
心小則分別懲戒大則據實糾參其有旗民互相爭
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爲
期更換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內所管
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敘倘或怠忽
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
與巡察御史卽行參奏從重議處其如何分析管理
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
水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
師提督藍廷珍于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
數名熟諳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
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
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四日刑部奏新鄭縣民李大保殺死伊妻郭氏
并子對兒照律擬絞奉
上諭李大保因繼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適因爭奪酒
壺將李氏帶仆於地李氏聲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

懼交加輒欲自盡於是先將一妻兩子用刀抹死其
殺妻之罪雖無可逭而其起釁之處則尚有因嘗見
繼母之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
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
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為繼母者亦當視
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為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
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
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已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妒之念
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凌虐或陰中之以計
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於絕其夫之宗祀而
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讎矣向

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於情理之外
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
之子有凌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
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
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兇悍
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
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
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
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
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
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
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為心之累至
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
有己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
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
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
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

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尚可言哉又如人
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
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不用臣言
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淸夜
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
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
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十七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
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
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即降旨施行其似有可

採者即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
見或失之迂濶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
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
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
知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
倘其人退而錄記果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紀
載畧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
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
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有意揑成顛倒朕諭所
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即如啓奏折本
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

者而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未能悉協何況
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
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寫參差八
九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
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
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飭令在廷大臣與外
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
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倘
有欲記面奉之旨者著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倘有
未經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爲制書之律
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

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
鎮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倘屬員等有不知
此旨者朕惟該上司是問

又奉

上諭兩浙私鹽向來充斥前經督臣李衛竭力淸釐多
方整飭是以巨窩歛跡梟販潛蹤官引疏通弊端禁
止近聞江南地方文武官員視爲膜外奉行不力以
致蘇松一帶人心懈弛濱海鹽徒遂借肩挑背負四
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例號召老少男婦百十成羣
公然交易因而運送窩囤無從究詰大有挑背負四
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條者乃國家恩恤小民之至

意若因此而廣開鹽梟私販之門是朝廷之恩例轉
令不法棍徒藉以長奸而滋弊矣聞李衛先經行令
每縣查報貧難小民四五十名給與木籌每日許赴
官店買鹽二十斤挑賣以為餬口之計此法甚善窮
民既得覓利以資生奸販不致營私而虧課於鹺政
實有裨益而江南督撫身在地方同有稽查經理之
責豈無耳目心思乎今蘇松一帶私販仍復橫行江
南督撫有司亦自知愧赧否

又奉

上諭廣東潮州總兵尚濚謹慎請錄効力有年簡任以
來兵民相安聲名甚好久欲用為提督因海疆緊要

是以尚留總兵之任忽聞溘逝深可憫惻著賞銀一
千兩為伊歸櫬之費即於廣東藩庫內支給

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案朕以王
璣徇私負公其所叅未必公當例著范時繹尹繼善
彭維新秉公確查并將王璣有無挾私或聽趙向奎
詳揭之處查奏又王璣請將丹徒縣知縣張廷焯調
補鹽城朕以張廷焯任內有承追督催九十餘案未
完而所調鹽城又非事簡之缺亦著范時繹等將王
璣與張廷焯有無請託徇庇之處詳查具奏茲據彭
維新奏稱王璣自行檢舉從前題調張廷焯等之時
未曾等候范時繹尹繼善兩處畫題先行拜本等語
則王璣徇庇之處顯然矣今有人摺奏王璣與趙向
奎朋比行私不獨清查錢糧一事怠玩悠忽而辦理
地方事務全無公道如原任夔州府知府喬鐸侵匿
夔關銀十萬三千餘兩查追原籍家產一案有程文
蔚首報收貯喬鐸寄頓箱物并銀二萬四千兩續據
喬鐸之子喬於宣控告程文蔚之子程汝趾隱匿行
鹽本利銀八萬二千兩屢經府縣質審當據喬於宣
程文蔚各供認所欠銀兩除案內首出之項及喬程
兩姓家產估变外其餘均認各半完帑詳報經范時
繹尹繼善嚴批著追在案乃王璣署事之後因程文

蔚是伊岳家思欲翻案開脫示意屬員欲將喬鐸在
川關報程汝趾處收存本利銀十餘萬兩并寄貯箱
匣金珠等物題明奉旨查追之案任其含混以待詳
解之日便於開脫而程汝趾恃王璣親情勢力於駁
審時復行狡賴司府等官皆有兩難歸結之議再如
原任南匯縣知縣欽璉為人浮詐性好鑽營與王璣
同鄉情密相期援引王璣前在汀鎮道任內有應賠
窖庫銀一千餘兩係前任知縣張文英縣丞朱懋熹
查出銀色低潮通詳賠補王璣將張文英百計搜求
報復前怨適嘉湖道王溯維奉旨派令協查民欠到
蘇王璣竟委令管理海關且不待奉旨准允即於出

疏之日將松江府知府張文英原管税務摘交管理
王璣怒猶未解欲將張文英於甄別疏内塡入病廢
議以欽璉題補松江府知府經范時繹尹繼善以張
文英任内原無過犯欽璉現係未經開復之員不便
題請甫經咨覆王璣旋揑參張文英多病推諉卽於
疏内聲說委令欽璉署理府印出疏後方移咨督臣
會稿而縣丞朱懋熹以賠銀之怨卽以報竊誣其詳
盜咨革矣再如丹徒縣知縣張廷煌係王璣在江鎭
道任内相交舊好畏地方之衝繁乃以試用之鹽城
縣知縣孫陰孫調補欲爲張廷煌轉移善地示意與
趙向奎而趙向奎徇情開擬具詳經督臣批駁王璣

雍正七年八月　十四

乃據司詳移稿會題督臣不允王璣竟自出疏至七
日後始寄札督臣懇其會稿再如寶應縣知縣王宸
僃與王璣舊有譜誼就近題調震澤緣該縣員缺奉
旨特用鄧圭補授部文催令王宸僃仍回原任乃王
璣留任在蘇適長洲縣知縣革永丁憂缺出竟置著
令回任之旨於不顧一任本缺空懸日久復留著長
洲亦經督臣批駁再如鎭洋縣知縣陶士僙因該參
錢糧一案荆溪縣試用知縣高式矩因署無錫任内
檢驗不實一案署南匯縣事通判施霈因解犯遲延
一案皆係例應題參聽部議覆候旨降罰之案與參
請革職者有別乃皆素所不喜一經參出隨卽摘印

不惟不循定例且不顧該縣等正在清查民欠料理
之時等語奏摺所參王璣營私廢公肆意妄行種種
欵蹟如此則其從前參劾張文英及請調張廷煌二
案朕所降諭旨料其必有徇私情弊歷歷不爽矣又
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喬鐸名下贓銀已逾一年之
限尚不足完半之數據喬鐸呈稱奉追之日卽將交
與妻弟程汝趾行鹽本利銀兩以及收貯箱匣等物
全數報出而家中房產衣飾等項尚值三萬餘金亦
經報官封貯若原籍地方官早將衣飾房產變賣則
一年之內完半有餘等語可見喬鐸原籍之不能淸
完庫帑全因王璣徇庇程文蔚之所致也又從前徐

雍正七年八月　十五

成棟欽璉等築吳淞江東段工程違限悞工部議革
職仍令加幫高厚用過銀兩照數追賠今王璣題請
邀免追賠援例開復未必不係徇庇欽璉之故王璣
受朕深恩不思報効乃逞其私意以愛憎爲舉劾以
喜怒作威福置吏治民生於度外視科條法令爲弁
髦且與趙向奎表裏營私顚倒曲直負恩負國物議
沸騰著將奏摺各欵及各本案件一併交與范時繹
尹繼善彭維新秉公據實查審定擬具奏
又諭王大臣等以
賜觀瑞繭奏請宜付史館奉
上諭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舢等奏進湖州居

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
尺三寸父老皆稱爲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
望恩或用人力造作而成亦未可知因令性桂等詳
細體訪務令確實勿爲所欺昨性桂蔡仕舢等於本
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並不由於人工具
摺覆奏前來廷臣等以蠶桑織紝乃衣被之大原養
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煖可期咸爲
國家稱慶奏請宣付史館昭示萬世朕素不言祥瑞
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
再至三想中外臣民共知之矣朕愛育元元務期普
天率土之人同霑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

寒倘蒙
上天俯鑒悃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
所謂祥瑞也朕命卿等觀看理應具奏然宜付史館
之處可不必行
二十日奉
上諭直隸宣化府屬挖運一事前經部議改徵折色令
各州縣照撥運之數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解交受運
州縣支給兵丁既免挖運之煩又省輓輸之累是以
降旨允行但查宣屬屯糧例於九月開徵而兵米例
於季首支領今改徵折色恐百姓輸納不前兵丁支
給有待著該管官先於藩庫將應發銀兩預行給領

俟各州縣徵完之日解司還項至萬全縣及獨石張
家二口地勢稍寒每至春夏之間米價不無增長過
往員役口糧及兵丁季米折銀一兩恐不敷採買之
價亦著該管官於每年秋成米賤之時約計需米若
干於藩庫領銀預行採買存貯各處倉廒以備支給
俟各州縣折徵完日解司還項則百姓既免從前挖
運之累而兵米口糧亦無需待不敷之慮矣該部即
遵諭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
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

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
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
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即如鄂爾泰數年駐節本省
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即見
於黔省又如今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
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
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境而
衢嚴山鄉即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
以屢年以來從未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

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一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
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
之心而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
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卽胸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
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
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
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
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已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
議其爲逆合或且譏其爲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
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荷

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自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
之敬謹虔恭以承
天貺是則所當夙夜加勉者也
又刑部議准署山東巡撫費金吾題張氏等謀殺
親夫羅光基照律治罪奉
上諭張氏著卽凌遲處決羅光臣著卽處斬此案已歷
十有餘年並未審明題結著將雍正元年以後之該
管上司逐一查明令其將失查沉壓情由明白回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京師之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參朕體
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
能遲緩者只得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
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不行參劾此
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
公而遭罷黜爲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
戶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卽
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
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辦公有賴
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
定行重治其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

德於生民能爲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
爲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并以動斯人敬畏祗肅之心
使之毋敢慢易而爲非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
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并念居民平日
不知畏敬
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
戶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
安業蓋已默叨
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
漸退隄防無恙此皆
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內帑銀十萬兩

於海寧縣地方敕建
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
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
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
感動庶莫不盡消其慢易之私而益振其恪恭之志
相與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
神治人之道均有賴焉其應行事宜著該督等詳悉定
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夢琰因碩色參奏伊辦理鹽務識見淺鄙用意
偏執是以降旨令其解任來京俟額引通融帶銷一

案田文鏡查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覽田文鏡所
奏是楊夢琰從前所辦並無錯悞著楊夢琰回河東
運使之任仍帶革職効力姚培和原從榆林道改補
河東運使今著仍往陝西交與署督查郎阿若陝甘
二省有道員之缺應行委員署理者令其暫行署理
俟有道員缺出即將姚培和題補

又奉

上諭嗣後各該省委員修理城工俱交與該省督撫布
按每人各管一處城工有數處者則令分管若只一
二處者則令挨管如有修築不堅二年之內即至傾
圮者著承修之員與專管工程之上司分任賠修倘
管工之上司因干係己身賠修而故意隱匿者一經
發覺即令專修並重治其罪將此永著爲例廣東所
修城工十三處即照此例行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陳世倌奏稱山東濟兗東三府雍正三年借與
百姓之倉穀塞楞額接任巡撫視爲膜外至今尚未
徵收還項祈敕下署撫臣勒限催完等語從前山東
有司惡習往往借百姓貸欠之名以爲開銷虧空之
計夫以國家賑濟貧民之項而官吏尚忍侵漁飽其
私橐則其他可知此借欠未完之倉穀或仍蹈故轍
並未實借與民則咎在陳世倌應於陳世倌是問若

從前民借是實而塞楞額接任數年置若罔聞聽其
貽悞則咎在塞楞額應於塞楞額是問著將塞楞額
解往山東與陳世倌質對並令署撫岳濬費金吾秉
公查明果係何人貽悞之處即令其在山東催收還
項如有不能催完者即令其照數賠補又據陳世倌
奏稱倘原係極貧之民或別有事故力不能償者數
亦無多應否寬免出自聖恩等語朕愛養黎元不惜
蠲除數十百萬之正賦豈獨吝此數百石之倉糧祇
因山東不肖有司漸染向來之惡習此端一開又將
指稱貧民以塡貪吏之虧項矣倘有民欠力不能償
者著經手之陳世倌遲悞之塞楞額分任賠補

又奉

上諭工部所辦歷年柴炭煤斤等項舖戶拖欠銀至二萬餘兩之多從前工部堂官竝未查出今李永陞查明參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至李永陞請將此項銀兩著落原給發之堂司官及未經查參之堂司官分任賠補所奏甚是但此項歷年已久經管多人若勒限嚴追則干連之人甚衆其中不能保無寃抑著槩免賠補

雍正七年九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周瑛受朕深恩由微弁用至提督因伊識見卑鄙不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回京師仍復加恩授為大員前年發兵進藏時因伊熟悉西藏情形特令其領兵前往待以厚恩委以重任伊若具有心肺自當竭誠盡力奉公惟謹以圖報稱乃伊於領兵之際擅買蠻婦並令所轄兵丁等演戲以供其燕樂又在藏與邁祿互相參差不肯和衷辦事約束兵丁種種不法有玷官箴想伊有心懷怨望之處故肆意妄行若此溺職負恩莫此為甚俟伊回至四川著解任交與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將伊各款一一嚴審定擬具奏

又

諭膳房首領太監膳房溝水內拋棄飯粒甚多從前不時曉諭爾等竝不嚴飭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輕恕爾等不但罰爾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錢糧而已慎之慎之

初二日奉

上諭王國棟不勝湖南巡撫之任著來京另有諭旨湖南巡撫員缺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補授王國棟俟趙弘恩到任交代清楚起身來京四川布政使員缺

著高維新補授高維新現有丈量地畝之事其布政
使印務仍著按察使呂耀曾暫行署理郭朝祚亦不
勝湖南臬司之任著革任來京其按察使員缺另有
諭旨從前發遣廣西人犯在外揑造流言已據廣西
巡撫逐一密查確有證據乃王國棟於各犯經過之
湖南地方並未查出一人一語明係苟且塞責況此
等大案王國棟仍照故套批委按察使郭朝祚會同
布政使趙城詢取口供而巡撫衙門不過照例覆問
別無根究開導之法以致兵役等視爲泛常希圖易
結彼此串通口供若合一轍又如陳帝西等傳播流
言本人皆已承認而流言來自何人之處王國棟等

竟不能究訊根由屢經降旨仍復含糊朦混縱奸曠
職莫此爲甚著將王國棟趙城郭朝祚交部嚴察議
奏

又奉
上諭向日由員外郎以下授爲御史者有試俸一年稱
職然後題請實授之例若該御史奉差在外乃由揀
選命往辦理公事者自應與在京之御史一體題請
實授乃從前該衙門疎忽未曾題請遂致出差之御
史試俸數年而不得實授深爲未協著將出差之御
史試俸一年期滿者與在京之員一同具題請行永
著爲例

初三日奉
上諭山東泰安州神廟奉祀
東嶽泰山之神歷代相傳靈顯昭著佑庇萬民俾國家
享昇平之福者
明神之功德其來久矣遠近人民咸荷默佑之恩焚香
頂禮罔不虔肅其廟宇重修於康熙十二年距今五
十餘年矣茲據署巡撫費金吾奏稱廟宇盤道行傾
圮頹壞之處應加繕葺山路亦當修整著發內帑銀
兩命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色前往督工敬謹修
理務使廟貌輝煌工程堅固速行告竣以副朕爲民
報享之至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西安起程歷西鳳
平臨以至甘涼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懽呼
趨事赴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
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所堆積以佐軍需
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割運草束輸
力効誠可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
各員無私毫扣尅是以輿情鼓舞相率趨公朕心深
爲嘉悅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
十石零大草五千三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
恩邊民急公之至意

初四日刑部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審擬徐永貴手挽常昶落水淹死照故殺律治罪奉
上諭此案部駁甚是徐永貴手挽常昶一同落水是徐永貴一時情急捽命相搏安能料己之必生而常昶之必死豈可謂之故殺魏廷珍必欲照故殺律定擬是何意見著行文詢問魏廷珍并按察使劉柟令其各行明白回奏

初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各省民人屢有拾金不取之事朕以人心風俗漸有歸於醇厚之機深為慰悅皆加賞錫以示獎勸今據直隸巡察御史鄂昌等奏報文安縣居

民盧尚義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給還本人及謝以布疋姑婦堅辭不受等語以貧家婦女織蓆營生乃能講讓興廉一門向善為人情所難之義舉甚屬可嘉著賞給米十石布十疋並令該地方官給與匾額以旌良淑

又奉
上諭甘肅西寧大同自康熙五十四年軍需以來其馱運阿爾泰西藏巴爾坤米石駝隻及解送各處與口外牧放之駝凡有倒斃疲瘦退回者俱著於領運領解管牧之員賠補朕思各項駝隻有負重遠涉勞傷而斃者有風雪沍寒水草不時凍餒而斃者有偶逢瘟癘傳染而斃者又或有漫不經心之員喂養失宜以致駝隻殘傷不能存活甚至不肖之徒將解送牧放駝隻私行盜賣詭稱倒斃者雖種種情弊不同若令承辦之員槩行賠補其中不無冤抑未為允協若一一清查年遠案繁不能得其確實茲特沛恩綸將各案應賠倒斃駝隻銀兩全行豁免其有降旨以前已完銀兩者或本人有應追別項准其抵扣此係格外施恩嗣後不可為例著戶兵二部詳查各案分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奏稱吉安府同知馬世華之書役家人

使用謝姓銀兩請將馬世華革職究擬等語查馬世華係遵杜等題請移駐蓮花橋清查積欠之員若係庸劣之人則從前何以入於題請之內設果有貪婪實蹟則張坦麟便應列欵糾參今但因失察書役家人之故而本官並無染指之處遽行奏請革職審擬若本官已身婪贓又何以處之夫目前以細事嚴劾屬員使之去官是示己之威也而將來審出實情又為之題請開復是市己之德也似此作威作福之事豈人臣之所當為而朕之以察吏教訓督撫者豈容其任意以為輕重乎朕觀張坦麟識見卑小器量淺狹不勝封疆重任是以調取來京其辦事不當之處

卽此可見馬世華不必革職此案著交與該署撫謝旻秉公審理如馬世華另有不法欵蹟著據實列叅若止此一事著另行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令在京大臣官員科道輪班條奏蓋欲廣見聞以資治理而其識見庸愚陳奏卑淺者亦可隨事指示以開導之昨御史湯倓所奏甚屬鄙瑣不可見諸施行朕面加訓諭彼醒悟悅服乃奏曰皇上如太陽之光臣所見如燈燭之微耳朕諭之曰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洞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廣庶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知慮以爲贊助匡勷正如太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之名以爲營私之計則是燃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與太陽爭光其爲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爲戒者也

初十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行刑名事件應派部院堂官一員協同辦理叅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著爲例侍郎鄂爾奇著協辦步軍統領衙門事務

又奉

上諭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出俸銀解部如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有因一二年之罰俸而積至數年或十數年者此例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深爲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若該員情願照所罰之俸預先完納以圖銷案爲陞遷之地則聽其自便倘力不能完卽將伊任內應得之俸逐年扣抵不必勒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只將虛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將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槩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其食過之俸以示懲儆著直省亦照此一體遵行

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陳亦歐死林敏擬絞監候

奉

上諭陳亦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錯擬罪名之知府沈起元及試用委署知縣劉靖佟泌年俱著照部議降調仍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陳亦毆死林敏一案從前各官不能審出實情經按察使潘

體豐兩次指駁始將兇犯究出具見實心辦事甚屬
可嘉潘體豐著交部議敘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奏報秋汛平穩黃運兩河各工保護完
固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廑朕懷屢諭河臣小心
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應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之例
敬謹舉行尹繼善初任河工凡料理諸務俱屬妥協
今年秋汛盛長之時又能督率河員加意防護甚屬
可嘉著將尹繼善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尹繼善
分別等次送部議敘

又御史嚴瑞龍遵
旨審明原任興安縣知縣駱光榮冒銷抑勒署知府王
還樸抑勒新任知縣王珏接受交盤鉛山縣知縣
張崇樸扶同錯制情由具奏奉
上諭上司勒令屬員接受交盤最為惡習大有關於吏
治屢經降旨嚴行禁止而江西仍有駱光榮王珏之
事可見地方有司藐視功令作弊徇私之處仍未悛
改以駱光榮此等劣員而張坦麟稱為廉幹題請調
繁顯有鑽營徇庇之處著將張坦麟李蘭王還樸張
崇樸交部嚴察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奏報秋汛平穩河工保護完固知道了
今年水勢甚大深廑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且據嵇曾筠奏稱三家莊大灘之
內汛水自汕深渠化險為平百日之工成於一旦藉
非
神力何能至此等語
明神福庇吾民顯賜靈應應行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
年之例敬謹舉行嵇曾筠督率河員悉心防護甚屬
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嵇曾筠分別等次
送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許容條奏內稱出贓過付之人宜照完贓減二
等之例發落得贓者令加倍完贓方准減二等若止
完原贓准減一等發落等語夫定例得贓定罪之後
於一年限內完贓者減二等發落蓋照侵欺錢糧於
限內全完減二等發落之例也至於出贓過付之人
鑽營勾引罪難寬貸今欲令其罰銀減等而得贓者
又令加倍完納方減二等如此較量則是重財而輕
法矣且使無出贓過付之人則貪墨者何從得賄許
容忽代此輩分疏而欲改例末減是誠何心又稱連
斃二命之犯宜加等治罪夫謀故鬬毆各有正條是
以殺傷二命仍照本例科斷俱議以秋後處決迨至

秋審時核其情罪權其重輕果無可原之情自無寬
宥之理今許容不論情罪之輕重俱以殺傷二命題
請改為立決則鬬毆殺傷者俱無從邀欽恤之典矣
且使誤殺不止於二命則立決之外又將何以加重
乎其草率不思亦已甚矣又稱諱竊不報與竊盜不
獲宜定處分夫强竊之案輕重懸殊而地方之竊案
多於强劫又不待言是以諱竊不報例無正條即照
諱强叅革之嚴例處分正所以深警其諱報而弭竊
盜之源也至於旣報之後竊案甚多豈能照强劫之
例勒限處分今許容請將諱報者寛以降罰而欲將
緝拏督緝之官勒限處分必至五案之內緝獲三案
雍正七年九月 十
方照獲盜過半例開復則是地方竊案繁多者其官
員永無開復之日而得以保全其官職者有幾且其
勢必相率而諱報從此竊盜滋熾皆許容之說啓之
也地方官果能盡力弭盜而於黃銅賭博私宰耕牛
諸禁實心奉行自然民安俗厚竊盜之風寢息何必
多設科條使之救過不暇乎許容才識平庸即謹守
律令尚恐錯誤乃逞其私臆欲事紛更以沽名舉其
屬愚妄著交部嚴察議奏其混行陳奏之處仍著許
容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許容本係中平之材現今西路出兵應行料理之
事正多何暇於分外妄行條奏況錢糧本徵收銀兩設有[illegible]
其甘肅一二處用制錢代銀者乃因民情之便設有
重耗何難叅處今許容請將額徵銀一兩定以完納
正耗錢一千二百文則竟欲以錢文定完納正項之
例并將加耗之數議為定額謬妄已甚著將原本擲
還
十四日內閣進
呈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
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廑
雍正七年九月 十二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
宸衷規畫數十年來
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
閱奉為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嵇曾筠尹繼
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
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
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
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
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上年直隸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屬之宣化懷
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被
雨澤頗覺亢旱今據直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
一百四十州縣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
成冊報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悉皆得所共慶有
秋惟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月閏七
月間有冰雹之傷禾稼稍損等語朕思天人感應之
理纖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隸通省雨澤應時西成豐
稔而宣化府屬之數州縣地方兩年之內有亢旱冰
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來也即此

益見
上天仁愛之心官斯土者宜如何之敬謹修省以免過愆
著遍行曉諭勸導令所屬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敦
和睦忠厚之行共為良善以迓
天庥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僻乖戾之
念即猛加省改並交相勸勉俾比閭族黨興仁講義
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和召和兩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六日奉
上諭據王肅章奏請查明呂留良所著詩文雜記內有
悖逆之言者盡行銷毀等語呂留良處心積慮背叛
兇頑其所著詩文皆寄託借端以肆其不臣之惡今
是以內外臣工咸請將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
盡行燔毀而他書中有悖逆之語者一併焚銷今王
肅章乃云詩文雜記內有悖逆之言者盡行燒毀是
則呂留良詩文集內必有可存者而王肅章欲選擇
而留之也王肅章於呂留良之詩文何以服膺不忍
舍如此著該督撫嚴問確取口供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及目今辦理軍需一切
皆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為

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
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
寧及甘涼肅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
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
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
公之意大將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應將額
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著戶部即
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從前著諸王管理部院八旗事務原非伊等分內
職掌因伊等能盡心辦理是以賞給紀錄遇有處分

准其將紀錄抵銷罰俸之案崇安管理該旗事務未
久並不實心以致叅罰之案甚多今以一切應罰之
俸俱於王之紀錄內抵銷與朕賞給紀錄之意不相
符合況定例官員罰俸若離任者俱照現任品級議
罰崇安已離都統之任豈可仍罰都統之俸著交與
兵部凡崇安已前所有議處案件一一查明另行定
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賞給兵丁營運生息銀兩原係特恩期於永遠周
給有資若定以數月之限即行支賞則所生利息無
多不能接續將來恐有不能普遍之勢著行文各省

將軍督撫副都統提督等知悉現今不必定以賞給
限期俟營運利息豐裕足用之日再行給與
又奉
上諭此所叅朱振基王奇勳俱著革職拏問其私置呂
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究擬具奏連州生員
陳錫等深明大義不為邪說所惑據實出首以彰名
教具見該州士習之淳良甚為可嘉著將今年該州
應試完場之舉子交與該學政秉公遴選學問優通
者四人賞作舉人送部一體會試以示恩獎如今科
所取副榜內有連州生監亦准作舉人
又吏部議覆條奏師生陋習徇庇處分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州縣有借師生名色私相餽送出入
內署者督撫不行查叅照徇庇例議處等語各省督
撫管轄州縣甚多耳目難以周偏其州縣各官應著
道府稽查道府各官應著督撫兩司稽查如州縣內
有違例私相結納而道府失於覺察者將道府議處
道府內有違例私相結納而督撫兩司失於覺察者
將督撫兩司議處
二十一日工部摺奏查勘直隸山東江南三省道
路事宜奉
上諭兩部即行文三省動正項錢糧乘此農隙之時派
委賢員作速興工務於明春雨水前告竣朕仍遣員

往查其修過橋梁道路等項著照爾等所請交與各
該地方官隨時修整并令新舊交代永著為例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
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
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
人之至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佛喜受朕深恩由司官之職超擢為安徽按察使
未曾到任即陞為四川布政使乃伊到任後所奏事
件苟且含糊似有營私瞻顧之處朕降旨申飭伊具

摺陳奏言詞懇切且云臣自筆帖式歷任司官在部
院衙門行走三十餘年埋沒淹滯蒙恩拔於稠人之
中授以藩司之任自顧何人恭膺異數乃臣祖父從
龍以來從未有之隆恩也豈敢爲人欺罔以代過爲
巳欺罔以營私天威斧鉞能不驚心惟有矢誓毋欺
以報君父等語朕見伊奏摺如此以爲出於誠心曾
經批示嘉獎亦料其必不忍欺朕也豈知伊存心邪
僻狡猾百端網利貪婪贓私纍纍且與程如絲表裏
爲奸目無國法朕始初竟爲其所欺後乃一一敗露
究未能逃朕之洞察似此負恩辜德欺君罔上之人
自應明正典刑以昭國法且伊劣蹟敗露之後其奏

摺仍敢欺詐誑言有臣負聖主之深恩至於此極實
無顏立於人世之語乃非自四川解送之時伊仍復
靦顏至京也今九卿朝審時又將伊入於緩決之內
甚屬不合佛喜著改爲情實以爲人臣奸詐背恩者
之戒凡官員侵欺錢糧及枉法貪贓者皆係應行正
法之人從來律例所載甚悉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忍加以誅戮者欲以德化之之
聖意也而此輩不但不知感恩檢束且多肆行無忌習爲
固然凡爲民生之害者莫甚於貪汚官吏深可痛恨
朕於雍正元年屢經曉諭訓誡且有三年以後此輩
若不悛改卽行正法之旨茲數年以來侵盜婪贓之

風較前稍減然大約出於督撫大臣之實心察吏禁
約務查各懷畏懼之所致非屬員等之盡能洗心滌
慮砥礪廉隅也朕覽屢年秋審朝審案件凡官員侵
盜婪贓而不能依限完納者仍皆入於緩決之內如
此則貪吏何以示懲貪風何由止息非所以彰國憲
而清吏治也明年秋審朝審時著將此等人犯覈其
情罪按律入於情實之內候旨勾到將此通行曉諭
各省督撫遵旨施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謝國棟係總督李衛鄉親李衛委查處州所屬錢
糧若果有受賄情由姚鈐身爲知府有稽察之責自

當據實揭報乃姚鈐平時並無一言而於李衛奏請
將伊送部調用之後忽揚言謝國棟有受賄之事則
顯因怨望李衛而爲此語此等習氣不可不加懲戒
是以降旨將謝國棟姚鈐一併革職交與性桂蔡仕
舢秉公審訊並非以姚鈐不應揚言屬官之過而遽
將伊革職也今據性桂等審明謝國棟與知縣武章
徐羲麟並無受賄營求等情謝國棟等著照部議准
其開復姚鈐照例革職仍調來引見
三十日奉
上諭伊特格爾等在打箭爐收稅已經數年劣蹟昭著
而憲德置若罔聞經廟工監督查參則憲德難辭失

察之咎或因憲德與伊特格爾等皆係蒙古不無徇
庇今既交伊審理務期秉公據實以成信讞倘聽徇
私情或以從前未經參奏有意回護經朕察出或另
遣官員審得實情定將憲德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稱盛京今歲秋成大稔禾
稼瓜菜等項俱獲豐收小米倉斗一斗價銀二分三
四釐高粱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豆一斗價銀一分
二三釐等語朕思米穀者乃
上天恩賜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愛
天賜隨時撙節常留有餘崇儉去奢謹身節用則

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應時俾常享盈寧之福若暴殄天物
輕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農事之艱難則必
上干
天怒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人事之斷
然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八年於茲矣今歲
收成又慶豐稔穀價之賤自昔罕聞朕心深為慰悅
感戴
上天賜佑之恩則本地官民人等宜何如之敬謹愛惜以
仰承
天貺耶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穀飼養豚豕之陋習此即
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禁止今不可因

米穀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
務奉天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
收之時以為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
導所屬民人若有穀之家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多
價賤而難於出糶者著大臣官員等即行奏聞朕當
發官價糴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
利益必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聞盛京之部屬旗員兵丁等每遇陞轉遷移及喜慶等事俱攢集分金彼此餽送而無力之微員及兵丁人等亦不得不勉强從事往往日用不敷而此例不能廢甚以爲苦禮記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盛京此等陋習皆由於生事結納之人倡率於先遂至相習成風莫知省改此亦風俗之所當禁約者著該管各官通行曉諭嗣後除吉凶大禮本人情誼敦篤情願自行餽貽外倘遇尋常陞轉喜慶之事不許攢集

分金務虛文而耗實用倘或不遵該管官查出將本人及爲首邀約者一併照京城例懲治

初四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本月初一日夜間文選司開設科求賢科失火共燒房屋十數間所有檔案被火燒燬應將値宿書辦陳進忠交送刑部嚴審有無情弊並將當月司官福什寶交部議處臣等堂官疎忽之咎亦所難辭伏乞勅部一併察議其所燒燬檔案應於號件簿內查明行文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省將原案查出造冊送部以補所失之案件等語吏部近來諸事廢淸官吏人等便欲乘機亦無可作之弊況檔案卽有缺失仍可於他處查取校對胥役等妄冀舞文弄法事亦難行該部堂官總理大綱不過諭令衙門之人小心火燭豈能時刻稽查吏部堂官不必交部察議當月司官及値宿書辦著交部照例歸結倘因一時疎忽卽加重懲則僉邪小人有所怨恨皆得施其陷害之技矣其所失檔案著該部行文內外各衙門將原案迻行查出造冊移送以備稽考嗣後各部院衙門有貯檔案之處應委筆帖式等官輪班値宿巡查以防疎失至於內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皆應於正本之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貯以備查對之用如本章正本係紅字批發副本則批墨筆存案其他檔案之

副本或另用鈐記以分別之如此則雖一時遺失殘缺仍有副本可查不但於公事有益且可以杜姦胥猾吏隱藏改換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步軍統領會同九卿議奏

又奉

上諭據通智史在甲參奏寧夏縣知縣偏武遺失銀兩被民人拾取送還偏武轉縱衙役向拾銀之人勒索錢文又將拏獲偷錢之賊縱令釋放且生性孟浪諸事怠忽聲名甚是不好等語偏武乃包衣下至微至賤之人因淳親王保薦是以用爲知縣俾司牧民之任乃伊不知感恩報効輒敢放肆乖張公行不法甚

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偏武行止如此其從前必另有
劣蹟卽著通智史在甲悉行查出一併嚴審定擬具
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領侍衛內大臣尚崇廙等奏
景陵
聖德神功碑亭儀柱之右產瑞芝一本於石上長六七寸
祥光煥發觀者無不欣喜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
須諭旨曉示臣民俾是建立
景陵
聖德神功碑今年甫經勒石告成而瑞芝卽產於碑亭之

右仰見
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
皇考功德之隆盛朕心不勝慶慰
初六日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
旨訊問曾靜合詞公請將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卽
行正法
上御乾清宮名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奉
上諭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
從古史冊之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爾等所
奏固是但朕之不誅伊等者實有隱衷今特面諭爾
等上年曾靜之徒張熙到陝用詭名投書與岳鍾琪

岳鍾琪倉猝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卽邀巡撫西
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
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眞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而張
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
許與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而張熙始將眞
實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
下爲之墮淚以岳鍾琪純誠忠赤之心方能爲國家
發姦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自不
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岳鍾琪實朕股肱心膂之
大臣朕若不視爲一體於心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
處鄉村爲流言所惑今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

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
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
靜之事則此輩之謠言展轉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
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卽據今日之事論之實
朕之大幸而在曾靜亦未爲無功且從來國家之法
原以懲一儆百如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
二人卽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
一儆百之見耶書云宥過無大昔年三藩反叛時我
聖祖皇考於從逆之人能改悔自新者皆施恩寬宥今曾
靜等所犯既非首惡渠魁亦無同謀叛黨其畏罪悔
過又出實心此朕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

而廢法也一切朕另有諭旨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前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之參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朕令刑部訊問李紱蔡珽今刑部將口供呈覽其語仍復含糊希圖掩飾是以命爾等帶李紱進見將蔡珽李紱始末宣諭爾等知之朕在藩邸懶於交接人所共知並不知蔡珽李紱之姓名因馬爾赤哈通曉醫理常在府中行走後馬爾赤哈補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訪問明於醫理之人馬爾赤哈則舉蔡珽以對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來一見而蔡珽辭以職

居學士不便往來王府且醫理粗淺不能自信朕深爲嘉重亦未强之後年羹堯來京在朕前力稱蔡珽塞爾圖二人才守識見出衆超羣我所不及朕向年羹堯告以前馬爾赤哈言蔡珽深通醫理朕曾令相招而伊未來之故年羹堯乃云我傳上諭伊必來効力行走也朕言若來見亦可後伊見蔡珽而言而蔡珽仍堅辭如前彼時朕心不但不生嗔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補授四川巡撫是時朕扈從避暑熱河蔡珽以身屬外官遂行在即向年熙轉求欲到朕園中一見朕相見時觀其相貌言論似有才識優禮待之彼時蔡珽則極稱李紱才品操守爲滿漢中所少

見是時朕方知李紱之姓名也朕御極之初延訪人才以資治理因記蔡珽之言起復李紱原官旋授侍郎又命辦理漕船事務伊似屬盡心諸事頗能就緒彼時隆科多年羹堯皆以李紱狂妄不端不可信用而在廷言者亦多朕俱不聽旋授爲廣西巡撫伊在廣西任內具摺密奏黃國材收捐積弊且稱臣係孤介漢人黃國材廣通聲氣其子弟親戚布滿朝列今臣盡發其私伊必含怨於心同謀傾害朕諭以爾但公忠爲國朕必知爾之心加恩保護斷無被人傾害之理豈料伊在朕前如此陳奏而暗中則爲黃國材事事周全隱瞞之處甚多其巧於欺妄如此至其署理

直隸總督則事事徇私廢公沽名邀譽倉穀虧空則代爲隱免屬吏貪庸則曲爲庇護以致吏治廢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朕令暫住保定俟各省督撫提鎮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姦邪黨與及庸愚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於李紱而戕害塞思黑之謗語今李紱在此試問伊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無可赦之理但果有陰害塞思黑之心則從前將伊留在京師隨時隨地可以致其死且後來居住西大通時亦可授意於年羹堯又從西大通調回京師時途間數千里亦可授意於解送人員

乃計不出此而獨令其居住保定以死於李紱之手有是理乎其從前之所以將伊暫留保定者蓋因向其那允禩俱在京師其事未曾定案而邪黨衆多人心叵測不得不留意防範豈料伊遂伏冥誅而李紱於國家之事全不經心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於衆以致啓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之在河南公忠為國實心辦事安民察吏易俗移風實屬公正無私之大臣此中外所共知者而李紱蔡珽以其叅劾黃振國汪誠等遂挾私讐而造蜚語極力陷害朋比為姦李紱曾在朕前密叅田文鏡朕降諭旨訓誨開導伊情虧詞屈但云不知

皇上何以信任田文鏡至此朕比時諭之曰爾若如田文鏡之居心奉職則朕之信爾自亦如待田文鏡矣乃李紱毫無愧悔之心反指使謝濟世揑款誣叅變亂黑白而欲令言臣挾制朕躬必強遂其私怨而後已此風何可長也今據謝濟世一一供出而李紱尚欲昧心巧辯不知負罪省愆仍欲遮飾其姦詐此怙惡不悛實曾靜之不若也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誣謗田文鏡一如曾靜張熙等之誣謗朕躬曾靜張熙之謗始於發遣廣西之逆犯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謗始於黃振國汪誠等其事亦復相類究之小人之伎倆不過如犬吠狼嗥何礙於青天白日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倘再支吾掩飾即加刑訊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若李紱等姦猾之徒有不得不辱之勢亦其所自取也

又奉

上諭今日廷臣齊集朕將切責李紱之處一一詢問諸臣若朕所言於李紱有絲毫冤抑之處即著出班直奏不可面從心違自蹈欺罔之罪乃諸臣異口同聲無不以為李紱實係結黨營私狂妄傾邪之小人而康五瑞神氣之間與衆不同朕以康五瑞與李紱同鄉又同朝年久無有不深知其底裏者於是獨問康五瑞而康五瑞瞻顧支吾不肯奏一實語及問至

數次而奏對仍復含糊其為徇庇同鄉科甲情弊顯然數年以來朕何等開導訓誨冀除惡習而康五瑞藏錮私情冥頑如故應加重懲以為黨援不解怙惡不悛之戒且從前朕令大臣官員條奏事宜康五瑞初次數陳即以刊布上諭為請是其有心但以諂諛頌揚為事實乃邪僻小人著將康五瑞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

又刑部奏安徽巡撫魏廷珍題報遞解浙江盜犯程四緣子中途脫逃將疎防各官照例議處奉

上諭年來魏廷珍辦理之事舛錯貽誤者甚多即如此案之盜犯在山東曹縣拏獲而在江南臨淮縣逃去

同一督撫誰爲緝盜誰爲縱盜著魏廷珍明白回奏其脫逃盜首陳四韜子著交與魏廷珍勒限一年嚴緝務獲倘逾限不獲將魏廷珍從重議處

初七日奉

上諭發遣廣西之犯沿途怨望造作逆語且需索驛站狂肆無忌今直隸河南廣西三省一一査出而王國棟等乃以湖南各州縣解役兵丁未聞一語覆奏豈該犯等於直隸河南廣西則肆其怨誹而於湖南地方獨肯奉法安靜默無一言乎況曾靜僻處山野之中尚備聞謗訕之語豈有看守解送之兵役與各犯最爲親密轉無一見聞之理此皆王國棟等朦混草

率全不以此爲意也即上年察審曾靜一案王國棟等未曾取有一句實供今年曾靜等到京並未加以刑訊已將實情一一供出及將曾靜供出之人交與王國棟等究詢根由而王國棟等又復一槩含糊參請解京歸結希圖卸責夫以奉旨交與查究之案王國棟等尚玩忽如此則其平日於地方事務安肯實心辦理乎溺職負恩莫此爲甚且伊等近日所辦事件錯誤者甚多王國棟任內尚有逸盜未獲之案著將王國棟革職暫留湖南令其查拏務獲俟拏獲之日來京交部詢問口供趙城亦著革職即同郭朝祚來京詢取口供以爲地方大吏玩忽公事不實心奉職者之戒

又湖廣總督邁柱題參武岡州知州佘光照貪劣各款奉

上諭佘光照由候補通判引見時朕看其人尚屬明白詢問知爲原任大學士佘國柱之孫朕加恩用爲知州正印之官且切加誡諭曰爾祖聲名狼籍深負國恩爾當努力奮勉掩蓋前人愆過以圖上進伊感激領受豈期到任未久貪劣昭著似此下愚不移之人應加重懲以示儆戒佘光照著革職其貪劣各款及本內有名犯證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由京發遣廣西之旗人太監等沿途需索地方强橫不法且揑造流言鼓惑衆聽今經直隸河南廣西等省一一査出具奏此等八旗包衣發遣重罪欽犯一到外省衆人不知其來歷認爲朝廷得力之人又見伊等妄自尊大遂羣相畏懼避其兇焰又恐加以管束而悍惡之徒或至輕生捐命則不免受其拖累於是隱忍應付任其需索使令容其狂悖乖張以致兇犯益得肆行無忌嗣後除徒罪輕犯外其充發烟瘴軍流人犯倘於經過州縣及安插地方或凌虐解役需索驛站或行兇生事造作謠言不安本分不守規條著本管解役即禀明地方有司詳報督撫

據實具題於本處即行正法倘解送之時安插之所犯人不服拘管或因約束過嚴以致輕生斃命者亦該犯自速其辜將地方官吏人等槩免究問倘有徇情故縱或疎防脫逃者亦當從重處分著該部定議具奏若此發遣人犯果能在彼地方安靜奉法無一毫妄行之處三年之後著該地方官詳報督撫奏聞候朕看其情罪之輕重酌與以赦宥之恩著將此旨通行各省督撫轉飭所屬文武大小官弁咸使知悉並出示曉諭各犯知之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李紱狂妄傾邪舉國共知康五瑞與伊同鄉又同朝甚久諒無有不備細知之者昨朕於大廷廣衆將李紱人品心術詢問康五瑞而康五瑞含糊支吾無一陳奏之語仍是黨護同鄉科甲之惡習大小臣工無不共見深爲駭異朕是以降旨將伊發往軍前效力以示懲戒比時原諭以若將李紱結黨營私之處據實說出尚可邀恩寬免而伊始終不吐一言此亦爾等所共見者然朕意以康五瑞或因年老昏憒一時不能口奏原欲令其繕寫供詞又恐在京有人指點授意不出於伊之本心日後伊轉得藉口以謝李紱是以於伊起身之後遣人於途中再加詢問令其親筆書寫口供今康五瑞口供

內稱李紱乃姦邪之魁小人之尤皇上聖明如見其肺肝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堅而僻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李紱兼有之以田文鏡之實心爲國安民察吏天下封疆大臣中不多見而李紱與蔡珽護庇同年計害忠貞私相指授謝濟世以誣陷之蔡珽甚屬貪婪李紱則與之密交互相推薦且奏稱蔡珽操守實可信其無瑕直隸倉穀虧空甚多李紱袒護屬員揑稱民欠爲之掩飾徇私害公沽名釣譽又如闕門會議時張鵬翮趙申喬等皆老成持重和衷共濟李紱爲副都御史往往堅執偏見倨詞疾色人莫敢觸其鋒文闈取士職分當然康熙辛丑科會試李紱爲副主考出場之後誇於衆曰皆係我所賞拔掠美市恩以致下第舉子不服羣以石碎其門而欲剪其鬚人有才智皆謙遜不遑李紱則傲慢自恣大言不慚俯視天下皆莫己若以上數條臣細細追思猶能記憶昨蒙天語垂問臣年老口噤耳聾聽聞不淸且天威咫尺戰慄惶悚今蒙欽差官員侍衞宣旨復問謹據實具奏等語朕覽康五瑞親供爲之一笑昨日之瞻顧徬徨似有見危不負義之槩今則畏罪求寬將同黨劣蹟一一傾吐小人之情態畢露可知袒護朋比竟屬無用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也是昨日康五瑞之不奏一

語者或因年老聾聵一時惶懼之故朕原有供出李紱劣蹟卽行寬免之旨康五瑞著從寬免發軍前從前理郡王弘晳請發一敎書之人著將康五瑞交與理郡王在府敎書不許入京城伊若實心効力則已如生事怨望卽著理郡王恭奏康五瑞有二子俱係舉人伊既黨護成習其舉人未必不從夤緣而得况惡習相傳其子漸染已久將來亦不能成人著將康五瑞之二子舉人革去今日刑部所奏李紱蔡珽口供二人已將從前結黨設謀陷害田文鏡并指使謝濟世叅奏之處一一據實供吐且李紱見康五瑞所供又供稱康五瑞所奏句句實我之罪惡我所言所

行陰私邪僻狂妄禍淺萬死不足蔽其辜等語觀李紱自供之處若伊平日居心行事實是如此則不可以爲人若伊意中不自以爲陰私邪僻而姑爲惶悚認罪之語陳奏於君上之前則其人之詐僞無恥更不堪問矣著將李紱蔡珽前後口供批發入於謝濟世案內歸結

又奉

上諭自古朋黨之患必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已身亦并受其毒爾等翰詹科道多由科目出身讀書明理當以此爲切戒務爲端人務爲正士務爲國家倚賴之大臣不可悞入於小人之一途葢小人有小人之器局識見小才氣亦小恃其小忠執其小信行其小惠縱有微長適成其爲小人而已大人有大人之器局識見大才氣大大忠大義大仁大智凡所作爲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此等大人實能公忠體國並無沽名邀譽之心而名譽自至是以爲臣子者凡事爲國起見所成自大若爲一身起見則所成必小甚至卑污苟且夤緣請託瞻徇情面黨同伐異流弊不可勝言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此等陋習實所痛惡朕於

聖祖仁皇帝前從無揣度意旨探聽信息及邀名沽譽之事朕弟兄輩往往多蹈此轍朕惟以理處事和而不

流一生心迹仰邀

皇考聖明洞鑒可見天下之結黨營私者徒自壞其心術品行耳欲求纖毫之利益不可得也卽如康五瑞本欲袒護李紱而究不能掩其惡李紱蔡珽本欲傾害田文鏡而適以自害其身豈不可爲衆人之炯戒哉又如李紱科塲作弊一節雖未得受財賄而掠取虛名延攬親故其意以爲樹德市恩患難可以相倚殊不知情急勢迫之時斷無有不顧已身之利害而從井相救者此一定之情理無待朕之縷述也昨李紱奏稱臣聞田文鏡之不善乃得諸道路之口此語更屬悖謬天下焉有聽一人之毁譽而定督撫之優劣

者乎大抵屬員之中受其保薦者必生感激而為溢美之詞被其糸劾者必生怨望而造誣謗之語此人情之常無足怪者爾等若欲以一二人之毀譽定督撫之優劣必為所薦者尚指其過失而為所劾者尚頌其公明如此則褒貶是非確乎可信矣然天下有此理有此情乎朕於田文鏡並不因其才情學問而用之以其實心為國毫無瞻顧迎合之私深得大臣之體朕所降旨詢問之事伊必據理敷陳朕所交與試用之人伊必秉公舉劾從未有揣度意旨而苟且遷就者又如鄂爾泰高其倬二人外間俱稱為好總督而其實有不同之處鄂爾泰居官奉職悉秉忠誠

此專心為國而不知其他者高其倬謹慎廉潔坦易和平惟恐謗議尤恐之及其身大抵為己之念居多其一生得力在此其不及鄂爾泰亦即在此且高其倬之為總督只圖完其任內之事而後來貽害所不計也鄂爾泰則每事籌及遠大接任之人即以中材處之亦可安坐而理凡為臣工者皆當以鄂爾泰為法夫人才力各有不同在朕之用人實是因材器使而爾等意中自知分量者未必多人如己身但有文墨之才而朕用之翰苑可謂器使矣而爾等私心必以為我之才幹安見不勝政事繁劇之任而沉淪於閒曹耶殊不知朕之置於閒曹者正所以保全之也

天

爾等果能安分循理各盡職業自然識見日開閱歷自進今日之小臣即他日大臣之器何必存躁妄之心以自限也至於閉門謝客以示孤介亦矯情之舉如在京之大臣外省之督撫平日果不見一人不問一語又何以周知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爾等新進小臣亦不必以師生同年往來相接為諱但當和衷共濟勸勉箴規以道義相砥礪此則君子之朋所謂合衆人之公心以成舉朝之公黨是朕所望於爾等者也蓋

天地神明之所佑者誠所惡者偽果能去偽存誠於處心積慮之間為朝廷為國家為社稷為蒼生此即爾等

所以自為其身家不但己身榮顯子孫亦必受其福矣爾等將朕諭旨時時體認清夜自思躬行實踐朕言自必有驗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孫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內閣轉奏請

旨。

初十日奉

上諭總督鄂爾泰公忠體國言言事事悉出於誠敬之忱心不但辦理要務如此即如領受賞賜書籍伊奏謝

之時亦必將書籍詳悉閱看敬謹陳詞即此逆賊呂
留良一案鄂爾泰所奏懇摯詳明深誅姦逆之心切
當悖亂之罪如鄂爾泰之誠敬事君內外臣工皆當
以之為法著將鄂爾泰本章與九卿等閱看
又琉球國恭進雍正六年正貢奉
上諭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朕心深
為軫念是以從前降旨令將雍正四年該國王謝恩
所貢儀物准作雍正六年正貢以示恩眷今該國王
以六年正貢之期仍遵定制遣使航海遠來奉表進
貢情詞懇切具見悃忱知道了著將六年進貢之物
准作八年正貢若八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

十年正貢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刑部奏原任侍衛常雲等訛詐案內巴林王林
穆布悞用印信應革去王爵倉場侍郎岳爾岱妄
奏係達海之孫又賄囑常雲和息應革職常雲等
各犯分別治罪奉
上諭桑格胡安李英張學孔張矩子劉世華依擬應絞
俱著監候秋後處決吳大傻子王四李之達富諸禮
赫達塞常壽名下應追銀兩著在京枷號追比俟清
完之日照議發遣倘延挨不完即永遠枷號岳爾岱
非達海巴克式之姪孫當日
聖祖仁皇帝問及伊含糊答應乃一時錯誤未有一言達

海之孫即不論賢愚便邀恩用之理此并非管認支
派欲以濫邀官職者比及常雲無賴欲行詐騙伊護
惜功名而為希圖息事之舉其情實有可原著將岳
爾岱處分之處寬免巴林王林穆布因急誤用印信
該王年幼無知今遽議革退王爵亦屬太過著將林
穆布處分之處寬免常雲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念其為達海巴克式之孫令在內廷行
走用為侍衛冀其成人乃伊下賤卑污肆行撞騙不
法已極實玷辱伊祖則非達海之孫也著問伊族中
之人伊等若將常雲仍認為達海巴克式之子孫朕
另降旨若伊族人將伊出宗不為達海巴克式之子

孫亦另有旨若伊族人意見不同即令兩奏
十一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參奏原任戶部郎中王
國煒縱容家人張象九夾帶私鹽奉
上諭據范時繹奏稱此案內張象九一犯訊其倚藉官
勢之處始猶含糊支飾及一加刑嚇而張象九即供
係王國煒家人日今犯事故未進去服役據此則該
道等詳稱未事之先國煒將象九逐出之言明係假
捏應將縱容家人之王國煒及草率審詳之道府知
縣等官交部察議等語凡督撫大臣之考察屬官惟
公正無偏賞當其功罰當其過則屬吏知感知畏相
率而奉其訓導遵其約束苟賞罰不得其當不但過

於寬縱而屬員生玩愒之心卽過於嚴厲而屬員亦
起藐忽之念葢以其賞罰不足憑而寬嚴無定準也
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田文鏡李衞之察吏用賞用
罰悉皆公當是以所屬官吏誠心感畏出於自然如
范時繹魏廷珍者何能服屬員之心而去其玩忽之
習乎今范時繹之審擬此案將王圖煒及道府等官
俱行叅奏朕思王圖煒係世宦之家奴僕衆多豈能
保其無一生事爲非者倘王圖煒平日或係知情或
事發之後將家人縱放藏匿不令質訊則當並治其
罪今經縣府道員等審明象九於未事之先王圖煒
早巳將伊責逐有案可據而范時繹乃稱刑訊之後
象九改供是明係小人畏刑三木之下勉強承認未
可以爲信讞也况卽照張象九所改之供在王圖煒
亦無通同作弊之處何至於將王圖煒及審詳各官
一併叅奏從前王廷揚家人竟入於猓猓如大案之
內朕諭令王廷揚將家人拏獲交與地方官不使逃
脫卽免其處分若如范時繹之辦理此案則凡仕宦
富家廣有童僕之人其不爲宵小所牽累者亦少矣
范時繹之察吏如此何以使所屬官員畏威而懷德
奉令而承教乎王圖煒及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俱
不必交議
十四日奉

上諭據署總督唐執玉奏稱磁州民人楊進朝在路拾
銀四十兩錢三千文卽告知地保仍至原處尋覓本
人如數交還絲毫不昧等語數年以來各省民人拾
金不取者甚多今磁州楊進朝聞風興起克敦義讓
甚屬可嘉著該部察例加恩以示旌奬
又甘肅巡撫許容叅奏狄道縣知縣錢應榮浮估
建造倉厫銀兩幷布政使孔毓璞固執原詳情弊
奉
上諭錢應榮係解任罷斥之員朕因引見加恩命往甘
肅仍以知縣試用今在狄道縣任內葢造倉厫輒敢
揑餙支飾希圖浮冒甚屬可惡錢應榮著革職將倉
房勒令修建以驗負恩貪利之罪如再怠忽從事著
該撫題叅重治其罪孔毓璞固執原詳屢辯不移之
處著孔毓璞明白回奏
十五日諸王大臣等再疏請誅曾靜張熙奉
上諭寬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等所不可贊一詞
者天下後世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皆朕身任之於臣
工無與也但朕亦再四詳愼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
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撫提鎭有因朕
寬宥曾靜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
十六日大學上等議奏五城各鋪設立巡檢奉
上諭各鋪巡檢著都察院堂官及御史於候補候選雜

職人員內揀選補用倘有不能稱職及生事無行者
著該城御史及揀選該員之堂官御史即行𠫭革倘
徇情失察經朕訪聞將該管及揀選之堂官御史等
一併議處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代臬司劉柟回奏審擬吳瑰
芳情節奏

上諭朕待內外臣工均為一體蓋同辦國家之事總以
理為斷並無內外之可分輕重之可論此本內吳瑰
芳一案內外兩擬輕重不倫今劉柟同奏內稱似未
便舍本條而別引此語中含譏諷而又依從部臣改
擬之條是自相矛盾也若劉柟所擬果是則當執理
固爭若部議果是則劉柟不應有此譏諷之語朕深
惡此心口互異詐偽姦險不忠之風著刑部堂官明
白回奏

十七日吏部奏江南督撫查弼納等失察各屬官銷
恩賞處分奏

上諭查弼納從寬免罰俸魏廷珍自行查出𠫭奏其罰
俸之處亦從寬免凡各省州縣官銷恩賞銀兩不行
自首者自應將失察之上司一併處分若本人既已
自首免罪而上司轉不免於失察之處分於情理未
協嗣後凡有自首之州縣將該管上司俱免其議處
從前如有似此議處上司之案亦著查出一併寬免

又奏

上諭向來漢御史多由主事中行評博及行取之知縣
補授是以定為七品今由郎中員外補授者甚多不
便仍拘七品之例且滿漢御史品級亦不畫一應酌
量更定著該部議奏

又侍郎馬爾泰等奏貪劣營私之原任江蘇布政
使趙向奎等分別治罪奏

上諭徐永祐受朕深恩由知縣擢用知府乃伊並不思
勉報効實心奉職惟務營私謀利巧取之事甚多徐
永祐暫停僉發著交與范時繹尹繼善令在水利工
程儘其力量効力贖罪如果實心辦理則開恩寬宥
倘仍復推諉怠玩即行題𠫭從重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𠫭奏署同知靳樹鈸玩誤工程
奏

上諭靳樹鈸身係旗員又以通判委署同知由司渠工
水利乃時關係民生休戚緊要工程怠玩疎忽以致
被水衝壞甚屬可惡著革職即在渠工地方枷號一
應工程俱嚴行著落賠修堅固俟渠工告竣之日該
撫再行請旨

十八日奏

上諭朝鮮國王世𬯎恭順虔修職貢昔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藩封特頒
勑諭令
聖壽冬至元旦表儀俱准於元旦併貢以彰柔遠之至意近見該國王於領受賞賚等事皆特遣使臣賫表奏謝朕念該國距京三千餘里貢使往來未免勞費嗣後凡屬謝恩本章俱著與三大節表一同賫奏不必特遣使臣永著為例該部即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勳績懋著伊曾祖圖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効命疆場忠節炳然垂光竹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為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捫與祀昭忠寺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曾祖祖父誥封等語著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寺圖捫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敘

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得今年順天鄉試外場有頂冒夾帶等弊昨日令順天取中舉人等覆寫頭場四書文以憑磨對若有將情弊自行出首者量加恩宥據傳常四哥智亮哥爾泰自首頭場文字實係夾帶今不能記憶等語科場乃取士大典派出副都統等專司稽查何以仍有夾帶之事似此疎忽甚屬溺職著將博什希倘崇坦及參領旗員俱行革職從寬留任傳常四哥智亮哥爾泰既經自首著革去舉人從寬免其枷責交與該旗另行請旨又據浙江監生傳學詩自首頂名入場中式傳學詩既經自首應作何量加寬宥之處交與該部議奏其未到之舉人等著該部行文各處催令進京俟到齊之日該部請旨若推故不到者該部嚴議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外省地方常有緊要事件及查拏要犯不便明降諭旨以致漏洩事機逃脫匪類者間令王大臣等密寄信與該督撫此乃慎重機宜兼體貼地方大臣俾其易於辦理之意該督撫接到密札自應加意慎密其有應行文於所屬及轉行鄰省者或仍用密札加以印信或密行文書暗中知會若有應遣人者則遣的人前往如此則機事不致宣漏姦徒不致逃匿於事務方有裨益屢降諭旨甚明近聞外間接到密札竟用文書照抄轉行所屬其移會鄰省者亦然全無慎重防範之意則事件必致漏洩匪類必致遠颺將來追悔何益之有伊等既為督撫大臣豈有見不及

此之理總因平日將國家之事視爲泛常故遇緊要
事件亦只草率通行一文遂自以爲盡職而事之就
緒與否總不計及也溺職曠官莫此爲甚周易曰機
事不密則害成古訓昭然可爲鑒戒各省督撫中如
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居心辦事處處謹密是以事無
遲誤可爲諸臣之法如范時繹魏廷珍之悠悠忽忽
全不經心諸臣當以爲戒嗣後倘有將密旨寄信之
事顯然通行文書者經朕聞知必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雲南趙州白崖地方於本年閏七
月平地忽湧甘泉二股田地得藉灌溉此皆皇上之

至誠足以感召天和協應地靈等語王大臣等亦稱
皇上勤恤民隱是以甘泉昭宣上瑞等語是內外臣
工皆以滇省醴泉歸美於朕朕實不居也夫君臣上
下本爲一體設人君有乂安百姓之心而其臣不能
宣布德意以成善治或上官有撫字蒸黎之念而其
民不能感化以成善俗皆不足名
天和而徵瑞應也鄂爾泰以公忠之心行撫綏之政至誠
所感能使夷服其教民懷其惠所屬之境康阜恬熙
而滇省官民又實能率從鄂爾泰之訓導移風易俗
和氣致祥是以數年之中疊見慶雲醴泉之瑞此蓋
上天恩賜以表著賢臣之善績也昔張堪之麥秀兩岐殄

蝗之蝗不入境彼郡邑守令有循良之化尚足感召
嘉祥況節制三省化民成俗者乎又如范仲淹之治
青州廣施惠政溪澤忽湧醴泉此皆載在典籍信而
有徵者并非朕褒揚鄂爾泰爲創見之論也且如鄂
爾泰總督雲貴則兩省連歲豐收今年兼轄廣西則
粵省更慶登稔又如田文鏡總督河南李衛總督浙
江兩省境內屢歲俱獲有秋今年田文鏡兼轄山東
李衛兼轄江南而山東江南並稱豐熟似此年穀順
成雨暘時若又豈非共睹共聞之祥瑞乎凡督撫大
臣加惠一方以致感格
天心賜以上瑞此皆督撫之力朕不敢以爲功而任用之

得人與否則朕之責也即如田文鏡之在河南清正
無私而李紱蔡珽謝濟世等結黨朋謀肆行陷害若
非朕洞燭其姦破其搖惑則凡忠誠任事之臣皆却
顧而不前矣即鄂爾泰亦不過謹守繩墨以求免衆
人之謗議而已何能展布施設毫無瞻顧以成此善
政善教乎是以諸臣將慶雲醴泉之瑞歸功於朕實
與朕無涉若謂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爾泰使得
盡展才猷悉心教養以成風俗之美受
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辭者
二十一日奉
上諭科場乃國家取士大典關係甚重數科以來鄉會

試主考同考皆凜遵功令屏除弊端輿論毫無異議
朕亦屢加獎許然又恐其久而生玩故習復萌未嘗
不隨時訓誨儆戒提撕也今年順天鄉試榜發後有
人密奏闈中有頂替夾帶等弊朕令諸生自行出首
今果有自首頂名者一人夾帶者四人此則外簾疎
忽之咎已降旨將稽察官員嚴加處分又密奏今年
場前有房考一二人與士子往來者夫以科場久已
肅清之時不應尚萌瞻徇聲氣之想凡科甲出身之
官員自知有衡文之分便當遠避嫌疑杜絕干謁何
至以交遊形跡啓人議論之端况士子應試之先預
懷鑽營倖進之念此即行止不端之人一旦忝竊科

名豈能成有用之材爲國家分猷宣力乎爲房考者
又何爲收羅此等憸邪之輩豈但不能得其相助之
益且必至敗己身之聲名干朝廷之憲典亦愚之甚
矣今歲外闈雖有浮言却無實據姑免深問來春會
場在即各省舉子雲集京師凡在京官員有考官之
責者各宜預先儆惕戒愼小心防微杜漸勿以小不
檢點被人指摘致貽科甲之羞况國法具在朕不能
曲爲寬假也思之愼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爲念惟蘇松所屬糧賦
浩繁民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姦徒肆其包攬若不
徹底清查則吏治難以整肅民風無由淳厚是以特
命大臣總理清查之事又遴選大員專司分查之任
再揀選州縣分派協理令其將官侵吏蝕民欠三項
明晰清釐不得絲毫朦混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
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漕項錢糧一槩暫停
徵比俟各州縣官侵吏蝕及實在民欠一一釐剔清
楚之後再降諭旨并令該督撫通行出示曉諭是朕
於清查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明白詳備矣乃承命
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爲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
帶徵之項指爲官侵以致姦胥蠹吏借端挾詐如松
江候選州同朱榮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爲蠹

書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驗也又聞不肖州縣
有以里圖徵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歸著議令官戶
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
官虧者其說雖未足盡信然人言籍籍總理其事者
寧未聞之耶此皆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
以徵比爲清查之誤也設朕欲藉此爲催徵錢糧之
道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納仍令地
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衛來京陛見時奏稱江
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
恐涉先侵後吐之嫌槩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
語朕以民間凡有隱匿錢糧尚准其自首豈有願完

舊欠而不催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戶部行文該總
理清查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此為由將停
徵之項槩行催徵名曰勸輸而挨圖挨甲差役追呼
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完一百餘萬者有
稱旬餘之內州縣完三萬餘兩者而溫而遜奏云此
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冊又聞朱鴻緒
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內必令其全完是各員
俱以完納錢糧為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
度外矣與朕簡命諸臣之旨不大相徑庭乎著將未
完積欠槩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今自首完納
贖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即有情願交納者亦

不准收受該總理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
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朦混倘仍
有私行徵納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
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即行指參從重治罪倘該
督撫等瞻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將該督
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戶
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
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罹國
典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寬免其治罪至於歷年
積欠前已分年帶徵今又一槩停徵伊等又有何罪
而令其自首乎總之各員卑鄙小見不知朕澄清吏

治惠養小民之心而唯以錢糧為重朝廷之德意不
能宣究於下司其事者寧無愧乎諭到著該督撫布
政使即刊刻頒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掛使官
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等奏稱蘭陽縣耿家水口銅瓦廂以下
朱家賽之北自汕引河一道中泓暢達化險為平與
三家莊新汕引河一月之間兩呈奇驗等語前因三
家莊大灘之內自汕深渠朕感念
河神默祐福庇吾民已降特旨諭令河臣虔敬致祭以
申謝悃今又蒙顯賜靈應著將蘭陽耿家口自汕引

河之處一併叙入祭文之內

二十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
忠誠宣猷為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
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公馬爾賽著加太子
太傅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著加
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著加太子少傅靖邊大
將軍公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
督鄂爾泰俱著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著加太子
太保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
伯著加太子少保

雍正七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二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
天於圜丘天氣晴明和藹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
禱凡遇
壇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爲昭
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果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
而本日行禮之時必然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
聽歷歷不爽者間有無知之輩奏稱天道渺茫恐難
預必朕諭之曰若果天道不符朕之所禱必是朕心
不誠朕當作災異會倍加儆惕修省言者懲報而止
大抵妄誕不羈之人則以爲天乃清虛之氣去人甚
遠何能有感必應而庸愚鄙陋之人又以爲神明之
道可以禱求獲福而以私意干瀆豈知褻慢已甚不
但不能獲福且至得罪於鬼神矣天道至公惟祐善
人一念善天必錫之福一念不善天必降之災且天
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之間帝王有帝王之
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卽匹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

天舉首卽是動念卽是不以貴賤而殊亦無須臾之
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以善念而得善
報以惡念而得惡報卽如播種者種稷則生稷種黍
則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爲金聲擊石則爲石聲
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善惡之分又必視乎其心
之公私倘存心爲公則雖懲創多人誅戮多人亦適
足以成其善而可以獲福存心爲私則雖保全多人
寬釋多人亦適足以成其惡而至於獲譴夫所謂私
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
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
上之念亦是私有垂名後世之念亦是私必須利害
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卽所
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故古之聖賢以主敬爲本
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
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又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
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內但有獲福之基而無招
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乎此
朕身試之而確然見其無毫髮之或爽者爾諸臣試
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爲君爲臣
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卽在敬天勤
民之內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以爲主上
之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

姓之膏脂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敎民養
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尚
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黄水暢流無所壅滞則永
慶安瀾然欲使黄水無所壅滞必須保固高家堰堤
工使清水力能敵黄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
遠無虞是高堰堤工關係最爲緊要從前齊蘇勒雖
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堤工
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

以爲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
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論之伊亦深以爲然又曾將治
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
而合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戸
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
應預備物料之處卽於歳内採買早爲預備再著汪
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
辦理
又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
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
泗奏稱黔省各屬新闢苗疆今年風雨應時歳登大
有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
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
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
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
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
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
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穀價
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粵西未有之事等
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界在黔粵之閒自古未通聲
敎其種類互相讐殺草菅人命又常越境擾害鄰近

之居民刼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滞
迂道然後得達而内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
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爲經理者今總督鄂
爾泰等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殫
心奮力俾苗衆革面革心抒誠向化地方寧謐和氣
致祥感召
天和黔粵二省歳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彝新闢之
地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爲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績
朕心實爲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著將張廣泗

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
俾觀覽之共知勉勵
初六日奉
上諭前因北路軍需須用駱駝鞍屜諭令山西地方製
辦聞該省民人踴躍急公凡有羊毛絨料之家各出
所有赴官領價凡能工匠之人一時雲集應募爭先
恐後共計二十餘萬件之物料工作不勞而集於月
餘之內迅速完成朕聞之深爲慰悅此皆該省巡撫
大吏平日善於訓導民人共製辦器物僱募人工又
照數給與價值而該省民人又懷尊君親上急公趨
事之心是以備辦軍需羣情歡躍剋期告竣甚屬可

嘉巡撫石麟布政使蔣洞著交部議敘凡委派辦理
駝屜之員亦著議敘再將該省辛亥年額徵地丁銀
蠲免二十萬兩著巡撫布政使於辦理鞍屜之各州
縣按畝均派使小民共霑實惠以示朕恩獎官民之
至意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勸導富戶體恤貧民乃教人以仁厚爲
心以貪刻爲戒或於年穀歉收之時行濟人利物之
事施惠愛於鄉里積福慶於子孫此即古人任恤之
義然亦聽本人之樂從與否並不繩以官法強以所
不願也今聞江西奉到諭旨之日署撫張坦麟即行
牌與布政使李蘭而布政使李蘭轉行各屬有將分
別造冊開報富戶鄉紳姓名之語以致各屬差役社
保等沿戶挨查借端嚇詐凡屬溫飽之家俱將姓名
填入富戶冊內報官索錢到手始免開列現據進賢
縣民樊子亮南昌縣監生劉思試等各行控告而李
蘭始飭有司停止造冊地方富民始得安靜又聞江
南有遊手好閒之輩登富戶之門而詐騙者又有無
恥生員假鄉試盤費不足之名而勒索富家者經督
臣范時繹出示嚴禁其風始熄夫以朕訓人爲善之
諭旨而庸劣有司如李蘭者奉行不善遂致閭閻之
間生事滋擾而宵小不法之徒又從而藉口逞奸使

素封之家供其需索身爲地方大吏不能宣布朝廷
德意易俗移風轉將朕之恩旨顛倒錯誤至於此極
似此庸材深可痛恨以朕所聞一二省如此或他省
尚有似此者亦未可定特頒此旨通行曉諭倘有復
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省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又怡親王奏增加儀仗一倍
恩禮過重辭不敢受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敘者王多再三
奏辭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敬慎輔
弼朕躬爲國家宣猷効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
於內外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念王之勳勤較之

諸臣爲最若不錫以獎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是以
增加儀仗以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在王領
受並非越等逾分之事已頒諭旨不必固辭

初七日奉

上諭排年汪臺衙等侵蝕錢糧一案前經部議將徇隱
失察各官職名查明指參乃魏廷珍既不將各官查
出參奏又不將不參緣由聲明顯係有心朦混欲俟
部中駁查加以刻薄搜求之名此等居心甚不可問
魏廷珍既欲將失察之員放縱不問着將魏廷珍交
部嚴察議奏其失察各官免其參處

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
崇勲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
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
譽無窮凡爲人主者據情據理必無不存篤念忠勲
之心於本身厚加賚卹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克
紹前徽以永受優待功臣之澤若忠節之後廢墜家
聲乃朝廷所不忍聞也則爲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
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爲國家有用之材以繼
述先烈即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
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
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慢國或貪
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遠邊或妻子入
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爲寬宥
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路乎此等人不念
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
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絕之且使國家遇此等之
人若寬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若治之於法則情有
所不忍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則其人之罪尚可言
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并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
勲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之
子孫內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
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

或其中勲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驃馬
爾璣三格窩赫王鈇蘇成馬炘奕陳朝瑛洪德標金
啟元金啟復金式訓金習禮范光廷鳴楚哈李天坒
孫元起楊天樞常履坦陳履坦張瑆張珂何紹祖金
璦四格達喀和爾圖王縝陳泰常履謙郭朝政傅善
剛愛王栻二成格富寧李齊昇碩瞻爾保住寧古齊
劉元泰劉元勝常住范時捷范弘譽范弘恕岑岱法
海慶垣慶泰補衲松阿瑪爾興阿肅德廣德額倫特
孫扎齊圖思海覺羅哈占滿保伊林阿阿奇達共六
十一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
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

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將內
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爲伊等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
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寬釋凡此邀
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勉其子弟
遷善遠辠毋或仍蹈故轍倘再有過犯豈能再邀倖
免而凡屬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爲戒共加奮勉以
毋貽前人之羞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
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爲善轉至導人爲非矣豈不
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
之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
聞朕當另加恩䘏以存養之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

子孫可寬者亦無幾俟朕再加詳閱發出

初十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摺奏湖北積欠錢糧共二十萬
兩自勸諭輸納以來已完九萬餘兩惟沔陽一州自
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五年欠至八萬餘兩細察其
故紳衿包攬者約有十之四衙役侵蝕者亦十之四
其實係民欠則十之二沔陽今歲豐收宜乘此時令
其源源輸納臣特委荊州道高政等分任清查滅其
火耗人心歡悅完納者頗多其餘各州縣俱令地方
官辦理並未另委人員今徐鼎忽摺奏荊州道督率
委員協辦有荊門州民訛言加賦紛紛求停等語是
徐鼎將委令該道清查沔陽之事移作荊門殊屬朦
混且荊門州民訛言請停乃因徐鼎請行順庄之故
本年四月間徐鼎欲行順庄之法力言有益遂先試
行於荊門州閏七月間荊門兩澤未降州民入城遞
詞請停順庄之舉經知州蔣門悔懇諭而散臣恐順
庄一法奉行不善飭令暫停百姓始帖然安靜至於
楚省清查錢糧一事現在分別紳衿胥役之弊端與
實在之民欠已有頭緒應照舊辦理等語朕覽邁柱
此奏是徐鼎借清查錢糧之名而行順庄之法又復
奉行不善以致人心惶惑訛言繁興查荊門積欠共
六千餘兩今已完四千餘兩止欠二千兩其州民之

紛紛控訴者亦是求停順庄並非抗拒清查也徐鼎
非可以辦理順庄之人且伊並未請旨冒昧舉行甚
屬孟浪又奏摺內將沔陽之事移作荊門更爲朦混
著將徐鼎交部嚴察議奏清查錢糧之事著邁柱照
舊辦理至於順庄之舉俟新撫費金吾到任後再與
邁柱悉心籌畫定議請旨

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范時繹參奏崇明總兵官林秀婪贓不法
等事林秀在遊擊任內緣事革職留任於雍正四年
輪流引見伊在朕前奏稱向年克復臺灣時伊之勞
績甚多爲滿保所掩悉歸之於林亮朕因其熟悉水

師且漢仗才具似屬可用遂加恩超擢用為廣東瓊
州副將伊到任後楊文乾即奏其狂縱不法朕意林
秀為人性粗而口快或以語言輕率不得巡撫之歡
心不便仍留廣東適因福建金門總兵員缺需人伊
平日熟習水師於是將伊補授乃到任後高其倬又
奏其為人狂妄操守平常朕以其未有實據且惜其
才特旨調補江南蘇松總兵令其陛見朕諭之曰爾
所遇督撫皆奏爾操守平常朕屢次保全擢用爾當
倍加警惕勉為好官凡水師弁員多有操守不固者
爾當深以為戒伊奏稱他事不敢自保惟操守一節
確然可以自信從前居官數十年家中並無片椽寸

土嗣後如有不能保全操守之處願甘加倍治罪等
語林秀受朕超擢委任之恩如此深重凡面奉提命
如此諄切伊之陳奏如此懇至揆情度理斷不應有
負恩欺罔之舉乃今貪婪不法贓款纍纍幾令人不
信天壤間有此詐偽之事也林秀之貪取財賄情罪
尚有比擬至於負恩欺罔出於情理之外而林秀敢
於為之且忍於為之則非貪婪不法之可比也林秀
著革職交與范時繹將朕諭旨一一詢問其婪贓不
法等情與本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
十二日衍聖公孔傳鐸奏請捐貲建立碑亭奉
上諭衍聖公孔傳鐸來京朕本欲召見面降諭旨因伊

步履艱難不能進見特命大學士等傳旨慰問頒賜
食饌以示眷懷其
聖廟應建碑亭二座著欽差留保等動支正項錢糧鳩工
興造孔傳鐸所請捐貲之處不必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時時訓誡大小臣工務令秉公守法三令五申
何等嚴切今朝克圖派往口外會審蒙古事件堂官
王朝恩又復諄諄告誡不可徇私騷擾乃朝克圖貪
污狼籍毫無顧忌在蒙古地方恣行不法此非尋常
得贓可比顯係有心抗違朕旨欲擾亂國家澄清吏
治之政甚屬可惡著將朝克圖革職拏問交與王朝

恩嚴審定擬具奏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參奏濟南府知府金允彝貪
婪奉
上諭金允彝前經塞楞額保薦朕觀其壯年明敏似可
上進且係金鉷之親姪必知顧惜顏面勉為好官不
負朕擢用之恩是以授為濟南府知府乃伊在任恣
意貪婪贓跡種種玩法負恩情甚可惡金允彝林三
槐俱著革職王國正著解任及本內有名犯證俱交
與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金鉷現任廣西巡撫又
與田文鏡同係漢軍而田文鏡毫無瞻徇據實糾參
甚屬可嘉金鉷以公正存心自應深恨伊姪之不肖

而以田文鏡之參劾爲允當也凡督撫等於屬員之夙有嫌隙者每與以難於辦理或顧此失彼之事令其自罹於罪而參處隨之其迹似公名正言順而實以陰行其挾私報復之計此等陋習往往不免朕所悉知督撫中田文鏡李衛之參劾屬員悉本至公毫不瞻顧如伊等之子姪親屬在外任者除貪婪不及之劣員該督撫理應糾參外若本無過犯而該管上司或因公正督撫參劾其親屬而暗圖報復巧爲播弄以致陷於罪譴亦未可定此等背公營私之風朕所深惡倘有蹈襲此弊者經朕訪問定行嚴加議處著行令各省督撫等知之

又奉

上諭顧賓受朕深恩由庶吉士歷用道員當淸査積欠之時自應將伊田畝從前捏分花戶改歸的名首先倡率以爲士民之榜樣乃伊家人王文元舞弊作奸仍肆詭捏抗違不法若顧賓果不知情其不能約束家人咎無可辭若知情故縱尤干法紀著將顧賓顧預斬行革職令尹繼善秉公審明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原任都統馬齊昔年征勦吳逆時著有勞績今伊子孫中成人者少伊子常賚在外任居官尙無貪贓款蹟祇因與石禮哈阿克敦官達等朋謀排擠楊文乾又在朕前奏事不實以致罹於重譴今朕念伊父之功將伊免罪釋放另有降旨錄用之處

十六日奉

上諭私販硝黃禁約甚嚴販硝與販黃同罪聞湖廣永順之耶里等處與川省連界地方素產焰硝土人以煎熬爲業外省小販多以布鹽雜物向煎熬之家零星換易運至桐樹地方分發而私販者卽於此處僱船裝載分往各處發賣以致附近之苗人得以偸買私製火藥此皆州縣有司疎忽怠玩之故著川楚督撫等轉飭該地方官將私販焰硝等弊嚴行查禁倘有犯者按律治罪若地方官仍玩忽疎縱著督撫卽行題參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豫省漕糧已於十月二十一日起運北上又據總河嵇曾筠摺奏豫省漕糧於十月二十六日全數出境等語前李紱條奏欲將豫省漕糧改爲夏運且言若照舊冬運則出境抵通之期必致遲悞言之甚力是年豫省漕糧奏報於正月出境朕詢問李紱伊稱此乃偶然之事不可以爲常在朕前任意强辯乃自李紱妄奏以來豫省漕糧年年早運並不爽期尙得以爲偶然之事乎今年出境又較往年更早皆由田文鏡辦理妥協而李紱懷

挾私心遇事即欲借端阻撓傾陷而罔顧國計民生於
度外著大學士九卿等將田文鏡本章與李紱看並
傳旨詢問令伊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據孔毓璞摺奏西路大兵軍需寧遠大將軍岳鍾
琪委臣同殷邦翰趙挺元辦理岳鍾琪自蘭起程諭
令同趙挺元在蘭催趲未竣軍需其前途解運令殷
邦翰料理緣殷邦翰不能攜帶檔案是以調臣在涼
承辦往返共八十日今歲軍需俱已無誤惟是明春
尚有應辦諸務岳鍾琪雖交撫臣許容會同撫臣馬
會伯就近督理奏明在案但軍需一切事件皆臣經

手辦理之事自蘭至肅往返幾三千里若遇事行臣
查覆恐致耽延時日臣願往甘涼一帶地方就近與
許容馬會伯協同商酌辦理以期無誤等語朕思西
路軍需數年以來岳鍾琪指示孔毓璞辦理一切俱
有成規且檔案俱在孔毓璞處伊亦甚爲熟練著准
其所請帶布政司印信前往甘涼地方協同許容馬
會伯悉心辦理務期和衷共濟裨益軍務其甘肅布
政使事務著許容揀選賢員奏聞署理
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統領北路大兵出
口已到阿爾泰地方駐劄所過郭畢地方從來無水
草之處今歲青草暢茂清泉湧溢士馬飽騰且冬月
天氣和暖晴明軍行甚便衆心無不歡忭等語又口
外料理臺站之內大臣克什圖來京朕面加詢問伊
所奏與傅爾丹之言相同且言親見郭畢地方草茂
泉甘蒙古等咸以爲從來未有之瑞應等語又據寧
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統領西路大兵出口已到巴
爾庫地方駐劄所過郭畢之處水草並無缺之道途
坦適天氣晴和軍旅歡忭以爲神助等語自兩路大
兵啟行以來邊塞長途深繫朕念仰蒙
神明俯垂默佑士馬安寧且於郭畢從無水草之區顯賜
靈應朕心實爲感慶應於北路西路各建廟宇虔誠

展祀以答
神貺其北路廟宇應於郭畢適中之地相度建造其西路
廟宇應令岳鍾琪酌定地方建造至兩處廟宇如何
發帑鳩工延擇喇嘛永遠焚修之處著議政王大臣
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高淳爲戶部司官時問其辦事尚好朕見其年力
精壯人亦明白似屬可用是以用爲湖北道員乃伊
任內被馬會伯糾參朕以馬會伯之待屬員往往以
細故即行彈劾其參高淳必有過當之處彼時未將
高淳處分且恐其不便仍留湖廣於是將伊調補霸

昌道旋又用爲鮮松樺道適因兩淮運使要缺需人
又特旨將伊簡用其從前應行降調之案俱從寬免
朕意高淳身受如此保全擢用之深恩必無有忍於
背負之理今據巡鹽御史噶爾泰列款參奏前來婪
贓受賄劣跡昭著似此負恩玩法實出意料之外甚
屬可惡著將高淳革職並案內有名犯証交與該督
范時繹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西路軍需前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
畫周詳一一皆甚協當今岳鍾琪領兵出口乃地方
巡撫大吏有司之專責自應竭力遵照辦理而許容

在任凡事推諉馬會伯但以潔己爲務不肯擔荷查
郎阿武格又係新任諸凡不諳上司屬員彼此猜疑
推卸明年乃進兵之期關係最爲緊要伊等之身家
性命猶其小者耳應命在京大臣前往稽察督理方
於軍務有益著兵部尚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
需諸務常德壽常賚協同辦理再於戶部刑部派出
賢能司官滿漢各二員隨往以備分撥任使之用查
弼納常德壽常賚俱著各給印信并令乘驛往來遇
有分辦之處即分任其事常德壽常賚仍聽查弼納
調度凡關係軍需事件俱著查弼納等查察督催相
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即令地方官

動支錢糧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擾
民者一面革職拏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
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俱著即行題參如有指稱軍
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者即題請正法
又吏部議覆安徽巡撫魏廷珍參奏東流縣知縣
陸培存追民欠遲延奉
上諭前據魏廷珍題請將州縣民欠五萬兩上下者扣
限六個月令州縣官悉心查出如不行查明即將該
員降級留任再限二個月雖經部議准行但朕思民
欠至五萬兩上下爲數已多以六個月之限豈能徹
底清查明晰況此案內之東流縣知縣陸培又係新

任之員到任甫及六月諸事尚未熟練即罹參處未
當其罪魏廷珍辦理之事非不及即太過從前阿其
那之辦工部事務於法所當嚴者則故意從寬以市
恩於己而於法所當寬者則故意從嚴以歸怨於上
及至參處之後又往往出貲代爲完納以使人感激
其事甚多不可悉數今魏廷珍辦理之失中亦復如
是其有意倣效與否則朕不得而知矣著該部將安
徽清查之限另行定議具奏其從前參處各案一併
查出分別具奏
二十二日吏部議覆甘肅巡撫許容參奏渭源縣
知縣吳振鎬覆估建倉銀兩扶同徇隱應降三級

調用護知府事蘭州知州張引年失察降一級調
用奉
上諭張引年前任廣東羅苛司巡檢楊文乾以卓異保
薦引見之時朕因其人明敏歷練適有蘭州知州要
缺需人朕欲用之比時朱軾在朕前言張引年乃吏
員出身不宜用此州任朕以古人立賢無方朱軾偏
向科甲輕視別途識見拘泥而加訓誡朱軾亦深自
愧責因將張引年用為蘭州知州冀其黽勉上進命
楊文乾切加勸勉而張引年亦自誓為好官以報國
恩今以不確查所屬浮冒銀兩被參雖非貪贓不法
之案然在張引年分中有此失察疎忽之事返之於

心能無汗愧張引年暫停降調著許容將朕此旨諭
問張引年伊之徇情不行確查者或果係疎忽或別
有情由著張引年據實明白登答該撫轉奏其張引
年居官如何之處亦著許容出具考語一併奏聞
二十三日奉
上諭閩省武職等官長於水師者居多而於陸路則平
常著各省督撫於千把總內挑選人材壯健弓馬嫻
熟者咨送閩省交與該督撫等以備題補之用其應
作何酌量咨送名數之處著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工部奏建造
江神廟宇遲延之湖南布政使趙城已經別案革職無
庸議其廟宇速令該督等勘估建造奉
上諭趙城受朕深恩屢次擢用由檢討至於布政使伊
丁憂之日又復降旨准其給假仍令留任似此深加
任用而伊在任時並無實心報効之處其摺奏所敷
陳者亦無有益於國計民生之一事但知沽名釣譽
奏請開設書院以化導風俗夫以伊博取虛名之事
則汲汲陳奏而於保佑萬姓之
神廟工程則延之度外全不經心以致工程遲緩豈人
臣奉職之道著將此項工程即交與趙城出貲數萬
金辦理務期廟宇輝煌工程堅固其建廟規模著該
督撫繪圖呈覽倘趙城仍復怠玩推諉著該督撫題

參嚴加治罪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陝西署督查郎阿奏稱招往安西沙州等處屯
墾民戶今年到齊統計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戶屯種
既廣樹藝益繁所種小麥青稞粟穀糜子等項計下
種一斗收至一石二四斗不等共收穫糧一十二萬
餘石確計分數十有二分其餘各色種植亦皆豐厚
家給人足莫不歡忻樂業臣恐口內奸販圖戶聞知
糧多價賤興販射利已令總兵道員嚴行查禁並傳
諭民戶按一年所需扣存外其餘即在本處糶賣以
濟兵丁商民之口食等語安西屯墾地畝今年人力

既勤天時復稔各種糧穀俱獲豐收朕心深為慰慶令查郎阿禁止奸徒興販射利辦理甚是惟是飭令民戶多餘之穀只許在本處糶賣朕思民戶等盈餘之穀原期糶價以為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為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強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貯公所明年倘有需用之處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支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兩卽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戶俾糶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糶賣生事滋擾

二十六日工部奏參革道員吳應龍修造威寧城工逾限奉

上諭凡官員居官聲名不好有負任使者閒令於該地方工程効力以示懲儆非其人犯罪甚重應籍沒家貲者可比也為督撫者於此等人員之身家有餘不足豈無聞見自應審度伊等之力量分別工程之大小派令辦理若不量其力而概與以重大之工程則伊等自度力不能完卽使竭蹶從事仍不得免於罪譴勢必觀望遲延併其所有之力亦退縮不前矣於工程有何裨益是皆督撫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嗣後凡有此等効力人員著該督撫等詢問本人情願如何効力再察其力量果與所認相符然後派撥工程具奏請旨倘有欺誑推諉不肯據實承認者著該督撫題參再行治罪吳應龍既稱有產可變著該撫詢問令伊將實在力量據實供出卽照伊力量派委工程令其速行修理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福建總督史貽直奏稱原任臺灣參將林子龍前被陳倫炯揭報經高其倬據揭題參今審得縱兵聚賭廢弛營伍二款毫無憑據卽招會焚贓一款亦歷審並未入己查林子龍從前効力戎行頗著勞績人材壯健應對明白訪其在任頗得兵民之心陳

倫炯所揭不無冤抑若遽令放棄甚為可惜可否令其來京引見量加委用出自天恩等語林子龍從前引見時原經朕記名係武弁中壯健材能之員後被陳倫炯揭報貪劣款蹟不得不降旨將伊革職究審今據史貽直一一審訊各款皆虛是陳倫炯之揭報實為屈抑凡為文武大臣者秉公舉劾屬員乃職任中第一要務今陳倫炯將材能歷練之林子龍枉加彈劾而所特薦之遊擊洪繼龍則甚屬庸常高其倬亦言其不勝臺灣之任是陳倫炯之舉劾顛倒實與公是公非相左又何以使所屬員弁共知鼓舞勸懲乎陳倫炯受

聖祖仁皇帝多年教養之恩朕又深加任用乃伊不思至
誠報效仍復苟且營私反之於心何以自問著該署
督傳旨詢問確取口供具奏林子龍著仍留閩省交
與該署督以參將副將酌量題補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兵丁於糧餉之外給以季餉所以撫養士卒
令得仰事俯育以為地方捍衛所關甚重而朋銀一
項於俸餉內扣留貯庫為各營買補馬匹之用亦國
家恤兵至意也近聞直隸布政司衙門奸吏於請領
朋銀時每匹扣陋規二兩至二兩五錢不等直隸如
是他省大約皆然夫倒馬立有限年報銷復有成額

豈容奸胥舞弊侵扣嗣後著各督撫及布政司查照
定例按期給發如有奸吏增減剋扣遲延等弊各該
督撫即行拏究按律重處倘各督撫失於覺察布政
司不能釐剔弊端朕一有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
嚴加議處至兵丁歲底預備春餉及支放季餉乃終
歲衣食所資亦聞有不肖餉書於放餉則需索季規
於借餉則科斂借費此種奸弊深可痛恨著各該督
撫一併嚴查禁革務須按季給發不得遲延著該部
通行直省督撫布政使司將朕諭旨刊刻曉諭俾官
吏兵弁等咸知之

三十日奉

上諭奉天地畝向來槩以上則徵科查彼處地畝多有
隱匿每有三四畝止報一畝者是以槩以上則徵科
民力輸將甚為寬裕後因該地方有隱匿積弊民間
互相爭競紛紛訐訟官民皆多不便前歲朕遣大臣
官員清丈以息爭端漸次釐正田畝皆得實數今若
按畝俱照舊則徵糧恐小民輸將力有未給著盛京
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府尹確查田畝之肥瘠分別上
中下三則起科酌定成額永著為令務期秉公據實
悉心料理以副朕勤恤民隱之至意

又奉

上諭暹羅國遠隔重洋輸誠向化恭順修職歷有年所

其所請採買物件著行令該撫採買賞給以示朕嘉
惠遠人之意

上諭四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之本意原欲於
孝陵
景陵之旁卜擇將來吉地而堪輿之人俱以為無可營建
之處後經選擇九鳳朝陽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
依
孝陵
景陵與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輿之臣工再加相度以為
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
用今據怡親王總督高其倬等奏稱相度得易州境
內泰寧山天平峪萬年吉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為陰
陽和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
備等語朕覽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條理分明洵為上
吉之壤但於
孝陵
景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且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
未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自古章服皆有一定之制所以辨等威昭品秩也
向來屢申禁約不許逾分濫用以開僭越之端定例

昭然各宜遵奉聞近來服色頂帶及坐褥頂馬胸繮
之屬又有不按定例任意僭越者御史有稽查部院
之責而各御史中即有參差不齊之處是已身先有
逾分違制之咎又何以彈劾他人嗣後紫禁城內著
派三旗侍衛稽查大城內著步軍統領阿齊圖稽查
外城著五城御史稽查倘有違例僭越之人而侍衛
提督御史不行參奏別經發覺者將稽查之員一併
處分

又奉

上諭凡為人子者於親喪之禮不得備盡其心實為隱
痛朕親身閱歷而知之故於內外大小臣工有不得
已令其在任守制者乃因辦理政務從權之道未嘗
不體其哀戚之情也如大學士朱軾蔣廷錫丁母憂
皆給與假期回籍料理及來京之後仍令素服辦事
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俾得盡其守禮之心其外
任官員或特旨留任或經督撫題留者皆著給與假
期令其回籍料理伊親之事畢而後回任今思此等
官員既回原任則職任之內凡遇應行典禮若照常
齊集其心必有不安若本身不到又恐以曠悞被人
指摘其勢實處兩難不知令其在任守制者原以要
缺需材一時無可更替故令視事以資贊用不當於
儀文禮節之間强其心之所不安也嗣後內外大臣

官員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以盡人子之心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外省督撫提鎮司道府大員則委屬員代行州縣等官則委佐貳代行再如直省文武官員或遇朝賀典禮齊集之處倘偶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不宜勉强從事有乖調攝之道亦著屬員等官代替行禮其代替之處督撫提鎮則報明禮部司道副參以下等官則報明督撫提鎮著將此旨通行各直省知之

又奉

上諭朕即位之元年科臣黑碩色條奏江南浙閩等省民間所用曆日多係無印私曆及通書等今薄海內外莫不遵奉正朔豈宜令私曆公行請將各省私曆徧行嚴禁令各布政司將用印官曆交與貿易人發賣則民間俱有官曆觀看通書私曆自廢等語朕以私曆僞書律應嚴禁而庶民之家凡婚嫁與造遷移開市之事得觀覽官曆以爲選日擇吉之用又於民情甚便是以允從部議乃聞地方官吏不善奉行自布政司胥役高其價值由府以至州縣輾轉增貴民間買官曆一本價至五六分不等遂致無知鄉愚有三分繳官之說夫各省每年刊刻刷印官曆開銷錢糧不過七千餘金朕數年以來加恩蠲貸至數百餘

萬豈於此七千餘金之費而有所吝惜乎著將各省頒行官曆於庚戌年爲始仍作正項開銷但各省官曆若不令民間價買每省人戶不下數千萬家豈能徧行給發勢必至通書私曆仍復公行又非古帝王敬授人時考月定日之義其作何區處使官曆通行便於民用之處著大學士會同禮部議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肅州附近嘉峪關一應軍需兵馬俱由嘉峪關出口必先頓歇肅州而本地出產無多遂致米豆草束一時昂貴肅鎮標兵額食糧餉本色少而折價多每米豆一石折銀一兩草束折銀一分實不敷糴買之用可否酌量暫爲加增後不爲例出自特恩等語朕前因寧遠大將軍岳鍾琪之請特念哈密爲軍需往來之地將駐防兵丁增給口糧鹽菜今肅州爲大軍出口要道辦理軍務之員咸集其地食指繁多未免物價騰貴著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自雍正七年秋季起至大兵凱旋之日俱照增加價值給發統入該年奏銷冊內報部查核該署督嚴飭該鎮標員每季按名給發毋得抑尅侵漁以示朕軫念邊兵至意

又奉

上諭從前據噶爾泰與何世璂奏稱兩淮鹽商因沐皇
恩減省陋費各項每年省費百萬餘金自清完國課
之外各商俱富足饒裕而臣等又不受其規禮是以
各商公奏送鹽院銀八萬兩送鹽道銀四萬兩但臣
等蒙恩各給養廉業已豐衣足食此十二萬兩實無
需用之處情願解部以充公用朕因各商年來省費
已多而鹽院鹽道又各有養廉因允噶爾泰所請將
此項解京交與內務府為修理道路及各項工程之
用至次年噶爾泰與張坦麟援照前例復將銀十二
萬兩奏請解部比時適因預備軍需因令交與江南
織造為製辦綿甲等項之用今噶爾泰與高淳又照

前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京現今高淳参奏有需索
商人各款伊若果係用度不足何不即於此四萬兩
中支取應用乃捨此應得之項分外貪取於商因此
朕於從前之事亦不能無疑矣著將此十二萬兩交
與噶爾泰或給還各商或伊有需用之處即將此支
用倘伊實無需用之處各商又不願領回噶爾泰現
署安徽布政使印務著與魏廷珍確查上江地方有
實在無著之虧空將此銀彌補以完本地之公項

又奉

上諭有人條奏內稱廣東諸務廢弛弊端種種如火耗
一節從前原加二有餘經原任巡撫楊宗仁定為加

一通省皆然自藩司提解七分以三分作督撫藩司
養廉以四分辦公而公項仍令公捐州縣雜支是以
加至一七其中又有平頭各項雜費計算仍是加二
此以省會相近之處而言遠僻州縣猶不止此況從
前提解火耗七分今則全行提解恐州縣用度不敷
有不能不再加增之勢又廣東收米全收折色現今
米價七錢而折價交官則一兩四五錢不等此亦切
近上司耳目之處如此其遠僻州縣較此更多又廣
民多以漁鹽為生漁船出海先至鹽埠領票回木納
銀有一年一上者有一水一上者名曰幫餉在漁人
醃魚一船費鹽十倍幫餉不過一二在鹽埠只發虛

票得收實餉是兩得其利彼此相安今則鹽埠避乾
票之名欲按船計數實發鹽觔是引鹽雖得多銷而
漁人則增餉數倍嗟此漁民衝風冒險覓微利以活
身家朝廷不忍收課鹽埠獨得幫餉亦已足矣今又
數倍取盈何所恃而為此耶又如各處稅務之所皆
借歸公之名爭多鬭勝較昔加嚴剝削商民不知顧
恤至於盜賊公行誣告不息豪強肆虐良善被欺禁
令不遵賭具仍賣而地方有司並不過問等語朕覽
此奏深為駭異朕宵旰焦勞無刻不以民生為念其
准令督撫提解耗羨並稽查稅課贏餘者無非除弊
止貪均平畫一使官民並受其福也所須諭旨至數

十次誥誡諄諄諒天下大小臣工無不共知朕心恪
遵朕訓矣何以粵東地方尚有如此情形因捉解耗
羨而火耗轉致加增因清查稅課而有司轉行苛索
因禁止私販而漁戶並受苦累是以朕愛養百姓之
善政而奉行顛倒以濟其貪婪巧取之私而置除暴
安良移風易俗之政於度外該省從前督撫受朕倚
任之重身在地方爲有朕已則知而伊等漫無覺察
之理郝玉麟傅泰到任未久嗣後宜督率經理勿蹈
前轍此旨到日著悉心確查嚴行禁約倘不肖有司
仍有不知悛改者著叅革拏問請旨正法如督撫等
再有徇隱失察等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
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橐國計民生
並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
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
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
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并令各省地方官員等
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
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贏餘若
干奏聞候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
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

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
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
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
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
貪取則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則胥役必致
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
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
各省督撫遴委賢員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
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處
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姓公
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

公用有資則即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
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
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
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
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
地方則假稱奉旨歸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
西落地稅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川一邑僻處山
中向無額稅今年五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爲苦又
垣曲絳縣地方名橫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
設巡檢一員稽查逃盜並無稅課今該巡檢於往來
貿易之人每遇一馱索錢十文二十文不等民有怨

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朕愛
民除弊之善政有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
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鬬勝以致村挑背負之微物皆
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
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心愛養斯民數年
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
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
而發帑為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中外
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帑金
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蝇頭之利乎又如江南
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

年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屢經戶部駁查
至雍正五年陳時夏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
歸併海關徵收是以祇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戶部經
戶部行令該撫確查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
怠玩公事不恤民隱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
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
司無得受饋遺徇情贈賄之私下屬無詐訛鑽營賄
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
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
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
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

必不為也聞廣東火耗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
在任時定為加一今藩司提解七分州縣已將耗羨
加至一七其中尚有戥頭各項合計仍是加二廣東
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亦有因所得養廉不能供其
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取於民督撫等失於覺察者
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舉始於諾岷之在山西朕曾
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官民
兩受其益倘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中
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強一例
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諾岷豫省得田
文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

得有如諾岷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
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
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為奸使利歸於己怨
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常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
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楠等之懷藏
逆志其罪斷不可宥著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
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
通行之後倘仍有借清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
商民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
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
罪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前據陳世倌奏稱文鐸褚莉書監修閘座全不上緊料理、味奔競鑽營等語朕以陳世倌係於修水利工程大員是以照伊所參將文鐸褚莉書革去職銜停其委署今據鄂禮奏稱吳淞劉河等閘尚未估計具題從何料理文鐸褚莉書在水利二年有餘凡有差委無不竭盡心力勤慎辦理平昔安靜守分不敢妄爲等語是文鐸褚莉書並無奔競鑽營之處而陳世倌遽行參奏是何意見著交與巡撫尹繼善秉公據實審詢明白如陳世倌所奏不實著將陳世倌照誣告人之例治罪

雍正七年十二月　十二

初五日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謹守法度顧惜廉恥不爲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朝廷豢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平時因八旗兵丁乃國家之根本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偶有差遣征剿之事復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爲兵丁者自宜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況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尚不知猛醒痛改惡習乎乃自藏回陝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參奏共一百三十餘件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綠旗兵丁之不如不顧人之鄙笑朕實爲汝等深媿之況其所得能有幾何豈因此足以養身贍家而乃輕犯國憲自罹罪譴耶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不知檢束以至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愧悔即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及同列之兵丁等聞之見之亦諒無不切齒痛恨代爲之羞也況損人利己者天理之所不容強奪橫取者國法之所不宥爾兵丁等試思之同爲父母所育之身又受國家教養之澤並不至於無食無衣顛連困苦也即至此極尚當勵丈夫志以勉盡大義方是若果安分守法則才力稍優者

雍正七年十二月　十三

可以冀望上進即中平之人得食錢糧亦可以養贍妻孥奈何惟利是貪而不顧天理不畏國法爲此可羞可媿之行乎今將該撫所參各款一一摘出並降此旨著通行曉諭八旗兵丁及各省駐防兵丁俾伊等知同列中有此無恥之事必至敗露不能掩藏自後共相儆戒勿爲習俗所漸染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申明紀律時加開導則兵民和睦共享昇平之福於久長否則國法具在徒陷身於罪戾而獲不忠不法之名豈不可憫之甚乎思之勉之將此諭交與八旗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著各鈔錄一道每月傳集兵丁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

時時檢束恪謹遵奉
初六日四川巡撫憲德參奏松茂道尤清冬至慶
賀遲悞行禮奉
上諭尤清身係旗員自然熟習朝儀不應有遲悞之事
伊前任御史時奉差山東收受地方官餽送朕寬其
處分仍用爲四川驛鹽道乃伊在任於一應鹽務全
未實心料理是以將伊調爲松茂道現因昔年私致
書札與噶爾弼爲伊親戚請託部議革職朕仍復寬
恩令其明白回奏乃尤清不思感恩奮勉以贖前愆
於冬至軌賀大典有意怠忽遲延後到是伊心懷怨
望非尋常失悞可比尤清著照該部前議革職來京

時著在旗下行走効力贖罪以爲素性請託鑽營不
實心任事者之戒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強盜爲從免死減等者及各重罪減等之犯
俱發遣於黑龍江寧古塔三姓等處朕思盛京乃我
朝發祥之地黑龍江等處皆與盛京相連若發遣人
犯太多其子孫未必能成善類而本處之人或爲所
引誘亦未可知意欲改發內地以散處之雍正三年
曾令誠郡王及廷臣數人會議分晰定例具奏比時
所以未降諭旨者蓋欲俟數年後內地強盜罪犯漸
少時然後舉行以改發內地者一處不過一二人可

不爲內地良善之擾累乃近看各省發遣之人犯尚
不減於從前若改發內地恐人數尚多仍有暗相連
結偷竊倰夌之事朕又屢次詢問黑龍江等處之大
臣官員等皆言此等發往邊外之人犯該地方官員
等實能約束管轄不致生事而本地之人亦不爲其
煽誘且披甲之兵丁等得賞給之人亦可供其使令
等語似此則發遣人犯仍照舊例行不必更改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盜案繁多民俗獷悍應設觀風整俗使一員
以化導訓飭令風俗人心漸歸醇厚又該省督撫奏
稱粵東士習囂凌未能端謹請設學政二員一司文

衡一飭士行以爲造就人才之地朕思文行本屬相
關不可離而爲二況廣東地方遼廓若司文司行分
屬兩員仍各遍歷通省耳目聞見恐有未周著設學
政兩員按該省地方分管考試督察其如何分府及
一應學政事宜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廣東
觀風整俗使著焦祈年去通省教職士子令其兼行
稽察其添設衙門吏胥及本員供給等項悉照浙江
福建之例行
又奉
上諭康熙五十九年陝省解送駝馬進藏文武官五十
員每員借支肅州公庫銀五百兩爲行裝路費之資

本係應給之項因當時該督撫未經題報不敢作正項開銷是以各員前赴陝之時仍於各名下著追補項至今尚有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兩朕念伊等効力戎行遠涉藏地雖非衝鋒破敵者比而間關行役亦屬可憫著將未完銀兩槩行豁免其已完者悉給還本員或交伊之的屬如該員有別項虧欠應追者即准其抵補以示優恤勞役之至意

又奉

上諭近來提鎮等每於到任之後將營伍事宜條奏更張以爲盡職伊等身在地方數陳時事其允協與否部臣不能遙度其情形每多議准即朕亦以伊等身

爲本地大員必籌畫周詳然後陳奏是以照議准行者有之乃細加察訪竟有扞格難行或於該地方毫無裨益者是伊等陳奏之時或誤聽人言或苟且塞責並非確有所見計出萬全之舉也嗣後該提鎮等若於營伍地方事宜果有深知灼見斷不可不更改者方許具奏倘有泛行陳請經部議准而究不可行者定將條奏之人嚴加議處

十二日工部議奏積年拖欠河工錢糧江防同知胡璉等二十八員勒限照追其從前不行詳參之道員行令河道總督補參奉

上諭此本內河工拖欠銀兩既經該管官員查出開列請參若復以從前何以不行詳請參追不無通同徇隱之處令該督查明指參是現今之清查無補於從前之失察將來必有始終彼此徇隱者部議非是著不必查究

十三日大學士等以闕里慶雲奏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而朕心怵惕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

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涵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
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
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
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宜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十四日奉

上諭朕見岳濬少年老成克遵伊父岳鍾琪之家訓是
以令其署理山東巡撫印務自署事以來實心供職
才守兼優且虛懷受善能資總督田文鏡之益和衷
共濟田文鏡亦奏稱岳濬克勝巡撫之任著將岳濬
實授山東巡撫程元章督學閩省清正端方弊端屏

絕聲名甚著近日署理浙藩印務實心任事其屢次
奏摺具見公直之忱惻朕動容覽之程元章著實授
浙江布政使廣東添設學政一員教導士子著修撰
陳惠華去

又奉

上諭據岳濬奏稱十一月二十六日慶雲見於闕里朕
惟
至聖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我
聖祖仁皇帝尊崇敬慕之心至誠至切朕即位以來景仰
先師備修典禮年來遣官興建闕里
文廟依倣帝王宮殿之制規模弘煥視昔有加時時諭
令監督諸臣恪虔將事朕雖未曾親至其地而籌畫
指授宵寐嚮仰之誠無刻不在尼防洙泗間也今於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廟貌維新之時
天錫慶雲於曲阜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尊師重道之悃忱昭示瑞應或者天下士子
敦行勵學人材蔚起感格
上帝
先師而賜以文明昭著之象朕心實為感慶所奏知道
了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督撫大吏膺封疆之重寄原期化導人心轉
移風俗稽查匪類禁止流言以成國家蕩平正直之
治若因循怠忽尸位素餐耳目無所見聞心思又不
計慮以致奸宄肆行而不能禁戢邪說散布而置若
罔聞似此等庸劣無能之人不但上負國恩下曠職
守其為民風世道之患何可勝言如逆黨耿六格于
義馬守柱吳守義劉應試達色等或在三姓地方誑
捏浮言或在廣西地方造作謗語其所經過之河南
湖廣等省又復沿途傳播又如呂留良之在浙江數
十年著書誣毀累牘連篇似此彰明較著共知共聞
之事而該地方大小官員豈有全無覺察之理其知

之而不以入告者其意欲爲此等匪類掩飾以邀寛
大之名乎抑倘疑此等毀謗之語於朕躬稍有干涉
不便奏聞窮究故爲之隱匿乎夫民間匿名告不實者
尚有應得之罪而匿名揭帖吏干重典豈有以大逆
不道之語誣謗君上而置之不論者乎如曰未嘗聞
知則何以曾靜僻處鄉村倘流傳滿耳而地方官員
在通都大邑之中遂聾聵至此乎以誣謗朕躬大逆
之案而地方大臣有司倘漫不關心若此又安望其
實心辦理地方之事爲小民詰奸禁暴雪不白之冤
乎昨據廣西巡撫金鉷將逆黨誣捏之言一一查出
又據河東總督田文鏡湖廣督撫邁柱趙弘恩將伊

等經過布散之言一一查出又據浙江總督李衛將
呂留良所著逆書悉心查出此皆實心任事之大臣
無忝職任者除各犯另行審明正法外其從前浙江
歷任巡撫數十年來一任呂留良之逆書流播邊無
稽查其自雍正元年以來廣西巡撫及湖廣督撫等
身在地方所司何事而於兇頑肆逆毫不經心又如
寧古塔之將軍專司彈壓稽查之重任而於逆賊等
之謗毀妖言全無覺察俱屬溺職著行文該地方一
一查出參奏以爲人臣縱惡養奸之戒

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奏稱武職之有俸薪原係
計日授食但陞遷調補之員俱自奉旨之日裁支俸
薪即業經領過者亦必按數扣追惟俟接劄到任之
日方准起支其間缺俸銀兩歷年造冊報部此亦粵
省之成例伏思武職自奉旨陞調及至接領劄付其
間或隔月餘或經兩月均未可定若俸薪以奉旨之
日預爲裁支不復給領能無枵腹辦事之慮敬將管
見密奏等語朕思新授官職之武弁自應以領劄付
到任之日爲始方准支給俸薪若係陞遷調補之員
未曾接領劄付尚在舊任即扣其俸薪銀兩則該員
用度不敷宜加體恤自應照其舊任銜職給與俸薪
以資食用其作何定例通行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水師營兵丁錢糧前經部議每月定爲一兩
五錢朕近聞得兵丁用度稍有不敷已降旨加爲每
月二兩浙江乍浦水師營兵丁亦應一體加恩其新
拔之兵丁等每月支銀一兩五錢者著照天津之例
加爲二兩於雍正八年正月爲始著該部行文浙江
總督等遵諭施行

又奉

上諭今年春間孔毓珣傅泰奏請東省養廉朕念廣東
耗羨僅十五萬九千餘兩除公用六萬五千餘兩所
存九萬餘兩不敷大小各員養廉之用爲之經畫籌

度俾各員日用饒裕俯仰有資庶可專心辦理政務
亦可勉其砥礪廉隅是以將該省落地稅羨一併[illegible]
給今據王士俊摺奏督撫為通省大僚有年費用浩
繁今僅各得養廉銀八千兩不足供其經費之需而
學政一員歲給養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已屬無多
等語今又添設學政一員則此數更不足濟用復有
新設觀風整俗使亦應給與養廉銀兩查廣東落地
耗羨之外雍正六七兩年報有田房稅契溢羨銀四
萬四千三百餘兩此係該省查出之羨餘應歸於本
省之公用著於此項銀兩內將督撫等養廉銀應給
若干著該督撫會同布政使王士俊斟酌定議具摺

奏聞

又奉

上諭據通政使左叅議魏繹奏稱行伍出身者由百總
把總而千總皆平時揀選人材壯健弓馬嫻熟之輩
一至年滿則有送部不送部之別不送部者永無進
身之路其中不無人才淪落貨賄得行之處請嗣後
年滿千總皆令送部引見定其優劣以為黜陟則該
管上司挑選必精而技勇之上皆得自見不致壅蔽
等語魏繹此奏似於年滿千總有益而其中不便之
處未曾計及夫年滿千總所以不全送部者或其人
弓馬材品原屬平常而平日効力多年有可憫念之
處又不至廢弛營伍是以該上司姑容於平時今若
槩令送部引見則上司恐干已身考成必至有意苛
刻且一同來京之後其材勇果優者固得表見擢用
而平庸之輩不在陞用之列者徒勞跋涉不無道途
資斧之艱在朕一時引見甚易在伊等間關往返甚
覺勞費惟是不行送部人員之中或有可用之材亦
未可定若本人情願來京引見著自赴兵部報名該
部秉公考試揀選其平常者不必引見仍照例註冊
技勇可用者列名具奏請旨引見

又奉

上諭馬昉羲係總督邁柱由縣丞題補知縣之員今因

患病邁柱題請將伊休致朕前有旨若才能之員在
任抱病者令該督撫給與假期令其調理其有應回
本籍調理者亦令督撫於本內聲明俟其病愈時赴
部引見再行補用查馬昉羲年僅五旬未至衰老邁
柱見伊抱病即令休致既未給假調理又不將病愈
赴部情由聲明是必因從前曾經題補知縣惟恐干
涉袒護之愆此等存心即朕從前諭旨所謂公中之
私也各省督撫當以此為戒馬昉羲著回籍調理病
痊時赴部引見

十八日大學士等議奏易州天平峪
萬年吉地允協典禮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引據吏冊與禮陳奏朕心始安一
應所需工料等項俱著動用內庫銀兩辦理規模制
度務從儉樸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亦勞人力
俱不必建設著該部遵行
又奏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李璵因母壽收受所屬壽
屏等物應照接受所部餽送律笞四十但係奉旨特
用之員應照例加倍治罪請革職杖八十不准收贖
等語從前降旨凡有特用之員負恩犯法則嚴加治
罪者原視其所犯之情罪如欺罔貪婪有干重譴自
應加重科斷以示懲儆若不論情罪之重輕但係特
雍正七年十二月 三三
用之員即引此例是不能領會朕旨奉行錯誤矣此
案李璵收受所屬壽屏因慶其母壽尚屬古人緣情
制禮之意與尋常接受餽送者有間其手卷山水條
稱償值甚微覩此則此外再無婪贓款蹟可知李璵
著免其杖責來京引見至於紳衿不許與地方官交
結餽送者所以杜其干謁營求把持武斷及私情關
說等弊若於公事會集及有關禮儀之處未嘗槩禁
其往來蘭景生經收屏分因合屬官員士庶製屏以
壽知州之母尚屬情理所有亦非科歛財物者比著
將蘭景生及與分人等罰俸笞杖之罪寬免
十九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
州地方忽覩卿雲捧日外繞三環光華四射萬民歡
慶以為從來未有之嘉徵等語山西民風由來淳樸
今年辦理軍需其踴躍急公爭先恐後一片忠君親
上之忱洵實為罕見朕已降旨獎嘉並免其額徵錢
糧以示恩賞乃不旬日之間該地方即有卿雲捧日
之瑞天人相感之機捷於影響又如湖南風俗澆漓
致有曾靜張熙叢懷藏逆志犯上作奸是以屢年以
來水潦為災收成歉薄即二省近事觀之仰見
上天善惡之報絲毫不爽若但朕心宵旰焦勞思欲移風
易俗而百姓不肯洗心滌慮改過於隱微而欲上感
雍正七年十二月 三四
天和錫以福慶此必無之理也朕之屢次曉諭者並非推
卸其責於臣民也但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道確然
如此而朝乾夕惕痌瘝弗安惟萬臣民果能體朕此
心各自儆省則上下交修安有不受
上天之福祐者哉總之朕為天下萬民主民風良善乃朕
教化之所當然而民俗乖張必朕轉移無術之所致
在朕則實無可諉也著將此旨并諭湖南官民知之
二十日大理寺卿黎致遠等保舉不實吏部議取
口供具奏奉
上諭黎致遠張燦身任京職豈不知朕之居心行事乃
以尋常之人苟且塞責馬世端王璸保舉伊弟即內

衆不避親亦當擇其才力可用者而馬世烇王玠人
甚庸碌無知大非朕廣求人材之意黎致遠等甚屬
朕恩著將黎致遠張燦馬世烇王璜交部議處馬世
烇著發往軍前交與許容凡一應軍需差遣令其効
力辦理贖罪倘有推諉遲誤之處惟馬世烇是問若
能盡心効力俟各項軍需事竣之日該撫出具考語
送部請旨
二十一日雲南巡撫沈廷正奏報新平營祥雲捧
日奉
上諭連年以來雲南地方屢有卿雲醴泉之瑞蓋因總
督鄂爾泰公忠體國以善政化導官民人從其教和
氣致祥是以仰蒙
上天疊貺瑞應朕之所以宣諭臣民者蓋欲使天下之人
共知天人之道有感必通砥勉為善以共受
上帝之福佑也今覽沈廷正所奏朕言益可徵信朕從來
不言祥瑞如尚崇廣奏報道化州天台山有鳳凰翔
集鄂爾泰奏報都勻府苗疆有石芝叢生朕皆未宣
示廷臣天下之人勿誤以朕為誇張祥瑞而忘自修
之道也
又禮部議覆司業崔紀條奏國子監革除陋規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監生若有餽送陋規倒提年月捏稱
到監者將該管官及該堂官分別議處而納賄之監

生並未議及禮部堂官必有意見著詢問具奏前議
有遺漏之處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
監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秒朕
心深為畏懼想由朕之政事有關用人敷治之間未
為允當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
以致上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
悚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勵以凜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
又奉
上諭朕覽提督藍廷珍所奏以衰病乞休深為軫念著
太醫院官劉裕鐸馳驛前往調治又據署督史貽直
摺奏藍廷珍患病一時未能即愈提督控制閩省關
係甚重已調南澳鎮臣許良彬前往廈門協同辦事
等語史貽直辦理甚屬妥協但藍廷珍正宜加意靜
攝之時若委員協理則藍廷珍仍未免以職務分心
不能安閒頤養藍廷珍著暫行解任調理俟全愈之
日仍復提督之任此時提督印務著許良彬署理南
澳地方亦屬緊要總兵印務著金門總兵張起雲前
往署理金門總兵官印務著康陵署理

又奉
上諭福建提督藍廷珍患病著禮部派出老成筆帖式
一員同太醫劉裕鐸騎驛前往診視其病勢如何著
筆帖式詳記明白先行進京劉裕鐸著留福建用心
醫治俟藍廷珍病愈後再將劉裕鐸送回
又奉
上諭據禮部奏朝鮮國王咨稱伊國居民七人冒越疆
界將節度使等官革職拏問定罪等語愚民圖利冒
越疆界即內地之人亦間有此等事該管官失於覺
察其過尚小今該國王將節度使等官從以革職拏
問處分太重持法不得其平嗣後凡遇刑罰案件務

期準情酌理輕重允當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二日奉
上諭山西布政使蔣泂前在陝西甚屬効力今於山西
藩臬兩司任內又能實心供職辦理妥協深爲可嘉
著將伊父蔣陳錫名下應完銀兩豁免一半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理江西巡撫印務謝旻奏稱竊刦南昌府知
府驛鹽道衙署之盜犯沈二楊二遣役追緝至河南
安陽縣地方拏獲隨據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
文未到之先將沈二楊二并盜戚富姓等及窩犯梁
彥貴一同遞解來江行至湖廣孝感縣地方沈二楊
二忽於飯店扭鎖脫逃據原役羅祥等禀稱河南界
內一路撥有千把總一員帶兵二十名一至楚省止
有解役七名營兵二名等語江西行刦盜犯河南地
方官協同遣役緝獲并究出盜戚窩家且多撥兵丁
嚴加解送及經過湖北孝感縣地方所撥兵役寥寥
無幾以致賊犯脫逃由此觀之河南大小各員每事
小心慎重料理妥協而湖北之草率廢弛怠忽政事
相去何啻什伯彼此相形之下湖廣督撫能無媿赧
著該督將僉差疎縱之員查出題參其脫逃之犯按
限嚴緝務獲如逾限不獲將地方官從重治罪該督
撫一併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據署川陝總督查郎阿摺奏據四川提督黃廷桂
咨稱護理重慶鎮標遊擊保璿於委署黔彭營遊擊
任內與酉陽冉土司書使往來因而節次勒索人口
騾馬等物又冉土司之子冉廣烜奸佔董昌規之妻
爲妾一案餽送保璿銀兩禮物保璿貪婪爲心目無
法紀斷難一刻姑容而土司冉元齡又有川省奸徒
楊承勲等結黨一案據賊黨供稱楊承勲家有金鑲
玉印劉伯温碑記他第七個兄弟楊七必要爲王送
在酉陽司等語則冉元齡窩藏首逆之罪更不止於
行求納賄寶難疎縱養奸應即嚴行參究等語各省

土司朕皆一視同仁與內地官民無異莫不欲其安生樂業共享昇平之福是以屢降諭旨令該督撫訓飭官弁凡有管轄土司之責者加意撫綏無得借端滋擾若有苛虐生事以致土司失所者必重治其罪如鎮雄烏蒙等處土司肆行兇悍怙惡不悛其來久矣不得不加懲治以拯恤苗民安輯內地他如湖廣土司彭肇槐呈請改土為流朕降旨不允因伊陳奏再四且將求改為流之至情懇請朕始允行而加以高爵賞以帑金准其回籍居住所以恩賞之者甚為優渥至於他省督撫常有改土為流之請朕多未准行也但管轄苗疆之官弁等往往不能仰體朕心屏除私念若土司等有不敢書使往來者則加以傲抗之名摭拾小事申報上司若私相往還有所餽贈則上司訪知又加土司以行賄鑽營之名究治其罪如此則土司豈不處於兩難乎即如該督參奏冉元齡之納賄於保璠朕知冉元齡必有屈抑難申之情也前據查郎阿奏稱四川奸徒楊承勳等謀為不軌假稱家有金鑲玉印其弟楊七必要為王送在酉陽司去了等語朕批諭查郎阿云酉陽土司素稱恭順必無藏匿重犯之理若果楊七逃往酉陽地方則冉元齡亦無不嚴緝解送者如楊七未至酉陽而強向冉元齡索獲則冉元齡不更冤抑乎總之各處土司承

祖父之遺業受朝廷之厚恩苟有人心孰肯作奸犯科自罹罪戾惟是奸民匪類等播弄搆釁希圖獲利於官弁之前則假捏土司不法事端而在土司地方又肆行恐嚇慫慂之詭計為督撫大吏者安可不詳加審察而輕信屬吏之浮言為奸徒所愚弄乎此案內需索受賄之保璠著該督撫嚴加審訊照所定苗疆之例定議具奏冉元齡悉從寬免不必查究至於賊黨所供金鑲玉印之語夫民間所謂金鑲玉印即歷代傳國璽也當日元順帝將此璽攜歸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獲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察哈兒林丹汗之母將此寶進獻

至今藏於大內今楊承勳家安得又有金鑲玉印此不過賊黨荒唐之語即使有之亦係偽造無用之物耳賊黨謀逆之罪不在此印之有無也何必深究著查郎阿黃廷桂憲德等將朕諭旨一併曉諭酉陽土司冉元齡知之

又奉

上諭前據許容奏稱李桐不勝平涼知府之任是以令其調補慶陽知府今查郎阿奏稱李桐自任平涼以來能辦理地方事務其承辦軍需又竭力慎重應令經管運送請仍留平涼府任可收駕輕就熟之效等語各省府州縣官員甚多朕之耳目豈能周知其賢

否優劣專賴督撫大臣據實秉公盡一陳奏以便降
旨用舍今以一李桐也督臣以為當留撫臣以為當
調封疆大臣同在一方辦事而各執己意如此朕之
用人更難矣著查郎阿與許容從公會商盡一妥議
具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運戶張忠等呈請將
應運布隆吉爾軍需炒麵自備腳力運送眾心踴躍
之誠甚為懇切似應准其所請以慰輿情等語張忠
等呈請運送軍需効力念切急公甚屬可嘉著該管
道員宣旨獎諭其應領運價仍照數令其領去

又奉
上諭定例正月上辛日祈穀於
上帝若上辛在正月初五以前則於次辛行祈穀之禮雍
正三年五年俱以次辛祈穀皆由舊章但元旦朝賀
者朕躬之禮儀上辛祈穀者祀
天之大典也明年正月初二上辛禮部題請於十二日中
辛行祈穀禮朕思若以正月而論則十二日為中辛
若以立春後而論則十二日為下辛矣因元旦朝賀
筵宴而展祈穀之期朕心深有未安著定於初二日
上辛行禮先期照例敬謹齋戒停止朝賀筵宴嗣後
若元旦逢上辛之期則於次辛祈穀如在初五以前
或值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忌辰著該部兩奏請旨

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
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卿
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五色繽紛霞光萬道又據
布政使蔣泂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
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
月內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高村至伊家
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為沃壤而東城村欲
開之河現今寬闊十餘丈或數十丈眾水會同河身

長二十五里直達歸濟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
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是以感召
天和屢歲皆登豐稔即如近日預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
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
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即此
可見是以仰蒙
上天昭示瑞應以獎官民之善朕心深為慰悅著照河南
省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
不拘人數責令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
奏聞送部引見并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
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

嵩之至意

雍正七年十二月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旨開列編次校刊諸臣名銜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忠達公臣馬爾賽

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臣張廷玉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臣蔣廷錫

禮部尚書臣三泰

兵部左侍郎臣楊汝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照

雍正八年正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貴州巡撫張廣泗奏古州土通事楊七奇

麥董寨抑苗阿羅不拾遺金奉

上諭朕以忠信廉讓訓導黎元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凡

苗衆土民無不望其易俗移風同歸於善今古州之

土通事楊七奇拾金不昧而麥董寨抑苗阿羅亦能

見利思義不取遺金夫以史冊所稱罕見之事而得

之於新闢苗疆之土役苗民其微夷抑滅心向化乃

風俗漸歸醇厚之機朕心深為嘉悅楊七奇阿羅二

人著該撫宣旨褒嘉各賞花緞貳端庫銀三十兩以

旌善舉

又貴州巡撫張廣泗奏都匀府苗地芝生石上普

安州地方稻根復生青苗結實豐收奉

上諭都匀府石芝已有旨了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

乃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

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更加黽勉以承

天賜

初九日奉

上諭雍正六年內湖南布政使趙城摺奏湖南現貯倉

穀共計六十餘萬石之多又有捐納事例改收穀石

本省可云有備但楚南地勢甲瀦積貯既久不無霉

爛之虞請分撥別省令其來楚運往以免霉變等語

朕將此摺發與戶部議奏經戶部議稱江浙戶口殷

繁需用米石甚多應行文江浙督撫令其詳酌如有

應需穀石之處即委員往楚轉運將需用水腳核實

報銷等語朕降旨俞允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

摺奏據兩淮商人黃光德等具呈情願出貲將湖南

積穀三十餘萬石照依原買之價交納湖南藩庫領

運隨地隨時售賣仍將所售價銀交納運庫等語朕

彼時批示云衆商情願効力深為可嘉但令照數交

足則已倘少有餘利不可分外交納汝亦不可接奉

隨經署湖南巡撫王國棟題明將雍正三年動帑所

買穀一十六萬二千餘石照原價每石三錢四分九

釐給商交價運售此湖南巡撫布政使及兩淮巡鹽

御史前後具奏辦理之案也今據湖廣總督邁柱奏

稱今年湖南岳常二府之臨湘武陵等十州縣微欠

雨澤目前米價雖不昂貴恐來年青黃不接之時不無

昂貴之慮臣等隨為綢繆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

備糶而貯倉之現穀與其照原價以給商不若留俟

來年春夏照原價平糶以濟本地之民食似應飭商

暫停領買俟明年無需用之處仍聽該商領運等語

朕思向因湖南撫藩皆言地方積穀甚多難以久貯

奏請分撥別省運售以免霉變是以兩淮商人有赴
楚領運効力急公之請今商人既已交價而邁柱又
稱楚南需米備糶應請飭商暫停領賣是湖廣督撫
藩司前後自相矛盾也湖南現貯穀六十餘萬石之
多欲分撥別省以免霉變則本省府縣有需米之處
正可將此奏聞平糶以濟民食而邁柱乃云止在動
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是邁柱之奏又自相矛
盾也且邁柱又稱此時飭商停運俟楚省不需米穀
之時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是米貴之時則令商人停
運而米賤之時則令商人領賣亦甚非情理之平朕
意此米穀中必有虧空情弊至於噶爾泰既代商人

具奏而又不爲伊等行催楚省歸結其事亦屬不合
査從前噶爾泰代衆商具奏領運之時原有隨時隨
地售賣之語今江浙俱獲豐收米價甚賤湖南既有
需米之州縣著該商仍照前議領米即於湖南需米
之處照時價糶賣不許地方官抑勒商人亦不許商
人高擡價值倘商人獲有餘利聽其自取不許交官
如此則淮商領米得以貿易而楚省積穀仍得流通
於商民均有裨益湖廣督撫等卽遵諭行

又奏

上諭天津乍浦兵丁其錢糧原俱照滄關例支放今二
處既經添給滄關兵丁亦着每月每人各添給錢糧
銀五錢

十二日奉

上諭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甚多因命大臣等均勻派
定外省駐防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有隨京城佐領
越旗移置者其移置之旗人丁既多則移出之旗人
丁必少是以人丁數目不均如何令其不致移動之
處著八旗大臣等會議具奏

又奏

上諭昌平州明代十三陵每年朱之璉前往致祭今朱
之璉病故其襲封侯爵之人尚未請旨目前將屆仲
春祀典不可間缺應令其弟姪內何人代行之處着

該旗大臣定議請旨其應襲侯爵之人亦着速行查
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屬皆足
以惑世誣民爲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
而嚴禁之苟有犯者必置之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爲
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魯
凡好爲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
其事已降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
爲此等邪說所惑如延信之聽信道姑王氏年羹堯
之聽信鄒魯與淨一道人允禩之聽信星士張愷皆

借怪異荒唐之說以助其妄亂悖逆之心又如伊體
布爲江寧將軍時信一風鑑令伊子易衣潛往相面
從此江寧之弁兵等皆驚爲靈驗其門如市今此人
已牽連入於大逆案中矣可知僧道醫卜星相之類
往往爲姦宄之所潛藏不可不慎也又如姦民郭允
進蔡懷璽及鄒僧等或言雍正三年或言雍正四年
京師大亂由今觀之豈不可發一大笑耶昨總督范
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讖之書是草野之
間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所賴地方官員等悉心
化導嚴加禁約去其迷惑挽其頹靡斯於人心風俗
有所裨益乃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竟以

身爲庶民之倡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
不知覺悟耶凡造爲災異禍福之說者幸而其言不
驗則爲害尚小儻天時氣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
信者愈衆而爲害愈大甚至心懷不軌之徒借此妖
言妄與兵革荼毒生靈不可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
大臣弁兵等皆國家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
之氣技勇之才實爲人所莫能及果能安分循理盡
忠孝之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但當於己身求之
爲善必獲善報爲惡必獲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奈

何舍可以獲福之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
牽累輕則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
乎大凡爲欺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兇頑無賴之輩
或胸懷不軌冀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
財物爾等試思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
於清淨寥廓之鄉而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
歷來傳播之妖言從無一事之驗而輕信其說者無
一人不受其大累亦可爲前車之鑒矣又如八旗人
等本身俱有職掌不能於旗人內延師訓課子弟只
得延請漢人爲師而漢人中才學優長與素有家業
者皆思自奮於功名豈肯因些微束修俯就寒氈而

誤上進之路其苟且依人訓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
文理窮困淹蹇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嫉
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僞爲剛方正直之
槩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爲端
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不少矣即如
呂留良私造悖逆妖妄之說蠱惑人心而其子尙忝
竊科名居翰林之選又如陸生柟查嗣庭名登仕籍
身列卿班尙妄肆譏評冀生禍亂況於草野貧寒之
士未受朝廷錄用之恩安知其心不欲擾亂國家離
異衆志以抒其不平之氣快其怨望之情此則八旗
人等所當共知而留心體察者也即以旗人子弟入

場一事言之每多夾帶文字之弊試問此等夾帶之物非漢人西席代爲寫作者乎天下有以此等犯法無恥之事教授生徒而尚可謂之端人正士乎嗣後旗人延師只當付託以教書之事其放言高論切不可聽誠於訓課之外不與聞一事不妄發一言者即良師矣凡我滿洲漢軍官弁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素志豈肯聽姦人妖妄之言謝師慫激之語而遂爲其所搖動但恐漸染日久有邪說在其意中而遇有委用使令之時或稍存疑貳之念則所關非細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弁兵等共知之

十四日議政大臣同兵部奏

上諭爾等議政處原議乍浦地方駐劄滿洲兵一千六百名此內挑選杭州餘丁八百名江寧餘丁四百名京城餘丁四百名令其披甲前往駐劄朕近詢問將軍鄂彌達據稱江寧餘丁披甲者可得八百名等語令京城不必揀發四百名即於江寧餘丁內著鄂彌達酌量挑選八百名令其披甲前往乍浦駐劄所有管轄之員務將年富力強能勉任事者揀選補放交與將軍鄂彌達著於江寧應補人員內揀補現任官員內應行調補者揀選調補如江寧應補之員不能足數即於杭州應補人員揀選補授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之處著將軍鄂彌達與將軍阿里袞互商派委此兩處補授員缺著各該將軍題補倘兩處不能足數者將數目開明報部該部請旨由京城揀選人員補授發往此駐防之官兵移居起程著交與江南總督范時繹浙江總督李衛公同商議料理

十八日理藩院奏

上諭聞得駐劄青海地方札薩克旗分之人內有艱於度日者達鼐等係專在彼處辦事之人此等事何以不行奏聞非屬溺職爾衙門速行文與達鼐滿岱富寧著查明青海札薩克內何旗分人員貧窮不能度日如何施恩俾令贍足之處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奏

上諭據衍聖公孔傳鐸奏稱兗州府所屬地方舊有屯莊集稅銀兩原以充尼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近奉清查各稅請報明歸公解部充餉等語目今他省有清查稅務之事蓋因從前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每多侵蝕欺隱高下其手刻剝小民是以令將實數查出凡舊額之外所有贏餘悉留爲本地官民之用並未將絲毫歸入公項也兗州屯莊集稅銀兩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闕里之公用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必因伊將此項

稅銀視爲私橐侵蝕日久有愧於心而爲此陳奏以
掩其短也朕於
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下數十萬
孔傳鐸寧不知之祇因欲自掩其短遂不顧大體爲
此卑鄙之陳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項集稅銀兩
嗣後著核實支給書院林墓之用不得仍前侵蝕

二十八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北運河淸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據
怡親王等奏請交與工部右侍郎何國宗督理監修
朕思原任兵部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
方情形甚爲熟練著將伊免罪釋放令其與何國宗

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派出都統莽鵠立
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國宗辦
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
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
國宗奏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
悉詢問牛鈕會同速行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朱之璉係明代後裔朕仰體
皇考聖心加恩明之子孫將伊晉封侯爵以承祀典伊歷
任郡縣奉職勤慎及管理都統事務更能實心宣力
忽聞溘逝深爲軫惻已降旨賞銀五百兩爲喪事之
資特遣散秩大臣前往奠茶并令東四旗都統等俱
往弔送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正月二十日鳳凰集於
房山縣石梯溝山中奉
上諭朕素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據散秩大臣
尚崇廣奏稱天台山民李萬頁道士教成等呈報十
一月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鳥高九六尺毛羽
如錦五色俱備所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等語朕
以邊地居民道士所見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
宣示廷臣昨據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侍郎
普泰具摺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

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峰頂五色俱
備文采燦然工匠樵牧居民人等約千有餘人莫不
共見又據總兵官管承澤摺奏所屬武弁等呈報之
處及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俱
未宣示廷臣可以知朕心矣今據署總督唐執玉繕
本具奏前來朕思古稱鳳鳥乃王者之嘉祥朕撫躬
自問功德涼薄不足以致鳳儀之上瑞此事猶疑而
未信也

三十日奉
上諭向因鋪墊倉廒需用松板令各省糧船隨帶到倉
交納續經該部定議產木之省如江西湖廣及江安

糧道所屬地方則全解十分本色其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則解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此便民利用之意也今朕聞得該地方所交三分本色亦於抵通之時始行採辦以致通州木商與胥役勾通包攬每板一片用銀至二兩餘或一兩七八錢不等較折色之數多至四五倍運丁不免苦累查京通各倉一年支放俸米甲米空出廒座應鋪墊一百五十座其湖廣江西安徽三處所解松板已足備用仍有應需採辦者需亦無多所有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應解三分本色松板二千五百四十片著俱改徵折色令各該糧道彙解通濟庫以備採辦之用其湖廣江西安

徽等處全解十分本色者著倉場侍郎嚴行稽查不許收板官吏勒索使費俟各倉廒鋪墊完日將應徵木色若干之處具奏請旨

又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二格條奏本旗米局存積米石不行變賣以致糜爛奉

上諭二格此奏甚是多積米石以致米色變壞不奏聞

請旨甚屬不合著將此米分給原管大臣官員作速變價八旗有似此者亦照此辦理再數年來荷蒙

天眷米價甚賤爾等米局係買兵丁所關之米發賣若米價甚賤不能賣完則積貯日久米色必變爾等亦甚難於辦理朕以為此等米石宜視下季發米之時該旗內各佐領下兵丁照伊分內應領之米將局內米照數給發即行文倉場衙門照數坐扣如此則兵丁既可就近得米而局內積貯之米亦不致變色糜爛矣

史 雍正八年正月

雍正八年二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國家膺圖受命則有佐命元臣際會風雲開拓疆宇至於承平之世亦有勞臣宣力綏靖不庭凡厥鴻猷駿烈焜耀旂常於是酬庸獎功錫以公爵其中分爲一等至二等三等所以第其勲勞表其閥閱同於古者河山帶礪之盟爰及苗裔永久勿替甚盛典也朕考古封爵之制漢唐以來公侯皆係以郡縣之名而漢世功名顯著者則加以美號如信武冠軍建忠定遠之屬並以榮名垂光史冊本朝封王者皆選

用嘉美字樣其嗣王襲封則因之而公爵則但分等次未有封號字樣朕意欲考其當日勲庸錫以嘉名追加爲某公使勲勞之臣勳功丕績常赫赫在人耳目間而其子孫承襲封號亦皆顧名思義共加奮勉世爲國家効忠抒力期踵美前人之光以副朕褒念勲舊之至意至於宗室外戚則仿古恩澤侯之例命爲奉恩公或承恩公以昭寵錫其如何命名定制並將歷來功臣勲戚加錫美號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初三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實爲

皇上純孝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

景陵寶城山上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爲朕純孝之所感召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不合

聖意而故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爲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爲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厚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更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洪恩叨

皇考詒謀之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即端之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問如是也著照所請宜付史館

初六日奉

上諭為政之道務在得人朕加意旁求惟期賢才奮庸布列庶位百職修舉嘉惠民生凡所以遴選而登進之者亦多方矣雍正六年十月間以各處需員甚多而赴部銓選之人不敷揀用特降諭旨令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每人各舉一人送部引見誠以內外大小臣工共受國恩心懷報効今承旨各舉所知必無不秉公據實之理庶

可收得人之效乃已經陸續引見五百餘人朕留心體察其中固有可用之材而庸劣幼稚之輩不當舉而舉者正復不少可見苟且塞責及狥情營私之習未盡屏除也如黎致遠張楪王璞係卿尹大員及耳目之官尚不能秉公保舉現在交部察議則其他可知矣且行之既已年餘而內外官員未經舉報者尚多時日既久不行舉薦則其平日必無深知灼見之人可知若輾轉遲延必致人肆奔競之心而滋賄緣請託之弊所當酌量變通者也現今會試中額廣至四百名其中必有可供任使之人而直省選拔貢生陸續來京亦可揀選教導而成就之以備庶官之用著將各保一人之例停止若有已經到部者仍准其引見該部即行文在京各衙門并直省地方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參奏武昌府同知劉學禮徵收船稅羨餘不能限內全完請革職勒追奉

上諭武昌船料稅課羨餘同知劉學禮既將奉到部文之後實在收受銀兩報出存庫解司而總督邁柱又以從前尚應有節省羨餘劉學禮不能於一年限內完解題請革職勒追未免太過且與朕從前自首免追之旨不符劉學禮免其革職其應追銀兩亦著豁免並行令各省知之

又奉

上諭兵民各有職業是以分隸文武管轄不使混雜難於約束致生事端聞得廣東瓊州遠隔海外其弁員等竟於額設兵丁之外另有一種掛名兵丁乃係無賴之徒貪緣餽送而千把等員受其陋規即准附名在冊投充効勞而此輩居然以營兵自居不服地方官拘管在營弁則以原非兵丁又無糧餉不行約束在州縣則以名列戎行非同編戶不便置問以致介在兩歧恣行不法擾累良善聚集匪人甚為居民之累瓊州一處如此恐他處與此相類者不少著各省督撫提鎮等悉心確查嚴行禁革儻奉到諭旨通行之後再有掛名等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管大小官弁

從重議處
初七日戶部議駁雲南巡撫沈廷正題請南寧縣水災豁免錢糧地方涸出田畝補種有秋仍應徵收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駁甚是依議凡被災免賦之處若地方官民詳報之時以熟作荒冒濫蠲免則當從重治罪若從前實係水淹已照例蠲免後因涸出地土小民補種禾稼仍欲徵收錢糧殊屬不合沈廷正所見卑小著飭行
初八日奉
上諭聞欽差巡察等官所到州縣地方尚有收受門包之事凡從京師奉差官員朕皆給以驛遞夫馬並每日供應之費不使其絲毫取於地方如果該員行用度不敷之處該省督撫當據實爲之陳奏不應令其借門包之名以爲將來巧取之漸如塞楞額之在山東其明徵也況州縣各官所有每年養廉之項不過足供任所之用安能有餘以爲應酬之具若不早行禁止必至仍有剝削民膏之患也著各省督撫通行曉諭所屬地方儻嗣後出差之員仍蹈此習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若該督撫不行查參則照失於覺察例處分又聞外省衙門請換印信其使費竟至百金或數十金祇因繫費太

多以至州縣官員任印信糢糊而不行詳請夫換印乃國家之公事該管衙門何得視爲取利之途嗣後著嚴行禁止不許得受一文儻有仍前需索或借端稽遲者經朕訪聞定行從重議處
十五日奉
上諭八旗都統等並不留心事務將襲職及補授佐領事件遲至歲底始行怱忙具奏朕於封印之後作速補授數旗於開印之先又速行補授數旗者特施恩欲令伊等得春季之俸耳近聞得一旗有與新補佐領行俸而不與世職行俸者亦有一旗與佐領及世職俱各行俸者亦有將佐領及世職俱不准行俸者朕屢曾降旨令八旗將事件畫一而此一事尚如此辦理著八旗大臣等將各管旗分如何辦理之處會同查明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各佐領下所有弓匠鐵匠鏇匠鞍匠銅匠徒食錢糧並無製造何從學習此等匠役俱係出征行圍所需之人在京師時縱不能製造尚可僱人若值出外將不能製造之匠役帶往必至誤事如此不如將伊等裁去但伊等所用之器具非人人可能置辦之物將伊等或八旗按數令其學習或於各旗內學習或一年或半年一次考驗好者獎勸劣者懲責既

可以得精好匠役而於需用亦爲有益將此著八旗
都統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以微員無級可降若遇降級處分即議以革職似屬未當是以降旨令吏部兵部酌議隨經該部定議微員無級可降若遇處分止於降三級者則准其革職留任三年無過與以開復具奏朕已降旨依議今朕細思若照此例則有級可降者已至調用而無級可降者仍然留任是有級可降之員轉不如無級可降之員得以仍留原任立法未爲允協著吏部會同兵部再加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武弁等借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是以康熙四十二年因湖廣提督俞益謨條奏九卿議准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比時九卿會議以湖廣馬兵數少步兵數多是以議稱楚省官弁親丁俱於步兵缺內頂補至於他省則當時未曾議定大約各該處授受相沿遂成規額上年兵部議覆南陽鎮臣馬世龍疏請買補缺額親丁馬匹一案內稱應令該鎮將親丁名糧俱於步兵缺內頂補並通行各省遵照等語此部議過刻之處今田文鏡奏稱武弁等養贍家口僕從除名糧之外別無所資若但給以步糧恐不敷用有內顧之虞請自提督至守備馬步各半千總馬一步四把總馬一步三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各省一體遵行俾武弁等養贍有資以勵操守儻於定額之外再有虛冒兵餉一名或違例多食馬糧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山東登萊二府慶雲見奏

上諭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山東登萊二府慶雲呈現已據巡撫費金吾具摺奏聞朕未曾宣示廷臣今總督田文鏡稱未具奏朕思屢年以來各省奏報祥瑞朕心倍加敬畏不敢自居多有歸美於地方官

民者蓋欲有司庶民共知儆惕勉勉爲善以凜
天鑒且杜粉飾誇張之漸也今各省所報異口同聲似非出於捏飾但此數年間上瑞嘉徵駢臻疊見朕之功德安能致此諸福之祥田文鏡所奏知道了

十七日奉

上諭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獎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虧國課下剝民膏其爲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敘官方深惡貪婪之蠹國病民所以儆誡訓飭之者至矣祗以
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使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

典姑日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
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爲廉吏且恃有寛
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婪視爲固然數十年來
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
仍容此等貪官汚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
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爲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
數年來加意整頓以冀轉移特思積玩之風若果人
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
願也此意朕於元年二年間即屢向左右大臣等密
言之者今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
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

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不至於不可化誨亦可以遂
朕寛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恩膏將遠年承追之項
酌量豁免著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
那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銀兩事在雍正三年以前
已經發覺者該部查出將各案情由明白開注候朕
酌其情罪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各員
犯罪之案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寛免至
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泰軍
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雍正三年以前亦不准豁
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寛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
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當銘心刻骨感愧交深
即承追之地方在官員則得免於處分在胥役亦得
免於杖責案牘減省事簡刑清莫不受國家寛大之
賜咸當感激警省互相勸勉以循良爲楷模以貪墨
爲鑒戒則大小官吏永遠共沐國恩倘因逾格寛宥
轉啓玩法之心復蹈從前之轍則曠典豈可再邀國
憲豈能再免且悖天逆理莫此爲甚亦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冬月曾因條奏禁止鬬鷄鬬鵪鶉蟋蟀
等事比時定議止於京城地方並未通行各省蓋因

京城之地五方雜處而旗人居多好爲嬉戲以荒正
業而生事端不得不於此等細務留心整飭至於外
省若並將此等遊戲小事降旨禁約恐胥吏因而作
姦則借端擾累者不少矣是以但將賭博嚴禁以端
風俗若果賭博之風不行則其餘戲具自然漸息從
前所降諭旨甚明爲督撫者但當善爲化導於先量
加懲戒於後斯於情罪允協今江南督撫以違禁開
籠具本參劾編修張應造而范時繹則擬以杖流之
罪夫以未行奉旨禁約之事而坐以違禁之條未免
過刻由此觀之則胥吏之任意苛求借端需索告所
不免矣范時繹身爲總督於奉旨查拏之大盜不能

緝獲於私開鼓鑄之姦徒不能禁止何獨於開箭之
人加以重罰乎張應選不應於被叅之後越境潛逃
已經革職足蔽其辜其杖流之罪俱著寬免
十八日漕運總督性桂浙江總督李衛等奏請將
嘉興秀水二縣民間捐置義田給還原主其從前
虧欠銀米分別豁免帶徵至七年餘租應仍令官
收完賦奉
上諭嘉秀二縣義田餘租一項著照性桂等所請按原
捐之數分別給還歸社所有二縣自康熙五十九年
至雍正四年歷年未完銀米俱著豁免其五年六年
未完之項分年帶完七年銀米仍令官收完賦之處

亦照性桂等所請行
十九日提督四川學政周人驥題叅江油縣教諭
陳幹爲伊子陳鵬萬篇託入學奉
上諭此所叅陳幹著革職周人驥此奏甚屬可嘉著交
部議敘如周人驥之叅奏陳幹王棠之叅奏魏繹皆
能秉公執法不顧情面內外大小臣工若皆如此則
貪緣請託之風不禁而自息人心風俗可望其醇厚
矣或有無知小人見周人驥王棠之叅奏蒙朕之降
旨加恩以爲伊等攻發陰私行刻薄之事得邀恩奬
妄生私議不知其所攻發者若涉虛假苛求則爲刻
薄今據實叅劾乃人臣公直無欺之道且使營私作

弊之徒互相警戒而不敢復蹈故轍此大有裨於風
化豈得以刻薄妄加訾議況即以此而邀恩其視貪
緣請託營私作弊以求進取者相去何啻霄壤哉內
外臣工若共知此義益可毫無瞻顧矣
二十日奉
上諭滿漢內外兵丁朕皆一視同仁冀其俯仰有資吉
凶用度不致匱乏爲此拳拳於心久矣但經理區畫
之方不得不由近而遠次第舉行以期行之無弊方
爲有益是以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上年則通行於
各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按其兵丁之數分別賞
銀之多寡令各該管大臣商酌營運收取息銀以備

兵丁支領之用至於各省鎮標則擬漸次及之今見
各處督撫提督具奏前來亦有經理得宜可收實用
者亦有布置未當難於舉行者可見料理此事之難
矣至於鎮臣之才又不及提臣等則料理愈覺繁難
倘因朕此時加恵兵丁而啓將來之爭競以致弁兵
上下之間互相齟齬則是朕恤兵之美意轉生營伍
之事端非所以愛之也著各該總兵官遍行詢問標
下兵丁等若朕賞銀後伊等聽該管官措置出納不
生貪得冒領之心即或措置失宜甚至有侵蝕虧缺
者伊等亦不忿爭怨望致生事端如此一一出具甘
結令該總兵官具疏保題至於營運經理之法著該

省總督巡撫提督會同總兵官悉心商酌如何料理
可以常久遵行無弊並令督撫提督酌量該總兵能
否辦理此事具疏保題到日朕當降旨加恩若該省
無總督提督即令巡撫確議保題其每年出入查核
及接任交代等事俱照督撫提標之例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歷年戶部虧空庫銀至二百五十餘萬之多
怡親王原曾奏請將本部餘平飯銀陸續代爲完補
朕思歷年該管之堂官庫員所司何事若不責令賠
補無以示儆因令孫渣齊秉公開報著追合計所開
之數原不及虧空之半其餘則皆係怡親王經理完

補而孫渣齊開報時又復任意高下其手甚屬不公
以致追完之數甚少拖欠之項甚多累年不能清結
朕思此項虧空孫渣齊之罪較他人爲重今朕念孫
渣齊之祖舊日忠勳已將伊免罪釋放並將伊名下
應追之項豁免則其餘人員亦當一體施恩著將各
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悉行免追仍照怡親王所請
將所存餘平飯銀代爲完項

二十四日理藩院奏喀爾喀貝子燕楚卜多爾濟
報稱彼處四個佐領人等逃往鄂羅斯地方奉
上諭我國與鄂羅斯定立疆界不許容匿逃人伊等逃
往何處此喀爾喀佐領人等想因素日受伊扎薩克
等重差苦累急迫躲避亦未可定貝子燕楚卜多爾
濟帶兵追赶恐混行爭鬬以致傷人著伊差來幾衙
馳驛告知只可曉諭收回不可爭鬬此處著行文與
三協理將軍將潛逃之故并所向地方明白具奏若
往鄂羅斯處著將軍等差人告知鄂羅斯辦理邊界
之頭目云我與爾國素相和好議定不得容匿逃人
今喀爾喀四個佐領下人逃往爾處應將逃去之人
查出交與差來之人帶回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向來外省各標營沙號趕繒等船原令道員會同
副將監督修造道員遴委同知通判承修副將遴委

營都司守備監修凡承修之員備辦物料必候監修
驗看自千把以及遊副逐層需索不一而足及如式
修造赴各標營交收又有驗看勒掯之弊迨交收之
後一任船隻棄置河干雨淋日曬船中器械繩索爲
頭舵等人盜竊變賣而該管將弁槩不追究夫始則
借端勒索後則聽其毀棄豈非以承修之責專在文
員而監修之武弁置身局外遂至視同陌路乎此等
錮弊閩各處皆然而京口將軍標下爲尤甚嗣後修
造標營船隻著道員副將會同領價道員遴委丞倅
副將遴委都守協同辦理修造如係將軍標下船隻
即遴委參領以下等官同領同辦其船隻交收之後

在汎停泊責令頭舵苫蓋澆洗舒晾令該管將弁出
具印結送督撫查核如有陞遷事故令其具結交代
至於修造船隻有小修大修拆造之不同是以工料
多寡懸殊今閩船未發廠頭舵人等已將在船什物
私行盜賣即屆小修亦必令其拆換添備甚屬不法
嗣後著將什物一併具冊移交如有短缺將該管將
弁及頭舵人等分別參追總之各省船隻每當修造
之時及交收之後其中種種弊端難以枚舉今就朕
所聞頒發諭旨在各省將軍督撫提督等悉心商酌
務加訪察以除諸弊倘諭旨中有難於奉行之處亦
即據實陳奏

又湖廣總督邁柱參奏襄陽道趙之均委理荊關
稅務重耗加徵奉
上諭朕念趙之均之祖趙良棟舊日功勳加恩於其後
嗣所以宥其過愆委曲成就者無所不至趙之均受
朕簡用之恩當詳訓誨管其成立今覽邁柱所參加
徵重耗等情實令人不信世間有此負恩自棄之輩
此案交與邁柱秉公審訊或伊年少無知為家人幕
客之所蒙蔽亦未可定務將實情一一究出倘趙之
均實係營私作弊無可原之情亦着據實陳奏將趙
之均革職定擬
二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凡二三衙門會議會審之事或由一處已經
行催而他處尚未辦理者着已經行催之衙門即繕
摺奏聞若雖經行催不行具奏日後或因遲延治罪
仍將此不行具奏之衙門一併議處如奏聞之後以
為已經具奏日後縱有遲延與己無涉仍將事件依
然遲延者亦將此衙門之大臣等一併議處將此通
行曉諭八旗及各部院
又奉
上諭內外官員人等遞年拖欠之項朕已降旨凡事在
雍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奏候朕酌其情罪施
恩豁免若事在三年以後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
者不准寬免所降諭旨甚明昨正白旗漢軍都統祖
秉衡因伊父昔年借欠羅姓銀兩羅姓虧空應著落
祖秉衡等代為還項奏請以房屋抵補並坐扣俸銀
朕諭以此係年遠之事應在查免之例何必如此陳
奏祖秉衡奏稱雖係年遠之事而發覺在雍正三年
以後不應邀寬免之恩等語朕將今年二月十七日
所降諭旨復行查閱其中有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
經發覺字樣此乃言事在三年以前而現今已經發
覺者並非言三年以前發覺之案始准寬免也該旗
既錯會朕旨則內外各衙門或亦不甚明晰亦未可
知著再行宣諭凡事在三年以前而發覺在今年二

月十七日未奉旨之先者俱准咨奏

又奉

上諭據署理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安西沙州等處地方招民屯墾仰蒙天恩賞給沿途口糧盤費借給牛具籽種房價又因民戶到沙之日尚未收穫借與七個月糧石以資口食養育之恩無微不至至於輸賦年限原議以三年升科自雍正六年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雍正辛亥年正屆升科之期凡此無業窮民得以安居樂業又蒙

上天賜佑兩歲豐收煖衣飽食即三年起科亦屬小民之常分第以新經移住之家一切費用皆取給於田畝又值軍興之際物價未免稍昂民力尚未饒裕或照前議於辛亥年升科或稍寬其年限出自聖恩等語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為惠養窮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之歲乃伊等輸賦之期但念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難著寬期二年於癸丑年升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資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福建駐臺兵丁所用之軍器俱係各營自行製備朕念弁兵等力量微薄恐費用不敷是以諭令該督撫動支存公銀兩以為製造之用今據署督史

貽直奏稱全臺兵丁幾及一萬需用軍器款項繁多約用銀三萬餘兩所有存公之項已充地方公用難以動撥唯鹽課贏餘銀兩尚可支給為此奏聞請旨等語各省地方所有贏餘朕皆留於本地以為官弁兵民公事之用今將閩省鹽課贏餘為駐臺兵丁製造軍器洵為允當著照史貽直所請行仍於鹽課奏銷冊內報部查核

雍正八年三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愛惜人材不忍聽其限於考成遂至放廢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罹於參罰是以數年來因公詿誤之員例應降革者多於覆本之內降旨令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試以職任而成全之雖片善寸長亦不肯輕棄也今思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員等雖參罰之案不多然亦有因公詿誤者所當一體加恩與以贖過自新之路嗣後在京文武各員有因公詿誤至於降革而任內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員之例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奏聞帶領引見或將該員仍留原任或另行試用或照例降革候朕降旨裁奪

又奉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爲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奸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爲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胥辦稟於冬季彙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史巡檢齊至催慶示期比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梟黃杖責此粵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爲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吏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班房包攬詞狀倚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混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乘坐有與馬掛胸綬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役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吏之爲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

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爲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穀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役熟練之書役爲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者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革面洗

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姦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
朕深為庸懦之督撫滿臬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奏江西盜犯沈二等自河南遞
解至孝感縣地方脫逃應將疎防知縣張鍾秀題
參奉
上諭沈二楊二係行刼江西官署之盜犯潛逃河南安
陽縣而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文未到之先即
將衆犯拿獲解送乃行至湖廣孝感縣因押解兵役
寥寥以致賊犯公然兎脫即此一事觀之則河南之
吏治整肅湖廣之玩忽廢弛相去霄壤矣楚省督撫
理應抱愧於心引咎自責今觀邁柱此本並無慚赧
之意但將疎縱之屬員照例題參希圖草草結案甚
屬不合此案逸盜交與該督及地方該管文武官員
嚴行緝捕儻逾限不獲將該督等一併從重議處
初三日奉
上諭向來朕聞
福陵前面水法稍更故道祇以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
輕議上年福建總督高其倬陛見來京伊素精堪輿
之學特命率同主事管志寧等前往奉天敬謹相度
據奏
陵前水法因夏日溢口而流太近左畔山脚弓抱之勢微
覺外張應即行修理石工俾循故道則水抱沙固益

增吉慶等語朕覽高其倬等奏摺及所繪圖樣甚為
明晰惟是
祖陵工程關係重大著將奏摺圖樣發與滿漢文武大臣
等公同閱看將應否修理之處敬謹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牧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
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飭告誡
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
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
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諳習於平時而欲
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採訪咨
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
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
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酌規
則以為州縣之指南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
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疾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
旨令總督田文鏡李衛纂輯成書令二臣各抒所見
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
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
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
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
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付剞劂

須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
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
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
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
之頌而爲牧令者從此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
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
初七日四川巡撫憲德奏定錢糧火耗分數奉
上諭錢糧之加火耗原非應有之項第以地方公用出
於萬不得已是以酌定數目以爲官民兩便之道若
有重耗者即嚴叅治罪其來久矣該督撫於所屬之
耗羨只應具摺奏聞或咨部存案不應見之本章若
將此項載入本內恐相沿日久遂爲定額而成不可
裁汰之勢雖有清廉之有司欲行減耗而有所不能
矣朕從前因岳鍾琪摺奏請定川省火耗加三朕即
諭岳鍾琪以加三之耗太重當加詳審據岳鍾琪奏
稱川省歷來耗羨實倍於此今但留加三之數官民
均便朕於是諭以目前姑且行之俟開墾之後再行
裁減今憲德辦理火耗一項但當悉心斟酌如果妥
協即行於所屬地方儻辦理不妥該撫可能辭其咎
耶此本不必交議著諭憲德知之
初八日署廣東巡撫傅泰題報瓊州府屬生黎願
附版圖輸納丁糧奉

上諭據奏瓊州府屬各處生黎皆誠心嚮化願附版圖
輸納丁糧朕念生黎無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賦稅但
伊等既傾心依嚮若將丁銀全行豁免恐無以達其
抒誠納貢之悃忱著將伊等情願還年每名輸納丁
銀二分二釐之數減去一分二釐止收一分以作徭
賦該地方文武大臣應時時訓飭所屬有司并員等
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以副
朕胞與萬方之至意
初十日兵部奏江寧駐防鑲紅旗協領騷達子具
呈辭職奉
上諭凡在京年老辭職之旗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久
者於辭職具奏之日朕悉閱看有應加恩者朕即加
以恩施嗣後各省駐防處官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
久之人因年老辭職具呈者著該將軍等於具奏之
時將伊食俸餉之年及在行間効力行走之處聲明
咨送兵部奏聞候朕閱看有應加恩者加以恩施現
今因老辭職之鑲紅旗協領騷達子亦屬武職內効
力之員著以原品休致給以半俸終身
十二日奉
上諭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於大清漢唐三渠之
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流暢足民田得
以均沾灌溉閭得歷年專司之員疎忽怠玩只圖打

草折夫以致閘道堤岸逐漸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淤
泥塡塞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爲尤甚近來
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
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
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前因署事通判析樹鍁玩
忽渠務已被叅革治罪其從前積年損壞之處亦復
不少若再不加補築恐日復一日將來難於經理現
今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
自然明悉著會同太常寺卿史在甲卽行查議今歲
豫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郡黎
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其作何估計動用錢糧

之處著通智史在甲詳悉妥議具奏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題靈壁縣民馮大儒兄亡收
嫂照律絞決奉
上諭馮大儒於兄亡之後收嫂王氏爲妻後因彼此相
閙馮大儒掌傷王氏王氏自縊今將馮大儒照兄亡
收嫂律擬絞立決具奏朕細閱全案馮大儒之兄馮
大任病故之後遺妻王氏思招馮大儒爲夫商之夫
兄馮大成及氏弟王倫悉皆應允遂寫立婚書而成
配偶迨三月有餘之後彼此角口致王氏自縊身故
始訟於公庭而治其收嫂之罪是從前成婚之時愚
民無知竟不知倫常之重法律之嚴而冒昧爲此背

理之事且親屬數人皆爲主婚公然行之而不以爲
怪可見愚民不知條律者衆矣況成婚已數月之久
若非王氏自縊命案難掩竟可朦混不至敗露此苟
且之風所以難挽也是皆由於地方有司不能化導
於平時又不將此等關係倫常干犯重法之事通行
宣諭使草野之人知所凜遵以致罹於大辟實爲可
憫又如賭博乃犯法之事而隱匿者甚多及至釀成
人命方始發覺馮大儒之案正復類此其如何使無
知之民家喻戶曉俾明知故犯之後再案重律治罪
著九卿悉心定議馮大儒之案著一併會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科下第舉子著賞給盤費銀兩雲南貴州二省
每人七兩四川廣西廣東三省每人六兩福建浙江
江南江西湖廣陝西六省每人五兩河南山西山東
三省每人四兩直隸一省每人三兩其在京中書舉
人等仍照上科之例不必賞賜
又果親王允禮奉
上諭近降諭旨將雍正三年以前一切拖欠銀兩查明
情由具奏朕酌量寬免今各該處未曾具奏之前有
拖欠三年以前錢糧現在限滿者爾可傳諭旗下大
臣著暫停題叅俟查明具奏之後有應叅奏者再行
奏聞

十五日兵部等衙門奏內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比丁三次俱有受賄情弊擬絞監候奉
上諭凡定罪必取實供至於斬絞重罪尤不可臆為科斷此本內內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得銀四百係兩之處本人並未承認但供衆人曾湊路費備飯而該部據他人之言便將明志實懿二人定為絞罪是以揣度而置人於重辟也甚屬不合著另行審訊定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去年鄉試嚴源燾鄧世杰為貴州考試官其所出策題內稱各舉一人則克知灼見固生平所易得者

而又不拘於引嫌不限於資格如此而所舉不實其何能辭咎耶即僅舉循分盡職之人以塞厥職亦薦賢之耻必如呂文靖之薦包拯晏元獻之薦范仲淹乃為無忝等語今命往湖廣試用之張步青即係嚴源燾所舉者果能如包拯范仲淹否查鄧世杰未曾行保舉之人其慎重薦舉之意尚屬言行相符著大學士詢問伊等具奏大學士等遵
旨詢問嚴源燾鄧世杰繕摺回奏又奉
上諭凡人皆當言行相符聖人所以有顧言顧行之訓今嚴源燾策問之條詢之本人亦自稱勢有不能是以己所必不能行之事責望於他人言行不符甚矣鄧世杰以無深知確信之人不敢遽行保舉尚與策問之意相合鄧世杰著交部議敘嚴源燾著交部議處以為言過其實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奏稱前准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咨稱出征兵丁添補衣裝等項令於各兵家口應支餉銀內關領本年夏秋二季一半銀兩製備臣即飭令陝甘各標營協鎮領撥迅速辦理今已齊備陸續運送又松潘鎮屬出征兵丁來至巴爾庫爾離川窵遠前經岳鍾琪檄令鞏昌布政司在蘭州司庫撥給銀兩製備衣裝亦已照咨辦理等語

出征兵丁添補衣裝前據大將軍岳鍾琪奏明動支各兵家口夏秋二季一半餉銀製備今查郎阿等奏報俱已製辦運送軍前茲兵丁等効力行間遠征邊塞朕心深為軫念此所添補衣裝銀兩著加恩賞給不必扣除伊等家口月餉即行文陝甘川三省並大將軍處曉諭兵丁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凡官員等始初被參革職發審及審係全虛例應准其開復該部往往但免其罪而以已經革職無庸議復奏此乃含糊歸結非情理之正朕於江西高安縣知縣鄒勛之案曾降諭旨再於湖廣糧道張廷樞

等案內屢降諭旨矣又有原叅重罪審虛而該員尚有輕罪應以降級罰俸歸結者則應開復其官按其所犯與以降級罰俸之處分方於情法允協以上二條向來內外衙門皆含糊辦理每易舛錯今應明晰定例俾內外通行遵奉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任土作貢古今之通義聞湖南新設永順一府所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四縣向來土司每年秋糧共銀二百八十兩永順一百六十兩保靖九十六兩桑植二十四兩皆由土司交納雖有秋糧之名實不從田畝徵收永順則名火坑錢民間炊爨每一坑徵銀二錢二分保靖則名鋤頭錢每一鋤入山納銀二五錢不等桑植則名烟火錢與火坑相等所交秋糧即於此內量行撥解至於成熟之田土官多擇其肥饒者自行種收餘復爲舍把頭人分佔民間止有零星磽角之地每年雜派數次任意輕重此土司徵民之陋規也改土歸流之後各有司因田畝未經清丈或按土戶均攤或照土司田種舊冊攤派以完秋糧二百八十兩之數雖較土司陋規十不及一民皆歡欣樂輸然無田之民或以火坑等項尙未盡除而有力之家隱佔田畝不輸賦稅殊非任土作貢之義但若令有司勘丈又恐愚民無知轉生疑畏再四思維惟有令本人自行開報一法著將永順一府秋糧二百八十兩豁免一年俾土民咸知向日火坑等項從此永遠蠲除其有產之家令有司詳明勸諭許將伊等祖父遺留或用價置買或招佃開墾已經成熟田地若干畝開明四至併將上中下地畝價值若干之處限一年內自行開報地方官給與印照准其永遠爲業此次免其稅契俟一年報齊之後有司照冊確查按田肥瘠分別升科以完此額賦如有隱漏者照例究治一切雜派私徵嚴行禁革如此則無業之民得免竭蹶輸將而有力之家可以永爲世業庶得愛養均平之道是在該督撫等督率有司善於經理開導使士衆民人明白曉喻共受國恩倘奉行不善仍令土民不免疑懼則咎有攸歸矣

又奉

上諭直隸水利營田工程怡親王辦理多年實心任事各官遵其訓示罔敢怠玩今王偶抱微恙朕令靜養調攝不宜復以繁瑣之務使之縈懷著將水利衙門一切大小事件應啓知怡親王者俱照知大學士朱軾定奪辦理有應行奏聞者朱軾即請朕旨俟怡親王全愈之日再行通知其在工官員等勿以怡親王不事督率稽查遂生玩忽之念嗣後工程重大事務有調度失宜者則朱軾之責至於修築不堅防護不

慎管束不嚴與怠惰踈虞推諉遲誤等弊朕皆於分理之官員是問用是特頒諭旨通行曉諭倘稍有不遵或經朕訪聞及怡親王全愈之後查出參奏定行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鄂三係侵欠兵餉數千兩經部議斬罪監禁旗下高墻之犯旗下行查將應將伊犯罪監禁事由開出今但將伊所欠銀兩朦朧具奏而監禁高墻之處俱未聲明再從前將鄂海補放捕牲首領時佛倫並未奏陳係鄂三之子佛倫必以鄂海人去得方行挑選引見及今詢問佛倫又稱酌看年久帶領三人引見

奉旨將鄂海補放鄂海人平常等語彼時佛倫如果以鄂海人平常又豈肯將伊入於挑選之內由此觀之鄂三平素結黨鑽營及大臣等徇庇之處情弊顯然殊屬可惡佛倫著交該部嚴加察議該旗大臣等著察議具奏鄂海著革退侍衛令在捕牲處役使効力行走

十九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武昌道徐聚倫具揭到部內開武昌府知府張淑郿徵收稅課自恃爲總督保用之人重戥加耗剥削商民守道有稽查之責現經訪問確實隨調取稅戥執赴藩司衙門較驗據庫官與稱較庫平甚大是稅戥作弊已有明徵又該府設兩聯串票家人周二背地收銀記數不令書役看見於例不抽稅之細竹毎綑索錢五文周二亦供認不諱正在逐細研究而總督庇護知府惟恐究出多弊揭報之後難於挽回勒令聚倫速詳而總督果批兩司會審不令聚倫與聞兩司接批之後又復推諉遲延不肯速審反據知府掩飾支離之辨詳婉轉向聚倫查問聚倫直辭正貞大觸道柱徐鼎王肅章之怒遂草率審詳力爲該府開脫總督又僞行駁審暗中徇庇則總督之授意兩司與兩司之曲承風指俱待讞定而後見該聚倫觀總督爲人外樸實而內深險自知此事不

爲公論所容特借駁審未結以爲他日卸罪之地徇私拂理深負天恩在總督之於聚倫曾向原任巡撫馬會伯稱爲實心辦事節次委署臬司糧道印篆相待頗好但爲公事起見不敢顧私恩而忘公義伏乞代爲題達懇恩特命公正大臣逐一審明以肅吏治而正人心至聚倫與彼同人共處年餘深知其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此呈到京十日彼必得信其朋謀陷害又將無所不至不得不預爲聲明等語朕查張淑郿原任浙江慈谿縣知縣因福敏極力保薦言其實心任事有才有守法海亦稱爲好官是以擢用武昌府並非因道柱之薦也但

伊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中平居心未必誠實
朕所親筆紀載於數年之前者已查出示大學士等
矣今徐聚倫以張淑郿之擢用由於邁柱之保薦是
以曲加袒護而張淑郿亦因有所恃而恣意妄爲卽
此一語則邁柱已抱不白之冤矣上年八月徐鼎署
理巡撫事務奏稱本年鄉試正在監臨簾幕之時徐
聚倫指稱公事必欲入闈面見其所言卽張淑郿多
收稅銀之事臣以此案現批落臬會審自有公議無
庸預先言及所有徐聚倫借端入闈情由理合奏明
等語朕批示之曰如果自信得及之事似此預爲防
範肯可不必若有自歉處縱先入之言何能惑朕耳

目大凡評論屬員只在看其平日之立心行事如係
秉公不阿實心任事之員雖有此等小節不妥協處
皆係毫不當介意方可居封疆之任一不能容則非
大臣器局也朕前諭汝器量褊小再能擴充則善[illegible]
今觀之前旨不謬矣勉之誌之此朕上年一見徐鼎
奏摺卽親筆批示之旨也比時又據邁柱奏稱武昌
道徐聚倫初到任時辦理地方公事尙能留心近來
諸凡任性不循規矩今於八月二十六七兩日無端
直入貢院監臨房內坐久方出而布政使徐鼎身任
監臨優容含忍不能拒絕據提調等官具稟前來理
應題參但兩員操守尙有可稱今仰體皇仁各加訓

飭等語朕批示之曰此奏未到之前三日徐鼎已具
摺參奏或因聞汝此奏預爲自絜之計亦未可知屬
員此等失於檢點之過當如是訓誡之如仍不改悔
放縱狂肆則不可姑容令屬員不知愼畏此批示邁
柱之旨也今徐聚倫以上年違例入場有歉於心又
必聞知徐鼎邁柱之參奏欲巧爲文過報怨之計特
借張淑郿稅銀一事遂將總督藩臬一省大員通行
揭報無一人得免者其躁妄狂肆亦已甚矣卽據徐
聚倫揭帖言之是伊詳報事發之後總督兩司卽行
會審並非置之不問不究而此時又尙未定案是審
理之公與不公皆不得預知何至奮不顧身覬上司

如草芥以逞一已之私忿耶豈非年來見朕有申飭
邁柱徐鼎十款之旨以爲諸人皆可傾陷遂乘間
以施其伎倆耶上年徐鼎等參奏徐聚倫而朕之所
批如此可見朕之保全臣下者至寬至厚豈受潤之
譖膚受之愬所能搖惑於萬一者耶徐聚倫又言邁
柱之爲人外樸實而內深險愧不樸實矣而又云深
險何內外矛盾至於此極果有事蹟之可指予抑信
口譏評而不求其實予上官下屬關體所關微物凌
人聖賢所戒徐聚倫亦讀書之人豈於此等淺近之
義尙未聞知耶伊又云邁柱曾向馬會伯讚其實心
辦事是徐聚倫之意公然以此自誇其賢並以見邁

桂參奏之誤不知人情變幻靡常父亦不能保其子
況居官前後易轍者多是以上司之待屬員前後亦
不一致此實出於萬不得已之勢安得以曾經獎許
遂可援以爲挾制上官之柄乎伊又云邁柱等四人
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等語
凡爲上司者有廉訪稽查之責若耳目蒙蔽無所見
聞與聾瞶者何異何能察吏安民如徐聚倫者探知
上年邁柱徐鼎之奏特以庇護劣員具揭控告爲報
復之舉斯誠善於探信而爲陰險巧詐之尤者矣徐
聚倫以邁柱徐鼎互相交結而不知邁柱實曾具摺
參奏徐鼎夫一徐鼎也邁柱以其含忍徐聚倫而糾

劾之徐聚倫以其迎合邁柱而揭告之爲徐鼎者不
亦難乎但朕觀徐鼎等之參奏徐聚倫止於狂妄傲
慢而不能指摘其他則該道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
徐聚倫之揭告邁柱等亦止於徇庇知府而不能指
摘其他則該督等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惟是此等
狂妄之人若不遇公正廉明之督撫必難制其欺凌
之心而消其詐罔之念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李衛
田文鏡三人足以彈壓之但鄂爾泰與邁柱爲翁壻
之親若徐聚倫居官不職鄂爾泰秉公約束難免聚
倫之借口浙江則係伊之本籍也著田文鏡於河東
二省道員內酌量一員與徐聚倫調用俾伊敬謹奉

公田文鏡自不掩其善儻不遵禮法不改前愆何能
出田文鏡之範圍也湖廣稅務不甚妥協朕所悉知
前費金吾赴任時已有諭令加意清查之旨徐鼎勝
任與否之處亦已令費金吾據實查奏矣徐聚倫所
揭張淑郿重戕一案著邁柱費金吾秉公審理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鎭標兵丁原欲給與生息銀兩資其吉凶之
用現令各省督撫提鎭公同酌議並詢問兵丁等俟
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朕念安西一鎭遠在口外與他
處不同允應先沛恩澤查鎭標鎭屬沙協共兵丁六
千四百名著賞銀二萬兩爲生息之本但安西地處

邊陲難以營運著將此項銀兩交與提督宋可進遴
選廉幹之員代爲經理以每年所得息銀轉交總兵
官爲利濟邊兵之計務令均霑實惠其前後交代及
每年查核之處俱照前旨行

又奉

上諭查例載官員失察衙役犯贓十兩以上者革職朕
思衙役衆多一官之耳目難於周遍儻知而故縱自
當從重處分若但失於覺察而卽將本官罷黜則賢
員因此註誤者不少矣情有可原而處分太重轉易
滋隱匿之弊此則應行變通者著該部悉心詳酌另
行定例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午門外朝房之南科房之北有碑亭一所供奉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碑文理宜恭敬嚴肅洒掃
潔淸以昭儆恪之誠聞朝會之期各官齊集於未坐
班之先往往列坐碑亭之內談笑喧譁箕踞傲慢又
或書吏奴僕等抱牘跟隨任意出入無人禁止甚爲
不敬查此地與六科相近卽著六科輪班撥人護守
每日掃除潔淨虔謹啓閉儻官吏人等仍敢擅入褻
爲憩息之所著輪班之科衙門卽行參奏如科員不
行查參經朕訪聞定行交部察議其碑亭建立已久
如有應行修理之處著工部查勘奏聞敬謹修理

又奉
上諭邇來因雨澤愆期深厪朕懷幷山陝等省俱報雨
水霑足直隸保定府等處亦皆得雨惟京畿附近之
地尚未獲有甘霖反覆自思朕於政治之間或有所
闕失但朕夙夜恭虔敬
天勤民之念未敢少懈一切政事孜孜勤勉未嘗暫弛其
無闕失之處朕躬可以自保須將虧空錢糧人員豁
免自降旨之日卽爲起限由此觀之意必此等貪劣
之人不知朕足反謂何不於元年豁免至今始行降
旨不感恩施妄行怨望之所致也若朕從前政治果
有闕失何以數年來雨水調均一應米穀俱獲大有

第此等虧空人員俱係盜竊國帑擾害生民實獲
上天之譴今朕加以寬免者或於
上天之意有所未合乎將此通諭八旗俾無知之人洗心
悛改儻伊等不知感戴恩施仍行怨望朕惟有始終
執法辦理而已
又湖南巡撫趙弘恩參奏耒陽縣試用知縣鄒昌
時營求請託奉
上諭此案鄒昌時著革職其囑託鑽營情由該撫嚴
審究擬具奏蓋緣請託之風顚倒是非大有關於人
心吏治數年以來朕時加訓飭而此風尚不止息者
則以人情習染已深蔽錮已久以徇私爲固然以秉

公爲苛刻若不得一二持正之臣工舉發懲創則營
私作弊之習無計可除欲望人心安靜吏治肅清不
可得也況督撫有化導通省官員之責若亦效世俗
之瞻徇容隱則其流弊何所底止趙弘恩此奏甚屬
可嘉著交部議敘伊實從人心吏治起見並非迎合
朕意而爲此也若邪曲小人不能屏去私心杜絕弊
竇而轉欲加趙弘恩以迎合之名天下後世自有公
論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御史賓啓瑛條奏內稱徵收糧米用聯三版串
之法甚爲妥協惟是有漕地方未曾奉有部文未必

通行畫一等語朕將賞啓瑛所奏發與倉場侍郎岳爾岱涂天相查議據岳爾岱等奏稱聯三版串之法應令有漕地方畫一通行嗣後州縣徵收糧米之時預將各里各甲花戶額數的名填定聯三版串一給納戶執照一發經承銷冊一存州縣查對按戶徵收對冊完納卽行截給歸農其未經截給者卽係欠戶該印官查摘追比若遇有糧無票有票無糧等情卽係胥吏侵蝕立卽監禁嚴追如此則胥役之侵蝕莫施於吏治民生甚有裨益等語著照該御史所請及倉場侍郎所議行知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有漕州縣一體遵行

雍正八年三月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支給糧餉原爲仰事俯育之資不容絲毫扣尅朕訪聞得陝西興漢鎮有加米部費一項每年兵丁公湊銀三百兩同奏銷銀兩一併交送部科名曰部費又如慶賀表箋每年給陋規銀四十兩齎送冊籍每年給陋規銀二十四兩興漢一處如此則各省與此相類者不少矣此皆內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飽私橐弁兵等力量幾何安能供此旁出之使費著通行各省營伍若有似此陋規卽嚴行禁革如部科書吏人等仍前需索或於文移冊籍中故意搜求著該管大臣等具摺參奏

又奉

上諭朕以魏緯乃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之孫公正大臣之後應加特恩以爲酬庸之典是以於伊引見知縣時降旨改爲部屬旋擢授御史又陞爲通政司參議是皆加恩於常格之外又復時時訓誨指示冀其繼先志而紹家聲乃伊色厲而內荏不但性情乖張且有營私索賄之劣蹟顯然敗露及訪其居鄉聲名則平日不修行檢爲鄉里所輕鄙似此自暴自棄之人不能承受朕恩深爲可惜又聞其所舉胞弟魏綬今命在刑部學習者亦係輕佻不端之人不可培植著發回原籍不必在部行走魏象樞子孫中著該督等會同府縣官確實訪察擇其端方謹慎者保舉一二人送部引見

雍正六年二月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京城雨澤愆期撫躬自問近日用人行政仍是從前敬慎之心卽諸大臣等亦黽勉奉公各盡職守倘有過愆朕卽諭令悛改並無上干

天和之處惟有今年 月內頒發查免積欠之諭旨必有無知倖望之人不惟不知感激朕高厚之恩或以未曾早降恩免之旨轉生怨望以此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是以

上天垂象於京城之內此朕精心體察知之甚確者於二

十三日八旗大臣引見人員時朕面降諭旨將行小
邪曲之心
上天示儆之意一一指出切加訓戒令各旗大臣概行曉
諭諭旨甫下二十五日早隨降時雨四郊霑足天人
感應之道呼吸相通垂象昭明可敬可懼如此凡無
知之人益當悚惕修省以冀
天鑒
二十七日副都統哈爾吉奏古北口兵丁私索商
民錢文應請禁止奉
上諭據哈爾吉奏稱古北口往來商民凡有貨物出入
看守之弁兵等往往需索錢文等語嘗年

聖祖仁皇帝駐蹕熱河時凡商民貨物往來俱不輸稅今
何得私自需索著古北口提督不時稽察無論滿洲
綠旗兵弁儻有仍行需索者該提督即指名題參按
律治罪
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據署理南澳總兵官張起雲摺奏雍正六年六
月內南澳鎮巡海哨船遭風飄擱淹溺弁兵一案其
實在淹沒者係把總一員兵丁十四名被淹而幸獲
生全者兵丁九名其餘兵丁三十七名並未上船隨
行乃冒開姓名希圖領賞皆由千總蔡文郁等濫行
造報守備林甲俊冒昧轉詳等語隨據署提督許良
彬摺奏與張起雲所奏相同朕念江海之中風濤不
測凡官弁兵丁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著照軍功
加恩倘有不幸至於身故者著照陣亡之例優加賞
䘏此朕軫䘏弁兵之特恩亦料其不忍欺誑冒濫也
豈意舉行伊始即有南澳鎮巡海哨船遭風冒開兵
丁三十七名之事經張起雲查出參奏許良彬亦即
據實奏聞均屬可嘉著將張起雲許良彬交部議敘
近有條奏內稱粵東一面環海例應遊奕巡查而公
事差遣往來亦必經由海道遂有無賴營兵視䘏賞
之特恩為射利之捷徑或值行船擱淺偶爾擦傷或
船已停泊近岸撞碎是皆駕船不謹之故而船內兵

丁惟恐責令賠修轉揑報人船飄溺各營代詳請賞
甚至有將戰船暗地毀損希圖朦混邀賞者即如上
年龍門協把總張賓帶兵巡海遭風壞船而弁兵多
人均扶篷登岸又如百總徐禧帶兵護送鹽船偶爾
被風損船人俱登岸無損此皆未必受困而濫竊恩
賞者況粵東各汛水師無不熟識水性乘波出沒事
屬尋常若一經被風飄溺並未淹斃遂准領銀三十
兩彼善於泅水之兵丁得一次之賞較二年之餉而
有餘難免乘機作弊應請嗣後除遭風身故之兵弁
仍照例優䘏外其被溺而仍獲生全者可否停其賞
給等語朕覽條陳所奏合之張起雲許良彬所參是

閩廣濱海之區事同一轍竟以從優䘏賞之恩起小人貪財日賞之念將來或至賠傷船隻滋弊作奸公事轉致貽誤俱未可定況閩粵二省於沛恩之初即有此等之事則其他濱江沿海之地倣效而行亦勢所不免矣著各省督撫提鎮通行曉諭水師弁兵等嗣後若有遭風受困者務須據實開報該管營弁確查轉詳勿以一時圖利之念忘朝廷格外之恩而蹈欺罔之罪且存心如此亦斷不能逃神明之譴責也此次通行曉諭之後該管大臣等益當仰體朕心詳飭稽查期於核實倘有不應賞而賞與應賞而不賞者經朕訪聞皆於該管之大臣是問

二十九日吏部議覆署廣東巡撫傅泰題請開平縣知縣魏泌改補教職應如所請奉

上諭教職一官陶成士類關係甚重凡科甲出身之知縣有准督撫題請改教之例蓋以該員才具不足以治民而學品尚堪以訓士故畀以師儒之席俾得展其所長以爲國家興賢育材之助並非以縣令改教使不才者可借以藏身而爲督撫者可以濫行題請也朕恐改補之員心志頹廢怠忽職守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題請改教之開平知縣魏泌經傅泰出具考語則曰賦性糊塗復甚懶廢似此嗜酒昏憒之人全無師範豈堪秉鐸學宮爲多士之表率該撫草率具題甚屬不合該部照所請議覆亦屬不合魏泌著回原籍其改教之處不准行嗣後知縣改教之員如有不堪課士之人只可勒令休致儻仍聯顧苟且題請必將該督撫議處著通行各直省知之

雍正八年四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理川陝總督印務查郎阿摺奏川省墊江忠
州等屬姦徒楊成勳王可久等捏造妖謠吹角嘯聚
匪謀敗露楊成勳自縊身死今拏獲黨犯陳文魁楊
成蘇等搜出訴狀怨白等稱言詞雖鄙俚不經而其
中指稱忠州地方丈量田地科派需索騷擾累民等
事則曰禍究起於戊申年奉旨欽命丈民田又曰上
憲愛民如子察究如神等語查四川清丈之舉始於
馬會伯之奏朕惟恐不便於民諭令憲德悉心酌議

以定行止隨據憲德奏稱蜀省昔年兵火以來人民
稀少田地在在荒蕪及至底定歸復亂業者則寵單
一族田地安插落業者則廣開四至耕管從來未經
勘丈是以多所隱匿迨歷年既久人丁漸次繁衍田
己劃開耕種糧猶一戶輸將其祖宗遺產叔姪弟兄
已經分種而納糧仍是老戶姓名官給一票一人收
執而餘人俱無串票可憑是以奸猾之徒欺其糧冊
無名界畔無據遂相爭搆訟此皆管業無憑之所致
也今應明白曉諭令分授產業之叔姪弟兄將所管
田畝分立地界各報本名立戶載入版籍每年納糧
俱獲串票為據其異姓朋名之戶亦照此各報名立

戶以清界址如此則欺隱侵奪之患可以悉除矣又
如川省詞訟為田土者十居七八大率為界址不清
亦非勘丈無以判其曲直清其疆界等語憲德之奏
如此朕又詢問岳鍾琪據岳鍾琪所奏與憲德之言
相同隨將諸人前後所奏發與九卿會議九卿亦以
應當舉行合詞覆奏朕於是慎選科臣高維新等前
往辦理而於伊等陛辭之時諄切訓誨務期剔除積
弊安插善良俾閭閻共享寧靜之福並非為加增賦
稅起見又復頒發諭旨若丈量案內百姓果有冤抑
下情准其十數人同到督撫或欽差官員衙門委婉
控告但不許聚眾喧譁其呈狀著督撫欽差接受秉

公審理此從前遣官清丈之始末也其勘丈造冊等
費俱令動支帑金各官供應等項俱令從公支給無
非體恤閭閻不使幾微煩擾之意上年冬月丈量之
事將竣朕又念川省各屬徵糧科則輕重懸殊在田
土肥瘠不等則賦稅自難畫一又復降旨凡隱瞞科
則等處此據實按則更定至於額糧稍重之州縣即
比照就近適中地方之科則令其核減以紓民力今
年正月憲德以清丈事竣具本代達川民謝恩之詞
據敘瀘永寧等各屬士民則稱川省數十年輕徭薄
賦近日荒蕪漸闢而土著流民各居其半邊界不清
總由田土未丈以致豪強占爭捏告無已今蒙清理

疆界使強無兼併弱無屈抑又荷鴻慈將田不敷糧
之戸悉予開除疆界既已分明額賦尤為公溥下符
民志上契
天心等語據寧雅嘉眉等各屬士民則稱川南地方歷年
俱未丈勘田土不知頃畝邊界俱屬混淆彼侵此占
爭訟繁興估種輸糧科則過重今蒙聖恩清釐疆域
至於糧賦未均又行更定發給造冊給發聯票以為
世業田既均平賦歸畫一千家萬井靡不懷恩等語
又據成松龍潼各府衛士民則稱川西地方先後清
釐次第竣事從前田土止計塊段一經指示清理下
隰高原盡皆分晰從前四至任意爭控一經區畫查
勘此疆彼界鱗次秩然阡陌既已分明糧賦悉定科
則爭訟永息民力寬舒等語據重夔順保達等各州
縣士民則稱從前川省田土俱係插占營業比年以
來生齒繁盛霸荒占熟爭訟不休今蒙清查界限分
別頃畝以杜爭端其田糧稍重之處又准豁減從此
川東萬民永享樂利等語此四川通省士民謝恩之
詞而憲德代為陳奏者也向來川省田土疆界不清
易起小人覬覦之念家強者肆行侵占良善者坐受
欺凌訟獄時興案牘繁冗弊端種種乃中外所共知
者朕亦聞之熟矣惟是清丈一事恐滋紛擾是以雖
經多人條奏而朕意遲回未允及憲德身在地方再

四陳奏廷臣議論僉同而後舉行昨見憲德代川民
謝恩之奏朕亦以為經理得宜於民生風俗大有裨
益矣豈意姦民蝟聚為匪竟引清丈苛虐以為言雖
其頑兇暴之人其言本不足信然彼怨白中公然寫
為奉旨清丈者豈非該撫憲德等但以清丈之事稱
為奉旨至於已身奏請之處並未曉諭於衆耶陳文
魁訴狀內稱上憲愛民如子察究如神等語伊既稱
頌川省上司是必憲德等有沽譽於民之道何不將
朕之德意廣為宣播而乃朦混含糊使姦民得以藉
口耶又如怨白中所言需索騷擾等弊朕之差委人
員俱令給與夫馬食用之費而一應勘丈造冊等項
又悉令從公支給絲毫不以擾民朕之諭旨既詳且
備如果奉行不善經理失宜則封疆大臣之責安得
以此歸怨於上耶憲德既稱通省士民懽呼感戴異
口同聲何以尚有陳文魁楊成祿此等匪類潛結邪
黨肆行誹謗可見平日地方大吏化導之未周董戒
之不力則深山窮谷之中安保無似此憸邪之小人
惑於妖言而妄為私議者乎凡督撫所施行於地方
之事自然皆係奉旨之事然其發端之始各有不同
有由於內外諸臣條奏者有由於本省督撫題請者
有朕特旨施行者朕屢屢訓諭督撫等即朕特旨令
行之事該督撫等身在地方若果有不便於民之處

即據實密奏朕即降旨改易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
於朕降旨施行之事復行陳奏而朕即為中止者甚
多憲德獨不聞之乎川省清丈一事既曾奉旨朕豈
肯推卸於臣工但其舉行之緣由實由於該撫之陳
奏而非朕本意君臣之間同辦政務是非得失不容
歧視朕尚不肯推卸於臣工則臣工又安可轉推卸
於朕耶數年以來朕以清丈之事時為廑念但有訓
戒之言從無獎許之旨昨據合省謝恩之奏而論似
於地方有益其功亦憲德之功若果偶有如姦民所
言需索擾累之事則該撫失於覺察咎有攸歸朕在
九重之上萬里之外安能代為之謀耶即如數省中

土司之改土為流也何嘗不係奉旨之事而其發端
之始則皆出於督撫臣工之條奏而非出自朕意諸
臣皆言苗蠻猓玀等兇悍性成貪殘肆虐草菅人命
仇殺相尋擾害平民刼奪行旅藐視法紀蔑棄倫常
實不可姑容以貽良善之害而其冥頑暴戾之處朕
亦聞之熟矣惟是勦撫之事恐滋地方之擾不肯輕
易舉行即以烏蒙鎮雄而論在土司中尤為強橫不
法其為地方之患乃天下之所共知者大臣等奏請
改土為流者甚多朕知高其倬不能辦理此事於鄂
爾泰赴任滇南時令其悉心斟酌及鄂爾泰抵任後
籌畫具奏以為必應舉行朕始降旨俞允爰與鄂爾

泰臣鍾琪辦理二臣果能仰體朕心酌度合宜俾苗
衆抒誠向化邊民安堵寧居因而泗城土司及仲苗
古州等處亦漸次料理就緒此實鄂爾泰始而定議
繼而奉行經理封疆之功朕必不肯於成功之後將
本非朕意之事歸功於己也惟是朕能信用公忠大
臣不使廷臣及鄰省官員牽制掣肘此則朕知人善
任之功耳鄂爾泰等經理苗疆時惟有宣朕恩威使
苗衆傾心歸誠必不肯縱兵擾民以致衆心嗟怨又
指稱奉旨以為己身避怨之計如憲德之所為也著
憲德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曉諭川省士民務令遠鄉
僻壤共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王璣奏稱設兵所以衛民有百年不用
之兵咸無一日可弛之武備竊見各省兵制有督標
撫標提標鎮標協標各名目其間輕重相維大小相
制自朝廷視之兵丁總屬一體無有岐視者也每見
督撫提標之兵差事簡少附劄省會地方自謂大標
習氣多有驕肆需索欺壓良民短少價值強買民物
甚至藐視同城文官或騎馬闖道全無敬禮之意且
動輙夥衆干求挾制上官以必從之勢又或因公調
遣各鎮協之兵遇事即行惟督撫提標兵丁先有許
多借貸求懇以致鎮協標兵[illegible]借口嘖有煩言此

實臣見聞所及者特行奏聞等語從來教練兵丁之
道固在乎技勇優長尤在明曉禮義謹守法度聖賢
所以著有勇知方之訓數年以來朕軫念兵丁屢加
恩卹其該管官弁若有扣尅糧餉者必嚴加懲治又
為督撫提標兵丁等籌畫生息之策濟其吉凶之用
無非望其循理奉公以受國家之恩養也但聞有數
省兵丁驕縱之習難除傲慢之風未改而湖廣為尤
甚今見給事中王璣所奏甚為詳悉切中兵丁之弊
此實該管官員之責著直省督撫提臣切加訓誨嚴
行約束儻有生事不法者即重治其罪毋得姑容以
長惡習如徇隱寬縱經朕訪聞必將該管官從重議

處該給事中雖稱鎮協之兵不若督撫提標之甚然
兵志易驕難分優劣該管官亦應時加訓飭儻蹈故
轍咎有攸歸著通行曉諭督撫提鎮等標共知之
初九日奉
上諭古稱黃河之
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惟
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昭著我朝自定
鼎以來仰荷
神庥尤為彰顯或結為冰橋以濟師旅或淤成沃壤以
惠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就堤岸屹

承固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
處不通至於澄清六省之遙閱歷七旬之久稽諸史
冊更屬罕聞
神之相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為誠切因念
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
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
發於崑崙地隔遙邊人稀境僻其流入內地之始則
在秦省之西寧地方朕意於此地特建廟宇專祀
河源之神敬奉烝嘗以答
神貺其如何加封
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省會試舉人向例給與盤費銀兩所以體恤士
子助其資斧之需聞得各州縣舉人俱赴布政司衙
門領取道途跋涉守候需時吏胥又多勒索扣尅之
弊士子所得無幾嗣後著從本州縣衙門照數領給
該州縣取各舉人領狀申詳布政司於奏銷冊內報
部查核庶吏胥無侵扣之事而士子亦免跋涉守候
之苦若州縣有扣尅需索而督撫失於覺察者經
朕訪聞將督撫一併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三月京師一帶雨澤愆期朕衷甚為憂慮齋

心默禱至三月二十五日得降時雨似覺霑足朕心
稍慰昨據直隸署總督唐執玉奏報各屬得雨情形
朕看來畿輔雨澤未曾周遍大約缺雨之處尚多朕
悉心殫思推求體察朕之用人行政朝乾夕惕之念
實八年如一日未嘗稍懈於前此朕可以自信仰邀
上天垂鑒者即在朝滿漢文武大臣等亦皆勤慎供職無
貪殘不法之人忝竊高爵以致上干
天和者惟是政務中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件乃近來
降旨施行之事查國家定制旗人地畝不許民人典
買例禁甚嚴乃無藉之徒不遵禁約彼此私相授受
以致諸弊叢生姦偽百出爭訟告訐大為人心風俗

之害實有不得不清查釐正者朕又念此等積弊沿
習多年按律究治有所不忍於是特降諭旨寬其違
禁典買之罪且命動支內帑給價歸贖使旗地仍歸
旗人不至為民人所巧佔民人仍得原價不至化貲
本為子虛永息爭端革除弊竇此朕格外之恩也或
者差往清查之人奉行不善以致民心怨抑上干
天和靳茲雨澤乎又如查免積欠之旨乃今年二月中旬
頒發者自是以後京師一帶風多雨少有微旱之象
想此等拖欠錢糧之劣員上蝕國帑下剝民脂為天
理所不容為國法所難宥或者
上天以朕查免之旨為涉於邀一己之譽市一時之恩而
非痛懲貪之道是以昭垂此象以示儆乎近來衆
行之事祇此二端而
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儻此二
事之外有應行陳奏之處亦著據實具奏毋得隱諱
又奉
上諭道員有盤查錢糧審結命盜案件之責是以州縣
有虧空遲延等事該道與司府一例處分聞四川所
屬州縣刑名錢穀案件竟直詳藩臬該道並不與聞
若有處分則將該道一并參罰甚為屈抑且非設官
本意著吏部行文四川巡撫令該省四道於所屬州
縣每年巡歷一週如有虧空挪移諱命諱盜等事即

咨牒兩司詳報巡撫確查題參其地方詞訟該道亦
得聽受審斷凡各州縣案件俱從該道申轉以專守
巡之職
十四日奉
上諭大小官員頂帶補服坐褥等項各宜遵照現任品
級不得僭越從前已降諭旨後因御史等奏文武
官員內有補服與頂不相符者朕又降旨頂帶等
項各按本身品級不得計算加級所頒諭旨甚明近
聞文武官員仍有越制擅用者及該管官員查問時
則引從前准算加級之例掩飾支吾甚屬不合嗣後
內外文武大小官員頂帶補服坐褥等項悉照本身

現任品級不得指稱加級以開僭越之端在京著有
稽查之責者嚴行稽查在外著該管上司稽查倘仍
復不遵除將本人議處外其失察之員一併處分
又副都統劉汝霖條奏漢軍人等應習步圍奉
上諭步行較獵甚為善事人人既得學習而於行圍之
道亦得嫻熟爾等每年與其較獵一次不若多演數
次為善嗣後於初冬行步圍時每一旗令行圍二三
次其行圍之時著各該旗大臣等親身帶往於前一
日奏聞每圍派侍衛打牲人鷹上人或二十名或三
十名亦著前往如此則侍衛執事人等既得學習而
兵丁等亦得嫻熟行圍之道矣

十七日大學士等奏覆查倉副都御史謝王寵參
奏監督寶祿等一案奉
上諭朕前因普泰塞爾赫謝王寵湯之旭回奏尚屬盡
心是以降旨將伊等交部議敘續據謝王寵參奏大
西倉監督寶祿等詳文內恐伊不將贏餘米石題達
違例壅抑言多詆毀等語朕將監督寶祿等所嘗米
石果否贏餘及如何不為題達之處詢問普泰等據
普泰等奏稱奉旨查倉但查虧空浥爛是以未將贏
餘題報朕辦理天下政務總期情理允協功過分明
豈有大臣等奉旨查倉但參虧空而不問贏餘是有
過而無功有罰而無賞也寶祿等心懷屈抑怨望謝
王寵任性不公詳文稍涉激切而謝王寵即加以詆
毀之罪名更為僭妄苛刻殊失大臣之體著將普泰
等議敘停止以抵其過其監督等贏餘米石之處交
部照例察核議敘

二十日戶部奏委員清查
太平峪紅樁風水地內田畝房舍及寺廟等項事宜
奉
上諭風水地內所有民間田畝按其錢糧科則照應得
之價加倍賞給已經耕種者俟收成後再令交官村
莊廬舍悉照房屋間數加倍先給銀兩俟其將遷居
之處收拾周備再令搬移各村舍所種樹木亦著給

與價值一應寺廟於風水地紅樁之外照式官為蓋
造如該寺廟有香火田地亦著將新建寺廟附近地
畝加倍撥給至所有墳塋悉照地之大小從厚賞給
地價俟卜有平穩之地再令遷移務使民間從容寬
裕各沾實惠其應需各項價值悉於內庫支領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時時訓勉大小臣工實心
供職以熙庶績而惠兆民又恐職官甚多優劣不等
或視誥戒為具文不知儆惕是以遇有參處之案率
按例處分不稍寬貸蓋欲其謹小慎微時時檢束則
自不至於踰閑蕩檢干犯重罰也而外省督撫等亦

皆遵奉法紀察吏嚴肅不肯寬假姑容內外之考課
如此無非察吏安民懲貪勸善之意並非苛刻以待
臣下也近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文武大小官員
不敢言盡皆大法小廉而奉公守法各勤職業者多
官箴共知謹凜朕心深為嘉悅而從前參罰之案積
累漸多擬於今歲秋令之間開恩寬免以示獎勵曾
向大臣等言之今者京師雨澤愆期朕虔加修省並
推求政事之闕失而不得其由因思朕原有寬免各
官參罰之心而未曾降旨或者內外數百人員之中
罰當其罪者固多而限於成例情有可原者諒亦不
少應即頒諭旨廣沛恩膏咸予以自新遷善之路除

特旨永停俸祿者不行開復外著將內外滿漢文武
大小官員一應革職降級留任及罰俸停陞之案悉
行寬免准其開復俟此降革人員開復之後將來有
犯貪贓侵蝕不法重罪者著於本內聲明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
多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
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為特用之員
而有瞻徇姑容之見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
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
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寬宥方行加倍

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參罰案件皆以其為特用
之員而槩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而近來該
部及各省督撫尚有不問事之輕重而槩以加倍議
罪者甚非朕立法之本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曾有加
倍治罪之旨蓋因朕整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
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命每有案件即行詳報以
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姦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間
越獄冀脫重罪又有罪本不至於死亦乘機越逃者
尤為逞姦玩法藐視憲典是以有加倍治罪之條以
懲頑慝又恐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重辟特令各地
方官刊刻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

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曾經降
旨者乃內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照此例以加倍
定擬具題又有於本犯罪名舍其重罪而就其所犯
之輕罪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
國家法令科條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者
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此加倍二字非臣工
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俱應照本
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從重定擬者必
須折衷於法之至平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蒙
混苛刻之端負朕立法俾民警省防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爲魚若值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即化爲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群飛即被害之家亦莫知其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凉人蹤罕至平時忽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此事勢之必然所當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來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遍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實心實力審視體察一有萌動之機無分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役會同里長耆民等留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民愚昧無知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鄂倫岱等議奏支給右衛官兵馬匹本折豆草一案將應徵本色每運送豆一石令百姓以十里交脚價銀一分每草一束交脚價銀一分二釐至留拴馬匹需用草束停其運送本色每草一束其價銀并脚價仍照從前支給之例徵銀二分七釐朕思徵收本色在小民停其運送自應加納脚價至於拴養之馬匹既徵折色則原無運送之費而仍有脚價之增於理不合查大同朔平二府所屬每年徵收加增脚價銀九千八百九十五兩零民間所有草束不敷變價邊民無力輸將遂至歷年拖欠今特沛恩膏將右衛官兵應支本色不足仍照前例徵收運送脚價折耗外其留拴馬匹之折色草束以每束一分五釐徵收免其輸納脚價至大朔二府民欠未完加增脚價銀兩俱著豁免該撫及布政使轉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小民均沾實惠

又大學士張廷玉等覆奏

恩旨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一事慮周恤溥輿情懽洽無可疑議臣等辦事有忝職守當益加省勉奉

上諭大凡人情自以爲是者多而能自省者少是以古昔聖賢莫不以箴規臣諫爲貴朕以誠心接待諸大臣若諸臣偶有過愆朕即面加告誡冀其速改不使之迷而不悟若朕躬稍有過失則當藉諍匡正以輔朕之不逮此乃切望於諸臣者也近因京師雨澤愆期朕黙加修省悉心體察朕之用人行政勵精乾惕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者至於一切政

務皆與內外大臣等商酌而後舉行惟有清查旗地
寬免積欠二事出於朕心之獨斷並不由於臣工之
條奏亦未詢謀商度於廷臣今見
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是以降旨詢問至於諸大臣之
供職尙屬勤愼小心若有應行教導悛改之處朕自
隨時指示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今年三月及
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
四野霑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
月以前竟有未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

月上膏初動三月即爲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
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倘小民怠惰
偷安爲民父母者則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
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
相助不使有後時之嘆即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
得雨之時即爭先播種則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爲
優渥況雨澤之遲早有無非人所能預料今蒙
上天再賜甘霖得以乘時播種實屬萬民之厚幸假若霖
雨愆期徬徨觀望則從前之怠惰遲延豈非小民自
誤生計自荒恆產耶西北寒冷之鄉布穀或不宜太
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零之時而乃

袖手逍遙以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況直
隸地方春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視甘澍爲等閒不
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
事爲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
申飭倘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使百
姓之悠悠忽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各處河渠之水以及旁
流支派在豫省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朝
宗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黃之力故

必一律深通方能合流奏效今查上源各水悉屬暢
達若下源之在江南境內者亦支支暢流則沛然匯
湖可以飽蓄其勢借力敵黃仰請勅下江南河督諸
臣將淮水出湖之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勘
查速治深通則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
積墊咸除等語田文鏡所奏甚爲明晰朕細思疏濬
衆流使之暢達於淮俾淮水力強以敵黃水自是治
河之善策但衆水本皆入淮今又加以疏濬之功使
各處停蓄之水無不宣通流暢則其勢較昔更大淮
河能否容納於高堰堤工有無妨礙亦不可不計算
萬全著將田文鏡奏摺抄錄發與嵇曾筠尹繼善悉

心商酌妥議具奏

雍正八年五月

上諭十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據署安徽按察使魯國華奏稱回民居住內地隨處皆有考試營業與民無異自宜凜遵法度乃伊等不分大小建不論閏月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私計某日為歲首羣相慶賀名曰拜年又平日尚白早晚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正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每立把齋名目伊等既為聖世之民自應遵一統之正朔服聖朝之衣冠豈容私計歲首混戴白帽作此違制異服之事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儻怙終不悛將私計年月者照左道惑衆律治罪擅戴白帽者以違制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照律議處等語查回民之在中國其來已久伊既為國家之編氓即皆為國家之赤子也朕臨御天下一視同仁豈忍令回民獨處德化之外是以曾頒諭旨訓以興孝勸忠望其型仁講讓服教慕義共為善良即數年來亦未見有回民作奸犯科逞兇肆惡者且其中有志上進者甚多應試服官同于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洊登顯秩為國家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也至回民之自爲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猶中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

習尚因之各異其來久矣歷觀前代亦未通行禁約強其畫一也魯國華此奏甚屬苛刻昏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卽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冠巾卽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於禮拜清正等寺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其土俗之神皆爲祀典之所不載何獨於回民刻意吹求指爲罪案乎從前參奏回民者甚多陳世倌於雍正元年卽如此具摺條奏比時朕切責之今魯國華於朕已經降旨通行訓導回民之後仍復如此陳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若回民果有干犯法紀之處國憲具在自當按律懲治爭無曲宥回民

之條向後儻回民本無過愆而大小官員等但因其習尚少有不同以此區區末節故意苛求妄行瀆奏者朕必嚴加處分魯國華乃庸碌之材因道員不能勝任調回內用適以安徽臬司一缺需員署理一時不得其人暫令前往伊於本分職掌有益於地方之事不知留心辦理而分外條陳回民風習妄事更張且請嚴定法律通行禁約使無辜之回民俱不得其所此等條奏非有挾私報復之心卽欲惑亂國政著交部嚴察議奏

初七日奉

上諭朕因怡親王仙逝中心悲痛雖強自排遣而飲食俱覺無味寢臥皆不能安蓋王之事朕誠敬忠愛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則朕所以待王之禮亦應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以稍展思慕不釋之情此一月之內朕既素服則在廷諸臣遇朝服之期亦著仍穿常服一切宴會俱不必行凡朕加恩於王之處皆不足以酬王之碩德豐功而在朝之諸王大臣官員等受國家之恩必念國家失此賢王同深悲痛但其中胸懷妬嫉之心天良盡泯之輩或本屬憸邪之人意欲肆志妄行又不然則冥頑無知賢姦莫辨者皆不足與論也昨日朕親臨奠之時見滿漢文武諸臣悲切之狀人有同情

朕心甚慰益見王之素行感人者深也

初九日奉

上諭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當年事我
聖祖皇考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深蒙
皇考慈愛而王愼密有加小心安分此中外所共知者逮朕御極之初命王總理事務王夙夜匪懈公爾忘私精白一心無欺無隱其殫竭忠誠贊襄於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無不精詳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其有關於吏治民生之利弊有聞必奏每語必詳而爲國

家保護善類培養人材一片篤摯真切之念形於瘖
瘵王之懿德美行從不欲表著於人而人亦無從盡
知之朕卽知王最深而亦口不能宣筆不能述也是
以雍正四年特書忠敬誠直勤愼廉明八字以賜比
時降旨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
能盡王之美善不過就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耳蓋王
實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實賴王翼贊昇平徧觀自古
史册所載賢王懿戚從未有可與王比倫者且王居
心之和平公正行事之寬厚仁慈皆足以享遐齡而
綿壽算豈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長逝耶自去年冬月
王抱病以來朕縈於懷無刻稍釋商確醫藥默禱

神祇以冀沉疴頓起乃今醫藥罔效祈禱不靈豈朕有獲
罪於
上天
皇考之處而奪我忠誠輔弼之賢王若此之速耶王抱恙
時居住交輝園與圓明園相近朕間欲親往看視王
再三懇辭而於一旬半月之間必力疾入圓明園與
朕相見及王病勢漸加力不能支惟恐朕心憂煩則
稱交輝園乃起病之所暫且移避遂養疾於西山無
非欲與圓明園相遠令朕不深悉其病狀可以安慰
朕心也及王回城中府第朕以祈雨回宮前月得雨
之後王屢次奏請朕幸圓明園是王但恐以病狀煩

勞朕心而於己身之生死全不計及也及聞病勢沉
篤朕方欲命駕臨視乃王聞知卽脫塵而去蓋王不
欲以永訣傷朕之懷是以顯此剛決之相其於去留
之際明白超脫若此在王成一忠孝正直賢智慧覺
之全人而朕頓失此柱石賢弟感痛悲哀何能自已
耶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卽如輔政之初阿其那
包藏禍心擾亂國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攬勢招權實
賴王一人挺然獨立於其中鎮靜剛方之氣俾姦宄
不得肆其志又於青海背叛之時年羹堯領兵進勦
而隆科多以私怨年羹堯之故百計阻撓不顧軍國
之重務王在朕前力言此番軍旅之事既已委任年

羹堯應聽其得盡專閫之道方能迅奏膚功朕從王
言而隆科多不能從中掣肘於是青海旋卽蕩平又
如果親王在
皇考時朕不知其居心聞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誘入黨及
朕御極後隆科多奏云
聖祖皇帝賓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親王在內值班聞大
事出與臣遇於西直門大街告以聖上紹登大位之
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第並未
在宮迎駕伺候等語朕聞之甚爲疑訝是以差往
陵寢處暫住以遠之怡親王在朕前極稱果親王居心端
方乃忠君親上深明大義之人力爲保奏朕因上言

特加任用果親王之和平歷練臨事通達雖不及怡
親王而公忠爲國誠敬不欺之忱皎然可矢天日是
朕之任用果親王者實賴王之陳奏也似此密陳補
助爲廷臣所不知者甚多王之功在社稷者大矣從
來豐勳偉烈必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爲
聖祖皇考之令子爲我朝
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
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功德相副
且可上慰
列祖
皇考在天之心而朕思念悲切之衷亦可稍解於萬一其

餘一切恩卹典禮該部會同大學士九卿悉心詳察
從優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屢沛蠲免寬恤之政中外臣民皆
以爲沐朕浩蕩之恩而不知朕施恩之所自朕之接
待天下臣庶明然如青天白日無不可以共知共見
之隱微況怡親王不幸仙逝朕追思其美善尤不忍
不以朕之本意明白宣諭使衆共知之朕御極之初
命怡親王管理戶部事務朕知戶部庫帑虧缺甚多
令王清查辦理王奏云此項虧空歷年已久清查之
後必求皇上開恩寬免此時朕姑應之及王遵旨查

出虧缺之項至於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王奏請以
將來餘平飯銀陸續代爲完補朕以歷年該管官員
侵蝕國帑藐視國憲若不責令賠補何以謹度支而
清弊竇於是飭令開報著追未從王之請王始而變
色後仰遵旨悉心辦理是以中外之人但知戶部多
年虧項自怡親王查出甚至無識小人有謂王過於
搜求者而不知王之請免追究請爲代完幾番陳奏
之苦心若斯之懇切也數年以來在各該員名下追
出者不及十分之一二而怡親王以餘平飯銀代爲
補完者則已十之八九然則各員之應完而不完者
其銀豈可免乎其罪尚可貸乎今春朕見怡親王抱

恙未痊因思王從前懇切陳奏之意特降諭旨將各
員未完銀兩槩行免追以遂王之初願一日朕向王
言之王悚惕不寧曰此皇上寬大之恩非臣所敢冀
望者戶部庫項之始末如此朕不忍不宣播於衆也
王曾奏稱皇上用法稍覺嚴厲朕語之曰人心玩愒
已久百弊叢生此時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蓋朕
雖未即從王之言而王一片寬厚忠直之意未嘗一
日不在朕心也近見貪贓侵帑作姦犯科之風漸次
止息吏治漸次肅清因思王言特沛恩膏將雍正三
年以前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銀兩令該部查出請
旨豁免三月間王來見朕朕語以施恩豁免之意王

對曰此皇上如天之仁宸衷獨斷若云出自臣奏臣
萬不敢居也朕意欲俟秋冬之間將內外大小文武
官員𠫊罰各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此意亦曾向大
臣等言之適因京師四月雨澤愆期朕齋心虔禱之
餘遂頒寬免開復之旨庶幾集中外之歡心以感
天和而施甘澍果蒙
天降時雨四野均霑凡此數事皆朕念王之忠從王之言
而布此寬大之典也王一生為國為民濟人利物之
事不可枚舉常存惟恐人知之念若朕偶一宣露則
王之惶悚不可名狀是以王在生之日朕不肯違拂
其意以此揚播於衆今王仙逝矣若朕仍秘而不宣

則內外臣民隱被王之厚德而莫知其由是朕泯王
之善也此心何以自安況王之懿美多端筆不能述
姑就此言其大概耳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茲因怡親王之事朕心悲戚爾等請
朕節哀再三陳懇朕每事愛惜精神不肯為勉強之
舉時時以此訓諭臣工豈至今日而遂忘之耶但怡
親王之慟出於朕之至情實有不能自已蓋以王之
事朕一片忠赤之心至誠至敬不但自古以來無此
賢王即史冊所載名臣良佐輝耀簡編者恐亦未能
如王之毫髮無遺憾也王之年齒小朕八歲不但賴

王襄贊朕躬且望王輔弼於將來為擎天之柱石立
周公之事業使我國家受無疆之福此實朕之本懷
豈料王竟舍我而長逝耶爾諸臣試思之君臣之間
求如王之與朕同心同德無欺無隱者豈可再得何
能遣朕心之悲耶王顯名厚德為宇宙之全人垂休
光於竹帛固不以壽算之修短計而國家失此股肱
心膂之賢王在朕躬則甚苦矣因廷臣等請安奏懇
畧將朕意宣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自朕御極以來怡親王輔弼贊襄嘉猷不可悉數
此皆廷臣所不能知而朕亦難臚列以宣示中外者

即其公正持身溫和處衆端方率屬慈厚待人為宗
室之楷模樹百官之坊表同事者悉受成全教導之
功聞風者咸切觀感奮興之念此王之裨益於人心
世道顯而可見者也崇德報功國有令典懷恩慕義
人有同情凡茲文武官員平日受王之教訓知王之
美善者或以未奉諭旨不敢遽詣王府致奠申哀以
致悲慟之忱莫由自達非所以昭秉彝之好懿尚德
之公也用是特頒此旨若在京各官等有欲叩奠王
之几筵或撰製文詞以紀功述德自陳悃悰者俱准
其前往若外省督撫等有欲致奠於王府者准其遣
官或子弟代行仍令具本奏聞其不深知王之居心

行事者不必朕亦不強之也若少有心行相違則為欺
天誑朕之舉矣更可不必

十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今年春間有原任河工通判張鵬飛來杭稟謁相見問答之際漸露伊有四川鄉親御史嚴瑞龍奉旨差同旗員安姓者前來江南江西順路浙省密訪吏治民風沿海戰船營汛頒給印信隨帶於身今瑞龍安姓已由江浙回去起旱前赴六安州矣仍托伊代為留心臣知其妄誕不經即加屏斥等語朕從前即聞張鵬飛潛住蘇州招搖生

事已降旨令尹繼善查拏究治今觀李衛所奏是張鵬飛竟敢干謁督撫上憲且捏造全無影響之言不知忌憚其罪更不可逭朕即位以來八年之中並無一次差人密訪之事若有查審案件及緝拏姦匪等類亦必給以憑據令其會同地方督撫辦理從無有特差一人既無明旨又不會同該省大臣而潛蹤隱跡不使一人知者凡姦宄無賴之徒往往捏稱奉旨密訪以為恐嚇愚人之計而不法之僧道等亦或假此以圖利欺人從前屢經敗露矣朕治天下公聽並
觀誠心體訪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臧否何能欺朕之耳目豈肯假手於此等微末之人以致生事滋擾乎況果係奉旨密訪則不應漏洩於人既已漏洩於人則其人之不密不慎斷難免禍可知其理顯而易見地方官員何得為其所欺誑而不覺悟乎今觀張鵬飛敢於在督撫大臣之前造此無稽之語則外間浮言之多可知而無知官吏人等為其所愚者不少矣嗣後凡有指稱奉差密訪者著該地方大小官員即時拘拏或具本題參或申詳該督撫轉奏不得姑容隱匿自干罪戾若有大臣向人自言密奏密訪者著聞言之人即行參奏

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遣發兩路大兵征勦準噶爾是以命滿泰阿

思海前往圖爾古忒將情由告知該汗命托時廣錫前往俄羅斯將情由告知察罕汗今因噶爾丹策凌遣使前來奏稱已將羅卜藏丹津送至伊勒巴爾和碩地方因聞天朝發兵之信暫爾中止遣特磊齎奏來京請旨朕因噶爾丹策凌既有此奏或悔過感恩亦未可定特遣特磊回國傳朕諭旨曉以大義並差大臣二員前往暫住巴爾庫爾以待伊之回奏若伊果知悔過感恩誠心歸順則大兵可以不用若伊執迷不悟則大兵必然進勦是以今年暫緩進兵之期爾等可寄信與滿泰阿思海托時廣錫等令其將此情由告圖爾古忒察罕汗知之若將來不能罷兵

則進發當在明年之夏一切仍遵前旨行圖爾古忒
地方離京師路遠一時難以知會彼國差人於汛界
探信可得消息

十五日奉
上諭朕名及諸兄弟之名皆
皇考所賜朕即位之初允祉隆科多等以諸王之名上一
字與朕相同奏請更改朕不允行而伊等援引往例
陳懇再三朕不得已奏聞
太后勉强許之今怡親王仙逝朕因思昔日與王同事
皇考家庭孝友之情宛然如昨凡告
廟與禮所關有書王名之處仍用原名以誌朕思念弗釋

之意

又奉
上諭年來甘肅地方辦理軍需雖一切動支公帑絲毫
不取於民而輓運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軫念特
將雍正八年額徵錢糧悉予蠲免以示恩恤今聞該
撫許容以兵餉無抵將歷年舊欠勒限一年全完民
間甚爲擾累以致不法之徒借端生事許容才具短
淺識見鄙陋辦理此事甚屬錯誤夫本年錢糧既經
蠲免而仍嚴比舊欠大非朕加恩沛澤之意若云兵
餉無抵自可具題請撥何得於蠲免之年而行催徵
之舉除生事民人應秉公懲治外著將從比舊欠之
處即行停止

十九日奉
上諭怡親王爲朕辦理大小諸務無不用心周到而於
營度將來吉地一事甚爲竭力殫心從前在九鳳朝
陽山經營有年後因其地未爲全美復於易州泰寧
山太平峪周詳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來審視備
極辛勤又恐隨從人等煩擾居民將飲饌之屬俱不
令前驅預備常至昏夜始進一餐其所擇吉壤實由
王親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詳加斟酌詢
謀僉同且以爲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
此慧眼卓識也其相近山水迴環形勢聯絡之處又

有中吉次吉之地朕以王經營吉地實爲首功欲以
中吉者賜之王錯愕變色奏曰此等吉壤必有大福
者乃足當之若臣冒昧得此不惟不能蒙福子孫必
罹禍殃惶懼固辭尚有不便明諭激切之詞朕鑒其
誠心遂暫寢其事已而在六十里外淶水縣境內得
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幾臣下可用者奏請賜給朕比
時遲回未曾降旨王於病中令侍郎劉聲芳懇切轉
奏朕不得已允其所請王得旨喜極至於踴躍抃舞
云皇上待我隆恩異數不可枚舉今茲恩賜則子孫
世世俱受皇上之福於綿長矣即日遣護衛前往起
土閱數日護衛呈有土色王取一塊捧而呑之蓋王

知朕眷王之深惟恐塋域未定將來仍以前所欲賜之地賜之也其用心之謙詳周密至於如此王仙逝後朕詢問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將身後之事一一指示特畫親王墳塋圖一幅與其福金及諸子曰我身後塋地之制悉照會典所載親王之禮行毋得稍有踰越如或稍過則汝等違我之治命矣即非我之妻子也昨王府之人以圖進呈朕覽僅有門三間享堂五間此國家經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賢王者但思王之生平謙抑退讓朕每加恩禮王必再四懇辭朕鑒其一一實皆出於至誠往往俞允今若身後獨不從其言朕心有所不忍然以豐功碩德不

世出之賢王而寢園僅循常制則褒德顯功之典禮實爲缺畧朕心又有所不忍昔顏子死門人厚葬之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在夫子深知顏子之心故以未從其志爲憾而先王緣人情以制禮則厚葬之舉豈非情之所難已即爲禮之所可行者歟今如何使朕心之輾轉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之而安且揆之於禮適爲合宜允協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詳酌定議具奏

二十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怡親王不幸仙逝朕爲國家痛惜失此賢王爲朕躬痛惜失此賢弟五內悲切自不待言若云因悲切太過至於有傷身體朕必不爲也朕自去年冬即稍覺違和踈忽未曾調治自今年三月以來間日時發寒熱往來飲食不似平時夜間不能熟寐如此者兩月有餘矣及五月初四日怡親王事出朕親臨其喪發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試察覺體中從前不適之狀一一解退今則漸次如常矣舉朝王公大臣中心存忠愛惟恐朕以沉痛而傷襟抱者固多而包藏禍心如滿都護輩謂朕必過於悲哀而安慶幸者亦未必無人即如從前八阿哥之事彼險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爲朕心之痛至於不可解矣豈知朕衷自有主見安肯效庸衆之人爲無益

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節可以即時擺脫不使縈繫於懷而怡親王之事則有不同者王之隱德豐功待朕宣舉王之嘉言懿行待朕表章國家崇報之典不可不隆人心彜好之公不可不慰朕悉心經理不免觸緒增悲而無知之人見此情景遂以爲朕心發傷太過以致面色清減爾等試思之昔年遭值

皇考

皇妣大故朕思罔極之恩寸心如割一日之間常痛哭數十次三載無間此大小臣工之所共知共覩者比時竊念

皇考付託之重
宗
社攸關不敢違古人滅性之戒皆量朕力之所能而為之
者蓋悲出於誠不為絲毫勉強偽飾未有傷身之理
也若今日因我弟之痛而至於有傷朕躬則輕重倒
置莫此為甚朕豈為之耶且吾弟在日但知有朕躬
而不知其身朕若不體其意則吾弟之仙靈不知如
何之憂戚靡寧矣朕更不肯為之也况兇惡不法之
輩未嘗無冀幸之心朕又豈肯失於節制以遂小人
大逆之願耶夫壽算之修短乃一定之數惟令名垂
於無窮斯為不朽吾弟在日立身行已為國為民大
節細行之間無幾微之遺憾今茲身後仰蒙
上天
皇考之嘉佑顯示景象如此而人心愛戴追思至於呑聲
飲泣異口同聲又如此是吾弟之功在
社稷名耀簡編者千古為昭朕惟有以手加額感激
上天篤生此不世出之賢王為我邦家之光於悲戚之中
轉為慶幸朕心實是如此因爾等齊集請安特面諭
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自怡親王輔佐朕躬以來八年之中凡朕加恩於
王及遣王代祭行禮或慶賀生辰或遷移府第錫賚

靈輿之日天氣必暄和晴朗事事如意此朕留心體
察無一爽者從前深幸
上天
皇考以朕之加恩於王為是是以顯此景象雍正四年十
月行冊封之禮此日更為昭著朕亦每將此等情由
屢次宣諭諸王大臣今王仙逝發引之期前二日微
雨灑塵至本日天色晴明和霽並無炎蒸暑熱之氣
但覺涼爽宜人從來五月間罕遇此氣候
上天
皇考之福祐我賢王不更彰明較著哉至於送殯之人凡
在王屬下者無不感恩悲切痛哭失聲而宗室王公
人等及羣朝文武大臣官員皆遵例步送數十里盡
哀盡誠出於自然之本衷無一人覺勞倦者兵丁者
庶皆俯伏道傍焚香泣拜即婦人孺子亦無不口稱
賢王欷歔歎息此等人情纏綿肫摯不約而同身後
之思又非感激頌禱於生前者可比此豈人力之所
能强者哉是王雖仙逝而生之美善入於人心聲名
垂於史冊者千載如新古今罕匹朕因
天道人情如此為王慶慰稍解悲戚之情特諭諸王大臣
等知之
二十五日湖北安陸府知府談九敘等恭請
聖訓奉

上諭知府一官有承上率下之責關係吏治民生最為緊要爾等勿視為傳舍但務逢迎上司以圖陞遷為榮身之計做此一官須盡一官之職居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果能察吏安民實盡其道即使終身不得遷轉亦足留名譽於將來若一味請托鑽營希圖保薦縱一時倖獲寸進而遺臭無窮公論難免何能掩人之耳目哉况近來知府無難做之處上司俱不收規禮節禮若果實心盡職不患薦舉之不公即如刑名事件知府尤為上下關鍵務期明允公當地方始無冤民不可聽屬員懇求亦不可畏上司駁詰而草率苟且以致訟獄顛倒下結民怨上干

天和至於催科一節固有考成若果遇水旱災荒自當據實申詳加意撫恤不可隱匿以圖省事亦不可捏報以滋弊端夫寬大惠愛者乃為政之要道朕非令爾等嚴厲苛刻以從事也但古人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若保全貪官汚吏以博長厚之名縱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靜之譽此所謂婦人之仁大有害於人心吏治古昔聖賢言之詳矣不待朕諭而後知之也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時使耆民鄉約貼德政之歌謠離任時合縉紳劣衿具保留之呈牒此皆非真正好官也惟在任之日亦不覺其好而去任之後紳衿百姓思之不置念之不忘愈

久而愈切斯則不愧古之循良矣知府與知縣不同知縣為一邑之宰果能殫心竭力使四境之內民人樂業便是良有司至於知府則有統轄屬員之職若各屬之內有一人居官不善在知府分內即為一分曠職不可云潔己謹守遂可無忝此任也天下人才難得當存愛惜之心若果善於鼓舞教導則中材皆可進於高明倘過於苛刻摧殘則因細故微瑕而至於放廢終身者不少矣總之遇好官則當愛重保護之遇中材則當勸導扶掖之遇劣員則當懲治罷黜之以爾等自己教訓子弟之公心督課屬員而屬員有不觀感興起者無此情理也况天下官員百姓各

具天良無不可感化之人爾等居官惟有至誠至敬實心實政自然屬吏承風群黎嚮化和氣致祥

上天必錫之以福慶矣至於參罰案件外官必不能免朕從不肯以情有可原之案廢棄賢員常有因公參處之州縣官朕見其人才可用而踰格加恩遷擢者爾等勿存見小之念顧惜功名局於庸衆之規模而無遠大之器量也局談九敘朕看來才具平常因爾曾任知府七年諳事熟練亦無過犯是以復加簡用大凡曾經歷練之人若以其巧猾之習和光同塵盜名欺世此等之人實為國家之蠹若出其素所閱歷者以察吏安民誠心供職較之初入仕途之人大相遲

庭寶爲國家之寶爲藏爲寶在汝自擇之爾王上任
朕看來甚是聰明從前高其倬曾在朕前陳奏今史
貽直特行保舉爾須努力上進不可自恃聰明將來
可望成就勉之勉之並將此通行曉諭天下之爲知
府爲直隸州知州者

二十六日奉

上諭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此崇德報功之
典千古不易者而人心彝好之公咸思戴德永懷追
思有功於一郡則一郡祀之有功於一鄉則一鄉祀
之此又緣人情而制禮自古迄今名賢碩彥享俎豆

而奉烝嘗者不可勝數然其功德未必盡如吾弟怡
親王之大且深也王忠孝兩全智仁兼備嘉謨經國
渥澤安民其美難以枚舉試舉其功在社稷之大端
而言之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理財與用人並重蓋必
國用充足然後可以加惠於民王自總理戶部以來
謹領度支均平貢賦月要歲會令肅風清無弊不除
無惠不舉如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糧乃
皇考多年欲行裁減而格於部議者王則體
皇考愛民恤下之心佐朕減賦賜租之政悉心經畫奏請
蠲除俾民力寬紓催科不擾此王之功德及於三省
者也又如戶部庫帑累年虧空至二百五十萬之多

王則經理多方代爲彌補使各官脫然無累子弟并
免追賠此王之功德及於衆姓者也又如朕因怡親
王之奏而蠲免多年之逋欠寬宥各官之處分此王
之功德及於天下者也又如府庫充盈儲蓄完備是
以軍需所用至於千萬皆取之帑藏而裕如一絲一
粟無煩小民之供億此王之功德顯著於軍國而隱
被於蒼生者也又如櫛風沐雨冒暑衝寒遍歷京畿
興修水利俾數千里沮洳之地變爲膏腴數千年創
始之規永爲樂土此又畿輔百萬耆民所涕泣而道
之者也且王謙沖納善誠信交孚其在戶部也則與
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等盡誠和衷共濟其營水

田也則與大學士朱軾相度指示合志同心諸臣有
爲國之悃王則深敬禮之諸臣有治事之才王則若
己有之待之以腹心親之如骨肉其他保護善類推
賢讓能之美筆不勝書此又舉朝賢大臣銘之肺腑
寤寐弗諼者也八年以來王輔弼朕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內外大小臣工敬王之
公服王之明感王之誠畏王之直無不感化漸摩洗
心滌慮敦潔己奉公之義成大法小廉之風與賢育
才崇文敷化此則吏治澄清而薄海士民莫不被其
澤者也至於敬訓侍衛練習禁兵培養人材振興士
氣俾將弁可備干城之選軍旅皆成義勇之師此又

武備修明而內外戎行莫不收其效者也王之嘉言懿行鴻勲偉績人則知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全朕則全知之而亦不能備舉也王應運而興歸全而逝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詩經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莊子曰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然則王之靈爽在天千秋不泯更復何疑國家崇報之典已仿古人書於太常祭於大烝之禮特命配享

太廟而天下官民感王之恩慕王之德者莫由展其焚香報享之忱則於禮有闕而於情未伸然朕未降諭旨則又不敢舉行昔潮人奉韓愈之教於其歿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然則王之遺愛在人動人思慕而仙靈之福國佑民有禱必應者豈不更篤於韓愈哉著通行內外直省有欲為王建立祠宇歲時展祀者著奏聞准其舉行或塑遺像或設神牌聽之其不能深知王之功德者不必行若隨衆從事而不出於誠心則是獲罪於王吾弟神明亦必不享也若有存迎合之心勉强從事者朕訪聞得知必嚴加治罪朕御極以來為世道人心計懲姦鋤暴用法不得不嚴而心懷悖逆之徒滅絕天良遂視朕為仇敵近日敗露者已屢見之矣但朕非出於不知而無意為之者將來怡親王建祠之後或怨朕之人不得逞其志而遷借於王以洩悖逆之私忿妄生謗議暗事摧殘者必有之然此皆與朕為梗於王無與也若朕萬年後吾弟之隆盛功德百世流芳愈久愈能彰顯處朕可預信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之諸幼弟朕向來不能深知從前曾據怡親王奏稱二十一阿哥允禧立志向上且深知感朕之恩恭敬之念出於至誠朕從前降旨將伊封為貝子近看其感恩向上之念果誠將來可望成立著晉封貝勒公允祹著仍封為郡王理郡王弘晳著晉封親王公弘景痛恐伊父之過今受朕寬宥之恩深知感激著晉封貝子

雍正八年六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奉
上諭喀達等處兵丁口糧據該副將等稱彼地米價甚
貴商販每斗須八九錢一兩不等從前所定折色之
價不敷買米之用請示遠供運本色而憲德等則以
民夫跋運艱難奏請會同督臣再加酌議等語兵丁
遠駐邊方朕心深爲軫念彼地米價既貴自當格外
加恩著憲德等就近酌量並詢問弁兵等或仰照商
販之價給與折色令兵丁自行採買或多添脚價給
與民夫運送本色散給兵丁務令兵糧富足民力不
雍正八年六月　二
擾著該撫等悉心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今科進士除選拔庶吉士外曹繩柱係現任中書
以六部主事用其馬丙等五十八名著在六部額外
主事上學習行走該部按各部司分多寡掣籤分派
具奏三年之後如能稱職該部堂官題補如不能稱
職該部奏聞其內若果有才猷出衆明練政治之員
於一年之後該堂官將情由聲明保奏帶領引見請
旨此各部行走學習之員俱著照額外主事之例給
與俸祿
又奉
上諭今科外用進士著就伊等本籍鄰近地方掣籤派
往交與各該督撫分派藩臬衙門令其學習伊等中
式之後原須候選數年始能得官今著學習三年委
署試用一年約計四年之後題補實授與伊等候選
之期相彷而又得學習吏治較之閒居在家豈不大
有裨益此三年之內若該地方需用人員仍著奏請
另行揀選命往不必於新科進士內遷就委用倘進
士中果有才具出衆不日熟練吏治不待學習者該
督撫格外委署題補即於本內聲明具奏若才具庸
常難以練習吏治情願改補教職者不拘三年之期
准其具題改補其學習之員每年公費若干該督撫
雍正八年六月　二
於公用銀兩內酌量給與將朕所派等次開單行文
各督撫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周書洪範言人身五事若有得失在天之休徵咎
徵即各以其類應之此即朕每日所論天人感應之
理捷於影響者也大所謂修人事以感召
天和者必須君民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以爲昭事
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員不能承
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風易俗之念而民情士習不能
革薄從忠則偏而不全不克成會極歸極之盛而欲
冀

上天俯垂默佑普錫繁禧也豈不難乎其理如此確乎不
易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是以為君而存推諉於
官民之心者非賢君也為臣為民而存推諉於君上
之心者非良有司良百姓也惟當各盡其道以待
天恩近見直省各處奏報雨澤頗覺均調秋亦屬豐稔
朕心深慰但聞江浙雨水稍多田禾間有湧流之患
朕悉心推求其故想因今年春夏之交京師雨澤愆
期朕為議轉祈禱並憂慮及於江浙地方已而京師
得雨而朕心則專為江浙祈求至南方多雨情形朕
未曾聞知但以少雨為懼所以朕屢諭外省人臣凡
覺有水旱之機即當速奏朕知之者正為此也南方

既已多雨而朕心仍復祈求或因此一念以致
上天賜雨過多浙省有湧溢之處乎又考之洪範曰狂恒
雨若浙省素稱人文極盛之區今年會試朕加恩取
中至七十名而一甲三人悉登浙士或者士子之心
不免矜驕之氣如洪範之所謂狂者致干恒雨之徵
此朕就目前之天象人事而推測之有不能無疑者
朕每遇雨暘不時即撫躬自省不敢玩忽況古聖人
之垂訓千古為昭所願浙之多士遇登進之榮仰凜
盛滿之戒見示儆之象益深敬畏之心必能仰邀
天眷於方來矣

初十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怡親王常在朕前奏稱白家疃一帶居民忠
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養之恩今王仙逝而彼地
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欲自備資本建立祠宇歲
時致祭輿情懇切足徵王之遺愛在人而民風醇厚
亦即此可見朕心深為嘉悅欲將白家疃數村地丁
錢糧永遠蠲免以為將來祭祀香火之資並使良民
均霑恩澤爾大學士等確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朕欲親奠怡親王殯所而諸大臣等以天氣溽
暑再三懇求朕勉允所請暫停親往但恐諸臣疑朕
悲戚思念之衷於情理太過特宣諭使共知之朕生

平讀先聖之書遵
皇考之諭不敢因情廢禮亦不能以禮遏情惟本於心之
公發於心之誠孚於衆論之同合於三代之直此即
先王之所謂緣人情而制禮情之所當盡即為禮之
所必不可缺者也如朕之兄弟多矣阿其那非以弟
而封親王者乎淳親王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怡親
王非以弟而封親王者乎而朕之待之也則有霄壤
之不同有輕重之差等是非朕有意區別於其間也
皆視乎其人之自取爾如阿其那者潛蓄異志包藏
禍心要結僉壬擾亂國政不討

社之利害不顧
皇考之是非但思逞其邪謀遂其私願此實國家之仇讎
四海臣民之蟊賊也如淳親王者則閉戶安居識分
知足宗親中之無功無過者也如怡親王者才識超
羣忠誠貫日夙興夜寐仰思寰海之乂安佐政宣猷
惟恐民生之失所凡敷奏於中外與密陳於朕前皆
裨益於軍國之大計治平之遠圖此乃
天
祖
皇考篤生此不世出之名賢以輔佐我邦家者豈歷代所
稱賢王宗子可同日而語哉朕常諭諸大臣曰凡我

臣工果能爲國爲民抒忠宣力俾朕克纘
皇考之遺緒不墜
皇考之令名則有功於朕躬者即有功於
皇考者也有功於
皇考者即有功於朕躬者也此等之人朕自加恩以報之
若懷挾姦私紊亂治體使朕躬有不令之名以致上
累
皇考知人之哲啓千秋萬世之譏評則其人之罪通於天
矣豈可擢髮數哉是以剛其邪慝
皇考朕躬如仇敵朕亦只得以仇敵視之淳親王不失爲
臣爲弟之道朕自以親王昆弟之禮待之至於怡親
王勳在
社稷澤被萬民其輔弼朕躬以纘述鴻業成太平之績者
皆大有功於
列祖
皇考者也然則朕念王之情豈有止極報王之禮豈尋常
定制所得拘哉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之
謂可知賞罰之輕重非人主所得私也孔子又曰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此就己身之恩怨而言尚且如此
何況關係
宗
社國家之重而乃賞罰不明是非倒置豈不違背乎天命

天討之正而獲罪於
祖
考哉怡親王之實蹟如此朕之公心如此若有人以私鄙
之見妄議謂朕以偏溺之情欲加恩於王而粉飾揄
揚其美者此小人之悞論也又或以爲朕借王之
美善而有意逾格加恩藉點聘節以博友愛之名者
此更險邪之謬議也朕之公心合乎情禮之至當而
不容已惟
天
祖

皇考實鑒之著將此旨曉諭中外咸使聞知

十八日山西巡撫石麟奏六月初一日日食不見

奏

上諭從前欽天監奏今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杪朕心深爲畏懼特降諭旨令內外臣工等悚惕勉勗各盡厥職以凜

天戒今石麟以山西省城當日食之時濃雲密雨及雨霽之後日已復元具本題賀宋嘉祐時日食入雲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今晉省陰雨豈能概論天下乎石麟所奏殊屬不合著將本發還

十九日奏

上諭凡內外大小事務必據實辦理始得其是非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若有挾制之弊及苟且遷就之情則事不得其正而違乎人心之公其爲吏治風俗之患不小矣至於文武雖屬兩途然同爲朝廷之官同辦

國家之事實爲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員恐其干礙或於中途掣回者或勉强令其更改者武既可以施之於文則文亦可以施之於武似此挾制成風苟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實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於此著該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倘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即據實參奏毋得姑容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豫省紳衿感戴

皇仁恭建

萬壽碑亭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訓示天下臣民如稱功頌德建立

萬壽碑亭鏤金刻石之事皆屬粉飾之虛文朕所不取數年以來已屢經降旨切禁矣前以豫省官方整肅民俗醇良感召

天和屢豐有慶是以特加恩錫用示褒嘉該省官民紳士既知感激朕恩惟有益加黽勉永爲循吏良民以承

上天之眷佑此則感恩報効之本朕所切望於臣民者至於撰文建碑稱揚功德乃不過外觀之虛文耳但該省既已舉行難於中止嗣後他省若有倣傚而行者著該督撫先期諭止之

二十一日奏

上諭甘肅地方雍正八年地丁錢糧前已降旨蠲免其河西四府州縣衛所額徵糧料草束又經一體免徵朕念新歸內地番民嚮風慕義願附版圖其地畝額徵本色糧草與河西等處賦稅相同亦應一體蠲除俾令同霑恩澤著將雍正八年河東之河州廳應徵番糧一千三十一石零洮州衛應徵番糧三百

一十六石零歸德所應徵番糧一百六十三石零河
西之西寧府屬應徵番糧一萬五百四十二石零涼
州府屬應徵番糧二十七石零草一百九十七束零
俱加恩豁免該督撫即督率所屬有司敬謹奉行俾
番民均霑實惠

又奉

上諭上年派令滿洲兵五百名駐劄晉省都統鄂善約
束嚴肅兵民頗覺相安今鄂善奉差陝西石麟接受
管理甚為疎縱兵丁之中有聚飲酗酢恃衆毆打民
人者有醉後混入民家者又今年六月初二日有兵
丁之馬二十餘匹至東門外將民田吃損八九畝踏

傷十餘畝次日鄉民聚集百餘人拴帶馬五六匹擁
至巡撫衙門擊鼓喊叫撫臣始差官查究朕所聞者
如此凡差往各省官弁兵丁朕每諄諄訓誨望其奉
公守法與百姓聯爲一體休戚相關今派往晉省之
兵恣意妄行嬉遊放肆不遵法令擾累居民甚屬可
惡且今晉省已不須滿兵駐劄著護軍統領哈爾吉
前往太原府將滿洲官弁兵丁俱行撤回幷令同巡
撫石麟將生事不法之兵丁一一查出重加懲治仰
於太原府通衢枷號示衆其該管章京亦查出據實
糾參毋得稍有疎縱狥隱石麟身爲巡撫不能約束
兵丁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湖廣鎮筸總兵官周一德奏報慶雲奉

上諭據奏白沙及明溪等處五月十一日慶雲麗天霞
光萬道自辰至酉萬目共覩等語年來各省奏報慶
雲者甚多朕並未以爲祥瑞惟勸勉該省官民益加
敬畏黽勉供職以迓

天庥況湖南地方民多刁悍俗亦頑梗該省官員果能實
心化導使之奉守法度化驁悍爲循良易澆漓爲醇
厚此則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

二十四日大學士等奏怡賢親王應行厚葬典禮

奉

上諭怡賢親王有遺言身後殯殮只用常服一切金玉

珠寶之屬槪不可用福金及諸子遵其遺言只以常
服爲殮即平日所束之帶亦未曾用朕親臨其喪亦
祇以血淚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誌
永訣之哀蓋王天性節儉一生服食之需愛惜物力
不肯多費絲粟故拳拳於身後如此且識見高明深
鑒古人寶玉送死之戒即此一節其器量過人遠矣
是以附身附棺之物皆從其遺言不忍違其素志至
於園寢之制則關係國家之典禮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乃古今之通義恐非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讓者
今大學士九卿等酌古準今詳明定議悉與典禮符
合甚愜朕懷著依議行朕原擬不動戶部國帑而以

內庫銀兩爲興造園寢之費細思內庫銀兩亦民間
之膏脂也王生平以節用愛民爲心朕深知之今體
其心卽內庫之項亦不動支朕在藩邸數十年仰賴
皇考福蔭尚有餘貲卽以藩邸存剩銀兩爲王園寢一切
工程之用將此并諭中外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今年二月朕降諭旨著該部將直省官員名下應
追贓銀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事在雍正
三年以前卽發覺在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以內者
查出各案情由明白開注朕酌其情罪降旨寬免今
覽各犯應追銀兩一人名下旣有貪贓又有侵盜而

挪移之內雖有因公墊用亦有借名分肥同一罪名
而其情不等稽查原案卷帙繁多毫釐之間分別稍
有未當卽非公允之道且其中情罪可原者予以寬
宥之恩尚合於赦小矜全之典至實在貪贓犯法侵
盜錢糧現在監追人犯除未完銀兩不准寬免外或
有加恩豁免者若將所擬之罪仝行寬釋俾兇頑貪
墨之人得逍遙閒逸於情理實有未協著大學士九
卿將一應犯贓侵盜人犯定擬斬絞者應作何減等
其一人而有數案者應將本人所犯從其所得重罪
量減并作何分別開注請旨之處詳晰周備分條定
議具奏

又奉

上諭怡賢親王第二子弘暾朕指配傅察氏尚未婚娶
而弘暾病故傅察氏聞信卽慟哭截髮在王府懇求
持服守制彼時怡賢親王不允傅察氏於門外跪哭
以夜繼日王始終未允並未遣人與彼一語王之意
以王子已故不忍再誤傅察氏之終身是以爲此忍
情之舉以謝絕其心也乃傅察氏歸至母家持服守
節一年以來之死靡他今年吾弟仙逝傅察氏又至
王門悲慟銜哀懇求服孝從前之事吾弟並未奏聞
至此時王之管事人員以應否准其服孝奏請朕始
知之遂降旨准伊服孝令進王府給扁金收以爲媳

傅察氏以幼年之女能知大義矢志柏舟其情可憫
其行可嘉弘暾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於
弘暾親姪內以一人爲弘暾之嗣卽襲封貝勒令傅
察氏撫養俾其無子而有子以彰節女之厚報焉

二十九日奉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
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
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
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
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
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用夾訊倘有証佐確據

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
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
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
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
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關貫俾各自將
罪犯委曲招吐從未嘗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
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爲法司者皆當
奉以爲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斷五辭無明決
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
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
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

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爲開釋
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
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
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
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爲刑部時不
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足共一三木此天
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爲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
未幾而身爲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隨其有
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
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譏
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行聽斷

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仙逝
之後凡啓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
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
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
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
訟居心奉爲按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
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三十日奉
上諭前江寧織造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年六月初

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雨至午後則天色
晴明萬物共見日光無虧地方咸以爲瑞特行奏賀
等語朕比時即批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爾職掌應
奏之事且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天象尤屬謬妄
又見山西巡撫石麟本章奏稱太原等處日食之期
濃雲密雨未見虧蝕官民紳士均頌希逢等語朕亦
降旨切加申飭矣從來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得
失若
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保令善於
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加修省於

將來也凡爲人者受
天嘉佑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爲災矣受
天譴責而或戒愼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爲福矣此天
人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以日日訓示天下臣民者
況
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爲臣者受賞一次
則終身當有感激奮勉之心受罰一次則終身當有
儆惕抱愧之意安有遇賞而厭遇罰而懼過後即淡
漠置之俟再賞再罰之時而後知感知懼者乎雍正
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示遠敬畏勿忘兢業之心詎可以

雍正八年六月 十五

偶爾觀聽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
值陰雨不可以概天下至督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
見虧缺朕推求其故蓋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
次復圓之時所虧只一二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
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淸宮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
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
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誤又豈
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
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
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
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人事
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
歡騰此即轉災爲福之明徵也又康熙五十八年正
月初一日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

雍正八年六月 十六

未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
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爾等應當
留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
食不顯而生欣喜之心爲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
違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

雍正八年七月

上諭十八道

初五日奉

上諭武藝者乃滿洲之根本要務八旗管轄兵丁之大臣官員理宜操練武藝習勞苦耐寒暑以及疾趨超距撲跌等技近觀大臣官員侍衛等值班俱不親佩腰刀令家人持攜及至紫禁城內方行親佩似此一味偷安總不操練服習勞苦成何道理即如吳達納係由盛京兵丁選取侍衛之人差往打牲烏拉地方逸居一載遂至跟轎一班即喘息不能行走來文原在執事人內行走曾經服習勞苦之人今年僅五旬

竟不能跟轎哈岱在侍衛執事人內行走多年出征隨圍俱經身歷至跟轎一班亦不能行走此皆自圖安逸之所致也大臣官員若不於平素間服習勞苦倘至緊要處不能爭先將使兵丁竟捨伊等前進乎抑停留等待乎且至彼時力不能支即懷奮勇之心亦屬無用若此何能使兵丁精銳耶從前

皇考時常行圍衆人得以學習技勇未致廢弛俱能服習勞苦及朕即位仰思

皇考付託之重八年以來勵精圖治未及巡幸郊外近觀武職大臣侍衛官員兵丁漸不及前若不嚴令學習勢必流於不堪任用嗣後八旗武職大臣官員及各省駐防之武職大臣官員年未至五十五歲者勒限半年令各奮力學習一切技勇若仍有自圖安逸不肯學習稍有所勞即至汗流不止一遇寒冷臂指拘攣不能張弓毫無技藝不耐勞苦者或經朕調來引見或經朕行幸時令出必重加懲治責革照違旨例治罪斷不寬宥彼時莫怨朕不預先曉諭也如有學而不能者准其告退將此通行八旗併各省駐防武職大臣侍衛官員等知之

又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乍浦新立水師兵丁所領錢糧已蒙恩諭照天津例每月加賞五錢衆兵莫不

感戴歡呼但此兵丁內有綠旗兵四百名雖屬水師因營而滿漢攸分前次蒙恩賞賜生息銀兩未敢派令均沾今恩賞加給餉銀亦仍照舊例支放未敢添給但查此項兵丁皆須養贍家口之資其中如捕盜舵工阿班斗椗繚手等人皆自幼練習方能精熟將來滿兵自於水務極嫻而若輩仍須留用是其勤勞艱對之情非別營水師可比可否仰請聖恩將每月加銀五錢之處一體支領并將恩賞生息銀兩亦量爲分派謹此請旨等語朕覽李衛所奏甚是綠旗兵丁既派滿營教習操練自應與滿洲兵丁一體加恩況其中捕盜舵工等人尤屬効力勤勞應當體恤著

照李衛所請每月一體加賞餉銀五錢其所須生息銀兩亦酌量分派俾得同沾恩賜

又奉

上諭據署兩江總督史貽直參奏永豐署守備霍瑞把總蕭龍縱兵不法一案稱永豐縣知縣沈儼因公赴鄉以衙署逼近西城城垣坍塌關會營汎撥兵防護夜間家人蔣谷同衙役赴城查點兵役而營兵楊茂等以不應向伊查問出言詈罵卽行毒毆又率衆打開宅門擊碎公座硯筒及沈儼赴訴霍瑞營兵楊茂統衆圍繞猖獗辱罵打碎乘轎請將霍瑞蕭龍革職沈儼解任質審等語從來地方文武不和多由小事

而起上司官少有偏徇遂激成大釁知縣沈儼但稱關會營汎撥兵防護其關會何員之處並未聲明且衙署在城中何用動撥汎兵而云關會營汎至防護兵役豈知縣家人衙役所當查點永豐豈無佐貳可委巡查乎乃沈儼令家人蔣谷等點查兵役以致楊茂等謂不應查問兩相角口致有打鬧衙署詈辱縣官之事是兵丁之縱肆不法武弁之不能約束罪無可逭而起釁之家人蔣谷亦所當嚴究者也著將霍瑞蕭龍革職沈儼解任該署督史貽直選委賢能大員秉公審究務將起釁原由查出毋少隱匿偏徇近來廣東文武不相和睦其間隙之生本於微嫌而上

司不能秉公持正文官偏庇州縣武職袒護弁員以致漸成水火此風斷不可長今審擬霍瑞等一案若承委之員稍有未公或偏於文職朕倘有所聞另派欽差往彼審理審出徇庇情弊定將該督撫與委員一併議處

初六日奉

上諭舊例武弁給與親丁名糧以為養贍僕從家口之需前朕聞得弁員等離任之時卽將隨丁名糧召募補足而接任之員陸續候缺每至經年數載之久不得養贍之資甚為艱窘已特降諭旨嗣後武弁去任者將所有名糧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

霑餘潤此無非體恤武弁之貧寒給與養廉以免扣尅虛冒苦累兵丁之弊也近聞武弁等若有陞遷事故者於該員離任之日卽將隨丁名糧按數開除其作支銀米歸作截曠項下彙報克餉俟新任之員到日方許申報起支朕思署事之員不無往來車馬食用之費且各營署事多係部發候補試用之人並無俸薪等項應為籌畫養贍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其親丁名糧照舊存留不必歸入截曠項下其署事之員若係候補試用者准其全行支給以作養廉若係現任之員兼理者准其支給一半將一半留在本營以為修葺衙署添補器用之費卽交該營守備存

貯如有動用之處每季造具文冊申報該上司查核
著各直省一體遵行其出征弁員及貽事之員俱仍
遵前旨行
初七日奉
上諭虞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先儒註曰廣四方之視聽
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
民情物理不能上聞則雖有勵精圖治之心而措置
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省督撫大
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例蓋國家之事有不便宣
露於本章者亦有本章所不能備悉者亦有應用密
奏請旨者是奏摺之用乃慎密周詳之意朕又以督

撫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豈無督撫所不及知
或督撫所不肯言者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
事之旨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並觀
之意欲周知外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代本章凡
摺中所奏之事即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
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即批發該部施行若介在疑似
之間則交與廷臣會議亦有督撫所奏而批令具本
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
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
還朕一是字者凡為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如欲見
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為藩臬者則應

詳明督撫俟督撫具題或咨部之後而後見諸施行
若但以曾經摺奏遂藉口已經得旨而毅然行之則
如錢糧之開銷官員之舉劾以及苗疆之軍務地方
之工程諸如此類督撫皆得侵六部之權藩臬皆得
擅督撫之柄矣行之日久必滋弊端為害甚鉅不可
不防其漸也且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
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
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
案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員筆
帖式書吏多人掌管冊籍繙閱規條稽查原委也朕
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誨之旨居

多今於教誨之處則未見敬謹遵奉而於未曾允行
之事件則以曾奏過三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行是
理乎况朕曾降旨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
以開挾制部臣之漸如此則奏摺之不可據為定案
又何待言乎著將此曉諭各省奏摺諸臣知之若督
撫提鎮等以此恐嚇屬員擅作威福准屬員據實揭
報或該部或都察院即行奏聞若屬員等以此挾制
上司肆志妄行著該督撫提鎮等即據實參奏
又
諭都察院凡國家之事須實心辦理公同商酌務期妥
協若以衙門人衆互相推諉即稍有識見者亦皆退

縮不前此等因循怠忽之風斷不可長爾都察院衙門堂官及御史等如許多人所交事件理應同心辦理如堂官有不到之處爾等御史亦當共相協助何得視為膜外今設立巡檢一疏內稱設立巡檢原以助兵馬司耳目之所不及該鋪內一應盜逃以及黃銅賭博宰牛鬬毆打降酗酒等項應令該巡檢協理稽查不得專擅以侵司坊官之職守凡遇有地方應報事件當令該巡檢一面申報該城御史仍一面報明該司坊官庶不致生事滋擾等語夫既令其稽查又止許其報明不得擅專倘或地方有不法等事必待報明然後拘拿遇盜賊則盜賊已逃遇賭博則賭

博已散遇酗酒則醉者已醒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斷不可行者爾等獨無一人計及此乎且設一官必有一官之職若止許其報明則與番捕無異何必設此巡檢如恐其生事滋擾則當議令一面拘拿一面詳報不許擅自審理倘有不應拘拿之人牽連被累該城御史審明之日將該巡檢參處方為妥協爾等俱係言官凡一應事件皆當直言無隱乃本衙門應辦之事並不實心辦理以致遲延數月仍復草率糊塗所議甚屬不合著將原本擲還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其都察院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部察議

初八日奉

上諭各省文武諸臣奏摺經朕硃筆批示者俱令呈繳以備稽查但向來未定呈繳之期以致各員遲早不一有二三月後乘便恭繳者有於年底彙齊呈繳者夫既奉硃批查辦此事下次查辦具奏之時即應將硃批原摺呈繳以備朕之檢閱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摺於外則朕處無檔案可稽且朕日理萬幾於各案之原委豈能一一詳記不見原批之摺未免難於辦理諸臣中如嵇曾筠石雲倬等數人往往如此著通行曉諭凡接到硃批者仍照舊乘便恭繳不必專遣人來若具奏此事應將原批一併呈進勿待數月之後如所批查辦之事尚未就緒准將硃批存

留俟辦理具奏之時一同呈繳

初十日奉

上諭國家効忠宣力之臣勳績茂著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享烝嘗雍正二年朕已勅建昭忠寺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儔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黼黻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為之建立祠宇久矣即如怡親王之精白一心忠誠體國勳在

社稷澤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豈一切効忠宣力者之所可比倫乎洪惟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厥有一德佐命之良
世祖撫綏萬邦實多舊庸熙載之彥迨我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其間良臣碩輔後先相望據朕所深
知者舉其一二如大學士公圖海公頗塔大學士張
英尚書顧八代馬爾漢趙申喬河道總督靳輔齊蘇
勒總督楊宗仁巡撫陳璸等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或
垂節鉞之勳或勵冰霜之節俯仰無愧為朝野所共
欽終始不渝無瑕疵之可指似此等靖共爾位不愧
古大臣之風者正不乏人既樹羽儀於一世宜隆俎
豆於千秋且使世世為臣者觀感奮發知所慕效爰

以皐夔稷契共相期待則明良喜起之盛朕於斯有
厚望焉著於京城內白馬關帝廟之旁選擇吉地特
建廟宇命名賢良祠春秋以時展祀其應入祠之員
著內閣會同該部確查本朝滿漢文武大臣才德著
聞完名全節者詳慎開列具奏請旨將來繼起之臣
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為盛典
十一日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打箭爐口外需用糧米成都
新繁等州縣士民情願不領夫價輸力挽運升稜溫
江等州縣士民情願捐米運赴不動倉穀自輸力役
等語士民等急公輸輓甚屬可嘉著該撫宣旨獎諭

其應領夫價仍著照數給領已捐之米將存倉米石
給還
又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學士僧格貝子頗羅鼐所
領巡防兵應令於降雪後撤回俟明歲進兵時仍
往騰格里諾爾駐扎奉
上諭今年大兵既停進發著行文與僧格等令伊等酌
量於未降雪之前撤回明年著僧格仍舊帶往其綠
旗官兵照今年賞給之例賞給再發銀一萬兩著頗
羅鼐明年酌量賞給唐古忒等之兵
十二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嵇曾筠奏稱六月二十六七等日風

雨連綿晝夜不止東省蒙陰沂州郯費滕嶧各地方
山水暴發直注邳州上接微山昭陽諸湖之水溢入
黃運兩河奔騰南注等語覽奏甚為駭愕今年春夏
之交北方雨澤愆少朕即慮夏秋之間雨水必多屢
諭河臣加謹保護工程以防伏秋之汛今觀湖河漲
溢情形有非人力所能捍禦者朕惟有修省戒懼以
凜
上天示儆之深恩更念邳州宿遷桃源等處水勢驟長禾
稼室廬必遭淹沒深可憫惻著差往江南清查錢糧
之侍郎馬爾泰彭維新御史安修德等星赴被水地
方動支藩庫銀數萬兩速行賑濟其應行帶往散賑

之員著馬爾泰等遴選廉幹者帶往分派各處會同
地方官悉心辦理勿稍揩遲勿令遺漏務使窮民人
人安堵寧居咸得其所其被災之處今年額徵錢糧
著悉行蠲免倘有已經完納者准作明年額徵之數
聞山東發水之處民間田舍亦被損傷著巡撫岳濬
遴選賢能官員前往查勘動支庫銀速行賑濟勿使
一人失所其應行蠲免錢糧之處著一併確查奏聞
請旨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參奏河南管河道拖克拖海
挾私誤工協理北河總督范時繹局外坐視請嚴
審究擬奏

上諭拖克拖海以筆帖式微員用為河南南岸同知經
田文鏡嵇曾筠等大計特薦來京引見朕看其人甚
屬平常但因伊等合詞薦舉料其必有所見於是准
其卓異旋陞戶部員外郎因其熟諳河工仍以陞銜
管河工同知事務繼又報丁母憂嵇曾筠以該員人
材強幹河務熟嫻題請在任守制今年春夏之間朕
因嵇曾筠併摺奏拖克拖海可勝兗寧道之任後見
田文鏡將王兆熊題補兗寧道降旨詢問田文鏡據
田文鏡奏稱王兆熊宜於兗寧道之缺拖克拖海在
豫日久熟練河工若用為河道實為駕輕就熟於是
與嵇曾筠會題請將伊補授河南管河道朕降旨俞
允以此等微末不堪之員數年之內屢膺薦舉受朕
深恩格外超遷至觀察大員之職拖克拖海苟有人
心宜何如感激奮勉急公趨事以圖報稱乃當河工
伏汛危險之時而伊視本身職掌如同局外顯因田
文鏡未曾將伊題補兗寧道蓄憾於心又見差委朱
藻到工監督中懷嫉妬以為功過成敗與已無涉似
此挾私廢公背恩蔑法將上司屢次薦舉之德一槩
遺忘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范時繹乃一旗員朕念
其為勳臣之後加恩擢用諄諄訓誨望其克紹家聲
乃伊在江南總督任內玩愒廢弛因循苟且無一察
吏安民詰姦禁暴之善政如江南之有名鹽梟巨盜

皆朕訪確姓名諭令查拿而伊始遣人往捕又如大
盜趙七暗結黨羽盤踞江湖肆行刦奪擾害良民范
時繹身在地方若罔聞知朕密旨諭令設法擒緝而
范時繹視為泛常明目張膽通行文書於江西湖廣
等省以致渠魁聞風遠遁范時繹止擒獲其母具摺
奏聞不思此等凶惡之徒豈尚有母子之情而范時
繹遽欲以此卸除盜安民之責乎且其居心行事詐
偽不誠巧令朱弘緒在朕前奏其操守廉潔至於日
食不敷朕聞之惻然動念急令江南江西巡撫等為
伊籌畫養廉之道及查明之後始知伊於應得之項
原係收受並不至於艱窘而朕猶欲俾其用度寬餘

仍令加增以與之無非成就其操守使之專心殫力
於封疆也乃江浙地方潛藏匪類生事不法甚多人
心朕令李衛悉心查拿李衛果恪遵辦理又密諭范
時繹若浙江文到江南查緝人犯務必慎密拿解勿
使漏網豈料范時繹袒護私交縱容匪類竟有與馬
世珩通同作弊之事各犯俱供證鑿鑿不能掩飾朕猶
密諭李衛於審訊定案之時留意保全勿使羅於重
罪蓋猶諒其無交結逆黨之心不過瞻徇情面之所
致且范氏一門現今為大員者止范時繹范時捷兩
人耳勳臣後裔漸致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
之者至矣范時繹到京朕仍不肯令其罷斥廢棄特

命料理太平峪吉地工程以為効力自新之路適因
北河總督不得其人於是命伊前往將茲重任伊出
京之時朕面加訓勉伊亦自陳感恩悔過願圖後效
情詞懇切比時朕批諭田文鏡曰范時繹此任若不
奮勉以贖前愆則非人類矣大槩此任似屬相宜田
文鏡回奏亦稱恩命范時繹前來交相贊助臣益得
協同斟酌可免竭蹶及范時繹到豫之後田文鏡又
奏稱臣看范時繹誠心感戴聖恩且於事務亦甚練
達必能實心報効臣得此相助為理之人深為欣幸
等語豈料范時繹下愚不移以本身專司之務又當
伏汛危急之時田文鏡所委各員俱上緊搶護而范

時繹與拖克拖海袖手旁觀竟同陌路視國事如弁
髦視民命為草芥此等負恩溺職之愆在他人尚且
不可況在范時繹之身乎實令人斷斷不信有此事
也拖克拖海著革職即於河工險要地方永遠枷號
示衆范時繹亦著革職將一切工程交伊加謹防護
俟秋汛過後令送來京將伊從前所犯罪案悉行查
出從重定擬具奏倘今年秋汛防護不謹少有疎虞
即將范時繹拖克拖海請旨在貽誤工程之處正法
凡人貪得求進之心無有止足而又不自知其分量
受恩而不遠知感者少稍不滿意而心懷怨望者多
是以上司待屬員之難亦如人君之待臣工也當其

未用之前則思進用既進用矣又思邀君心之信任
既信任矣又或以不及某某為憾即如臯夔之儔若
諸臣意見僉同人君亦何憚而不從之無奈彼此所
言互異不得不斟酌審量以定去取而其言不行者
遂以此怏怏於心假此悻悻鄙之見者正不少也屬
員之於上司始初被薦之時亦知感激及至一二
年後州縣則以不得題陞府道為憾矣府道又以不
得題陞兩司為憾矣偶見同列遷官即起妬嫉之念
或見他人信用即生退縮之心如拖克拖海今日之
事小人之情狀畢露矣不得不嚴加懲治以挽頹風
而赦惡習著通行直省共知之

十九日總理水利營田事務大學士朱軾等奏交
河縣所屬隄工水勢漫溢請將在工人員交部議
處奉
上諭今年六月間直隸地方雨澤順調並非多雨之歲
而北河堤工水勢漫溢若此總之吾弟怡賢親王仙
逝遂至籌畫多疎防護鮮術朕雖宵旰焦勞而辦理
無人將奈之何今歲六月雨不覺多尚然如此日下
秋雨稍覺連綿又不知如何漲溢也假如雍正三年
五年之積雨洪流又將奈何河工關係國計民生最
為緊要朕心深切廑念其作何善後之計著詢問九
卿具奏芬鵠立自差委以來因病尚未任事何國宗

另有辦理工程著免其議處朱軾不能彈壓屬員使
之殫力盡心著交部察議其專管分轄統轄各員著
交部嚴察議奏至漫溢一帶地方禾稼室廬必遭水
患著該督遴選賢員星速查勘動用公帑加意賑恤
勿使稍有失所其被水應免錢糧之處著確查奏報
候旨蠲免

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聞北河水勢漫溢總因吾弟怡賢親王仙逝經
理無人防範鮮術以致如此已將該管各員交部議
處並詢問九卿作何善後之策深慮近水居民遭值
水患或至失所已飭令該督加意撫綏茲據唐執玉

奏報順德府屬之平鄉任縣鉅鹿沙河南和五縣廣
平府屬之永年雞澤邯鄲肥鄉曲周磁州六州縣大
名府屬之南樂魏縣大名清豐四縣趙州屬之寧晉
隆平二縣河間府屬之吳橋東光二縣田禾廬舍俱
被水淹又聞清河交河青縣冀州衡水元城東安永
清武清等縣亦有被淹之處甚為軫念雖地方有司
已遵旨查勘賑恤惟恐或有怠忽稽遲未能深體朕
心者著派出侍郎副都統京堂科道等分為四路攜
帶帑銀速行前往會同地方官確查賑濟務將被水
窮民登之衽席若有動用倉穀之處將本地倉穀即
行動用一面奏聞其應免錢糧之處即曉諭停徵將

應免分數確查奏報候旨蠲免

又署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奏請停卹賞兵丁之
例以杜冒濫奉
上諭此項賞賚之典乃朕軫念遭風受困之弁兵特加
恩澤該管之大臣等惟有確查明白不令所屬假揑
虛報斯為盡職豈有因冒濫之弊易生遂行停止之
理許良彬此奏不合著飭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常賚回京路過西安府該省督撫二人及副
都統四人率同文武等官奏請朕安乃於齊集之處
副都統陸賓陳良棟等與巡撫爭論班次大失體統

朕思同爲滿洲大臣共事一方自應倍加和協彼此
敬禮以爲官弁兵民之表率況西安關係大體而乃
於大廷廣衆之前互相爭競俾遠近傳爲笑談深可
愧恥此番若係巡撫倡論在先朕自將巡撫議處今
聞爭論之端起於副都統等則其過不在巡撫矣大
約武臣平日以文臣缺於周旋或有想得不到之處
懷怨於心是以假公濟私加文臣以無禮而不顧大
臣之體此風斷不可長西安副都統四人必有一人
首先倡議者着交與總督查郎阿務將何人倡議何
人附和之處　查明具奏無得稍爲徇隱其倡議
之人交部嚴加議處附和之人交部議處若查郎阿

不能據實查明朕即將副都統四人俱調來京另派
大臣審訊嗣後西安　應會集之處巡撫班次着在
副都統之上永遠遵行該省巡撫副都統等若因此
番爭論之故文臣或有裁制武臣之意武臣或有怨
忿文臣之心別尋事端賭生嫌隙經朕訪聞必究問
根由將理屈之人從重治罪大凡文武不和皆起於
私心後鋼若公則未有不和者朕之訓誡甚詳且悉
同爲國家之臣同辦國家之事不能遵朕訓旨共矢
和衷祇因一念之私遂致懷挾猜疑各立門戶罔國
家公事於不問有是理乎向後各省儻再有文武不
和者朕定將文武官　並調取來京嚴加究訊從重

懲治以爲人臣因私廢公者之戒
二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總河嵇曾筠奏報南河水溢情形知山東地
方有發水被淹之州縣已諭令該撫率同有司就近
加意賑恤茲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兗州濟南東
昌青州曹州東平泰安沂州各府州屬於六月二十
一至二十六七等日風雨交作山水陡發河流驟長
其傍山臨河處所及窪下之地田禾室廬被水淹浸
查雍正三年東省被水仰蒙特頒諭旨將田地被淹
房屋傾塌之窮民悉加恩賜今年被水之民可否動
用存倉穀石大口每月給穀三斗小口每月給穀一

斗五升各給兩月口糧其房屋倒塌無力修理者於
藩庫存公銀兩內每戶酌給銀一兩五錢以爲葺屋
之費等語覽奏朕心深爲軫念著照該督所請轉飭
司道府等官仰體朕心按戶速行散賑務令均沾恩
澤其無力修理房屋者賞給銀兩速令修葺俾得
安堵棲身勿使一夫失所至於賞給口糧著於兩月
之外增添一月其應免錢糧之處即遵諭停徵著該
督撫將如何蠲免之處確查定議奏聞請旨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巡察順天永平宣化等處給事中海明奏稱宣
化府之西寧蔚州懷安等處夏秋缺雨禾稼歉收酒

寧縣被災六分至九分不等民人艱窘欲往口外就食總兵官李如栢則稱應聽其出口不必阻攔口北道王棠則稱已於近口州縣設法留養不令遠去現令督臣來文令動常平社倉之穀二千餘石以濟民食似不敷用等語西寧等處歉收情形該督並未詳悉奏聞今覽齊明所奏知該地方官員辦理安排之處俱未妥協若照例交與該督等則保定道路迂遠轉致稽遲著派出副都統韓光基給事中羅鳳彩星速前往西寧等處悉心查勘將乏食窮民加意撫綏無令遷移失所其作何散賑平糶之處即會同口北道動用地方倉穀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若有應用銀兩之處即於張家口同知衙門存庫銀兩動支給發

雍正八年八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三日奉

上諭前聞直隸地方有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已星遣侍郎副都統等分路前往踏勘兼施茲據署督唐執玉奏稱各屬被水情形消長不一有上諭所及之處而水勢實已消落可免成災者亦有上諭未及之處而田廬被災急須拯䘏者伏乞勅諭查賑諸臣據實踏勘通融辦理則窮民均沾恩澤等語著即行文與牧可登阿魯佛保趙弘濟等照該督所請悉心查勘核實通融朕前諭未及之處有應行賑濟者即交與附近差往之大臣官員等速行料理務令得所以慰朕拯䘏災黎之至意

又奉

上諭昨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山東被水各州縣朕已降旨諭令該督撫轉飭司道地方官動支銀穀加意賑恤茲聞萊州府屬之昌邑壽光濰縣青州府屬之益都沂水博興高苑臨朐濟南府屬之鄒平等縣俱被水患民舍田禾不無傷損著該督撫速委賢員星速查勘應否與從前所報州縣一體加恩之處著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儻再有續報被水之處亦著該督撫遵照前旨速行料理無使稽遲

初七日奉
上諭廣東地方山海交錯民猺雜處盜賊易於潛踪所恃以防範者則有在在安設之塘汛星羅棋布絡繹聲援無事則相為守望一遇盜賊則協力擒拏勿使逍遙其水汛與陸汛不相比附者則應各自管轄巡防若陸汛設於江邊雖無舟楫亦當與水汛為犄角之勢此設立防汛之本意也朕聞廣東防汛兵弁甚屬廢弛即如今年四月間有韶州府人陳宏德等在佛山鎮羅菜子歸家舟過三水縣太監沙汛被盜十數人持械過船劫物殺人事主船戶竭力喊叫並無汛兵救護及賊衆去後亦不追拏其失事之處則緊

貼汛地似此怠玩成風視同秦越則設立汛兵有何裨益彼河南浙江之防汛整齊嚴肅衆人皆知豈廣東之文武大臣獨不知之乎清夜自思能無汗愧著該提鎮嚴行稽查整飭儻再有似此推諉怠忽者即將該營弁員題參兵丁從重治罪若該提鎮有心徇隱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據署直督唐執玉會同差往散賑之侍郎副都統等奏稱被水州縣輕重不同其村莊之多寡亦不一臣等欽遵諭旨賑濟二箇月議得大口日給高粱四合小口日給高粱二合照本地時價折銀給發等語賑濟之例所給人口米粟多寡雖無一定但大口祇給高粱四合小口二合而又折以時價其為數甚微恐不足以賑恤災民查現今賑濟州縣該督奏報冊內俱有留漕改穀及有賑捐穀多者二三萬石少者亦數千斛何以不將此項穀石動用著該部即行文唐執玉及差往賑濟之牧可登阿魯佛保趙弘濟等照被水村莊之戶口大口每日或給高粱七合或給粟米七合小口每日或給高粱四合或給粟米四合如本處之穀加倍給發儻存倉糧穀或不敷用大口每日給銀一分小口每口給銀六釐令其自行糴買此項粱米銀兩以三個月通計給發務使災民均沾

實惠各令得所該署督等即遵諭行

初九日戶部議奏京畿有莊屯之地應分為八路設官辦理奉
上諭依議旗莊等處設立官員乃立法之始必得賢能之人實心辦理訓導有方始有益於人心風俗茲所差往之員著該管大臣於所屬內揀選保舉差往之後仍將保舉之大臣留心訪察倘差往之員或不能稱職或在地方生事而保舉之大臣據實參奏者免其誤保之處分若不行參奏經朕訪聞發覺者將保舉之大臣一併嚴加議處

初十日奉

上諭向來蠲免錢糧額徵漕米不在所蠲之內朕思京
通各倉米粟年來悉心經理已有節餘又有直隸等
四所産稻米可以採買貯倉是京通倉儲有日增之
勢今年山東地方被水稍重而直隸江南河南三省
亦間有被水之州縣人地方既已歉收則漕米輸將
未免竭蹶著將山東被水州縣之漕糧全行蠲免直
隸江南河南被水州縣之漕糧按成災之分數蠲免
其山東未被水州縣應完之漕糧不必運送京師即
留於東省以充兵餉如此則各該地方皆有多餘之
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著直隸河南山東江南督撫
遵照諭旨分別速行辦理務令妥協俾閭閻均霑實
惠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遵旨於河源相近之區相
度吉地建立廟宇奉祀河源之
神旋據河州文武官員報稱六月十五日午時有慶雲
捧日之瑞又據臨洮道劉柏等詳報七月初五日至
積石關選擇廟基見河流澄湛徹底泝流查看共計
一百餘里俱各澄清凡歷三晝夜官民共覩等語朕
從來不言祥瑞年來各省奏報慶雲醴泉鳳凰芝草
之屬悉皆屏却惟務君臣上下修德行義以承
天眷屢頒諭旨詳矣今年春降旨於河州口外地方恭建
廟宇以答
河神福國佑民之賜而彼地河流即昭上瑞顯著休徵
益見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惟懇求不以其道或
以己事或出私心則不但不能感通且上干
明神之怒若以公心爲兆庶之本必蒙
上天垂鑒而默佑之觀河州立廟之地即有河流瑩澈之
祥此乃
上天以居高聽卑之道顯示我君臣士庶者朕不勝感激
欣慰之至惟有益加勉勗夙夜敬謹以受
天恩

十五日奉
上諭吾弟怡賢親王之事朕躬至誠至敬翊贊助襄裨
益於
宗
社國家民生吏治者功勲懋著自古罕有比倫而其忠愛
朕躬之心肫誠篤摯出於至性更有非言詞稱述所
能宣者朕即加恩沛澤於常格之外究不能展朕崇
德酬庸篤棐追思之念也吾弟之子弘曉著襲封怡
親王世世相承永遠弗替凡朕加於吾弟之恩典後
代子孫不可任意稍減佐領屬下等項亦不可那移
更改一二再者朕於雍正三年春以怡賢親王總理
事務恪恭抒藎夙夜勤勞曾降諭旨於王諸子之中

再封一郡王以昭恩澂比時王再四懇辭情詞諄切
朕不得已勉從所請成其謙讓之美今吾弟仙逝朕
追想遺徵中心輾轉在賢王有必應加之禮在朕衷
有實難已之情雖與吾弟素願相違朕亦不忍顧惜
弘晈著封為郡王世襲罔替所有祭封親王冊封郡
王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十七日奏

上諭從前朕以武弁一年所得俸薪不敷所用令自提
鎮以至千把總俱量給親丁名糧以資養贍今各省
添設外委千把尚未議及念此外委人員所辦者千
把總之事而所食者仍止本身一分馬糧一應公差

紙筆衣馬之費實有不敷著將各省外委千把總每
員給與步糧一分即令伊之子弟家人頂食以資養
廉倘有仍借辦公名色扣尅兵餉濫擾地方者著該
管官即行揭報該轄大員即行指參毋得姑徇寬縱

又奏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沔陽州錢糧自康熙五十
五年至雍正四年內除康熙五十九年通完無欠外
共計十年積欠銀八萬九千二百餘兩朕一聞清
查爭先完納今已完銀二萬二千四十餘兩又查出
官侵銀二千六百八十兩役蝕銀二萬六百七十餘
兩衿棍包攬銀八千六百八十餘兩實在民欠尚有

三萬五千一百三十餘兩其官侵役蝕包攬內除原
任知州盧振先等褫職者使費名色派徵一案已特
疏題參其餘皆係自行首報仰請暫緩究治一年追
完如逾限不完照例治罪其實在民欠三萬餘兩仰
懇與以一年之限分作三限徵收則民力寬紓等語
朕之降旨清查積欠者原以地方貪官汚吏及不法
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蝕蠹國累民為害甚鉅不
得不清釐懲治以儆將來今於沔陽州逋賦之內果
查出侵蝕包攬銀三萬餘兩而里民一聞清查即爭
先完納可見民心本屬善良而從前之間有拖欠者
則官吏衿棍導之為非又或因該州近水常有滂溢

之事力量未免不敷並非有心頑抗輕視國課也其
現在未完之民欠三萬餘兩朕意欲開恩酌量豁免
俟該督撫造具清冊到日再降諭旨目今著停止催
徵並將此旨出示曉諭百姓知之其侵蝕包攬之項
著照邁柱所請寬限一年令其完納如逾限不完照
例治罪

十八日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賀河清奏

上諭王大臣等以河州地方黃河澄清合詞奏賀朕從
來不言祥瑞諒王大臣等久已深知朕心朕之祇事
上帝神明惟以公誠一念為昭格之本累蒙
上天垂鑒頻年顯示嘉祥觀公誠之感通捷如此則懷

不公不誠之心者豈能逃於
上天之譴責乎朕心不但不敢矜誇且因此倍加乾惕更
願天下臣工士庶各矢公誠之念以受
上天之恩著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俾世世子孫臣
民恪遵朕訓以綿福澤

十九日奉

上諭據馬爾泰等奏稱邢州等處被水民人已派委多
員會同地方官查勘賑濟大口每月給口糧一斗小
口每月六升擬給兩個月其房屋倒塌之人給價安
頓等語凡此被水窮民朕心深為軫念馬爾泰等所
定口糧之數恐有不敷大口每月著給米一斗五升
小口照大口減半深冬寒冷之時尤宜賑恤著於兩
月之外加增一個月應於何時給發著馬爾泰等會
同尹繼善悉心籌畫辦理奏聞務令小民得所

又奉

上諭今日地震八旗兵丁房屋墻垣必有坍塌者朕心
深為軫念每旗著各賞銀三萬兩滿洲旗分人多蒙
古漢軍旗分人少此所賞銀兩不可拘定旗分著該
都統等按各佐領人數均勻分給務令共沾實惠閑
明園八旗兵丁每旗著各賞銀一千兩以為修葺房
宇之用

二十日奉

上諭昨午地震兵民房舍墻垣必有頹塌者八旗兵丁
已降諭旨每旗賞銀三萬兩令該旗大臣按名分給
其內外城居民每城著派出滿漢御史各一員分查
民間房舍或有屋宇倒塌者或有墻垣頹缺者作速
據實清查分別具奏朕將加恩賞給該御史等務悉
心秉公辦理儻有吏役隱匿虛冒扣尅等弊經朕訪
聞將吏役從重治罪該御史嚴加議處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嵇曾筠等奏稱黃運兩河水勢消落
其淵急諸處竭力修築於八月初八初十十三等日
俱已合龍告竣所有上下中河間段殘缺堤工現在
修補回空漕船毫無遲悞其高堰大堤因今年奉旨
發帑幫築是以湖水雖大足資捍禦幸保無虞兩岸
居民依然安堵父老僉稱今秋水勢甚大而旋即沙
淤掛口從未有如此神速等語朕前聞湖河水勢漲
溢附近地方罹於水患宵旰憂慮不釋於懷發帑遣
官星馳賑恤兼命河臣等極力堵築務期早慶安瀾
今水勢消落迅速計日施工即能底績此皆
神明默鑒朕衷俯垂護佑故化險為平奏功若此之速
也朕心深為感激著照上年之例敬謹致祭南河北
河之
神以申報享之典應行禮儀著該部查明具奏所有揀

吩大小官員著免其查恭其修復各堤錢糧亦免分
賠
二十二日奉
上諭八月十九日地震朕即差員分爲五路於京師附
近地方察看情形今據各員分稱京東京南及東南
東北四路地覺微動房屋並未坍塌人口俱各平安
惟京之西北沙河昌平及西山相近村莊房屋倒塌
甚多人口亦有傷損等語朕心深爲軫念著派出鴻
臚寺少卿顧祖鎮內務府郎中鄂善戶部郎中阿蘭
泰帶內庫銀二萬兩速行前往會同地方官逐戶挨
查房屋坍塌者給與修理之費人口傷損者加恩賑
䘏毋致遺漏倘所帶銀兩或有不敷著該員等即行
奏請再給
二十六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遵化州
陵寢附近之地方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今年春月幾轉微
覺亢旱而遵化等處則雨澤調勻民人樂業六月日
食之期
陵寢地方則陰雨不見本月十九日京師地動朕繫念
山陵發勞寢寐是遣侍衛等馳往看視今據差回人員及
守護
陵寢之王大臣等奏稱十九日地覺微動較他處更輕村

舍墻垣悉皆無恙居民竟有未經知覺者朕以手加
額方內歡欣益見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受眷佑於
上帝貽福慶於蒼生若此之彰明較著也朕感
上帝之慈恩念
皇考之功德特將近事之顯而可見者曉諭諸王大臣九
卿等共知之
三十日奉
上諭京師於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懼修省感激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切乾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頗好而
其中間有被水澇溢之處該省督撫大臣往往引過
自責朕即批示並宣諭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
其過實在朕躬蓋今年春夏以來朕體中違和仰惟
宗
社攸關
列祖
皇考付託之重不敢不保護此身是以屏除思慮葆靜頤
養而勤政敬事之心實不及平時又因吾弟怡賢親
王仙逝朕心悲痛有傷
天和遂致水澇情形見於數省朕深知其由不肯卸責於
臣工而爲大臣者但當撫躬自問或有干涉招致之
處則黽加省察以稟

天戒不在引過之虛文此朕從前曉諭臣工者目今又有
地震之異實因朕躬燮和不能勤敬如前仰蒙
上天垂慈顯示儆戒惟有夙夜祗懼切加省改以冀
天恩除兵民人等屋宇傾圯者一一查賞外用將朕心曉
諭內外臣民共知之

雍正八年九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奉
上諭昨因京師地動凡兵民等屋宇傾圯者已降旨詳
查賞給銀兩以為修理之費而滿漢大小官員等亦
俱有修垣牆屋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各部院衙門官
員八旗都統副都統統領參領佐領驍騎校護軍校
等及已上衙門之世襲官上三旗侍衛內務府官員
步軍統領衙門等官巡捕三營官弁每人俱賞給半
年之俸

又奉

上諭八旗兵丁等房屋傾圯者昨已每旗賞銀二萬兩
為修理之用聞該管之都統官員等按戶賞給不論
坍塌牆垣屋宇之多寡及有無傷損人口之處一概
均勻給散以致被傷輕重之家領賞並無差等其名
則均而實則不均之甚總因該管之大臣官員等但
圖己身易於辦理潦草塞責不肯以實心經理公事
俾朕之恩澤不濫不偏登眾兵於衽席也除從前所
賞銀兩各旗已經均給外今朕再賞每旗各銀二萬
兩著該旗大臣官員等悉心確查分別等次秉公賞
給務令寔苦之家實霑恩惠倘有應賞而不賞及不
應賞而賞或多寡任意不能公當者經朕訪聞必於

該旗之大臣官員是問至於八旗之官弁朕已賞給半年之俸不在査賞之內

初二日奉

上諭自古為治之道在於和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天下之事未有不和而能有成者果能和矣則天地神明尚且感格自覺呼吸可通的况於人乎然能和之道惟在於公公則必不在於不和不公則斷不能和此又一定不易之理朕所日日訓誨天下臣民而望其洗心滌慮信受奉行以共享昇平之福也文武雖屬兩途然同在一省一方之中同辦國家之事則不但有同舟之誼實如手足臂指

之同在一身也人身一體不適則百骸皆為之不寧此亦顯而易見者奈何為私欲蔽錮而任股肱之互相戕賊以貽腹心之患乎數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同事臣工頗能遵朕諭旨勉矢和衷之義而文武各官同在一方而各殫其職無爭競嫉忌之念者亦多有之此皆人心風俗之善亦該省文武大臣實心表率化導之功也惟有廣東一省惡習相沿頹風難挽文與武既分為兩黨而文與文武與武又各分為一黨如楊文乾不體恤常賚阿克敦官達之互相排陷仇怨相尋則皆方願瑛一人從中播弄之所致方願瑛之姦險遺害於粵省吏治人心者其罪不容於

誅也至於文武彼此告訐之言不可殫述文官則言武職諸員或向知府包攬漏稅或向州縣囑托人情視為成規恬不為怪稍不如意即出謗言以勤謹辦事者為過於躁急以不徇私情者為擅作威福自恃粗豪傲慢無禮又如兵米一項地方有司給與本色而營弁以不能折價為憾往往蓄怨於心此文員陳訴之大概也武官則言文職諸員貪鄙居心黨援不解恃有承審之柄藐視武途以為操縱之權可以由已且通省事務有主持掌握之人大小有司夤緣交結往往借勢欺人人多畏懼武弁若拂其意即起釁端以為報復之計常有武職查拿違禁之事如賭博

私宰等類而文員則置若罔聞或徇情釋放又如礦山聚眾至數千人係府縣官員之家人勾引姦徒開採希圖重利武弁遣兵驅逐以致結怨甚深今雖不用家人而姦商地棍仍領道府資本廣集匪類現在私開不畏國法此武弁陳訴之大概也年來似此等語達於朕聽者不止數處亦不止數人雖出於怨懟之口不足盡信然亦未必皆全無影響之談爾文武各員自思之膺國家簡命之榮受管轄兵民之寄乃以營私網利之故相傾相軋效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置人心風俗官方戎政於不問爾等不如自愧朕實為爾等愧之也况督撫藩臬而有袒護文官之

心則武弁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總兵而有袒護武弁之心則文員必有受其枉者矣文員而有袒護百姓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護兵丁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百姓矣不和之故由於不公不公之害致使官弁兵民並受其困爲臣工者尚可狃於故習而不猛省速改乎郝玉麟到任未久於粵東情形尚未深知傅泰才具平常不過謹守繩墨無整理化導之能王紹緒則以身爲武職惟恐取怨於文員而又不能開誠布公訓導所屬之武弁往往作不平之語指令屬員與文職相爭殊失大臣之體王紹緒傅泰均不宜廣東之任是以有調補之

旨巡撫統率全省文員提鎮統率通省武弁至於總督則兼文武而統轄之者果能秉公持正無黨無偏以己身爲庶官之坊表而又時時宣揚朕諭俾其儆戒提撕若遇屬員有爭競告訐之事則以理判其曲直不存文武偏向之見過小者切加戒飭過大者即入彈章俾强弱不得相凌是非無或倒置如此而屬員有不革面革心嚮風率教者無是理也朕今再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督撫等遵照刊刻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給一道俾令朝夕觀覽改前愆而敦善行倘再有蹈襲故轍罔知悛悔者則是冥頑不靈自逆越於德教之外矣國法具在本人自無所逃而文武

大臣表率無方訓導不力有忝封疆之任負朕倚任之恩亦定行嚴加處分不稍寬貸觀風整俗使亦當留心稽察可也

初六日奉

上諭近因朕躬初愈諸大臣等奏請節勞朕因憶吾弟怡賢親王在日八年以來誠心協贊代朕辦理之處不可悉數從前與吾弟閒談中每常奏云聖躬關係宗社至爲重大凡臣工可以辦理者皆當竭誠宣力以代聖躬之勞臣心實願將己之年齡進獻以增益聖壽朕此時聞之深爲不悅以此言爲非今日回思吾弟八

年之中輔弼勤勸夙夜匪懈未必不因勞心殫力之故傷損精神以致享年不永且即以人事論之吾弟費八年之心血朕得省八年之心血此即默默中以弟之壽算增益於朕躬矣其理易明其事甚顯此皆廷臣所不知者偶因感觸將此宣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有省應行起運錢糧該省撫藩以解部爲艱每至挪移之時百計營求借備公協餉之名存留本省而戶部堂司亦就中漁利有將雜項税課盡留司庫即正項解部者亦屬寥寥以致外省撫藩得借存庫名色通同挪用而州縣效尤亦不肯隨徵隨解

官侵吏蝕虧空纍纍自怡賢親王總理戶部以來與
二三大臣同心殫盡直省一切正雜錢糧除實在存
留並各封貯數十萬兩以備公用外其餘悉於春秋
二季撥數撥解從此各省不敢有虛收虛報之弊地
方大吏亦咸知怡賢親王秉公持正之心不可以嘗
求倖免是以虧缺漸清帑藏充裕今怡賢親王仙逝
戶部大臣仍遵守遺規未嘗稍易但恐不肖司官及
姦猾胥吏乘間覬覦希圖撞騙而無知外吏或冀倖
可以復行舊習稍留掩藏虧空餘地仍令胥吏家人
到京鑽營亦未可定倘有此等或經戶部大臣察出
參奏或朕親有訪聞定將該撫藩革職究擬司官書

吏即行正法決不姑貸大學士等傳諭中外知之
十七日兵部議覆廣東巡撫傅泰奏請將民間刀
鎗馬鎗等械刊刻姓名取具鄰保互結存案應如
所請奏
上諭此本內所議似屬紛更民間未免擾累且恐姦猾
之徒私藏器械而良善之民畏懼盤查不敢存留轉
無禦盜之具著郝玉麟鄂彌達王士俊各抒己見悉
心酌議具奏
十八日奏
上諭朕臨御萬方宵旰勤求惟以愛養斯民為念數年
以來除租減稅疊沛恩膏不但旱潦歉收之處蠲賑

兼施即該省年穀順成不須減賦而朕欲使民力寬
裕每加格外之恩蓋國家經費既敷則藏富於民俾
各家給而人足乃朕之至願也查各省錢糧朕特降
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江西湖北湖
南三省著將辛亥年三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
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屢沛殊恩山東今歲
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甚為軫念除二省漲溢地方
已加意賑恤並將本年額賦照例蠲免外著將辛亥
年直隸山東通省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以上五省
共免正賦二百萬兩各該督撫應仰體朕心嚴飭有
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儻奉行稍有不善

或被官吏侵漁或有衿棍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必重
治其罪並將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十九日戶部奏
太平峪民地已加倍償給旗人地畝應行旗查案奏
上諭旗人地畝若賞給銀兩則旗人則得實惠而佃種
之人未免無地可耕不必賞給銀兩爾等再查入官
地畝賞給使原佃種之人仍得耕種
又奏
上諭覽總督高其倬等所奏辦理太平峪吉地事宜甚
屬妥協從前吾弟怡賢親王為吉地一事殫數十年
之心力相度經營務期美善又得高其倬同心襄助

再三審酌而後定此規模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曉
堪輿者甚少即或知之又往往以此爲尋不肯身任
其事蓋其心以堪輿爲技藝之事習之不足以成名
或轉爲人之所輕笑耳況高其倬乃封疆之寄大臣
其爲國家樹績建勳爲己身揚名垂譽者不可悉數
已顯然在人耳目尤不必以此爲效力見長之地乃
高其倬之心以爲國家之事莫大於此以一身協贊
怡賢親王有此重任悉心籌度務期萬全無一毫瞻
顧推諉之意此實出於一片忠愛至誠之悃不停才
識超卓已也朕之嘉獎高其倬者實在於此特諭內
外臣工知之高其倬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管志

寧地理明通辦事恪謹著從優議敘明圖任擇善贊
襄勤勞海旺保德督工敬慎一併議敘
二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南北兩河水勢浩大幸賴
神明垂佑得慶安瀾而兩河總督等督率河員搶護修
築亦殫心力矣今據奏報秋汛已過各工平穩朕心
甚慰田文鏡嵇曾筠尹繼善著交部議敘除南河睢
防各員昨已降旨免其處分賠帑無庸議敘外其餘
南北兩河官員有工防護有功者著該總河一一查
明送部分別議敘
又奉

上諭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朕心恐懼修省以凜
天戒並暫夏秋以來朕躬調攝不能勤敬如前以致上干
天和引過自責曉諭天下今經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或
日或夜尚微動二三次昨又兩次值陰雨朕軫念露
處之民煩燥乃身未嘗不願與之共此苦也惟是天
地之災祥皆由於人心之感召朱子曰吾之心正而
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然則天
地之心安有不正者其或有不正乃從人心之所感
天地豈有降災於人之理也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人人有感
格天地錫福降殃之理遇災而懼上下皆當同此

心此顯而易見之理不可全諉諸人君一身而各置
己身於局外也八月十九日地動之先朕無意登舟
臨時今未受傷即既動之後城內宮中及圓明園宮
眷子孫長幼內外侍從數百人悉皆安吉豈非
上天於垂象示儆之中仍賜護佑非降責朕一人之明徵
耶今者地動之象久而未定雖當日曾經
皇考訓諭曰人物之後必有微動康熙十八年亦動至一
月有餘又聞見者言京師成化時地動至二十三
日是地動經月之久亦向來之所有者然虔修人事
以轉移
天心必須君臣上下各殫其誠捫朕身居帳幕之中寤寐

悚惕寢食靡寧者已一月有餘矣凡大臣官員士庶
兵丁等存心之敬肆與否朕則不能悉知但恐不知
返躬自責而或生怨天尤人之念者未必無人且閭
貿易工匠之流將日用必需與作必用之物勒索高
價乘人於危以圖厚利甚至有兇惡之徒窺伺頹垣
而入室盜取財物者人心無良若此而欲不遭
上天之罪譴其可得乎此雖市井無籍小人之所為不可
槩論而居官讀書之人亦未必事事可以問心而無
愧用是特頒此旨願爾大臣官員士庶兵丁等人人
誠心感激
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問思過省愆不但惡事邪念急

雍正八年九月　十

宜掃除即怨尤抑鬱之心亦當屏絕若房舍傾圯無
可棲身則思人口平安乃
上天之恩也若人口稍有損傷則思己身無恙乃
上天之恩也即如日來陰雨固不便於露處之人未嘗不
大有益於農田之戶此亦
上天之恩也果能如此存心則
天高聽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寧靜共獲安居且可永免
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動之異卸
責於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責己而後責人先自
勉而後共勉願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二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各處鹽政賢否甚多累民蝕課難以清釐多
因鹽場大使不得其人之所致是以定議於候補候
選知縣等員之內揀選命往令司大使之事此時該
部因人員不敷揀選遂將監生捐納職銜之人亦入
於揀選之內今行之二年衆人漸啓鑽營之念間有
央求同鄉京官出結而私相饋送者此風斷不可長
嗣後鹽場大使之缺到部止准於候補候選人員內
揀選引見不必用捐納職銜之人倘或候補候選人
員不敷著將在學習之人及留京之拔貢生令該
部堂官及國子監祭酒等擇其為人謹慎有身家可
以辦事者保送吏部以備揀選

雍正八年九月　十一

二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水利營田吾弟怡賢親王殫數年之心力區
畫經營為小民興萬世之利甫定規模而賢王仙逝
遂至防護多疎隄岸浸溢朕心憂慮深恐將來日漸
廢弛前功盡棄特命九卿等籌畫善後之策今覽九
卿所議多屬浮辭至云凡怡賢親王所欲行而未竟
者皆分別緩急次第興工此語更屬支離朕覽之甚
為不悅夫已行而未竟者則王之事也若云欲行而
未竟者此乃游移影響之談巧卸其責於王矣王既
未得見諸施行則以後辦理之事皆諸臣之事若辦
理妥協而歸功於王王之仙靈必不肯受朕亦不肯

令王居此功也若辦理不妥而以欲行二字歸過於
王朕忍聞此語乎諸臣之心亦忍爲之乎當怡賢親
王經理之時朱軾多病就衰艱於跋涉此衆人所共
知者至於莽鵠立性情偏僻固執不通何國宗器量
卑庸兼多私意祗因今歲工程緊要一時無人可委
姑且用之非謂此二人可以長膺此任也且朱軾莽
鵠立何國宗等於在京師安能遙辦河工之事似應
特設管理之大臣以專職任將其中事務可以分派
於地方官者則分派辦理以減其繁劇而收筭策之
效如此或爲有益九卿所議俱未及此著另行詳議
具奏

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孟連土司每年願納
廠課懇予順貢土產奉
上諭孟連地方及懇子野夷地處極邊自古未通中國
總督鄂爾泰化導有方俾各輸誠效順貢納廠課任
土作賦虔心向化甚屬可嘉但孟連土司廠課每年
六百兩爲數太多著減半以昭柔懷至意其雍正八
年已解司銀六百兩著將一半仰准作辛亥年正課
懇子每年貢納土產之時著給鹽三百斤以爲犒賞

雍正八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六日奉
上諭振武將軍岳鍾琪奏稱土魯番回目額敏和
卓屯田種地恭順効力甚屬可嘉朕聞之深爲喜悅
額敏和卓著賞緞二十疋其種地効力之回民等賞
銀二千兩著提督紀成斌差遣弁員前往土魯番會
同額敏和卓秉公賞給以示朕加恩外番之至意
初九日奉
上諭前漢軍人等懇請出兵効力朕諭該都統等近日
漢軍騎射生疎平時不肯演習而務出征効力之虛

名於事無益可於每旗操演兵丁一千名以備國家
之用昨據漢軍都統等查奏鑲黃正黃正白三旗除
常行當差之兵丁外現在輪流操演者可得一千人
至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除常行當差之兵
丁外現在輪流操演者不敷一千人之數朕思我朝
定鼎之時漢軍從龍入關技勇皆屬可用及今海內
承平日久伊等狃於安逸且意在文職而不在武弁
是以漸習騎射遠不如前目今官至提鎮副參者寥
寥無幾而在內簡用都統副都統時亦覺難得其人
朕爲此時廑於懷常思漢軍生齒日繁當籌所以教
養之道而額設之兵丁爲數又少似應酌量增添於

國家之眷佑旗人之生計均有裨益如外省之駐防
漢軍人等子弟日漸繁衍而本身之錢糧各有定數
難以贍養應將餘丁令其回京披甲亦可望其成人
又如外任官員之子弟往往以隨任為名遊蕩荒廢
前曾有旨嚴禁悉令回京令其披甲當差習學弓馬
以圖上進又如候缺之微員一時難以銓選者若情
願披甲當差仍許輪班補用則在彼既可得受錢糧
以為餬口之資又可預先習學弓馬以備居官之用
又如內務府人丁亦衆於充役當差之外其閒散人
丁撥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諸王之漢軍佐領仍
屬本王外其貝勒貝子公等之漢軍佐領實無所用

應撤歸旗下公中佐領當差且可免掣肘之弊其如
何增添漢軍兵額及如何補充方為妥協永遠可行
之處著尹泰查弼納石文焯石禮哈莽鵠立待祿等
密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省人命抵罪之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
即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間而擬罪在可輕
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即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
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之案槩以減等發落擬奏
如此則朕何不即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凡朕交
與九卿定議之案其中有應行減等者或有可以柳

責完結者亦有不可寬貸仍應按律抵罪者向後務
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十二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值
圜丘大祀必親詣行禮至誠至敬以展對越
上帝之忱今年冬至之日恭遇
皇考聖祖仁皇帝忌辰禮部太常寺引康熙三十九年及
四十五年正月初七日祭
祈穀壇恭遇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恭代之例奏稱今年
郊祀之期應照此例遣官恭代朕為此五中展轉今年不

親行
郊祀之禮於心甚為不安其如何得展朕心而又符合典
則著大學士九卿敬謹妥議具奏
十四日奉
上諭辦理軍需必得熟練之員方為有益陝甘二省州
縣官員備辦軍需有經手數年者有經手一二年者
似此熟練人員若因細過微瑕即行參革則接任之
員初辦軍務未免生疎或至遲誤亦未可定嗣後陝
甘地方辦理軍需之州縣官員若無大過其所犯情
有可原者著該督撫揆情度理量加寬宥若錢糧有
此微不清之處而事屬因公者統俟大軍凱旋之後

查核明白以定功過
又奉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烏蒙逆蠻背叛情
由奉
上諭烏蒙逆蠻背叛已頒諭旨遣發官兵分路進剿總
兵劉起元既苛刻於平時又不能防禦於臨事致使
衆兵自速其辜祖延遊擊汪仁知府各及人等各皆
遇害累及妻孥深可憫惻著總督鄂爾泰會同具奏
加恩賞恤至於烏蒙猓衆其性反覆原屬常事處其
不能帖然寧謐今年春夏以來朕躬違和精神不能
貫注及此鄂爾泰於夏秋之間身亦抱恙而烏蒙遠
隔千餘里督臣計慮之所能周不但朕所深知亦中外

所共諒也況鎮臣劉起元撫馭失宜防範疏行事由
激變自行收歸該督引咎自劾求請解任督師之參
大非朕心其節制滇黔川省各路兵丁之處仍遵前
旨行
十六日奉
上諭年來出征之兵丁在外支給口糧而仍給與坐糧
以養贍其家口蓋因兵丁荷戈持戟効力戎行不忍
令其稍有內顧之慮也至於各省土兵行派撥征勦
者則於起程時賞給銀兩而無養贍家口之例朕思
本身遠出在外則於營生之計不能兼顧其父母妻
子或至仰仰無資深可軫念嗣後土兵之出征者除
恩加賞賚外其父母妻子在家照守兵坐糧之例每
月給銀九錢並米一斗米則折價賞給著督撫提鎮
竝委官員前往該地方會同土官秉公散給務令均
霑實惠儻有侵蝕扣剋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
罪夫不寬貸目今黔貴川廣等省効力之土兵即照
此例行並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土兵知之
十七日奉
上諭向因大興宛平二縣近在輦轂之下常有速辦之
公事不得不那移庫銀以濟用而上司察知每以虧
空題參至於罷黜治罪實為可憫用沛特恩於大宛
二縣各發庫銀一萬兩存貯該縣備遇有速辦之公

事准其詳明府尹動支應用此朕體恤有司之至意
也近思辦理軍需之州縣其急切應付之處不容刻
緩而該州縣並無存貯備用之項若挪動公帑又干
嚴譴有司實處兩難不可不為籌及朕意欲於辦理
軍需及事務繁劇之州縣亦仿大宛之例酌留帑銀
以備急切公事之用其如何舉行俾辦公有賴而弊
竇不生著大學士會同大將軍岳鍾琪總督高其倬
悉心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陝西四川地方民風醇樸歷年逋賦甚少查每年
徵收錢糧之期四川定于十月全完此定例也朕思

四月十月既屆納課之期小民必須預先經營是麥穀未收之時卽爲輸將之計或因稱貸而受剝於富豪或因賤糶而大虧其價值且如甘肅地方有徵收本色者若在糧穀未獲之前更爲竭蹶歷來川陝錢糧既無拖欠之陋習著將四月完半者寬至六月十月全完者寬至十一月俾夏麥秋禾築場納稼之後從容完課俾民力紓徐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向因四川地畝隱匿甚多以致姦猾之徒欺其疆界不淸契劵無據彼凌擠奪告訐不休種種弊端不可枚舉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來内外諸

臣奏請淸丈者不下數十人蓋以田畝隱匿不但無益於國課亦且有害於民風朕再四思維始遣科臣高維新等前往川省會同道府州縣官料理淸丈之事又復切加訓諭期於公當均平無偏無刻並降旨遍諭川民若有屈抑下情准其於督撫欽差前委婉陳訴及丈量之事將竣又頒諭旨若有額糧稍重之州縣卽比照就近適中之科則令其核減以紓民力蓋地多糧少者則當按則增加而地少糧多者則當查明減免此朕之本意屢經曉諭該省巡撫及辦事諸臣俾各悉心奉行者也近聞該省州縣中有地少糧多之處乃歷來地方官勉强加增者此番淸丈並未核減卽如成都華陽郫縣溫江等處便是如此則其他州縣或尚有與此相類者亦未可定著巡撫憲德轉飭布政使高維新等再加確査細心斟酌若有糧賦稍重之處卽據實奏請核減毋得固執已見回護從前有負朕均賦恤民之至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山東今年偶被水患特命大臣會同巡撫查賑有房屋傾頹者賜以修葺之資并大發倉糧計口授食又准總督田文鏡之請將青萊登三府州縣存貯倉穀及通省捐監穀石照時價平糶其奉天米販商船亦准到東貿易是東省小民今歲三冬糧食有資可

以無慮但恐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價或致昂貴不可不預爲籌畫朕思奉天連年豐稔各州縣倉儲及莊屯收貯皆極充裕且與東省一海之隔順風揚帆一日可達應趁此時北風之便將奉天近海州縣存貯米撥運送二十萬石至山東海口交與地方官俟明年二三月間照市價平糶於小民甚有裨益著都統祁來阿刑部侍郎王朝恩前往奉天會同將軍府尹并地其米石或雇民船或用戰船及作何運送之處人等會議具奏

二十[illegible]日奉

上諭烏蒙逆蠻不法雲貴四川現在用兵征剿聞川省

之永寧建昌地方山路崎嶇所用軍糧皆須民夫背負方能運送非若坦途之可以車馬馱載也舊例每糧一石運送百里給與腳價一錢而民夫一名止能背負米糧三斗百里之程須行兩日以此計算是百姓一日之所得甚覺未必足以供其日用之資所當酌議更通以紓民力著該撫即行確查凡川省有山路險峻之處運送軍糧須用人力與永寧建昌相類者將腳價速議加增一面奏聞一面即行給發其他雲貴等省若有似此腳價不敷之處亦著該省撫確查增添仍一面奏聞此朕格外之恩該地方有司務當實力奉行禁止侵冒等弊使力役之民實沾恩澤

雍正八年十一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三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告成特命皇五子同淳郡王前往告祭於十一月十九日從京師起程十二月十一日行致祭禮歸途取道泰安州瞻拜

嶽廟於歲前回京此次皇子等往來經過地方凡一切應用車馬口糧食物芻牧等項俱係遣官動用錢糧一一備辦絲毫不取給於地方若地方官吏有借名科派累及民間者定行從重治罪若隨從人員有借端需索騷擾地方者亦從重治罪其經過住宿之處准居民人等前赴營盤攜物售賣悉照市價給與沿途文武官弁其衙門在二十里以內者准其迎送若在二十里以外者不得擅離職守河東總督相隔路遠不必前來請安鄰省督撫提鎮等亦不必來至於皇子等經過之地方凡大小官員等不許餽送禮物即食物亦嚴行禁止儻有不遵朕旨者著隨從之大臣即行參奏嚴加議處可將此旨預先出示曉諭各該省官民人等知悉

又奉

上諭據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奏稱查水師提督衙門

向例於澎湖林投八罩二處口撈網船撥給漁戶每
年實收菜金一千一百三十兩請將此項充入國帑
以佐軍需等語此項銀兩係水師提督衙門相沿之
規禮歷年已久今許良彬奏請歸公朕思提督衙門
雖每年有八十分陋規然俸足敷該提督贍養家口
之需而通省水師皆其管轄豈無給賞公用之處此
項銀兩不必歸公著仍存貯水師提督衙門以為賞
兵公事之用
初四日奉
上諭惟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寤寐
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官爵歷
代俱有成規而
聖廟執事之員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光祀
典今欲特設
聖廟執事官二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
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
特遴
聖廟祭祀之時虔肅冠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
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威儀嫻雅者報部
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祿銀二十兩其孔氏子
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

或身有職銜而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
入選若屆鄉試之期有情願入場者准以監生入場
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為地方官吏侵漁入己
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加一級後因查報
漸多吏部請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加一級
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
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
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以致恣
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
之數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
者不但不當議敘亦當與以處分其作何定議並如
何議敘加級處分之處著吏部戶部悉心妥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凡漢軍人員之祖父皆本朝開國時從龍入關之
人是以受國家之恩最為優渥而其中懋著功勳者
不但加恩於本身且望其世世子孫居高位食厚祿
綿慶澤於無窮也無如其中有一種不肖之人忘國
家高厚之恩背祖宗忠義之訓自暴自棄干犯王章
伊等不自念其先人而朕於執法定罪之時未嘗不
念忠勳之後覺罹罪譴為之含淚悽然躊躇再四不

忍頒發諭旨也范時繹乃一叅領耳朕念其爲名臣
之後加恩用爲總兵官伊辦理
陵寢事務尚能謹慎小心朕嘉其能述家聲特授以江南
總督之重任且官階加至都統尚書伊在江南雖能
勉持操守而玩愒廢弛無一察吏安民之善政覰地
方之事如膜外而鹽梟巨盜待朕訪確姓名密諭批
示始行緝捕且辦事不知慎密竟有聞風遠颺者又
如江浙地方潛藏匪類蠱惑人心伊不能禁約稽查
以端風俗轉與私相往來及至姦徒敗露之後浙江
文到提拏重犯而伊膽顧舊交轉欲爲之袒護此尚
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而朕猶諒其出於愚昧無知非

交結逆黨之大惡密令總督李衛於審訊定案之時
留意保全之及伊到京朕猶不忍令其罷斥廢棄特
令料理太平峪工程以爲効力自新之路適因北河
總督不得其人於是令伊前往諄諄訓誨即田文鏡
見伊到豫亦深喜得相助爲理之人豈料伊下愚不
移以河渠乃民命所關正當伏汛危險之時竟忍視
爲淡不相關之務曠職負恩至於此極此范時繹之
大罪也尚崇廣之祖尚可喜於
太宗文皇帝時抒誠歸順及吳逆變亂尚之信雖干叛逆
之條而尚可喜則始終不失臣節至其父尚之隆侍
從內廷數十年小心勤謹深受

聖祖仁皇帝之恩尚崇廣原係散秩大臣朕望其成立特
加任用令其管理
陵寢事務伊頗能黽勉供職無愆無隱朕因奉天積習尚
未全改特將伊授爲盛京五部尚書令其整理訓導
乃伊陛辭起身之時朕見其舉止言動頓改常度於
是切加訓誨而伊不能領受一到新任行事乖張將
從前差往辦理之官達叅奏朕將官達召回詰問官
達陳奏尚崇廣在任種種狂肆之狀朕以其出於仇
怨之口未之深信後據平郡王叅奏前來朕令大臣
等將伊與同事官員一一傳齊質問則伊狂妄不敬
背公行私之處悉皆確實伊亦俯首無辭此尚崇廣

之大罪也李禾陞原任河南南陽總兵官居官聲名
甚屬不好隆科多曾在朕前叅奏朕細加訪查實多
劣蹟於是將伊罷黜發往口外臺站効力贖罪及朕
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四川原任總督李國英平寇捕賊懋
著勞績詢其子孫則李禾陞其嫡派也遂降特旨將
伊調回授以叅領之職朕含淚而加訓諭伊亦感激
涕零後又加恩遷擢至於都統辦理該旗事務尚覺
妥貼似屬盡心職守者朕以爲感奮自新大改故轍
矣是以授爲工部尚書豈料伊一到工部之任遂作
弊營私婪贓纍纍甚至延奸符爲窩窖以開招搖納

賄之門嗇訊之下供証鑿鑿無可置辯此李永陞之
大槩也此三人者均係漢軍世家之裔彼之祖父効
忠宣力如此國家之酬庸賞功如此而彼之負恩辜
德如此朕實不解此輩具何肺腑也凡在廷臣工莫
不爲之歎息痛恨想伊祖父有知亦應含愧於九原
惟是朕再四躊躇若欲按律置之於法則追念伊等
前人勲勞拳拳弗釋若欲寛宥其罪又恐開將來功
臣子孫肆行不法之漸展轉遲疑實不能決但思伊
等所犯倘不似隆科多年羮堯罪蹟不可赦宥今且
施法外之仁將范時繹倘崇廣李永陞釋放令伊等
洗滌肺腸遷善改惡倘能戴朕寛宥浩蕩之恩痛自

愧悔將來或另有使令之處若怙惡不悛再有過犯
定行正法莫希再邀寛典也著將伊等所有應行審
結之案仍令該部審明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范時捷係開國名臣范文程之孫乃不念國家培
植之恩并不思伊祖宗積累之厚其在陝西爲官時
甘心出年羮堯之胯下諂媚逢迎以至終身賤行爲
人所鄙笑朕令其來京辦理旗下事務而伊志氣昏
庸委靡不振竟似眷戀年羮堯之情實無心爲國家
出力者是以降爲藍翎侍衛以示懲戒纔因
陵寢地方辦事需人將伊命往今范時繹獲罪罷黜范氏
子孫竟無現居大員之人范時捷尚非棄材可比著
管理古北口提督事務以觀其如何改過自新一洗
從前之愧恥直隸總兵官供職范時捷節制後不爲
例

十四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官兵恢復烏蒙情
形朕心甚慰烏蒙事起倉卒賊衆蟻屯烏聚多者萬
餘人少亦數千而鎮雄參將韓勲以奄鄉四百人戰
敗賊衆數千連破四寨賊黨變應總兵官哈元生副
將徐成貞以二千餘人破賊數萬數日之內恢復烏
蒙此三人者實爲功首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人

員參將康世顯遊擊王耀祖張起龍王先何元王
友文守備長治土千總安天爵帶領官兵皆能奮勇爭
先蕩平賊寨各著勞績鎮雄州知州徐德裕擒獲逆
黨安輯居民亦屬可嘉凡此人員著鄂爾泰分別等
第具奏到日交部亦著從優議叙至隴慶侯之庶母
二蘇氏矢死効忠解散逆謀四川沙馬土司沙氏立
志不移親身赴建昌係婦人能知大義應加特恩以
示嘉獎沙氏照其應得封典加一等給予誥命二蘇
氏給以六品安人誥命並各賞銀 千兩綵緞二十
端其餘各土司有在軍前効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
爾泰會同黄廷桂憲德查明酌量賞給予滇黔進勦

漢士兵丁應照川省之例每名賞銀五兩其哈元生
韓勳所統兵弁皆奮不顧身血戰數十陣首先破賊
更屬勇往著每名賞銀二十兩將此所賞銀數交與
哈元生等視其兵丁中出力之多寡酌量分別等次
賞給若一例均賞亦可然將遊擊著賞銀五百兩守
備三百兩千總一百兩把總五十兩以獎忠勤之將
士再另動司庫銀一萬兩賞給哈元生爲伊軍前用
度及賞賚之費該部遵諭速行
十五日戶部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河南被水
州縣實未成災今歲漕糧仍照舊完兌應如所請
奉

上諭前因豫省有被水州縣特降諭旨令該督按數收
分數蠲免漕糧今據田文鏡奏稱豫省州縣收成雖
有不等實未成災且士民踴躍輸將今歲漕糧現在
完兌迅速等語士民等急公奉上甚屬可嘉但被水
州縣雖未成災而收成分數既有不等著該督確查
歉收分數仍照例蠲免即將現在已兌漕糧准作辛
亥年正供以示朕軫恤吾民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
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之勒
索重利如借貸米穀一石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

多至加倍者小民偶爾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
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爲己有雖豐稔之歲僅足
供償貸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至息上
起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
急多取者視爲固然全無矜憐惻惜之意貪饕爲性
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救患人所時有
周禮六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州里族黨
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
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弗
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佑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
幸而富厚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
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持以爲剝削貧人之具不但
上天監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爲之乎凡屬貪鄙
之人利令智昏以爲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
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爲富不仁者皆得
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至餓乏終身矣
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
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

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又恐滋閭貧民借貸之路故特將天道循環之理委曲開導啓其良心挽其敝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二分三分起息俾協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爲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而下愚頑惡之性不肯改移尚有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矣如有無藉棍徒因朕此次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或生事强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此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誡也

又吏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請將署開建縣知縣陸昌齡調補新興縣應如所請奉

上諭郝玉麟出具陸昌齡考語稱爲言語明白凡爲督撫大臣者出具屬員考語當就其實在才具品行而言若言詞應對之間豈能定其優劣有言詞捷給而才具優長者有應對敏捷而究無實際者若以言取人豈封疆大臣甄別人才之道郝玉麟此參甚屬不合著嚴飭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選拔生員到京朕俱特派大臣秉公考試分別等次近見前據閱卷大臣分稱湖北一卷文理荒疎請交部議後經部議革去選拔並及合其姓名則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也頃朕閱楊可鏡係明臣楊漣之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於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賜卹此即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於選拔之內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其辦事無識無才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即位之初清查戶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是特怡賢親王管理部務奏稱此項虧空歷年已久若一一根究責令賠補則獲罪之人甚衆懇請寬免查究嗣後以本部餘平銀兩陸續代爲完補朕以歷年後管之堂官庫員職司出納而虧缺至於如此若不責令賠補則國法何在而什賢之人亦無以示懲因令孫濟齊秉公開報著追計其開出之數原不及虧空之半其餘則仍係

怡賢親王經理代為完補也迨至上年計算孫渣齊
所開之數完納者甚少而拖欠者仍多朕思怡賢親
王仁厚居心曾有代完之語今成其善念將應追之
項悉予豁免准以戶部平餘銀兩代為完項此戶部
彌補虧空之始末也數年以來該部既有補帑之事
是以各省解銀交庫之時平銀未免稍重但從前解
京銀兩到部交納時雜費繁多又有暗中包攬官吏
勒索種種情弊此中外所共知者自怡賢親王管理
三庫以來弊絕風清各色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
兩畧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且怡賢
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

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
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
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巡撫布政使知之此
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後著留於本省以備
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
三庫之王大臣查參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
部之項或有扣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參從重
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朕降旨特交事件以及衙門有即行辦理者亦有
遲久尚未辦理者總因無專司稽察督催之人是以
遲速不齊間有耽延嗣後著於滿漢文武大臣內派
出數人管理欽奉上諭事件專任稽查督催之責於
事務大有裨益其滿司官即用議政處辦事之員漢
司官著派出之大臣等揀選委用

二十九日戶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奏鹽課未
完請寬限與定例不符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議是但廣東商人資本微薄與其他處商人一
體較論着照該督所請扣一年為限以示朕格外恤
商之至意

雍正八年十二月

上諭九道

初四日奉

上諭臺灣偷渡之弊屢行嚴禁該地方文武官弁自應實心奉行乃朕聞今年八月間廣東青山仔後江灣地方有蹺子船一隻遭風失去桅舵船亦撞岸擊碎所載只有男婦一百二十餘名並無牌照亦無貨物及該汛官弁等訊問口供則稱係閩省同安詔安龍溪各縣民人因客頭船戶等招引偷渡過臺各出木脚銀兩多寡不等由此觀之則平時違禁偷渡之人不知凡幾此不過偶然遭風敗露之一耳該省督撫

提鎮等身在地方於關係海洋屢申嚴禁之事漫不經心一任姦究不法之徒誘人犯禁以為射利之計不知伊等所司何事而廢弛怠玩如此其能無忝於封疆之任乎向後若仍不知實力奉行該督撫提鎮必嚴加處分決不寬貸

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口外用兵哈密為軍需往來之地特准大將軍岳鍾琪之請將駐防兵丁口糧鹽菜加恩增給後又准署總督查郎阿之請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總以肅州哈密一帶地方兵馬往來物價未免昂貴故加恩於常格之外也嘉峪關在肅州哈密之間其地苦寒所需兵糧皆從肅州轉運則彼地兵丁折支米豆之價自應一體增加乃督撫等俱未奏聞昨岳鍾琪到京奏及朕始知之從前辦理實屬疎漏嘉峪關營汛兵丁折支米豆草束之價俱著照肅鎮之例米豆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其加增之期亦照肅鎮補行給發以示朕軫恤邊兵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江南河東等省間有被水之州縣已降旨發粟蠲租並令該督撫加意撫恤但至明歲春間青黃

不接之時恐不無借資鄰省買米減糶之事湖廣南北二省向來積穀甚多正在豫籌出陳易新之法而今年又復豐收穀價大減於平日或恐民間出糶維艱朕特思酌盈劑虛之道著將從前商捐及耗羨銀兩存貯楚省藩庫者動支五萬兩遴選賢員分往所屬豐收價平之處糴買新穀暫行收貯俟鄰省需米平糶即令彼省委員來楚照楚省原買價值先儘倉貯之穀交買運回以濟民食仍將新穀補倉價銀還項如此則鄰省無貴糴之虞而楚省又得出陳之益事屬兩便倘鄰省可以不用則仍留楚省於青黃不接之時照價平糶於民亦屬有濟著該督撫遵諭料

理並移會該省知之
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呂留良大逆不道一案
奉
上諭呂留良懷背逆不臣之心假託先儒緒餘論欺
世盜名以致人心陷溺爲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稱
爲夫子幾謂其駕乎程朱之上甚至立祀書院以尊
崇之今者
上天怒發其奸凡其逆謀穢行無不敗露天下焉有喪滅
倫常猶得託名於理學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
令內外臣工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將呂留良
及伊子呂葆中俱剉屍梟示其子孫除呂黃中等已

服寘誅外呂毅中應斬立決并行文各省督撫將大
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
印及抄錄者於文到之日遍行曉諭勒限一年盡行
燔燬等語朕思呂留良之罪從前諭旨甚明在天理
國法爲無可寬然天下至廣讀書之人至多或者千
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於極與者獄
愼重刑罰凡誅奸鋤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與
衆棄之之義至其所著書籍臣工等奏請焚燬復思
呂留良不過盜襲古人之緒餘以肆其狂悖容浮之
論有識見者固不待言即當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
然窺其底裏而嗤笑之也況其人品心術若此其言
更何可取今若焚滅其跡假使燬棄不盡則事屬空
文倘燬棄盡絕則將來未見其書者轉疑伊之著述
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即呂留良
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宇宙萬
古爲昭豈呂留良之犬吠梟鳴所能虧蔽於萬一乎
著將廷臣所議行文直省學政遍行詢問各學生監
等應否照議將呂留良呂葆中剉屍梟示伊子呂毅
中斬決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
印及抄錄者盡行燔燬之處著秉公據實作速取具
該生監等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其自行具

呈該學政一併具奏不可阻撓隱匿俟具奏到日再
降諭旨
二十日奉
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甘州紳衿士庶捐備運糧
車二千輛已經交送到肅等語年來陝甘二省辦理
軍需雖軍事取給於公帑而地方紳衿士庶等亦有
協力相助之處朕正欲加恩褒獎今甘州士民等又
復捐備車輛以佐輓運踴躍急公甚屬可嘉著照數
賞給價值並宣朕旨獎諭
二十一日四川巡撫憲德奏同民感激
天恩集衆誦經恭祝

萬壽奉
上諭數年以來凡內外臣民等感戴朕恩有欲建立碑
亭及開設經壇以申頌祝者皆已嚴行禁止並令大
臣官員殫竭誠意屏絕虛文曉諭所屬士庶兵丁等
一體遵奉屢降諭旨甚明今川省鄉民集衆誦經該
撫不行禁止轉爲代題甚屬不合著嚴飭行並曉諭
衆回民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歲山東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殷切已令地方
有司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等按戶查賑並給以修
葺室廬之資其成災之州縣則將地丁錢糧及漕糧

並行蠲免務使閭閻厚霑恩澤咸登衽席也頃又思
該省既有被災之州縣則本地所產之米較少於平
時其不成災之州縣應有交官之漕糧若此時仍照
舊徵收則米穀之存於民間者較少且恐因此而致
穀價稍昂未免輸將竭蹶但查漕糧向無蠲免之例
今年之暫免徵收者則出朕之特恩至於不成災之
州縣尤難遽格蠲除今再四思維著將東省不成災
之州縣今歲應徵之漕糧停其徵收俾民間多留穀
石則民力自覺寬餘俟明歲收成之後令百姓照數
交官不必運送京師即存貯本省補完今歲散賑動
用之倉穀如此庶於地方大有裨益著即遵諭行

又奉
上諭朕查臨洮府屬之保安堡番民歸化多年按照田
畝起科共額徵糧八百一十五石五斗因該堡向日
止設番兵一百二十名即以應納之額糧抵作應支
之兵食伊等知種地而不完賦知充伍而不領糧相
沿已久嗣因番兵差操未便於是另募內地民兵二
百名以備防汛即將額徵之番糧充作兵丁之月餉
其舊設番兵悉行開除惟是保安一堡與新附上下
龍布阿步喇等番族界址相接新附番族俱按戶科
糧每戶止納青稞一斗而保安則按田起科以不及
千戶之番民歲徵糧八百餘石未免多寡懸殊非朕

一視同仁之意著將保安堡番糧亦照新附番民之
例每戶納糧一斗徵收在倉留爲積貯其現募之兵
丁二百名所需糧料俱照例給與折色以示朕加恩
番民之至意
二十八日奉
上諭皇五子致祭闕里
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
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墻垣間有年久傾圮之處朕會
崇
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
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

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曲阜令衍
聖公孔傳鐸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垂永
久以昭朕尊禮
先師之至意

雍正九年正月

上諭七道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
霑實澤是以數年來寬免各省額徵以爲阜民足食
之計者雖以較衆而該省民人果能抒誠急義宜力
急公朕尤嘉其人心風俗之淳良而屢市恩施於常
格之外也陝西甘肅二省經理軍需數年矣凡米糧
芻牧及車馬牲畜之類皆動支公帑銀兩備辦一絲
一粟不使擾民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然朕每念地
方既有軍務縱不取辦於民財未嘗不資藉於民力
而陝甘二省之人民踴躍趨事其心甚爲可嘉年來
已屢降蠲賦之旨茲特再沛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
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
九千九百兩零甘肅所屬額徵地丁銀二十八萬二
千二百兩零全行蠲免該督撫等可轉飭所屬有司
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此旨
刊刻頒布俾深山僻壤之民共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備傾其醜類犯我
卡倫盜竊駝馬勢甚猖獗總兵官樊廷率領副將冶
大雄等領兵二千當賊二萬之衆轉戰七晝夜救出

兩處卡倫官兵與總兵官張元佐等會合之後擊殺
賊兵不計其數又將盜去駝馬牲畜奪回樊廷勇敢
率先頗得勝算總兵官張元佐副都統紆般台吉滚
布三等台吉定扎拉錫領兵應援奮力夾攻大敗賊
衆副將張朝良以孤軍被困而能全師出圍凡此將
弁皆見義能勇致身効力均屬可嘉樊廷著賞給一
等阿達哈哈番張朝良冶大雄俱著賞給拜他喇布
勒哈番張元佐紆般俱著賞給拖沙喇哈番台吉滚
布著封公爵三等台吉定扎拉錫著授為扎薩克一
等台吉其餘有功將弁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奏
聞朕自一一加恩從優議敘樊廷著賞銀一萬兩張

朝良冶大雄俱著賞銀五千兩張元佐紆般俱著賞
銀三千兩伊等軍前無需用銀兩之處著大將軍差
人送交伊等嫡屬收受再著著內務府總管鄂善馳
驛前往肅州於軍需銀兩內動支十萬兩俟大將軍
同赴軍營時將此番出征弁兵等查明戰功等第鄂
善宣傳諭旨按名賞給至陣亡將弁兵丁著大將軍
分晰查明造冊具奏到日候朕降旨從優賞卹再令
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於安西地方建立忠勇祠將
陣亡之弁丁等設造牌位送入祠內令地方官春秋
致祭俾義烈將士永遠流芳以示朕崇獎忠勲之至
意此番賊人侵犯西路軍營起於倉猝朕未先事籌

及岳鍾琪措置失宜均當任過紀成斌護理大將軍
印務身在軍營其功過俟事定再議其餘失事員弁
一概從寬免議大將軍岳鍾琪不必査參

二十日奉

上諭此番準噶爾賊衆侵犯西路汛界盜竊駝馬乘我
不備事起倉猝其力戰克敵者固屬可嘉而効命疆
場者尤為可憫前已降旨令建忠勇祠春秋祭享以
表忠節矣兹應賞給世職令其子孫承襲永誌恩澤
副將徐宗仁著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守備劉貴才
劉芳雨李國勲俱著給與拖沙喇哈番其應得卹典
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千總王大謨徐維新外委把總

方正劉世勲俱著該部從優議卹此外如有應加恩
卹之弁員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具奏凡陣亡兵
丁於卹賞定例之外倍加賞賜其跟役人等有受傷
亡故者亦著照兵丁例給賞朕今以酒三爵遥酹陣
亡將士徐宗仁等著內務府總管鄂善將酒賫往軍
營凡陣亡將士每名以羊一隻奠祭宣朕惻怛傷悼
悲惻不忘之至意此番以死勤事之人非尋常衝鋒
破陣之比實因賊倉猝不及預料乃朕未曾先期
籌畫之所致朕心尤覺慘戚所以稱加恩卹者出於
中心之至誠非欲藉此以鼓勵行間將士也朕不得
已而用兵本期全師克敵不損一人乃爲至願豈必

捐軀致命殆稱効忠報國乎今此陣亡弁兵朕雖加
恩優恤而惻怛不忍之念愈覺難釋於懷著鄂善將
朕諭旨徧行宣布令衆知之至於所賞賞賚銀十萬
兩鄂善至軍營時或與大將軍岳鍾琪或與護大將
軍印務紀成斌分別將弁兵丁建功出力之等次秉
公賞給務使宣勞効忠之人俱得霑被恩賜以示國
家酬庸獎勲之令典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洞庭一湖綿亘八百餘里自岳州出湖以君
山為標準一望杳渺茫無涯際而能樑湖居兩湖之
中去湖之四岸或百餘里或二百餘里舟行至此倘

遇風濤陡作無地停泊亦無從拯救多有傾覆之患
昔人曾經創議欲於此處建築石臺俾狂風巨浪中
舟楫有停泊之所祇以水中立基工用浩繁事不果
行朕以勤求民瘼為心凡內外遠近地方疏濬修建
工程可以利濟羣生者無不樂為興舉況商賈行旅
之往來可以避風波之險而登衽席之安尤事之所
當舉行者查營田水利衙門有存公銀一十萬兩著
解送楚省交與總督邁柱令其會同巡撫趙弘恩遴
選賢能之員相度估計悉心經理建築石臺以為避
風停舟之所務期修造堅固以垂永久毋得草率塞
責

二十三日奉

上諭山東地方上年遭値水患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屢
頒諭旨並遣大臣賜粟賜金加恩賑濟不忍使一夫
不獲其所又念該省上年禾稼歉收今春青黃不接
之時米價必至騰貴特命截留隣省漕糧二十五萬
石并撥運奉天米穀二十萬石減價平糶以惠濟閭
閻朕之為東省民食計者亦備極籌畫矣今朕細思
上年濟兗東三府之被水較甚時為其目今發粟平
糶有糴米之家固不慮價値之高昂而赤貧之民仍
苦於糴買之無力且聞被水之後覓食窮民有轉徙
於四方者今各省漸次咨送回籍此等民人回籍之

後無以為存養之資勢必至於失業深屬可憫今朕
再沛恩膏著侍郎劉於義牧可登巡撫岳濬確查實
在窮民無力糴買穀石者加給兩個月口糧以恤其
困苦至其耕作者濟兗東三府尚有存倉穀四十萬
石即將此為散賑之需倘不敷用再將截留之漕米
以一十萬石平糶以十五萬石增添散賑劉於義牧
可登岳濬可仰體朕心遴選賢員作速分途辦理使
黎民均霑實惠並傳宣朕旨切加曉諭百姓等受朕
格外之恩當乘此春和努力耕種勿因失業而作邪
僻之事勿因困阨而懷怨尤之心果能祇遵朕訓則
良善之風豫順之氣自能感召

天和賜以安全之福思之勉之

又奏

上諭上古魯收糧之筆帖式奇吉以二百餘人竭力衛糧捍賊賊衆圍困數日能固守糧營保全軍實深屬可嘉著賞與拖沙喇哈番再賞銀五百兩其同在土古魯糧城之弁兵著岳鍾琪查明到日從優敘賞

二十六日奏

上諭上年江南邳宿等處十八州縣遭值水患窮民乏食朕心深切軫念特命大臣會同該督撫動帑發粟撫綏賑恤增給口糧之數加添散賑之期並賞給修葺室廬之費務使被水黎民咸登袵席不至流離失所今據該督撫等奏報正月十五日已滿散賑之期朕思江南麥熟在四月杪其間青黃不接之時尚應為之籌畫雖本省鄰境皆有平糶之米穀而赤貧之民無資糴買者仍復艱於餬口深可憫惻查揚州鹽義倉有積穀數十萬石原備該地方及鄰郡賑濟之用者著動支二十餘萬石加賑窮民四十日口糧以濟其困乏資其耕作該督撫可會同欽差侍郎彭維新等悉心奉行並將朕逾格加恩之處曉諭百姓俾各省過翻善守法奉公乘此春和盡力南畝勿再游手失業有負朕痌瘝軫恤之至意

雍正九年二月

上諭十九道

初二日大學士等奏

上諭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從前積穀甚多因去年水災之後朕特命大臣動發倉糧賑濟用穀一百八十餘萬石又念今春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粒食艱難再發倉穀二十萬石截留漕米二十萬石重賑兩月是三府各州縣存倉穀石俱作賑恤之用雖登萊青三府尚有存倉之穀百餘萬石而轉運甚難與濟兗東三府無益況天時不可預必自宜早為籌畫積貯之計以實倉廒查去歲直隸收成頗豐目今米價亦平或從直隸採買米石令回空糧船運至東省或將南漕截留數十萬石分貯水次州縣爾等詳悉合議再德州現有駐防兵丁若照天津建倉之例起建倉廒以備每年截漕存貯則河南山東有需用米石之時一水可通似屬有益爾等一并確議具奏

又奏

上諭從來硫磺一項禁例甚嚴不容私開私販聞山西一省有山之州縣遍產硫磺姦民違禁取利者甚多地方官員平日不實力稽查遇有發覺恐干失察之咎往往私自完結隱匿不報如平定州地方上年則

有聚集愚民二三百人私開之事又平陸縣亦曾拏
獲私煎之人有司皆含糊完結又有江南人潘加為
在省城買硫磺數百斤私行販賣路經遼州為巡役
捕獲而該州亦不具詳朕所聞如此該撫等身在地
方豈無聞見著嚴飭文武官員嗣後實心稽查嚴加
盤詰不得虛應故事苟且結案倘再有私開私販之
弊而該管之文武官弁寬縱姑容隱匿不報者定行
從重議處將失察之上司一併察議
初七日江蘇巡撫尹繼善奏請以藍翎王機改署
淮安府軍務通判奉
上諭藍翎王機若因不稱武弁之任即改補文員則將
來武弁必有冀倖改補文職而廢弛本業者尹繼善
所奏不合且朕命往各省之藍翎多係平常之員令
該督撫試用王機既不稱武職著發回原籍
初八日奉
上諭據稽察寧古塔地方監察御史鄂昌奏稱原任奉
天府永吉州知州杜蕙因失察遺印紙牌革職永吉
州士民等紛紛具呈保留輿情迫切懇請代奏等語
向來紳衿士庶保留本地官員者大半出於賄囑要
結之私情而非愛戴攀轅之公道若允從其請則相
率效尤弊端種種必為吏治民風之累是以屢頒諭
旨嚴行禁止今覽御史鄂昌所奏朕思永吉州乃極

雍正九年二月 三

邊之地人情質樸非內地可比況邊遠新設之缺尤
味蕭然官斯土者無可繫戀而民情若此則保留自
出公心應當加恩於格外即該牧失察紙牌亦非不
可寬宥之條著將杜蕙仍留永吉州之任若居官果
優俟二年之後著該府尹題請調役
十二日奉
上諭駐藏之官弁兵丁等已經數年未曾更換朕心深
為軫念今從前派往之兵係陝西一千名四川一千
名今陝西兵丁現有征剿準噶爾之事難以派往西
藏四川新經裁汰允係之兵甚多著提督黃廷桂巡
撫憲德酌量於新舊兵丁內揀選一千名前往西藏
將從前駐藏之兵換回其弁員等自總兵以至千把
亦應更換若大員內一時不得職銜相當之人可揀
選幹員加銜委署前往著黃廷桂憲德悉心定議具
奏
又
諭管理西藏事務貝勒頗羅鼐朕為統一天下之主凡
四海生靈無分中外皆一視同仁乃者附近伯爾城
之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起釁搆兵互相仇殺朕聞之
深為不忍軫念於懷爾能仰體朕意遣使與班禪額
爾德尼之使一同前往和說又遣書宣諭朕之恩德
布魯克巴地方人等遂感悟息爭各帶部落敬順無

達且誠意請朕施恩訓誨朕甚嘉悅布魯克巴地方人等乃從來尊崇佛教恭敬達賴喇嘛之人理應遵守佛法體佛好生之仁而行若因一時之忿致動干戈互相仇殺不但擾害生靈亦不合於佛道且成仇日久延及子孫亦不無貽害之處自茲以往宜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佛教祇奉恩綸如能黽勉力行朕益軫念施恩矣布魯克巴之諾銀林親齊雷喇布集後身喇嘛濟色爾布魯克古迹等著各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十疋銀一千兩以示懷遠嘉賴之至意噶爾東羅布喇嘛率衆先歸尤爲可嘉亦著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

十疋銀一千兩以示表揚公忠之盛典爾可將發去物件按名賞給并將此諭旨宣諭布魯克巴地方人等知悉

十三日奉

上諭朕忠養黎元惟恐溥海內外有一夫之失所上年山東地方山水暴發民人罹於災患朕心軫念維殷切諭督撫大吏等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前往督率地方有司逐戶賑濟賜粟賜金皆加厚於常格之外其額徵錢糧與例不獨免之漕米悉令免徵又遠運奉天之穀不截留鄰省之漕糧以濟不糶散賑之用無非欲使被災窮民免流離而登衽席也乃有人奏稱東省上年二麥秋成合縣統算僅有三四分而地方官竟作七八分捏報又迎合上司之意將饑民戶口駁詰刪減且遇外來就食之人槩行驅逐而本處漏報饑民又攔阻不許他往等語朕聞之深爲駭異比即降旨嚴切詢問田文鏡岳濬及劉於義牧可登等今據伊等先後回奏僉稱東省上年二麥實係豐收至於被水之州縣雖有數處勘不成災然亦從未有捏報七八分收成者惟是州縣始初開報饑民時皆經由里總人等之手其中多有冒濫而不法刁民又串通鄉地假捏重名詭名造入賑冊加以胥吏舞弊或將應賑之戶刪去而將不應賑之戶載入或將

此處已賑之戶移作彼處未賑之戶種種弊端難以枚舉此中既有冒濫即有遺漏乃必然之勢後經臣等分委司道親加查驗刪其浮冒補其遺漏據實核定有增有刪並無駁減太甚之處至於就食之人槩行驅逐本地饑民攔阻不許他往之說實無其事上年開賑之初臣等恐愚民有先期散往他境以致流離者飭令該州縣備查境內有外來鄰邑饑民果有親友可依者則令安插居住若係無依之人則資送回籍以便入冊領賑俱有檔冊可據並非驅逐況自冬底以至新正他省資送回東之窮民不下數千口則東省文武官弁從前之不會攔阻他往可知矣該

督撫及欽差侍郎同奏之詞如此彼此大槩符合似
是東省散賑實情但從前臣工之陳奏亦必有所自
來或係東省人民遭値水災不知省愆思過而猶心
懷抑鬱造此怨望之言以致傳播遠近啟旁人之疑
議耶抑或棍徒揑造浮言煽惑衆聽耶朕嘗謂水旱
災祲之降或由於朝政之闕失或由於官吏之貪
或由於民風之澆薄三者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加之譴罰今以山東近事論之朕加迪格之恩該督
撫及欽差等身在地方殫心竭力早作夜思以拯斯
民於困阨而該省人民不但不知感激且加官員等
以苛刻之名誣以奉行不善之罪肆行謗議惑人聽

聞似此乖戾之氣焉有不干
上天之怒而罹滂溢之災者乎去歲費金吾在京時曾奏
稱豫省風俗淳良與山左迥異即就鄉紳中一事而
言宋致虧欠帑金其中那移代賠之項居多而伊之
兄弟子姪合力完公羣情踴躍而李永紹身爲尚書
家貲饒裕况侵欺貪婪之項居多乃負欠國帑展轉
遲延不肯完納此即兩省人情厚薄之明驗等語李
永紹爲東省士民領袖其居官之日旣已納賄婪贓
而罷斥之後仍復營私亂法以此爲一省之倡無怪
乎相率效尤日趨於涼薄之行也李永紹名下應追
銀兩著該撫岳濬查明嚴追以示懲儆並將此旨通

行曉諭該省人民等各宜滌慮洗心以凜
天戒
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奏浙江舊存倉穀請撥運
淮北山東平糶奉
上諭凡爲督撫者能經理所屬地方事務便稱盡職總
督李衛公忠體國覩隣省如同本省將米穀籌畫運
送以備平糶之用甚屬可嘉若凡爲督撫者皆能視
國政如家事不分彼此如此存心則裨益之處更廣
矣李衛著交部議敘其運送米穀前往淮北山東之
處著照所奏速行
又奉

上諭從前阿爾泰兵丁駐劄之時糧運維艱是以廷議
每兵月給米一斗併羊價五錢彼時羊價甚賤所給
銀米足供一人之食邇年以來羊價漸長所給銀米
實有未敷雖各兵換班之時朕優勞戍兵厚加賞賚
而歲月旣久資斧無幾或不能接濟朕心深爲軫切
查察罕叟爾每年屯種所穫富有餘貯而運送糧石
較前亦易著將現今調撥軍營防守之滿洲兵丁每
名照例月給米二斗四升九合其駐守阿爾泰之滿
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至察哈爾土默特兵丁每
名照例月給米一斗五升以示朕一體恩恤兵丁之
至意

二十日戸部議覆江南總督高其倬等奏淮商黄
光德等代輸欽縣未完地丁銀兩應否議敘恭候
欽定奏
上諭兩淮鹽商數年以來朕屢次加恩撫恤並有免隨
規雜費數十萬兩商人感激情願捐貲以佐國家公
事朕再三降旨於該督撫及巡鹽御史等諭令不必
捐輸而衆商堅稱叨沐恩澤辦課之餘寛然饒裕輿
情踴躍不能自已朕因令其即於本處地方辦理鹽
義倉串場河等事使本處人民咸霑利益近又聞商
人之中富者捐助固有餘貲其無力之家勉强以應
捐助之名而於正課轉有未清者已諭該督撫等留

心體察今黄光德等代輸欽縣未完丁地一項雖屬
急公好義之舉但各商果皆力量寛裕情愿代捐無
抑勒勉强情事與否著高其倬伊拉齊查明實情具
奏再降諭旨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
恐累及民間是以征剿準噶爾之舉悉心籌畫於數
年之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辦而民間並不知國
家將有軍旅之事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
毫不騷擾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爲三秦百姓所深悉
者及至大兵既出將日既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

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亦事勢之不
得不然者祇以準噶爾狡獪兇頑父子濟惡實蒙古
之巨患爲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奸是狡
寇一日不滅即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即內
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此朕熟思詳審出於萬不容
已者並非好大喜功利其民人土地而爲此舉也即
以上年之事言之賊夷先遣使臣詐稱求和及朕降
旨暫停進兵待其信息而彼領其賊衆乘我不備大
肆猖獗然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
邊方哉即此愈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纘承先志不能不辦

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
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爲憐憫是以年來屢
蠲陝甘二省額徵錢糧使蒸黎均沾膏澤而三秦紳
士庶民咸激國恩秉明大義踴躍趨事志切急公二
十年來如一日朕實嘉之如昨歲據督撫奏報甘肅
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
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而其服勞宣
力之誠悃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
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
令加增倘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勞
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民等歡欣鼓舞勿懈初

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膚功克奏不但邊城內外共受寧靜
之福即爾等世世子孫亦永享安居之樂矣查雍正
九年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
額徵錢糧前降旨蠲免四十萬兩著再蠲免四十萬
兩以昭朕體恤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
閭閻同受實惠並將此旨刊刻頒布俾陝甘二省遠
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又奉
上諭陝西西安等處米石運作兵糧前已降旨令副都
統范時繹前往料理但軍糈關係緊要轉運致遠必

雍正九年二月　十

須委官選弁措置合宜始於地方不擾而於公事有
濟巡撫武格侍郎馬爾泰乃總理軍需之人凡此運
糧事務可悉心籌畫經理范時繹仍聽其調度其在
途押運雖係范時繹之專責倘有條奏事宜及舉劾
官員等事仍咨明武格馬爾泰會商定議具奏以免
互異
又奉
上諭準噶爾父子濟惡背天逆理狡猾百端為邊方之
巨患朕繼述
先志綏靖西陲特遣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數年以來慎選
將士挽運軍需區畫周詳備辦饒裕而三軍之氣鼓

勇直前人人思奮朕常教以古昔聖人之訓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天道惡盈謙冲受益軍氣當壯而軍心
則不可驕此我將士及在廷臣工所共聞者也上年
正月間西路大將軍岳鍾琪奏報雍正七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夜巴爾庫爾軍營有紫氣祥光綿亘東北
歷四時之久光華絢爛等語二月間又據署總督查
郎阿奏報蘭州府屬之靖遠衛紅嘴子地方乃黃河
過渡之所每年止二月內東風解凍河冰漸薄冰橋
既難行走渡船又難撐駕行李停滯歲以為常乃今
年正月官運糧車至此冰忽開融舟行無阻誠從來
未有之奇遇等語朕覽奏不敢遽以為喜輒行宣示

雍正九年二月　十一

於外特命封貯內閣以待大軍凱旋即此可以知朕
心矣此番西路撥派之將士皆遴選訓練之精銳其
氣勢倍覺壯盛遂未免有恃強輕敵之心以致賊人
乘我不備侵犯汛界搶掠牧場並傷我兵弁豈軍志
驕矜有干盛滿之戒
天心特以此示儆耶上年彼賊侵擾之處朕與大將軍岳
鍾琪等不能計慮於事先實難辭疏忽之過至於軍
營牧放駝馬最宜布置有方乃以牲畜置於賊人來
路之旁又與大營相隔遼遠被賊人乘機盜竊則審
度形勢之謂何岳鍾琪更難辭咎又如達鼐統領噶
斯之兵曾奏請製辦皮套等物以為兵丁手足禦寒

之貝而西路兵丁去冬出戰之時冒犯冰雪手足凍
傷者多有則亦大將軍未曾留意於平時也凡此既
往之錯追悔無益從來勝負乃兵家之常禍福有倚
伏之理從前因疏忽而致虧損將來自可因小懲而
成大功惟望合營將士等以敬慎之心辦理戎事以
忠義之勇對越
上天自可仰蒙
上帝慈恩默垂保護經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助者順也況準噶爾之底裏
我所悉知觀其所有兵甲不過三四萬之衆仰以上
年之事論之小策凌敦多布係伊防守西拉奔爾要

地之首領乃於冬間乘空調來傾其人衆犯我卡倫
我軍以數百人對守小營彼不能奪並不敢前窺大
營之念僅於中途以全力邀截我師四路畢集而我
總兵官樊廷張元佐等以數千人擊敗彼數萬之衆
則賊之力量伎倆不過如是而已蓋彼之所長在於
偷盜駝馬而我師一時失於防範遂爾墮其術中並
非彼之兵力有餘也觀賊之虛張聲勢分兵侵擾噶
爾卡倫窺伺上古爾之糧石我師以百十人即可防
守而追逐之則更鼠竊狗偷之行不堪之甚者也總
之行軍之道心不可驕而氣不可餒傳曰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聖賢修身正

心之義而於臨戎制敵之際更當遵奉而行者凡我
將士等務去從前驕矜之心而鼓將來勇敢之氣候
朕徐徐籌畫必有蕩寇萬全之勝策俾將士等歡欣
鼓舞奏凱歌而膺爵賞也其軍營得傷患病之兵丁
著用心調治務令痊可朕正籌畫加恩使之更換休
養以恤勤勞著大將軍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出征將
弁兵丁知之

又奏

上諭上年臘月準噶爾侵犯卡倫署大將軍紀成斌調
肅州安西兩路兵三千名前赴軍營備用據署總督
查郎阿奏稱兩路弁兵起程之時其衣裝之費遊擊

一員借給銀一百兩守備一員借給銀六十兩千把
總一員借給銀四十兩馬兵一名借給銀五兩步兵
一名借給銀四兩將來按數扣除等語準噶爾之事
起於倉猝兩路弁兵於盛寒冬月前赴軍營日期忙
迫朕念及此深爲軫憐其所借銀兩悉著賞給不必
扣除遊擊一員再加賞銀六十兩守備一員加賞銀
四十兩千把總一員加賞銀三十兩馬兵一名加賞
銀十五兩步兵一名加賞銀十兩此賞賚之銀著大
將軍傳問弁兵等或本人在軍營自領或其眷屬在
家支領悉聽其便

二十六日奉

上諭陝甘二省連年豐稔官倉存貯旣多民間亦家有
收藏採辦甚便是以軍興以來糧餉充裕而民食亦
寬然有餘但天時不可預必當於足用之時先爲有
備之道而欲儲數年之積蓄不得不稍資於鄰省查
隣省如山西河南之米石若由陸路輸輓道途旣遠
所費甚多且恐勞民若由水運則有三門底柱之險
難施舟楫朕聞從前曾以湖廣米石由水運至商州
轉運於西安上年湖廣歲收甚熟今可否於湖廣採
買米石循舊運之道運貯商州以備轉運是亦廣爲
積貯之一法大學士等詳查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爲患卽聞河南亦有數
縣被水朕以總督田文鏡身在地方自能經理妥貼
冬間見總督邁柱奏摺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於
湖廣者該省已陸續資送回籍朕又切諭田文鏡督
率有司加意撫卹且念豫省連歲豐稔家有蓋藏今
不過數處歉收自然可以支持度日不致因窮失所
是以未遣專官前往查賑但于本地有司是賴也
今聞尋得封邱陽武原武榮澤鄭州中牟等州縣之
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鎭中更有賣鬻男女爲山陝
客商買去者田文鏡將說合之中保媒人拘拏懲
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多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於
昏夜之中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問外間人言如此
朕聞之深爲駭異朕以愛養百姓爲心惟恐一夫不
獲其所卽如上年直隸山東江南被水之州縣朕皆
疊沛恩施于常例之外豈獨於豫省之民靳茲膏澤
田文鏡亦實心任事之大臣必無膜視民艱之理大
約因伊近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爲屬員之所欺瞞
耳夫賣鬻男女之事在平時亦常有之此乃出于本
人之情願非官長所可禁止若至于荒歉之歲自以
撫綏安插使小民不至離散爲第一義若不能撫綏
安插而但禁賣鬻子女以避離散之名是絕其謀生
之路也豈爲民父母者所忍言乎侍郎王國棟向曾

官豫省著馳驛前往將被水之州縣一一查明飭
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糧核實賑濟務使窮民
咸登袵席不得稍有遺漏俟麥熟之時奏聞停止該
地方官從前隱瞞或再有奉行不善及怠忽從事者
著王國棟一面摘印卽行嚴參從重治罪其應行緩
徵之州縣傳朕諭旨卽令緩徵以免追呼之擾聞陳
世倕居心刻薄田文鏡爲其所朦蔽屬員但知濤司
而不畏總督陳世倕著仍回按察使之任儻不洗心
滌慮痛改前非定行嚴加議處高斌爲人謹愼操守
亦好但非肆應之才不宜江蘇繁劇之任著調補河
南布政使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淮徐道白鍾山補

按淮徐道員缺著嵇曾筠尹繼善於屬員內揀選委
署俟秋汛後送部引見

二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教養將士加恩於平時原欲其有勇知方緩
急可恃以備干城之選果能臨戎遇敵奮勇先登勞
績戰功卓然可紀尤當沛以殊恩優加體恤以奬忠
誠而褒壯畧也七年冬底準噶爾之事出於不備總
兵官樊廷等率領兵弁鼓勇爭馳以寡敵衆轉戰十
餘晝夜壯三軍之威破賊人之膽此等功績實在平
時勦寇平戎之上朕心嘉悅已頒諭旨厚加爵賞以
表忠勤又念國家之所望於弁兵與弁兵之報効國

家者惟在奮力行間耳今弁兵之奮力至於如此是
伊等之力已効伊等之職已無忝矣雖義勇之士口
不言勞未嘗遽有就逸求安之念然揆情度理應令
戰陣有功之弁兵更換休息朕心始安若將已經致
身竭力之人仍留戎行以待大軍之凱旋朕不忍也
况兵丁中有備嘗冰雪觸犯鋒鏑而損傷手足者尤
可憫惻已降諭旨令軍營加意調治務俾速痊給與
口糧送回本汛想軍中已遵旨料理矣著大將軍岳
鍾琪將此次隨樊廷張朝良等禦賊有功之將弁兵
丁皆一一查明應令各回本任本汛者著另選撥更
代並將此旨曉諭軍營俾悉朕褒嘉勇壯篤念勤勞

之至意朕又思川陝二省地方數千里甚爲遼闊今
西邊有辦理軍需之事總督一員難於控制向來川
省曾設總督今仍著添設四川總督一員即以提督
黃廷桂補授

三十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僕中有人
材壯健曾經行走慣習勞苦之人著挑選二千令往
軍前伊等俱係慣習勞苦之人或能戰陣或牧放馬
匹或有修造之處俱屬得力其中有能射箭放鎗者
即行挑取或現在不能而學習數日可能者亦准挑
取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務擇其好者二千名令爲兵

丁遣赴西路其挑選時必問明伊等家主及本人若
皆情願方可挑取所挑取人等之家主即著賞銀一
百兩俟伊等功成凱旋之日悉行開爲另戶係滿洲
蒙古即編入滿洲蒙古旗內係漢人即編入漢軍旗
內照伊等家屬人口之數有人幾口即給伊家主銀
幾百兩雖在襁褓之童亦皆算入數內至於伊等起
行之時其錢糧口糧馬匹銀兩器械等項俱照馬甲
之例另行賞給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寶豐縣知縣閔廷樞續丁父
憂請給假營葬本

上諭閔廷樞既係獨子從前喪母之時該撫即應體恤

其情准其丁憂回籍乃將伊强留任事今接丁父憂而復以孤子給假數月為請則從前何不明白奏請給假俾伊得盡人子之心耶況賓豐為新設縣治現在招戶開墾兼有軍需若委署之人可以代辦六個月料其不致遲誤則閔廷楷亦可准其守制矣為巡撫者不能體察屬員之情而為此不近情理前後互異之奏朕難於頒發諭旨仍交與許容將該員應否令其丁憂或在任守制應否給假之處著一面定議即行一面奏聞

雍正九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五日奉

上諭江南江淮與武二衛旗丁名下有應追鐵夫底料銀十萬八千一百餘兩查此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雍正元年前後二十載各丁僉替更換不一現今著追之人未必係當日領銀之人其力既不能完未免有所拖累且今承追接催各官參罰纍纍有礙考成亦可軫念朕思雍正三年以前拖欠錢糧之各案正在查明豁免而運丁效力漕儲尤朕所加恩體恤者著將江淮興武二衛此項應追銀兩悉行豁免以示朕恩恤運丁之至意

初八日山東巡撫岳濬將張寧張二和勒死張岱罪案定擬具奏奉

上諭張岱因伊子張佐成打死陸小丑律應抵償遂欲自盡以為圖賴之計又因已身年邁癱瘓不能動轉令胞弟張寧胞姪張二和將伊致死張寧張二和聽從其言遂將張岱勒死在鄉人至愚之見以為聽從張岱之言可以救佐成之罪而不知已身之干犯極刑也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此案若但就殺死尊長而論則張寧張二和應服極刑不當寬減若推原其情則是順從尊長之意以下愚而罹

事法與已身致死尊長者不同張寧張二和俱著改
爲應斬張佑戌依議應殺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一日奉

上諭山東青州府建造營房正在興工朕思東省上年
被水目今東作方興百姓正宜用力於南畝著傳諭
該監督偏武等從容料理不可急切忤悮有妨農務
即至明年告成亦不爲遲務令工程堅固毋得草率
從事

十二日湖廣總督邁柱奏沔陽州未完民欠應否
豁免奉

上諭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思豁除舊欠
雍正九年三月 二
則頑戶獨得蒙恩而蠲免新糧則善良公同被澤此
亦彰明較著之事天下人所共知者無待朕之屢頒
諭旨也惟是沔陽民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
潦溢之患朕所深知其未完民欠銀兩著從寬豁免

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卞狐奏稱京師春初米價稍昂蒙恩軫念
民食特諭五城添設米廠減價糶賣羣黎無不均沾
聖澤但定例五城糶賣概用錢文交與戶部目下錢
價雖不爲昂祇恐將來錢文積聚必至價昂查戶部
每月給放兵丁錢糧原有一九二八搭放錢文之例
今可否於定例搭放之外暫增分數將五城交貯之

錢配入搭放俟米廠停止仍照前例等語錢文乃民
間日用必需之物向以價値昂貴屢厪
皇考聖心數年以來朕備極焦勞所以爲便民利用籌畫
經理者亦殫竭心思矣惟是欲價値之得平若遽繩
以官法又恐有生事滋擾之弊此亦天下所共知者
發米平糶以濟民食而令交納錢文本是便民之意
今卞御史又以收錢既多貯積必致滋長此亦事之
所有不可不慮及者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因兌
換之柄操於鋪戶之手而官府不司其事是以小人
圖利得任意多取以便其私耳若照五城減價糶米
之道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
雍正九年三月 三
兌換與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
一千文爲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於民
用似有裨益著九卿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我國家武備修明兵力壯盛超越前代皆由教養
多年訓練有方之所致也朕思天下至廣人才至多
各省中膂力超羣驍勇出衆之輩未曾收入營伍者
當不知凡幾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爲可惜著各
省督撫等於所屬地方民人内召募揀選人材強健
技勇可觀者百餘人咨送兵部奏聞候朕揀派官員
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若武生武童及鄉勇民壯

等人內有可以入選者准入數內揀選行會經發罪之人已邀赦免者亦准咨送儻以不中選送之人章程寬責將來考驗之日將督撫從重議處其入選之人於本籍額外給與守糧一分以養贍其家目進京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以為路費務於今年八九月內送到若路遠之省分別寬其限期直省合計以二千人為率其酌量省分人材派選若干名之處著該部理軍需之大臣議奏

二十七日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直隸各州縣被水歉收請將鹽價暫停議增奉

上諭前據長蘆鹽政鄭禪寶奏稱康熙二十七年間經撫臣等議定鹽價每觔價銀一分三四釐不等彼時每銀一兩只換小制錢一千四五百文是以每鹽一觔定為十六文之價迨後錢價漸平現今每兩合錢可至二千文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致商運消乏欠課難楚應請會同直隸督臣作何使商民兩便俾課無虧之處求公妥議等語朕視商民均為一體若使於商而不便於民之事朕必不為也從前楊宗仁在湖廣將民鹽價本欲加恩於民乃致商人裹足不前百姓苦於淡食朕因念此弊是以見鄭禪寶之奏允從部議交與督臣等秉公詳議朕本為便民起見並非以商人積欠難清而令其取償於民也唐執玉身在地方若確知民情未協有不可施行之處便當據實陳奏何待為兩岐之說而以上年被水之數州縣為辭又稱俟可以加增之時再為議請似此含糊瞻徇甚屬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雍正九年四月

上諭九道

初五日奉

上諭上年秋水漲溢山東地方與江南邳宿等處及直隸州縣有罹於水患者朕軫念窮民分遣官員馳往賑濟賜粟賜金皆加恩於常格之外今春留心體察知山東地方及邳宿等處去秋之被水較往年為甚恐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能餬口又頒諭旨山東加賑兩月邳宿等處加賑七十日以濟其匱乏因直隸州縣之被水不過近河村莊其他高阜之處收成豐稔彼此可以相資不至艱於謀食是以未頒加賑之

旨今聞畿南州縣之中有被水輕重之不同其被水輕者民間可以支持而被水稍重者則有口食不敷之慮即如大名府屬之長垣東明開州等處皆地勢窪下之區失業之民甚覺艱窘恐其他州縣亦有與之相類者該督等身在地方未將情形奏聞甚為疏忽今去麥熟之時尚有月餘應籌措接濟之道以資其耕作若從京師遣官分查必致稽遲時日副都統趙弘濟係上年散賑之員着馳驛前往保定會同該督唐執玉布政使王謩等查閱上年散賑檔案將其中被水稍重應行加賑之州縣一一確查明白遴選賢員星速分途前往會同該地方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核實散賑至麥熟之時停止儻再奉行不力或有遺漏浮冒等弊經朕訪聞定將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纘述

皇考聖祖仁皇帝乂安區宇之

聖心旰食宵衣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內外休養生息物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袵席以成蕩平熙皞之治是以宣猷敷治之間宏綱庶務凡有益於民生者莫不興舉不便於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纖微措置失宜即五內縈轉寢寐難安而肯好大喜功興兵構難使百

姓有供應之勞不遑寧處哉惟是剿捕乃所以安良撫內必兼乎攘外此古今不易之常理帝王治世之常經凡爾百姓粗通大義者自當共知之不必待高遠之識也惟彼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懽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號創蒙古惟恐獲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遁藏匿於西北遼遠之地糾誘匪類要結黨與自稱準噶爾當我國定鼎之初各處蒙古俱心歸順求爲屬國共享升平之福獨準噶爾一部落違越於德化之外至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二人則尤狡猾兇頑之甚者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

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爲妻又潛往青海地
方賊害伊之妻父而擄其人衆又復巧搆煽惑衆喀
爾喀之不備發兵狎擊以致喀爾喀人衆潰散紛紛
投我天朝蒙
聖祖仁皇帝施恩撫恤遣使前往噶爾丹處諭令戢兵和
好各方開導乃噶爾丹冥頑不靈轉借追尋喀爾喀
之名犯我邊汛彼時卽行勦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好生爲德特遣官員前往責問是
時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仍復潛住近邊騷擾
窺伺且乘間搶掠蒙古牲畜俾其不獲安居我
聖祖仁皇帝始親統六師躬行天討噶爾丹逆天背理自
雍正九年四月 二
速滅亡此噶爾丹之始末也策妄阿拉布坦者乃噶
爾丹之姪也彼時旣平噶爾丹卽應勦絕根株不留
遺孽祇因我
聖祖仁皇帝寬大仁慈赦罪宥過且念策妄阿拉布坦素
與伊叔不相和睦情有可原於是加以天高地厚之
恩將噶爾丹餘剩部落賞伊收管此時伊力薄勢微
甚爲恭順其後則離間伊妻之父子誘其妻弟爲帶
萬餘戶全伊住牧之地因而強倚人已由是勢力漸
增竟敢肆意妄行窺伺青海使犯哈密又潛兵入藏
殺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荼毒人民我
聖祖仁皇帝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懸不畏死阻兵抗

命因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肆其猖狂此實
天下臣民所共憤者我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兩路官兵姑緩前進以俟其
悔罪輸誠若怙終不悛則命將征剿犁庭掃穴此我
皇考之本意也朕卽位以來伊曾遣使求和而詐僞作姦
仍復如故且將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收留藏匿
朕屢次降旨令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飾支吾巧匀百
出及策妄阿拉布坦自殞伊子噶爾丹策凌繼立其
妄亂之性猾悖之行更過於其父其遣使陳奏之辭
甚屬支離妄誕卽如前年西藏阿爾布巴等之戕害
康濟鼐亦因與準噶爾地方相近而逃匿之羅卜藏
雍正九年四月 四
丹津又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朝命
而伏其黨羽以爲發縱之主窩也似此世濟其惡之
人以逆兇狡詐爲心以劫物傷人爲事不可以德感
不可以理諭須剪其黨羽懷逆叛變時時欲戕害臣服
我朝之蒙古部落以據我屬土名當此可以經理之
會而噶爾丹策零[illegible]之名爲從容應變之計
將發遣 一日不戍則蒙古一日不安蒙古一日不安
則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則內地之民一日
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卽二秦之黎庶也郎
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僞稱請和及朕降
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冰雪之時傾其醜類

乘我不備侵犯汛界盜竊駝馬然則此等狡猾何可
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將來乎從來窮兵黷武爲聖
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
子所不忍爲况準噶爾彈丸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
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即使滅此朝
食亦不足以誇廓張而耀武功此皆
皇考與朕熟思審處先後籌畫數十年而出於萬不得已
者也惟是邊方有軍旅之事凡兵糧馬匹諸務紛繁雖
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向蒙
皇考軫念秦民勞勤所以加恩而優恤之者無待朕之縷
述矣朕御極之元年即將陝甘二省康熙六十年以

雍正九年四月　五

前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等項悉行蠲免又將甘
州應完之三盆二合免其徵收數年以來西安所屬
額徵錢糧或免四十萬或免八十萬甘肅所屬錢糧
則連歲全行豁免他如展納課之定期寬帶徵之舊
欠問發地畝修築河渠悉動帑金永爲民利此皆朕
之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之
事言之北路軍需交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需
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此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
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
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
國家將有用兵之舉以致宵小之徒如李不器輩竟

謂岳鍾琪私造戰車蓄養勇士訛言繁興遠近傳播
達於朕聽朕將岳鍾琪遵奉密旨之處曉諭秦人而
訛言始息即此一節觀之若非辦理軍需秋毫無犯
何至以國家之公事疑爲岳鍾琪之私謀乎及至雍
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輓粟始行動用民力之時猶
皆敕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腳價嚴禁尅扣短發侵
蝕等弊儻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著該
管大臣即行題參革職枷號示衆先動帑金傳集百
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爲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
矣上年該督撫先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
牧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

雍正九年四月　六

獎以溫諭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夷猖獗之後
將來軍餉較前未免繁多又特加添運價一切軍務
悉令有司寬裕辦理朕豈肯因戎事緊急稍涉權宜
使閭閻騷擾於萬一哉意謂三秦衆庶必能諒朕不
得已而用兵之苦心悉朕不忍累民之至意矣乃近
來風聞陝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朕撫躬
自問實不得其致怨之由再四思維昔年曾靜謗朕
之語怪誕離奇實爲夢幻所不及之境然則天下之
大如鬼如蜮之事何所不有總因數年來大逆不道
之人不得遂其逆願於是使其匪黨捏造流言轉相
傳布冀以搖惑衆心擾亂國政前年一一根究悉出

於發遣衆犯之口供証鑿鑿巳按律正法大義覺迷
錄中載之巳詳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
年羹堯延信等皆懷挾異志包藏禍心視朕躬如讐
敵者也其黨從之逆黨實繁有徒專揑誹謗之詞將
無作有欲以洩其私忿如塞思黑之令孤士儀年羹
堯之鄒魯淨一道人延信之道姑上氏等皆公然以
又教爲衆人之倡則其他匪類之造作妖言暗中媾
動者又不知其幾矣地方既有姦回之人捏誣肆惡
而又值軍興旁午或有司自顧考成間有奉行不善
之處是以愚民無知蠱於邪說溺於私情偶因用力
於目前遂忘受恩於平日此亦事勢之所不免者若

果深知朕心明曉大義一聞匪類揑造之言即深信
我主必無是事偶遇奉行不善之處即深諒我主必
無此心此誠天下之良民也然而造言生事之人專
以蠱惑人心爲務此倡彼和有意流傳甫知理安分
之人不過本身奉法而已豈能執途人而告之是以
三秦百姓聞邪說者多而聞正論者少豈非世道人
心之憂哉朕又思之秦風樸直自古爲然樸則易被
人欺直則善言易入祇以自來未有宣諭化導之人
而該省督撫以及有司既有刑名錢穀之事責又有
徵兵籌餉之軍需簿書鞅掌難於兼顧是以曉諭之
始末邊防關係之情形

皇考與朕本
天討罪除暴安民爲不得巳之舉爽並未家喻戶曉而
但聽僉邪小人搖脣鼓舌誹謗制政變亂是非無怪
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遣
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鄭禪
寶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
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閭閻開導俾得愚
蒙從前雖將大義覺迷錄通行頒布祇恐遠鄉僻壤
之民尚有未曾聆悉者著一併宣諭咸使聞之倘合
省民人等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懟之情
將見和氣致祥必邀

上天默佑迅奏膚功邊塞永寧烽烟屏息不但爾等安居
樂業並仰優游即爾等世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矣
至於軍需各項悉動帑金若員辦理不得抑勒短少
貽累小民所降諭旨再至三著欽差大臣悉心訪
察倘有不遵諭旨者即行題參或所定官價有不敷
用之處亦即據實奏聞若兵馬經過之地有不遵紀
律騷擾民間者小過即告知該管大臣懲治大過即
行參奏不得姑容務使兵民和洽內外輯寧以迓
天庥以副朕念
十四日奉
上諭六里岳戶稱有應輸辦糧乾州同知經徵一百二

十一石三斗零屬鳳營通判經徵七十三石七斗零
此項糧石苗戶往往拖欠致經管官員有賠補之苦
今六里苗衆遵奉法度踴躍輸將當安設營汛之初
應沛蠲租之澤著將應納之雜糧一百九十餘石免
徵三年以示朕撫恤苗衆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陝甘二省習聞匪類訕謗朝政之言以致無
知之人被其迷惑又逆年用兵邊塞輓粟飛芻不無
資於民力之處而草野之間不知軍國邊防之重計
朝廷萬不得已之苦心溺於私情妄生疑議是以特
遣大臣官員前赴秦省專司宣諭化導之事務使僻

壤遐陬家諭戶曉不可視為具文潦草塞責更不可
指稱公事派累地方儻奉行不力而轉令地方有供
應之煩是朕之遣官非所以安之乃適以擾之也欽
差大臣等已給與驛馬廩給其分派之官員等皆厚
給公帑以為僕從車馬館餐行李之資所到地方一
絲一粟不許索取該有司亦不許應付餽送儻有不
遵朕旨者與受同罪決不姑貸欽差與有司官除辦
理宣諭化導公事外不得私相往來招人指摘儻地
方官有干謁逢迎等情經朕訪聞必從重治罪若差
往之官員等有生事滋擾而總理大臣失於覺察者
朕將於大臣是問儻地方辦理軍需有騷擾民閒而

差往之大臣官員知而隱匿者別經發覺朕於欽差
之大臣官員是問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千總六年俸滿該管上司保送兵部帶領引
見得以陞用其平常之員仍在外省註冊朕恐此等
註冊人員內尚有可用之材故降諭旨有情願赴部
者令其自行赴部具呈揀選引見今兵部帶領引見
之註冊千總張文煜等十員人材弓箭尚屬可觀似
此等人員由兵丁歷任千把於營務閱歷有年若非
朕降旨揀選引見伊等終於不得推用殊為可惜著
行文各省督撫提鎮等嗣後千總年滿之時務須加

意遴選出具考語咨部如人材弓馬可觀而或有行
止不端廢弛營務之處亦於咨文內聲明報部存案
俟該員到部時查對儻有草率忽畧出具考語不符
以致人材屈抑經朕察出定將該管上司加以處分

二十六日奉

上諭聞天津一帶民間漁船專以販魚為業每年穀雨
以後芒種以前是其捕取之期亦猶三農之望秋成
也若此時稍有耽誤則妨小民一年之生計矣目今
天津運往山東積貯之米糧皆僱覓漁船裝載然亦
當體小民之情願未有因濟山東之百姓而妨直隸
民生之理著直隸總督天津總兵官速飭辦理糧務

人員就近酌撥目下不可强僱漁船致令失業此係
積貯備用之米石俟過芒種以後運送亦未爲遲當
事者總不實心籌畫辦理甚屬溺職該部可即速行
文傳諭知之將朕諭遍行曉諭
二十九日奉
上諭上年大將軍岳鍾琪在京時條議進兵事宜令河
南採辦黑茶三萬五千封解送西安交與巡撫武格
送至巴爾庫爾軍營以備進兵賞賚之用今大軍既
停進發則茶封非所急需聞武格等以未奉部文停
止仍委人員運送軍營似此不急之務徒多勞費著
暫行停止又今春命往陝甘効力人員若在內地差

遣其力量尚可自備貲斧聞武格將伊等派往巴爾
庫爾軍營亦令自出盤費愈無津貼恐微員等力量
不敷有誤公事著一併傳諭辦理軍需大臣等知之
又奉
上諭近日屢有人密摺參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因荒不
報忽視民艱及種種虐作威福等語朕思雍正元年
田文鏡告祭華山回京覆命值山西饑饉將百姓困
苦情形急切陳奏朕於是令其前往專司賑濟之事
田文鏡以奉差之員經過地方並無官守言責而念
切痌瘝爲民請命如此豈有身爲本省總督而肯隱
匿災傷視百姓之顛連而不恤者乎且如山東州縣

遭值水災田文鏡一一據實馳奏其即遣大臣查賑
撫綏者亦由文鏡之請也河東二省同爲該督節制
之區豈有厚於山東而薄於河南者乎況河南州縣
之被水田文鏡亦備悉摺奏所少者惟請賑一事耳
大約豫省屬員等以田文鏡年逾七旬又復患病遂
謂可以欺蔽未將民間被水稍重情形據實呈報又
或因田文鏡平時察吏太嚴所屬有司心懷忿怨乘
其抱疾之時不以實告而使田文鏡有諱災之名以
肆其簽險伎倆二者俱未可定至田文鏡之未曾請
賑也其意或以爲豫省連歲豐收民間當有儲蓄偶
值偏災之其力尚可支持此亦該督無心之過未可指

爲諱荒不報而遽欲遂其陷害之私心也田文鏡自
莅任河南以來教養百姓整飭官方訓練兵丁緝拏
盜賊清理國賦充實倉儲興築河防申嚴營汛凡有
益於國計民生者莫不經畫敷施著有成效似此勞
績懋著之大臣卽偶有錯誤皆當曲體而原諒之而
況年屆古稀經年抱恙或精神倦頓一時訪察未周
安可以其一事之偶疎遂掩其從前之善績乎卽如
上年夏秋之間朕躬偶爾違和一切政事命大學士
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代爲辦理朕得以頤養靜攝
速奏痊可田文鏡可能有此賢佐乎天下之人若因
朕數月之安閒遂不念朕八年以來之勞勣朕心亦

不甘也又如降旨命大將軍岳鍾琪來京而軍營之
事未曾計慮周密以致賊人乘間偷盜駝馬此即朕
躬遠和檢點不到之處今豈可議田文鏡之偶然失
於覺察耶朕待天下大小臣工無不曲體其情而於
寒暑辦務之後亦無不寬假而調護之豈有七旬抱
恙之大臣而不加愛惜成全之理而宵小之徒幸災
樂禍吹毛求疵妄欲肆其邪謀搖惑朕聽不知若輩
意中視朕為何如主也至密奏所云朕欲擢用之人
而田文鏡屈抑之朕所嘉獎之人而田文鏡彈劾之
此語尤為悖謬朕引見命往之人其考課之責原於
督撫是賴是以日日訓諭封疆大臣切勿存迎合順

雍正九年四月　十三

從之見田文鏡秉公察吏不事瞻徇是乃深知朕心
者即此一節實為人臣之所難而宵小之徒轉以此
為自作威福何其是非倒置至此極哉密奏又云河
南連年豐收皆皇上盛德感召而田文鏡據為己功
夫君臣之間譬如元首股肱實為一體田文鏡有公
忠體國之心而朕信任之用文鏡之善即朕之善也
朕有教養百姓之心而田文鏡宣布之朕之善田文
鏡亦不得辭其功也今加田文鏡以妄自居功之名
可謂不經之至總因田文鏡之待屬吏不時過於嚴
明今有此失於請賑一事遂搖唇鼓舌議論紛輿朕
若不保護維持則天下之督撫大臣皆受制於屬員

毀譽之口互相贈傾視為畏途其害尚可言乎至於
豫省之民受田文鏡撫綏化導之澤八年於茲吏治
肅清民生康阜豪強斂跡盜賊遠颺種種受福之處
難以枚舉即屢次蒙朕格外施恩亦皆田文鏡之力
若此時全不念及而但執失察被荒一事遂群起而
訕謗之似此天良盡泯之人將來其能逃於
天譴乎況密奏之人從前不言直待聞田文鏡來京之旨
而後妄瀆則小人卑鄙之態畢露更可恥之甚者矣
朕意以為必有露章陳奏之人再將此旨明白曉諭
並嚴加究治今已待多時並未見有露章者只此密
奏之人朕既准臣工等密奏以廣言路則不便宣布

雍正九年四月　十四

於衆嚴加處分惟據理曉諭使若輩暗自抱愧並令
中外共知之外間又言王國棟奉命賑濟饑民動用
該省倉穀而州縣造冊時總督司道等官欲裁減數
目使州縣啓備以掩飾上年被災情形等語王國棟
係特差散賑之大臣其用穀多寡自有確見即著王
國棟核實造冊具題不必會同該督以息浮議

三十日奉
上諭近見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語言繙譯者甚少沿習
日久則蒙古語言文字必漸至廢棄應照考試滿文
繙譯例考試蒙古文繙譯取中生員舉人進士以備
理藩院之用如有學習漢書願就試漢文者照常准

其考試於別部補用如此則蒙古旗分之人益加鼓
勵勤學蒙古語言文字不至廢棄而理藩院亦收得
人之效矣著內閣會同理藩院議奏

雍正九年五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今歲命往陝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直隸張家口
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
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
可給發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
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
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為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
錢為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
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
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悞遲延以
致各兵家屬餬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即速查明照
例給發並將如何遲悞之處據實參奏

又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駐防兵丁五百名內
派出三百名前往寧夏所有留營兵丁不敷差委之
用據各旗閒散丁壯塞爾泰等呈稱自祖父以來受
國家豢養之恩情願不領錢糧當差効力臣隨選得
年力精壯技藝可觀者一百名照伊等所請不給錢
糧令其承應差使俟有兵丁缺出揀選頂補等語太
原各旗閒散兵丁等雖稱不領錢糧情願効力但既

令當差學習行走亦當酌加恩澤以示鼓勵者每名
月給銀一兩米三斗以資其食用該撫石麟時加教
訓務令勤謹効力黽勉向上若有名糧缺出即將伊
等揀選頂補以副朕教養兵丁之至意

初七日

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所設錢局倘定價太賤則射利之
徒賤買貴賣就中取利反生弊端今北京民間價值每
兩酌賤十數文逐漸減至每兩換大制錢一千文止
如此則錢價自平於民生實有裨益其隨時減價之
處八旗務須畫一辦理並知會步軍統領及察旗侍
衛參領等留心察訪爾等亦不時稽查

初九日奉

上諭用兵以籌餉為先而輓運以得人為要果得其人
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靡費而兵食從裕士飽
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
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馪承領
運送諸事諳練措置得宜能為國家節省錢糧而彼
身亦未嘗不沾利益實公私兩便之道朕深嘉獎已
加優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
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
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
若照范毓馪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輓運似屬可行之
事朕非將此商問趙之垣據稱情願効力查內地軍
糧運送巴爾庫爾軍營者年來經理已有頭緒但自
軍營運動之糧尚無轉運之善策著趙之垣前赴軍
營與馬龍公同商酌如何運送之法聽其自行定議
酌量行每石運價若干朕悉照數給與不令絲毫
賠墊只用其力不用其財但無浮冒侵蝕之弊便是
伊等之功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運送機宜
及沿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計議而行
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領辦理其
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十一日奉

上諭朕以江南蘇松等處積欠錢糧甚多弊竇百出官
民並受其害特令大臣等率領多員前往清查分別
官侵吏蝕民欠務期至確至當以清積弊以除民累
前聞各員奉行不善轉致鬨鬧有追呼之擾大負朕
之初意已降旨嚴行申飭禁止催徵後又聞有司以
民欠通令認為役蝕如父子兄弟異戶即為包侵又
因別名立戶即加以包侵之罪此朕得之傳聞實不
信有此事昨據清查太倉州錢糧之溫而遜奏稱有
一種愚民於造冊之始將自欠田糧混首侵蝕及究
其所侵何人名下錢糧竟有以父子兄弟捏作被侵
花戶者於是逐戶覆核根尋實係自田自欠立即更

改註册並出示通曉許令據實據改一面嚴飭各員實力查辦凡係有與有受實問明白毫無疑義者然後列入侵蝕之項如田産契劵歷年完票行據實係自欠田糧誤首侵蝕仍即改入民欠項下等語以朕所聞合之溫而遜所奏是民欠之中竟有捐得侵蝕者溫而遜徹底清查據實更改辦理甚是但太倉一處如此其各員分辦之處亦必有似此假捏蒙混者著差往各員照此辦理詳細確查有應行更改之處即行更改務使分斷清楚毫無疑竇以副朕釐姦剔弊嘉惠元元至意

又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逆賊悖亂將士忠勇忘身不三旬而復郡治不七旬而收全土今渠魁就擒並無漏網雲貴士兵已通攢全撤等語烏蒙改設府治之初諸事尚未就緒又值劉起元不善撫馭激成事端逆黨勾連幾有猝難收拾之勢而將弁軍士奮勇爭先旬月之間削平寇亂此皆總督鄂爾泰平時節制有方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又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永安苗境論功行賞當以鄂爾泰為先但念該督自聞賊變以來時時以先事疎防引過自責今軍事告竣不肯自居蕩寇之功屢次陳奏情詞懇切朕只得曲從其請以成其謙抑之素志若以功過而論則一時疎畧之微瑕豈能掩其多年教養之善績耶特將朕意宣諭中外共知之所有陣亡帶傷及奮勇官兵著該督查明送部從優議敘賞卹

十三日奉

上諭據署河北總兵官范毓𩡝奏稱捐資買補營馬千一十一匹以足營伍等語朕辦理兩路軍需事宜皆取給於公帑不准臣工絲毫捐助况弁員身在本營而令出貲以濟公用尤非朕意若允范毓𩡝之請將來官弁等必有勉强傚效者范毓𩡝所買馬匹著照數給價於司庫支領

又奉

上諭烏蒙猓賊悖亂竟敢傷害總兵官弁荼毒民人且煽惑各處苗蠻勾通盤結叛逆之罪實無可逃賴總督鄂爾泰平日訓練有素臨時調度合宜用能鼓勵弁兵爭先効命數旬之內迅奏膚功俾逆黨悉除苗疆永靖朕心慰悅屢經降旨褒嘉但思遠近猓夷種類不一各有倡亂之人各有脅從之輩除臨陣斬殺及擒獲梟示各犯外現在錄省審擬之逆目要犯四百餘名衆犯家屬共一千餘名口其中渠魁巨惡若不即正典刑恐時日遷延漸至病斃無以昭明國法即應行減等之犯亦當即為安插該督公正明達身

在地方面加審訊其情罪重輕必能分別確當無絲毫枉濫之處即交法司核擬亦不能出乎該督奏讞之外此案內應行正法及充發遣徙諸犯著該督審明定擬一面奏聞一面歸結若軍犯內有律應立決而情尚有一綫可原者著暫監候另行請旨

十六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普洱府添設新鎮額兵二千四百名內除原收普威營兵一千四百名及新募補額外其餘調撥之兵俱有家口在各標營一時無力搬移未免分心兩地且景蒙營原撥普威營兵二百名時因鎮威江覇等處屢有軍務家口尚在景蒙地方今又改歸新鎮亦應令其搬移居住共計未搬家口兵丁八百名相應仰懇聖恩賞給路費俾得成家立業又黔省撥往古州清江等處各鎮協營兵丁及滇省烏蒙鎮新增兵丁二千五百名內有道途搬移之費者應否一體賞給以廣皇仁等語數年以來滇黔兩省兵丁踴躍急公甚屬効力朕已屢加恩澤獎賞勤勞茲所派往普洱及古州清江烏蒙等處之兵俱從他處搬移應加恩恤該督陳奏甚是著照所請給與遷移之資於公用銀兩內即行支給以副朕惠養兵丁之至意

十八日奉

上諭從前因準噶爾肆虐吐魯番回民畏其侵陵有情願移居內地者俞令地方有司善為安插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各得其所但肅州居住之回民等田禾水少收成歉薄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此皆經管之員辦理疎忽而該省大臣失於覺察之所致也著署總督查郎阿將從前辦理不善之員查出題參其有應行加恩撫恤之處亦著查郎阿酌定請行即將此曉諭吐魯番移住內地之回民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視天下兵丁皆為一體莫不欲其生計有賴俯仰從容然養育於平時者自有經常畫一之道而加恩於格外者則不得不由近及遠次第舉行量國用之盈絀而為之若必欲一槩施恩不分遠近先後將因經費不敷而轉遲普澤之下逮矣如恩賞兵丁生息銀兩一事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次則推廣於外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又次推廣於各省鎮標皆分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大臣會同辦理以為長久之計數年來因有料理得宜可濟兵丁之緩急者而措置未協各人議論者亦往往有之則此番籌畫之難可卸責至於各省協標兵丁同列行伍朕豈不欲一體加恩但各兵分防之處與督撫提鎮相隔遙遠若偶遇緩急必須文移往來多延時日始得領此數

全皆能濟其一時之用若照例給發則現今督撫提
鎮大臣辦理此事尚覺緊難未能妥貼協鎮以下等
官豈可交辦此事恐從前混於有員而無裨於兵丁
之實用況天下兵丁甚多國家經費通盤計算其勢
難以普及此亦一定之情理近聞各省將標兵丁有
謂督撫提鎮等不為代請而生怨望之心者不知國
家之施恩偷無偏向及行之既久日有後先將來西
陲軍務告竣國用充餘或自徐思可徧加恩之策若
伊等不奈寂寞此時遽欲均霑妄生覬覦是自欺全
格之恩而敗其分之當則決唯有將現行之恩賞悉
令撤回然後可以杜　豈不因數人之無知而阻衆

雍正九年六月　八

人受恩之路乎思之思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西巡撫金鉷奏行教職一官無可展施縱有
才能莫由顯著請將年力強壯應對明白才品可觀
可以練習吏治之員咨部送督臣分派試貫
兩省遇有州縣及佐雜缺出酌量試用懇祈准照
此通行他省等語朕思中外均關緊要封疆學政
各有專司定例昭然彼此不得干預若將教官之優
者咨改督撫試之員其人為重而以訓士為輕
凡留司鐸之任者皆棄而不取之人勢必使
天下教職莫不希冀一自鐵等倖進之念茫肯
專心訓課為國家長養人材乎況督撫不可干預學
臣之事亦如學臣不可干預督撫之事也今金鉷妄
為此奏豈非欲兼攬學政之權且詭教官之稱譽乎
即據稱教職一官無可展施其才能莫由顯著既如
此則又如何知其可辦吏事而遇明之乎若以語言
應對之間定人品之優劣分才具之短長恐緊衙之
失實者不少矣況於教官之賢者督撫原可隨時保
舉而大計之年又可列為卓異舍此不得與於薦揚
之選者金鉷乃為此倖理之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著
將原本擲還

雍正九年五月　九

雍正九年六月

上諭十道

初七日奉

上諭朕叔恭親王常寧昔年受

皇考友愛深恩不知感激報効而因循懈惰悠忽終身此

中外所共知者恭親王身後

皇考因滿都護賦性庸愚不使承襲只得以其弟海

善襲封貝勒令在內廷行走教誨施恩望其成立以

繼恭親王之後乃伊性情暴戾行止乖張口出逆言

心無倫理種種罪惡不可殫述嗣因陶和氣案內款

蹟敗露革去貝勒禁錮在家未幾仍蒙

皇考寬宥慈恩將伊釋放遣往軍前効力贖罪乃仍不悛

改飾敢違旨私回若論軍法憲章均無可赦朕念其

為恭親王後裔委曲全其性命仍行拘禁此海善之

大槩也從前海善獲罪之後無應襲之人

皇考不得已而仍用滿都護且加以厚恩畀以榮寵要職

無非欲其努力向上改過自新以延恭親王之一脈

也乃伊下愚不移轉入於阿其那塞思黑蘇努保泰

等之邪黨私相固結而不思

皇考高厚之鴻慈其顛倒妄亂至於如此及朕即位以來

仍復加恩任用屢示開導以感動其天良冀收後效

而伊傾戀匪黨狡獪百端搖惑人心阻撓國政且鑽

營詐僞行止卑污其獲罪被參之案不可枚舉朕悉

行寬宥而保全之此滿都護之大槩也滿都護之弟

封青額庸劣不堪罔知愧恥昔在侍衛班聯曾因飲

酒沉醉竟溺於中和殿階級之上此衆人所共知者

海善之子倫木布昔蒙

皇考深加恩養令在乾清門侍衛班中行走

訓誨矜全冀其上進乃

皇考升遐之日萬國臣民如喪考妣而倫木布面無悲戚

之容目無涓滴之淚朕以此知其未具人心矣是以

降旨將伊與伊父海善一同拘禁今已病故此封青

額倫木布二人之大槩也朕叔恭親王之子孫大抵

如此假使稍有可望成立之人則滿都護屢獲重罪

之後朕即可選擇而用之矣祇因不得其人是以將

滿都護姑容曲宥以至於今今滿都護病故無子現

在無可承襲者朕念吾叔後嗣凋零再四思維或擇

一人襲封貝勒或賜襲郡王以繼其後然而得其人

則可以繼續先緒不得其人則必至覆墜家聲且一

時勉強襲封而不克承受將來獲罪被譴難以保全

非所以成就之也海善等前車之鑒著宗人府會

同議政大臣八旗都統滿洲尚書侍郎等秉公詳慎

於恭親王子孫內選擇可以襲封之人公同舉出奏

聞請旨若果不得其人朕意欲照

皇考府以朕弟淳郡王過繼純親王為嗣之例於朕幼弟
中選擇一人封為郡王以繼恭親王之後如此則朕
叔之王爵可以長久綿延而伊之親子孫各守祿位
易於稱職永遠同受國家之恩澤似為有益爾等會
同悉心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賭博之事敗壞品行蕩廢家資其為害於人心風
俗者不可悉數欲杜此惡習則賭具之禁日不可以
不嚴朕為此拳拳訓飭至再至三凡地方大吏有司
有教養斯民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奉行唯謹不當
視為具文也京師戶口繁多五方雜處年來稽查嚴

密不肖之徒頗知斂跡至於外省之稽查較京師為
易而督撫以至守令奉行不力闔省會之地有公然
製造賭具列諸市肆而不知畏懼者百姓之藐法若
此則大小官吏能辭溺職之罪乎步軍統領衙門屢
次拿獲私賣賭具之人供稱販自外省地方則外省
之疎忽廢弛顯有証據矣賭博難禁而造賣賭具之
禁尚屬易行之事前年定例凡失察造賣賭具之知
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
降一級留任著該部將朕此旨再行宣諭倘嗣後有
犯者必照定例處分不稍寬貸

又奉

上諭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日前甚覺亢旱朕
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
天降甘霖輾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倘其人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禍福之至也人自生
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蓋
上天慈愛為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
皆由天下人之自取則當恐懼修省以凜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為無忌
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儆切切冀望天下
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論之詳矣今茲亢旱之象或由於朝
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不修或由於士
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倘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帝垂象之意狂肆冥頑致生怨懟則乖戾之氣日以化
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
推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
自思何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
改之至為士為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
純疵居心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照鑒苟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逭之係總
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
存自恕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
祥時雨甘霖必仰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
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
體宣示

十二日奉
上諭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
釋因思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

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
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監者著刑部堂官逐一
速查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候處
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牆拘禁人犯著該旗大
臣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
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
號之犯若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
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十四日奉
上諭每年伏暑之時停訟停徵久有成例況今年五六
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等省雨澤愆期甚覺亢旱尤

宜寧人息事感召
天和或恐庸劣有司不遵定例妄滋擾累著該督撫通行
申飭明加訪察如有生事擾民者即行題參從重議
處

十八日奉
上諭凡竊賊滿貫者定例擬絞監候此等賊犯論其情
罪無可矜原而每年秋審之乃按律又不至於處決
是以往往監禁多年不行結案則該犯有悔過改惡
之心亦無自新之路著刑部將各省此等賊犯已經
監禁三年者一一查出酌其情罪或應釋放或應減
等發落並日後再有過犯如何從重治罪之處一併

定議具奏

十九日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自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雨澤愆期亢旱日
久我君臣間必有上干
天和之處仰蒙
上天仁愛特以旱災垂象示儆朕心憂懼焦勞時加修省
朕躬思維無以自解此皆朕薄德之所致無可推諉
大臣等亦當敬畏悚惕省愆思咎念此三省數百萬
蒼黎皆吾赤子將來秋禾不登無以養生必至狼狽
若不先期籌畫多方備借臨時雖欲補救亦恐無及
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酌議作何先期料理務期人

力能周救荒有策米穀可以轉運齊澤不至稍遲俾
此被災民人咸慶生全無一人轉乎溝壑或邀
上天慈零稍寬吾君臣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在京監禁人犯其情罪尚輕按律不至於擬決者
已令該部該旗查明暫行釋放俟處暑後再行酌議
寬減歸結其外省輕罪人犯亦應酌量加恩若將已
經刑部之案其中有問擬徒杖而准其折贖者該部
查出悉行寬免結案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因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

雍正九年六月 七

期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深恐秋稼不登百萬黎民艱
於粒食將來救荒濟困人力難周特命大學士九卿
等竭慮殫心為先事圖維之計以賑
上天之譴責稍解朕心之憂煩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截
漕通商及遣官分往賞給籽種捐穀議敘各條具奏
朕已一一允行又特降諭旨將山東河南二省本年
漕糧暫停徵收蓋欲使本地之米散布於民間更勝
借資於他省也今據河南署撫張元懷奏報河南南
陽汝寧歸德四府從前陸續霑被甘霖六月十四十
五兩日開封省城大雨滂沛四野沾足又據山東巡
撫岳濬奏報東省自六月以來陸續得雨六府九州

齊澤已遍直隸署督唐執玉亦以所屬得雨之州縣
陸續奏報觀此景象仰蒙
上天矜宥下民而賜以生全之慶將來卽有成災之州縣
亦不至於甚廣人力尚可展施矣朕以手加額既感
且懼其廷臣所議預籌各件朕思仍照前議預備為
是惟是本地紳衿富戶捐穀助賑予以議敘係此
等事向來奉行不善輒生虛冒濫竊之弊且捐穀多
寡如何分別議敘之處原議俱未明晰恐臨時難於
遵行亦須預先定議又河東二省漕糧暫停徵收將
來成災之處自另有恩旨其不成災之處或用折色
交官或仍徵本色將此穀石倣糶賣於本省之民人

雍正九年六月 八

二者孰於民間有益著大學士九卿再行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九姓上司任嗣業恪守王章盡力公務從無遲緩
該督撫改設州同分管民事奪其世守從前辦理原
屬錯誤而任嗣業恪遵督撫行文已將承糧戶口冊
籍移交州同具呈戶部申訴實出其恭順之心甚屬
可嘉且年來該土司凡有奉調辦理糧餉之事皆深
入蠻箐頗著勞績著賞緞十端以獎其向來之効力
並嘉其能知朕愛養上司之心直陳無隱之忱悃其
土司戶口錢糧學校冊名悉照舊歸任嗣業管理倘
地方大吏官員有因該土司呈訴而挾私懷怨借端

苛刻撥累者該土司仍赴部控告無畏

雍正九年七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陝西西安將撫標下俱有新募入伍之兵丁必須勤加操演始可資戰守之用朕思撫標之兵有撫臣親自操演自然技勇日漸嫺熟督臣現駐肅州標下弁員又大半隨往軍營西安兵丁竟至訓練生疎亦未可定侍郎馬爾泰辦理軍需案件駐箚西安若於暇時教導兵丁最為近便著將撫標之兵丁隨時練習加意教誨務使有勇知方以備國家干城之選

初八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報剿平瞻對等處賊

番奉

上諭據奏漢土官兵進剿瞻對奮勇衝鋒用命力戰在擒賊番巢穴至桑阿邦之側打東打地方番衆率先輸誠已將賊首擒獻等語此次出征有功効力之弁兵等著酌量議敘賞賚所有傷亡之漢土官兵等著照例賞卹朕因此本內所敘征剿瞻對事宜馬光効力之處居多而化導番長諭以解獻賊贓則湖北占之力也非僅學士德齡等將黃廷桂所參馬光進剿瞻對遲延草率一案察審定擬前來又據黃廷桂等續參馬光燮贓貪劣各款朕思此次用兵黃廷桂等既稱漢土官兵感戴國恩奮勇擊賊若果如所奏則

馬光乃領兵為首之大員功績應有可錄即有過愆
亦可相抵再查德齡等所參與黄廷桂等稍參各款
在馬光倘無不可寬宥之條者將馬光[illegible]從寬免
其審究令自備鞍馬前赴大將軍岳鍾琪軍營聽候
調遣効力贖罪又據德齡等議稱胡兆吉同有統兵
之責乃心懷疑忌遂悉誤公應照溺職例革職等語
胡兆吉不能和衷共濟本應罷斥姑念此番効力行
間者革職從寬留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因河南上年有被水之州縣今春小民乏食特
令侍郎王國棟前往賑濟動用倉穀五十餘萬石續

經該侍郎查有不應賑濟而冒領者計穀萬餘石議
令着落該州縣嚴行追比如百姓不能清完即着該
州縣賠補朕思發粟蠲租乃國家安養黎民之大典
豈容冒濫升斗以滋弊端按數追還於情理允協惟
是今年夏月豫省州縣又有內澇愆期之處朕心甚
切憂勞惟恐收成歉薄不及平時正遣大臣官員前
往查勘其從前所謂冒領穀石之人未必皆係殷實
有餘之家而一時無知冒領今按數着追難於繳還
未免竭蹶用沛格外之仁將應追未完米石緩其追
比俟將來年穀豐稔力能完納之時着督撫再行徵
收還項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內外各省官民有實被吾弟怡賢親王
之德澤誠心感激者准建立祠宇以展追慕之忱今
遠近各省紳士軍民合詞懇請雖賢王美善孚於懿
好之公衆口同聲不謀而合朕思天下至大皆傳聞
王之令名有未親被王之恩惠者若一體建祠展祀
則與朕之諭旨不符即王平日謙抑為懷亦知必不
歆享也除畿輔之地王之功德理宜虔立千秋已降
旨俞允建祠外奉天為
祖宗發祥之所仰蒙
福祐篤生賢王為國家宣猷佐政則俯順官民籲請建立

祠宇於情理為宜至於兩淮鹽務積弊多年自王總
理戶部以來清一切之正供省多方之浮費弊端永
杜苛累全除衆商咸沐恩膏萬竈皆成樂土再者江
南戶口殷繁水利最關緊要王念切民生留心訪問
明晰將一切興修事宜奏聞於朕以本欲俟[illegible]工
程就緒之後令王前往江南為萬民興久遠之利後
以國政贊襄不能即往旋據陳時夏之奏上奏請速
行可以不必待臣親往朕因命督撫大臣等相度經
營因勢利導今東南數千里河流疏通有灌溉之益
而無泛濫之虞者實王創始之力也王之功德其顯
著於江南者如此准於揚州地方建立祠宇一所以

慰輿情浙江總督李衛前爲戶部司官時朕並不知其姓名王在朕前極力保薦謂其才品俱優可當大任自朕御極以來王爲國薦賢之處甚多而如李衛之深信力保者內外不過數人朕因將李衛屢加擢用至浙江總督李衛公忠敏達方正廉明易俗移風興利除弊浙人深受李衛教養之益者皆王爲秉之功也准從浙人之請於杭州聖因寺之側建立祠宇以申其感戴之誠其餘各省陳請建祠者俱不必行至大學士九卿議稱祠宇規模若於部文未到之先已經建造者無庸更改等語此旨甚屬差誤各省督撫大臣豈有不俟諭旨而遽然舉行之理假若有之

雍正九年七月　四

則其人之愚昧輕率可知更不應准其舉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生齒日繁現今餘丁甚多若聽其閒居既無從學習技勇而定額錢糧亦難以養贍家口著交與各處將軍於滿洲餘丁內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干名并作何給與錢糧操練技勇之處該部妥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曬恐變爲蝗蝻爲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等寄信與直隸山東督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爲防遏茲據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州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已飭令文武員弁上緊撲滅又據張元懷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其形似蝗吞食竹葉未傷田禾今已捕除等語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人力制之尚易而小民狃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逡巡及至飛騰之後遂迂蔓延則勢已不可過矣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爲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

雍正九年七月　五

治罪不少寬貸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一同留心訪察毋忽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以直隸山東河南夏間雨澤愆期特命截漕查賑預謀民食既而三省陸續奏報得雨朕心稍慰茲聞直隸山東及河北彰衛二府有窮民因秋成無望預爲渡河而南以圖就食者蓋因本地歉收之時尚未聞截漕查賑諭旨輒思就食他省若仍令資遣還鄉恐將屆仲秋耕種之期已過轉致失所著該府飭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詢其所欲往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路費仍知照該州縣善爲安插除有

親朋可依及已傭工得食者聽其自便外其乏食之
民著用截漕米石照例計口賑給此等流民有問家
鄉近日得雨欲回本籍者即資給遣回其大頗即歸
者俟來春耕種之候仍皆給以資糧使之歸籍凡資
給之費俱照例動用存公銀兩造冊送部存案旦扣
尅等弊該撫指名題參如各省樂善之家有能將貧
食窮民存恤周濟及資助回籍者該地方官詳報上
司酌量轉奏獎給花紅匾額最優者給之頂帶以示
鼓勵至於直隸山東地方既經得雨又現今截漕查
賑人心安帖必無輕去其鄉者設或愚民偶有出鄰
省安插流民經理得宜仍復接踵而至轉致乘未含

一六 雍正九年七月 六八

本籍自有之恩澤以望澤於他鄉其勢必至兩誤該
地方官務悉心安集剴切曉諭令其勿離故土又聞
渡河流民有欲往湖廣者楚地雖產米之鄉而去直
隸山東較豫省更遠恐將來回籍愈難除已至湖廣
者著該地方官安插得所外其尚在鄰省者詢明湖
廣果有親朋可依則資給令往否則即於所到地方
安插夫率土蒼生皆吾赤子各該督撫及地方有司
務須痌瘝乃身體察周詳規畫盡善期無一夫不獲
其所以副朕勤恤民隱子惠元元之至意

二十六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常平倉捐例
應改穀作銀并請開捐將銀市穀存貯奉

上諭川省乃產米之鄉積貯自易於爲力該督所請捐
納銀兩改穀折銀又復將銀買米徒滋紛擾更屬
背謬但通省積穀止四十萬石爲數實少應如何増
貯之處著前所派會議截漕之大臣速行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西道通交趾聞該地方常有無知愚民希圖意
外之利拋棄家業潛往交趾地方開礦其所去之人
有僥倖獲利而回者有資本用盡乞食而回者有一
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雖禁諭稽查伊等總以出外
貿易爲辭亦難究其所往何處更有姦棍之徒行兇
犯罪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蹤懸案莫結似此違禁

一六 雍正九年七月 七

妄行之風漸不可長著廣西巡撫提督悉心商酌於
往來隘口及僻路可通之處酌量添兵嚴行查禁令該
管官弁加謹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令押解原
籍照例治罪如有兵役容隱不力或有受賄賣放
等弊日後發覺一併按律治罪將該管官嚴加議處
庶愚民不致輕去其鄉流離異地而奸匪之徒亦不
致逋逃漏網矣

雍正九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議覆四川積穀應增貯六十萬石每石約價三錢分三年買足奉

上諭所議甚屬周詳妥協依議速行但每年穀價貴賤不等如甚定三錢恐價貴時或至抑勒強買價賤時不免侵漁冒銷又或擲她諉公不肯及時採買種種弊端皆當預防作何定其處分或應責成該督撫或應派御史一員前往監督之處爾等再行詳議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從前鄭禪寶奏稱向年鹽價每觔定為十六文後因錢價漸平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致商運消乏應酌定商民兩便之道後經督唐執玉議稱上年順天所屬有被水之州縣鹽價難以議增俟可以加增之時再為議請等語朕以唐執玉身在地方若確有所見即當據實陳奏不應為兩岐之說著另行定議具奏嗣據唐執玉議稱照舊行銷而部議又稱商人運本消乏必致裹足不前將來百姓有淡食之虞今酌量每觔加大制錢一文在民不過增添毫末而商人可免賠累等語原奏此案之鄭禪寶自今奉差往陝無從詢問著將部議發與唐執玉再行秉公定議務期商民兩便可以永遠遵行不得固執前見若果有不便於民之處亦即據實陳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陝甘二省正值軍興之際一應領兵差委需用將備甚多而所有員缺又需署理之員仰懇敕部揀選遊擊十二員守備十二員命往陝西以便酌量委署等語凡在京引見之武弁稍有可用之材朕即分發各省以備題補委署之用安得尚有餘剩人員數十名之多足供陝甘二省之揀選者今查郎阿奏請揀發遊守二十四員赴陝甚非情理朕思上年冬月樊廷率領弁兵擊敗賊衆懋著勞績其弁兵等已諭令各回內地營汛休息以示恩恤凡此有功之人其中自有材技優長可膺超擢者著查郎阿詳問樊廷等秉公揀選若果奮勇行間而人材又復可用即拔弁兵丁亦可題補委署遊守等缺不必以越等為嫌務期眾用公當以副朕獎勞賞功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期大有亢旱之象朕心憂懼寢食靡寧特命大學士九卿等預籌賑恤備用之策務使三省蒼黎無一夫之失所隨經廷臣定議請截留漕糧以備三省賑濟之用專

遣大臣經理其事再令翰林科道等官分往各州縣
親身查勘協助散賑諸務朕俱降旨允行嗣於六月
二十八九等日京師地方
天賜甘霖四野霑足隨據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山東巡撫
岳濬署河南巡撫張元懷陸續奏報各該省得雨
澤及秋禾秀實情形大約得雨之後秋成大有可望
其雨澤稍遲之州縣收成歉薄者不過十之一二今
茲據巡察御史寶啓瑛奏稱順天永平宣化三府收
成六七分八九分者十居八九其四五分者不過十
分之一等語此皆
上帝垂慈寬宥我君臣之過矜憫下民而錫以再造之福
也朕思截留漕糧原以備地方緩急之需應仍照前
旨及廷議交與差往之大臣辦理外至於分派大臣
官員等前往各省查勘散賑者因恐被災甚重而地
方又復繁多難全委之該省有司今局勢如此則地
方官員可以料理若添設欽差轉致有司之推諉於
民無益所有差往河東二省之員即著回京直隸巡
察御史等亦不必兼管查賑之事該大臣等於辦理
截漕事竣後亦著回京其三省得雨稍遲之州縣即
交與該督撫督率地方官秉公查勘若有應行散賑
之處悉心辦理務令窮民咸登衽席倘怠忽從事奉
行不力責有攸歸

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來京陛見於署總督高其
倬到滇之後起身著乘驛按程而行所過地方派撥
弁兵護送沿途文武官員悉按該管上司之禮迎送
供應將來回任之日亦照此遵行
十九日奉
上諭雍正七年八月內降旨陝西四川直隸山東山西
河南等省所派出征之大小官弁俱係缺員嗣後六
省所出之官弁員缺著該上司委員選行署理准其
算俸俟凱旋之日將出征之員與委署之員合併比
較揀選引見請旨補授朕之此旨蓋欲使効力疆場
之人於凱旋之日即可得缺暨選而委署稱職之材亦
得兼收並用實兩全之道也但今行之二年委署之
員漸多實授之員漸少每遇缺出委署該管大臣往
往以不得合例之員甚費躊躇前經署陝西總督查
郎阿奏請將委署之員遞次再行委署朕已降旨允
行又查郎阿奏請揀發遊守等官二十四員為陝甘
二省之用朕又降旨令將出征有功新回營汛之人
揀選題補矣今思各省出征之員未能即回本任而
委署之缺日積日多則題補之法自當籌畫變通著
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為出征弁員題補之缺北路
者交與大將軍馬爾賽西路者交與大將軍岳鍾琪

各於出征弁員內揀選題補其餘七缺則將本省之
弁員或即行題補或暫行委署令該管大臣酌量其
直隸之缺交與提督路振揚陝甘二省交與署督查
郎阿河東二省交與總督田文鏡四川交與總督黃
廷桂山西交與石麟石麟著以巡撫署理山西提督
事務給與印信通省武弁聽其管轄此數省之缺著
該督提等秉公衡量或即行題補或委署試用務期
允當有裨益於營伍若出征之員中有參革事故之
缺即著該大將軍於出征弁員內遴行題補現今各
省委署未經實授之缺如何題補將來如何分缺及
缺出之後如何知會兩路大將軍之處著兵部詳悉

定議具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廣東韶州總兵官李惟揚摺奏粵省額設戰船
不敷遊巡之用是以添設哨船二百餘隻以資汛守
向例係文武官弁公同捐修後因無力措辦經督臣
郝玉麟奏請以通省水師朋扣銀兩動支修造奉旨
允行在案乃今已歷一載祗以文移冊籍往返駁詰
尚未修造即如臣標右翼額外槳船三十八隻只有
六隻可用等語海疆遊巡船隻關係緊要所當急行
修整者上年既經督臣郝玉麟奏請以朋扣銀兩為
修造之費何以遲延至今尚未舉行郝玉麟亦未將

緣由奏聞觀右翼一處則其他可知著該督將情由
查奏倘係屬員等遲延玩忽即行題參

又辦理軍機大臣等奉

上諭八月十九日降旨將柴木多駐劄之雲南兵丁一
千名令其前往西藏備用爾等已行文與總督鄂爾
泰及西藏辦事大臣但朕思由雲南省城轉行柴木
多路途紆遠未免多遲時日爾等可行文與駐劄柴
木多之大員知悉此旨到日該員即將各兵丁應用
之馬匹衣裝等項料理齊備將弁等統領即速起身
按程前進不必候雲南總督文書至弁兵起身時一
應馬匹衣裝口糧等項俱著寬裕應付毋得遲悞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廢
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漢軍尤甚且遇急用之時竟
有將營馬出賃與人者種種積習至今尚未悛改今
特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管大臣官弁等悉心整理
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朕或於明年春
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倘仍蹈故轍一經參奏
定將該管大臣官弁等嚴加議處

雍正九年九月

上諭七道

初二日奉

上諭訓練兵丁步行乃為善技若勤習漸進一日可行至一百四五十里著交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將各營官員兵丁內年五十以下者皆令演習趨走務期服勞耐久朕與限一年俾各演習俟一年後特指一處務令到彼以驗其能否若有步行不能到所指之處者朕惟該大臣等是問如有步行超越者朕分別賞賜

又奉

上諭據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奏七八月間湖水增長幸堤埽工程業已搶築加高湖流循軌東注所有邳宿黃運河湖一帶運道生民咸資利涉而登衽席等語年來仰賴

河神福國佑民安瀾有慶朕心深為感慰著照上年致祭典禮敬謹展祀以伸報享之誠嵇曾筠初任北河時尙覺拘謹後因歷練多年識見開展竭其心力與田文鏡和衷共事凡所辦理皆甚妥協自總理南河以來公正明達經理合宜不負朕倚任之重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寧夏橫城口及黃甫川邊外閑地與鄂爾多斯接壤內地民人越界耕種而蒙古等私索租價每至生事互爭經該部堂官奏請照例定界以遂降旨交與該督撫確查定議今據該地方官派員與鄂爾多斯之札薩克等會勘請照原定之例分界經大學士議政大臣等議覆准行朕為天下主薄海內外一視同仁若照廷議定界俾民人蒙古各守界址彼此無爭揆之事勢似屬有益著行文鄂爾多斯之札薩克王等再加詳悉詢問如此立界於伊等有無裨益之處各抒意見公同商酌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十四日奉

上諭前經署江西巡撫張坦麟條奏請將南昌府新建縣之吳城鎮改隸南康府星子縣管轄經部議准行在案今該撫謝旻奏稱據本地士民連名具呈均稱未便等語從前張坦麟冒昧陳奏妄事紛更甚屬不合嘗見督撫提鎮等於涖任之初或輕聽人言或自憑臆見率爾具奏更改舊章不計事之永遠可行與否及至再經條奏仍復成規多費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張之擾累嗣後文武官員等倘有將地方不可施行之事妄行條奏舉行經後人復請更改者將原奏之人交部議處倘原奏本是而後人妄行指摘或有意翻案者經朕察出亦必從重處分永著為

例

十六日奉

上諭設立米局一事並非有人條奏原出朕之本意爲有益兵丁起見迄今三年有米米價平穩實爲有益此旗民所共知者經手官員理合議敘然使不問素日辦理何如但以滋生利息多者議敘則將來必開營利之端殊失朕之本意未爲妥協應查自設立米局以來大臣官員未經更換並無辦理失宜併經參處事故者列入優等議敘方爲得宜此議著察旗併衙參領逐一查明後令弘春石文焯鄂齊趙弘濟等再加詳查會同八旗大臣公議具奏

十七日正黃旗滿洲都統鄂彌達等奏拖沙拉哈番巴明告休奉

上諭巴明准其休致若賞給半俸將官職仍與伊子承襲則俸祿便至重複若承襲與伊弟兄之子尚可賞給半俸著八旗查明有似此者畫一爲例

又奉

上諭上年西路擊賊有功及帶傷患病之兵丁前已降旨令其各回內地營汎休息調理以示恩恤其東傷手足致成殘疾者得例查其子弟一人入伍食糧仍令地方官每月給米三斗以養贍其終身今聞帶傷患病之兵丁回營調治已陸續痊愈據署固原提督范時捷奏稱本標患病回營兵丁二百五十八名內僅有十一人受傷稍重已成殘廢難以照常差操等語朕思本兵若成廢疾而家無可以入伍食糧之子弟恐月給官米三斗不敷其餬口之用實爲可憫著該管大臣確查上年西路兵丁因擊賊而傷損手足致成廢疾其家又無子弟可以入伍者俱著給與守糧一分養贍以終其身用示朕加恩優恤之至意

雍正九年十月

上諭十道

初三日奉

上諭九月二十九日皇后崩逝朕心震悼比時即欲親
臨含殮大臣等以朕躬初愈本日已經臨視不宜再
勞懇詞力阻朕勉從其請暫停前往今該部具奏祭
奠禮儀日期朕思
皇考昔年於
皇妣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之喪如何
親臨盡禮之處朕雖未見至於康熙二十八年
皇妣孝懿仁皇后崩逝當
梓宮未移之時
皇考朝夕臨奠及奉移之後每遇祭祀日期悉皆
親往此朕所親見者今皇后自垂髫之年奉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結縭以來四十餘載孝順敬恭始終
一致忽焉長逝實深愴惻一應致祭典儀本欲親往
以展悲懷但自上年以來朕躬違和調理經年近始
痊愈醫家皆言尚宜靜攝不可過勞因思怡賢親王
仙逝之後朕悲情難遏曾親奠數次頗覺精力勉强
是以自上秋至今未曾再往朕躬受
皇考付託之重

宗社攸關為億萬臣民之所倚賴今風恙初痊正當加謹
保護之時況目前軍務緊要一切機宜具費籌畫若
又親臨幾次不但往來質暇之間外勞形體而觸景
增悲更致內傷心氣實非攝養之所宜朕自度力
量亦覺勉强今皇后喪事國家典儀雖備而朕躬禮
數未周於理恐有未協於情實為難忍權衡輕重之
間如何可使情理兼盡以慰朕心著大學士九卿等
公同定議具奏

初四日

諭禮部皇后那拉氏作配朕躬經四十載奉事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
皇考聖祖仁皇帝
皇妣孝恭仁皇后克盡孝忱深蒙
慈愛服膺朕訓歷久而敬德彌純懋著坤儀正位而小心
誠恂昔年潛邸內政聿修九載中宮德輝逾耀茲於
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崩逝惟壼職襄贊多年
追念懿徽良深痛悼宜加稱謚以示休光著內閣翰
林院擬奏應行典禮爾部詳察議奏

又奉

上諭訓練兵丁甚為緊要著於教養兵閒散滿洲或養
子開檔人內增挑二千名不必論旗惟視其人材壯

諳可用者挑取給與三兩五錢錢糧馬甲米石著弘
昇與護軍統領博第副都統傒星額專管訓練其應
派管教之員著弘昇博第傒星額會同各該都統等
酌量派委其盔甲器械著工部造給
又戶部議覆巡漕御史西爾瑀等條奏六款均無
庸議奉
上諭西爾瑀龔健颺身爲言官親在淮河地方稽查漕
務非風聞言事者可比自應將深知灼見實有裨益
之事條奏施行此本內所奏各條或係不可施行之
事或係已經定例之事而西爾瑀等撫拾虛文以塞
言責今經部議一一指駁無一件可行者朕降旨詢

問伊等惟自認冒昧糊塗而已著將西爾瑀龔健颺
交部嚴察議奏以爲妄言生事者戒
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今年各扎薩克旗分所種之穀皆已被旱稍
長又復經霜未曾收穫以致乏食無以度日今特遣
侍衛章京前往加恩賞賚蒙古人衆皆扎薩克等所
屬部落米穀未收不能度日自應預爲籌畫生計今
朕加恩賞給銀米該扎薩克及官員等若不實心辦
理有侵蝕之處日後朕必聞知伊等何顏見朕將此
著通行傳諭扎薩克等
又奉
上諭八旗王公及閑散宗室等所有口外牧場看守牲
畜之蒙古其有馬匹牲畜田產者尚可度日若並無
馬匹牲畜田產伊等家主豈概能養贍或因不能度
日以致妄生事端則伊等家主無辜受累矣與其任
伊等游蕩莫若命大臣前往收養自八旗王公宗室
並大臣官員以至閑散人等著通行曉諭伊等所有
口外蒙古內如有此等無馬匹牲畜田產不能照看
養贍情願報出者令伊等家主各行報出
十七日奉
上諭年來因征勦準噶爾將滿漢兵丁陸續派出特令
召募以實營伍凡膺募兵之任者自應秉公持正不

徇情面精選技勇壯健之士則戎行可收實效而軍
餉亦不至於虛糜朕聞召募新兵多屬本營兵丁之
弟男子姪親戚友朋互相援引而進該管將弁惟期
充足數目不復較量人材以致老弱無能者俱得入
選而民間強壯之人莫由食糧入伍是將選兵重大
之務視爲具文矣現今陸續募選兵丁著該部通行
曉諭令該管大臣官弁等屏除向來積弊公正辦理
將來朕必遣官考驗若有將老弱無能之人冒濫入
伍者必將挑選之員從重議處若技勇之人不敷挑
選者聲明緣由請旨何得苟且塞責
二十二日奉

上諭沿邊一帶地方最爲緊要向來額設之兵太少非
已降旨令古北口宣化大同三處召募兵丁添入防
汛以實營伍今思獨石口以東至山海關皆屬內地
各處營汛仍照舊規其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
中間緊要隘口必須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數
至於邊牆年久倒塌偷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
以肅邊境著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佟照前往會同
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召募之兵何處應添
若干何處應駐大員或將參遊改爲副將邊城何處
應行修理路振揚等可會同各該提鎮詳悉定議具
奏天津總兵官印務著冠軍使孫承恩前往署理

理路振揚現有召募兵丁之事今既奉差公出其募
兵之事著路振揚遴選公明可信之人代爲辦理再
差副都統韓光基前往古北口督率查驗
二十四日奉
上諭陝西興安州知州張勤寵被參一案該撫議將張
勤寵除將酒食供[illegible]一[illegible]留屬員各轉罪不議外其
收受紗燈許價三兩六錢應擬杖七十等語張勤寵
將酒食供[illegible]無故務留屬員此等舉動難以居官臨民
議以斥革洵不爲枉[illegible]論罪必有貪婪實蹟方
可引律定擬今以[illegible]所值不過數金即論贓
擬以杖責則苛細太[illegible]人失平允之義封疆大臣察
吏當執公正之法而定罪亦當體可恕之情張勤寵
杖罪著寬免
二十五日奉
上諭浙江布政使張元懷前奏賈魯河不盡通流請動
存公銀兩疏濬一案朕降旨令總督田文鏡會同張
元懷查議具奏今據田文鏡張元懷會奏各處河道
一律通流並無阻滯惟因今歲七月間大雨暴沛扶
溝等處山水陡發河流湍急水湧出槽旋即消落並
非河身不甚通流之故應將前請疏濬之處毋庸議
張元懷亦自認才識疎淺實有未能見及冒昧具奏
等語凡爲封疆大臣者於地方興革事宜必須深知

灼見而後可以奏請施行今張元懷自行具奏之事
及朕降旨會同確勘伊又自認不可施行而以才識
疎淺未能見及爲諉過之地張元懷係暫行署印之
員明知督臣回任本身卸事在即而以不可施行之
事急切陳奏此非無心之過可比著交部嚴察議處
以爲懷私妄奏者之戒

上諭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馬拉偺格等奏稱班臣額爾德尼貝勒頗羅鼐遣人送給官兵奶油炒麵牛羊乾糧屢次退還堅不領回只得扎受均勻散給官兵等語爾等行文馬拉偺格將班臣額爾德尼頗羅鼐所送之物富裕核算給發銀兩并傳諭伊等朕遣兵在藏駐劄特為衆湯古忒防守地方使之寧靖豈有絲毫貽累之理今所送諸物勢必在屬下衆人攤派未免滋擾朕心實所不忍且我兵糧餉並不缺乏無須幫助朕是以傳諭賞

給銀兩初非外視爾等也可明白曉諭衆湯古忒咸悉朕意

初六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山東登州乃濱海重鎮所轄地方遼濶查該鎮本標及所屬兵丁除水師外額兵六千餘名似不敷用再自添設河東總河之後將南河總河標兵歸於河東總河管轄而以漕標兵丁一千餘名改歸南河總河於是兩河標兵及漕標操防之兵俱覺不敷此四處兵丁應否酌量增添之處爾等詳查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漢軍駐防兵丁營伍俱屬廢弛而鎮江為尤甚前已降旨令將軍王鈇加意整理俟明春專派官員前往考驗今值管理蘇州織造事務海保回南之便因思蘇州與鎮江一水相通計程不過二百餘里就近稽查最為便捷著海保回蘇之後於今冬明春時常往來京口將兵丁技勇營陣規模以及馬匹戰船甲冑鎗礮器械之完備與否一一查驗會同王鈇勤加操練務令水師陸路兵丁等技藝嫻熟武備整齊將來或有調撥差遣之處接奉諭旨數日之內即可起程如此方為國家有用之勁旅俟明年二三月間朕再遣專官前往察看

初八日大學士等將四川巡撫憲德參奏鄰水縣

知縣王鴻勳順慶府知府馬世端一案請

旨奉

上諭馬世端原係憲德題陞之員今因溺職被參憲德自行檢舉數年以來凡遇督撫自行檢舉之案朕皆令大學士等兩擬票簽進呈是以憲德此案大學士等於照例擬票外亦添從寬免議　簽但朕詳閱此本王鴻勳縱役殃民馬世端徇情容隱乃司道揭報而憲德題參者朕思司道既已揭報則憲德安能隱匿不參與督撫自行查出糾參者不同難援自行檢舉之例免其議處也憲德仍交部議嗣後行與此等相類者不必兩擬票簽並將此批示中外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嘉興府屬七縣並杭州府屬之海寧一縣於九月初旬正當禾苗秀實之時忽有細虫生於苗腹以致禾穗黃萎通邑計之此有彼無此多彼少尚不至於成災但收穫之時未免少減分數而所收之米青白不一且有米粒細小者俾可食用難以完漕仰懇皇恩將嘉興等縣今歲應完漕米改為折徵或照雍正元年四年恩旨每石折銀一兩或照雍正五年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二錢之例出自聖恩等語朕思數年以來杭嘉湖三府百姓於額徵錢糧急公輸納無有逋欠甚屬可嘉今茲數處小有虫災米粒稍碎不能完漕應令減價折收以示體卹著照雍正元年四年之例每石折銀一兩徵收解部

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漢軍兵丁技藝俱未嫻熟皆由失於訓練所致今於額數之外挑選丁壯二千名另設一營教習訓練務期精銳再八旗漢軍勳舊大臣等子弟因其父兄失於教導甚乏可用之才朕心深為憐憫現今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之子弟無論在京在外其年至十五歲以上 在內外者著揀選帶領引見朕量其材器令其學習行走日後俾得成就以副朕加恩勳舊子弟之至意著於今冬辦理妥協俟明年開印之後奏聞請旨再八旗內有與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相似者一併查明添入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因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其中漢軍為尤甚已於今年八月間先行曉諭申飭俟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儻仍不悛改嚴加議處朕思營伍廢弛兵丁怠惰之習若該管官弁等果能實心整頓訓練數月之內即可改除惟是馬匹不敷額數若責令一時購買足額或致馬價昂貴兵丁力量艱難況如南方諸省平時既難餵養而一時急切買補又較難於北方著該將軍等酌量稍為變通現養幾匹其所少者存價於官一有調遣即可購買應用不致遲悞公事此朕格外體恤之特恩若再奉行不力一經查出弁兵等俱不寬貸

二十八日禮部議覆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奏請進貢方物遵依舊典二年一貢應如所請奉
上諭朕因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深為軫念曾經降旨將雍正八年貢物准作十年正貢今該國王奏請按期入貢情詞懇切具見悃誠著仍遵前旨若十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

正貢十一年不必遣使前來將此行文該國王知之

雍正九年十二月

上諭十一道

初四日奉

上諭據廣東布政使楊永斌奏稱鐵器一項所關綦重不許出境貨賣律有明條粵東出產鐵鍋凡洋船貨買歷來禁止乃夷船出口所買鐵鍋有自一百連至二三百連甚至五百連一千連者查鐵鍋一連約重二十斤如一船帶至五百連千連即無慮一二萬斤計算每年出洋之鐵爲數甚多誠有關係嗣後請照廢鐵之例一體嚴禁違者該商船戶人等即照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縱亦照徇縱廢鐵例議處凡遇洋船出口仍交與海關監督一體稽察至於商船每日煮食之鍋應照舊留用官役不得借端勒索滋擾如此則外洋之鐵不致日積日多於防範杜弊之道似有裨益至煮食器具銅鍋砂鍋俱屬可用非必盡需鐵鍋亦無不便外夷之處於朝廷柔懷遠人之德意原無違碍等語鐵觔不許出洋例有明禁而廣東夷船每年收買鐵鍋甚多則與禁鐵出洋之功令不符矣楊永斌所奏甚是嗣後稽察禁止及官員處分商人船戶治罪之處悉照所請行倘地方官弁視爲具文奉行不力經朕訪聞或別經發覺定行從重議處粵東既行査禁則他省洋船出口之處亦當一體遵行

著該部通行曉諭永著為例

初六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古州苗疆剿撫全定都江河道開通前後開拓五六千里黔屬地方較舊址式廓數倍等語古州等處苗蠻自古未歸王化總督鄂爾泰賢聲素著調度有方從前次第經理各寨就撫惟清江餘孽反覆靡常都江一帶生苗尤為頑悍難制該督調兩省之兵竭二年之力悉心籌畫均合機宜俾河路開通苗疆全定安邊寧民之績甚屬可嘉在事有功弁兵除從前已經議敘賞賚外其後剿撫清江等處尚未邀恩者著鄂爾泰查明分別等次具奏候旨一體加恩

十二日奉

上諭雍正二年以前虧空各案八旗及各部院緣為清冊具奏朕交與大學士等覆看請旨朕分別情罪輕重或行寬免或仍行著追大學士等奉旨後仍將原冊交還各該衙門而他處未曾存貯檔案恐日久弊生胥吏等有巧為改補增添之處不可不加防範著八旗及各部院將已經奏過之冊籍悉行用印收貯本衙門再另造一本用印交送內閣收貯以備查對嗣後悉照此辦理

十五日奉

上諭據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奏稱臣查奉天各屬從前一切公務類皆取給於里下總計一歲之科派多於正額之錢糧如遇奏銷丁地驛站大造編審人丁大計考察官吏等項自府衙門家人書吏以至治中知府州縣衙門均有陋規銀兩名為造冊使費歲科考試生童有府丞治中知府州縣衙門俱有陋規銀兩名為考費至大小官員到任則攤派修理衙署鋪設器用銀兩各鄉保甲攤給門牌口糧等官則攤派紙張伙食銀兩以上諸項各州縣每項約攤派銀數十兩至百餘兩不等上司衙門既取給於州縣州縣復取給於百姓更有衙役里書從中指一派十侵收包攬弊竇多端臣訪聞之後即嚴飭各屬勒碑永禁并令嗣後如有上司衙門官吏索取前項陋規務使從底澄清不許絲毫派累等語從來地方科派陋規甚為擾累該府尹楊超曾通行禁革辦理甚是但恐相沿已久官吏人等尚有[illegible]者又恐日久法弛將來接任之員或有仍襲從前之陋習者用是將楊超曾所奏宣示於外令奉天官吏人等永遠遵行以除積弊以惠閭閻

十六日奉

上諭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

丁皓以罪犯私著之書悉宜焚燬爲請朕以爲從來
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姦邪即令學問淹貫文
詞雅馴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誦聖賢之言行不符
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尚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
誅而謂其書宜燬無論燬之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絕
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眞僞乎
以故燬書之議朕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奏請呂
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錄等書剽竊淺陋毫無發明
宜敕學臣曉諭多士勿惑於邪說爰命在廷儒臣詳
加檢閱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
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頒行學宮朕以逆賊所犯者

大 雍正九年十二月 四

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
至公以執法而於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
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
之不問也大學士朱軾等既請刊刻頒布學宮俾遠
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
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
又江西巡撫謝旻奏請原任學道高璜崇祀名宦
奉
上諭名宦鄉賢關係國家祭祀大典朕屢降諭旨令該
督撫等秉公詳慎以彰激勸該督撫自當仰體朕心
不應稍有瞻徇且高璜昔年曾侍朕

讀書其在江西學政任內非一塵不染者此朕所深
知今謝旻題請崇祀名宦不知高璜之居學江西果
有教澤及人士子實心感頌乎抑以其昔曾侍朕讀
書故濫列於名宦之內而非出於輿論之公乎著行
文該督撫將高璜應否崇祀名宦之處詢問江西通
省紳士令其據實陳奏俟奏到之日再降諭旨以朕
所知之高璜如此則其他可知朕屢經教導而督撫
等身受封疆之重尚於崇祀大典不能甄別公當返
之於心能無愧乎
二十日諸王大臣等恭進
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奉

大 雍正九年十一月 五

上諭
皇考聖祖仁皇帝峻德豐功彌綸宇宙光天之下知識之
倫莫不涵被
聖化歌詠太平朕纘承統緒於
皇考一言一動時時奉爲法守爰命大學士等恭輯
實錄聖訓茲者纂修告成朕得朝夕誦讀身體力行且俾
萬世子孫臣民欽遵弗替朕心慰懷與卿等同之
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欽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神聖首出臨御萬邦六十餘年至德豐
功際天蟠地自昔史冊所載罕有比倫雍正元年朕

命大臣等督率官員敬謹纂修
實錄昭垂萬世迄今九載編輯成書朕心嘉慰應加恩議
敘以獎勤勞監修總裁官副總裁官及纂修提調收
掌翻譯謄錄等員與執事人等作何議敘之處著該
部查康熙十一年之例斟酌妥議具奏其筵宴賞賚
亦著該部察例具奏

又奉
上諭
福陵紅門前大路與
寶城甚近車馬俱由山根左畔行走有關風水著行文奉
天將軍府尹嗣後於渾河東南西南無關風水之處
設立船隻以渡行人
紅門前大路及山根左畔嚴行禁止行走再渾河以北
凡係風水之地所有草木不許擅動至遷移房屋禁
止耕種地畝著賞給房價補還地畝

二十四日奉
上諭江寧織造綏赫德已因年老革退聞織造衙門大
有虧空皆係司庫筆帖式等支用見綏赫德離任分
文不叫綏赫德代賠銀一萬餘兩及許夢閎到任交
代又查出缺少銀一萬餘兩亦係筆帖式並匠役等
虧空現在退出無多綏赫德復認賠補尚在未清綏
赫德身為織造一味罷軟糊塗致官役任意虧空賠
補因所應將伊司庫筆帖式放於玩忽公事從前織
造任內所侵蝕分肥至今積玩不改混行支用及至
事發總恃有人代賠置身事外此種惡習斷不可長
況織造有兼管之關稅似此弊竇叢生勢必有虧缺
稅課之事著許夢閎會同署總督尹繼善將各項一
一秉公查明嚴追清結具奏江寧織造司庫如此其
他織造衙門若有似此虧缺情弊著該織造速行稽
查彌補勿爲小人朦蔽倘仍復怠玩聽徇將來發覺
定行從重治罪 欽此

二十六日奉
上諭今年西鳳二府併同華等州屬輓運甘涼西肅等
處兵米十五萬石各運戶因駝載牛隻疲乏在甘借
領庫銀一萬八千餘兩另僱騎畜轉運此項銀兩應
於運戶原籍飭行催追還項朕恐伊等運戶中不無
力量艱難者已經降旨寬以一年之限今據署西安
巡撫馬爾泰布政使碩色等奏稱藩司衙門有連年
平餘銀兩請充公用等語朕思運戶借領官銀雖係
應還之項然伊等領運兵米如期運到並無遲誤應
加格外之恩以昭獎賞藩司衙門既有平餘銀兩著
照數抵還運戶借領之項免其催追以示朕體恤秦
民之至意

上諭五道

初九日奉

諭八旗操演兵丁自古聖賢有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是以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備為先務者而兵丁之演習武藝亦未有不勤加訓練而能有成者從來士農工商各治一業不專心竭力業必不精兵丁則所司者皆戰鬬之事彎弓挾矢冒鏑衝鋒非膂力剛強不能披堅執鋭非技藝嫻熟不能克敵宣威奈何怠惰苟安虛度歲月不思國家設兵之本意不念自己專司之職業乎況爾兵丁世受國

恩朝廷愛養猶如赤子凡八旗將軍大臣等多由行伍出身漸登榮顯爾等誠能立志向上奮勉自勵勤加練習俾技勇可觀將來建立功勳馳名行伍不但本身有上進之階且光耀宗祖榮及子孫受福曷可限量哉國家承平日久人人耽於安逸武備漸覺廢弛今當邊陲用兵之際是以降旨令勤操演又念操演之兵若仍輪流值班則其力難以兼顧工夫未免間斷是以不令該班俾得專心訓練又復給以飯錢資其食用無非體恤爾等之勤勞也爾等各宜勉力學習如騎射長槍之類必令純熟精強成國家之勁旅以柔弱怯懦為恥以安逸華靡為戒為男子名其榮耀在於材技之超羣而不在衣飾之鮮美也大凡人之力量用之則日增不用則日減如出城操練之際正可演習步行何必騎馬乘車徒多糜費若此等者一經查出必從重治罪天地之間惟人最貴凡人但能自強何事不可成就切勿存自暴自棄之心嗣後爾等果能仰遵朕訓努力向前且互相勸勉鼓勵鋭氣朕自必聞知加以格外之恩賞如有不肖之徒苟且怠玩甚至妄生怨言搖惑衆聽此等之人不但藐視公事自誤功名實為人心風俗之害經朕察出必以軍法從事勉之勉之

又

諭八旗該班兵丁自今軍興之際兵丁等訓練操演甚為緊要若以操演之兵仍令照舊該班至換班之暇始行操演則訓練未有專功技藝難以純熟是以特加挑選令其每日操演將爾等分作兩班輪流當差所以使操演之兵得專心學習也然人果有上進之志何時不可黽勉何地不可學習即如爾等換班之時原可練習技藝離該班之地不使演放鎗礮而拉弓相撲舞棍趨走等技藝在領班之大臣官員未嘗不可訓練爾等慎勿以未經入選不在操演之列自甘懦弱而不勤加訓練也夫該班與操演俱係一體出力凡操演兵丁如有缺少自必於該班兵丁內挑

補則爾等不更當奮勉乎現今雖將爾等分爲兩班
較前稍爲勞苦然較之軍前之人則勞苦又相懸絕
矣如此行走不過數十仰邀
天眷大兵凱旋之時爾等差使仍得暇豫從容倘目今不
思黽勉但偷一時之安以致技藝生疎則日後必爲
無用之廢人試思士農工商各治一業未有不勤而
能有成者況於爾等介冑之士尤以奮往學習効力
爲本業豈宜自甘於暴棄乎國家經制錢糧斷無養
贍廢人之理如有此等無知不肖之徒一經查出除
革退錢糧外仍從重治罪

十七日奉

上諭京師自上冬以及新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近
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看來亦未普徧霑足因思
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觀候曾引占書
燕趙早禾麥有傷之語陳奏朕前朕心甚爲憂懼擬
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
天和乃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是以未曾躬
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維茲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
係
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闕
失以期仰格
天心爾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祈禱尤當洗
心滌慮矢職奉公以爲敬
天祈福之本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預爲
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所屬地方雨
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諮察先事圖維倘
二麥歉收必有思患預防之策不使黎民有乏食之
虞方不負朕之委任倘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
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
必以空言覆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寧夏爲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萬姓資生之
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等開濬惠
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
利年來惠昌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
有裨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聞連年加謹堵
疊極力挑濬已足以資灌溉不過涯岸閘座有應行
修補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之必應及時速
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輓運兵糧正需車輛若因
修理渠工有欽差官員在彼催趲工程又復催車運
送物料恐小民承應一切力難兼顧有誤春耕所當
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者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
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

料估之處於每歲春工內分弁陸續修理再令寧夏
道鄂昌勤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
資使民田永霑膏澤迺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昌交
代清楚即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官弁交與該
署督查郎阿計其在工之久暫察其奉職之勤惰量
其辦事之能否應留陝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
應咨部請旨者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
其現任武弁及兵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
營汛在工夫役等交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南敵遠
來者酌量遣回

二十七日奉

諭禮部孝敬皇后冊謚禮成爾部奏請命使敕諭朝鮮
國王朕思上年十一月已訃告該國王今因冊謚禮
成又遣官前往恐外藩不無迎送供應之煩此次不
必命使爾部照頒示各省之例一體行文朝鮮將朕
此旨傳諭該國王知之

雍正十年二月

上諭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
列聖相承惟以愛養黎元爲本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恩施累洽於九州蠲賑動逾
千千萬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誰思弗報朕登大寶仰
體
皇考仁愛之
心勤恤閭閻疾苦之民隱實耳孜孜凡所以厚民生布
膏澤者至周至渥歷年以來蠲免賑恤之條疊沛頻
施海內亦既共知而共見矣惟是任土作貢者治世
之常經勸善懲惡者馭民之大法禹貢以三壤成賦
周官以九式給邦國家經費皆取給於正供聖人恤
民之心無窮而取民有制亦不得分外姑息以從國
用也至於游民惰農王政所禁姦胥里吏國法不容
使蠲租免賦而姦黠頑梗之屬皆得濫沐恩膏良善
急公者轉未能均霑惠澤又豈爲政之道哉朕以爲
蠲除歷年之逋賦而使頑戶偏蒙其澤不若減免新
歲之額徵而使衆民皆受其惠從前曉諭中外者屢
矣是以數年來朕查帶徵錢糧如直隸河南山東山
西浙江等省民間完納者最多朕皆特沛殊恩於該

省豐稔之年將額徵正賦蠲免四十萬兩無非欲將
帶徵完納之數仍散於良善之民使比戶均被恩施
並未收之府庫此亦天下所共知共見者江南蘇松
等處財賦甲於天下而歷年積欠亦較他省爲最多
朕既豁免康熙五十年以前之未完其五十一年以
後應徵之項復寬限于年十五年帶徵以紓民力又
恩此等逋賦實在民欠者固多而官吏侵蝕者正復
不少特遣大臣官員等會同督撫及地方有司逐一
徹底清查分晰官侵吏蝕民欠三項以除蒙混之弊
又恐承命之員以徵納爲清釐致滋紛擾悉將帶徵
各項停其輸納又時時嚴諭各員實力奉行務使分

晰清明毫無疑竇今據侍郎彭維新巡撫尹繼善等
奏報清查告竣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通
計各屬積欠共一千一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
零其中侵蝕包攬者共四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一
十兩實在民欠者共五百三十九萬一十四兩俱核
對明白無有混淆等語朕因江蘇逋賦積弊叢生靡
晝多年而爲此清查之舉所以綏國計清吏治實欲
厚民生而除民累也苟有益於羣黎百姓朕即樂沛
浩蕩之恩況朕敬承
皇考寬賦恤民之鴻慈於蘇松額徵浮糧豁免四十五萬
兩積歲計之其數何啻幾千百萬豈於區區積逋有
所靳惜哉但念官役之侵蝕姦徒之包攬蠹國害民
固爲法所不宥而民欠纍纍亦皆抗玩疲頑之習日
積月累以至於斯也今若槩行豁免不惟墨吏姦胥
罔知懲戒且積久欠糧之頑戶無不沾恩被澤自以
爲得計而急公之善良不與焉殊非皐民善俗之道
也則與其蠲除歷年之逋負孰若減免新歲之額徵
爲大有益於斯民乎朕再四斟酌欲將侵蝕包攬之
項分作十年帶徵實在民欠之項更加寬緩分作二
十年帶徵嗣後從壬子年爲始本年帶徵之項完納
若干朕即照所完之數蠲免次年額徵之糧若干若
官吏百姓等果知悔過急公於每年帶徵額數外多

完若干朕亦即將次年錢糧照多完之數豁免如此
則朕之清釐積欠並無絲毫入官實皆沛爲萬民普
被之澤而負罪姦蠹之徒無所僥倖抗頑疲玩之習
知所警惕庶幾吏治肅清而民風淳厚共成比戶可
封之俗矣著該部行文該督撫令地方官實心奉行
其官吏侵蝕之項務於本人名下著追毋得株連以
滋擾累其民欠之項俱按各戶花名完納毋得波及
兄弟親戚致令蠹役借端苛索儻有奉行不善生事
擾民者該督撫即行題參嚴加議處總期催科有法
舊欠能依限清完新賦即得照數減免以副朕子惠
元元稠疊加恩之至意朕意如此是否可行著九卿

悉心詳議具奏其催徵各州縣之處分應照何項錢
糧之例亦著斟酌定議具奏再者凡此侵蝕錢糧之
官吏皆係應加重罪之人第以歷年既久人數繁多
槩行執法朕心有所不忍是以施恩法外寬爲分年
帶徵若廢員中有能悔過自新不拘年限先行完納
者應分別准其開復以示獎勵其依限完納者寬免
其罪胥吏中有先期完納者亦應酌量加恩其依限
完納者亦寬其罪若官吏逾限不完除按律治罪外
仍將本人監禁追比著九卿將此一併議奏

又奉

上諭據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昭通鎮標汛防千總查

出寧古塔逃回人犯叟虛唐奈阿木業者娥茂所三
名已歷八月尚未准有部文到滇等語此等充發人
犯原係兇惡之徒因不便仍留內地故爾投畀遐方
乃發遣之後不知悛改復敢潛逃生事而該管官員
又不即時行文捕緝往往至於兔脫國法安在著該
部行文寧古塔等處各衙門嗣後務將遣發人犯嚴
加管束不時稽查倘有私自逃去者立即報部通行
查拏不得稽遲時日倘該[illegible]及該部行文稽遲
查出定行議處

初三日奉

上諭我朝從前文武大臣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樹績建
勳完名全節者朕已降旨於京師建立賢良祠永遠
展祀以彰令範因思外任大臣鎮撫封疆宣猷布化
忠勇效命威愛宜民其政績卓然可紀者若於身故
之後建立賢良祠俾得永膺祀典既足慰兵民懿好
之公亦足爲後來居官者之勸如近日之將軍蔡良
提督張起雲總兵蘇大有魏翥國皆素有賢聲勤勞
王事而歿於官者允宜在賢良之列著直省各於省
會之地建立祠宇其與祀之人若追溯從前恐稽查
未確或致濫膺不若即從近年爲始向後若有應請
入祠者該地方督撫於一人各具一本請旨不必彙
奏其一切事宜著九卿妥議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察哈爾地方總管副總管辦事官員之缺因本處
無應補授之人始於京城蒙古旗分官員內揀選補
授伊等俱係由護軍披甲出身之人口外遊牧之地
並無產業艱於爲生故常向所屬人等索取些微財
物妄行侵刻以致被人控告及被監察官員糾參若
將伊等仍照貪婪例治罪稍有可原嗣後察哈爾地
方總管副總管辦事官員由京城補授遣往者作何
施恩賞給伊等產業牲畜之處著大學士鄂爾泰等
議奏

初八日奉

上諭上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臣等戒懼
修省虔誠祈禱以冀仰格
天心而直隸地方及河南山東雨澤亦少山西陝西二省
雖有得雪之處亦未周遍朕心憂慮恐二麥歉收
小民艱於餬口已切諭該督撫等多方籌畫仍思患
預防之計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所有該督
撫等以恤民之心為格
天之本果能使民困全除民氣舒暢自無有不感召
天和者至於清理刑獄亦所求雨澤之要務除在京已命
刑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
地方及河東山陝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
雍正十年二月 六
中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滯羈留應案
莫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誤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
當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為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
取保者取保務期平允矜慎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
政令凡有稍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為改圖總在該督
撫等體朕若保赤子之心各切痌瘝乃身之念至誠
惻怛勤求民隱殫竭實心普行實政庶幾
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勉之
初十日大學士鄂爾泰奏辭開闢苗疆議敘奉
上諭覽奏情詞懇切具見誠悃卿忠勇懋著使苗梗向
風不但綏靖苗疆之功積為人所難能而仔肩重任

之公誠亦大臣中所罕有國家酬庸賞功關係鉅典
非卿可以己意辭亦非朕可以私心增減者著仍
遵前旨
十一日
諭理藩院據上都達布遜諾爾馬孳總管五十四奏請
遷移駝馬牧廠以蘇尼特之南諾爾努魯西南之布
倫呼爾西邊之薩木布喇克西北之塞爾北邊之桑
圖東邊之鄂爾拜爾爲界地方寬敞便於牧放倘蒙
古等遊牧之處窄狹令其往外開展等語五十四此
奏甚屬悖謬蒙古扎薩克等受國家深恩養育多年
人口繁盛牲畜孳生日多今以伊等遊牧地方窄狹
雍正十年二月 七
時厪朕懷豈有將內地馬羣移於扎薩克遊牧之處
轉令伊等往外遷移之理乎上年令將馬羣移於上
都達布遜諾爾時因值寒冬是以暫令於巴顏托羅
海地方擇好水草處過冬今青草已生此馬羣仍著
移於上都達布遜諾爾並非令在伊等遊牧地方住
牧也恐此際伊等屬下人等不知混行挪移著仍照
各遊牧地方居住將此行文與蘇尼特王等知之
又奉
上諭大學士鄂爾泰節制雲貴廣西三省歷有歲年於
所屬苗疆無不悉心經理使蠻夷等慕義嚮風咸登
樂土至於古州等處生苗自昔未歸王化鄂爾泰運

籌調度勦撫兼施俾苗人懷德畏威抒誠內嚮闢
開拓邊境輯寧數年以來之功績實非尋常平定苗
疆剪除寇賊者可比鄂爾泰著授以一等伯爵世襲
罔替用奬殊勲

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典禮首重祭祀每當齋戒日期必檢束身心竭誠致敬不稍放逸始可以嚴昭事而格神明朕遇齋戒之日至誠至敬不但殿廷供設銅人仰坐卧之次亦書齋戒牌存心警惕須臾弗忘至內外大小官員雖設齋牌於官署但恐言動起居之際稍有褻慢即非致齋嚴肅之義查明代祀典凡陪祀及執事之

人有懸祀牌之例今酌定齋牌之式令陪祀人員佩著心胸之間使觸目警心并得彼此觀瞻益加省惕其於明禋大典愈昭虔潔著傳諭各部院及八旗直
直省文武官員一體遵行

十六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黃祐奏稱失察賭具之地方官若該員曾有拏獲賭具之議敘應准抵失察之處分等語此奏似亦功過相抵之道而不知其中有必不可行者假如該員到任曾有拏獲賭具數次議敘之案則後此之失察皆可抵銷必至懈怠無所顧忌而禁約日流於廢弛矣譬如州縣盜案以其從前獲盜之功免其後來失盜之罪可乎惟是平日實心禁賭之員拏獲詳報甚多者偶有一案遺漏即與漫無覺察之員一例革職情有可憫著該部將此酌議定例具奏

十七日差往喀喇沁等處侍衛七十五等奏覆賑
濟蒙古銀米事宜奉

上諭扎薩克旗分地方各處耕種所收米石存倉原為伊等地方荒歲之用今此項米石盡行散賑伊等屬下蒙古倉庫空虛不可不預為之備著於賑濟米石外再行施恩每石給發價銀一兩交與各該扎薩克等買米存倉收貯俟入倉之日報部部內差員查驗若將賞給銀兩買補之米不行入倉及有侵蝕等弊

必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係附近漢土番回民人挖取販賣以為生計每馱納稅錢三十文西寧府委員收解充餉約計每年收銀一千九百餘兩近因西陲用兵之際西寧移駐兵弁較前為多率皆用煤以供炊爨價值漸昂若仍照例徵收稅銀恐價值不能平減於兵民均有未便著將應收稅錢寬免該督撫轉飭有司實心稽查儻胥吏人等有照舊私收或借端需索者務令察出從重治罪

又

諭刑部凡監候待質人犯除強盜案件不應寬釋外如人命等案內有正犯未獲將牽連餘犯監候待質已過三年者著取具的保釋放在外俟緝獲正犯之日再行質審儻暫行釋放之際有私自逃匿者除保人重懲外定將本犯嚴拏從重治罪著直省一體遵行

雍正十年三月

上諭十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差往北路軍營之侍衛特庫等回來奏稱問得兵丁等云鉛子與鎗口有不相合者若將鉛子之模頒給用鎗之人令鉛子俱與鎗口相合則鉛子出去有力而且甚準又見兵丁等之箭有箭鏃受鋌處及箭扣處未用筋纏者且有箭鋌短小未用膘入鏃內者若製造兵丁等之箭將箭鏃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纏將箭鋌造長用膘入於鏃內則益為堅利等語著各該處將現今運送軍營器械悉令如式製造

堅固送往外在京八旗兵丁等所用之箭市買現成者居多不利於用著傳諭眾人務將箭鋌造長將箭鏃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纏嗣後點驗軍器時即照此點驗至於鉛子之模各照所用鎗口製造如鉛子有與鎗口不合者另鑄備用

初三日奉

上諭向因落第武舉其中不無材力可用之人是以令本省督撫提鎮秉公考驗將年力精壯弓馬可觀者留營給與馬糧一分令其差操學習俾得熟練營務以備將來將弁之用隨經部文令給與額外馬糧各省遵行在案朕思此等武舉留營學習者原令該管

大臣愼重遴選使人材有所造就也今閩外省中有
視爲泛常而庸劣無能之人頗有濫充者著該部通
行各省將技勇可用之武舉令其充補經制馬糧其
不願留營及騎射生疎材力不及者令其回籍自行
學習不得留營虛佔額糧之數倘該管大員有徇情
草率仍令庸劣得以濫充者將來考驗察出定行從
重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直隸各府州縣設立壇壝致祭
社稷及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歲春秋展祀以崇報享典

至重也從前初建之時有司或視爲具文規制未必
周備及歷年既久漸有傾圮之處又未必及時修葺
是以僻遠之郡縣規模簡略禮儀草率者往往有之
甚非肅將禋祀之本意也著禮部查照定例行文各
該督撫轉飭府州縣敬謹如式修理以重祀典仍令
造冊報部每遇該管官員陞遷事故俱照
先農壇忠孝節義祠例入交盤項內查明接受有司自
顧考成經理自益加虔恪矣

初十日奉

上諭湖南鎮筸鎮地接苗疆原轄四營額設兵丁三千
名以資彈壓嗣因議分四路塘汛直抵六里新營該
撫臣以六里新經招撫地方緊要奏請添設兵丁四
百名經部議行今閱六里開闢之地所設永綏協營
幅員五百餘里以形勢而論尚在鎮筸之外止安設
兵丁一千六百名至鎮筸所管苗疆界址亦僅五百
餘里現有額兵三千名較之永綏兵制數已加倍且
永順保靖等處已建設營汛與鎮筸益成犄角是鎮
筸額設之兵儘足以供守衛而資調遣新增兵丁甚
屬無益著該督撫提鎮等確查地方形勢有要緊營
汛應添兵丁之處即將鎮筸新設之四百名酌量派
撥以資防禦不必因執前見務於地方營伍實有裨
益以爲經制久遠之計

十七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查奏欠糧紳衿
應照例斥革勒限一年全完開復奉
上諭部議甚是但東省前歲被水上年雨澤又復愆期
該州縣間有秋收之處紳衿遂欠未完與平時抗玩者
有間著暫免斥革而寬限三年令其完納若逾三年
之限仍復拖欠不完即著斥革此係格外之恩後不
爲例

二十一日奉

上諭向因武員養廉不敷以致扣剋兵餉是以酌定親
丁名糧以爲養贍家口之費又因營伍公用無資定
有額兵百名准抽二名之例似此曲加體恤無非施

恩於弁員使應有之兵數再無虛冒以收戎行之實
用也近聞尚有數省不能全除空糧之弊或於親丁
名糧之外仍有家人長隨頂名頂補者又有字識匠
作之類亦得濫充額數將佔兵糧者且或召募之時
往往游手之輩瑞求濫充而勇力之人轉不得入選
每遇調撥差用則委靡退縮不耐勞苦前歲湖廣提
標曾以兵丁二百名調補鎮筸四營其中逃避者即
已過半又如上年為援勦黔苗一案提標兵丁往來
鎮筸六里等處跋前疐後行役維艱此朕得之風聞
者國家歲費帑金養一兵期獲一兵之用若實存之
名數既有空虛而在伍之兵丁又復怯懦不振則所

謂武備修明者安在乎著該管大臣用心稽查勤加
訓練務將陋規永革諸弊悉除毋得溺於積習苟且
因循負朕委用倚毗經訓飭之後仍有不知悛改者
定當加以嚴譴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督撫因現在人員不敷委用題補奏請較部
揀發朕始降旨令該部揀選人員引見命往以備委
用即如上年直隸之揀發佐雜二十員乃從總督唐
執玉之請也今署督劉於義又復奏稱直隸佐雜人
多缺少補授無期請　旨飭吏部借補等語直隸佐
雜之缺既少則該督若請揀發之時便當酌量以定
人數何必任意多請以致壅滯於該省令該部停選
以遷就之耶此前任督臣辦理錯悞處直隸州縣佐
雜銓補之處仍照定例行若命往人多一時難於得
缺著該署督酌量送回吏部其才具好者該部入於
他省揀選內引見請旨其中平者仍歸原班銓選

二十七日奉

上諭各直省督撫提鎮標下之兵丁朕俱賞給生息銀
兩以濟其緩急之用而各省協營甚多一時難以普
及意欲俟軍務告竣閑用充裕再思周遍加恩從前
所頒諭旨言之詳矣上年大學士鄂爾泰在雲貴廣
西總督任內奏請滇省舟楫不通所有生息銀兩分

派營運則易聚總生息則難若督撫提鎮各標賞銀
過多轉致不能營運漸生弊端臣是以將各鎮應領
銀兩令與各協營均勻分給俾得同受皇恩黔粵兩
省亦彷彿照此辦理等語此鄂爾泰因地制宜行之
於邊遠一二省使兵丁均霑賞賚者今據廣東總督郝
玉麟奏稱廣東督撫提鎮各標蒙賞帑銀共十萬兩
臣等經營籌畫計每年生息除賞給督撫提鎮標兵
外尚有餘剩銀兩應照各協營寨兵數之多寡均勻
分給於雍正癸丑年開賞以廣皇仁等語朕愛養兵
丁一視同仁本欲令其均霑恩澤但次第經理不得
不有先後之別今鄂爾泰郝玉麟通融辦理俾協營

兵丁亦有以濟其緩急深慰朕加惠戎行之至意著各省督撫等酌量本地情形悉心籌畫若可以照此變通辦理則協營兵丁可以早受恩賞誠屬有益但各省地方之利息輕重不同餘銀多寡不一非以不能行之省分令勉強從事倣而行之也

二十八日廣東巡撫鄂彌達奏高要縣縣丞陳中永海豐縣石橋場大使王如珩均屬能員照例卓異奏

上諭鄂彌達等將歷俸未滿三年之陳中永等列爲薦舉懇請引見朕思凡人居官行事先後異轍者甚多即試看三年然後薦舉尚不能保其不改初心今鄂彌達所舉廣東各員既稱未滿三年自應再加試看何必急急入於大計特薦之內此歷俸未滿各員俟下次計典舉行時若居官果優著列爲卓異請旨

三十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巡撫馬爾泰等奏西鳳民人請辭賞賚衆口同聲輿情懇摯等語西鳳民人運米赴甘正米之外多交餘米急公敬事之念甚屬可嘉著仍遵前旨按名分別賞給其押運及收米官員著查郎阿馬爾泰等查明交部議敘

雍正十年四月

上諭二道

初四日兵部等衙門議覆大學士鄂爾泰奏古州都江上下各生苗陸續歸撫請添設協營官兵應如所請奉

上諭朕與大學士鄂爾泰商酌新疆遼濶直通楚粵兼以內地營汎殊非古州一鎮所能統轄查都江清水江二江地界形勢兩路劃然牽合歸一終難控馭而古州鎮處都江之適中清江協處清水江之適中遙對雄峙各踞要隘若於清江協裁去副將改設一鎮並於九股亦裁去參將改設遊擊將新疆之丹江營台拱營與內地之銅仁鎮達黃施天柱石阡平越等協營俱歸管轄其餘都勻協黎平營并新設之上江下江諸協營仍隸古州鎮管轄則弁兵原止如舊俸餉亦不須增添於數千里苗疆可無鞭長不及之慮庶更屬妥協

二十二日刑部議覆安徽巡撫程元章奏亳州壽州私鑄兩案分別擬罪應如所請奉

上諭亳州壽州等處奸民私鑄錢文經朕訪聞確實於雍正七年秋間敕令步軍統領差役前往拏獲多人則其合夥私鑄爲時已久事理顯然今該督撫等將各案查審具奏俱稱私鑄起於雍正七年之夏秋或

鑄一月或鑄二三月即行停止朕體察情由顯有草
率支飾等弊私鑄大干法紀若督撫究問疎忽將來
何以示懲至於亳州案內挑水做飯得受工錢之栢
雲唐亭貴炯得錢之李維二次買錢之李大同子俱
以知情不報擬以立絞似覺太重況壽州案內受賄
不拿之捕役蘇標止於擬絞監候則李維李大同子
之罪不應在蘇標之上又亳州案內有商同私鑄因
無人掌爐而未經鑄成者亦應酌量議減此數案內
私鑄日期及錢文多寡之處著該督撫再加確審務
得實情不得草率結案其情罪稍有可原之人分別
治罪亦著另行定擬具奏

二十七日
諭理藩院察哈爾人等居住近邊歷年與內地之人一
體効力行走從前定制察哈爾處官員內有職任之
員俸應給與四分之一伊等俱係國家効力舊人令
特沛恩膏有職任官員給與全俸無職任官員給與
半俸

雍正十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冬春以來濟兖東
三府雨澤稀少今濟南幸得透雨而兖東二府尚未
均霑目前二麥未能暢發穀豆亦欠滋生糧價漸昂
民間乏食臣仰遵先事圖維之諭旨請照上年商販
米船免稅之例凡有商賈收運米石至山東直隸糶
賣者米船一到即便放行其臨清淮揚等關將梁頭
米稅自五月起暫行寬免至七月秋收之後照舊徵
收俾商販雲集米穀流通於東省直隸皆有裨益再

請照上年截漕之例將南漕米截留四十萬石於沿
河之臺莊張秋鎮濟寧東平臨清德州等處分別存
貯以備各屬不時之需等語東省兖東等處雨澤愆
期朕心甚為軫念屢降諭旨令該撫等先事圖維以
濟民食今岳濬所奏截漕通商二事著該部即速行
文令各該處照上年之例行毋得稍遲但思通商截
漕料理尚需時日不能濟目前之用現今兖東等處
貧民嗷嗷待哺刻不容緩即減價平糶亦屬有力糴
米之家餬口稍易而小民無力糴米者仍然枵腹不
能為窮苦百姓普徧之利著該撫濬等悉心經畫速
籌目前接濟之策或散米或賑粥或借貸倉穀因地

制宜遴選賢員實力辦理務令窮民得沾恩澤不致
流離失所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初五日奉

上諭山東兗州東昌二府春夏以來雨澤愆期民間乏食朕心深為軫念已降諭旨著該撫藩等將東省存倉米石速行賑濟平糶並令通商販濟以備接濟又遴選部內候補候選人員及選拔貢生等命往協辦賑濟之事但二府地方遼濶戶口繁多若得本省人員前往更可周徧妥協朕思在京居官及赴部候補候選者兗東二府之人必多伊等既熟悉風土人情又兼桑梓情深必能實心辦事以甦民困著大學士

等揀選一二十員奏聞令往山東與地方官等按戶按名查勘賑濟每人在京酌賞銀兩以為路費俾其星速起程

又奉

上諭春夏以來京師雨少朕心甚切憂勞著傳諭刑部於刑名案件加意慎重並遵照上年六月之例速查完結其應行保釋者准其保釋

初七日奉

上諭八旗借支公庫及廣善庫銀兩數十年來拖欠未完者尚有四十餘萬當時原因旗人每遇急需即向人告貸以致每年所得俸餉不足補償重利愈至窘乏之於是特設公庫廣善庫以周其不足而伊等罔知感恩節儉任意花費至有一人名下多至三四千金者國家庫帑豈容恣其虛誑盜竊濫用情甚可惡是以其人雖故亦於其子孫弟姪及家下披甲人等俸祿錢糧坐扣一半俾人見祖父欠帑日後為子孫之累庶冒領侵蝕之風可以少息但八旗官兵賴俸祿錢糧應差欠帑人數眾多儻生計艱難未免有誤公事著將八旗借欠公庫廣善庫案內人員本身已故將伊子孫等扣半俸祿錢糧抵補伊父祖借欠者開恩豁免以降旨之月為始照舊賞給此朕格外之恩後不為例其餘虧空侵蝕挪移婪贓等項

仍遵前旨分別查奏

初九日奉

上諭凡官員議處之案多係本任然亦有年久而後發覺或遲年而後結案者乃該員已經陞遷方行議處如在外州縣陞至道府在內司官陞至堂官遇原任內有應行議處事件仍照原任品級處分係向來相沿之舊例如此但伊等所犯之案情有重輕如尋常詿誤事件亦照原任品級處分似於情理未為允協況此等人員久經歷任既得擢遷其材必有可用如因原任事務悉照原品降調略無差等殊非愛惜人才之意著該部悉心詳酌作何分別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秦省民風醇良質樸朕所素知第因近年以來有
一二匪類揑作浮言妄冀鼓動衆聽朕恐無知愚民
一時不察被其迷惑是以特遣大臣官員等開誠布
公宣諭化導盡消姦匪蠱惑之害益堅良民嚮善之
心從前陝甘二省民人深知感戴國家教養之恩今
復悉西陲不得已用兵之故聆受諭旨開悟踴躍衆
志僉同朕心深為嘉悅但軍興日久轉粟飛芻不無
資於民力其輓運之價朕已屢次加添近聞路遠僻
遠之地尚有不敷又或採辦草豆等項時價低昂不
等若此則該督撫等尚不能洞達朕意也向後著悉

心體察有應行奏聞者即據實陳奏朕自加恩不使
官民等有賠累之苦著將此旨曉諭陝甘二省官民
等共知之
又奉
上諭巴爾庫爾出征之西安滿洲兵三千名寧夏兵一
千名出口已將二年冬衣不無敝損應行加恩添補
查莊浪現有存貯皮袍褂三千套皮帽三千頂著署
督查郎阿巡撫許容再於蘭州添製皮衣一千套皮
帽一千頂俱於秋間解送軍營賞給西安寧夏滿兵
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附近京畿之小城駐防滿洲兵丁俱係協領官員
等管轄因無總管之大臣故教訓兵丁稽察官員之
事殊為疎忽雖在地方妄行生事亦無約束之人應
交相近居住之大臣令其兼管附近
陵寢者即交
陵寢處大臣等管轄附近天津者即交天津都統管轄若
相近無大臣居住之處由京城內特派大臣一員令
其總理每年前往稽察一次則官兵自然奮勉遵奉
法度在地方不致有妄行生事之人矣著大學士鄂
爾泰詳察議奏
又奉

上諭京師地方去冬少雪數月以來自近京以至直隸
山東雨澤愆期而兗州東昌尤甚朕心深為焦勞日
夜思維必朕與在廷諸臣政事有闕以致
上天示儆朕食息寢興無刻稍安虔誠修省冀格
天心爾諸臣當恐懼悚惕以祭
天戒凡用人行政及各部院事務關係民生利弊應行應
改之處周詳審察苟有所見或公同具奏或自行陳
奏至於刑名衙門尤宜慎重大小事件均期至公至
當不可稍有疎忽朕之諄諄誡諭出於憂勞敬畏之
實意並非虛飾求言之名爾諸臣各宜殫心竭慮切
實指陳務使民生攸賴感召

大和以副朕軫恤羣黎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織造官員往往爲烏林達筆帖式等人所愚弄恣意妄行侵盜國帑及至事發總行着人代賠置身事外積弊若此斷不可不加懲戒江寧織造綏赫德離任時大有虧空皆係烏林達筆帖式等平日所支用者及至不能交代則綏赫德代爲賠補仍是從前故智積玩不改是以朕特降諭旨令接任許夢閎徹底清查以除弊竇乃許夢閎以烏林達等應賠之項綏赫德已經代賠無庸重追獨不思綏赫德管理織造關稅兩項其代賠之銀非織造羨餘即關稅羨

大 雍正十年五月 六二

餘二者均係國帑安得不核實歸公而乃私取以償屬員侵盜之項乎許夢閎清查此案頗係瞻徇情面草率完結深負朕恩著交與內務府嚴加議處綏赫德著革職烏林達八十五筆帖式巴圖俱著革職伊等名下虧欠之項悉從本人追出交官依追完之日奏聞請旨嗣後各織造衙門若有似此影射情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織造及所屬人員從重治罪再者織造本非大員而在外體統任意僭越至於筆帖式烏林達尤微賤不堪之輩乃以欽差爲名妄自尊大與督撫俱用平行禮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片紙隻字干謁地方官及不按品級規矩僭越妄行者定行從重治罪

十七日奉

上諭據貴州布政使常安奏稱黔省下游苗疆兵米有由陸路運送者需用人夫應交與地方官雇覓從前軍興之際日給三分之數今可否量爲加增庶幾永遠行之無累於民等語苗地站路崎嶇險峻原非坦途且將來爲定例自應倣照時價給發著署撫元展成飭行司道等或計站道之遠近按站定價或就站道之里數按里給銀每夫每日議定幾分務使敷用可以永遠遵行又常安奏稱來牛城垣爲八寨之藩籬通古州之大道若建石城益資捍衛等語來牛地

大 雍正十年五月 七

方即建築土城未嘗不可以捍衛但聞該處土鬆難以堅固且取石亦不甚遠若建石城可以一勞永逸著元展成委員確估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八旗人員侵欠公庫廣善庫官銀本身已故將子孫人等俸餉坐扣還項者聽已降旨豁免若有本身現在而未完者著　并開恩豁免

十八日奉

上諭臺灣彰化縣經兇番擾害之後百姓耕種未免失時據巡臺御史栢修高山奏稱該縣有雍正八年分未完穀一十五石零雍正九年未完穀六千五百三

十七石零耗羡銀一百二兩零茲值應徵之時民間
一時難以完納等語彰化縣未完銀穀二項著悉行
豁免該地方官即遵旨行

二十日奉

上諭尚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
作孽之不可也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
之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
廷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
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
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虛心修
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冀
天戒但思天下人民眾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
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偽習俗乖
張仰蒙
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輒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由來視為己身無辜而獲譴者背
天違理莫此為甚朕即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解免
而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
多寡不均收獲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朕此諭

旨並非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
不厚皆朕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
各盡其道以為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恐懼之中不致有幾微怨望
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
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辦事不甚諳悉條例是以諸事不能盡
一且有多未協朕思各部司員中多有熟悉則例識
見明通者若於郎中員外等官內慎加揀選每旗添
設二員協助都統副都統辦理旗務似有裨益該員
於本職部件仍照舊辦理都統等奏事時該員隨於
副都統之後本章奏摺內亦著列名著大學士會同
各部堂官加意揀選務在得人若司員不敷揀選科
道作讀等官內亦可選用

雍正十年閏五月

上諭五道

初九日奉

上諭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此天人相感之至理自古及今未嘗或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至詳且悉矣邇年以來如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嘗寧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爲災患然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怒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

八旗將士遠役於外拋其室家離其骨月其父母妻子盼望憂思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謂此舉過當乃可已而不已者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猾兇頑世濟其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此賊不加創懲則蒙古不復安居蒙古不獲安居則邊塞不得寧謐我八旗之人顧能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覦敢肆狂逞若此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寧人其可得乎國家養士於平時原欲服勞於一日將士受恩於累世本期報効於行間况我滿洲八旗人等忠義之心勇敢之氣實無與比倫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以及各處征討削平寇亂以捐軀致命爲榮以老死牖下爲恥今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怠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御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奮興爭先恐後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遏抑私情務其遠者大者如此則忠君報國之悃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

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以爲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衆多不忍加以刑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厲廉恥則風俗漸移人心各正衆得有受恩之地朕愈樂於加恩此朕之苦心實欲爲計久遠也若云朕爲財物計而爲此綜核之舉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貧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

吝惜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豈有與旗人較量錙銖
之理乎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
等查奏豁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而該管
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督催著追之時過嚴過
刻甚且牽累無辜希圖卸責此庸劣不忠之大臣奉
行之不善致令有不明義禮之小人心懷怨懟而身
任其事者復自謂無可奈何更隱示以為奉朕旨出
朕意朕旨果如是乎朕意豈如是乎
上天神明自有照鑒夫身犯罪名事後猶不知悔上施教
育沐恩復不知感與夫為已忘公忠愛不存者此皆
乖戾之氣必致上干

天和行遣譴責朕時深警畏復深憫惻或逆黨之餘孽有
意擾亂引誘人心於不善亦未可定用是再頒諭旨
通行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感
國恩之深厚體朕意之諄誠不為姦邪浮言所惑共
矢愛君親上之懷永絕昧理欺公之習則可以立身
者即可以報國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
而
上天福佑善良諸事吉慶有可預信其必然者
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人心不正斯風俗難移習染既深則懲儆宜
早朕自御極以來雖普天率土莫敢岐視而由近及
遠則八旗人等尤國家教養百年望其遂生復性共
享安樂以永沐恩光者若明知其頑劣貪鄙將為人
心風俗憂而猶敢故示寬縱以博仁厚名姑息之害
將無所底止朕為天下萬姓主實不忍出此而聽其
陷溺不為之一援手有負
皇考之付託也是以嚴治貪婪清釐帑項梟不得免而追
呼牽擾亦有所不恤者誠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戾漸
自醒悟知有所不為庶無往不利凡此綜核之數舉
即朕鄙愛之初心用嚴用猛與夫加賞加恩論事之
迹雖殊而曲成之意不二 昨於雍正三年以前虧空
各項令查奏豁免諭旨內業經明白曉諭諒八旗人

等已皆悉朕意知自省矣今特再沛恩膏於八旗官
員人等將雍正三年以後九年以前旗人應追銀兩
除本身虧空侵蝕借帑及貪贓盜用等項不准查免
外其有年遠之案於雍正八年恩旨以後發覺者與
本身已故著落子孫追賠坐扣俸餉抵補者或本身
雖在其應追之銀實係分賠代賠無著之項或因公
那用並未入已者又或應追之本人已經豁免而開
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經寬免而在奉旨以前
報出用房人口抵補其開人口病故田房變價不敷
仍行追補者著該旗將各項情由造冊開送內閣轉
奏候朕酌量分別加恩寬免此次諭旨著再行通傳

俾八旗人等深知朕恩恪遵朕訓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循理奉公謹身節用以副朕教育諄誠之至意則爾自求福朕實厚望焉

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夏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等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及海州所屬之沭陽揚州府屬之寶應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至蔓延為田禾之害著該督撫嚴飭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俾無遺種倘有怠忽從事者即行糾參從重議處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西安按察使楊馝奏稱陝省黃銅甚少不敷鼓鑄是以錢價昂貴每銀一兩僅兌錢八百一二十文一應薪蔬俱皆增價似應藉鄰省之錢通融行使查湖廣水路可抵陝屬商州之龍駒寨由此以至西安僅有旱路四百餘里約計水陸運費每錢千文共需銀一錢有零再將京城戶工二部制錢由糧艘帶至楚省從楚運陝為軍需採買物件之用則陝省錢文日多價值自平等語從來市買物件錢數之多寡原合銀數計算錢價既昂則物價應當酌減此在地方大吏善於經理務期便民利用至於京師制錢只可供京師之用豈能遠運陝西湖廣雖開鼓鑄今因銅觔不敷暫且停爐亦難分及鄰省楊馝所請皆必不可行者但陝省錢價既昂又值軍興之際亦應籌畫通融之策朕思滇省鼓鑄錢文較易於他省若每年多鑄錢十萬串著陝省督撫差員赴滇領取由湖廣水路運至陝省商州之龍駒寨再從龍駒寨陸運至西安府如此似於陝省有益著署總督高其倬巡撫張允隨悉心籌畫滇省錢文可否添鑄並令陝西督撫將錢價運價通盤計算如此辦理果否於地方有益俱著即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現今天氣炎熱著內務府總管海望會同署步軍統領鄂爾奇在各門設立冰水暑湯以解行人煩渴工部所存冰塊如敷用即用工部之冰如不敷用即行採買動用崇文門宣課司餘銀辦理永著為例

雍正十年六月

上諭三道

初五日奉

上諭廣西巡撫金鉷奏請收買場竈餘鹽以清私販之源所奏甚是但私販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收數之多寡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寬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何如謂立法以除弊恐弊仍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廣西通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廉場餘鹽作何收買動何款項並如何撥運如何交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關礙引課之處著鄂彌達楊永斌會同金鉷一併虛衷熟籌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派往西北兩路出征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等於起程時朕令多定跟隨人數其家中隨甲銀米仍留為該員家口養贍之資並未令其裁革頂開戶部於本年三月間行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既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起程之日為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內照數坐扣還項在該部固為慎重錢糧之意然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況非朕體恤出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曉諭八旗人等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

十六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從前應行發遣黑龍江等處罪犯曾改發查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其開墾耕種後因伊等在彼甚不得力是以停其改發仍令照前發遣黑龍江三姓等地方上年賊人竄何查克拜達里克時彼地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池竭力捍禦其屬可憫朕已加恩除其罪名令充綠旗兵丁入伍効力紀據順承親王等奏稱伊等深知感戴朕恩共思黽勉可見有罪之人予以自新之路可以望其改惡從善若發往黑龍江三姓諸處不過終身為人奴僕而已朕意嗣後將發往黑龍江等處人犯改發於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効力在伊身可以努力自新而於屯種亦屬有益其如何遣發安置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雍正十年七月

上諭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乃數年以來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爲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本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宜准其在各省考試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

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之途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也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生疎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果應行早已著爲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數陳乎一則奏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爲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爲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外俾無知之人豁然醒悟不復再行瀆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曹州鉅野縣李家莊李恩家於本年六月初五日有牛產生瑞麟麕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燦然實爲盛德瑞徵請詣闕慶賀伏祈詔付史臣宣示中外等語朕思山東地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澤愆期貧民乏食朕悉心經畫遣官發粟賑恤多方

幸未流離失所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每常地動而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等露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產於東省因此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悃忱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初六日

諭內閣京中送往軍營之器械等項甚多驛站雖備有車輛每遇物件甚多之時官車不能敷用勢必僱募民車運送寬裕給與價值惟是官吏等奉行不善每

於數日之前即將商民車輛牲口拘集於驛站地方令其守候備用至起運日期始給運價其餘耽擱之日並不准算以致商民人等採知信息即行遠避行旅畏懼不前不可不嚴行禁止爾等可詳悉定議具
奏

又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八旗及外省之出征護軍參領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等官俱係漢仗好揀選派往之員故將現出各缺俱委員署理俟伊等凱旋之日一併揀選補授今軍務尚未妥定伊等身在軍前行走勞苦反不得陞遷朕心深為憫念嗣後應陞副都統之出征參領協

領等官內該管大臣如有深知者將其人材可用効力行走之處詳細聲明保送兵部俟副都統缺出列名具奏再副護軍參領以下驍騎校護軍校以上各缺應將出征人員作何補授之處著大學士鄂爾泰等確議具奏

初八日奏
上諭甘肅地方年來預備軍需雖事事取辦於公帑而百姓輓輸効力亦甚勤勞朕心軫念維殷屢加恩澤前聞今歲蘭州平涼西寧等府所屬州縣內有雹損蟲傷之處已諭該督撫留心賑恤停止催科嗣因從前雨少之地俱已沾被甘霖秋成可望朕心深慰因念甘肅為軍需總匯之區百姓急公趨事所當格外加恩俾閭閻力量寬餘無催徵之擾以昭朕子惠元元獎勞貴善之至意著將河東河西各屬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槩蠲免若有已經完納者准作來年正賦該督撫等務體朕心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俾兵民均霑實惠倘有豪胥猾吏舞弊作姦使澤不下逮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管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十八日八旗都統等議覆添設看守倉庫之員請於降級調用革職人員內揀選引
見奏

上諭看守倉庫所添降調革職人員俱係本身犯罪降革之人所犯之罪輕重不等其中亦有人去得者大概無用者居多若有用之人惟令看守此等處所似覺可惜若無用之人令其看守倉庫緊要之地反於事無益爾等理應加意選擇務期得人將伊等分作兩次帶領引見再爾等奏稱所選廢員若不勉力行走即從重治罪並未議定如何治罪伊等若仍不悛改不肯實心効力如何從重治罪之處爾等定議具
奏

十九日
諭兵部凡分發各省試用之武進士原令其學習營務

必須弓馬優嫻熟諳營伍方可題補近見兵部於武
進士題補守備時不計科分之淺深弓馬之優劣槩
以爲合例以致督撫提鎮因一時營員內不得合例
之人遂將科分尚淺營務未諳之武進士題補轉不
如用久歷行伍之人於營務有裨益也嗣後武進士
題補守備若科分不及應選之期即屬不合例兵部
可傳諭各省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
時𠊱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寶光
喬煥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

雍正十年七月　五

二時絪縕不散正值孔林工竣之時上瑞叠臻千秋
罕遇等語朕素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冀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
教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師重道之心至誠至
敬闕里爲
聖人之鄉尤切羹墻之慕乃前歲
文廟重新慶雲湧現今者林園工竣復覩慶雲或者朕
誠敬之衷爲
神明之所歆格故頻示以象用昭日臨在茲之義歟朕
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湖南巡撫趙弘恩奏稱南嶽爲皇上主壽之山
昔年修建廟宇碑亭今歷年已久須重加修葺料估
工費計銀八千四百餘兩請動公項興修恭祝皇上
無疆之壽等語朕思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受
天眷命爲天下主一行事一舉念皆
上天
皇考之所照臨若身無失德自蒙
上天
皇考垂慈護佑益壽延齡若德行有虧居心行事獲罪於
天天下億萬臣民豈能代朕祈禱而寬其譴責乎朕
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此訓示天下臣民凡有奏請建

雍正十年七月　六

壇誦經爲朕祝釐延壽者悉嚴諭停止至於山嶽江
河之神爲地方捍患禦災錫福兆庶者則虔修祠廟
潔誠展祀以申報享之忱並非爲朕一身祈福也
上天
皇考寶鑒此衷南嶽之
神佑我楚民朕心感激廟貌久未修理應照該撫所請敬
謹舉行惟是趙弘恩陳奏之詞識見鄙陋不知朕心
用頒此旨再行宣諭俾衆共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洪澤湖爲東南諸水總滙之區全賴高堰大堤以
爲保障朕特發帑金命河道總督欽差大臣等指示

督率建立石工以爲久遠之計乃二年以來風濤恬
靜汎水安瀾工作易施成功迅速此皆
湖神默佑之力朕心深爲感慶理宜虔誠展禮以申報
享之忱其
湖神廟宇或重加修葺或擇地建造着總河嵇曾筠等
確查定議具奏此次修築堤工之大臣官員及効力
各官悉心辦理俱屬可嘉着分別議敘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楚南所屬地方山嶺重複產鐵之處甚廣採取最
易凡農民耕鑿器具與窮黎之衣食皆藉資於此雖
歷來飭禁而刨挖難以杜絕但慮鐵出洋例有嚴禁

楚南地方產鐵既多外來射利商販每於就近設爐
錘鍊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轉運兩江遞販
以致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漸着
湖廣督撫與兩江督撫會同悉心妥議本地應否准
其刨挖隘口如何嚴行稽查務期民用有資而弊端
可杜庶公私兩有裨益
二十八日奉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
以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爲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
通所關鉅矣韓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
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務釆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況

四書文號爲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
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
法辭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不變但士子
逞其才氣詞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
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
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誇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
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
二十九日禮部帶領滿洲教習期滿人員引
見奉
上諭滿洲教習俱係旗人每月給與公費並無別項差
使不過在館充數三載期滿即得一官爾等當不時

稽查分別優劣如果教導有方即當奏聞其不能稱
職者亦應題參豈可不辨優劣槩授之以官乎爾等
所奏因循舊例並不詳加察核今當酌定成例之初
凡教習期滿作何補用之處會同大學士等妥議具
奏

雍正十年八月

上諭七道

初八日奉

上諭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荆州等處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人漢軍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往廣東人犯俱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爲惡毒易染疾病每多傷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較之盜犯尚覺稍輕即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亦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發沿海一帶衛所入伍充軍俾得保全軀命似亦法外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使即行確查定議具奏其廣西雲貴等省若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署蘇州巡撫喬世臣奏稱本年七月十六日夜海潮湧溢近海州縣民人不及防備有被災受傷者已飛飭道員等分路查勘加意撫恤並令該州縣動用存倉米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等語朕聞江南濱海民人被水深爲軫念雖現在委員查勘辦理但恤災救患之道必有實心實政然後窮黎可沾實惠况小民被水之後室廬蕩然甚爲可憫著該署督撫并繼善喬世臣布政使白鍾山等督率有司誠心撫綏毋使流離失所至於今冬冰雪嚴寒之際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當預爲籌畫資其生計亦著該署督撫等詳悉妥議奏聞辦理又聞沿江各汛兵丁所居營房有被水衝塌者著該管武職大臣等體恤安插俾獲寧居

又奉

上諭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兵家口從前所領月餉例應從病故之日追出歸入裁曠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此時安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悉著加恩免其追還再今年七月間該提鎮等始接部文而所轄協營道路遠近不齊奉文先後不等其秋季餉銀必有已經散給者著將各兵應扣秋季之項無論已領未領一概賞給以示朕恩恤故兵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閏五月內甘雨溥降從前被旱之處次第均霑穀豆雜糧皆得及時佈種此後六七兩月雨澤均調秋禾暢茂現今收穫登

場爲歷年未有之豐熟等語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
澤愆期而兖東二府爲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
賑兼施從前散處待哺之民行所倚恃心志安貼豫
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霈甘霖轉荒歉而爲豐稔即目前之事觀之
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
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爲邦本食乃民天凡爲官者思
欲感召
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爲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
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即據
實奏聞俾朕得早爲百姓經營以爲補救挽回之策

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即思招致
之有由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
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
享盈寧之福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松江提督[illegible]奏稱今年七月間海潮泛
溢沿海兵丁有[illegible]患者衣食未免不敷各營呈
請酌量接濟臣咨商督撫預支被水官兵一月俸餉
資其衣食歲內陸續扣還可[illegible]等語官兵被水衣食
不敷朕心深爲軫念 借一月俸餉著即賞給爲禦
冬之計不必扣還

又衍聖公孔廣棨因
孔林工程告竣率領族人謝
恩奉
上諭爾爲
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
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尚幼少尤宜勤學讀書敦
品勵行凡爾同族之人亦當共相勸誡共相砥礪爲
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
不墜家聲乃所以報國恩矣
二十四日吏部議覆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參奏鐵
嶺縣知縣朱佑灝救火不力應罰俸一年其賠補

米穀賠修倉廒之處毋庸議奉
上諭依議鐵嶺城內民房失火因一時風烈延燒官署
倉廒事出不意乃衆目共見非有意捏飾者可比著
格外加恩照部議免其賠補不爲定例若官吏等有
虧缺糧石等情而借附近失火乘機作弊者於賠補
糧石修倉廒外仍從重治罪

雍正十年九月

上諭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此次準噶爾逆賊志欲搶奪哲卜尊丹巴胡土克
圖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漢叟爾大營由杭愛山
肆行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
岱及諸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官兵
二萬奮勇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額爾德尼昭地方
諸王大臣及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爲國輸誠奮勇
攻擊將三萬逆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
嘉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

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
著加倍議敘朕聞領兵擊賊建立殊勳心甚欣悅領
兵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
魯名號暨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
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賞給智勇名號喀爾
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
羅貝勒車布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
在蘇克阿爾達呼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懋著勤勞朕
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準
噶爾賊衆又復追擊効力前驅車布登加恩封爲多
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固斯從前在阿爾泰軍
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戰陣時擊賊甚
力在額爾德尼昭地方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勳特
固斯加恩著封爲多羅貝勒故漢之輔國公羅卜藏
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又在額爾
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又與貝勒車布登塔爾岱等
追擊賊衆効力前驅羅卜藏加恩著封爲固山貝子
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巴海從前在阿爾泰軍前
曾効力行走去年亦著有勞績此次在額爾德尼昭
地方大殺賊衆建立功勳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
根不爾去年懋著勞績此次在克爾森齊老地方額
駙策凌隊內力戰得傷同至察漢叟爾軍營調治痊

好復行前往追擊賊人巴海根不爾加恩俱著封爲
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爲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三省
兵丁卓爾海著授爲內大臣署理黑龍江將軍印務
所有一切功績已著從優議敘具奏外今聞奏報特
沛恩綸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內
若有似此勞績出衆之人而遺漏者著大將軍順承
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又奉

上諭朕念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令其配享
聖祖仁廟於
太廟馬爾賽所襲之三等公爵加爲一等擢用爲大學士

復賞給阿達哈哈番令伊子承襲恩施稠疊衆所共
知朕以爲馬爾賽必感戴殊恩實心爲國効力因授
爲大將軍遣往軍前乃伊率往四千兵之馬匹牲畜
未至歸化城先已傷損數千於科布多地方一聞準
噶爾賊衆消息伊在口外第八臺處便自怯懦奏請
往歸化城及至歸化城不令兵丁馬匹牲畜在好水
草之處牧放每日輾轉遷移又將馬匹牲畜折損大
半且不禁約兵丁縱其貪饕飲食肆意靡費以致變
賣衣服如此乖謬妄爲之罪朕猶寬恕與以効力贖
罪之途授爲將軍令伊率兵往查克拜答里克而馬
爾賽沿途又不調養兵丁之駝隻以致倒斃數千然

朕猶優容之望其効力也頃準噶爾賊衆來犯察漢
叟爾之大兵直越杭藹搶奪喀爾喀等部落王丹津
多爾濟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大兵尾追至鄂爾
坤之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殲其大半賊拋棄
馬畜及一切器械膽裂奔敗大將軍順承王已明
劄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而王丹津多爾濟等
又以賊衆大敗不能支吾現今尾追賊踰鄂爾坤水
源庫兒薩奇嶺投往推河而去亦經行文於馬爾賽
且馬爾賽接閱順承王等劄後奏稱賊若來推河必
緣衣克敖拉而遁今已將衣克敖拉左近之草焚燒
等語如此則馬爾賽自應如前所奏率兵前往推河

預備截殺乃賊衆既至推河而馬爾賽猶恇怯逗留
於查克拜答里克之地至十三日始出城爲追趕之
狀行二三日途遇尾追賊衆之馬蘭泰部下喀爾喀
協理台吉孫都布言賊今將至伊格爾之語卽藉端
而回徒手敗走之賊不行追逐知而放去又不奏明
將軍達爾濟領兵往追情由朕以馬爾賽必有怯懦
逗留明知故誤等情曾降諭旨今據將軍達爾濟軍
中參贊胡琳參奏內稱一聞賊來推河信息將軍達
爾濟等卽向馬爾賽云我等整齊二標兵丁前往截
殺賊衆而馬爾賽云我但守城不去等語亦並不發
兵再三言之馬爾賽不允傅鼐向馬爾賽云此機斷

不可失請與我兵我率往殺賊如不成功將我治罪
至於跪求伊亦決不允許但云爾等欲出則出我在
城內發喊與爾等助威爾等若夜間進城我令放砲
等語後至十三日因臣等標下兵起程馬爾賽不得
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爾賽處有兵萬餘乃恇
怯不肯堵截殺賊知而放去乃假名往追草草卽還
由是觀之馬爾賽明係有心躭誤國家事體豈但大
負朕之深恩自古以來如此背負國家者史冊中亦
爲罕覯國法軍法俱斷難寬宥著將馬爾賽之綏遠
將軍領侍衛內大臣公以及賞給阿達哈哈番俱行
革退其將軍印務著欽拜暫行署理欽拜若未至查

克拜答里克著諾爾渾暫署佐領欽拜到日仍令欽拜署理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侯馬爾泰補授其公爵係伊祖圖海立功所得之公著馬禮善承襲馬爾賽家產及一切什物令馬禮善查明除抵還馬爾賽虧空應補之項外其餘著賞給馬禮善此查時雖些微物件不許留與馬爾賽之妻子所有應賞二十名馬甲卽行撥同今已行文著令馬爾賽明白具奏俟伊奏時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著將此旨行於諾爾渾令其轉諭大將軍順承王處亦著行知

初八日奉

上諭今年江浙地方海潮驟長沿海民居被水衝溢朕已敕令該督撫等加意撫綏毋使窮民失所近聞南滙縣下砂頭二三場等處竈戶鹽丁被水者甚衆該場官請將商捐鹽義倉及泉興存貯米石動支賑恤各商亦環請願將捐米賑救而署督李燦鹽道江承玠彼此遲延觀望二十餘日僅兩次發銀四百兩聊以塞責李燦總理鹺政江承玠乃專司鹽務之大員今當竈戶鹽丁被水之時不將商捐備用之倉穀速行賑濟以致窮丁嗷嗷待哺流離失業是誠何心著傳旨嚴行申飭迅速料理俾獲寧居儻程元章已到新任卽交與程元章督率江承玠盡心辦理

十六日奉

上諭額侵懦弱兩營兵丁二千名欲其馬上嫻熟故給馬二百匹令其學習今聞額侵懦弱兩營兵丁內有騎射可觀者亦有騎射雖屬生疎而馬上尚能發矢者以此看來則學習至一二年後馬上可以嫻熟矣八旗操演兵丁雖令學習步射馬箭走鐙等技但滿洲兵丁以馬上嫻熟爲要著將八旗滿洲兵丁數目每十名給馬一匹卽於旗下餵養官馬撥給俾兵丁等於馬上操演此所給官馬應令小心秣飼勿致損傷倂將如何拴養之處著八旗操演兵丁大臣等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今科陝西鄉試主考吳文煥李天寵策問秦省水利一條內稱秦中沃野千里水泉灌溉之利爲多歷代名臣官陝土者類無不以浚渠築堰導流尋原爲要務若兒寬之在漢葉淸臣之在宋耿炳文項忠張鎣石汞之在明其措施何地奏績何功能一一詳指否又稱京畿之間大建營田興修水利多士亦聞之熟矣秦省爲桑梓之邦尤所深悉其明切陳之無隱等語朕思秦中素稱天府水泉隨在皆可疏蓄以資耕種其最著者西安等處則有鄭白龍洞諸渠寧夏則有漢唐大淸等渠歷年久遠漸致淤塞堤堰大半傾圮水田僅存其名雍正五年朕敕令該督撫將鄭

自能洞諳諸渠動用國帑加意興修務期渠道深通堤
堰堅固現今農田得其利益至於漢唐大清等渠朕
特命大臣等專司其事經理數年年于水泉充裕禾
稼有收此秦中興修水利之大概也吳文煥等若以
水利策問考試士子即當就該省所現行者令其敷
陳條對或可備採擇之資或可爲善後之計乃舍今
而援古去近而求遠摭拾往事泛爲鋪張并遠引京
畿以爲近日興修水利之一證而於本省工程關係
利弊者無一言提及想以秦中疏濬諸渠爲無裨於
民生耶抑或以該省工程爲不足置論耶務虛文而
無實際乃爲政爲學之大患吳文煥等識見卑鄙如

此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察議其奏副後各省鄉試
題目俱著報部如有支離迂謬草率舛錯之處該部
即行指出題參

十九日奉

上諭朕從前因八旗漢軍佐領下壯丁多寡不均特降
諭旨著令均勻當日辦理此事之大臣等應將世襲
佐領之壯丁仍添入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內不應
將公中佐領之壯丁添入世襲佐領之內正紅旗從
前均勻壯丁時乃將內務府撥出之人添入劉顯原
管佐領內甚屬錯謬八旗漢軍有似此辦理者俱著
查明其壯丁不足之世襲佐領仍將世襲佐領之壯
丁撥補足其壯丁之多寡或將兩姓合爲一分佐領
或將三姓合爲一分佐領令其輪流管理將來補授
佐領亦易得人再公中佐領之壯丁不足者仍將公
中佐領之壯丁撥補著八旗漢軍都統等公同詳查
畫一辦理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胡爾齊察等奏稱胡倫布爾等處今歲所種地
畝因旱歉收伊明年多爲種植等語朕思種地一事
若交與伊等則節練兵丁必致貽誤著行文將軍卓
爾海於齊齊哈爾愛渾墨爾根三處臺丁及水手屯
丁內酌派五百名動用彼處存貯正項錢糧撥給盤

費并置辦犁具籽種等項令前往胡倫布爾地方於
明年春間及時耕種至秋後將如何收穫之處著卓
爾海據實奏聞其動用銀兩仍著報部照數解還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部院堂官職任甚重必秉公潔己方能表率屬
員朕屢降訓諭之旨奚啻百千近聞各部堂官內尚
有私受司官及學習人等餽送者此端漸不可開即
使所餽無多而一經收受則舉劾之際不無瞻徇牽
制如其人果屬可舉而曾經收受餽遺則雖公亦私
轉滋物議如係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餽情面難却或
姑爲容留或濫行舉薦必致貽誤公事有違國家澄

端吏治之大典爾等返之於心何以自安諸臣中如鄂爾奇海望長有其素行可備範時繹承伊祖父餘蔭朕可信其無他其餘朕則有不能盡信者惟當返躬自省各加勉勵再凡收受饋送之心不過為身家子孫之計爾等若果能潔己辦事日用設有不敷不妨據實陳奏朕自酌量加恩至爾等子孫中果有好者朕自加恩錄用若但顧一時小利暗受饋遺定難掩人耳目上負朕委用之深恩下為僚友所不齒不惟貽累身家亦不能庇其子孫圖小利而忘大害愚亦甚矣近來各部院衙門惟工部事務有果親王承管較前整理其餘各衙門事件陳奏朕前者尚不至

於錯謬不經朕覽之事大不如前多有辦錯出入凡辦理國家事務惟應秉公執法悟循天理如其人當生而加以重典固為逆天若其人當殺而曲為寬縱亦屬逆天朕承天理物總期至當至公爾等官體朕此心凡事寬嚴務得其中不可稍涉偏私庶可仰承天佑至於部院事務每有本衙門堂官為司官書吏所朦蔽不能盡知而別衙門堂官有所聞見即宜互為規戒休戚相關不得謂於己無與漠不關心或見他人獲罪轉以為喜此非大臣之居心也爾等皆國家大臣聆朕諭旨當各自警惕遏抑私意杜絕苞苴交勉和衷以成昇平之治

雍正十年十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五日

諭吏部朕每見月選知縣內有由外省教職推陞者動經數月始能到京其雲南遠省竟有遲至一年者及由京赴任又需時日以致新選之地懸缺太久雖有署印之員視為傳舍事務不無廢弛其如何酌量變通有裨吏治之處爾部悉心妥議具奏

初七日理藩院奏杜爾伯特同山貝子班珠爾等二旗地方歉收請賞給米石并借給買米銀兩奉
上諭若俟行文扎薩克等行查未免遲延其查會時兩

處地方著派出侍衛達哈蘇戶部司官一員帶銀一萬兩到彼將家口數目查明賞賑杜爾伯特地方與黑龍江相近著速行文將軍卓爾海會同該處御史齊什哈伯特家古人等家口數目查明或動用倉穀或動用庫銀酌量賞賑

初八日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奏事之班次不宜隨部院衙門嗣後將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合為一班列於八旗奏事班次之後將內務府國子監合為一班列於都察院理藩院奏事班次之後將鑾儀衛光祿寺合為一班列於內務府國子監奏事班次之後

又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稱涿州良鄉縣爲近京衝要
之地向來牧令二缺例由部選不在揀選之列可否
將此二缺敕部揀補不歸月選以收得人之益其良
鄉知縣養廉止四百兩亦屬不敷可否酌量增給至
通省府廳州縣在任三年以上者寥寥無幾新舊迭
更請事廢弛查從前部發人員有屢經委署旋即退
回日久未補者庚戌科學習進士已經二載其中亦
有稍知政務者又州縣中有從前被參而歷任督臣
因其才具可用留備差遣未曾題請者臣於現任屬
員除實有劣蹟者現在察實題參外其或才具難勝
繁劇而簡缺尚可黽勉及學問猶能課士者容臣分
別請旨改調其所遺員缺可否暫停新選容臣於部
發試用人員學習進士及詿誤人員三項內酌量題
請委署試用等語涿州良鄉乃近京繁劇之州縣其
牧令自應揀選補授方能得人但在京銓選人員內
亦未必即得人地相宜者嗣後缺出著該督於屬員
內揀選題補永著爲例至涿州知州養廉朕已降旨
增添良鄉知縣養廉之項著李衛酌量增給其直隸
州縣等缺請暫停新選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馬爾賽本屬庸材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勳望其子
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擢
用乃伊不能仰承
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我
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命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身兼
數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之
初仰體
皇考優待勳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享
太廟兼立專祠永承禋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其家世
不同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便蕃此舉朝所共知
者雍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陝西滿洲之在內

閣者僅有馬齊一人而馬齊昏憒糊塗不能辦事綸
扉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爲大學士者又不得其人
是以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爲班聯之領袖其實未
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以裨政治於萬一此亦舉
朝之所共知者朕初即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
而以不能辦事力辭只得曲從其請則其苟且偷安
不肯出力之心朕已早覺矣至於伊歷來貪贓不法
之案漸次敗露朕皆爲消弭者不知凡幾其難以代
伊消弭應追之贓銀數萬兩又復降旨悉行寬免更
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
待之者實遠出於諸臣之上以爲馬爾賽苟有人心

必無不知感恩圖報之理上年六月間傅爾丹統領
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誤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
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爲之
復振朕因傅爾丹旣已失機不可再膺元戎之寄順
承親王久勞於外旣有保障之功令暫解軍務回京
休息以示恩眷於是將馬爾賽授爲北路大將軍畀
以討賊防邊之重任乃伊在京承命之時卽有退縮
不前之意怨望之色露於顏面及領兵前去竝不教
訓兵丁愛惜馬力於未到歸化城之先而馬匹已陸
續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有侵擾科卜多
信息卽畏懼逡巡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及至歸

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處牧放馬畜每日來往遷移
疲勞馬力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馬力不敷
便可藉口推託以遂其退避之姦志也伊在京時面
奏朕云爲將之道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及伊到歸化
城則伐木取材蓋造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
居於彼爲娛老之計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
前口稱領兵爲大將軍還不如發遣烏龍江倒爲安
逸其但知有己總不念及國家悖逆庸愚何至於此
也朕知其不可爲大將軍而猶與以砥勉自新之路
改授爲綏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查克拜答里克駐劄
以爲堵禦邀截之計伊於沿途又不將率兵丁善養

駱駝以致倒斃數千隻此等過犯朕又寬宥之不過
令其贖罪駝馬仍冀其革心悔過也今年七八月間
賊人侵犯察漢叟爾輒敢越過杭愛深入我境搶掠
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常
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官
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德尼昭
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一日自黎明至昏黑賊衆大
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拋
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數
十乃從來罕聞之盛事此時大將軍順承親王及常

古王丹津多爾濟等卽將賊兵大敗情形並由推河
潛逃之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是時
軍營將士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
賽立意坐視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又再三約會
陳說而馬爾賽堅執不從傅鼐以機不可失情急至
於跪求而馬爾賽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差來之人
云我兵不令出城若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
吶喊助威爾等兵丁若昏夜來我城下我卽施放鎗
礮等語似此悖逆之言聞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旣
已潛逃達爾濟等又復約會領兵追剿而馬爾賽還
延不行至次日方領兵緩行五十餘里虛作尾追之

狀又越二日行數十里託言賊已遠去追趕不及遂
領兵回營此胡琳身在軍前目覩情形具摺陳奏者
且又降旨詢問軍營參贊欽拜等據欽拜博爾屯諾
爾渾回奏內稱賊人由推河等處逃遁馬爾賽兵力
單弱博爾屯願領兵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嗣議截
殺賊人之事諾爾渾向馬爾賽云我等應當派兵迎
截若再遲延儻賊人全逃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亦
我等惟當固守城池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為是不
聽諾爾渾等之言及至佐領札木素告稱我向查克
拜答里克來時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
正欲集會議覇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

諾爾渾等又再四苦稱如後面尚有賊人伊等經過
之時決無燒荒之理看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
餘賊之明証我等急當向前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
馬爾賽方領兵起程及到博木喀拉地方僅挑兵七
百名令欽拜帶領前進馬爾賽竟回查克拜答里克
等語此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之大槩也朕又降
旨詢問馬爾賽朕覽馬爾賽之摺一味支吾於無可
致辯之中强為推卸獨不思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同
在軍營既已異口同聲供吐如一則馬爾賽之罪百
喙其能辭乎況欽拜等尚有惶懼認罪之奏而馬爾
賽尚復靦顏巧辯無一愧赧之詞冀僥倖於萬一則

其蓄心狡獪姦險更可知矣此次賊人大敗之後狼
狽不堪馬爾賽駐劄推河所領兵僅千餘名尚能奮
勇邀擊殺賊百餘人生擒數十人奪取馬匹牲畜甚
多台吉孫都布領兵二百名隨後尾追多有斬獲收
取賊馬九百餘匹此時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出奇
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騎
不返即或有逃弃之餘黨而我師以大兵襲其後必
不使殘敗之寇得以猖獗此番局面乃我師奏凱成
功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乃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
地當扼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去又不肯尾追坐
空城覩同秦越衆人苦勸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

之賊復得兔脫此餘孽之跳梁一時不能剪除者實
馬爾賽所貽之咎也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
豈非懦怯無能失機敗績者可比馬爾賽不思國家
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積累之勳在國為叛臣在家為
逆子罪無可逭法不容誅蓋馬爾賽此番縱寇之罪
尚為人臣之所間有念其先世之功勳豈伊平日奔
走之効力曲加寬貸未嘗不可而馬爾賽之罪尚不
在此也以伊之受恩如此以伊之負恩如此朕撫躬
自思加厚恩而得怨望朕實無以自解亦實有所不
甘此皆朕之識人之明誤用匪人朕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國法以為人臣受恩深重而懷悖

逆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
查克拜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其據實俱行回奏大
凡微員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
爾賽爲國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但馬
爾賽之心之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
疑之處昔年
皇考曾數次面諭朕及兄弟輩謂圖海乃我朝第一良臣
將來應配享
太廟
皇考厚待圖海之恩諭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之
時愈加思念及此伊反忍悖我
皇考違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
姑息寬容遲迴不決實無以對我
皇考亦負伊祖圖海之忠心矣至於李枤世受國恩不思
報効居心詭妄行事乖張前在廣東將軍任內縱令
所屬兵丁擁鬨巡撫公堂檢傷守備大干法紀經三
法司議將李枤擬斬監候雍正六年朝審九卿擬以
情實具題原應不赦之人朕念其爲勲臣之裔免死
釋放旋又降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侯爵此朕宥過
錄用莫大之恩也上年北路派出漢軍兵丁此時挑
選領兵之大員朕因李枤爲漢軍世族且管兵多年
諸事尚爲諳悉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

黽勉自新豈知伊心懷叵測與馬爾賽同懷姦逆之
心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
一併詢問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從用兵以來實心
効力辦理軍需一應事件甚屬妥協去歲奮勇追殺
準噶爾賊人今又在額爾德尼昭地方統領滿洲蒙
古喀爾喀兵丁大敗準噶爾賊人三萬之衆斬馘萬
餘挫其鋒鋭賊衆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
圉寧謐喀爾喀札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
立大功雖賜伊擧爾根巴圖魯之號朕意猶爲未足
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並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
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
例將伊長子多爾濟色布騰晉封爲世子
又奉
上諭寧古塔將軍常德所奏壯丁站丁偷入旗分披甲
一案經戶部議覆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應駁回各
原處當差歷年應交糧石併支過錢糧仍照數著追
其披甲之佟受等五人已往軍前俟回到之日追還
糧石等語壯丁站丁私自入旗皆係該管各官平日
不行查察以致有濫充等弊但伊等俱係照額分給
地畝耕種納糧雖私自入旗而丁缺次年即行頂補

其部議著追糧石之處槩行豁免至李文翰等十二人雖私自入旗披甲亦在額兵數內當差已久伊等所有支過錢糧一併開恩免其追還內有披甲之佟受等五人現往軍前俟大兵凱旋之日詢問該管大臣如果實心効力卽將伊等編入旗分其餘私自入旗之壯丁站丁等仍照部議駁回各原處當差至不行查出之原任寧古塔將軍穆森晗達俱著於現任內罰俸一年

十七日奉

上諭直隸河南等省驛馬有每年准報倒斃三成四成之例而陜甘兩省向因地僻差少不在准報之中今西路軍興羽書絡繹差遣繁多地方有司不無賠補之苦朕心軫念除偏僻州縣仍照舊例外其自潼關至西安一路自西安由秦鞏南路一帶由平涼北路一帶至蘭州又自蘭州由涼甘一帶至肅州嘉峪關又自蘭州由莊浪一帶至西寧又自榆林延綏寧夏沿邊一帶至涼州各路驛遞馬匹俱照直隸河南等省之例十分之內准報倒斃三分領銀買補作正項開銷如有過三分之數者勒令賠補倘恃恩旨或尅扣草料不加謹飼餧者著該道府查明詳揭該督撫卽行題參其准報三分之數俟軍務告竣仍照舊例停止

十九日兵部將九月分籤掣都司僉書等各員職名開列請

旨奉

上諭此內張定遠係裁缺另補之員非降調人員可比乃守候七年始行推用殊未允協嗣後文武各官員缺裁汰到部候補者應卽行推補爾部會同吏部定議具奏再滿洲武舉武進士選用之法朕從前曾降諭旨今爾部仍將索柱擬補門千總與朕前旨似有不符之處著查明前旨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安西總兵官張嘉翰奏稱安西本無土著之人所有兵丁缺額者一時難以募補可否將安西靖逆所屬衛所軍流人犯內擇其年力精壯者補充營兵以資行伍等語凡軍流人犯多係生事不法身獲重罪之人安西靖逆衛所地方遠在口外有罪之人到彼難於管束此乃從前辦理錯誤今張嘉翰請於此內召募兵丁更屬不合此等人犯應撤回改發於口內沿邊地方若陜西口外有從前似此發遣者俱照安西之例撤回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二十五日大學士九卿等奏賀

景陵瑞芝疏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

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
降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為祥瑞也惟是今歲秋
間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
全勝殲賊萬餘而我官兵損者僅六十餘人行間軍
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大
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祐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恰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錫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諸
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悃忱著照所請宜付史館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討賊之舉伊亦
身任不辭是以用為大將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
官之事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冀其殫心竭力無隱
無欺蓄綏靖邊疆之遠略也乃伊秉性粗疎辦事怠
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不公號令不
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
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以多年預備
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因失養損傷
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朕前者皆虛

假詐偽之詞為怙過飾非之計其誤國負恩之罪難
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
臣訊問至伊領兵以來虛糜國帑耗費錢糧之處甚
多皆應按數賠補著其所有家產官貲著川陝督撫
及地方官一一查明登記毋得容其寄頓隱匿

雍正十年十一月

上諭四道

初五日奉

上諭聞得天津駐防兵丁之父母兄弟從前派往時存留京師數年以來陸續赴天津就養於子弟者甚多此項兵丁原因京師難得官差伊等子弟衆多而糧餉無幾未免度日維艱是以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或係孤身或有情願離其父兄之人令其披甲前往駐防所給糧餉原止量其二三丁口養贍之資伊等父兄子弟從前派往時並未披甲同去後欲與其子弟相聚任意到彼伊等有限糧餉安足養贍將此

交與阿齊查明如係原派駐防時即披甲同伊等子弟前往駐防者令其照常居住如係派往駐防後自京師前去者俱著撥回著交八旗都統等嗣後如有無故退差欲往天津就伊子弟者斷不可令其前去如有在京實無養贍必應令其前去者俟奏明再行遣往

十四日奉

上諭朕看滿洲武舉武進士等於綠旗營不甚相宜若與綠旗官員一體擢用倘此內有人平常者不但於營務無益亦且壅滯伊等陞遷之路嗣後將滿洲武舉武進士如何補用及如何陞轉之處著兵部會同八旗都統等詳悉定議具奏

又吏部議奏各部院筆帖式缺出向有借缺還缺之例多滋弊端請嗣後考取翻譯人員不論旗分按等次補用奉

上諭借缺還缺易滋弊端誠如部議惟是筆帖式員缺乃該旗人員出身之路若本旗一時無應補之人即將別旗人員頂補恐行之日久漸至人少亦於情理未協嗣後該旗筆帖式缺出除將裁缺抑缺另補病痊告降之人補用外若再不得應補之人不必即將別旗人員頂補暫將員缺存留積至十缺內外時將別旗應補之人帶領二十員引見俟朕閱看人材降

旨補授

二十二日戶部帶領揀選倉差學習人員引見奉

上諭倉場係糧儲緊要之地朕年來悉心整頓漸次清理若監督不得其人必致仍復廢弛關係非小此所派學習人員即係將來接任監督務須勤慎潔清實心辦理方於倉務有益如不能勝任舊監督即據實申詳該堂官秉公察核另行揀補儻舊監督徇情容隱將來學習人員接任之後如有弊端一經查出將舊監督一體處分此後各衙門保送筆帖式時著該堂官將才堪辦事身家殷實者揀選保送若二者不

可得兼著該堂官自行奏聞

雍正十年十二月

上諭二道

十五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巡撫史貽直奏稱武功縣生員李倬同州生員劉運倬承家孝謹七傳皆合族而居懇請旌揚以光盛典等語李倬劉運倬同居七世敦睦可風朕親書扁額頒賜以示嘉獎其建坊題碑之處仍著照例行

二十四日管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奏該旗太原府知府劉崇元涇陽縣縣丞羅思哈將子姪私留任所奉

上諭旗員子弟久隨外任不但伊等安逸遊蕩荒廢無成而在署干預地方之事每壞伊等父兄聲名是以從前議定外官子弟十八歲以上者悉令歸旗或讀書肄業或披甲食糧使之各有成就不至廢棄此朕教養之恩也至伊等子弟中有可以助其父兄辦理事務或另有倚賴不能相離者朕原准其奏聞請旨而道府以下官員不能自達於朕亦有督撫代奏之例今太原府知府劉崇元將伊姪劉度昭私留任所不令來京涇陽縣縣丞羅思哈將伊子什勒誑稱年歲未及不行咨送似此怠玩功令之員不可不加懲戒劉崇元羅思哈俱著解任送伊子姪來京該旗大

臣奏聞請旨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嗣後倘有不
行奏聞而私留子姪在任所者一經參奏悉照劉祟
元等之例解任親送子弟來京仍交部照例議處

雍正十一年正月

上諭十道

初五日奉

上諭川省為産米之鄉歷來聽商賈販運從長江而下以濟鄰省之用雍正九年巡撫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懷慮軍糈奏請暫禁商販赴楚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及至雍正十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憲德即當奏請開禁乃至今仍復照前禁遏以致米穀不能流通楚省不得川米之益是憲德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非大臣公平辦事之道况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於楚省而該撫不令川米赴楚

則鄰省何所資藉著即傳諭憲德速弛米禁毋蹈遏糴之戒

又奉

上諭朕前以各省民人內必有人材壯健技勇可觀願為國家効力以圖上進者是以特降諭旨令各省督撫召募揀選送京訓練以備軍旅之用伊等如果能奮勇出力建績立功將來俱可為干城之寄故疊加恩養於應募後即各給守糧一分以贍養其家口進京時各該督撫給與路費到京後令工大臣等料理撥給房屋居住月餉銀米俱從優給發且特賞恩榮賞以內府物件起程赴陝又各賞整裝銀兩一

切路費俱令寬裕支領暫令駐劄近邊地方以候差用俾伊等得展効力之心並各圖進身之路是朕加恩於勇健兵者至爲優渥伊等身受朕恩應各自揣量實爲過分惟有慎守法度奮勉向前將來論功行賞伊等功名正未可量乃各省召募之人其中固多果敢有勇可以實用者亦有放縱驕悍生事不法者上年到京即不安本分肆行爭鬬及令赴陝沿途又復生事騷擾該督撫曾具摺參奏而駐劄甘州之後竟有私行脫逃之人陳天培又具奏前來此等無賴棍徒固由各省督撫不慎重揀選濫募充數總統大員不能嚴行約束整飭教導之所致而在伊等受恩

而不知感自甘廢棄實頑惡劣即令調赴大營亦不可用著總兵周一德即行甄別挑汰遣回本籍交該地方官嚴加收管不令出境生事其途間行走及回籍之後若有心懷怨望揑造浮言并恃強肆橫鬬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立即拘拏稟知督撫提鎮一面奏聞一面將該犯即行正法至於挑存勇健可用之人俱能遵循法紀必知感激朕恩嗣後當益加黽勉努力戎行以圖上進朕必加以恩澤著將此旨曉諭勇健營兵丁等咸使知悉

初八日奉

上諭上年江南沿海被水地方如常熟等二十一州縣並續報之華亭等六縣該督撫等已遵旨撫綏賑恤定議大賑三次每次以一月爲期於寒冬初春以來窮民存養有資不致失所矣朕念二三月開正青黃不接之時尚須籌畫接濟俾其力作庶可無誤春耕著再加賑四十日以昭格外之恩其有從前遺漏貧民並先可餬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亦著查明添入補賑之內再被水之鹽場竈戶亦照貧民例加賑一月該督撫當以爲務須督率有司實力奉行使被水之家均沾恩澤以副朕憫災拯困之至意

又奉

上諭江南范公堤爲沿海之藩籬鹽場之保障原係商

人捐修工程聞現在殘缺甚多急應修築堅固現據署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確勘料估著即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閒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傭工餬口但工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即行督率料估悉心查辦

十三日奉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爲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嘗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

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薄奔競之習
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
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
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為省會之
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
羣聚讀書須預為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
者在于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
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
之化則書院之設于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
朕之所厚望也
十四日理藩院奏烏朱穆秦扎薩克和碩車臣親

王色登敦多卜恭進軍需馬匹奉
上諭扎薩克蒙古王台吉內生業殷實之人情願幫進
軍需應用羊馬者甚多俱著照從前進馬給價之例
賞賜銀兩將所進馬匹牲畜分入各旗派賞牲畜數
內收留嗣後遇有情願幫進者著即送往各該盟長
處令所派賞馬之扎薩克等驗收報部照定價賞賜
至於伊等効力之忱朕自洞悉不必特行遣人宣諭
十六日奉
上諭大定協副將楊馥統兵擊賊奮勇先登為賊鎗所
傷其忠義之氣甚屬可嘉聞伊子楊恆新現在軍前
技勇頗優亦甚有志著授為遊擊不必在軍前効

力遇有遊擊缺出即行題補平越營遊擊羅資袞以
率兵應援勇往被害深可憫惻伊子羅雲標現在隨
征効力著授為守備該督等酌量題補至楊馥羅資
袞應得卹典俟事竣題報到日仍照例賞給
二十日奉
上諭甘涼肅兵丁本年應支糧料草束例應折給銀兩
自行採買朕因甘省年來辦理軍需食物昂貴兵丁
所領折色銀兩恐不敷採買之用特令加倍增給以
示格外之恩提鎮大員自應體朕軫恤兵丁至意悉
心料理加意愛養近聞弁員中尚有營私瞻徇凡於
過往應酬及一切雜費俱於各兵攤派即如甘提馬

厰每年尚有餘利若盡歸公用於兵丁不無小補前
任提督宋可進祗知網利不恤兵艱且尅扣餉銀濫
用公帑各鎮將弁未必不倣效而行著署督劉於義
侍郎杭奕祿嚴飭陝甘提鎮將營中所有除各官俸
薪及親丁名糧外凡有餘利俱歸公用以接濟兵丁
不得絲毫乾沒入己亦不得借公費等項名色攤派
兵丁以致苦累一切陋費俱嚴行禁止庶於兵丁實
有裨益著提督劉世明受恩深重尤當實力奉行毋
得仍蹈故轍自取罪戾如嗣後弁員有私派侵蝕等
弊該署督等即行參奏並將該管提鎮一併參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覘士子所學
關乎世道人心是文體之所係固重也士子讀聖賢
書果能講求明體達用之學則以平日蘊蓄發為文
章自然法正理純得聖賢語氣可以傳世而行遠作
後學之津梁此則有本之學有用之文為國家所重
賴者若不於根柢講求而但以華靡相尚則累牘連
篇皆屬浮詞聖賢精義既全無發明聖賢語氣又毫
不相肖國家亦安用此浮誇淺薄之士哉至於二三
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
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
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邇著禮部

先期曉諭應試士子於二三場文藝均應努力殫心
毋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於時日不能細心校閱
後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材以收實用若所取試
卷中有經義可觀而策論疵謬荒疎者朕惟於主考
官是問

二十日奉
上諭朕躬謁
陵寢見沿途地方安設水缸甚多或係動支錢糧或係派
用民力著查明具奏地方官職司民牧當以利濟閭
閻休養百姓為務今觀伊等情形祇以灑道清塵為
迎合朕心之舉錯謬已甚縱與所過州界有塵土亦不
復何礙伊等於此等處過於用心轉被朕之譴責何
不以此心用之於民生吏治而受朕之嘉獎耶將此
一併傳諭知之

雍正十一年二月

上諭七道

初六日奉

上諭江南濱海州縣上年遭值水患貧民乏食朕已大沛恩膏蠲租散賑加意撫綏今春又頒諭旨加賑四十日資其耕作務令得所近聞有司奉行不力吏胥作姦竟有未沾實惠之窮民現在嗷嗷待哺而松江所屬尤甚此雖罪在有司而督撫等豈無見聞咎實難辭著該督撫嚴行申飭竭力稽查並督率郡縣官速爲料理儻再有怠忽從事者定將大小官員嚴加處分

初八日奉

上諭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軍火器械軍行必需之物一一皆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撥便可剋期啓行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覺廢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爲務然馬力不足食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往往勉强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預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際此則該管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多借此名目將水火夫役等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名丁多派爲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即於此內拔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廠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者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爲已有收入私橐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則攤派於兵丁名下而不恤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爲具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必照例處分若有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示

衆

十六日奉

上諭武職官員凡於當差之處理應佩刀朕前爲此特降諭旨敕令一體遵行今聞新侍衛等俱不親身佩刀令僕役執持隨行及進紫禁城始取而自佩出即解授僕役此皆由該管大臣不謹記朕旨不督管屬員之所致也如果將朕諭旨繕寫實貼不時查問何至遺忘著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等嚴飭各該管侍衛官員等於應佩刀行走之處務令佩刀嗣後如仍有不自佩刀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等是問

二十日奉

上諭據巡察山西御史周紹龍奏稱現在大同旗兵有
七八人於去年十二月內恃強毆打鐵匠尚宏謨將
尚宏謨兄弟送知府處審訊又本年正月內鑲藍旗
護軍鐵頭向老民楊滕買烟爭角以刀背打傷楊滕
面皮流血曾經總兵官衙門提審等語伊等俱係滿
洲兵丁世受國恩自出兵之後並未効力行走輒敢
任意違禁在地方生事甚屬可惡著行文咨達哈等
將此等妄行兵丁務必查出同地方官審明懲治其
為首二人革退護軍仍於彼處水遠枷號示衆伊等
起程時所得恩賞等項著該旗催追繳還俟大兵凱
旋時再將伊等釋放

二十二日奉
上諭從來天時之旱澇由於政治之闕失人事著於下
天道應於上感召之機捷於影響朕深明此理纖毫
不爽而刑獄為民生休戚所關吏為緊要一有枉抑
天氣即為之不舒此更顯然者上年京師無雪今春
雨澤又少朕心怵惕深恐用人行政之間錯誤失當
朝夕修省莫釋於懷朕觀各部院事務如吏部戶部
工部俱覺整飭禮部事簡兵部雖未能整理然尚不
至於大謬惟有刑部聲名不好司員作弊胥吏逞姦
道路之間人言嘖嘖海壽身為尚書乃一部之表率
伊先懷挾私心何能使所屬之人奉公守法乎況司

官中之不肖鑽營者往往濫膺保舉闔部官員何由
心服而抒誠供職諸務自然廢弛百弊因之叢集讞
獄之不得其平者必多宜乎
上蒼垂象以示儆也王國棟受朕深恩膺封疆之重寄伊
在湖南浙江等任非水即旱或遇蟲災歷歷可數及
回刑部辦事而天時又有亢旱之象伊心尚不知儆
畏視為之常是漢軍汚下習氣全然未改也刑部職
任何等重大而海壽王國棟之居心行事若此一任
司官胥吏作姦犯科舞文弄法豈有不上干
天和之理朕屢次諄切誡諭深望伊等愧悔悛改倘仍然
執迷不悟想伊二人非教訓之所能感化朕惟有執

國法以正其罪非第革職降罰而已刑部事務朕非
不欲另派大臣清查經理然新派之大臣平時既未
練習科條一到豈能洞悉情弊展轉思維不得不仍
於經歷之大臣是問著即將大小事件應完結者完
結應改正者改正種種弊端徹底釐剔務期正本清
源再因循玩忽海壽王國棟二人尤須洗滌肺腸
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庶幾挽回
天意否則身試法網亦無可如何也朕前躬謁
陵寢見沿途地方安設水缸甚多比時詢問按察使寶啓
瑛據奏係動支錢糧預備者因即降旨切責云地方
官職司民牧當以利濟閭閻休養百姓為務乃祇以

邏道清塵為迎合朕心之舉錯謬已極與所過州
界有塵土亦復何礙爾等於此等處過於用心冀朕
歡悅轉被朕之譴責何不以此心用之於民生吏治
重受朕之嘉獎耶此將齎啓瑛交部議處今觀畿輔
之地雨雪亦未均調齎啓瑛為職掌刑名之大員而
識見庸陋如此則聽斷讞鞫之際必有不得其當者
安得不加儆懼爾等部院大臣俱有辦事之責刑部
固為刑名總匯而各部事務與刑名相關涉者亦多
如戶部錢糧之虧欠工部工程之查核吏部兵部員
弁之考成皆有處分及交送刑部之件諸大臣俱應
慎重周詳小心敬謹以稟

天戒朕之用人行政如有錯誤諸大臣科道等即當切實
指陳直言無隱朕省身思過實出至誠若少有從事
虛文之意是自欺以欺
天矣尚敬奠
上天之感格乎文武大臣科道等官向有輪班條奏之例
近年以來軍務殷繁暫將停止今恐耳目或有未周
下情或有壅於上達者著仍照前例輪班條奏
二十四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據爾等議將歸降之厄魯特烏魯木等四人充補
護軍安插京城居住等語此內那爾雅克來歸時伊
兄二人俱在途間被殺烏魯木來歸時伊之一子被
殺一子自盡情殊可憫著將此二人發往察哈爾地
方安插居住照其應得房地之分酌量加恩添賞牲
畜其被獲之厄魯特噶爾兆哈什哈猛克不必發遣
江寧著暫留京另行安插
二十五日
諭內閣駐劄西藏官兵原為護守湯古忒等以防準噶
爾侵犯而設近日賊人在厄爾德尼召地方大敗步
行逃回其勢已窮難於遠奔藏地則將來無力進兵
可知且貝勒頗羅鼐協力防守而湯古忒兵丁亦較
前奮勇整齊現今藏內無事若兵丁多集則米穀錢
糧一切費用等項雖非湯古忒等所出而由內地運

往伊等不免勞苦朕意量留數百兵丁防守藏地其
餘俱行撤回不但湯古忒等不致勞苦即官兵亦得
甦息其留藏兵丁著總兵官周其鳳帶領同總理藏
內事務之青保馬拉留藏居住其在藏兵丁應撤回
若干及駐劄叉木多地方兵丁或應照舊留住
如何得使兵民兩便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上諭六道　雍正十一年三月

初四日奉

上諭聞福建各官養廉及公用之項該省所出稍有不敷查浙江公用養廉二項朕將正項錢糧撥給十萬兩充用該省每年皆有餘剩從今年爲始著將浙省銀撥二萬兩解送閩省以補養廉公用之不足可令該部即行文該省督撫等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試路程遙遠非近省可比朕意欲於落卷中擇其文尚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候旨錄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著傳諭主考官於六省試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數目秉公選出候發榜後朕另派大臣會同主考官驗看人材再加遴選奏聞請旨再六省落第舉子內除願於下科會試者不必報名外若有情願小就以圖即行錄用者著在禮部報名一併交與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揀選奏聞請旨該部預行出示曉諭六省舉子知之

初十日廣東總督鄂彌達奏題補武弁譚行義等請給咨送部引見奉

上諭該督遴行題補各員俟譚行義引見之日一并降旨廣東離京路遠非近省可比嗣後雲貴兩廣福建四川等省參將以上人員除未經引見外若有引見已過三年應令赴京者該督撫先行請旨不必即令起程

十四日奉

上諭自古聖賢立教性理乃其本源學問經濟如一轍也必有明理見道之儒始有致遠經方之用在家則爲端人出而在國則爲良吏名臣風化所以日隆人材所由日盛也逮後世儒術不醇真僞雜出聰慧者專務吏材文藻以爲功名進身之階而迂拙之人文材俱無可觀而又不肯自安於庸陋於是竊道學之虛名妄希稱譽甚且私立盟議交結黨援有玷儒修深爲兩歧致令當世厭聞道學之名此皆由伊等務名而不求其實之過也向年

聖祖仁皇帝考試詞臣皆以理學真僞命題作論蓋深知其弊而指示訓誨冀人勉爲真理學以爲經濟之本也朕御極以來敦崇儒行首以正人心端風俗爲務比年來士習民風亦頗知奉法循理惟是學士大夫中究心理學之書以收明體達用之效者尚寥寥無人今年會試之期天下舉子四千七百餘人雲集京師朕特命通曉性理書之詞臣問以性理之學而應

召者僅有數人且亦不過涉獵文辭未能深窺義蘊
則七子平日之不留心理學可知矣朱子曾有言曰
佛家之教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
道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
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何人從自家身己做去不理
會自身己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己立後自能了當
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
某常說自家道下無人朱子之言如此朕觀古人之
論理學必貴乎實心理會實力施行今世之人竟置
理學於不講尚望其專心理會舉而措之事爲閒哉
常見世之貌爲理學者於聖賢體用之學全未研究

祇因不能高出於衆但服敝垢衣啖粗糲食排詆釋
道之教自命理學以爲欺世盜名之計及問以吾儒
性理義蘊又茫然一無所知理學之眞僞即此可見
若以詆謗釋道即爲理學如何教西洋教皆理學矣
理學何如是之易爲哉夫佛仙之教以修身見性勸
善去惡捨貪除欲忍辱和光爲本若果能融會貫通
實爲理學之助彼世之不知仙佛設教之意而復不
知理學之本源但强以闢佛老爲理學者皆未見顏
色之論也朕願天下之以儒爲業者各求其分之所
當盡遜志黽勉以求無忝於先儒用是特頒此旨通
行訓諭若讀書服官之人果能游心正學誦法聖賢

實踐躬行澄源端本下爲鄉閭之矜式上爲朝廷之
羽儀則先儒有薪傳正派之遺徽國家收文章事業
之實用朕心嘉悅必加禮重其共相勉勵以副朕之
企望着該部行文內外各直省咸使聞知

十七日

諭內閣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凡番族人等有遵奉法
紀抒誠効力者無不厚加恩澤如四川口外之昂爾
格土司等奉公趨事上年已頒諭旨從優賞賚其打
箭爐之明正裏塘巴塘乍丫察木多類五齊洛隆宗
說板多氷壩等土司土婦喇嘛營官及頭目人等歸
誠內附十數年來謹守住牧奉法急公而內地兵丁

赴藏駐防經行該地番民等遞運糧石供應承辦其
脚價等項雖悉行按數給發不使擾累而伊等効力
奔走於一切差使並無遲誤勤勞恭順甚屬可嘉應
厚加恩賞以示獎勵又問土民中有生計艱難者亦
應加恩賞恤俾得並沐恩施共享樂利其如何分別
賞賚之處爾等詳查酌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喀爾喀車臣汗垂扎卜具奏懇請俸祿從前未給
喀爾喀汗等俸祿者蓋欲伊等各守舊業不令伺衆
扎薩克王等一例將屬下人等另編旗分佐領也今
車臣汗垂扎卜既行懇請著給與親王之俸每年加

賞銀二千五百兩其土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亦著行
文詢問若不願請俸仍守舊業各聽其便若情願請
俸著照車臣汗垂扎卜之例賞給

雍正十一年四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一日大學士尹泰等將殿試策十卷進呈
上親覽酌定名次啓彌封至第三名張若靄奉
上諭此大學士張廷玉子也策內議論確有識見想其
習覩習聞稟承家訓得大臣忠君愛國之意是以敷
陳之言切當懇摯如此張廷玉佐朕多年居心行事
比諸古人皐夔稷契信可無愧且自伊父張英累世
厚德繩繩相繼宜其後人克肖賢才蔚起以副國家
之用朕於兩大臣等深願人人如此乃慊於懷耳
又奉

上諭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
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僚寀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
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
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職何莫非臂指手
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千載一時
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得古
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拆
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
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
誠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
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

朕朕亦以皐夔期之張若靄桀承家教兼之世德所
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
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
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為普天下人材衆多三年大
比莫不想望鼎甲臣叢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靄登
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恩名
列二甲已為榮幸之極朕以伊家忠藎積德有此佳
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
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口之長蒙恩
拔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
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

福分以為將來上進之階更為美事陳奏之時情詞
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
名卽以二甲一名之沈文鎬改為一甲三名以表大
臣謙謹之誠併昭國家制科盛事朕之私中公與張
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
又內大臣海望等覆奏浙江海塘工程事宜奉
上諭朕思尖塔兩山之間建立石壩以堵水勢似類挑
水壩之意所見固是若再於中小亹開挖引河一道
分江流入海以減水勢似更有益從前雖經開挖旋
復壅塞者皆因惜費省工之故今若倍加工力開挖
兩工並舉更覺妥備石壩建後卽有漲沙而石塘亦

可漸次改建以為永久之利其開挖引河之處著浙
江總督程元章會同命往大臣汪漋張坦麟等相度
地勢酌量辦理
初二日奉
上諭前據顧琮等奏請准順天天津等七府五州酌量
領運北倉米石以備平糶並將所存倉穀存七糶三
以濟民食朕已允行今思目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
糧價漸昂各處皆有常平倉穀其存貯米穀一萬石
以外者准其存七糶三一萬石以內者准於糶三之
外酌量加增存貯甚少者或添運北倉漕米或撥領
鄰近倉儲務令各處米價得平小民易於糴買再者

直隸冬春雨雪稀少目今農事方殷民皆盡力於南
畝恐新舊錢糧一時難以並徵著將雍正九年以前
帶徵銀兩緩至秋收完納該督等遵諭卽行辦理
初八日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才彬
彬乎盛矣朕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
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
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詞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
多預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來館閣詞林

儲才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為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修明之日必有瓌奇大雅之才見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敎澤薄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闡門顯俊敎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才優贍枕經葄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鴻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任翰詹官員無庸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搜拔眞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初十日

諭吏部佐雜官員告病回籍者向無復用之例今若准其補用恐開規避之端倘因假捏等弊而將出結具題之上司官員悉加處分是因微員作弊而累及多人亦非情理但微員中或有出衆之材而一時以病呈告便至放廢亦覺可惜其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該部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今年朕加恩遠省落第舉子特令大臣等揀選引見將其中人材可用者交與吏部記名請旨年老者以教職補用此乃格外之恩後不為例恐各省年老舉人本不欲會試者見此次恩旨於下次勉強赴試希冀得官容多往返著該部傳旨諭之

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直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朕以畿輔重地理宜倍加肅清乃宵小肆行如此不得不嚴加懲創以示儆戒是以預先屢次曉諭然後定例於雍正八年為始將盜夥不分首從皆行正法此朕辟以止辟不得已之苦心也近年以來直隸盜案較前減少是小人頗知畏法朕仍可遵奉
皇考法外施仁之意從寬辦理矣著將直隸盜案仿照各省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定擬具奏儻姦民玩法日後盜案復多朕必仍照不分首從皆斬之例行若各省盜案有加多於平日者亦照不分首從之例行著各該督撫地方有司通行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凡有罪人犯應行發遣黑龍江者前經辦理軍機大臣等議令改發查克拜答里克等處種地効力贖罪已奉旨允行在案朕思滿洲漢軍人等不諳耕種之事若發往查克拜答里克甚屬無益且今伊等尚

未起身著仍照舊例發往黑龍江等處向後滿洲漢
軍應行發遣之人俱照此辦理

二十日奉

上諭翰林官員學習國書原以備繙譯編纂之任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爲無忝厥職查從前選館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淸書朕御極以來祗令擇年少資敏者存科不過十餘人俾其學習蓋冀其年富力强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等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即束置高閣漫不經心是從前之教習三年轉爲虛設矣論語云月無忘其所能夫始之所習繼而忘之

已爲可惜況國家功令所關儒臣學問所繫豈可因怠惰而棄前修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之後朕當再加考試驗其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謬誤者亦必加以處分可傳諭諸翰林知之

二十一日吏部奉

上諭部屬官員有告假期滿及丁憂起復緣事開復者定例俱於單月俟有本部缺出補用而本部出缺未必適逢單月之期所以候補各員有待至經年累月者朕思告假期滿及緣事開復人員自應遵照定例若丁憂起復人員亦拘定例守候需時於情理未協

嗣後除告假開復二項仍照舊例於單月銓補外其丁憂起復人員著不論單雙月遇有本部缺出即行補用將此永著爲例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奏事惟據實敷陳毋用頌揚之語屢經降旨訓飭今閱奏摺仍有瑣瑣用頌揚語者不但披覽之下殊覺煩冗而所奏之事反致不能詳盡是大臣等未將朕訓旨曉示耳著再行傳諭凡奏事惟敷陳正意其稱頌浮辭不必敘入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各佐領下俱有鐵匠鞍匠弓箭等匠每月給

伊等錢糧俾充各項匠役者特欲其平時學習手藝以便行軍之際攜彼行走修理一應器械耳前因各項匠役雖存其實能製造者甚少而該旗大臣官員亦不甚稽查管教是以特交與武備院令其教習今聞伊等尚未學習遇有製造官物俱僱人代做僱覓一匠至費數人錢糧且將每日應得僱錢一併給與所僱之人伊等身充匠役食國家廪餼乃不勤習技藝將所得錢糧不養贍家口而僱人代做身爲廢物是何道理今伊等在家猶可僱人儻至軍前寧能僱人乎遇有官物製造立見其悞矣此甚爲惡習公私俱屬無益皆由該管大臣官員等不以事務經心乎

時不行查管之所致也將此交與武備院及該管大
臣等嗣後務須不時嚴察管教俾加緊學習其八旗
作何特派官員會同監造官督令學習俾製造
不致有悞而僱人代作等弊可以永除之處著武備
院會同都統等詳悉查議具奏至於各省駐防兵丁
內亦有匠役京城匠役尚且如此諒各省匠役豈能
親身製造著該將軍大臣等嚴加管教勒限一年令
其加緊學習且試驗匠役手藝亦屬甚易朕差人試
驗時儻仍有不能製造者必將該將軍大臣等一併
治罪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
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等字樣閱
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爲本朝之忌諱因避之以
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
中外地所畫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
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
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
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
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
梯航納貢之倫莫不尊親奉以爲主乃復追溯開創
帝業之地目爲外夷以爲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
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
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
帝而孟子以爲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爲周之
臣子亦以文王爲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
自古聖賢不以爲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
朝尤爲錯謬漢書注云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
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詆毁北人以南爲島夷
南人以北爲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
臣服之國反以爲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濱非胡人
亦從未被虜若古東夷之人則可今普天之下率土
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

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爲胡虜耳至
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爲臣子在本朝
尚不忍以漢人爲虜而漢人轉以此爲本朝諱豈獨
昧於大義并字義亦失之矣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
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父臣子之分定於天也
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
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迹相岐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
百年於茲矣
列祖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
仁政洋溢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
聖主自堯舜以來莫可比倫朕以涼德纘承緒統勤
求治理勉效
祖考雖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明如天日滿
漢蒙古並無岐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
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迹未便混同初
非留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
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
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
罪而不可逭矣此皆始作之大姦大逆譏訕之辭後

人由之而不覺淺夫寡識至於如此嗣後臨文作字
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
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
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概責令
填補更換誠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
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累著 併曉諭有情願填
補更換者聽其自為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歲派家選兵出征時朕特加恩令凱旋時將伊
等妻子由各家主名下開為另戶今各路出征兵丁
內有開檔之領催馬甲伊等久歷行間勤勞効力殊
屬可憫著交與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等似此等開檔
領催馬甲內有効力優者將姓名註册登記俟大兵
凱旋將伊等亦照家選兵例開為另戶

雍正十一年五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奉
上諭部院衙門銷算錢糧事件俱用書辦計算司官筆
帖式內通曉算法者少即簽吏作弊亦不能查算法
乃六藝之一各部院筆帖式辦事之暇有情願學習
者令其學習俟三年後候朕考試再官學生代補筆
帖式俱令其學習有情願考試者亦准其考試優者
朕加恩另用
初二日
諭內閣教習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材使之沉潛經籍涵

泳藝林可以典制誥之文鳴國家之盛也從前庶吉
士皆就翰林院讀書教習大臣不時策勵是以身心
約束學殖易增館閣之間蔚然稱盛朕意今科選拔
庶常仍令在翰林院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
夕訓課兼厚給廩餼資其膏火庶幾枕經葄史文藻
可觀克稱詞臣珥筆之職其應查照前例及如何加
與廩給之處著酌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近聞山東通省雨澤俱已霑足但從前有得雨稍
遲之州縣今年二麥歉收民力未免拮据况得雨之
後無力耕種錢糧輸納承辦維艱朕心軫念著該督
撫將得雨稍遲之州縣衙所應徵新舊錢糧緩至秋
成之後再行開徵以示朕體恤閭閻之至意
初九日奉
上諭朕於直省地方偶遇災祲即為之寢食不寧蠲租
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恤務使貧民無一不得其所
又念各該地方雖或收成歉薄豈無盍藏豐裕之家
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既可以
展其睦婣任恤之情亦可以為恤災扶困之助是以
曾經降旨通行勸導然亦聽紳衿士庶自為之不相
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貲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乏
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驗也此等

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該督撫留心體察
奏公確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敘少者亦著
地方大吏給與扁額並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
與人同善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江蘇被水之州縣朕已降旨多方賑濟今春
又復添賑四十日以加惠貧民茲當徵收錢糧之時
其被災稍重之處小民輸課未免艱難著該督撫秉
公確查將應行緩徵之州縣奏聞緩徵待至秋成再
令完納以紓民力以廣國恩
又奉

上諭向來各省布政司衙門給發兵餉不肖之布政使多扣尅平頭是以各營分給兵丁另用輕平給發近日各布政使頗知奉公守法不敢扣尅平頭而營中分給兵丁仍用舊日輕平以致各兵不能均霑實惠聞楚省現在如此則他省可知著各省督撫會同提鎮布政使將司平與營平較對畫一並將營平鐫刻字號該管大員仍不時稽查無令劣弁得以上下其手

又奉

上諭各省州縣設立社倉原以便民濟用若遇應行借給之時該州縣一面申詳上司一面即速舉行方可以濟閭閻之緩急儻其中有假捏虛冒等弊自難逃督撫之耳目聞直隸百姓借領社穀必待督臣咨請部示而後准行往返動經數月小民守候維艱仍不免重利告貸之苦著該督李衛酌量定例變通辦理咨報存案嗣後遵照施行

十一日刑部以江西新城縣民黃二致死伊兄黃魯山一案請

旨奉

上諭黃魯山酗酒廢產頑梗不孝又欲盜賣伊母余氏膳田曾經余氏具稟有案是黃魯山悖逆之罪無可逃矣黃二迫於母命將魯山致死情有可原著從寬免其治罪不必發遣其協助下手之何友爵涂介文亦著從寬免其流杖此案乃朕原情辦理若將來不肖之徒或知有從寬之例假造揑飾以圖卸罪亦未可定此次寬免之處後不爲例並著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日兵部將年老之郎中阿爾哈圖等帶領引見請

旨奉

上諭阿爾哈圖瑪神年力衰邁此等人員留在部內不但於部務無益且礙後進之階爾部應早爲奏聞何遲至於今仍以該員等或改用旗員或令休致兩請具奏阿爾哈圖瑪神著原品休致並傳諭各部院衙門堂官如章京筆帖式內有此等年老衰邁人平常者即行奏聞儻瞻徇姑息經朕察出必將該堂官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有在軍前病故者其本營未奉部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朕已於上年八月降旨免其追還今思西路亦有調撥別省綠旗兵丁其中豈無在軍前病故者若將本營未奉部文之先伊等家口所領月餉按日著追實爲可憫著行文各該省若有軍前病故兵丁俱以文到之日扣除月餉其未奉部文之前已經支領者免其追還倘有豫借

庫銀之處著以該省司庫存公銀兩代爲補項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曾令出征兵丁家中有寄帶衣服等物者俱著送部於運送官物之便帶至軍營朕思衣服等物隨時需用必俟運送官物之便始行寄往未免稽遲時日且堆積繁重帶送亦覺艱難著該部將兵丁家中帶去之物酌量各旗送到之數間一二日作一起由驛站遞送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西路用兵以來甘肅等處百姓効力爲多其踴躍急公之念更屬可嘉是以屢年地丁錢糧朕皆降

旨蠲免上年並將米穀豆草等項悉令免徵以示朕加惠閭閻逾格施恩之至意近聞春夏之交秦省雨澤應時二麥豐稔此皆秦民忠義淳良荷

天福祐之明驗朕心欣慰著將甘肅所屬本年應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九千三百餘兩仍行蠲免以足民用以廣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俾百姓均霑實惠

二十八日刑部以西安民人王修聡毆死楊考顯一案請

旨奉

上諭王修聡與白根保共毆楊考顯至死署西安巡撫史貽直既以王修聡下手傷重抵罪又以獨子奏請留養是此案無抵償之人矣夫獨子留養乃國家法外之仁而兇惡之徒往往恃有恩宥之例好勇鬭狠或夥眾共毆而獨認其罪以冀倖免又或遇無識之有司務爲姑息而遷就以定案此風皆不可長王修聡不准寬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二十九日奉

上諭紀成斌本由行伍出身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屢加拔擢至參將之職雍正元年朕因年羹堯保薦遂用爲副將旋即補授總兵官特陞提督實爲逾格之恩爾因西陲用兵關係重大協贊務

得其人岳鍾琪薦伊素嫻軍旅可以任用朕亦料其重受國恩自必努力戎行力圖報効是以委以協贊軍務之重寄雍正八年岳鍾琪進京陛見將大將軍印務令伊護理伊當此大任自應愈加敬謹悉心籌畫於緊要卡倫嚴密偵探於賊人窺伺思患預防庶可上報國恩下稱職守乃紀成斌昏庸憒憒玩惕性成將軍國大事視同膜外全不經心以致賊人瞷其疎忽乘隙侵擾卡倫損傷將弁殘害士卒被掠馬駝羊隻無算搶奪器械口糧遺失亦多維時紀成斌身在大營掌握重兵恐懼驚惶一籌莫展聽賊衆環營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西路軍威因此大損且致逆賊

貪我之馬駝器械得於次年侵犯北路是兩路軍營之被賊擾掠者皆紀成斌貽之害也至今出征將弁兵丁莫不痛恨切齒天下之人亦莫不以紀成斌喪師辱國縱賊失機之罪爲法所難宥彼時在廷大臣即奏請將紀成斌按以軍法明正典刑以肅軍紀朕猶予以自新之路特降諭旨暫緩治罪俟事竣之後再定實望其感激奮勵黽勉効力以稍贖前愆也乃伊獲罪後在營一載仍無愧悔之心亦無出力之處朕始降諭旨將伊革去提督降爲副將凡有差遣令其効力行走若仍不知愧悔必究前案以重處之所降諭旨甚爲明晰若伊稍有人心自應感恩畏法洗滌肺腸以圖後効乃伊冥頑不靈目無國憲既不思從前獲罪之重大亦不念曲加寬宥之深恩於雍正十年正月賊犯哈密之時同曹勷領兵堵截遇賊於二堡之西仍復退縮不前致賊兔脫尚敢扶同曹勷捏報力戰四時朦混掩飾今於駐防搜吉卜倫又敢故違將令漠視軍務以致車輛被刼是紀成斌所至之地在在疎防無不失機養寇者可見伊全無改悔之心而且有意誤公僨事核其前後罪案情無可寬法無可貸著署大將軍等將紀成斌即於軍營處斬以爲將弁失機縱賊負恩誤國者戒

雍正十一年六月

上諭九道

初七日奉

上諭上科進士分部學習者今已滿三年之期著該部堂官秉公分別其應用部屬者著以六部主事歸班選用其應用知縣者即照進士甲第名次歸班選用該部詳悉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武弁中熟習水師之人甚爲難得該管大臣若不於平日留心儲養何以收人地相宜之效每見督撫諸臣中有將熟習水師人員題請調用陸路者此皆未曾周詳籌算之故著通行傳諭嗣後細加體察若在水師中爲平常之員而長於陸路者准其調補陸路若係長於水師之員俱留於水師員缺題補不可因陸路一時需人輕易改調以致用違其長從前有如此揀用者可查明題請改調向後部中推陞之缺亦著該部聲明請旨

初十日奉

上諭據河南署撫孫國璽奏報豫省歷年耗羨銀兩除本地公事支用外現存司庫銀七十萬兩有零又社倉存貯穀麥等項共計一十八萬石有零等語此皆原任總督田文鏡在任多年殫心經理之所儲蓄者

從前提解耗羨本是澄清吏治休養民生之意屢經
降旨此項出自民間若本地公用充裕朕仍當加恩
本地官民使之霑被恩澤不令歸入公帑也今豫省
存貯耗羨既有七十萬兩之多而該省官員等每年
所得養廉又已敷用無須再爲增添正當加惠閭閻
俾令邀恩於格外著將河南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
十萬兩即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督王士
俊可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使豫民均霑實惠大凡耗
羨多餘之省該督撫藩司等往往不甚愛惜隨徵用
去並不爲百姓計而存撙節之心即如晉省巡撫養
廉每年至三萬兩而藩司至一萬五千兩皆相沿以

爲固然若伊等留意民生凡早爲節省則儲蓄充
盈亦可爲加惠編氓之助矣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挑選之勇健兵丁朕原冀其踴躍出力各圖
上進之路以膺國家厚澤無奈其中賢愚不等優劣
不齊是以不得不甄別挑汰以示勸懲今挑出赴營
各兵既循分守法有奮勇効力之心著給與馬步戰
糧俾得內外充裕其自甘起程之時每人借支銀十
二兩共二萬四千七百兩并上年十月借過製辦鞦
轡等項未扣銀二千五百二兩零俱著賞給免其在
月餉內坐扣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著總兵周一

德等曉諭各兵知悉其挑汰之三百二十九名或係
庸劣無能或係強橫不法者前已降旨令遞回原籍
交地方官嚴行收管約束不許出境生事即民壯快
役亦不可令其充當若有心懷怨望揑造浮言並恃
強肆橫鬬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立即拘拿稟知督
撫提鎮一面奏聞一面將該犯即行正法從前所降
諭旨甚明著該部再行通飭令該地方官出示遍行
曉諭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
餘人等則令安插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

致失所聞該省督撫等不即留心經理遲至一二年
後始撥給房地以爲養贍而地畝又相隔遙遠土司
不能親自耕作惟賴該縣知縣代徵糧穀易銀轉交
每年非被佃戶侵收即胥吏中飽有名無實以致各
土司饑餓困頓竟有私自逃匿者甚負朕憫恤生全
之至意著通行曉諭有安插土司之地方合該督撫
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即行更改並飭
有司等不時體察務令安全以受國家豢養之澤儻
仍疎忽從事必嚴加議處
十八日平郡王福彭奏繼祖母瓜爾佳氏歸母家
守節三十餘年請迎歸奉養奉

上諭平郡王福祖母守志三十餘年甚屬可嘉准照王
所請迎歸奉養仍加恩旌表著宗人府會同禮部定
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
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
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
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略或致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
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即
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
肅將禋祀之誠

雍正十一年六月　四

又奉
上諭由京師至江南道路往來行旅繁多朕於雍正七
年特遣大臣官員前往督率地方官修理平治不惜
帑金成功迅速又令道旁種樹以爲行人憩息之所
比時田文鏡董率河南官員種植培養林木茂密較
勝他省經過之人皆共見之凡此道路樹木皆朕降
旨交與該地方官務時留心保護者近聞官吏怠忽
日漸廢弛低窪之處每多積水橋梁亦漸折陷車輛
難行道旁所種柳樹殘缺未補且有附近兵民斫伐
爲薪者此皆有司漫不經心而大吏又不稽查訓戒
之故甚屬不合著傳諭該督撫等轉飭有司照舊修
理務令平坦整齊或遇雨水泥濘隨損隨修不得遲
緩其應行補種柳樹之處按時補種並令文武官弁
禁約兵民不得任意戕伐倘有不遵將官弁題參議
處兵民從重治罪

二十三日刑部以江南丹徒縣民謝天祥毆死王
茂生一案請
旨奉
上諭謝天祥從寬免死照例發落准留養親夫獨子准
其留養乃國家法外之仁而兇惡之徒往往恃有恩
例肆意妄行或衆人共毆而推卸於此一人或一人
獨承以脫衆人之罪而無識之有司又或以姑息爲

雍正十一年六月　五

寬大假借遷就以定讞獄種種弊端難以悉數是以
每年奏請留養之案甚多凡殺人者抵償乃天理人
情之正或其中情有可原而曲從寬典此又聖帝
罪疑惟輕之意而隨事酌量者若不論情罪之輕重
而但以獨子與令從寬已非情理之當况其間未必
盡係獨子乎有罪之人僥倖漏網恐成長姦之漸但
定例已久驟不便遽行改易且不教而殺有所不忍
著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已身既爲獨子更當思
念父母無依謹身奉法以遠刑辟若好勇鬬狠怙惡
不悛數年之後獨子傷人之案仍復不減朕惟有執
法定罪以懲兇頑不能曲爲寬假也著該管大臣官

員通行宣布遠鄉僻壤之人咸使聞知

雍正十一年七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據侍衛達哈蘇等奏稱科爾沁公喇嘛扎卜旗分並無牲畜其貧苦人等惟有六月至八月賞給所食米糧養贍今年穀種三分內祇種有一分又經亢旱發生甚屬平常等語朕思此所種之穀即使全收亦不足養贍合旗數千人口若所收平常則貧人必至於饑饉流散不可不預為籌畫可酌量伊等與何處相近即動支彼處米穀賑濟及如何養贍俾其過冬之處爾等詳查議奏

初六日大學士陳元龍以年老乞休奉

上諭大學士陳元龍老成練達學問優長奉職多年宣勞中外朕念其為

聖祖仁皇帝簡用舊臣晉秩綸扉俾承恩眷今以年逾八旬具疏乞休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銜以原官致仕令伊子翰林院編修陳邦直隨歸侍養其南旋時著沿途官弁迎送盡禮

初七日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張正興奏報四月初六日常德府城北門內民居失火延燒兵民瓦草房屋二百八十戶共一千四十八間幸未延及倉庫致傷民人等語

朕頻降諭旨令各地方有司預備救火之具倘遇有不虞即竭力搶救此非不可以人力撲滅者今常德民居偶爾失火遂至延燒房屋千餘間之多是該地方救火之器具平日並未留心而搶救又不用力可知矣常德如此則他省地方可以類推著傳旨通行曉諭嗣後倘仍復疎忽因一二家失火而延燒多戶者定將該地方官從重議處該督撫一併察議

又奉

上諭聞上年秋月江南沿海地方海潮泛溢蘇松常州近水居民遭值水患其本地紳衿士庶中有僱覓船隻救濟者有捐輸銀米煮賑者今年夏間時有疫癘

紳衿人等又復捐施方藥貲助米糧似此拯災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卹之誼風俗淳厚甚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褒獎仍遵前諭將捐助多者具題議敘少者給與匾額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並造冊報部

初十日奉

上諭據副總河西柱奏稱江南通州所屬范堤殘缺之處業已修築完竣所有庫發工價銀兩各場竈總感戴國恩情願急公効力俱已繳還運庫等語朕允從江南督臣等之請發帑修理范堤原係保護鹽場加恩竈戶之意其工費銀兩何用竈總捐輸著西柱出示曉諭照數給還勿使不肖官吏人等侵蝕中飽

又戶部議覆協理直隸總督顧琮請給囚糧奉

上諭依議凡繫獄囚犯俱給口糧久有定例祇因各省舊日額設之項有無多寡不同遂致奉行不一即間有州縣官自行捐助者亦不可以為常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悉心詳查若該府縣額設之項歲有餘糧則當分給於不足之府縣若本地原無額設之項或額數不符則應公同酌量動支存公銀兩核實散給令各處監禁之犯日食有資不至饑餒儻有刑書禁卒尅扣等弊一經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併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傅爾丹輕進和同胡爾哈地方以致失利回

至科布多後賊兵旋復來犯原承王錫保在察漢叟爾調撥兵丁預備防範俱屬妥協是以朕格外加恩晉封親王授為大將軍及至去年賊兵來犯而錫保不能預為防備且奏稱撥兵一萬令赴烏遜珠爾地方乃所到之兵僅有三千又將領兵之將軍傅爾丹留於大營俟賊兵至後始令前往因所調之兵不能全到以致邀截無濟俾其直越至克爾森齊老地方始遇額駙策凌將軍塔爾岱等領兵一萬拒賊人三萬之衆奮勇截戰一面星速差人呈報令其速發援兵克爾森齊老距烏闌雅蘇台大營僅七十餘里而錫保不即發兵前往必俟丹津多爾濟到後始遣赴

救援又不速令起身支吾遲緩秉以丹津多爾濟行
未十里即劄營住歇彼時若速發兵丁應援竟可殲
滅以成大功是時額駙策凌等與賊拒戰二日知援
兵不至始收兵回歸大營錫保亦不責丹津多爾濟
救援遲悞之罪反令丹津多爾濟統兵追擊且錫保
自爲大將軍以來凡事並不據實辦理每聞賊至輒
驚惶無措將馬匹攢集一處兵丁時撤時撥以致二
年之內馬匹傷損數萬闔營無不怨恨譏誚者錫保
身膺大將軍之任賊來不能邀擊及其深入之後又
令免脫此皆調遣失宜怯懦畏葸之所致也似此機
會誠爲可惜實負朕簡用之恩錫保之有玷職任離

失衆心損傷馬匹畏葸失機之咎難以枚舉理宜從
重治罪姑念其前歲於科布多事後尚能籌畫整備
著暫革去大將軍親王其順承郡王著查應襲之人
令其承襲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現命多羅平郡
王爲定邊大將軍前往俟到軍營時著錫保聽平郡
王指示効力贖罪若悛改前非實心効力則已如仍
前不肯實心効力行走經平郡王參奏時定從重治
罪丹津多爾濟乃喀爾喀一微末台吉耳蒙
聖祖仁皇帝恩施教育令其承襲伊父扎薩克貝勒之職
朕御極之初即格外加恩封爲郡王嗣因採買軍需
馬駝竭蹶効力又晉封親王屢加厚恩迥異他人且

界以辦理軍需馬駝要任乃去年額爾得尼昭地方
大敗賊人一事伊竟冒爲已功揑飾奏報朕謂其著
有勞績賞以默爾根巴圖魯之號並封伊子多爾濟
色布登爲世子今聞丹津多爾濟並不爲國實心報
効惟已身是謀瞻顧猶豫順承王令伊領兵前往克
爾森濟老救援之時伊乃故意遲延行至十里即安
營住歇額駙策凌路遇丹津多爾濟云爾先領兵速
往太老地方擊殺賊寇我等隨即領兵往助乃丹津
多爾濟並不聽從旋撤兵回營後順承王又令伊統
兵追擊伊復不敢前往一味退避至鄂爾昆附近奎
蘇地方安營是夜伊同車布登潛出軍營於十五里

之外一山溝內住歇及額爾得尼昭接戰之時額駙
策凌率領右翼官兵奮勇衝擊已將賊兵殲殺殆盡
而丹津多爾濟帶領左翼官兵觀望不前至曉額駙
策凌擊退賊兵次日衆人皆欲急行追擊惟丹津多
爾濟支吾遲延直至日中始行起營略行數里即便
住歇以致賊人乘隙遠遁彼時若奮力追擊則殘敗
賊人儘可殲滅似此錯失機會皆伊之罪也且一應
功績俱冒爲已有揑造言詞急行奏報及朕降旨詢
問其救援遲緩領兵觀望之處究不能掩飾至於賊
寇由杭靄山之後逃遁伊並不尋蹤追擊轉由杭靄
山之南邊道而行追賊時又不早行延至日中起營

而以穡摺遲延爲詞夫穡摺原非急務豈可因穡摺
之故遲悞大事此特粉飾之言耳且數年以來所辦
馬駝甚屬不堪皆致貽悞理應將丹津多爾濟從重
治罪但念伊從前採買馬匹曾經効力暫行寛免著
削去巴圖魯之號並伊子之世子亦著革退所賞黃
帶子　並撤回革去親王授爲郡王仍留喀爾喀副
將軍之任令其辦理未完馬匹之事協助大將軍平
郡王料理蒙古事務効力贖罪倘不實心効力仍蹈
前轍希圖推諉僥倖軍需馬匹稍有貽悞定將從前
過犯一併追擬從重治罪車布登原係扎薩克公先
因追擒脫逃之烏梁海羅卜藏西拉布等著有勞績

格外加恩晉封貝勒適因提奏伊前年在蘇克阿爾
達呼地方擊敗賊衆又在額爾得尼昭奮勇衝擊朕
謂其建立勳勞是以賞給巴圖魯之號併賜與黃帶
子晉封郡王今實情畢露方知車布登並未實心効
力伊帶兵一千遇有餘賊寇仍怯懼不前故張聲勢
俾賊遠遁又同塔爾岱領兵追賊伊誑言由捷徑邀
擊將兵丁引至山谷難行之地以致賊寇漏網車布
登係喀爾喀生長之人如何不諳路徑至於迷蹤此
皆怯於臨陣使賊遠遁希圖草率完事之故耳並無
爲國効力之實心著革去郡王仍授爲貝勒撤回黃
帶子其巴圖魯之號亦著革去令往科布多軍前効

力贖罪伊若自知罪愆黽勉効力則已倘仍不効力
退縮瞻顧定從重治罪

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署直隸總督事務顧琮奏報六月內各屬地
方連得透雨其中有偏多過驟之處以致河流泛溢
田禾被淹人口間有傷損廬舍亦有傾圮者已分路
委員查勘經理撫恤等語朕比即降旨令該督等轉
飭地方官及差往人員加意撫綏毋使窮民失所今
據直隸總河王朝恩奏稱今年伏汛之水長發甚大
山東地處上游其德州吉山店老虎倉等處決口漫
溢之水俱歸直隸地方是以濱河低窪之地遭值水

患等語自上冬以及今春直隸山東地方雨雪稀少
朕心憂慮爲民虔誠祈禱幸蒙
上天垂鑒畀沛甘霖遠近霑足目前秋禾秀實大有豐稔
之象朕心不勝感慶茲聞近水低窪之地因伏雨稍
多河流漲發禾稼被淹人口亦有傷損者朕心深爲
惻然著直隸總督山東督撫遴選賢員速行查勘或
動倉穀或動帑銀確實賑濟務令被水窮民均霑實
惠毋使地棍役蠹胥吏中飽倘奉行不善以致恩不
下逮經朕訪聞定將該省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上冬今春之間北地雨雪稀少朕即恐夏月有蝗

蝻之患曾切降諭旨通行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督撫大吏飭令所屬官弁先事預防不得苟且塞責貽於五月間聞江南淮揚所屬之山陽寶應等處有蝻子萌動之機朕又特降諭旨責令上緊捕治毋得稽緩嗣據魏廷珍奏報撲滅殆盡朕又復嚴切批諭之昨高其倬奏稱山東江南接壤之州縣蝗蝻尚未淨盡而州縣有司以地界兩省未免互相推諉朕又批諭高其倬曰若有司怠玩蝗患不除咎歸於汝朕之爲民先事防維者亦殫竭心力矣今據王士俊奏稱從前曹縣魚臺兩縣蝻子生發臣已動支存公銀五百兩多僱人夫撲滅淨盡近日濟寧官弁報稱該地方

有蝻子生發之機亦已撲滅無遺惟是隣近之江南豐沛碭山等縣尚有未盡倘或飛越入境即隨到隨除等語朕覽各督撫先後所奏是蝗蝻萌動之處山東江南二省州縣皆有之祇因彼此壤地相接不肯官吏遂謂可以卸過於隣封而巧爲推諉捕治不力情事顯然著傳旨速行曉諭餘孽未淨將來災及田禾將兩省地方官均加嚴處其督撫等一併從重察議不稍寬貸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四川總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奏報潼川州鹽亭縣鄉民楊士榮家於本年五月初八日有牛產生瑞麟謹繪圖進呈恭疏稱賀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山東巡撫奏產瑞麟朕又將朝乾夕惕之心宣諭中外不准臣工奏賀今川省鄉村瑞麟再見朕心倍加愧悚惟在吾君臣共修實政士庶共敦實行庶幾感召

天和潛消災沴年穀順成萬民樂業此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上年江南松江地方潮水泛溢爲災聞附近各鹽
場內惟南匯縣之下砂各場奉賢縣之靑村場被災
稍重竈丁未免艱窘朕心實爲軫念査下砂頭場二
三場及靑村場有本年額課銀兩又有歷年舊欠銀
兩若令此時照例徵收竈丁難於輸納著將本年額
課緩至十月秋收後開徵其歷年舊欠之項分作三
年帶徵以紓竈力可卽傳諭浙江總督程元章知之

初六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解司耗羨從前因公
動用條款紛繁多有浮濫之弊自雍正六年經前任
督臣田文鏡逐一査核應補應銷分別清楚此後凡
有動用皆係地方應辦之項並無浮濫茲據布政使
鄭禪寶報稱歷年耗羨銀兩現存庫七十五萬四千
兩有零等語從前據孫國璽奏報豫省存庫銀七十
萬有零朕已降旨將豫省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
萬兩以加惠通省百姓今東省亦應一體加恩著將
雍正十一年地丁錢糧照豫省之例蠲免四十萬兩
卽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省督撫務飭有
司實力奉行俾閭閻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官吏從中
作弊私徵侵蝕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初七日領侍衛內大臣等奏親軍係近
御處當差之人嗣後不准挑取前鋒奉

上諭親軍雖係近御處當差之人然前鋒尤爲緊要親
軍俱係由佐領內視其漢仗好者挑取之人若將舊
人挑爲前鋒則致誤事嗣後親軍內未滿十年者准
令挑取前鋒其過十年者毋令挑取前鋒將此永著
爲例

初十日奉

上諭據甘肅巡撫許容奏稱雍正十一年甘肅所屬應
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九千三百餘兩奉特旨全行蠲

免以豐收之歲邀格外之恩闔省歡呼籲請代謝但
臣査雍正十年甘省蒙恩蠲免所有民間已完銀十
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准抵今年正賦今年未奉
恩旨以前又有已完銀三萬六千三十九兩合計共
已完銀一十八萬二千四百一十四兩零此外更有
續完亦未可定再査甘省有新經入額徵解錢糧一
千一百餘兩倘未報部相應一併奏聞等語朕思加
惠甘肅所屬民人是以將本年額賦再行蠲免其上
年及今年春夏間已完之項著該督撫董率有司詳
細確査記明檔冊准抵甲寅年應徵正課至新經入
額之錢糧一千一百餘兩亦著一體蠲免

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營伍必須武職大員不時親行査察庶可以除怠惰廢弛之弊提督一官節制全省統轄之地甚遼難以親身遍歷至於總兵分轄地方道理不甚遼闊巡察尚易周遍嗣後各鎭臣有應行巡察之處著先期具摺奏聞請旨俟朕批示遵行不必拘定期限免各營預備供應至滋擾累儻有絲毫苛累所屬弁兵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十九日奉
上諭直隸河渠水利關係國計民生朕留意多年悉心經理開濬河道修築堤工務令宣洩有資閭閻獲福

又特設正副總河董率其事以專責成因王朝恩久歷外任且受朕深恩諒能殫心竭力以副任使是以用爲總河畀以畿輔河工之重寄乃聞王朝恩自到任以來性好安逸不耐煩勞僅於運河一路坐船勘驗工程其他各處從未親歷於河道形勢全不了然以致緊要之處堤岸殘缺水道壅淤平時漫無覺察今夏雨水雖多旋即晴霽並非久陰積潦可比而薊運還鄉等河及河間天津之運道併順德廣平大名之百泉滏陽滹河等處遂至決口漫溢傷害田廬居民罹於水患又如滄州磚河月堤潰決王朝恩囑令該州那動庫銀相幫搶築亦不奏聞希圖隱諱似此巧詐居心苟且從事有忝職守深負朕恩王朝恩著革職仍留該地方所有今年應賠工程銀兩悉於王朝恩名下追出還項儻仍復推諉怠緩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其直隸河道總督員缺著顧琮補授徐湛恩身爲副總河不能協助辦理甚屬怠忽著革去副總河交與顧琮差遣委用嗣有懈怠亦著嚴參奏聞其副總河員缺著永定河道定柱補授永定河道員缺著內務府郎中巴什補授所有河道疏防官員有應題參者著顧琮查參該部嚴察議奏

二十日奉
上諭據署陝督劉於義等奏稱吐魯番等處回民已移

至安西男婦大小實共八千一十三名口等語從前回民自吐魯番移至塔爾納沁據署大將軍査郎阿等奏報共九千二百七十三名口今其中既有病故例應扣除口糧但伊等甫到安西寧可使之日用寬裕其供支口糧著署督劉於義等仍照原數支給暫不必扣除以示朕格外之恩至額敏和卓本身及伊親丁著照官員例支給粳米以示優異又聞回民喜食白麪其每月口糧著支給白麪二十四日粟米炒麪各三日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直省督撫藩臬衙門俱有本房稿房掌案書

辦一切官弁陞降刑名錢穀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
繕寫承發督撫藩臬不過從中斟酌究不能出其範
圍雖有幕客亦多依樣葫蘆照稿發行以致伊等把
持操縱擅作威福暗通信息撞騙招搖是督撫藩臬
之權轉屬若輩之手此種流弊直省皆然惟湖南吏
甚近來督撫藩臬衙門書吏雖經一體關防封鎖不
容出入而日用供給仍係伊等自備每於取送出入
之時密書細字巧通關節復將親信之子弟戚友賃
房居住名爲買備食物實則招攬作遞遇有緊要事
件即爲牽引說合有挽工辭手諸名色往往事未入
則已有照應事未出則已有聲聞屬吏藉以鑽營伊

等飽其谿壑弊竇昭彰肆行無忌該督撫藩臬等每
墮其術中而不覺在督撫藩臬等受國家重寄未有
明知故縱之理但相沿日久習焉不知遂易爲伊等
之所朦蔽所當留心體察因地制宜防範周詳稽查
嚴密務使弊絕風清始於地方有益若云書吏供給
一節每年計費無多朕於督撫藩臬皆厚給以養廉
即捐此些微以贍書吏使杜弊端似亦事之可行者
但查用書吏不過藉其諳練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
之幕客諸事嫻熟可資商酌不使書吏得操其權自
無可作之弊是又督撫藩臬等所當各自加意者也
至於書吏積弊朕已深知但念伊等素習科條兼曉

文義非盡頑愚蠢者可比不過狃於積習待其聰明
希從蠅頭僞計後患若督撫藩臬等動之以情理惕
之以利害指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在今日之
勤慎小心圖可享安寧之福即異日之役滿考用亦
可邀上進之階伊等自知舞文作弊必累身家畏法
奉公自收厚報尚未有不革面革心改途易轍者著
督撫藩臬等將朕諭旨徧行訓飭嚴切提撕倘自此
以後仍復怙惡不悛或遇本官庸愚爲其障蔽經朕
訪聞定行查拿於各該處即行正法決不姑貸
二十日工部議覆巡視臺灣御史覺羅柏修奏臺
灣戰船仍歸內地修造應如所請奉

上諭依議臺灣修造戰船因匠役料夥深入番社採取
木植易生事端令移至內地成造亦息事寧人之道
朕思番社產木既多若令番民自行採運赴官售賣
按數給與價值使之獲利又無騷擾伊自樂從但不
預先妥議規條難以得其必行又恐通事人等從中
作奸致滋弊竇目前且向內地修造其番人自行售
賣之說果否可行並如何辦理方爲妥協著該督撫
悉心定議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雍正十一年九月

上諭六道

初五日奉

上諭向來倉場事務廢弛已極乃朕所親見者經理之初難於整頓是以經九卿會議將殫心供職辦事才能之滿漢監督定為三年任滿即陞之例以示鼓勵十年以來經朕留心整理又復時時降旨訓飭各官屏除弊端堅修廒座稽查盜竊禁止侵漁其有益於倉場者悉令舉行今倉務漸次清釐無復從前之陋習嗣後之為監督者但能謹守成規便可稱職亦不似從前之難於辦理矣若仍照三年任滿即陞之例

似覺太優著大學士九卿會同倉場總督酌量定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知府劉崇元詳稱崇元係正紅旗李永安佐領下人本年二月內送親姪回旗到京時李永安親至崇元家數次百般需索要去銀一百二十兩又陸續要去馬匹衣服等物今復差人到太原府投書一封索助銀三百兩又開單索取騾頭氈片潞綢等物理合據實首報等語向來旗員之為外吏者每受該旗都統參領等官之挾制苛求及族黨親戚之需索無厭以致不能固其所守窮窘因帑剝取民膏弊端甚多大有關於民生吏治是以屢經降旨嚴行禁約數年以來旗員漸知斂跡不意李永安仍敢藐視功令向本佐領之外任官員橫索財物甚屬可惡著交與該旗大臣嚴行查奏石麟據實糾參不肯代為隱匿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

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爾等既為大臣須務其大者遠者如國家之水旱生民之凍餒一夫不獲其所即係朕與諸大臣之責至犯法論死本由其人自取原不必過為寬縱或謂刑官開釋罪人可以積陰德於子孫此

大不然如果秉公據法使刑皆當罪則慶流子孫此理之可必者如將殘忍凶惡之人屈法姑容欲邀一已之福而令死者含冤於地下不但不能致福且足以召殃有罪之人法所難貸爾等原不得任意從寬也夫寬且不可任意而況於嚴乎朕處事惟以至公無私只據案件而論其事之是非初不先存一毫意見至於平日不能化導使不犯罪朕與諸臣方且抱愧斷無以不殺人為刑措之理此理朕見之最真最切特與爾諸大臣言之

二十四日

諭刑部諸臣所進招冊俱係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

等罪人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擬定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倘有可寬之處又當原情二者原不相背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再奏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而已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朕閱法司招冊得寬一犯便心意順適若不能寬便覺不快諸臣自同此心即質之天下之人自亦同此心斷未有以多殺一犯為快者但犯人情罪必實有可寬之處而後予以矜全此心順適方出於自然若犯人情罪實無可宥勉強求一時之

順適屈法從寬致令惡人無所敬懼恣肆妄行則罹於法網者必多皆此姑息之一念貽之害也辟以止辟欲求斯民之遷善遠罪正不得暫圖一時之順適耳語曰願天多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朕於此實有厚望焉

又禮部議覆福建學政楊炳條奏鄉會試論題專出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奏

上諭朕前降旨令鄉會二場論題專用孝經者誠以孝為百行之原孝經一書言簡而意深學者當時時覽誦悉心研究以為明倫敦教之本至於性理一書乃裒集宋代諸儒論說不能有醇而無疵其精微義蘊

則皆原本於論語學庸非別有所發明也朕令天下學士大夫留心理學蓋欲其實體聖賢之德性非徒記誦宋儒之文辭今若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著仍照舊例行

上諭十一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賜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著安徽巡撫
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同弔著給與驛
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並文武官員迎
接之處悉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
回京之日亦照此遵行

初四日

諭大學士等朕見今年各省秋審人犯有不應緩決之
案經九卿改爲情實者甚多於情罪甚爲允協督撫

爲通省大僚臬司爲刑名總匯錄囚定獄何等重大
之事豈可一味因循苟且如各省督撫臬司執法科
罪而九卿詳情平反或九卿據法定議而朕酌奪從
寬如此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而得於法外任意
狗縱者乎督撫既如此定議若九卿不行改正則朕
亦無如之何將殺人者不死而國法不伸刑罰不中
矣今九卿顯然改正然不將至當不易之理明白曉
諭督撫則伊等中識見鄙陋者將謂九卿定議務從苛
刻稍存迎合之意遂於可矜可緩之案槩以情實奏
讞其流弊尤不可言從幼到事甲[illegible]改正各案
逐一查明狀另降諭旨通行申飭俾各省督撫臬司
嗣後悉心定擬庶於政體允合稱朕群刑欽恤之至
意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商牙雜稅固有關國課亦所以便民是以各
省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
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
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
行者今槩給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
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即多一苦累況牙帖納稅
每歲無多徒滋煩擾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
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爲定額報部存案

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各牙退帖頂補
之處查明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
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如此則貿易小民可永除
牙戶苛索之弊矣

又奉

上諭硝磺爲軍器火藥之用例禁甚嚴聞河南地方有
出產硝觔之處往往小販經紀在該處以雜項貨物
零星易換赴隣省售賣現據湖北各屬盤獲究其由
來不曰羅山縣即曰信陽州兼有供稱自河南各處
地方換來不知州縣名目者朕思河南之硝既私行
於楚北則其私行於附近各省更不待言此皆向來

地方官未曾實力查禁之故著河東總督王士俊飭
令各屬稽查嚴禁不得仍蹈前轍
又大學士等以緩決人犯馬四超一案請
旨奏
上諭馬四超著予勾盜犯越獄傷人兇惡已極而巡撫
擬以緩決殊為失當朕前日所降諭行旨為大臣必
須務其大者如良善之民至於凍餒老者不得遂其
養幼孤不得遂其長此是何等可憐可憫說至此處
真可垂淚是朕之責亦即諸大臣之責比之活一兇
殘之人孰重孰輕孰是孰非事理顯然無可疑惑今
人多被識見蒙蔽每謂寬宥一人可以積德陰及子
雍正十一年十月 三
孫此天道之必無者朕非好殺亦豈好嚴若竟縱此
等以為仁厚便非公正之道朕此心只有一公字但
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惟思勉強行之耳十一年以
來朕之本心朕之行事大臣等所共知共見爾諸大
臣能以朕之心辦理天下國家之事朕實嘉賴焉
初七日奉
上諭凡因姦致死本婦者向來律無正條俱引因姦威
逼人致死之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但其間情事不
同如係強姦既成本婦羞忿自盡者擬以斬候固屬
恰當若強姦不遂將本婦立時殺死如此淫兇之犯
實與光棍無異非立斬不足以儆其辜至於強姦未
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即羞忿自盡者非引照擬抵固
無以慰貞魂而一例擬斬監候又覺未為平允似應
擬絞監候至秋審時將監候人犯俱以情實請旨庶
為輕重得宜朕意如此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詳議具
奏
初十日奉
上諭聞山東武城縣地方夏間被水運河衝開一口灌
入民田城牆衝倒七十餘丈現今積水未消商賈遠
道二麥不能耕種該知縣王殿顯居官玩惰毫不經
心而該撫岳濬布政使鄭禪寶身為大吏於屬員賢
否既漫無覺察於民生休戚亦並不關切如從前高
雍正十一年十月 四
密縣知縣蔣之蘭等種種貪劣岳濬竟置若罔聞直
至總督王士俊察出參奏始列名題參今武城縣知
縣王殿顯漠視民瘼溺職已甚岳濬等又並不參處
是伊等於地方事務直視如秦越矣縱人言不及其
何以自安著嚴行申飭其武城縣被水地方著岳濬
速委幹員前往確查即行酌量料理務令小民不致
失所至被衝城垣應作何修理運河兩岸應作何堵
築以防河水泛溢之處著該督撫會同總河朱藻等
妥議具奏
又理藩院奏
上諭聞今年科爾沁等扎薩克旗分所種之穀被霜收

成其薄此等旗分連年歉收伊屬下人等或有度日艱難者亦未可定爾等查明當如何賑濟養贍之處即預行辦理

十四日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偶被水災兼以飛蝗傷稼朕特沛恩施將應完漕米分年帶徵發帑賑恤黎民已不致失所惟是本地所產米石不敷本地食用現今年歲雖獲豐收而上年借糶倉穀恐一時未能買補足數明歲青黃不接時尚須米石酌撥平糶以濟民食不可不預爲籌備著將杭嘉二府屬本年額征漕米各截留五萬石存貯備用再湖州府之歸安烏

程二縣聞今歲收成稍歉所產米糧尤應留爲本地之用著將兩縣本年分應徵漕米一十八萬餘石並帶徵雍正十年分漕米七千六百餘石一併照部定折價改徵銀兩解部著該督程元章嚴飭地方官實力奉行毋得縱令書役人等額外需索以副朕加惠黎民之至意

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良何恩何怨何寬何嚴處之無心並非二事但準乎天理善亦不爲慈能協乎人情殺亦不爲忍朕臨馭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內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存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漏網之姦兇繼則導人不爲漸化獷風之頑懦如此設施尚待年月雖不敢遽望刑措或庶幾可移習俗應知刑即是教怨即是恩蓋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植義刑義殺正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至今罔莫之能易者朕十年以來於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欽恤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主寬凡法無可貸者便依斬絞而意非主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接見廷臣並訓諭督撫大吏亦諄切講求反復開示諒已悉朕心驗朕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

册如雲南絞犯中懷遹索陸起雲銀兩連毆斃命絞犯隨得搜殺遺孤並將匿孤之阿奇連戳致斃貴州斬犯阿半爭產糾殺致斃二命絞犯喜生與簡尚志爭奪林坎將養媳連毆斃命誣賴打死絞犯王景刀砍族兄復將伊妻砍斃誣賴强姦致死絞犯宇枯踞住宇奈家强佔沙出磨爲妻復持標將阿補戳死四川絞犯朱成林牽衆扛搶楊小妹至家强逼成姦且持刀拒捕砍毆楊載坤夫婦多傷斬犯熊二蓄意圖姦致傷人命廣西絞犯權特羅挾讐將藍鳴鳳殺死廣東斬犯岑達誣杜吳亞士爲盜主使毆斃復又栽賊誣陷絞犯黃文翔窩盜分贓反捉人拷打勒贖並

毀人墳擅封民舖福建斬犯張苞行竊拒捕傷斃事
主斬犯李三放火焚寮將周維揚燒死絞犯鍾廣周
調戲蔡氏連戳鍾廷堅斃命絞犯翁德誣賴楊來拒
捕毒打致斃又勒索差禮逼楊來之父楊高將女孫
賣銀收受絞犯蕭宜念誣指蔡伯成爲賊復主令綑
打斃命湖北絞犯杜錫三將張文習勒死圖賴復將
伊妻劉氏毒死湖南絞犯陳儒勝致死宗佐坤復剝
取衣服棄屍水中絞犯嚴思之商買趙任康妻子將
趙任康推落水中殞命陝西絞犯劉世銀勒死伊妻
背往劉世驥家希圖抵賴斬犯扎的身爲番目聚衆
殺死番民六命江西絞犯張遜鶩挾嫌誣指王子才

爲賊致斃二命絞犯賴半斤面將蕭發玫強行雞姦
不從刀砍斃命絞犯陳正典因圖親嬸胡氏產業將
胡氏拴縛強嫁胡氏誓不成婚投繯殞命浙江絞犯
詹玉書懷忿主使毆斃何品成江南斬犯慧明與王
氏通姦懷妬毆斃東岩絞犯費敘徵死姪女主使費
賢誣控張品斬犯李國輔假冒職官詐傳旨意斬犯
黃望有心致死黃永壽持棍連擊斃命絞犯張珍將
陳大誣拷索詐致逼縊死絞犯馬成捏贓誣良致斃
張二河南斬犯李三行竊拒捕復行越獄山東絞犯
董超將梁韶非刑綁打以致斃命絞犯周宗璜捏指
族嫂趙氏有姦綑縛攢毆殞命絞犯王在因張王氏

責伊妹姦情遂將張王氏連毆斃命絞犯公奕因圖
姦張氏不從立時致死斬犯馬四超勒斃禁卒越獄
潛逃山西絞犯王順將幼女石二姐自抱回家持
刀恐嚇強姦以上諸犯皆窮兇極惡殘毒姦淫法無
可貸情無可原而各該督撫概擬緩決並無勘語且
有上年定情實而今年又自改緩決者有監侯年久
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
決因部改情實卽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
卽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覆加詳核逐一改定
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事豈竟漫不經
心耶抑竟毫無定見耶或又以爲殺一犯不如活一

犯現殺一犯不如遲殺一犯以此爲養德以此爲造
福則尤淺之甚者也夫封疆大吏爲民父母利濟
一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爲已愆一政未平當
引爲已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癡頑皆當引爲已責
無可推卸朕實存此心執此行以望諸臣工匡佐承
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
儻殺人者不死則寃死者何伸況不殺殺人者將殺
人者益衆誰使殺之也且爲罪首縱不思明罰勅法
意與無私卽據報應之說言循環之天理亦寧不大
可畏乎朕嘗謂疏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愛等於
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理大同日

久自見拘迂淺陋者特未之省耳茲特就刑法一事
明白剖示內外諸大臣見朕此旨若以為欲嚴是負
朕恩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務籌遠大不任法亦不
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深體而勤求之毋忽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侍郎那顏泰回京奏稱鄂爾多斯之扎薩克等
深悔伊等上年疎忽之咎不勝愧懼且感朕寬宥之
恩皆黽勉以贖前愆此次料理添派兵丁起身及採
買軍需駝馬等事俱竭力辦理內有原任貝子降為
公罝之齊旺班珠爾羅卜藏於採買馬匹牲畜尤為
急公効力等語鄂爾多斯之扎薩克等自知前愆於

此次派兵及採買馬匹牲畜等事竭力辦理甚屬可
嘉除貝勒蒂羅卜扎木蘇已經加恩將伊貝勒之職
從寬仍留外其此次効力勤勞之齊旺班珠爾羅卜
藏著加恩獎勵照舊賞與貝子之職貝勒扎木揚領
兵前往行走若好著大將軍平郡王奏聞從前貝子
那逊扎爾色楞旗分派往兵丁內並無逃走駁回之
人此次辦理馬匹牲畜又甚屬効力著加恩賞給緞
十疋銀三百兩

二十五日奉

上諭督撫提鎮為封疆大吏總理軍務糧儲刑名錢穀
營伍汛防等事責任綦重關係匪輕是以飭命之初
須給坐名勅書將所管轄地方所節制官員並應行
事宜備細開載令其詳酌施行而督撫提鎮等於奉
到之日即謄黃刊刻通行所屬各為遵守此定例也
但國家承平百年因革損益備極周詳各省州縣衛
所有原隸該省後經改隸隣省者有隣省所屬原聽
本省兼轄今已無須兼理者有文武官弁原係本職
後經另改職銜者有地方改設已久員缺裁汰多年
者而勅書所載仍祇照舊式繕謄並未另行改定是
竟視為具文矣其何所遵守嗣後須給勅書該衙門
務將督撫提鎮等現在管轄之地方節制之官弁與
任內一切應行事宜逐細查明詳確開載俾節制經

理釐然可據庶不失慎重封疆以昭職守之至意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

上諭十道

十五日奉

上諭大學士嵇曾筠敬慎居心忠勤襄事自簡任河道
總督以來整理有方調度合宜即如今年直隸豫省
隄工均有潰決而江南地處下游不但各工平穩且
有自開引河之瑞此實嵇曾筠殫力宣勞之所感召
且江南河務今年工程較多所用物料加倍而所費
錢糧轉較從前減省茲又奏請將導易營每年出產
柴束立定章程價運交工濟用具見實心實力鉅細
不遺朕念伊父之忠義伊母之節操雖已贈卹旌褒
尚未膺一品封典今特沛殊恩著給與大學士應得
誥封以示優眷

十六日奉

上諭鼓鑄錢文專為便民利用銅重則滋銷燬本輕則
多私鑄原宜隨時更定籌畫變通斯可以平錢價而
杜諸弊順治元年每文鑄重一錢二年改鑄一錢二
分十四年加至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燬弊
多仍改重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又仍復
一錢四分之制迨後銅價遂漸加增以致工本愈重
今寶泉寶源二局額鑄錢文每串需工本銀一兩四
錢零歲計虧折銀約三十萬兩朕思錢重銅多徒滋

銷燬且姦民不須重本便可隨時鎔化牘紹殊難非
若私鑄必須有力之人兼設有爐座器具易於查拿
也若照順治二年之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銷燬
者無利而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可以行之久
遠再現今五省採辦洋銅三省採辦滇銅朕思與其
令三省辦銅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鑄錢將鑄成
錢文就近運至四川之永寧縣由水路運赴漢口搭
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鑄之半似多便益至於戶工兩
局需用鉛斤每斤部價七分有餘聞貴州鉛廠甚旺
歲出四五百萬斤每百斤廠價一兩五錢如酌給水
腳令該撫選委幹員如數解交京局似較之商辦節
省尤多再黃銅既禁用紅銅者自多其實黃銅即係
紅銅白鉛攙和鎔成若不併禁仍於鼓鑄未便所有
紅銅器皿應如何分別飭禁雲南鼓鑄貴州解鉛應
如何酌定規條并現鑄錢文應否改重一錢二分之
處著九卿詳悉妥酌定議具奏毋得輕率亦毋得拘
泥

十八日奉

上諭松潘口外各番野性未馴時聞竊奪是以降旨令
每歲於適中之地宣諭化導俾共知法紀庶漸革愚
頑夫惟誠惟信所以服人疑慮優柔固未有能馭衆
者茲據郎中恭滿岱總兵官邱名揚奏稱自上年化

導之後十二部落番人並無為非等事惟占架擦戎
亞二名係有名慣賊拿到研訊贓款明確因各將伊
子為質求賞生路臣等因事在未經化導之前將二
犯釋放將占架之子酸太擦戎亞之子松布交營收
管俟二犯悛改之日再給領團聚等語占架擦戎亞
如果係慣賊料不能悛改即以子為質亦不可姑寬
以貽番民害既已原情釋放後若有犯再擒治無難
又何必留伊子在營以為牽制計總滿岱郎名揚如
此料理識見殊屬鄙陋著奉旨到日即將酸太松布
釋放令二犯各領回巢若能悔過即是良民毋得記
伊舊惡倘復為非實乃醜類立應置諸嚴刑將朕此
旨并諭各番目人等知之

又奉
上諭從前陝西疏濬渠工湖廣修理堤岸經該督等奏
請動用存公銀兩朕因關係地方民生事件降旨令
動正項錢糧辦理今修理山東運河工程需銀五萬
九千餘兩該部議照該督所請准動司庫正項朕思
年來大兵在外需費浩繁而東省存公銀兩甚多可
以通融辦理著將運河工程所需銀兩暫在東省存
公項下動支應用俟軍務告竣之後仍將此項照數
抵補
十九日奉

上諭武場鄉會兩試原期選俊偉材所以人材壯健技
勇兼優者外場考試另編好字號並分別雙單令入
內場再考試文藝比校取中以杜冒濫倖進諸弊本
年會試有頂替入場作弊者當經查出交部治罪又
有武舉劉元方等人材技勇皆屬平常而考試大臣
濫列好字號入場取中經王大臣等查出參奏已降
旨不准中式並將原考試大臣交部察議俾各知儆
戒至於各省學臣考試因有弓馬平庸文理粗通之
人混入內場越號換卷傳遞代筆希圖取利以致好
字號之武童自知文理平常多有斷竊倩代者揆厥
所由總因府州縣考試時每以廣收博取市寬大之

名無論騎射優劣悉行錄送遂令技藝不堪漢仗猥
瑣之輩混入內場種種作弊若不定以處分豈肯加
意甄別嗣後府州縣官考試武童倘不悉心校閱仍
蹈前轍濫行錄送者該學臣於校射時查出題參交
部議處其該學臣校閱外場尤當會同監射之武員
加意選擇若將平常懦弱之人濫列好字號入場取
中亦著提調官詳報督撫查參如此則各顧考成自
必詳慎去取庶武場之夙弊可除將鄉會之人材日
盛矣
二十一日正藍旗漢軍都統公慶復奏八旗世職
絕嗣人員應分別承襲奉

上諭朕加恩絕嗣人員為之立後賞給世職令其承襲皆念伊等勲勞不忍聽其血食斷絕據爾等奏稱墳墓有在盛京者其承襲世職之人在京當差相距道途遙遠前往祭奠實有不便可詢問伊等如情願往盛京居住即令移住盛京酌彼處當差所議無庸承襲之額森侯痕滿金索羅岱皆曾効力戎行懋著勞績額森侯痕現有墳墓在盛京滿金索羅岱雖不知墳墓所在亦可立墳祭奠著一體加恩賞給世職令其承襲

二十二日奉

上諭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即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亦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為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聽大學士嵇曾筠指示訓導其估工查料等事酌委辦理以二年為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即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即咨回原任

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學習之人既多則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似於河防工務大有裨益

二十四日奉

上諭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悍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非關文采縱貌不出衆而義勇無虧粗疎蓋整肅部伍委寄干城矢奔走於疆埸甘勤勞於行列殊非薄具聰明小有才幹者之所能為有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材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督提等保題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為考朕親加簡閱僉送一詢問奏對給便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為將才而才堪辦事即所為武備耶所見不遠錯誤殊多嗣後該督提等凡保題將弁務首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軟弱而謬稱熟諳以機巧而謬稱通達濫行保題為自私自便計者是直違朕訓瞑視封疆矣定將該督提等嚴加議處著交該部即遵諭通行

又奉

上諭旗員隨任子弟定例年至十八歲以上始令歸旗其在京之世襲官年至十歲以上者送義學讀書今西寧道楊應琚之子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楊重穀

現隨伊父任所年甫十歲未至歸旗年分該旗乃引
在京世職入學讀書之例行令歸旗殊屬錯悞著交
部察議至於八旗有似此違例將隨任子弟未至年
分行令歸旗者亦著該部行查一併交部察議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學習清語最爲緊要嗣後侍衛護軍等
凡看守禁門值宿該班等處俱著清語總毋令漢語
至於訓練營兵丁會集操演之處亦著令其清語如
該管大臣官員不行教訓稽察仍有漢語者一經查
出定將該管大臣官員一併治罪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

上諭十四道

初二日奉

上諭正藍旗蒙古都統等將居住古北口外蒙古達爾
圖等控訴伊等並非副都統巴雅爾圖等家人一案
具奏夫巴雅爾圖等實爲科爾沁貝勒之後裔台吉
達爾圖等係彼家人是實昔在
皇考時伊等曾兩次控告俱經治罪拿交伊主因巴雅爾
圖等不能管束致伊等不服歷年控訴及將伊等宣
入訊問達爾圖等仍堅執奏稱並非巴雅爾圖家人
寧伏罪而死斷不爲彼家人而生等語計伊等人口
共數百餘今即將爲首數人治罪將伊等拿交巴雅
爾圖等伊等既已互訟成讐決不能相安於無事巴
雅爾圖等不但不能管束抑且與彼無益因此照伊
等所有人數將入官之人賞給巴雅爾圖等將達爾
圖等另行區處已敕令該旗大臣會同內務府總管
議奏此蓋欲伊等彼此有益斟酌合宜故爾辦理八
旗似此等台吉屬下之人甚多儻有效法達爾圖等
妄生覬覦以圖僥倖混行控告者朕必從重治罪斷
不姑恕將此徧諭八旗知之

初四日鑲紅旗漢軍都統蓮象緯參奏革職知府
張景倬屢次請託奉

上諭請託之端大有害於人心吏治董象緯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所參張景偉等著交部嚴察議奏董象緯到任未久即有人屢行請託其各旗大臣處豈竟無請託之人總由該大臣等因循瞻顧縱使不受請託亦但知潔已遠之不問並不參處以致不肖之徒罔知懲戒若似董象緯之據實參奏則人人知所儆惕貪緣惡習或可望改除矣著該部通行曉諭八旗大臣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進士舉人例應銓補知縣因其中有賦性迂拙不諳吏治而人尚循謹文理明通者又定有准其改教之例所以重民社之任亦以慎司鐸之選並為伊等保全功名也乃年來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而苦不自量謂猶能勝任者其意以為得一縣官已身榮幸即不能勝任仍可改補教職並無礙功名殊不思以必不能勝任之人一經銓選到任學習至一年半年之後再請改教則此一年半年之內地方事務不且廢弛乎況教官本非閒員責任甚重若將無用之人補用亦何資訓迪嗣後著該部堂官於銓選時詳加甄別凡年老才庸之人即諭令改教若本人必欲銓選知縣及到任後不能勝任者著該督撫題參送部引見不必題請改補教職若該督撫因無改教之例或又將不勝任之員因循姑容不行題參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又刑部將庚戌科本部學習進士帶領引見奉

上諭此學習人員內岱等請將伊福納等五員以各部主事歸班選用爾等之意謂伊等次於留本部之員是以令其歸班選用各部主事也既以各部主事歸班選用則遇有刑部員缺自必仍選刑部與留部有何分別且刑部將其次人員請選用別部別部又將其次人員請選用刑部等部輾轉更調成何銓法又滿洲進士乃保新進若無出衆之處不便揀留本部者請以別部主事選用必占年久筆帖式陞途亦屬不可吏部原議尚未妥協著會同吏部另行定議

初九日奉

上諭本年江南應徵漕米朕已降旨密飭該督撫等以半本半折徵收為接濟民食之用惟是漕糧既一半改折則漕船亦應一半停運定例漕船減歇之年該運丁給與一半月糧以為養贍今於上年業已緩截本年又復減歇其行裝等項俱經預備於將次出運之時旋復停運則所領一半月糧或不敷用未免艱苦著將本年應支月糧等項悉行賞給此賞給銀米乃朕格外特恩嗣後不以為例

又奉
上諭嚴緝逃兵一事各官宜實力奉行朕前降諭旨若
逃兵在本處藏匿而該管官不能查拿後經發覺者
定行從重治罪並令軍營領兵大員於兵丁逃走時
即遣人查拿若蒙古王扎薩克等有能拿獲者交部
議敘屬下人拿獲者重加賞賚從前所降諭旨甚爲
明晰年來逃兵甚多而各該處文武官弁並未陸續
報有拿獲者是皆不能實力奉行所致況逃兵不過
仍回本處及左近地方藏匿若該管官果稽察嚴密
何致任其潛留著再通行曉諭倘仍前怠玩不肯實
力奉行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初十日正紅旗滿洲都統奏赫碩色等五家來歸
情由無案可稽奉
上諭爾等查奏赫碩色等之祖另自來歸情由並無實
據董鄂額駙何和禮帶來屬下人內查伊等祖父有
無之處亦云未得檔案俱係無憑據之事然董鄂佐
領安得謂非原管佐領今若將伊等即作董鄂佐領
屬下之人伊等焉敢不服但仍將伊等留此佐領下
不惟彼此相處不安且不免互相控告今赫碩色等
奏稱伊等祖父係另處之人並非董鄂處人朕將伊
等另處之人分出另行奏編佐領之處詢問該佐領
俱奏稱伊等感悅誠服爾等可將董鄂人個佐領內
另處人數查明如及一佐領即奏編一佐領若及兩
佐領即奏編兩佐領作爲公中佐領其餘佐領俱作
董鄂原管佐領如此則可永絕爭競之端矣
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鄂彌達條奏臺灣地方僻處海中向無城池
宜建築城垣礮臺以資保障經大學士等議覆令福
建督撫妥議具奏今據郝玉麟等奏稱臺灣建城工
費浩繁臣等再四思維或可因地制宜先於現定城
基之外環備莿竹栽植數層根深蟠結可資捍衛再
於莿竹圍內建造城垣工作亦易與舉等語朕覽郝
玉麟等所奏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土疏沙淤工費浩

繁成功匪易故有莿竹藩籬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
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
率皆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凡建城
實有所不可也臺郡門戶曰鹿耳門與府治近號稱
天險港容三舟傍皆巨石錚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
頃刻沉沒內設礮臺可恃以爲固其法最善從前平
定鄭克塽朱一貴皆乘風潮舟行入港水高港平衆
艘奔赴無所阻礙大兵一入即獲安平港之巨舟賊
無去路而撫其府市人民南北路商賈一聞官軍至
絡繹捐載而來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
進不能勝退無可守各鳥獸散終無所逃遁故旬日

可以坐定向使賊衆有城可據收府治人民財物以
自固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克敵
不易蓋重洋形勢與內地異此即明效大驗固未可
更議建置也若謂臺灣築城即以禦臺灣外寇是又
不然從前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於澎湖之南風
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藏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
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
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蟯港北
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
塹篷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
之打狗中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

水港去府治較遠縱有外寇亦不取道於此備設礮
臺派撥汛兵朝夕巡視自足以資控禦令郝玉麟等
請於現定城基之外栽種莿竹藉爲藩籬實因地制
宜其有裨益其淡水等處礮臺務須建造各屬金應
增修不可惜費省工或至潦草應如何舉行之處著
郝玉麟趙國麟妥協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教令漢軍人等學習淸語原祇令年少之人
學習耳若年逾六十者概以不能淸語之故該旗即
不入於揀選之列則伊等効力年久之處豈不至於
湮沒著傳諭八旗漢軍都統等嗣後揀選人員年六

十以上者不必責其定能淸語
十四日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
允祿等帶領補授公中佐領等缺及承襲世職人
員引
見奉
上諭此內補授佐領之七十六承襲籍齊尼哈番之白
成承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之來住伊等俱甚年幼爾
該旗大臣等務必加意照看成全造就遇大臣等陞
轉時亦必轉諭接任之大臣此朕特恩務令承襲世
職之年幼子弟均沾實惠如大臣等不留心照看成
全造就經朕査出必將該旗大臣等加倍治罪爾該

旗將此註冊登記亦著當月旗登記仍徧諭八旗有
似此等經朕諭令照看成全造就之世職年幼子弟
俱著一體遵行
十七日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阿林條奏漕船停
運之年所支給一半月糧請停其支給奉
上諭漕船停運之年該運丁等向來給與一半月糧以
資養贍蓋伊等全賴漕船出運將月糧等項贍養家
口並可順帶貨物以取利益若遇停運則養贍無資
所給一半月糧正不可少之經費也本年江南停運
漕船朕尚軫念運丁艱苦於一半月糧之外將應支
各項悉行賞給今阿林乃請將停運漕船之應支一

半月樹停其支給甚屬卑鄙不堪着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因浙省海塘關係緊要是以特命大臣前往會同該督程元章等相度形勢定議與修又恐在工人員或怠緩稽遲不能及時建築特令將軍阿里袞副都統隆昇會同該督等督催辦理近聞塔塞尖山開挑引河已經該督等查勘數次尚欲再看再商但以行文閩省調取善水之人試探爲辭議論紛紜終無定議全不思海水潮汐有時若遲至潮水長盛之時如何施工且採辦石料又互相推諉舍近求遠致稽時日該督等既不努力辦公而阿里袞隆昇亦俱袖

手旁觀不上緊催辦若各工內實有難以施工應奏聞請旨之事亦應及早奏聞何得半年以來尚無頭緒着傳諭程元章阿里袞隆昇張坦麟汪漋穆克登額等速將各項工程及時修築毋得仍前怠忽

二十六日奉

上諭雲南元江普洱兩府邊境上年倮夷蠢動百姓驚惶今雖地方寧帖年歲豐收但夫役較繁之後恐小民輸將力有不逮所有元普兩府雍正十一年分額徵條銀公件銀兩俱着加恩蠲免

二十七日奉

上諭直省州縣重囚輕犯例應分別監禁不許混雜一處其餘干連人犯卽令取保候審不得濫行監禁定例昭然且朕屢降諭旨嚴飭奉行乃近聞州縣中有將一切斬絞流徒罪犯混雜監禁全無分別竟將未經審結之笞杖輕罪與大案干連人犯一槩混行收禁獄官禁卒以流徒杖罪之人不至於死可無意外之虞干連人犯指日省釋諒無脫逃之事因而任其親屬餽送探望又利其親屬出入之賄賂不爲嚴禁此縱彼引借探視輕犯爲由代重囚傳遞消息或重囚親屬閒中混入密送挖牆斷鎖行兇之具甚至以餽送飲食爲名多送酒肉禁卒貪一時口腹酣臥不醒致令重犯越獄脫逃種種弊端總由輕重罪犯混

雜監禁所致着各省督撫嚴飭府州縣等官務將重囚輕犯分別監禁不許混雜致滋弊端或間有州縣監獄房屋甚少不能分別者酌量另造數間於監獄之外以收禁流徒等犯其杖罪以下及干連人犯仍遵照定例取保看守毋得濫禁如不肖州縣仍蹈前轍卽行參處務使實力奉行

上諭四道

初二日奉

上諭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佳祥豐年可慶為朕稱賀朕素不言祥瑞降諭至再至三爾諸王大臣聞之熟矣凡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也者吉之先見尚屬未成之際全在乎人事贊成凡靈芝慶雲麟鳳嘉禾之屬皆

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為慶但須君臣益加修省以祗

承

天之休命果能事事上合

天心賜得一個是字則祥乃成其為祥否則其事尚在未成何得遽為稱慶洪範恭之對待曰狂如或因有嘉兆而不加修省遂侈然自肆則狂之咎徵特在轉移間耳祥其可恃乎朕不敢妄自比擬但理以譬喻而得明譬如爾諸王大臣朕以其人可用許以加恩其人聞朕恩旨便自放縱頓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而加之以罪豈得更不轉移仍以恩待乎總之災祥之兆尚視人事如何以定休咎遇災而能知修省災必不成為災遇祥而尚能敬承亦必益成其祥儻遇災而不知修省其災固不待言遇祥而不知敬承其祥豈能必其為祥也朕於天人感應之際知之甚明信之甚篤信之篤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顯思無曰高高在上蓋面前虛空即是昊天足履撮土即是大地此面前虛空與日月星辰所麗之天無二無別此足履撮土與嶽瀆山川所載之地無二無別皆屬天地一氣之內猶如人有七尺之軀人身拔一毫毛則通體皆知痛癢豈有人於天地之中舉一念行一事而天地不呼吸相通者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谷形谷既存而以影響為不可必之數豈不愚昧顛倒之甚夫善者

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國家之謂公心乎一身一家之謂私為大臣者誠心乎天下國家之公而不計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百祥者朕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正復得則兩得也苟心乎一身一家之私而不計及夫天下國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朕亦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亦復失則兩失也朕雖深信此理朝乾夕惕不敢刻忘然天下國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獨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朕不能不賴爾諸王大臣之克代天工則朕固不能已於諄諄訓誡也朕非推諉爾諸王大臣但朕所為者朕之事諸王大臣須各盡爾諸王大臣

之事人惟無志則不能自立而推諉他人如為大臣者以天下國家之事為己躬之事且以為非我莫能為而身任之而不辭斷不諉之他人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內外大小諸務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內而八旗部院每事諉之參佐司屬參佐司屬又諉之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每事諉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又諉之督撫藩臬又或內則諉之於外外則諉之於內內外交相推諉皆謂主上自有乾斷如此則朕何所恃以代天之工朕雖朝乾夕惕亦何由使事事合宜以仰邀

上天之嘉祥福應乎今歲元旦時雪既有其兆當益加奮勵朝夕修省以期成此瑞慶我君臣其共勉之

初四日奉

上諭苗疆地方緊要道廳缺出委署各員每以本管地方有刑名錢穀之責不能長駐於署印地方以致苗疆之員彈壓事件貽延嗣後苗疆道廳缺出著該督撫於屬員內揀選才具勝任之員委令署理並令速赴駐劄彈壓其本任事件若可以照應仍令兼管如不能兼顧即著該督撫酌量遴行委員署理俟新任官到後再回本任如此庶各有責成無可推諉於苗疆地方大有裨益矣

二十三日

諭禮部琉球國十年進貢方物曾經降旨准作十二年正貢今該國王復行奏請仍遵往典按期入貢情辭懇切具見悃誠著仍遵前旨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因河防關係緊要特命大學士嵇曾筠在任守制管理總河事務今據嵇曾筠奏稱現將本年各項物料工程如何查核催價條析指明交高斌辦理臣於三月內料理喪事畢即趨赴河工凡一應修守搶護機宜臣務必悉心籌畫查察各工催辦妥協所有總河印務伏祈仍著高斌管理臣協同保固伏秋兩汛平安霜降之後籲懇俯准回籍終制等語河工事

務嵇曾筠已經辦理妥協今於料理伊母喪事之後即赴河工指示機宜則一應工程自可保固平穩伊請將總河印務仍令高斌署理於霜降後回籍終制情詞懇切具見悃忱著照所請總河印務著高斌署理嵇曾筠於霜降後准其回籍終制再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工程亦可就近往來協同經理在伊終制之心既已得遂而河防事務亦大有裨益矣

上諭七道

初二日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事鄂爾泰參奏兵部堂司各官蒙混造冊冒銷驛站錢糧奉

上諭山東驛站奏銷各項雜用銀兩弊端百出從前兵部堂官何以不行查察此等情弊非只泛看忽略而能查明者若不將歷年案卷逐細留心清查何能得明事之根原此案雖由兵部公同具奏實係大學士鄂爾泰一人查出辦理者如此實心任事方不愧爲朝廷大臣將此等留心政治爲搜求深刻可乎從來大姦大弊皆由小事積累而成若能不時留心查核

遇有一毫情弊卽行革除何至滋蔓爲害況懲姦剔弊全在平時今蒙

上天慈佑國家昇平正宜及時綢繆整理內外大臣應共相勉勵者據兵部如此則別部此等情弊亦所不免着將此摺交與各部院堂官看閱若各部院俱能如此實心查察何弊不可清除大學士鄂爾泰着交部議敍范時繹喀爾吉善楊汝穀着交部察議普泰通智鄂善高起任事未久從寬免交部

又理藩院奏

上諭拉錫色楞之父貝勒達錫拉布坦身係盟主將辦理兵馬緊要事件怠忽遲悞理應照該衙門所議減等以公爵承襲但伊祖達爾札於平定陝西花馬池定邊等處之役甚屬効力而拉錫色楞復能知伊父之罪上年辦理馬匹事務竭力奮勉行走着加恩襲封固山貝子

初六日奉

上諭各省關稅監督於地方官原不相統轄一切呼應不靈各關大小口岸甚多監督一人勢難分身兼顧每遣委書吏巡役公同親信家人稽查收放而地方文武各員以爲無與己事並不協力或轉懷挾私意則姦商之隱漏地棍之把持督撫或不關心監督動則掣肘不獨於稅務無補卽於地方亦難免擾累嗣

後凡有監督各關着該督撫兼管所屬口岸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不時巡查如有縱容滋擾情弊聽該督撫參處至監督徵收稅課及一切應行事宜仍照舊例遵行不必聽督撫節制如此庶關稅既有專司而地方官仍無敢歧視於稅課商民似均有裨益

又奉

上諭聞江南通州濱海地方上年秋收稍歉現今米價昂貴鹽場竈戶未免謀食維艱將來青黃不接之時尤不可不加賑卹通州地方原有鹽義倉穀石存貯可以動撥應用着署總河高斌卽行酌撥數千石遴委實心任事之員分運各場設廠煮賑並再行酌量

撥運平糶務嚴飭各員實力奉行勿任姦胥猾吏從
漁中飽至各場竈戶有現在應徵折價錢糧著一概
暫緩至秋成之後再行徵收

十二日兵部參奏正白旗滿洲都統查爾泰等緣
寫
諭旨遺漏應分別議處奉
上諭查爾泰偏圖佛疑義俱著銷去紀錄二次免其罰
俸德福闍圖肯係協辦旗務之員俱不必罰俸嗣後
協辦旗務各員於應管事件內有應行處分之案仍
照例處分若旗務內有議處都統等案件不必將伊
等一併議處

十九日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浙江總督程元章
奏中小亹引河難以開挖尖山難以堵塞應令再
加詳勘奉
上諭依議浙省海塘關係重大固須詳慎尤戒遲延若
總理者不肯擔承將分任者愈多瞻顧則因循草率
迄無遠圖其何以謀奠安而垂永久該督程元章毫
無確見今將海塘一應工程著副都統隆昇總理令
御史偏武前往協辦所需文武工員俱聽隆昇揀調
共運辦物料預備人夫及給發錢糧等項仍著程元
章料理應付無得推諉並無得稽延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南北總河奏稱桃汛伏汛秋汛等情形俱從
驛遞馳送一日行八九百里朕思動用驛馬當酌量
事之緩急以定遲速若河工有緊要奏聞之事自當
星速馳遞至於汛水平穩乃照例奏報者每年河水
情形朕皆於奏摺中先期周知不待題本之至也嗣
後南北兩河奏報汛水平穩本章著河臣酌量寬期
毋得照前奔馳疲勞驛馬

雍正十二年三月

上諭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范時繹乃一旗員朕念其為勳臣之後逾格加恩用至內外顯要職任實冀其追思伊祖為國家誠心宣力紹述家聲乃伊在江南任內居心詐偽辦事瞻徇吏治官方毫無整飭鹽梟巨盜縱令遠颺且與姦究不法之徒私相往來曲為和護情弊敗露之後朕猶諒其愚昧而保全之復用為北河總督予以自新之路乃當伏汛危險之時伊竟袖手旁觀將國計民生視同膜外比降諭旨切加懲儆幸而水勢漸退工

程得保無虞朕知其不可外用撤回京師仍念范氏子孫現為大員者甚少范時繹屢經獲罪之後定感朕三宥之大恩洗滌肺腸痛自奮勵以圖後效是以仍用為工部尚書兼管兵部事務乃伊玩愒性成將一切部務巧於推諉全無實心効力之處是朕屢加特恩而不知感伊屢獲重罪而不知愧誠可謂下愚不移者非尋常疏忽之咎可比范時繹著革退尚書職任以為負恩溺職者戒

又奉

上諭朕聞上年福建赴臺征勦番賊之兵丁所帶用火藥鉛子等項俱令各兵自備朕思兵丁遠涉重洋征勦出力隨帶用去之火藥鉛子等項應動支公項銀兩按數造補不必令各兵自備可傳諭該督提知之

初九日戶部議覆長蘆鹽政鄂禮奏永平府屬鹽課一案奉

上諭前因商人晉同信欠帑無完是以招募徐李韓等代辦乃晉同信巧詐為姦與徐李韓等通同作弊仍復賄仿引窩懸帑侵利續換新商何永盛承充而徐李韓等竟敢結黨把持抗不交割甚屬可惡國家之招商行鹽原為辦理國課乃一種狡獪之徒往往以出資頂充為名而詐偽營私弊端百出以致帑項稽延積成虧缺是招商辦課轉開侵帑虧課之門此等

姦商與光棍無異司其事者不可不察此案著該鹽政會同總督李衛照部議嚴審究追如逾限不完著落鹽委之運使彭家屏分賠仍將晉同信並徐李韓等從重治罪

十五日奉

上諭據署福州將軍準泰奏稱福州駐防旗兵蒙恩賞銀二萬兩營運生息以濟吉凶之用雍正八年間原任將軍阿爾賽派員經理臣抵任以來循照舊例而行今計算除每年賞給兵丁及墊還退甲馬價外現存一萬兩有零臣伏讀原奉諭旨所賞帑本不必繳還但此項存剩息銀日積月累為數漸多若存在營

恐起侵那等獎應請咨送巡撫發交藩司另欵貯庫
俟將軍衙門遇有公用之處請旨動用等語朕所賞
兵丁生息銀兩必得該管大臣經理得宜始可以使
兵丁均霑國恩營伍永受利益若不論得息多少儘
數開銷則利將滋弊轉以累官究於旗營何補今覽
準泰所奏與見阿爾賽與準泰先後在任實心辦理
頗有成效可將此傳諭各省將軍知之

又吏部遵
旨帶領各部郎中引
見奉
上諭今日引見各部郎中其中多有年老昏憒者著傳

諭各部堂官將滿漢郎中員外內有年老不能辦事
之人秉公甄別據實舉出該堂官帶領引見倘有徇
情姑容者將來經朕察出該堂官不得辭其責

十七日署正白旗漢軍都統高起等將擬補佐領
之驍騎校等帶領引
見奉
上諭佐領職任甚屬緊要向因大臣等兼管或係本旗
大臣豫備掣肘是以降旨令於世職或對品或應陞
官員內揀選補授並無永不着大臣等兼管之旨今
該旗一時不得應補之人即應將情由奏明仍着大
臣等兼管何得將驍騎校等員越次擬補帶領引見
不但伊等品級不相當且伊等並非超羣軼衆之材
亦無出兵效力之處何所見而如此辦理甚屬錯誤
著另行辦理具奏併將此旨傳諭八旗知之

又宗人府奏請承襲和碩康親王爵將應襲人員
帶領引
見奉
上諭看來崇安之子永恩永富年俱幼小從前康親王
傑書王爵以傑書子椿泰承襲時因椿泰諸兄等係
庶妃所生是以未准承襲今永恩永富亦係崇安庶
妃所生况王爵尤宜慎重務須斟酌人去得克守其
業者方爲有益爾宗人府會同諸王詳議具奏再崇
安之伯父及其伯父之諸子等亦著詢問

二十日奉
上諭據順天學政吳應棻奏稱前經摺奏八旗歲考不
到生員一事原爲清查規避起見誠恐不肖旗員借
端苛索其中遂意者即現在京師亦混稱駐防隨任
不遂意者即已經考過仍不放回原處仰懇敕下八
旗都統轉飭各參領佐領秉公稽查勿任借端需索
高下其手以致苦累童生等語請查八旗歲考不到
生員原以杜規避之弊然不肖旗員或借此生事苛
索亦未可定著該都統轉飭參領佐領等秉公辦理
儻有徇情朦混及需索苦累等事該都統即行查參

又奏

上諭朕因武弁中熟習水師之員甚爲難得每見督提諸臣有將熟習水師人員題補陸路者是以降旨令督提等留心酌量其不宜於水師之員則應調補陸路切不可因陸路一時需人而輕調熟練水師之員至於水師內目前若來雖屬平等之員漸令學習日久亦可熟練若一時俱行改調安有如許人員以供水師之用今覽鄂彌達本內題請改調水陸各員是伊錯會朕意可將此傳諭鄂彌達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州將軍柏之蕃奏稱前蒙聖恩軫念漢軍駐防之餘丁日漸蕃衍准其充補將軍標下綠旗兵丁之缺如伊等父兄在旗遺有甲缺仍令撥回頂補今廣東駐防餘丁在綠旗食糧者已有三百餘名伊等久經學習標營事務如有標營外委缺出似可與綠旗兵丁一體考驗拔補若著有勤勞照標營一例拔用則伊等益加感奮等語朕令駐防餘丁頂補本將軍標下綠旗糧缺如伊等父兄遺有甲缺仍令撥回頂補原爲加恩旗人餘丁俾得養贍之意若標營外委千把缺出俱令一例拔補日後仍用爲營弁則旗兵別開捷徑各思分外得官懷僥倖之想而本業必至廢弛矣況駐防旗兵更要於綠旗此中如果係出格

人材可以拔補者若不揀選用爲旗員而旗員又須另備則兵丁中有如許可用之人材耶柏之蕃因其操守廉潔歷用至於此任伊自到廣以來日惟誦經習靜置訓練營伍於不問將蔡良整頓之條規漸漸廢棄且其素性專尚柔善沽名而又無沽名之才惟好爲此婦寺之仁今復建此悖謬之議以冀取悅於駐防之旗人可謂無能爲之至矣識見甚屬卑鄙著交部嚴察議奏以爲徇名妄奏者戒

雍正十二年四月

上諭十道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參奏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將江寧荆州滿兵馬匹毫不經心三令五申將置不理核其倒斃走失之數竟至十之八九請革職分賠等語朕因觀音保前年領兵赴陜道經豫省縱兵踐踏田禾自陜赴肅違例多支料豆出口之後不能約束兵丁致令逃失無踪今又將各項馬騾任其倒斃走失於大將軍指示並不遵奉明係有心怠玩故意違誤是以特降諭旨令將觀音保即於軍營正

法正由觀音保所犯情罪非止一端原不僅為馬匹故於阿克山治罪之處畧有區別且以緊要軍需馬匹而觀音保任其倒斃走失如此之多正可殺一人而使人人知法之不可犯則所全實多也今查郎阿等不達朕意奏稱阿克山觀音保所屬官兵久居南方初來塞外不知牧馬之法而阿克山觀音保不能管教致令倒傷較之畏葸退縮偷竊抵換者微有差別可否格外施恩將觀音保阿克山暫停正法俱在軍營適備枷號俾將弁觸目警心臣等將嗣後不小心經理致多倒斃必行正法之條另行申明遍為曉諭之後然後遵行等語查郎阿等既如此陳奏著照所請將觀音保暫停正法同阿克山一併在軍營枷號秋後處決將此諭旨曉諭闔營將弁兵丁等知之嗣後如有似此玩誤軍務不實心經理者定行正法決不輕貸

又奉

上諭聞四川重慶地方向有成都府屬威茂等處蠻民每於冬初來此傭工至春暖始歸歲以為常近年有姦蠻等自號大小頭目前來重慶對岸搭房居住攜帶婦女為娼流棍姦匪亦皆混迹其中朕思此等姦蠻甚有關於地方風俗自應嚴查驅逐免致滋事但威茂等處蠻民多藉傭工度日若因此概行禁止不

令出境恐失其生理又非情法之平著傳諭該撫鄂昌轉飭地方官實力稽查除實係傭工力作之人仍聽其來往居住外若攜帶不良蠻婦有關地方風化者即行逐回交該管官約束不許出境將流棍等一併懲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於滿漢人材廣開登進之途冀收得人之效是以雍正元年定有滿洲亦准考試武場之例今已行之十年未曾見有宜用綠旗之材況滿洲弓馬技勇遠勝於漢人將來行之日久必至科場前列悉為滿洲之所占而滿洲文藝不及漢人又恐考

試內場時不免有傳遞代作等弊於作養人材之道
未有裨益著行停止
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定例宗室犯枷責罪者俱准折贖覺羅犯枷
責罪照平人例完結朕思覺羅亦係宗室悉照平人
例處分則宗室覺羅迥然各異而與平人似無辨別
至宗室犯枷責罪者如概令折贖伊等亦不知儆懼
嗣後宗室覺羅若犯枷責之罪應酌其罪犯輕重即
在宗人府或拘禁或鎖禁分別年限期滿釋放以抵
其罪庶覺羅處分與平人有別而宗室亦知儆戒其
如何酌量罪犯輕重分定年限之處著宗人府會同

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湖廣鎮筸鎮總兵官楊凱奏稱鳳凰營舒家塘
地方民人張元興之媳林氏迷失路徑誤入馬頸灘
苗寨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即報明汛弁傳信招認
又令伊妻仵宿是苗人不但知法並且知禮臣隨賞
以花紅銀牌鹽布等物其女子林氏已飭張元興領
回寧家理合據實奏聞等語苗民年來遵奉法紀各
安生業已屬可嘉今有民間女子迷失路徑誤入苗
寨而該苗龍有等不敢容留即報明汛弁傳信招認
又令伊妻仵宿措置合理尤為罕覯據總兵楊凱奏

稱已經賞給花紅等物朕念蠢爾苗民有此善舉足
徵苗俗之奉公嚮化應加格外之恩以示嘉獎著該
督撫傳旨宣諭再加賞賚俾眾苗相率為善同受國
恩
十三日吏部奏各省薦舉人員有與例不符者應
不准卓異奉
上諭何鳴謙等十一員該督撫既已給咨來京著一併
帶領引見請旨各省卓異人員俱有現任地方之責
每當大計之年理應先行具本候旨彙交部院查議
其與例相符應准卓異者奏聞令其進京引見其與
例不符不准卓異者候朕酌量應令引見與否再降
諭旨如此則地方事務不致廢弛而與例不符之員
亦不徒費往返甚屬有益嗣後將此永著為例
十四日奉

上諭番役錢糧著照內府番役之例每月頭目給銀四
兩從下番役給銀二兩朕既施恩添賞番役錢糧且
拏獲事件復有恩賞嗣後倘仍有訛詐勒索妄為等
事察出定行正法可傳諭番役等知之
又奉
上諭據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奏稱永定一河渾流洶
湧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得以暢注入淀乃淘河以
南漸積填淤河流梗塞正議挑濬疏通以資宣洩仰

蒙

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二十餘里之程春錨不勞民力四千餘丈之遠疏排悉出天工顯著嘉祥萬民歡忭等語朕因畿輔河渠關係重大時時軫念莫釋於懷今於河臣籌議挑濬通疏之地仰蒙

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不勞民力順軌通流

河神福佑羣生功用顯著應虔誠展祀以荅

靈貺其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府廳州縣有司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錢穀之責不應無故赴省謁見上司擅離職守是以律例定

有處分朕復屢加訓飭通行嚴禁但聞近年以來此習尚未盡除良由庸陋之屬員以奔競趨承為務往往借稱公事逗留省會冀博上憲之歡心而無識之督撫亦或習而不察不知有司已蹈曠官之咎矣地方事務有應調取屬員赴省辦理者該督撫自有酌量至若本官任內之事其必應面見督撫口稟者本不常有其他尋常事件或用文書或寫稟帖皆可通達事情候批指示何必遠離職守僕僕道途以致公事廢弛詞訟淹滯至於賀節祝壽等事尤屬有損無益之虛文若該督撫以此相尚俾屬員等爭先恐後則其人之識見可知又何能勝督撫之任耶大約屬員之趨承全視上官之意指若果平時訓導明切惡諂諛而戒夤緣則奔競依附之風不禁而自息著將此再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將屬官上司一併嚴加議處

二十八日奉

上諭五城司坊等官各有管轄之地越界拏人固不免滋擾然遇閭閻酗酒揚騙嚇詐之徒若因地非管轄遂置而不問以致逃遁無蹤亦非稽查整飭之道似應不論何地皆准其拘執移送該城司坊官聽詳該御史審訊發落至賭博隱匿不法等事雖訪聞的確猶非刻不可緩則准其密詳該城御史查拏並密

詳本城御史存案如此庶無推諉亦不致擾越應如何定例飭行之處著九卿議奏

雍正十二年五月

上諭八道

初四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奏登鎮餉銀請於就近州縣支領應如所請奉

上諭各省藩司乃錢糧之總匯兵餉悉從藩司支領始易稽查若圖一時近便在州縣關支將來必滋弊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登鎮兵餉議在就近州縣支領其如何辦理錯誤及他省有無似此支領之處著大學士等詳查具奏

十二日吏部議覆江南寧國府知府張勤望徇庇屬員應降調奉

上諭張勤望身為知府徇庇所屬劣員已屬不職且聞伊父張懋誠就養在署性情暴戾舉動乖張任用私人挾制伊子干預公事不恤聲名江南督撫等皆知之本應將伊父子並加嚴處以示儆懲但念大學士張鵬翮在日宣力多年今子孫寥落現為職官者只有張勤望一人不忍令其廢棄特加格外之恩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張懋誠著來京候旨張勤望嗣後居官既無掣肘之處若不知感戴朕恩努力奮發勉為良吏稍有怠忽曠誤著該督撫即行糾參朕必嚴加處分

十七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靡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節重有累於生計朕屢加訓諭並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職分謹守章程以為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鬬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為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即此意如曰父母之葬祭必以耗財為孝獨不思蕩廢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為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為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

其不慈也更為何如況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至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查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儻視為具文仍踵故習經朕訪聞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乍浦副都統傅森奏稱訓練兵丁各種技藝俱已嫻熟且步行一日可至百餘里等語此皆傅森實心辦事身不憚勞善於指教管束之所致也況問及

乍浦來人俱各感戴傅森處處體訪亦俱謂官兵內
無一苦累怨望之人甚屬可嘉誠可謂各省將軍大
臣內之超卓勝任者矣其餘將軍大臣身膺厚祿惟
知隨衆供職自圖榮寵安逸未有竭盡血誠如此實
心教訓成就兵丁者果能如是體行何患兵不精練
而事不整頓乎著將傅森奏摺抄發各省將軍大臣
等令伊等閱看各捫胸自問或伊等內有似此奮勉
之人朕未得知亦未可定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例恭逢
列祖忌辰在京則由禮部等衙門在外則由督撫提鎮及

一各府州縣懸牌出示曉諭官弁兵民人等一體敬遵
齋戒朕思懸牌出示將
列祖廟號直書於上其懸示之地未必悉能潔淨而出入
往來行人雜遝坐卧喧譁均非敬謹恪恭之意嗣後
應如何通行曉諭使衆共知而又不至於褻慢者該
部悉心妥議定例奏聞

二十七日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岳濬題奏錢糧未
完之生監應照例議革奉
上諭雍正七年山東紳衿等拖欠錢糧例應斥革朕念
東省歉收特寬三年之限此本內雍正九年東省未
完錢糧之紳衿部議照例斥革朕查雍正九年東省
亦係歉收之歲與平時抗玩者有間著照從前恩旨
亦准寬期三年令其完納儻再有逾限不完之項戶
則照例處分無可寬貸

又奉
上諭福建武平縣民藍厚正打傷胞兄藍元正身死一
案據稱藍元正倚恃兄長欲佔藍厚正名下所分之
田厚正與之理論元正持棍毆打厚正走避元正復
行趕毆厚正奪棍回抵致傷元正頂心殞命厚正之
母藪氏年逾七十僅生元正厚正兩子元正雖生一
男年方七歲脚患殘疾應否將厚正免死留養之處
請旨定奪等語朕因近日刑部法司辦理刑名案件

輕重失倫者甚多而交與九卿會議之案又多以姑
息為寬大潦草議覆而不察其情理之當否因將此
本發與九卿詳悉閱看令其各抒己見於朕前面奏
以觀其識見便於教導今日戶部尚書海望等十七
人奏稱弟毆胞兄致死法無可貸禮部尚書三泰刑
部尚書福敏張照侍郎王國棟等十二人奏稱元正
毆打厚正厚正走避元正趕毆厚正奪棍回抵出於
一時情急藪氏年老一孫幼稚厚正之罪可以從寬
等語朕思人心風俗之根本莫重於倫常夫以田土
細事而毆胞兄致死實屬人倫之變若因母老而曲
從寬宥則凡凶惡之人父母年高兄弟單少者皆得

肆行無忌並可置倫常於不問矣有是理乎况元正
趕毆之時厚正已奪挺在手可免乃兄之捷擊矣而
乃持棍忿毆一擊而殞乃兄之命尚得謂之一時情
急出於不得已乎此等兇暴之徒枉法容留適足以
爲人心風俗之害尚望其孝養伊母撫乃兄之幼子
俾其成立耶蔣敏張照王國棟乃專掌刑名之大臣
而識見卑庸糊塗姑息至於如此不可不加儆懲著
交部嚴察議奏監厚正照律即行處斬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署宣化總兵官補熙奏稱鎮標右營馬兵閆兆
龍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朝元觀門西拾得白布稍連

內有白銀五兩大制錢二百二十文比即告知街坊
訪問失物之人隨有張家口民人楊友尋至該處所
報銀兩數目錠件俱屬相符閆兆龍當官給還堅不
受謝臣已賞給花紅面加獎勵理合奏聞等語數年
以來直省地方屢有拾金不昧之事朕以草野愚民
知崇廉讓實風俗轉移之機深用慰悅今邊地營兵
閆兆龍輕利重義不取遺金其屬可嘉著補熙傳旨
再加賞賚可否以千把拔補著補熙酌量

雍正十二年六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忠峝宣撫司田光祖等十
五土司齊集省城公懇歸流緣土民見永順保靖桑
植諸處改土以來撫綏安輯所以望風歸誠願入版
圖等語楚省各土司如永順保靖桑植諸處前經改
入內地安輯撫綏各得其所而容美一司又現議改
隸今忠峝等十五土司復望風歸誠願入版圖同向
該督衙門懇切呈請朕俯念輿情准其一併改設其
設官定制移營安汛并一切善後事宜著總督邁柱

詳畫妥酌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近來外省不應題補之缺督撫提臣等悉遽行題
補者較前過多在部候缺之人未免銓補壅滯嗣後
若實因地方緊要務得熟諳風土之員不得不題補
者著於本內聲明亦只可將現任簡僻地方之員調
補如此則所遺之缺仍歸部選內外銓用方各得其
平

初十日奉

上諭從前拏獲賭具議敘從優者原爲力禁地方賭風
起見倘該員等但察究數案爲倖叨議敘之舉其餘

仍怠於稽查是徒邀國家之恩而於地方毫無裨益嗣後所屬地方有賭博之事失於覺察除照例議處外將從前議敘之加級紀錄俱照案銷去永著爲例

十七日戸部議覆甘省紳衿未完錢糧應將順慶府知府潘衎等斥革仍照數催徵完報奉

上諭潘衎著照議革職其餘拖欠錢糧之紳衿等理應俱照例斥革朕念年來西陲用兵甘省紳衿士庶等俱有急公效力之處著格外加恩寬期三年令其完納倘再有逾限不完者卽照部議斥革著該督撫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正黃旗滿洲參革佐領那星

雍正十二年六月　二

阿致死家人一案奉

上諭那星阿並非杳弼納親生之子前被家人控告劣蹟經步軍統領參奏請交刑部治罪朕以憫念杳弼納陣亡之故特恩寬宥復而加訓飭冀其改過自新豈料兇暴性成不遵朕旨仍將夏有仁毒打斃命且伊將杳弼納身後之事種種措置不堪其不孝之罪衆所共知著交與該旗永遠枷號其所有財產人口悉交與查弼納親生之子收管不許絲毫存留此因伊違背朕訓玷辱家聲特行治罪以懲敗類與尋常打死家人者迥然不同並將此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總督尹繼善等奏稱黔省遵義府除遵義仁懷兩大稅之外又有遵義縣小板場等一十四山場綏陽縣永興山場桐梓縣新街山場共小稅銀四百十九兩零到場之物皆係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稅者查黔省原有各山場小稅久經豁免遵義因向隸川省是以仍循舊規今旣改隸黔省應請一例邀免等語遵義等縣山場小稅旣於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收若分販小場又復抽取未免重複催頭衙役更得藉端需索均有未便著照黔省通例一併加恩豁免該部卽遵諭行

又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議覆貴州布政使常安

雍正十二年六月　三

條奏苗疆文武各官處分定例奉

上諭新定苗地全賴撫綏撫綏之方先除擾累尹繼善等雖已令該管文武互相稽察如有縱容兵役滋擾者卽行嚴參治罪但未定嚴例仍恐視爲具文且或係故縱或係徇隱或係失察其滋擾之由不一而致擾之害則同若不倍治文武官弁之罪何能徧查兵役使之奉公守法著交部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十二年七月

上諭五道

初四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署大寧縣知縣李梁圖試用一年請准實授奉

上諭凡命往各省人員多係不應即選之人因該督撫等奏請差委需員是以命往此等人員該督撫等自應先行差委試看果有勞績再令署印署印果優然後題補或該省懸缺需人到即行委署更當留心訪察必實有政績可嘉方行題請實授如此則命往人員無苟且僥倖之心益奮勉於職守今黃廷桂奏請署大寧縣知縣李梁圖實授一案據稱該員試用

已滿一年居官謹飭堪以實授等語是伊錯會一年期滿之旨不論効力之多寡才具之短長但以一年為期便行題請則庸才皆可計日以待實授豈鼓勵官方之道乎况該督出具李梁圖考語只有居官謹飭四字則其才具中平又無差委効力之處可知此奏甚屬徇情錯誤李梁圖實授之處不准行嗣後各省命往人員題請實授者著該督撫將差委効力及署印實在政績一一敘入本中具奏如果係卓越之才卽不滿年限亦可聲明題請該部可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從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派往北路出征之兵丁在外已經數年應另派兵丁前往更換著四省督撫提督每省選派精銳兵一千名所有一應衣裝等項令各該省於存公銀兩內動支應用務須豫備齊全候諭旨到日卽行起程

十八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請將江陵縣知縣周珙調補巴東縣蘄水縣知縣汪欽調補江陵縣該部查得周珙任內有參罰各案而承追未完之件尤多從前州縣有司陋習每遇承追衆多之任則貿緣上司題請陞調他處以避本任之參罰今周珙調補情節未必

似此但恐行之日久州縣官員將闔承追之件無關考成視同膜外非所以懲貪重帑之道也且該督既稱周珙歷練老成竭力辦公何以尚有種種承追未清之案惟是苗疆要地一時無合例之員著照所請將周珙汪欽准其調補嗣後督撫等倘有以承追未完之員題請陞調者朕不概准若係卓越之才可於本內聲明具奏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効力戎行久在邊外朕心深為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兵力全備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完以息將士或應遣使往彼諭以

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
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
畫一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應博採衆論詳慎籌畫着
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會議各抒已見據實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準噶爾一部落習尚貪殘世濟其惡策妄阿喇布
坦老姦巨猾狡獪非常當其跳梁之時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審觀形勢洞悉機宜曾密諭曰彼地遼
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衆受困是以
皇考經理八九年惟令兩路將軍陳師於邊境以待之即
富寧安傅爾丹之屢次襲擊者亦欲誘之使來便於

邀擊而賊究不至富寧安等亦未多獲而歸此當日
之情形也及朕即位之初籌畫邊事敬佩
皇考之明訓確知策妄阿喇布坦之姦詭持重不肯妄行
又因將弁兵丁等久役於外勤勞可念於是將兩路
兵馬撤回暫令休息其閒因清畫彊界一事彼此遣
人講論往還數次朕則開誠布公彼則支吾巧詐朕
仍隱忍姑容之未幾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
丹策凌繼其部落朕知伊少年狂悖乖張異於其父
必有侵擾衆蒙古之舉不得不預為防範且其人益
狠無知輕躁任性若激之使忿誘之使來俾賊衆冒
昧而前我師就近擒勦可懲兇除暴使邊塞永享安

靜之福是以復於兩路邊界駐劄大兵以張聲勢命
理藩院與彼文書中多責以難從之事無非欲為誘
敵之計使其自投羅網也至於命將一事因岳鍾琪
久在西陲深悉用兵之道問之於伊亦踴躍從事是
以命為西路大將軍傅爾丹雖用為北路大將軍朕
恐其才具不能勝茲重任爰允廷臣之推舉繼遣查
弼納為副將軍命往軍前伊陛辭之時朕諄諄詳諭
應準備完密度勢審機務為萬全必勝之策寔冀專
閫之大臣戮力同心不負朕之簡用也乃噶爾丹策
凌輕舉妄動果不出朕之所料於雍正八年冬月發
兵侵犯西路此正合朕之初心我師擊賊之機會也

而岳鍾琪來京陛見請將大將軍印務交與紀成斌
署理前此岳鍾琪身在軍營一切軍務全無布置竟
將駝馬牲畜十數萬置於賊人來路之旁供其掠取
而紀成斌庸懦不堪於賊人來犯之時畏縮驚惶一
籌莫展以致賊人得志而去去年即以全力向我北
路是時北路領兵大臣與喀爾喀皆懷賊人斷不敢
來犯北路之心一切軍需竟未預備齊全傅爾丹查
弼納等復誤聽俘虜欺詐之言並不奏聞請旨一面
領兵輕進一面奏報彼時朕即向廷臣言之賊人恐
有詭詐我師此進甚不妥協未幾奏至我師果致敗
績查弼納以血氣之勇負朕委任之恩若非臨陣捐

軀亦難逃於國法雍正十年正月賊人只以七千之
衆來犯西路深入哈密塔爾納沁地方此乃易於大
創之機會而岳鍾琪身坐軍營調度乖舛俾賊人網
羅之獸又得從容逸去此西路軍營人人切齒痛恨
者於是賊志愈驕料西路彼時不能行動於雍正十
年秋月傾其醜類以向北路越過察漢叟爾軍營直
至額爾得尼昭地方副將軍額駙策凌等領兵追至
奮勇擊殺殲其精銳將及萬人餘賊喪膽偷生乘夜
逃遁朕於杳克拜答里克一帶預設重兵一萬四千
餘以遏其歸路似此殘敗之賊誠如釜底遊魂況只
相隔百餘里此地將軍但遣官兵堵截擒擊便可使

之一騎不返而準噶爾之事可以易於完結乃馬爾
賽等坐守空城一旅不發賊至不擊賊去不追俾餘
孽猶存邊氛未能即熄馬爾賽之罪誠擢髮難數也
總之朕之籌畫於事先者雖未有爽而臣工之失機
於臨事者不一而足亦皆朕無能不明之咎以上情
由皆辦理軍機大臣及兩路領兵之大臣所共知共
見者今賊人自額爾得尼昭大創之後畏我兵威守
伊故智且將遊牧之地遷徙遠去以避我師目下不
敢復以大衆近我邊界者歷然可知看此情形兩路
軍務一時雖以告竣而將士等出征在外已歷數年
朕心時深軫念再四思維或應乘賊窮乏之際我兵

整備之時直進賊境或應遣使往彼曉諭利害以醒
愚頑二者未能遽定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
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據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
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奏稱兩路兵丁合計十萬有
餘跟役將近十萬以二十萬之衆加以壯健之馬駝
充足之糧餉若直入賊境無往不克況北路大兵已
在科卜多地方進取亦屬近便等語朕以軍務關係
重大復令在朝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集議今覽
所奏意見亦不畫一據兩路將軍皆言兵力有餘士
氣奮勇而從賊境脫回之人及彼地投順我朝之人
俱言賊勢窮蹙人心離散似此則遣兵進討未嘗不

可但
皇考當年聖意與朕本心俱不欲勞師遠涉而駐兵防守
邊界又未免時日既延將士久勞朕心不忍朕意且
遣使臣前往準噶爾面見噶爾丹策凌曉以利害諭
以寬大之恩自開其迷悟從此畫清疆界彼此不得
踰越若北路大將軍平郡王將進駐科卜多之大兵
仍撤回察漢叟爾以釋賊人疑懼之心若噶爾丹策
凌聞朕諭旨啟其悔心之萌一一遵行則兩路大兵
俱可徐徐議撤倘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俟使臣回
京之日另作計議爲當

雍正十二年八月

上諭六道

初六日奉

上諭陝西領運民人急公敬事辦理軍糧妥協可嘉著巡撫史貽直碩色查明交米多寡之數酌仿從前之例分別賞賚務令均霑實惠

初七日奉

上諭朕聞湖南五寨司文武生童向令麻陽縣訓導兼攝今改流多年應試生童日衆應添設訓導一員專司訓迪又聞永順生童讀書應試者亦多即六里亦有就學子弟似應酌設學校教職以隆作養以上二事是否應行著總督邁柱巡撫鍾保詳察地方情形酌量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頃將軍那蘇圖奏稱向例黑龍江兵丁奉委前往盛京支領錢糧及解送京師物件等差俱係已力備辦行走再修理倉房牆垣應需蘆葦茅草等物由船廠將船運送並載糧所需車輛亦俱取給於兵丁解送胡倫貝爾等處地方口糧亦分交兵丁裝辦等語此等差使俱令兵丁已力備辦行走於伊等生計未便其屬可憫嗣後如遇官差派遣兵丁著計日賞給行糧其修理倉房牆垣等項亦宜動用公項錢糧即在本地牛馬稅銀並官房租銀內支給年底報部銷算

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朕自臨御以來每遇水旱災祲即恐懼修省思政事之闕失虔加省改不肯諉其過於臣民惟是

上天之降災往往其地分疆廣狹不一有隣省俱獲豐登而一省獨遭荒歉者亦有通省皆收而一府一縣或一鄉一里獨罹災沴者此豈

天心有所厚薄於其間哉或由彼地之文武官弁政令乖舛或由本鄉之人庶風俗澆漓其招致之由必非無故不可不敬凛

天威上下各自省畏也即如雍正六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甚覺亢旱是年冬月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此必地方文武大員不妥或無知愚民有干和氣之所致今年六月閒又聞宣化地方苦旱七月杪又有被冰雹之處其大有如拳如鷄子者田禾多被損傷朕思冰雹雖北方所時有而宣府鄉村被災獨甚爲近來所罕見可見

上天垂象屢屢示儆於宣化者顯然若彼地官民或視爲

氣數之適然而不知恐懼戰慄思過省愆是不知敬
天畏
天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其何以感召
天和享百室盈寧之慶乎着該部將朕此旨通行宣諭宣
屬文武官員兵民者人人各自省疚共勉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以迓將來時和年豐之福
十六日奉
上諭湖廣土司改土歸流一案乃總督邁柱委令按察
使王柔辦理者其建立府縣營汛添設官弁兵丁及
一切善後事宜關係甚為緊要王柔踏勘計議之後
應就近具詳督臣候督臣悉心籌畫酌其可行不可

行妥議具題請旨不但事無歧誤即上司下屬之體
統亦當如是也乃王柔屢次具摺直達朕前其中建
置各條未經督臣等公同詳議豈可遽以為準且地
方此等重大事件亦無據臬司一摺而即批發施行
之理揣王柔之意必料督臣已有定議特欲借此一
奏將來諸事竣後可引為己功以誇耀於衆識見甚
屬卑鄙且數年以來王柔條奏苗疆事件甚多其中
不可行者十居八九孟浪粗疎有忝方面之任着嚴
行申飭並將所奏各摺悉行發還
二十九日兵部將馬蘭鎮總兵官石文焯保題鎮
標千總郭世勲等帶領引

見奉
上諭凡武職官員原在人材之精健豈拘漢仗之大小
從來拔補武員之陋習但擇漢仗魁梧者即行保送
是不論人之材技矣朕曾屢次訓誡近覲石文焯保
送之人仍蹈故轍着行文飭知

雍正十二年九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凡軍前發回之官弁兵丁內有曾著勞績及受傷殘廢之人若俱行革退情實可憫著該管大臣詳查官則賞給半俸兵則賞食半餉所降諭旨甚明近聞督撫中有錯會朕意者將軍前發回之兵丁一概給與半餉不思兵丁中有懶惰不肯出力之人稱病退糧希冀還家此等之人不過差勝於潛逃者若與出力受傷之人一體加恩則是賞罰不明何以分勤惰而昭激勸著將此曉諭派兵省分之督提

等知之

初三日奉

上諭朕覽四川秋審本章該撫鄂昌所擬可矜之案甚多其中如吳相周張模苟老與王有臣何一臣唐洪澤李子瑞七案所犯情罪並無可矜之處而該撫強為開脫或稱原非有意或稱無欲殺之心夫鬬毆傷人者律應抵罪若有欲殺之心則為故殺非鬬毆矣據鄂昌強為開脫之詞則鬬毆抵償之條可以不設有是理乎似此婦寺之居心何能膺封疆之重寄至於按察使高維新乃專司刑名之人員且在川已久數年以來之秋審皆其所辦理而前後互異如此前則隨憲德而擬緩決後又隨鄂昌而擬可矜竟無一定之衡有忝法司之職著將鄂昌高維新一併交部嚴察議奏其所擬吳相周等七案著九卿另行詳慎定擬具奏國家刑名最關緊要而九卿秋審定擬尤為讞獄之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輕重不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治假使依樣葫蘆寬縱者任其寬縱嚴刻者任其嚴刻則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臣之集議乎至於憲德昔為川撫今為司寇此本內昔年所定緩決而今改可矜之數案若憲德自以昔年擬罪錯悞則此時當自行檢舉若從前不錯而鄂昌悞改從輕則應於秋

審時據理更定以期平允今伊尚隨聲附和不顧前後之矛盾又何怪九卿之視為泛常潦草塞責耶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或另派大臣檢出定將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有意見不同者准兩議陳奏朕前請旨定奪即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初五日奉

上諭各省所定衝繁疲難等缺多未確當著各該督撫再行詳細查明據實具題如題定之後將來接任督撫仍有題請更改者將原草率辦理之督撫交部議

處其苗疆烟瘴邊遠等缺亦著一體分晰確當具奏
如有疎忽亦照此議處
又奉
上諭直隸營房墩臺當年李維鈞辦理甚不妥協以致
易於傾圮今若遽令地方官全行修築完固入冊交
代恐現任各員一時難以辦理未免受累著交與總
督李衛酌看地方力量應分幾年次第修葺定議奏
聞俟陸續告竣時報部仍交與地方官隨時修理入
冊交代
十二日
諭古州等處苗蠻人等朕為天下生民主撫御為方凡

有血氣皆吾赤子莫不望其遂生復性以同受朝廷
之德化是以各省苗猺猓獞種類雖殊總無歧視數
年以來漸次經理化其頑梗期為善良況爾古州等
處苗人尤非僻處窮邊者所可比其地介在黔粵兩
省之中與內地民人土壤交錯乃從前惡習相沿罔
知法度恃其險阻出沒無常擾害居民邀截行旅且
即同類之中往往自相仇殺報復相尋以強陵弱以
衆欺寡視劫奪為固然等人命於草芥此等殘忍之
風朕實為憫惻是以於數年前命封疆大臣等經理
化導其怙惡抗拒者不得不懲以兵威而革面革心
者悉加意撫綏俾遊樂土今苗疆諸事就緒凡爾苗
衆皆為服教嚮化之良民矣不但朕民胞物與一視
同仁之懷於茲大慰即爾苗衆亦當知去危苦而就
安全離湯火而登袵席豈非爾古州等處從來未有
之美俗應踴躍慶幸百倍尋常也如果自茲以往戢
賊之念不萌頑梗之心不作安居樂業守法奉公樸
者優游於耕鑿秀者沐浴於詩書爾等苗衆與土著
之民一同上進且使爾子子孫孫服疇食德永永受
國家教育之福豈不善歟今因苗疆奠定特遣大臣
會同該省文武大員親歷古州等處宣朕諭旨並加
賞賚爾等苗衆其仰體朕心祇遵朕訓父教其子兄
勉其弟族黨親朋互相勸勵共敦善俗永息刁風以
副朕育正羣生之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
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
息其事此風最為惡劣士為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
當祗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陵之習況
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凡
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憤
借罷考為挾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
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
以致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係匪淺

嗣後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陵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儻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即全停考試天下人材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之輩是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惜如此定例庶亦整飭士習之一端著該部妥議通行

二十一日

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秉至公庶幾大小獄訟歸於平允胷中不存一物但有一片公心猶恐人之情僞難窮未必事事協於至是何得先存一從

寬之見或先存一從嚴之見橫據胷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眼泰山在前而不能覩豈能得其實情既不能得其實情何由歸於平允又況挾私徇情顛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爲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爲尋常蓋熟習漸染之爲害也如此何况爾等日日習見豈能免於輕率務須保任此心雖經百遍常如初見之怵惕方可用刑更須將面前聽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實之不得果能

時時刻刻惟恐有一夫之冤事事不輕放過自然不生推諉之念怠玩之心不忍不勤不忍不慎矣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即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案件之情形若非實心辦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閒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貪戮暴正所以爲集福之基如其偏嚴偏寬畸輕畸重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爲求福之道斯則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愼之

又

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平心靜氣將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路必爲之細細推出惟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於法不敢因一時之見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亦必推情度理必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於寬總之用刑期於公當斷不可先存一寬嚴之見於意中也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設身處地詳愼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寬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處事始則矜持久而漸熟未

必不輕忽任意朕平時每於小事一一體認知心之安與不安總由於習之慣與不慣耳爾等初任刑官之時視用刑無不生畏懼之心者久而習慣遂視爲固然毫不介意其中保無錯悞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冤民矣

二十三日奉

上諭四川省敘永廳與永寧縣同處一城從前隸四川縣屬貴州廳縣各設稅口嗣經兩省會勘將永寧縣改隸敘永廳管轄所有田地丁糧已照川省條例經徵惟稅課一項仍是廳縣兩處俱收未免重複嗣後著將縣稅裁除只留廳稅其一切貨物俱照川省之例徵收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史貽直等奏報陝省秋禾受旱水田仍可有收而旱田收成分數大減現今秋社前後乃秦民種麥之期必得甘雨應時始能播種是以農夫望雨甚切等語覽所奏情形若將來得雨沾足則明歲夏收自有可望但今歲秋收既歉則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糧或致騰貴兵民人等自應行接濟之處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籌備今陝省與河南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間撥運豫米十萬石自水次裝載直抵西安已有成效上年曾令河東總督王士俊於沿河州縣水次貯穀三十萬石命將上年豫省漕米截留易穀以備陝省之用是豫省備運陝省之米甚爲充裕儻明年陝省有需用之處著史貽直等一面具奏一面即將需用米數行文王士俊料理照上年之例由水道運赴西安應用將此併諭王士俊知之

二十六日大學士等以湖廣秋審冊內斬犯易孟臣與服兄易向倫因灌田互毆易向倫越七日殞命一案請

旨奉

上諭按律卑幼致死有服尊屬加重至擬斬立決所以厚倫紀植綱常也但其中情罪有實在可原者法司限於服制按律定擬朕詳慎原情於法司覆奏之後仍令九卿議奏九卿反覆推研改爲監候夫以立決之犯改爲監候於本律已爲末減然斬絞仍屬死刑從來命案當以致死不致死爲斷若尊屬之死果由卑幼所致則按律立決法無可寬若實未嘗致死尊屬則不當坐以致死之罪由此入彼理無兩是今九卿之所以改爲監候者以尊屬之死不由該犯所致也尊屬既不由該犯毆傷致死徒以一時抵觸適遇其數當自斃而加以斬決重辟於理似不甚協當此案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再行詳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鹽政關係國計民生所當加意整理而兩淮鹽務之積弊更甚於他省此中外所共知者大約鹽法之行必以緝私為首務私靖則官引自銷轉輸便利裕課恤商皆本於此淮南江廣口岸寬闊如果私鹽杜絕何慮積引難銷惟是緝私一事地方督撫大吏非不遵奉辦理但以不關切己之務有名無實聞今年江廣口岸鹽壅價減急難銷售皆由鄰私充斥之所致蓋兩淮行鹽地方江西河南有浙私蘆私之侵越而湖廣之川私粵私為害更甚現今雖於各處私鹽隘口設立巡官巡役似為周密而地方文武官

弁不肯實力奉行一任兵役人等網利營私如商船夾帶原應秉公盤查而往往視為利藪多方需索恣意搜求以塞巡查之責轉為平民之擾累至於大夥梟販則慮其拒捕或畏難故縱或受賄得錢其拿獲到案者該地方官弁又視非專責姑息養姦以卑作輕以多報少朦混草率不能據實審結以致立法雖嚴而鄰私之肆行如故在江南督臣亦不過責成所屬地方至咨會鄰省即未必有呼輒應此私販之所以難禁也年來朕留心訪聞甚確用是特頒此旨曉諭湖廣等省督撫等務矢公心視鄰省之事為己事嚴飭文武官弁同心協力使川粵浙蘆之私鹽不敢

越界橫行則兩淮積壓之引易運易銷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儻既經曉諭之後仍有失於覺察者一經發覺朕必於該督撫是問

雍正十二年十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三日

諭刑部江蘇秋審冊内情實之曹坤致和等數案爲世臣向在江蘇巡撫任内並擬緩決經九卿等改正甚是從來姑息長奸爲害於民生最大刑官斷獄失入失出皆非平允若以亂法弛刑希圖種積陰德是爲世臣之擬緩決則爲寛厚九卿等之改情實即爲苛刻矣誰無心腑誰無子孫豈肯酷虐無辜上干天譴乎但國家立法應生應死律有明條援諸天道則縱惡濫刑均傷和氣要在至公無私而已古云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督撫大僚受封疆之重寄其於該省地方官吏之黜陟錢穀之度支固爲要務至於刑名尤爲緊要無論斬絞重犯不當纖毫草率即輕至徒杖必須詳慎在聽斷者遇此等案件或以徒杖罪名非同重辟略加責問便圖完結不知受徒杖者離父母棄妻子跋涉遠道託跡異鄉甚至僵仆中途呻吟牀簀辛苦慘切申愬無由即或未致顛連而因被責辱無聊失業抱痛終身用刑者不可不慎也爾督撫等並宜念之戒之

初五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甘肅等處地方辦理軍需民人等輓輸効力朕心深爲軫念已屢加恩澤以示嘉奬前據督撫等奏報今年春麥夏禾收成俱好朕心甚慰今聞秋禾有兩少之州縣如階州靖遠縣環縣數處收成不足民食稍艱或他處有似此者亦未可定著劉於義許容確加訪查所有歉收之處或應蠲免或應停征其乏食之民如何撫恤一面定議奏聞一面即行料理若西安所屬有秋田被淹之州縣著史貽直碩色亦即確查奏聞照此辦理

初七日

諭内閣及刑部朕思欲小民各得其所亦非必不可得之事如内外大小各官果皆知爲臣不易之道實心

實力教養斯民雖不能俗易風移亦可使之安居樂業若以小民犯法謂與已毫無干涉是視斯民之痛癢漠不關心矣夫州牧縣令不特民之父母亦民之師長也須刻刻提撕教誨不啻訓課蒙童與之講解自然漸漸開通常有諄諄與此人言而旁聽者竟能領會故知教學之法貴優游漸漬非偶爾宣講上諭便可謂教民也即如招冊内案件俱係爲上者不能教養所致而不肖有司何欲營私壞法納賄狥情朕不知伊等實具何等肺腸天下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不可多得下愚不移者亦少惟中材之人最多全賴有司誘爲訓迪凡良善者扶持之兇暴者懲治之

使百姓曉然於良善之不受禍而兇暴之不能保則誰不勉為良善之徒乎夫神明之道實是體物不遺古聖賢云無愧衾影蓋見得隨處有神明所以如此戒謹耳神明之道信以為有便有若以為無便無信以為有而時時誠敬厥後必然受福若以為無而事事欺謾厥後必然蒙禍理有一定毫髮不爽也

又奉

上諭西路軍營發回兵丁內對敵受傷已經殘廢之傷秉義著給與半餉其曾經受傷起用之張自成等准於病愈之時收伍食糧仍註出兵一次至於並未受傷因病回家各兵丁等若槩作出兵一次則開藉病退諉希冀還家之弊今伊等既情願起用許其頂補食糧不准作曾經出兵之數再遇有拔補千把等缺凡係告病回籍病痊復用之人著該督提等將可用情由聲明另疏具奏送部引見請旨此旨通行八旗各省永遠遵行

初九日奉

上諭據御史張考奏稱各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要缺例應該督撫題補者從雍正九年至今尚有未經題補之缺未免懸缺太久署理之人未必實心効力事務廢弛如果不得其人亦應奏請簡補等語朕將該御史所奏交與吏部詳查據奏數年以來各省同

知通判知州知縣等官有未經題明委署亦未咨部者共十六缺又有曾經咨明委署未曾題補者共十五缺朕思各省要缺交與該督撫題補者蓋以緊要地方必得才能熟練人地相宜之員而就近揀選又不至曠延時日於公事有益今此數省之缺有一二年未經題補者有三四年未經題補者雖各處皆有委署之員然署理日久未分優劣亦不定以期限驗其考成彼將視地方之事如同膜外殊非鼓舞激勸之道是加意於要缺而轉至於事務廢弛亦未可定如果該省不得其人則當奏請簡補不應任意遲緩況其間有題署咨署者亦有不題不咨自行委署者辦理亦不畫一著行文此數省督撫其有出缺至二三年未曾題補者著伊等將緣由明白回奏

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六月間江蘇地方雨水稍多州縣低窪之地有被水淹浸收成歉薄者朕心軫念且恐將來米價漸昂不可不預為籌畫著將乙卯年江南起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於被水成災之州縣各就近留一萬石或五六千石於被水不成災之州縣量留三四千石俟開春市價增長之時將此平糶其成災田地應徵新舊條銀若仍行徵輸小民不無竭蹷著緩至來年麥熟開徵再本年應納南漕等米亦准緩至明秋

折納所有被災地方無力乏食之窮民據該督等奏
稱已動公項酌賞但冬春之際此等民人覓食艱難
應動支倉穀分別賑濟毋令失所著該督撫悉心辦
理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務令均沾恩澤
十二日刑部奏中城營兵劉天忠犯罪擬絞查係
獨子應否准其留養奉
上諭凡命案擬抵之犯奏請存留養親者朕常矜其情
罪開恩准其留養此本內劉天忠用鞭打逐無名之
人傷非致命若論常例未始不可從寬但此病人在
車馬往來之地僵臥難起則其狼狽可憐之態即行
路之人見之亦應惻然動念設法安頓救濟劉天忠

身為汎兵自應照管或報知營弁乃不但無憐憫之
心且用鞭梢連打數處逐令他去未幾身死雖傷非
致命而其存心殘忍已甚不可不加懲儆劉天忠不
准留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六日奉
上諭向以浙江吏治營伍俱須整理而浙閩總督駐劄
閩省未免隔越是以特授李衛為浙江總督兼管巡
撫事務此係因時制宜一時變通之策並未永著為
例也今浙江事務經李衛辦理以來已漸整頓而程
元章又以伊之才力難兼總督巡撫鹽政三重任恐
致曠悞為辭頃郝玉麟來京陛見朕看其才具精神

足以貫注兩省著仍照舊制命郝玉麟為浙閩總督
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
又從前降旨將廣西一省暫隸雲貴總督管轄者因
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苗猺應辦事務若非該督總
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不靈今苗疆用兵事竣諸
凡就緒而年來內外臣工多有奏稱廣西距雲南路
遠廣東路近不若仍舊之為妥便者滇黔兩粵情形
本是如此即朕之初念亦不過暫令雲貴總督管轄
俟苗疆事竣仍可照舊非謂尹繼善不能兼管　對
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東之處著九卿會議
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向因倉場米石關係緊要在京十倉每倉或都統
或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各派一員專任稽察之責
於倉場不無裨益但從前未定更替之期現在各員
中有歷至三四五年尚未更換者朕思日久因循易
生懈怠且或偶有疎虞該員恐干失察因而掩飾彌
縫亦未可定著定為三年更換之例屆期各倉一同
更替若有接任之員未滿三年即屆更換之期者亦
一體更換庶稽察嚴密而瞻顧之弊可免該部即遵
諭行
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航魯奏本旗承辦虧空有

應賠軍需銀兩應不准查免奉
上諭祖魯所奏是凡軍需項下虧空銀兩不准查免屢
降諭旨甚爲明晰今據祖魯此奏是該旗竟有將軍
需二字藏匿而巧借代賠核減等名色以僥倖邀恩免
者一旗如此則他旗可知著交與八旗大臣及該部
堂官詳細確查若有似此情弊其已經朦混邀免者
著即查參其現查造冊尚未具奏者即行刪除免其
參處
二十日吏部將各部院保送員外郎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福壽七達俱保俸滿之員若即實授員外郎旋可

陞用郎中未免太速福壽著以主事銜署理藩院員
外郎事七達著以主事銜署戶部員外郎事俟三年
後辦事稱職該堂官具奏請旨實授伊等主事員缺
照例開選至欽天監保送之監副永安不過通曉曆
法於部務未必諳練不稱保舉嗣後保送部員將欽
天監官員不必保送
二十一日護軍統領滿泰奏出征之護軍參領兼
嚮導官石圖等誤領雙俸請按季扣還奉
上諭前因嚮導官出外行走之處甚多是以給與雙俸
數年以來朕並未出巡嚮導官在家不應坐食雙俸
至於出征嚮導官其員缺並未另補乃亦給與雙俸
滿泰等瞻徇多年至今始奏稱出征嚮導官誤領雙
俸請將伊等俸餉坐扣還項殊屬悖謬此應還雙俸
即著落辦理錯誤之嚮導總管塞爾弼滿泰蘇爾泰
等將伊等俸銀俸米坐扣還項其嚮導官給與雙俸
之處俱著停止如有稔知路徑詳記地名於嚮導任
効力行走者著嚮導總管保奏給與雙俸嗣後著嚮
導人員俱加意學習如二三年後嚮導人員仍有不
知地名路徑者朕惟嚮導總管是問
二十二日奉
上諭
壇

廟乃關祭典之處俱當潔淨嚴肅
太廟
社稷更宜恭敬故派太監等專責以掃除之事又派旗員
輪班看守若非祭祀之日一應官員不許擅入原係
定例近聞在內住宿之太監等將伊等親友縱令出
入行走看守之旗員亦將朋友引入廊院乘涼此皆
平日懈弛之所致也著交禮部太常寺嚴查禁止割
草之人令太常寺酌量選擇數名令其敬謹除治並
交與內務府御史等不時詳查如有容留閒散人等
推故混入者即行指名題參嚴加治罪如仍前懈弛
經朕聞知定將禮部太常寺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

部議處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儀文以為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筸紅苗甫經嚮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奇瑞又據侍郎蔣泂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

墾以來人烟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也農共訝為奇觀稱為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本之先資邊徼屯田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俱經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糗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心聞之定為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泂奏摺及穀本圖様發出共觀之

二十七日諸王大臣等奏賀

景陵瑞芝並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今歲元旦立春喜遇四寅仰蒙

上天特賜盈尺之瑞雪朕心感慶期與臣民共相黽勉自春及秋直省地方雨暘時若除直隸江南近水數縣河水有漲溢之處陝西數縣得雨稍遲外其餘則甘霖應候禾稼豐登雖不敢遽稱大有之年而各省年穀順成大率相類誠為罕覯此

上天

聖祖賜祐國家顯然昭著者今當萬寶告成之候西師報捷之時欣覩瑞芝九本産於

景陵寶城最近之山屈指數年以來三秀之瑞已經四見

寶乃

上天恩賜以表彰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欲使中外臣民咸知樂利養恬共享昇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所留貽非偶然也據此則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昭示中外於理應行至謂朕純孝所感朕實愧不克當並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天津北倉存貯截漕漕運米石原以備附近州縣
不時之需但收貯年久難免折耗若不定准銷之例
則地方有司不無賠累之苦其准銷耗米數目及如
何鋪墊倉廒料理防護之處俱照通倉之例行著戶
部查明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都統李禧奏稱家選兵內有將俸餉抵買入官
人口其俸餉未扣完而挑選出征者經本旗前任

都統等參奏追還原賞伊主銀兩但自出征以來已
經二載其家選兵之父母妻子俱係伊主養贍今若
追繳賞銀恐有無力養贍者非所以仰體皇仁等語
此等家選兵丁之妻子既在各本主家養贍數年所
有賞過銀兩免其追繳似此八旗入官之人挑選出
征者著各該旗大臣等查明將伊等之妻子俱於本
家撤出照原降之旨作為另戶其本人未回京之前
應如何安插照看之處著該旗大臣酌量料理
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鬭狠而族大
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眾盛欺壓單寒偶因口角

小故動輒糾合族與持械鬭爭釀成大案及至官司
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惡習相同而
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甚著名者朕思上天陰騭
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五
方之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東西南
北所在皆然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禀獨異者其所以
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凌漸成積習耳之所聞目之
所見皆剽悍桀驁之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
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知也其中豈無善良之人
不過自潔其身固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可
為浩歎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迪內外黎庶諄

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
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知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
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獦獠之人近亦頗知革
面革心有欣欣嚮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
苗眾等之悔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
身法網乎朕心深為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幾
捷於影響作奸犯科之人既為王法之所不宥必為
天理之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關判然兩途然則爾等
亦何所憚而不為善何所利而為不善乎大抵居鄉

之道親睦爲要保身之道循分爲先毋以强陵弱毋
以富欺貧毋以智傷愚毋以衆暴寡毋爲行險僥倖
之事毋爲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爲一體隣里
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爲義
鄉行可表爲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至樂至
利之事至安至適之境無過於此況閩省文風頗優
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爲
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爲
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
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
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副朕

一道同風之至意
十二日湖南巡撫鍾保參奏原任布政使鄭任鑰
冒銷耗羨銀兩前任巡撫魏廷珍等徇情准銷請
著落分賠奉
上諭各省存公銀兩原以備該省公事之用蓋地方公
務繁多若無辦理之資必致官民並受其累是以再
四籌畫存貯此項以本省百姓之輸將充本省公事
之用度建至數年之後果有贏餘如河南山東兩省
朕即降諭旨將該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而以
存公銀兩補之是仍以百姓之物還之百姓並未收
入公帑也乃督撫藩司中竟有庸鄙之人以此項爲

分外之物無關考成可以取攜任意者或充私用或
狥私情上不知仰體朕心下不知愛惜民力朕爲此
已屢降諭旨訓諭再三今據鍾保參奏湖南撫藩各
員此即濫用公項之敗露者鍾保不事瞻狥據實陳
奏且使將來經管之大員知一涉茍且難辭任數載
之後尙不免於糾參各加謹慎於公事大有裨益鍾
保著交部議敘摺內所開濫用銀兩於魏廷珍王朝
恩二人名下著追還項
二十三日奉
上諭凡標營大小武弁均係職典戎行有官守之責者
至於執事應差之人悉皆入伍兵丁非如文職之胥

吏皂役可比均當愛惜其力以備行伍之用朕聞外
省提鎭赴任時第一次批令千把總一員帶兵役數
十名及儀從等件越省迎迓第二次則令守備一員
帶兵役百餘名迎至交界第三次則係中軍官帶兵
數十名沿途迎候至於副將參遊等官其所轄弁兵
等有至交界處迎接者有至舊任駐劄處迎接者新
員赴任常無定期以至弁兵在外淹留曠廢職守且
途次資斧非動公費即出己貲公費乃軍裝器械之
需己貲乃仰事俯育之項以迎迓之虛文而耗公私
之實用此等陋習不知起於何時遂至相沿未改此
即提鎭等不能體朕愛養弁兵之心之一端也著該

部傳旨嚴行禁止並將如何迎接之處斟酌定議俾大小武弁遵守通行倘有違越不遵者並嚴定處分之例以示懲儆

又奉

上諭今歲春夏間陝西地方禾麥頗好及至仲秋間有雨少之州縣如甘肅所屬則有階州靖遠環縣等處西安所屬則有臨潼渭南高陵涇陽三原醴泉富平同州郃陽澄城韓城朝邑華州華陰蒲城潼關以及榆葭二府州所屬等處朕心深為軫念特諭該督撫速籌蠲免賑卹並轉運接濟之策務使貧民不至失所茲據劉於義許容奏稱階州及靖遠縣環縣本年

錢糧及應徵舊欠已槩行停徵俟明年夏收後再行徵收至乏食之民已按照成例計大小口借給口糧以今歲十月起至明歲四月為率統俟夏收後徵還或其他州縣有一村一堡被旱薄收者亦照階州等處之例辦理等語據史貽直碩色奏稱西安所屬州縣秋間雨澤愆期嗣於九月內大沛甘霖所種之麥滋潤暢茂明歲夏收可望現在糧價有減無增約計本地存貯穀石足以接濟明春之用無庸借資於豫省至本地錢糧百姓感戴皇仁且値連年豐稔已經完納十之八九亦無庸加恩蠲免惟從前借糶之穀糧應於秋後還倉者今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既有薄收之屬若再催還借糶之項誠恐市價增長民力維艱應請暫緩徵買統俟明秋還項則民力可紓等語劉於義史貽直等奏報地方情形已悉階州等三州縣乏食民人所借之口糧俱著賞給明年夏收時不必徵還所有本年未完之錢糧亦著蠲免明年不必補徵其應徵舊欠著槩行停止仍令劉於義許容督率有司加意撫綏務令小民得所至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屬百姓所借之倉糧亦著賞給明年不必交還其糶出之穀於明年何時買補還項著史貽直等酌量具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賞各省兵丁生息銀兩原交與該管大員善為

營運以濟其緩急之用從前有草率從事者即將此銀借給兵丁收取利息以為賞恤似此辦理甚不妥協朕已降旨調飭嚴行禁止近聞仍有無識無能之總兵官希圖省事暗中借給兵丁者又或有各兵假託商人借領之名而其實自用官銀繳利者朕思兵丁切要用度莫大於吉凶二事朕既已賞給官銀則二事可以粗備至於尋常衣食之類無銀則可節省有銀易至輕費此乃人情之常今見有官銀可借一時用去而將來補償無資其拮据之苦仍兵丁身受之豈朕愛養加惠之本意乎若兵丁假借商名領銀

繳利更為不可兵丁既非殷實之家又非久慣貿易之人虧折後從何賠補不但領銀之兵受累於目前且致將來之兵不能霑國家之恩澤此顯然可見者著各該管大員一一清查若有似此情弊速行更改倘官銀不敷營運不妨據實奏聞或地僻難於招商不妨輕減利息若取兵丁之息銀以為賞恤是以朕惠兵之心而成將來累兵之舉則該管大員經理不善之罪無可寬貸除從重議處外仍將虧欠之項責令賠補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

上諭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臣以巡撫兼司鹽政所有稽私一事必賴弁兵協力同心始克整頓仰懇天恩凡有關於鹽政事宜容臣仍令各鎮協營照舊分派督緝倘敢歧視怠忽許臣據實題參等語夫凡經理鹽政必以稽私為第一要務從前將理鹽務推總督李衛管理兩浙時恤商裕課事事妥協實無有出其右者程元章接任之後朕諭令倣照舊規毋得紛更成法乃伊管理以來兩浙鹽務雖不至於敝壞聞亦漸不如前今此奏蓋亦惟恐將來鹽政漸弛而預留地步以武弁不歸統轄為卸過之計獨不思程元章為總督已數年而鹽政漸不整理又豈武弁呼應不靈之咎耶著照程元章所請凡揀選將弁及一切兵馬營制聽督撫郝玉麟辦理外其有關於鹽務事宜者各鎮協營聽程元章派撥督緝倘有歧視怠忽者即據實指參似此文武合為一體弁兵聽其督派倘鹽務稍有不整則責有攸歸矣

初六日奉

上諭據往良鄉等處八城查閱兵丁之護軍統領伊爾泰奏稱查閱良鄉等處八城兵丁騎射人人勤習俱

已嫺熟且能清語其雄縣兵丁五十名內射箭優者
一半甚嫺熟者一半去年伊等騎射不堪並不能清
語本旨將該管協領岡克禪防禦沙渾沙爾圖革職
仍於彼處枷號另揀官員訓練兵丁等人人成慣奮
勉力學今皆至於嫺熟等語兵丁等世受國家豢養
之恩人人勤於當差熟習騎射技藝清語以圖報効
該管大臣官員盡心管教使之上進俱係職分當為
之事若不知互相鼓勉只圖安逸疎忽怠玩日流而
下漸至不堪勢必俱獲罪戾如果上下互相勉勵何
所不能但患不勤耳昔
太宗皇帝聖訓有云管兵之人宜率衆勤習騎射技藝若

不預行學習一旦行軍將何以戰丈夫技藝無過騎
射畜白飛之鷹亦可搏雉調不語之犬無有不馴此
眞
至聖之論凡膺管轄之任者俱宜盡心不時勸誨俾勤習
一應技藝兵丁等人人醒悟勤於學習不久自然熟
練將軍大臣等如不勤加訓練致兵丁等不行學習
技藝生疎撫躬自問是誠何心若止合無知愚少一
時之鄙見而不計及國家關係之重大寧不有負大
臣官員之任乎嗣後仍有似此疎忽不勤加教誨訓
練者朕必將該管將軍大臣等治罪為衆人警戒斷
不姑恕

初七日理藩院將厄魯特貝子多爾濟色卜騰懇
請另給游牧之地一案具奏奉
上諭爾等傳諭多爾濟色卜騰人之壽算俱有定數並
不關地方之故若地方之水土不服則無可如何豈
可因心內疑惑之故即欲移游牧乎況爾現今欲移
之地界在巴林科爾沁二旗分之間而爾之屬下俱
係厄魯特若混入扎薩克等游牧內雜處將來彼此
不曉別生爭鬬之端亦未可定已經居定之處不可
頻頻移徙屬下之人亦甚勞苦爾因一時狐疑故存
此意見今聆此諭旨省悟之後亦應自笑其愚也至
伊所請借三年俸銀之處著照所請借給

初八日正黃旗漢軍都統甘國璧參奏原任佐領
劉喻等欺隱餘地請交部議處奉
上諭八旗餘地歷來欺隱甚多若逐件參奏治罪未免
紛擾此案免其交部八旗有似此參奏交部之案著
各該旗査明咨部免議並傳知八旗通行曉諭將欺
隱餘地俱令自首免罪嗣後倘仍欺隱不首一經發
覺定行加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兇番不法官兵已經
剿滅餘黨亦已就擒叛犯之律所有家屬一併緣坐
朕念此等愚番貪頑無知究非漢民可比從前妄行

不法罪在正犯其眷屬散處各社未必知情今當平定之後若一一搜查不無牽累驚擾用是格外開恩免其根究該督撫提鎮可仰體朕心妥協辦理以安番衆並將朕諭明白宣示咸使聞知倘朕如此開恩而愚番等仍不知感激再行干犯法紀者則是自外不靈之番不可以恩惠化導朕必加以重懲

又奉

上諭廣東督標左營參將陳其瑛來京引見奏稱伊母年已八十餘懇請給假暫回貴州原籍省視再赴新任等語朕觀陳其瑛漢仗好人亦明白伊母年逾八旬貴州與廣東相隔路遠難以迎養著交與湖廣總督邁柱遇有湖南副將缺出將陳其瑛題補俾得就近事奉伊母以盡子職

又奉

上諭旗員內曾因獲罪鞭責枷號者若不論其情罪一槩永遠廢棄不准保爲復用則伊等志氣灰頹無復上進之望情亦可憫此等人員果有可恕之情能改過自新出衆奮勉効力者仍准該管官員保送但將獲罪枷責情由聲明具奏不得狥私隱匿

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甘州地方於上年正月內有提標兵丁王哲等六人行刦張掖縣民陳進孝家傷害事主陳訓一

案又本年九月內有張掖縣民李福家一連兩夜被盜刦去糧食衣物並將事主綁縛打傷十月內有張掖縣民王建文家被盜刦去糧食衣物銀器二案拿獲盜犯俱係甘提標兵現食馬步名糧者從來甘肅一帶民風醇朴從無大盜刦奪之事況今歲河西各屬俱獲有收糧價較往年平減且涼肅二鎮兵丁各安靜守法何獨甘提標兵輒敢數十成羣公然盜刦該管弁員平日所司何事如何訓練約束竟至兵丁肆行無忌如此署提督劉世明由侍衛微員朕加恩用至提督總督榮顯之職伊在總督任內毫無善績可稱其弟劉錫瑗竟牽連於山西叛案之內朕猶格外開恩赦宥之後因西路領兵需人念伊熟悉邊地情形特授以副將軍之重任豈料伊一到軍營諸事委靡退縮全無奮勇宣力之意西陲弁兵無不恥笑之其罪與五格等朕猶念其久歷戎行不忍遽令廢棄仍令署理甘州提督印務以爲贖罪自新之路豈料伊在任二年一味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同膜外朕屢次訓飭竟不悛改即如杭奕祿在彼役使弁兵騷擾驛遞伊並無隻字奏聞其他廢弛怠玩者不可枚舉今伊所轄兵丁目無國法刦奪橫行擾害良善實屬希有之事聞之令人髮指不識劉世明具何心胸而負恩溺職至於此也劉世明著革職拏交署

總督劉於義會同巡撫許容將兵丁行刼各案及縱兵爲盜負恩溺職情由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其任內所有資財等物著劉於義委官確查封貯本籍所有財產著王士俊委員查封以待審訊結案再行請旨甘州提督印務著副都御史二格前往署理內閣學士岱奇現差寧夏有辦理事件俟辦理後前往肅州協助劉於義辦理軍需事務

十九日

諭禮部前據太常寺奏請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恭祭

祈穀壇今據順天府府尹奏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進春朕思祈穀乃新春典禮似不應在立春以前著該部會同太常寺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署陝督劉於義巡撫許容奏報甘省之階州靖遠環縣三處秋收稍歉朕特頒諭旨將該州縣乏食人民所借口糧俱著賞給本年未完錢糧亦著豁免矣今又據劉於義許容奏稱固原廳州所屬之平原所下馬關一帶及靈州所屬之花馬池中衛縣所屬之香山又接壤階州之禮縣所屬大潭一里各就一隅而論收成分數實有不足應徵錢糧請酌量寬緩其乏食之民亦酌量借動倉糧加意安頓等語下馬關等處秋收既屬稍歉著將該村堡本年未完錢糧一體豁免其乏食貧民所借口糧亦一體賞給至其餘州縣如來春有應行接濟之處著劉於義許容隨時酌量加意撫綏

又刑部議覆廣西南寧府屬之遷隆峒差目越佔安南地界一案奉

上諭從前渠那設隘既由姦民廖廣園利唆令遷隆土官黃震中妄禀而勘界員弁惟聽土官之言遂爾立隘設防今經該督撫等查明渠那地方實非遷隆所屬之內地已將汛梯隘移置於剝馬村板蒙隘移置於柏心村中外之界以十萬山下小河爲限並將廖

廣園黃震中等分別治罪著總督尹繼善巡撫金鉷將勘明地界改設隘口及渠那地方給還安南遵守各緣由備細明白行文該國王令其知悉並飭令守隘員弁不時巡查無得縱放內地姦民出境騷擾以副朕懷柔遠人至意

二十一日兵部議覆進勦南北西三川并梟子山等處有功人員應按各該督所分等次照例議敘

奉

上諭軍功議敘乃國家賞功之大典必至公至確始足以表彰勞績鼓勵軍心從前梟子山棋子山征勦一案乃年羹堯岳鍾琪張大其事有意捏成者卽在事

効力官弁亦不過以伊等私心任意開入冊內冀邀
議敘並無功績之可紀凡桌子山棋子山冊開官弁
俱不准議敘若從前有已邀議敘者著該部查明註
銷其南北西三川西海効力人員仍准其議敘

又刑部議覆土司田旻如拒敵官兵一案奉

上諭田旻如畏罪潛藏投繯自盡尙與抗拒官兵者有
間者從寬免其戮屍凡田旻如之孽皆出自作其脅
屬及脅從之人俱係聽伊指使情有可原所擬斬絞
各犯俱著從寬免死交與總督邁柱分別安插別省
居住田旻如之衣飾等物仍賞給田旻如之妻子其
田產亦不必入官著查明變價亦賞伊妻子以為度

日之費所有牽連治罪各犯著邁柱酌其情罪減等
發落其首先繳印之石梁司長官張彤柱著賞給千
總職銜支食俸薪以示獎勵

二十二日奉

上諭畿輔為天下首善之地是以各府州縣童生入學
之數昔年曾加恩增添以示鼓勵惟宣化府屬之蔚
州從前原隸山西廣平府屬之磁州從前原隸河南
及改歸直隸之後入學仍照晉豫原額未與直隸一
體邀恩又新從山西改歸易州管轄之廣昌縣雖係
山邑而入學之數尙不及直隸之小縣此兩州一縣
均當酌議加增者再者每遇鄉試之年宣化府屬另
立旦字號與奉天府屬夾字號額數相同各取中三
名今宣郡人才較前漸盛又添蔚州一屬應取人數
加多查夾字號前已廣額一名則旦字號亦應加增
中式之數著禮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鄉會兩闈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密令肅
風淸始足以遴拔眞才屏除弊竇朕聞各省鄉試之
年官字號士子入闈者往往監臨提調等官有差人
餽送飲食果品之事此雖無關於科場作弊然當關
防嚴密之時有人往來號房難保日久無僱倩傳遞
之弊且恐民卷中之有力者亦可借此作奸犯科不

可不防其漸嗣後著通行禁止倘有仍蹈前轍者一
經發覺即照科場作弊例將與受之人一同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已堵築三分
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尖山夫役每日給工銀二分
六釐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趲築工
程之候著照引河挑夫之例每日加銀一分四釐共
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
分四釐六毫今運送多資人力著每方增銀六分俾
夫役等工食寬裕努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

雍正十三年正月

上諭六道

初八日諸王大臣等奉

上諭今日諸王大臣等以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慶雲見於雲南之大理等府又見於廣東之高州府又山東寧陽縣產瑞麒麟嘉瑞駢臻仰見

上天慈恩福佑具摺稱賀朕向不言祥瑞非爲謙讓之虛文也歷年以來各省多有慶雲之瑞茲又值朕生辰雲南廣東兩省同見雖屬

上天昭示嘉祥但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歲獲豐登萬民樂利斯真可謂

上天慈佑前者河東總督王士俊曾具摺奏報寧陽產麟朕即批示訓勉之令爾等王公大臣果能砥礪公忠爲朕分猷宣力是乃人中之麟方愜朕之願望方堪爲朕稱慶爾等爲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萬事咸宜何由使封疆之吏大法小廉萬民安業朕之願望常多未滿則斯產麟何足深慶若以產麟爲朕德所感益屬朕所不居傳言誠能格天朕十二年來懇切至誠時時訓誡爾諸王大臣所頒諭旨不下數千萬言而諸王大臣尚未盡能激發天良公正無私實心辦理國家政事則是朕於人心未盡感格而謂能感格

天心實不敢自信也朕惟益加黽勉爾諸王大臣亦當各思何以答朕諄諄期望之至意夫君臣一體無不可言之情使爾諸臣果能正直廉潔而家計不足有奏知於朕者朕亦易爲給與若受朕訓誨而猶以貪墨無厭居心則是爾諸王大臣終身無感格之日朕亦實無計以感格爾諸王大臣也卿等當思朝廷一絲一粟皆天下之民脂民膏如朕今者解衣以賜此衣雖被於朕躬實未嘗成之於朕手採厥由來仍是萬民脂膏豈朕所得而自有哉凡一絲一粟用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令教養民生之人食其美報朕

與斯人兩居其是用不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供剝削民生之人恣其暴殄朕與斯人兩居其非如其是耶朕亦何可言功如其非耶朕豈得不引爲己咎爾諸臣自思之必如何而後可使君臣之施受常居其是又何忍受君之恩而轉使君爲爾等受過乎夫大小臣工各有職業孜孜矻矻尚恐曠廢安得有寸晷餘閒優游逸樂如果無可辦之事有此一刻淸閒此即

上天所賜之福當及時思其職業何事當爲思其過愆何事當改豈有放逸其心別尋消遣之理主敬二字實不可以須臾離者如果時刻主敬則昏惰自去精明

自生有事無事心常惺惺斷不肯別尋無益之消遣
以致縱欲敗度爾諸王大臣亟須自問猛省畢竟此
身欲成何等人物豈可不日加奮勉各以人中之麟
厚自期待實心實力辦理國家政事俱成朝廷公正
之大臣將澤被生民感召
天貺使四海九州之大盡致五風十雨之徵此時再感
上天慈佑賀朕瑞祥豈不更勝於慶雲屢見麒麟疊生乎
是乃朕所至望者諸臣尚各勉旃
十四日奉
上諭據台拱總兵官卜萬年奏稱台拱苗民抒誠嚮化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台拱城外瓦厰內踹泥

之牛一隻走失有排略寨苗人收得即同本寨鄉約
牽送入城稟明交還又於十一月十二日居民周文
魁家有牧養之牛走失為排略寨苗人收得亦同鄉
約送還本人臣已均加獎賞理合奏聞等語台拱苗
人嚮化之初即知廉讓之理較之內地拾金不昧者
更為可嘉著欽差侍郎呂耀曾等宣旨獎諭加倍犒
賞並諭眾苗等咸使聞知俾其踴躍向善同受國家
恩澤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每見天下督撫有司等於人命盜案審定擬
時往往曲為開脫以行其婦寺之仁謂寬宥一人可

以種陰德於冥冥之中不知君與臣皆有教養斯民
之責乎時不能殫教養之道使之不陷於重辟雖在
吾君臣有不得辭之過然實伊等干犯法紀自取其
罪國家設立科條原以禁暴鋤姦使人人共守者豈
可枉法以市恩俾受害者含冤飲恨而不得伸效尤
者玩法追究而不知儆乎至於水旱災荒天時有不
齊之數鰥寡孤獨人生有所遇之窮如寧與溝壑而
不肯為匪者率皆良民似此無辜之赤子不幸而遭
他困阨朕以牧養斯民之任倚之天下督撫有司而
不能保護撫綏登之袵席乃視同秦越聽其饑餓流
離此孟子所謂受牧牛羊立而視其死者

天高聽卑必加重譴而顧欲於命盜案中曲活一二有罪
之人以冀倖邀福報何識見顛倒一至此乎朕望天
下督撫董率有司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平時則勸農
教稼闢地墾荒崇儉黜奢儲糧積粟以立其根本偶
遇旱潦必深以為憂即據實奏聞殫心區畫俾澤中
鴻雁共慶樂郊有此濟人利物之功方不負父母斯
民之職即以福報而論較之曲活一二罪人者其相
去奚啻霄壤耶至於樂善好施史稱義舉扶危濟困
人有同心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而繼以任
恤可見任恤之道與孝友並重也鄉里鄉黨之閒原
有休戚相關之誼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在我本

為不多之費而在人已為當厄之施況民有秉彝自
然觀感與起衆擎易舉利益孔多從來天道好還無
有施而不報者此等之人
上天自賜福佑必及其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
一人行善則慶在一家衆人行善則慶在衆姓果然
風俗淳良號稱仁里則和氣致祥天道之感應捷於
影響凡水旱災祲之戾氣悉變為五風十雨之休徵
矣然與仁樂善者乃鄉鄙長厚之風而鼓舞旌揚者
則大吏有司之責如所屬內有紳衿士庶惠愛鄉閭
力行善事存心救濟孤寒該督撫等當優禮褒嘉加
意培植以表揚之有應題請者即行題請朕必降旨
議敘俾身膺爵秩名譽流芳勉之勉之著直省督撫
將朕此旨刊刻頒布務使遠鄉僻壤人人知悉
又奉
上諭八旗所拴官馬下五旗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
員親軍等拴養不時乘騎者官馬之設特以備要事
之用今每日馳驅俾其勞苦何得肥壯著交與八旗
大臣等將各旗官馬務令應養之人拴養該管官員
等不可妄徇情面給與不應拴養之人令其乘騎著
都統等不時留心查驗
二十四日御史張鴞摺奏萬安倉廒坍塌原由奉
上諭國家設立言官原為敷陳公事並非與以言責令

得自便其私也從前屢經訓諭甚明其偶有以已事
瀆奏者俱降旨嚴行申飭張鴞身為御史寧不知之
其遲悞修倉之處被命通保等參奏此案自有査議
之衙門若査議不公張鴞再行陳奏未遲豈有借言
官之職而冒昧瀆陳之理張鴞著交部嚴察議奏
二十八日
諭兵部凡年滿千總發回原任者因其漢仗中平又未
知其効力如何是以發回令各該督提再行試看如
其効力果好遇有守備缺出仍可於各標千總內比
較酌量題補不得因其回任礙於保題兩部可行文
各該督提知之

雍正十三年二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聞得各省武弁中有於該管上司前文稟應對用天恩天喜天顏聖明謝恩等類字樣者且於上司批示稱為接奉硃批者此等謬妄處皆由該弁不諳文義信口稱呼無人指教而文稟之中則憑幕客胥吏書寫該弁目不識丁以致草野無禮至於如此凡該管上司皆有教導屬員之責此等處即應隨時教導俾各知禮節豈有身為職官如此糊塗而該管大員聽其僭妄錯謬而不一加開示之理此督撫提鎮之

責也爾等可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文武生員不准入伍食糧乃歷來定例今朕聞陝甘提鎮所屬兵丁內有文武生員現充營伍而延綏一鎮竟有六十餘名之多在文武生員名列膠庠各應專心舉業嫺習技藝以圖上進豈可又掛名營伍其已經入伍之兵如有粗知文義願應考試者原有准入武場一體鄉試之例不必又附名學校若以一身而兼領兩途必且互相牽制轉致兩誤著署陝督劉於義通行各提鎮將各兵內之文武生員查明革糧令其歸學如有情願革去生員當兵食糧者即行知該學政除名准其留營差操並飭行各營將弁嗣後文武生員一概不許濫收入伍如故違成例一經察出即將該管將弁及該學教官一併題參議處將此並通行各省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聞江南淮安板閘地方有土棍人等開立寫船保載等行由該縣濫請司帖合夥朋充為客商之擾果曾經該關差追帖禁止而土棍等仍改易姓名盤踞淮關上下凡南河北河西河三路豆米貨船內有重載至關口僱覓小船起剝者土棍等輒恃強代僱任意勒索使用不饜不休客商甚為苦累每每觀望不

前此朕得之傳聞者著督撫再行確查倘果有此等情弊即嚴懲禁止毋得視為具文嗣後布政司衙門亦不得濫給牙帖若他處關口有似此作弊者著該管督撫一體查禁

初十日

諭禮部向因貴州等省官生應試者少是以未有取中官卷之例今貴州居官者漸多人才亦漸好且又添撥遵義一府亦應設立官卷其應取幾名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

所差胥役即藉端封捉商船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
工則口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之
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回空商船聞風藏匿裹足
不前既於客商擾累且於關稅虧少查河工裝運物
料原有額設淺船即使搶築之時淺船或不敷用祇
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
商旅著河道總督飭所屬河員嚴行查禁如該役等
陽奉陰違仍前勒索即將該員題參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文武兩途國家並重未嘗軒輊於其間而習
其業者必專心致志不惑於他岐然後有所成就可

以備國家之用每見無識之武臣往往有沽名邀譽
輒稱於營伍中設立義學以興文育材者又有請令
駐防兵丁子弟就近應該省鄉試者此皆舍本逐末
糊塗顛倒之見朕已屢經訓飭而近來尚有如此陳
奏之人不得不再加宣諭以開導之國家之設立營
伍原為折衝捍禦之計營伍中提鎮大員乃弁兵之
表率也意之所嚮衆共趨之今乃浮慕讀書嚮學之
虛名而於持戟荷戈之地以文章翰墨相矜尚是本
業在武而注意於文必致弁兵等相習成風重文而
輕武日久相沿人材漸至軟弱武備亦至廢弛是豈
整飭戎行之道乎彼兵弁之子弟其資性聰慧可以

讀書者聽其延師自課循例考試以圖上進此乃兩
全之道為提鎮大員者何必以虛名倡率使之輕視
本業乎且與其設義學以課文何如設義學以課武
尤為輕車熟路易於有成也況國家文途之人甚廣
用之不可勝用豈尚取資於營伍而為此兩岐之舉
耶至於各省之駐防乃專為武備而設其子弟通曉
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為進身之路若准其在
外就近鄉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習文之名而漸
忘用武之實將來更有何人可充駐防之選乎在京
師則文武並用是以文武兼收在駐防則武備是資
應以武途為重即如農工商賈各專其業然後可以

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介在兩岐其流弊必
至兩誤向後如仍有下愚不移者朕必加以重處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巡撫岳濬奏稱山東省城元旦祥雲捧日歷辰
巳二時不散又摺奏山東各府於正月初五六日瑞
雪普降遠近均霑又據王士俊摺奏河南地方於元
旦得瑞雪一尺五六寸至二三尺不等朕嘗言天道
人事之感應捷於影響督撫之優劣關係雨暘之休
咎年穀之豐歉歷歷不爽即如從前大學士鄂爾泰
節制雲貴廣西三省連歲雨暘時若禾稼豐收且嘉
穀屢登慶雲疊見又如田文鏡節制河東數年其精

神強健辦事合宜之時則雨澤均調西成豐稔厥後
暮年抱疾計慮不周遂有水旱歉收之患此皆人人
所共知共見者朕此諭旨並非以地方水旱災祲委
其責於督撫也督撫皆朕簡用之人其是非得失朕
實與共之至於感應之道亦必君與臣上下交修均
殫其職然後可以上格
天心不可以地方遠近而起分別之見近而京師畿輔既
有部院督撫之分理不得專指為朕一人之事遠而
雲貴川廣雖有督撫有司之代理亦不得推卸以為
非朕之事也朕論感召之理如此亦必該督撫實有
善蹟之可稱又有休徵之足驗天人相合朕方從而

褒美之若無其實而有其驗朕又必留心徐徐體察
不肯濫加恩獎也假使將來不肖之督撫有因朕此
旨而隱匿災荒者亦必不能欺朕之耳目又或有揑
稱祥瑞以希倖邀嘉獎者將使天下之人謂
天道之感應不足憑其獲譴於
神明者更大尚何所逃罪乎朕因河東兩省元日之慶
雲瑞雪再將朕平日敬信
天道勤求民隱之誠意宣諭申誡期與內外臣工共勉之
二十八日兵部議奏察哈爾副總管善巴不能約
束營兵致披甲人等偷盜馬匹應革職奉
上諭依議官兵駐劄外邊原為防衛蒙古而設若偷盜
蒙古馬匹是不能防衛而轉行戕害應加重懲以儆
將來嗣後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一經
審訊確實即在本地正法著該管大臣官員將此旨
通行曉諭務令人人知悉文到三月之後照此例遵
行至蒙古偷盜官兵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者仍
照舊例行
又奉
上諭朕令薦舉博學鴻詞以廣育才之典為督撫學臣
者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材之至
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
江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材

之不足應選乃督撫學臣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
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
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
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
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阿學
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
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
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
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
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
何況內地各省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為國

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
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
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
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
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

雍正十三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新近自軍前回來之人為補行引見即令來
京殊覺勞苦著行文各省有往軍前去後補授之員
應補行引見者除已經起程外現在未曾起身及續
到人員俱令於到家之日計算休息一年再行補送
引見如有保送伊等陞轉者照常咨送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議奏吏部悮將暫停銓選之州判
孟炳帶領引
見堂司官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此案吏部堂官處分俱著寬免至於大學士張廷
玉實無應處分之處即寬免二字朕亦不忍出諸口
伊與大學士鄂爾泰二人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
無片刻之暇以一身之精神豈能於部中一切細事
悉行查到從前曾降諭旨鄂爾泰於旗務公錯不必
入議今應照此例嗣後鄂爾泰張廷玉兼管部務凡
堂官公辦之事有似此處分之處伊等俱不必入議

十三日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
致死黃起鵬一案奉

上諭此本情由部駁甚是但議稱黃起鵬持斧欲砍徐
節孫之母徐節孫若不奪打聽其下手則其罪與殺

母無異等語此處甚爲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
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
不力而卽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
此等過當之語卽兒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本
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不殺人之勢又添殺
人救親之條例矣况果如部議若或有兇惡之徒謀
欲殺人先令伊父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扑傷損狀而
伊子繼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若不奪打與
殺母無異之案以自辦則貽害長姦又豈可勝言乎
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
其情罪之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槩從寬則其

中詐僞百出獘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從前諭
旨甚明此案內徐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毆
母無異一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以曉諭內外之
秉持法憲者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南方濱江兩岸多係蘆洲民間俱將蘆葦堆
貯洲上賣以度日而江楚及上江各幫漕船出江往
回竟有不法水手每遇蘆柴堆積之處輒糾集多人
蜂擁上岸恃强奪取洲民攔阻動輒毆詈甚至有强
取雞鴨等物者小民畏勢莫敢與校而領運弁丁不
加約束民多怨言夫領運弁員卽坐本幫糧船之內

水手肆行如此安得推爲不知至督運之糧道押運
之廳員雖云統轄衆幫亦當留心查察何得任其多
事著漕運總督通行曉諭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
聞必將文武大小運官分別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兵丁原以充緝盜安民之寄廣東爲濱
海巖疆武備尤宜勤練不應少有廢弛查通省兵丁
共計七萬餘名不爲不多歲費俸餉等項將及二百
萬兩國家之養之者不爲不厚乃近年以來朕留心
訪察粵省兵丁怯懦退縮者多而奮往用力者少如
雍正十一年九月間有黎聖兼等客船在高要縣三

榕汛前被刼盜止八人該汛有外委一員帶兵十九
名一任事主喊救閉門不出又如惠來營管隊陳有
爵帶兵九名於雍正十一年九月巡哨途遇私鹽十
餘擔不能擒捕反被打傷搶去鳥鎗衣物又如提標
前營百總黃振魁帶兵十八名於雍正十一年十二
月巡遇私鹽亦被打傷搶去器械此朕陸續訪聞其
確者同一廣東之人而爲盜賊私梟者則强壯無比
其食糧入伍者轉怯懦不堪細推其故皆由將備選
募時多憑兵家之子弟親戚夤緣汲引但取其應對
伶俐趨蹌便捷者送赴上司驗補不但民間强壯勇
敢之人無有入選卽餘丁中之勇健而質樸者亦棄

而不錄以致營伍之中習尚虛文全無實濟此乃戎
政之最有關係者著廣東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將弁
痛改從前陋習嗣後募補名糧必以强健勇敢者爲
合式入伍之後時加訓練申明賞罰如再有遇賊退
怯者必重懲以示儆其現在老弱之輩濫充營伍者
作何沙汰募補之法著該督撫提鎮等秉公妥議辦
理自此次奉旨之後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
將督撫提鎮及大小將弁分別嚴加議處不少寬貸

又奉

上諭據古州總兵官韓勳奏稱古州屬之八妹高表等
寨頑苗聽信妖言出有苗王之語於二月內糾集苗

衆滋事妄行臣差撥兵役蹤探確實即派遣官兵彈
壓將勦禦事宜部署早定二十五日各寨頑苗同聲
響應圍攻汛城拒敵援兵將沿途安設之塘房等項
燬壞而藏務等寨遂與八妹同謀糾結遠近各寨附
和甚衆官兵等奮力勦禦殺死頑苗多人竝將六寨
搗燬頑苗等各自逃散臣等差遣鄉導通事人傳諭
各寨有將倡首糾結之人獻出者餘人概行免罪隨
據樂鄉等六寨各將首犯拏解竝申訴誤聽欺誘今
來贖罪懇求招安等語查八妹高表等寨地處險僻
離鎮協較遠巡歷難周此番蠢動雖據韓勳所奏係
被姦苗煽誘糾衆妄行然揆厥情事或因發擾或因
恐嚇遂藉苗王一語激衆逞兇俱未可定不然以二
萬苗衆若早蓄異謀何以旋聚旋散官兵一出即悔
罪來歸竝無負固之詭計除捏造謠言及倡首糾結
之人著督撫提鎮嚴緝勒獻審明按律治罪宣示各
寨外其起事根由務期確實查出不得絲毫粉飾寬
縱以致長姦貽害又據韓勳奏稱上年七月即有苗
人老包等捏造苗王之語當被拏獲交文員收審嗣
經釋放即有此苗王之妖言惑衆滋事等語是上年
造言之人未曾根究殊屬疎忽今八妹等寨雖經懲
創現稱無事然既已爲匪終懷疑懼且造言倡首之
姦苗尚未盡除餘衆驟難寧貼著該督撫提鎮愷切

曉諭苗人勿再蹈前轍致干勦洗竝飭文武官弁留
心訪察嚴禁兵役等騷擾恐嚇等弊以安苗衆至於
頑苗叵測難信目下雖然無事仍不得不密爲防備
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國子監祭酒覺羅吳拜邵基奏稱直省貢監生
錄科時無論有無本籍地方官文書請俱令取具同
鄉京官主事以上印結等語朕思各省地方大小不
同在京同鄉官員有無多寡不能一轍若錄科時概
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其中遠省貢監生無熟識之
同鄉京官何從覓取印結勢必啟抑勒鑽營之弊所

奏尚未允協此事原係給事中王積條奏在伊訴有
所見著吳拜邵基會同詳細妥議具奏

雍正十三年四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向因杭州漢軍四旗壯丁生齒蕃衍於雍正十一年間做照閩省之例挑選餘兵三百名撥歸督撫標下頂補綠旗名糧臣查浙省向無督標只有撫標兩營共額兵七百餘名內除隨糧公糧外實在兵丁止六百餘名非若閩省督撫兩標兵丁數千名可比杭城省會重地城守營額兵原少而撫標弁兵亦一體派差凡巡緝私鹽查拏盜賊等事在在需兵差遣而新補旗兵例不派撥則標兵應付差使實有不敷況撫標兵數無多每年出缺有限計算一年有餘僅頂補四十餘名約畧餘丁三百名非歷十年之久不能補足不但經年守候抑且先後不均且綠旗亦有餘丁無項補之缺未免向隅等語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當日各省設立漢軍駐防因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令該將軍管轄今漢軍餘丁蕃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後將軍標下綠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餘丁頂補如綠旗兵丁之子弟內有祖父食糧年久者著於本省督撫等標營名糧准其充補此朕再三籌畫辦理者蓋以當年漢軍人數不足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今漢軍餘丁日多仍

令充補本將軍標下綠旗之缺於情理實爲允當若
照閩省之例以將軍所轄漢軍餘丁充補非將軍所
轄綠旗兵丁之缺從前閩省辦理未協況浙江撫標
額兵本少豈可又分三百名令漢軍充補若果漢軍
餘丁繁多當另思所以安頓之法著將閩省從前頂
補綠旗之漢軍撤回仍以本標缺出頂補其缺仍給還
綠旗浙省頂補甲兵亦著撤回
又禮部將滿漢教習期滿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教習舉人貢生多係不應即選之人考取補用即
三年期滿不過勤於訓課其職易稱只宜量加議敘

以示鼓勵從前議以知縣教職即用未免太優即如
教習王孚係雍正十年舉人科分甚淺若以其教習
三年遂行即用較之中式進士之人尚須分部學習
挨班銓選者遲速轉覺相懸殊屬太驟至舉人銓選
教職亦須挨照科分歷久方能銓補今以近科舉貢
教習期滿俱准即用以致年久應選之人轉多壅滯
於銓法亦未均平此等教習人員應如何酌定班次
分別選用之處著交吏部另行詳悉妥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縣令爲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爲切近是以
自古帝王慎重司牧之選以端化民成俗之原朕亦

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
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
凡選用知縣者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
可觀克稱厥職者固多而年老迂疎不諳吏治者亦
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甲不忍遽令放廢
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
鐸之席此朕隨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況改補
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
舉以爲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
職終其身也每見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
之任而漫不自量仍欲勉强謁選其意蓋以縣令爲

榮希圖僥倖且以到任之後不能辦事仍可改補教
職無礙於功名故爲此苟且姑試之計殊不思邑宰
之職民社攸關以不能勝任之人冒昧銓選及至到
任之後試看一年半載再請改教其間輾轉更換時
日已多事務廢弛之患有必不能免者豈非庸碌貪
位之人貽之咎耶嗣後科甲出身之員若係揀選命
往者到任後不勝縣令之任准該督撫以教職題請
改補如係月選之員或年力衰邁或才識庸愚即當
於未選之先或臨選之際呈請改教若不自度量仍
欲銓選知縣該員到任後著該督撫留心察看或以
才力不及或以溺職分別題參不得奏請改教以遂

其自便之私如果有爲人謹愼學問優通者著該督
撫將應否改教之處具本聲明送部引見請旨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理藩院奏稱鄂爾多斯上年收成歉薄貝子
羅卜藏請借倉糧議令辦理夷情事務郎中七十五
會同該扎薩克查明乏食蒙古先借支一個月口糧
其在秋成之前應再行借支若干令定議呈報等語
朕已允行又據貝勒扎木楊齊旺班珠爾貝子那木
扎爾色楞等請借倉糧亦經理藩院議令七十五遵
照議辦理今朕聞陝西神木榆林等處上年收成
歉薄糧價昂貴而鄂爾多斯蒙古之乏食者生計艱

難多向神木榆林城內就食甚爲可憫該郎中七十
五等從前未曾呈報及奉旨查辦之後又復怠忽遲
延竟不上緊辦理甚屬不合著七十五等即行會同
該道將乏食蒙古查明一面具報該督撫一面酌動
倉糧發給毋使乏食蒙古至於失所至神木榆林等
處乏食民人亦著該地方官查明酌量辦理
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內外臣工奏請者甚多
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
採以資鼓鑄於粵民生計大有裨益言之再三朕發
九卿確議旋經議覆准行後復有數人條陳極言其

不應行今朕再四思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米
價平減盜賊漸少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
舉行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於稽察
管束恐爲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
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爲此僥
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
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
止
二十三日奉
上諭軍前遣回之官員兵丁內著有勞績得傷殘疾者
若俱行革退殊覺可憫著該管大臣等詳查具奏官

員賞給半俸兵丁賞給一半錢糧以資養贍如有病
愈復欲請用者亦著具奏請旨
二十六日正藍旗滿洲都統將擬補
陵寢防禦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
陵寢防禦與軍功世襲之官不同伊等之子准其保送者
原因本地舊人在彼處久住故加恩補授朕從前所
降諭旨甚明同仕於康熙五十五年始行補授防禦
並非本地舊人輒將伊子披甲佛保柱保送前來殊
屬不合著將保送佛保柱之大臣等交部嚴察議奏

爾等通行傳諭
陵寢處該管大臣嗣後防禦缺出其出缺之人若非本地
傳人伊等之子不必保送再爾等揀選擬陪之驍騎
校驗拉密雖出兵一次年紀尚少彼處差使亦少宜
留伊在京効力行走防禦員缺爾等於旗下揀選効
力年久之人帶領引見補授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上諭八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廣攬人材以資治理是以有內外大小臣工各
舉一人之諭誠以諸臣皆受恩之人承此特旨必無
有不矢公矢慎以副朕之旁求者雖云知人匪易難
保初終然以生平閱歷之久豈無深知灼見之一人
而乃以不可憑信者奏薦朕前謂非徇情受囑其誰
信之況被薦之員以才力不及因公詿誤題參者朕
皆寬其濫舉之罪獨於貪酷劣蹟者照例處分亦可
謂寬大之至矣是以數年來以濫舉貪贓劣員降調

者悉未寬貸今據總督李衛奏稱天津府降調同知
楊灝熟悉河工明白勤練目前正當夏汛防範難得
其人可否暫留原任効力贖罪等語直隸吏治正當
整頓之際而楊灝又係河工需用之員着格外開恩
照所降之級仍留原任令其効力贖罪並將此曉諭
中外知之

初六日奉
上諭凡烈婦輕生從死昔年
聖祖仁皇帝曾降旨禁止朕於雍正六年又降旨曉諭至
周至悉數年以來因各省奏請旌表烈婦者尚少朕
是以格外加恩准其旌表今數日之內題奏殉夫盡

節烈婦烈女多至十數人可見地方官未將從前諭
旨剴切曉諭鄉曲愚民尙未深悉
聖祖仁皇帝與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間婦女激烈
捐軀者更多於前嗣後若槪予旌表恐轉相則傚易
至戕生深可憫惻著地方有司將朕前旨廣爲宣布
俾遐陬僻壤家喩戶曉儻宣諭之後仍有不顧軀命
輕生從死者不必槪予旌表以長閭閻憤激之風

十一日正黃旗漢軍都統奏原任工部侍郎李錫
之子李懋德原任福州將軍李樹德隱匿入官人
口京口駐防馬兵金章等請移咨該將軍變價入
官奉

上諭金章等俱係駐防年久之人從寬免其入官朕前
曾降諭旨令在京八旗傳諭各該佐領凡過繼開戶
人等有戶口不淸者令其自首免罪另行記檔如不
據實自首或經査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爾等
可將從前所降諭旨通行各省駐防處一體遵照辦
理

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賞給各省駐防兵丁生息銀兩如兵丁數少
之處無大員管領難於經理是以未曾議及今査保
定太原德州三處各駐防兵五百四名熱河駐防兵
八百名爲數雖少亦應一體加恩以資其吉凶之用
保定太原德州三處各賞銀二千兩熱河賞銀三千
兩保定熱河二處銀兩交與總督李衞派員管理太
原銀兩交與巡撫石麟德州銀兩交與巡撫岳濬務
令辦理妥協俾兵丁等得沾實惠

二十六日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山東安山湖地勢
低於運河其湖旁涸出之地請分別開墾以濟民
食奉
上諭山東運河之水全賴諸湖渟蓄以資灌注所以前
人有水櫃之名後因諸湖淤墊附近居民侵佔爲田
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大有關於漕務經朕屢降
諭旨令河道總督等悉心經理近年始無水淺停舟

之處今總督王士俊雖稱安山一湖其勢低於運河
湖旁涸出之地可以分別開墾以濟民食王士俊此
奏乃爲開墾起見朕思湖水專資濟運儻或經理之
初但貪田畝之有餘而不計湖水之不足將來田多
水少濟運稽遲則顧此失彼未免輕重倒置不可不
愼之於始也王士俊此奏著交部詳確速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軫念衆庶止息兵戈振
興黃教安逸生靈用是特遣使臣降旨宣諭爾極悅
服遣吹納木喀等進貢齎表內稱若使後世言某皇
帝與某台吉失好以致衆生勞苦殊非美名若互相

和好振興黃教安逸生靈則可垂休聲於永久等語
朕披覽之際不勝嘉許欣悅果能知此
天必錫之以福若不知此惟以貪暴爲事則
天亦必加之以禍此常理也至於搆兵之由爾意若自朕
始者昔我
聖祖皇考時衆云準噶爾之人秉性貪暴好尚兵戈侵擾
隣封不崇釋教仁慈之道彼時朕猶未深信後爾父
策妄阿拉布坦無端侵我哈密又遣兵赴藏擾亂佛
教殘毀寺廟傷害喇嘛朕始知前言不妄似此則兩
路之駐兵防範謂始自我
皇考可乎我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四

皇考聖心仁慈惟思安逸衆生故遣使往來數次乃爾父
推托遷延始終無定朕纘承大統爾父又遣根敦來
京朕仰體
皇考仁愛之心仍欲和好俾黃教振興生靈安逸令根敦
至朕前親執其手諭云爾回時可告知爾台吉朕執
爾之手即如見爾台吉之面朕與爾台吉應俱敎訓
子孫輩令其永遠和好於是遣使議和定界詎意爾
父並無和好之念屢次托故遷延且藏匿我朝之逃
亡羅卜藏丹津並未告知使臣以致諸事未成和議
中止自此朕亦未遣使前去爾亦不遣使來京後爾
父物故爾遣特壘奏云爾父已成佛矣不思佛爲天

下人之所共禮者朕心素爲尊敬爾謂爾父成佛將
欲使朕尊禮爾父耶奏內又將朕前旨引入朕前旨
原云和好之後令子孫輩永遠不得違約爾父在時
並未遵旨定和好之議將何以傳示子孫耶朕既未
知爾意且來使特壘舉動驕慢不知禮法是以朕諭
特壘云爾台吉若果誠心遵旨和好可將羅卜藏丹
津解送前來並將邊疆定界始見實心此朕所以試
覘爾心也爾若即將羅卜藏丹津解送並將邊界定
議朕豈有遣發大兵之理朕既降旨索取羅卜藏丹
津且又言和好未定則爾意實未可測不得不爲防
範故有兩路駐兵之舉及爾又遣特壘前來奏稱羅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五

卜藏丹津已解至中途聞大兵遣發是以中止爾若
果將羅卜藏丹津解送自應直到軍營何以中道而
返耶假若彼時果將羅卜藏丹津解到軍營而我兵
仍行進勦則興兵誠自朕始矣朕爲天下主若偶違
信約將何以撫育萬國特壘到京時適値朕躬違和
乃通國所共知者豈因不欲見特壘而托言以欺爾
乎朕因解送羅卜藏丹津之言甚涉於虛妄故於特壘
回時令部內加以拂意之言責以難行之事付杏帶
往亦不過因爾父當日以難行之事牽强責奏之意
故以此相報耳並未勅令遵行也若果勅令遵行自
應寫入朕旨之內乃不寫入敕諭祇部內行文者特

令爾知非朕意也爾縱有難行之處亦應聲明陳奏何以並無回覆而於使臣在巴爾庫爾軍營等候之際潛兵盜我馬匹此非搆兵自爾乎我兵果欲進勦則於特磊去後乘爾兵無備之時不行襲擊轉候爾兵有備有是理乎如我兵長驅攻掠尚可謂搆兵自朕乃我兵駐於境內而爾來侵擾則興兵實自爾始若謂自朕始朕必不受也此俱已往之事朕既軫念衆生將爾從前過愆悉已寬宥所降諭旨甚明無庸置議今爾既遵循禮義敬奉朕旨歡悅順從欲修和好遣使來京朕心甚嘉之再爾使吹納木喀等口奏從前曾言將羅卜藏丹津解送俟大事定後羅卜藏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六一

丹津之事甚易辦理至定界一事阿爾泰原係厄魯特遊牧之地杭愛原係喀爾喀遊牧之地若由哲爾葛西拉胡魯蘇等處至巴爾庫爾地方定爲疆界等語羅卜藏丹津爾從前既屢奏解送即與解送無異儻定界之事不能完結雖將羅卜藏丹津解送朕亦不受衆將疆界定議則羅卜藏丹津之解送與否在爾之意朕亦不勒取也但所云阿爾泰係厄魯特遊牧之地此噶爾丹從前之事噶爾丹爲我兵勦滅取其土地並其骨殖子孫俱經爾父獻納此衆人所共知者現今噶爾丹之屬人及丹積拉之子孫俱在內地爾準噶爾曾未越阿爾泰遊牧居住乃謂爲厄魯特遊牧之地可乎若將往事勉強牽引則終無結局之日矣且喀爾喀等尚不令近阿爾泰遊牧者原欲使兩界相隔稍遠可息爭端豈可令準噶爾人越阿爾泰遊牧乎夫永遠和好之事定界實爲要議朕特命大臣等與吹納木喀等公同商議分劃內外俾益指定疆界且奏而吹納木喀等云我台吉所交口奏言辭之外並無別語不便擅定等語此事在京既不能定議用是再頒敕諭交來使吹納木喀等齎回若果誠心修好疆界不可不明設日後無知之人越界妄行稍有爭競則又生事端矣況定界之說原起於爾父策妄阿拉布坦奏請以安衆生者爾父從前曾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七

奏云哲爾葛西拉胡魯蘇等處不過聲明緣由並非固執爭論等語彼時朕曾降旨嘉許後又請將阿爾泰山梁外哈道里哈達青吉爾布拉青吉爾兩處不必置爲閒地朕未准行今特欲安逸衆生永遠和好將此兩處空閑之地俱屬於爾祇自克木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哈布塔克拜他克之中過烏蘭烏素直抵噶斯口爲界並將爾父所請自胡遜托輝至哈拉巴爾得克悉作空閑之地似此分界在爾並無難行不使之處爾其仰體朕加恩眷注之意遵諭定界方可謂永遠修好朕爲天下主惟思扶持黃教利濟衆生敦崇和睦執中循理斷不

強汝以難行者至於不便大國之處亦不能俯允爾
請也儻爾遵奉諭旨議定疆界之後稍以略爾喀之
遊牧逼近爾屬不免疑懼奏請稍展空閑之地亦屬
可行俟爾遣使再來陳奏時朕當另降諭旨言其
熟思詳審酌定具奏

又奉

上諭數年以來內地民人拾金不昧者屢見今據臺灣
御史圖爾泰林天木奏稱臺地番婦母女拾得衣服
銀兩比即報官給還原主不肯受謝似此廉讓之義
舉見之番黎婦女更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再賞銀
三十兩以示獎勸

又奉

上諭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錄分晰
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重大向聞外省會審
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內悉行定議一切
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
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
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冊
上徒飾觀瞻而已況有席氈懸綵鼓吹喧闐日甫踰
中即退而肆筵行酒竟有似乎宴會之禮者甚至召
令優人演劇為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
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

以父母斯民之責畀之吾君臣凡茲犯法獲罪之民
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免
於罪愆已有忝教養之職矣及陷於刑辟之後又復
視為泛常不察情罪之重輕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
不當寬而嚴所不當嚴以至讞獄不得其平寃情抑
而莫訴勸懲兩失見甚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
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
案件莫不虛衷欽恤詳慎推研每於法司所進立決
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次覆奏然後批發每年
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
復面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

後降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實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
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行之凡為督撫大
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此哀矜明允之心乃
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日之間草草定局並未博採
羣議詳察實情不過視秋審為具文於會審之日雖
不便穿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
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省秋審時該
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虛心辦理必使權衡
不爽情罪相符向來並無限期何妨多寬時日安得
視為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

集既久除日食常餐外儻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
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雍正十三年五月

上諭六道

初五日奉

上諭西陲用兵以來一應軍需皆取資於公帑絲毫不
以累民惟是甘肅等處運送糧餉不能不藉民力輓
輸朕心時為軫念既已屢沛恩膏即當豐稔之年亦
下蠲租之詔所以獎百姓之急公示朕心之體恤也
茲聞甘省所屬地方今年入夏以來有雨澤愆期之
州縣或恐收成稍薄納課艱難著將雍正十三年甘
肅通省所屬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催科不擾
民力寬舒該督撫可董率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加
惠黎民之至意

初八日奉

上諭一姓八姓渾春地方兵丁每年只支給餉銀十二
兩著照寧古塔吉林烏拉等處兵丁之例給與二十
四兩全分餉銀

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湖南巡撫鍾保奏請將湖南通省舖司裁改
遞馬經廷臣議令會同總督邁柱妥議具題今鍾保
未曾會同邁柱定議但奏稱邁柱因湖北不議裁改
是以未經會題等語湖南舖司若果應裁改遞馬則
督撫大臣自應會商定議者況朕聞舖司改設遞馬

多有不可行之處如山僻州縣道路險仄馬匹不能
行走卽令勉强更改亦屬陽奉陰違以人代馬再如
兩岐三岔四面皆通之處文書往來甚繁自應分頭
遞送不得不多設馬匹人夫其費用必多於舖司原
額且此馬零星安設稽察繁難若但交與馬夫勢必
至於剋扣草料疲瘦倒斃若交附近驛站仍不過派
撥驛馬應差而該州縣佐貳亦各有專司不能時時
查察是一利未興而諸弊隨起不可不詳加酌定著
該部悉心妥議具奏
十八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前據湖廣督撫提鎮奏報台拱逆苗不法情形比

卽降旨與湖廣督提於調發官兵三千名外再撥官
兵二千名陸續前進以備征勦之用又諭廣西撫提
派撥精兵三千名分為兩路前往以資應援彈壓今
覽雲貴總督尹繼善奏摺其所檄調鄰省官兵之處
與朕諭旨相符計此時進勦之兵合四省計之已二
萬有餘哈元生親在軍前統領調度諒自有平定之
策爾等可傳諭哈元生乘此兵威須將清江台拱上
下九股兇苗及內地倡首附逆惡寨痛加勦除務盡
根株不貽後患其遠寨逼脅附從各苗有悔罪求撫
者皆令盡繳器械然後准撫倘敢抗違不繳亦相機
勦除今番如此辦理方能一勞永逸若其中有勢不

可行處可據實奏聞但毋得稍存姑息之念陽奉陰
違令貽日後事端提督哈元生統領四省官兵著
授為將軍凡赴援將弁俱聽伊節制調遣其將軍名
號敕印著大學士議奏請旨速行頒發并傳諭尹繼
善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陽曲縣紳衿士民
李杭等汾州府汾陽縣紳衿卜時盛等情願各捐銀
兩存貯公所以為賙恤比閭之資臣現在與各該地
方官公同酌議或置田地或為營運因地制宜以垂
永久等語夫所謂樂善好施扶危濟困者大抵於本

旱儉饑饉之歲散財發粟賑救窮黎又或於平常無事
之時造義倉以儲米穀修橋路以便行人或置敦宗
贍族之田或立養老育嬰之所凡此善事多端必須
出自本人之誠心而又親身經理誼同休戚始可以
惠鄉閭而收實效今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
士民願捐銀兩存貯公所其作何措置之道俟與地
方官公同酌議是該處並無現在應辦之事此乃另
開捐納之條也若遇無才之有司經理不善必致為
胥吏之所中飽土棍之所侵蝕而無益於貧乏之人
此人人能料及者石麟如此辦理是何意見陽曲汾
陽紳衿士民等既已捐助其樂善好施之念可嘉著

交部分別議敘石麟務將各姓所捐之銀妥商位置
令地方得實受其益勿致虛糜向後若有無故捐銀
交官者與朕原旨不符俱著停止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貴州提督哈元生巡撫元展成奏報古州逆苗
不法臣哈元生於四月二十日馳赴軍前調度閏四
月二十五月初一等日副將紀龍周儀署參將哈尚
德崔傑等各領官兵分路擊殺逆苗奔逃斬獲無算
驛路開通黃平一帶地方居民復業及時耕種等語
前聞黃平一帶居民被逆苗擾害朕心深為軫念已
經降旨諭令該督撫動撥正項錢糧確查賑恤今民

人復業之初或仍有遷徙未回及貧生無力者著元
展成遴選賢員招徠安插加意撫綏勿令一人失所
此次哈元生進勦已降旨授為揚威將軍所有在事
有功將弁兵丁俟事竣查明分別議敘其附賊之逆
寨餘黨應勦應撫之處著哈元生酌量辦理據元展
成奏摺內稱黃平地方為倉廒監獄重地元展成既
知黃平為倉廒監獄重地逼近苗疆從前何意止設
官兵二十名彼賊侵擾向平時全不留心籌及亦不
具奏請旨以致倉卒無備甚屬溺職今官兵到彼賊
苗遁避乃自然之情勢而元展成奏報之時不自知
從前辦理之非大言不慚似有以地方復舊為幸之

意甚屬不合事畢論其功過著該部嚴察議奏

雍正十三年六月
上諭允道
十二日刑部奏諾樂洪參奏福祿各款並無實蹟
但福祿係允祇用人行止不端應擬斬監候奉
上諭前據諾樂洪密奏福祿乃允祇心腹用人心術行
止俱不可問於北路出兵時營求派往及到軍前毫
無効力之處又復鑽營該管諸大臣由護軍校各署
防禦復委副參領又署理掌管緊要軍機兵部員外
郎之缺似此匪人竟充要職恐於軍機不無擾亂洩
漏殊屬未便等語朕因覽諾樂洪所奏福祿秉性奸
邪存心叵測種種貪緣鑽刺之處大干法紀是以降

旨拏解回京交與刑部嚴審定議具奏今覽刑部審
訊情由是福祿出兵數年並無過犯且在河通胡爾
哈殺賊受傷得受恩賞又曾派往科卜多隨征効力
凡諾樂洪所奏皆全無影響之事且諾樂洪狡猾乖
張近日諸事敗露此即伊造言亂奏之一端也福祿
著釋放其諾樂洪原摺著發出與福祿併衆閱看並
令在廷臣工共知之朕待天下臣民無不與以改過
自新之路即如阿其那塞思黑隆科多年羹堯之黨
與屬下朕加恩錄用者不可勝數並無成見成心豈
以福祿爲允祇舊屬而存刻待之意祇因諾樂洪參
奏不得不將福祿拏交審問該部既審無不法實蹟
而且有行間効力之勞便當據實奏聞請旨豈有不
審實情强引律條擬以大辟之理著嚴飭行
十五日禮部議覆貴州學政晏斯盛奏黎平府屬
亮寨長官司正長官龍紹儉陳請科舉應不准行
奉
上諭上司龍紹儉原由生員出身既有志觀光陳請科
舉著准其一體應試若得中式其土司世職亦可著
將應襲之人舉出請襲
十八日奉
上諭據扎魯特貝勒阿第沙報稱今歲春時亢旱將伊
旗分人等移於近河潮濕之地居住五月初七日大

雨竟日夜徹水發淹沒人畜甚多等語扎魯特等旗
分年來連值旱澇收成歉薄今又遭此水患深可憫
惻從古天人感召之理一定不易果能各修人事安
分循理
上天必加護佑錫之以福若所行不善即可以致災患此
被災旗分之扎薩克台吉等身圖安逸怠玩公事苦
累屬下不加愛惜所屬人等不知親上之義罔遵法
紀貪營小利互相盜竊因而干犯天和災害疊至儻
不知悛改猶以被災怨望安能消禍致福國家設立
法度原以乂安民生凡官差派遣誠能實心行走自
然免於罪戾以獲善報嗣後扎薩克台吉等宜居心

忠正各盡職業勤於公事愛養屬下令其從善其部
屬民人各守分遵法承應官差黽勉効力如此上下
鼓勵交勉於善則
上天洞鑒自能雨暘時若災患不生人畜滋息米糧豐稔
共享安寧之福其理固不爽也即令蒙古等於遊牧
處謀生豈不知地方形勢而於夏令雨水之時率衆
環居近河之地竟不防護以致被災此皆怠惰成習
昧於謀生後此可不加謹慎耶著將此旨行文衆扎
薩克等令其遍行傳諭各加勉旃

十九日

諭內閣現今道府出缺甚多一時不得勝任之員著在

京三品以上滿漢官員於現任科道部屬及知府同
知知州通判知縣內各舉一人或勝道員之任或勝
知府之任填註明白於三日內交送內閣彙齊奏聞
候朕簡用若所舉有相同者亦准彙奏大臣等歷官
年久豈無深知確信之一人可膺保薦者況奉朕特
旨尤當矢公矢慎以副朕諮詢之意儻懷挾私心瞻
徇情面又蹈從前舊轍將來所舉之人或有不端劣
蹟或不能勝任無忝定將原保舉之大員嚴加議處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外任官員告病者即行休致無病痊復用之
例朕從愛惜人材起見特准各省督撫酌量若屬員
居官素優而患病是實者於告病本中聲明病痊引
見補用此朕體恤成全之恩旨也近於引見之時見
起用各員本無大恙調治未久即赴部銓補者甚多
則本來患病之不實顯然矣又有借名告病而巧爲
規避者或因繼起有人囊橐豐厚冀娛晚景或因民
俗刁悍地方繁劇慮及考成其該管上司但見屬員
不戀官職遂爾代題而不覺受巧宦之欺朦也如原
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王之琦同知王時翔等皆因地
方繁難而託詞告休者本皆精神强健並非實病得
請之後逸樂歡遊朕知之最確似此者各省不可枚
舉今元展成題請平越府知府朱東啟告假回籍調

理俟病痊起用一疏明係該員畏懼苗疆而爲此規
避之計朱東啟著解任仍留黔省調理俟病痊之日
自黔送部引見嗣後凡有似此告病該督撫題請病
痊起用者俱著留於該省調理不准回籍俟病痊之
日該督撫送部引見若永遠告休不請起用者該督
撫司道必察其患病果實一時難痊或年老力衰不
能辦事然後申詳題達儻受屬員之欺朦或徇平日
之情面仍蹈從前故轍經朕訪聞必將該上司從重
議處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福建提督王郡奏稱呂宋國以麥收歉薄今附

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觔來厦貿銀
糴麥多則三千石少則二千石臣查五穀不許出洋
律有明禁今呂宋以穀易麥臣與督臣撫臣現在商
酌請旨等語朕統御寰區內外皆為一體呂宋雖隔
重洋朕心並無歧視國家之所以嚴禁五穀不許出
洋者乃杜奸商匪類私販私載滋生事端之弊若該
國偶然缺少米糧以實情奏聞於朕朕尚酌量盈餘
以濟之今呂宋以麥收歉薄載穀易麥更為情理之
當允從者著該督撫提督等轉飭有司按照穀麥時
價均平糶糴不許內地之人抑勒欺詐俾番船載麥
回國以濟其用並將朕旨傳諭來商知之

又奉

上諭自古地方官員有進獻方物之禮蓋以地土所產
貢之於君所以將其誠意而為君者鑒其意而酌納
之所以篤堂廉之誼聯上下之情也朕即位以來亦
循照舊例而行其中間有進獻珍寶古玩者朕概降
旨停止不許呈進向來鎮臣中偶亦有隨督撫進獻
者朕皆諭止之至於所獻之物備隨時賞賜內外臣
工以示一體之意並非朕所需用都中市買不得之
物而收貯內府也此朕左右及廷臣所共知共見者
雖臣之効忠於上君之加恩於下不在乎此然此亦
係儀文禮節之一端所以歷來未廢凡為督撫者既
以此將其誠敬之悃則當於採辦之時厚其價值俾
所屬官民歡欣從事有踴躍之心無退縮之意方為
事君盡禮之實心乃朕向聞各省大員採備貢物有
恃上司聲勢發價減少者以致民間視為畏途如榆
次百姓不敢種好瓜肅寧畏植好桃外間傳為話柄
近朕訪聞福建採買柑果有短價累地方官民之處
似此則與君臣聯接之本懷大相違背矣朕豈肯為
此無益之儀文而令承辦之微員貿易之百姓或受
擾累哉昔年石文焯在外任時進獻土產食物用數
摺開列各品件件相同朕詢其重複問伊奏事之人
伊奏云石文焯現在署理幾缺故用貢物幾分朕實

不解其故後偶向年羹堯論及年羹堯奏云外官之
於上司現署幾印則饋送規禮亦是幾分朕始知外
間有此不堪之陋規而石文焯竟彷而行之於君父
之前其識見庸劣一至此哉凡事謹小慎微不可不
防其漸若以貢物而累及閭閻固萬萬不可即或交
與屬員代辦而價值不敷令其暗中賠補是又假公
濟私收受賄賂之巧術也似此食用微物朕發價市
買何所不得豈肯絲毫累及地方可通行曉諭督撫
等自接奉此旨為始著將前貢物之數再減一半儻
再不遵行仍蹈舊轍朕只得將各省貢獻之例全行
停止莫謂朕將自古通行之禮為務虛名而廢不體

下情也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奉天地方凡事關旗民者俱送盛京刑部會審雖司員會同有司承審實皆司員主稿乃奉天司員積成陋習惟事威嚴一切人犯到案先將鎖鍊盤於地上令其跪謂之跪鎖繼以刑條互擊其背任意敲打謂之背花鞭又案無定限如上年八月間遼陽州民郭金美毆死旗人裴玉亭一案白晝毆傷更餘殞命當日旗員及知州會驗任聽屍親串同仵作混報多傷且傷痕寬長逾格承審司員不即稟駁亦不揆度情理惟執定傷痕刑夾供認草率定擬本年

閏四月內葛森到任始駁令另行驗審相距已十餘月尚未定案又筆帖式皆本處生長之人所司者不過繙譯之事乃當審訊之時輒亦列坐詰問此皆朕訪聞甚確者國家定例訊鞫人犯必須審問實情其應用刑訊者自有一定規條今奉天司員承審人犯一經到案不察虛實便以刑罰相加且於定例之外創爲跪鎖等項此從來所未聞者似此嚴刑重罰其中豈無冤濫至於筆帖式微員職司繙譯並無審刑之責乃公然列坐審詰命案有乖體制以上二事著嚴行禁止儻再蹈從前陋習經朕察出定將該堂官及司員等一併嚴加議處至辦理事件自有限期而人命等案關係尤重若無定限則拖累牽連之弊不可勝數嗣後應如何定以限期俾得永遠遵行之處著盛京刑部侍郎會同該將軍悉心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擾害黃平一帶村莊哈元生等領兵進勦逆苗雖聞風逃竄仍復盤踞山梁爲負嵎之技前已降旨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專司征討惟是苗黨衆多地方遼闊現調四省官兵甚多滇黔之兵從上游前進湖廣之兵從下游前進其中相隔路遠哈元生調遣難周湖廣提督董芳熟悉苗地情形著授爲副將軍一切勦撫機宜著與哈元生和衷協力

公同辦理目前或應分領夾擊將來如何彈壓安置俱著哈元生董芳悉心籌畫務期妥協以副朕委任之至意董芳著馳驛前往

雍正十三年七月

上諭十四道

初八日奉

上諭前聞浙省海塘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風潮偶作衝決之處甚多朕心深為軫念已降旨詢問傳由並令速行搶修以防秋汛今朕訪聞得今歲風潮不過風大水湧並非昔年海嘯可比且為時不久未有連日震撼衝汕情形若平日隨時補苴防護謹密自不致潰決如此之多總因數年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視同膜外並不隨時修補且將原題准其在歲修案內報銷之工不許修築以致根腳空虛處處危險不

能捍禦風潮又海防兵備道乃特設專司之員責任綦重從前隆昇程元章等請將同知成貴題補朕因其平日不曾經歷河工誠恐未必勝任且陞用太驟是以姑令署理試看今聞伊於工程並未諳練兼之患癱經年不能辦事東塘同知張偉為人軟弱安坐海寧西塘同知李飛鯤存心狡猾日在省城奔競俱非實心任事之員而隆昇與程元章等意見又不相合汪灝張坦麟但知隨聲附和不顧國家公事前因虐使民夫剋減石料經朕降旨申飭略知收斂然每石萬觔尚折減六七折不等欲將原估六萬兩之數一任宕匠包賠逃亡誤工平時人事廢弛若此何以抵禦狂瀾況朕不惜數百萬帑金冀以保全一方民命而各官懷挾私意不知為國為民宜乎

上天垂象以示儆也兵備道係緊要之員今成貴患病溺職如此隆昇程元章汪灝張坦麟總理協辦所司何事郝玉麟既在浙江豈無見聞何以俱不題參著伊等明白回奏兵備道員缺即著伊等於知府中揀選題委目今秋汛正大搶修保護最為急務一切事宜俱交與隆昇程元章汪灝張坦麟等悉心料理儻仍蹈前轍再有疎虞致傷田廬民命必將伊等從重治罪不稍寬貸郝玉麟既不據實奏聞亦不能置身事外至於僱募人夫採辦物料務須公平給值聽從民

便俾閭閻踴躍從事不得涉於勉強或繩以官法刑驅勢迫擾累地方致負朕愛養民生至意

又奉

上諭各省拿獲賭具查其製造年月在半年之內者大小官員有議敘之例所以獎勵臣工使之實心禁約賭博也今朕訪聞各省拿獲賭具均稱造賣在半年以內迨細心根究率多不實蓋地方官希冀議敘未免支飾邀功即新任署任原在半年以內無容支飾又未免瞻徇前官失察之愆為之改移遷就不知造賣年月既屬改移則販賣之多寡夥黨之有無何由得實是其弊更不止於冒叨議敘也所恃上司稽核

精詳庶幾功過不爽然上司例又並得議敘苟非公
正不欺者勢必苟且雷同矣夫賭博之害最關風俗
人心澄源端本則賭具在所必嚴計效責功則勸懲
誠難偏廢然州縣身任查拿而上司則不過申嚴督
率本屬分內之事今因並得議敘之例轉滋徇捏之
端而不能收勸懲之實效其應作何分別定例之處
著九卿悉心妥議具奏
初九日刑部以疎脫重犯處分分別定例具奏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高牆內拘禁人犯倘因保出責令兵
丁看守致有疎脫者如審無賄縱情弊枷號二十五
日鞭七十等語高牆拘禁人犯與外省不同八旗之

人非親即友最易受囑徇情且勢力重大之人亦多
不難賄買挾制若止定以枷號二十五日鞭七十之
薄懲則將來之疎縱作弊者不可勝數矣又稱高牆
係京城重地若有越獄重情各照外省之例加一等
治罪等語此處並未明白聲說旗人安知外省是何
例今加一等又是何罪共相遵守又稱八旗將斬
絞人犯送部及八旗互相遞送中途疎脫者照外省
例分別議處治罪等語外省解送人犯或數百里千
里不等時日既多路程又遠往往難於防範至八旗
解部及互相遞送之人犯相隔不過數里或十餘里
頃刻可到若其中或有疎脫等情則藐視國法已甚

豈可引外省之例以定其罪朕前降旨著照外省例
如何協捕如何治罪敕令定議者蓋以外省有例而
在京無例亦應酌定規條以便遵奉並非謂外省之
例即應通行於在京也今憲德等於奉特旨交議之
事草率具奏且處處牽引外省以為言顯係朦混著
將刑部滿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此案著另議具奏
初十日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據廣西提督霍昇奏稱總兵王無黨等率領兩粵
官兵七千餘名陸續前到古州分兵前往八寨勦殺
逆苗七次斬獲甚多現與古州總兵韓勳酌議分撥
進勦等語朕思古州地方為新闢要地關係甚重韓

勳等雖分兵攻擊八寨等處而古州尤不可忽若因
古州地方現在無事而銳意勦賊將赴黔之粵兵及
該鎮兵丁俱派往八寨等處則古州地方兵力未免
單弱不可不籌畫萬全且接連粵省彈壓尤為緊要
爾等速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軍營撤回之兵丁今已漸次進口朕訪聞得伊等
進口之後見有酒肆往往入而沽飲雖目前尚無酗
酒生事實跡然將來撤回之兵甚多不能保無麴蘗
迷心而罹於法網者伊等俱係出征回家之人若因
此獲罪朕只得執法雖欲從寬而國法又豈可廢著

該督撫轉飭州縣官嚴禁貲酒之家不得貲與軍營撤回之兵丁違者重加責懲并令該管將弁等曉諭所轄之兵丁各遵朕諭思患預防以副朕眷養之意

十四日奉

上諭浙閩江西等省有棚民之州縣朕皆留心揀發牧令前往俾司化導董率之任蓋此等無業民人聚散無常往來莫定其間良頑不一易於藏奸若稽察稍疎必至滋爲鬨鬭之擾向聞棚民留住之地方皆責成本處地主山主出具保結並非來歷不明之輩始許容留而牧令官員於每年歲底親往查點一次儻有作奸犯科而地主山主不行舉首者一體治罪此向例也今聞法久廢弛有司等視查點爲具文而地主山主亦以保結爲虛應故事大非朕除暴安良教民成俗之本意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儻有不遵即行嚴參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

十五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原在平日隨時補葺防護謹密始可以禦猝然之風潮乃近年以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以爲非己身經手者視同膜外不加修補以致今年六月初二日風大水湧遂潰決塘工如此之多此朕訪聞最確者朕爲浙省海塘宵旰焦勞無時或釋且不惜多費帑金冀登斯民於衽席年來所降諭旨不下數十百次矣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皆朕特簡之大員委以防川之重任且訓諭諄諄望其實力奉行勉以和衷共濟豈料伊等私心蔽錮意見參差全無公忠之念安有身在地方目覩隄岸空虛而不督率屬員先事預防急爲修補者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俱著交部嚴察議奏目今江南塘工告竣王柔著補授浙江海防兵備道速赴新任

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爲億萬生靈謀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潮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不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爲朕以此詢問之伊自稱情願効力著由水路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撥兵護送伊子朱必堦著隨去朱軾到浙之日稽查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

聽朱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實
參奏朕必嚴加處分文武官員等有營私作弊或怠
玩因循者即行糾參從重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
應辦工程物料著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無得稽
口等候欽差徘徊觀望以致稽遲

二十日奉

上諭朕軫念行間將士從前曾降諭旨令將陝西等省
現出各缺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以陞補出征弁員
數年以內隨征將弁各按出力等次俱得通行擢用
現今西路官兵次第撤回凡弁員之陞補他省者俱
應各赴新任今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將弁中

雍正十三年七月　七

有陝甘人員陞補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川五省之
千把伊等隨征年久俱從兵丁拔補今復回本籍又
遠赴新任或有無力攜帶家屬者若隻身遠去則家
中又恐無人養贍可否將現在內路軍營之陝甘人
員內陞補直隸等五省之千把仍留在陝甘各營食
俸俟本省遇缺拔補等語向例千把缺出俱於本省標
營就近拔補因朕加恩出征將弁欲其早得升轉是
以有六省分缺之舉今大兵撤回之後若千把等令
其遠赴新任自然力量不敷查郎阿等奏請之處甚
是惟是伊等効力有年撤回之後留於本省候缺未
免多需時日仍未允協著陝甘督撫提鎮將現任各

千把之未經出征者分別查明如內有食俸年淺及
未曾出力之人令其出缺候補其所出之缺即將軍
營撤回留陝千把悉行補用至該千把等既留陝甘
補用則所遺直隸等五省原缺應行拔補查直隸等
五省亦有自軍前撤回應補千把之人著該督撫等
即將伊等補授此缺倘撤回各弁人多缺少亦照陝
省將俸淺未經出征之千把內暫行出缺補用伊等
以示朕體恤從征弁員之至意

又辦理軍機大臣奉

上諭朕軫念鄂爾多斯貧乏蒙古有就食口內典賣妻
子人口者前已降旨令該地方官查明賞給原價贖

雍正十三年七月　八

出照看安插今據總理西安巡撫事務史貽直等奏
稱查出雍正十二三年邊民并延綏鎮及各將弁共
買蒙古子女二千四百餘名口再雍正十一年以前
尚有邊民娶買乞養者今亦查出先將上年今年凡
有典買蒙古人口逐細查出贖回應否俱發夷漢衙
門查明親屬轉交完聚之處相應請旨再米國正身
為鎮臣首先倡買五名以致該將弁軍民人等效尤
共買二十七名口臣等不敢徇隱等語蒙古之貧窮
民典賣子女其已經查出贖回人口朕另降旨詢問
該札薩克等情願領回者令其領回完聚儻有不願
領回者再行商酌料理安插之法其未經查報人口

務須逐一淸查一體辦理至米國正及將弁等因蒙
古乏食用價收買俾得存養與尋常典買蒙古人口
有間著將所買人口交出不必參處其雍正十一年
以前邊民娶買乞養人口亦降旨詢問該札薩克等
有情願領回者亦照原價賞給贖回其中若有因歷
年既久居處相安不願領回者即聽其存留不必贖
回俱免其查究嗣後該地方官務須嚴禁邊民不得
娶買乞養蒙古人口儻有故違定例私自典買者一
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並將該地方官一併嚴加議
處

二十三日奉

上諭西陲用兵以來甘肅等處民人急公効力甚屬可
嘉是以朕屢沛恩膏免其正賦今年又將地丁錢糧
全行蠲免所以優恤民力令其寬裕也今據巡撫許
容奏稱五月接奉諭旨之時已據各屬詳報完納銀
一十二萬餘兩查定例已完者充餉未完者免徵此
項應照例充餉等語朕因嘉獎秦民奉公趨事是以
特加格外之恩而其中爭先完課者尤爲良善之民
著將已完若干准作來年正賦許容可傳旨速行曉
諭俾閭閻咸知朕意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毋使胥
吏土棍作弊中飽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又兵部議奏湖南添平麻寮二所土官覃慶永等
呈請辭職奉

上諭土官覃慶永等既無防禦之責亦無管束軍民之
任懇請辭職應准其請將土官裁汰但朕念伊等祖
父曾經隨征効力不忍令其廢置著賞給千把總職
銜准伊等子孫永遠承襲若有年力精壯情願隨營
差操者准其食俸効用才具優長者著該管大臣保
題照武職例陞轉其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著該部定
議具奏

二十八日工部議覆直隸河道總督朱藻奏官民
捐納土方應請分別議敘奉

上諭向來沿河文武官弁有種柳葦議敘之例遵行已

久不便停止今若又添土方物料議敘之例恐奉行
不善將來必致滋弊累民凡本地方現任官弁捐輸
土方物料者尤爲不可槩不准行若紳衿民人等情
願捐輸者著分別定例議敘

又奉

上諭西路官兵前因岳鍾琪調度失宜諸事廢弛遂致
軍氣不揚士志不振自雍正十年查郎阿統兵以來
與張廣泗同心協理事事整頓時時訓練凡行間將
士俱知奮勇効力營伍爲之改觀所以十一年及十
二年賊人兩次侵犯卡倫俱爲我兵擒剿未令兎脫
且賊人因我軍嚴整畏懼懾伏從前狡獪伎倆不敢

復遑此皆由查郎阿等辦理妥協之所致今大兵撤
回查郎阿張廣泗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具奏再自雍
正十年以後調往西路之奉天船廠索倫官兵及蒙
古官兵皆爲奮勉其中之勞績懋著者亦宜加恩賞
賚著查郎阿查明據實具奏交部議敘其未經著有
勞績及岳鍾琪任內行走之人不必開入

雍正十三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銷回營兵丁買補
營馬一案奉
上諭陝省兵丁自出征以來頗爲効力其買補營馬准
照軍需馬匹之例以十二兩報銷以示朕加恩兵丁
之意至現今軍務告竣嗣後買補營馬仍照定例報
銷

初三日奉
上諭從前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兇頑久爲地方居
民之害是以討議勦撫爲乂安百姓之計若云利其
民人則其人不過如鳥獸之屬若云貪其土地則其
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衆抒誠向化
輸納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
家果何所利而爲此哉乃經理之始既多疎虞而善
後之策又復草率即如逼近苗疆之黎平州縣設兵
不過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資彈壓而逆苗萌動之時
文武官弁又皆在睡夢之鄉茫然一無知覺令逆苗
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
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前後經理之大臣安能
辭其過耶每當讞獄之時遇身獲重罪之犯應加刑
辟者朕與執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可得

然後置之於法此心尚應惻然其見小卑劣者尚欲
貴法以爲陰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無罪之良民也
我君臣目覩其遭兇苗之慘禍如蹈湯火朕言念及
此幾爲淚落實無顏以對被害之黎庶也不知代朕
經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人此
時當竭力撫綏以贖吾君臣從前之過勿憚煩勞勿
惜公帑期登災黎於衽席若再稍有不力董率無方
以救災恤困之資或飽汚吏貪官之腹不令窮民得
沾實惠經朕訪聞必將大小官員在該省即時正法
以示衆或有但知潔己而不能安插貧民者著該督
撫即以溺職題參不必論其向日之官聲稍爲寬貸

其災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體料理若視爲鄰
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職之罪若有
將賑恤之項借名侵蝕者亦必即行正法貴州既有
被害之州縣則運餉募夫俱須鄰郡接濟著將今年
黔省錢糧通行蠲免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三年
錢糧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下次應徵之額賦著將
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聞知

又九卿等奉

上諭從來滿洲風俗於尊卑上下之分秩然有禮即冠
履亦從不濫置一處此風實應永爲典則當年
聖祖仁皇帝惟恐古風漸遠特頒
諭旨諄切告誡朕即位以來敬謹奉行凡於本章奏摺中
遇有
壇
廟等字者必敬謹捧持不敢置於牀座近見滿洲薰染漢
習諸凡輕忽率意廢弛竟有將稿案任意安放鞾襪
間者此風不可不嚴爲整飭以儆玩褻嗣後部院及
八旗官員人等於一切稿案或置懷中或貯囊內皆
可攜行不得夾帶鞾襪之間該管上司務須嚴行查
禁違者即行參處如不實力遵奉經朕查出將該管
上司必加嚴處

初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稱保定訓練之兵聞挑選赴
楚之旨無不感戴國恩爭先願往其中有偶患疾病
略覺軟弱及年力稍次存留在營者無不再三告懇
叩頭垂涕驅之不去衆目共見竟有蔣廷貴一名回
寓自縊臣見兵氣勇銳如此不敢壅於上聞等語朕
聞蔣廷貴之事深爲奇異此實向來綠旗兵丁中所
未聞者惟我滿洲舊俗見義必赴臨陣必先若徵兵
選將之時已不得與則深以爲恥或以疾病衰頹而
卒於牀第之間妻子之手者則以不得致命疆場爲
有生之大恨此等剛勁之槩勇敢之氣與生俱來千
萬人如出一心實能超越乎往古而爲法於後世也

乃數十年來承平日久人習安閒遂將急公趨事之古風漸漸改易每當出兵遣差之時雖求去者紛紛皆不過飾爲外貌而其實則胸懷退避並無勇往之誠心竟至派出統領之大臣不以爲朕榮任選用之恩而以爲上意不喜特令遠離服勞受苦者又或疑人讒譖而有此差者種種卑鄙私見不可悉數如發軍前効力字樣乃指獲罪之人賜以自新之路令圖功贖罪之謂豈衝鋒破敵之兵弁皆罪人之役乎若然則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簡用之官員皆謂獲罪發遣可乎即如前年署副都統晉保具奏朕前怨伊該管大臣有意苛求派伊送馬苦差似此偷安懶惰之

人豈尚知有我滿洲夙昔之美俗乎蔣廷貴以一綠旗兵丁而迫欲効力戎行不獲如願遂捐軀命而不恤不知滿漢蒙古在內在外之弁兵等受國家多年爵祿養育之恩而存畏難退縮之念者聞蔣廷貴之事其亦抱慚負愧於心否耶著將此旨交與內外領兵大臣刊刻宣諭咸使聞知蔣廷貴著照陣亡兵丁例賞卹以示恩奬

十一日奉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擾害地方以致居民逃避於隣省湖南接壤黔疆朕聞該督撫有司經理有方俾轉徙之災黎不致失所甚屬可嘉著該督撫將實心辦事之員記名候事竣之後奏請議敘沅州切近黔省聞難民聚集者竟至萬人且僱募夫役赴黔運餉者又多係沅州之民除已降旨加增價值用示恩恤外朕念沅民急公趨事倍於他處著將沅州今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明年應徵之額賦著該地方官敬謹奉行毋使胥吏侵蝕中飽其雲南廣西近黔之郡縣若有似此多養難民努力趨事者著該督撫查明具奏朕必將該處官民亦加恩澤其怠忽從事之官員即著嚴參照前旨從重治罪

十三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雲南地方屢有用兵籌餉之事民力輓

輸未免勞頓朕心深爲軫念今聞元江普思等處軍務告竣用是特沛恩膏將本年通省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滇民均霑實惠若諭旨到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明年應納之正賦著該督撫藩司董率州縣官員敬謹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人等侵蝕中飽以副朕加惠滇民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據直隸總督李衛奏進遵化州

陵寢垣外地畝及保定縣耤田所產瑞穀多種並有一本九穗者朕覽之不勝欣慶朕常言地方年穀之豐歉在於督撫居官之賢否十餘年來留心體察歷歷不

來至於京師畿輔之地則內觀刑部讞獄之公私外觀督撫政令之得失以爲雨暘休咎之本卽如直隸地方從前旱澇不時晴雨往往差忒今李衛節制全省則五穀豐收可稱大有又如王士俊總督河東二省此二省同慶有秋民人樂業此近事之顯然可見者總之咸召之責固在督撫而用人之責則在於朕此中是非得失朕實與督撫共之近而京畿旣有內外諸臣之分理不得專指爲朕一人之事遠而雲貴等省雖有督撫之代理亦不得推卸以爲非朕之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所望內外大臣官員等時時儆戒刻刻提撕信

天道之昭垂禀鑒觀之不遠則豐亨有慶災沴潛消萬民共受其澤矣朕素不言祥瑞久已降旨不令各省進獻嘉禾今因瑞穀產於

陵寢地方咸

天

祖

皇考之昭示福應信而有徵特賜廷臣共觀並將朕敬慎乾惕之意重加宣諭期與諸臣共勉之

十六日奉

上諭從前降旨令八旗於朔望日宣講

聖諭廣訓以教誨兵民俾知忠孝立身之大義乃數年以來各旗視爲具文奉行不力卽或宣講亦不過在各旗公衙門及佐領家中聽講之人往往不能齊集查八旗例於每月逢三逢八之日齊集教場操練兵丁若於射箭之後宣講

聖諭一二條則地廣人多庶得家喻戶曉有所裨益聞正藍旗漢軍現在教場宣諭著八旗照此通行又聞皇城內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侍衛教場三處係挑選侍衛操練弓馬之所於從前地動之後牆垣傾圮屋宇亦不堅固著該管大臣詳加驗勘及時修葺並派人嚴加看守毋得疎忽

十七日奉

上諭朕軫念出征弁員已降旨將應補千把之人卽於該省補用若缺少人多則將食俸年淺未曾出力之千把暫行出缺令軍營撤回人員卽得頂補以獎勤勞今思軍營兵丁中奮勇戎行出衆効力或臨陣對敵得受恩賞大將軍曾給以外委委牌者此等人回營之後亦應令其卽補以示獎勵著該管大臣將伊等効力之處查核明確並考驗其技勇若現有外委之缺卽令頂補如缺少人多卽將現在外委人員內未曾出力而技藝生疎者令其出缺以軍前之外委頂補可卽傳諭直隸山陝等數省一體遵行

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旨開列編次校刊諸臣名銜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臣鄂爾泰

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臣張廷玉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臣福敏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臣徐本

協辦大學士事禮部尚書臣三泰

禮部尚書革職留任臣任蘭枝

太子少保尚書銜臣徐元夢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杭奕祿

禮部右侍郎臣吳家騏

工部左侍郎臣張廷瑑

刑部左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